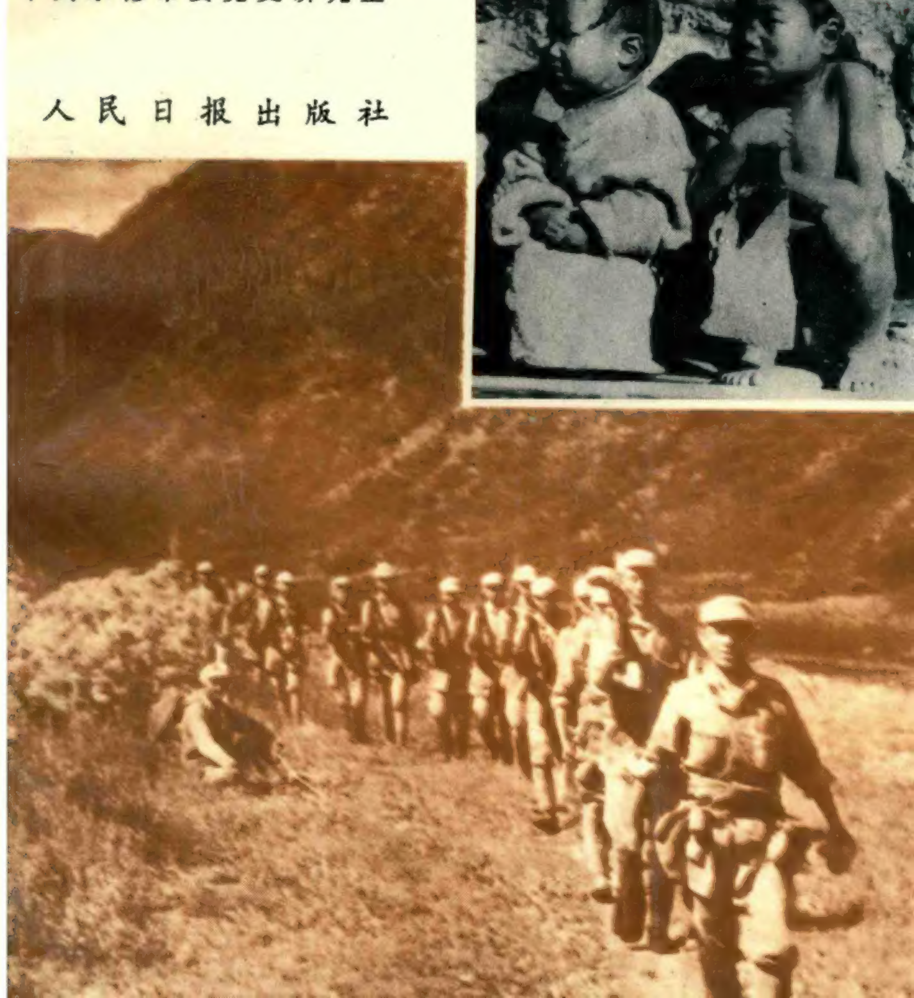
承德抗日斗争史料选

承德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中共承德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承德抗日斗争史料选

承德市老区建设委员会
中共承德市委党史研究室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7.5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承德抗日斗争史料选/邓一民等编.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5
ISBN 7-80002-906-9
Ⅰ.承…
Ⅱ.邓…
Ⅲ.抗日斗争—河北—承德—史料
Ⅳ.K26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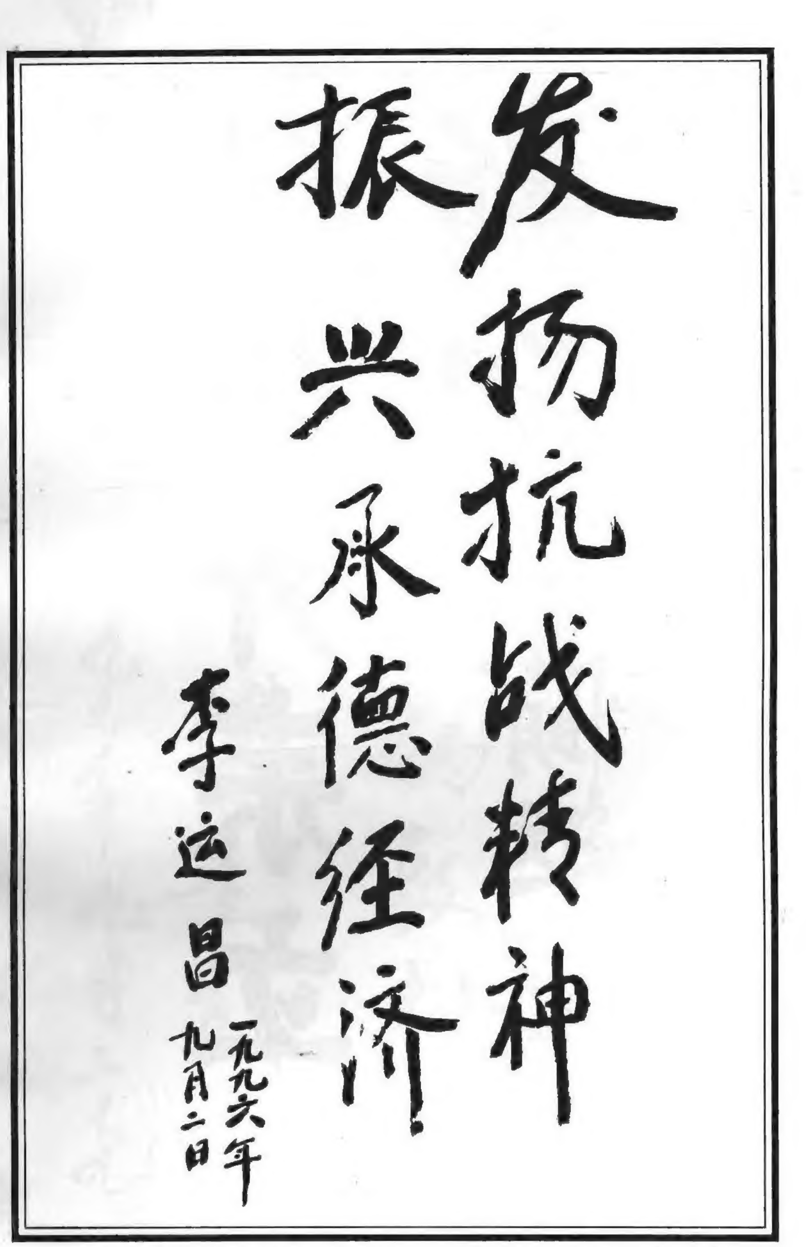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5274 号

书　　名:承德抗日斗争史料选

主　　编:邓一民　高思文　张丽华
副 主 编:郑兆新
出 版 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发 行 者:新华书店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印 刷 者:河北隆化县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版　　次:199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16.18
插　　页:15 页
字　　数:421 千字
印　　数:5000 册

书　　号:ISBN　7-80002-906-9/D·178
定　　价:3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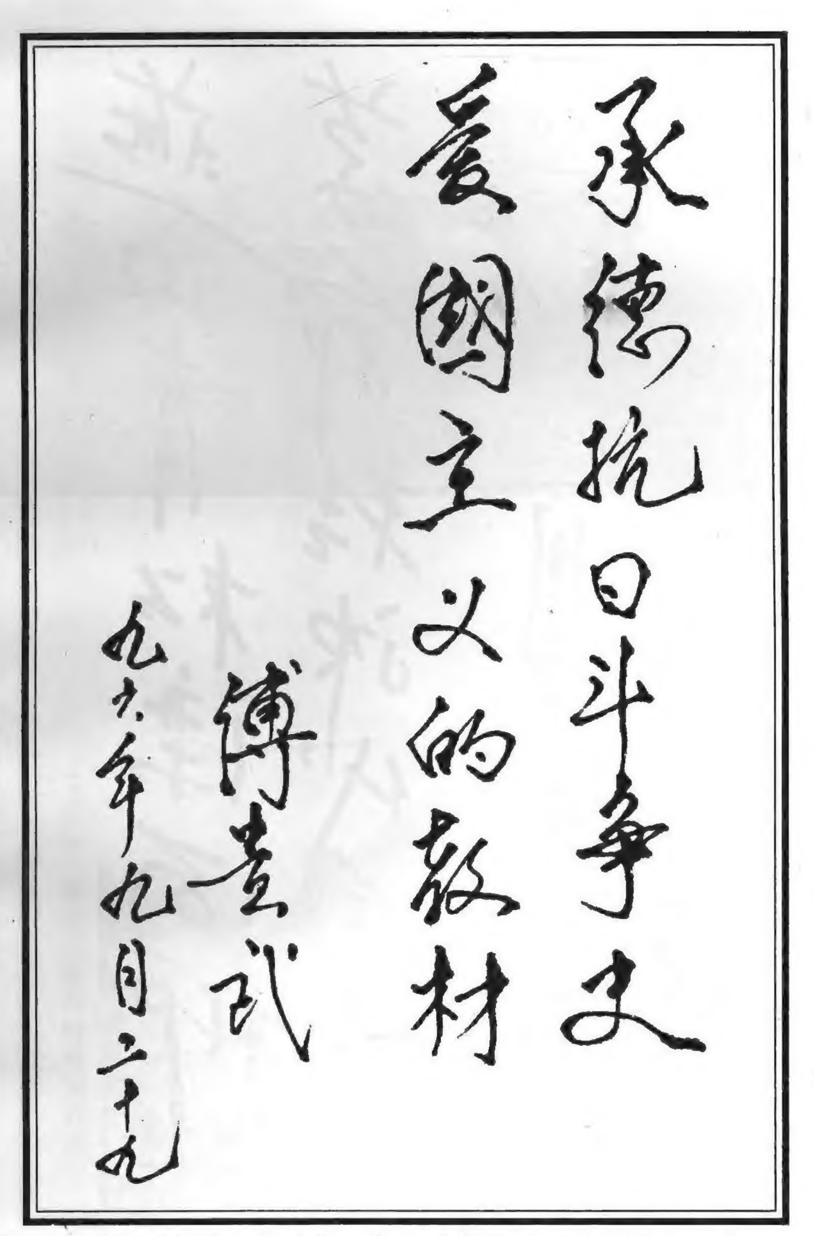


李运昌同志原任冀热辽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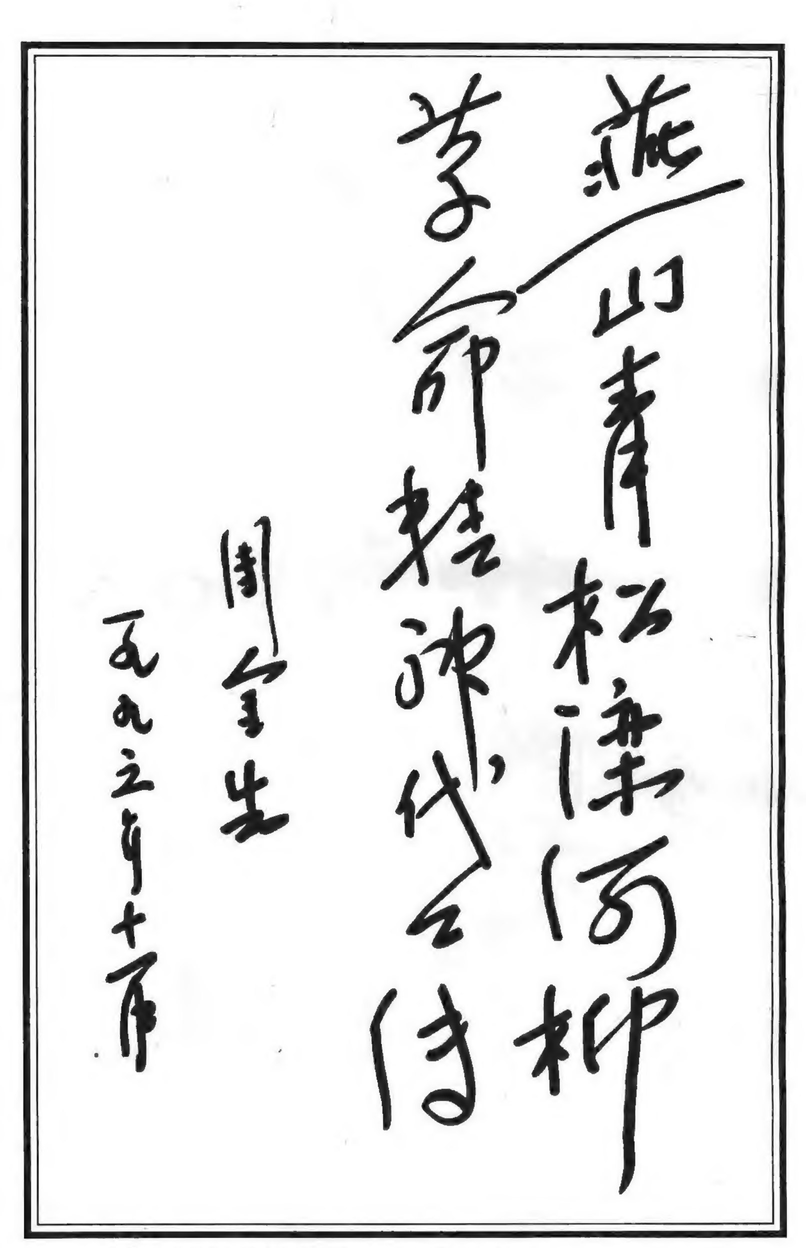
继往开来立新功

张明远
一九九六
九月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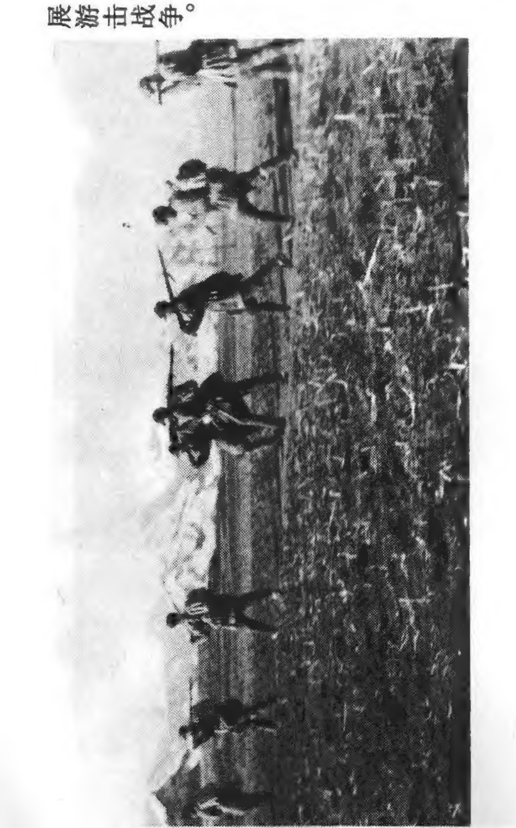
张明远同志原任冀热辽行署主任



傅贵武同志现任中共承德市委副书记、承德市市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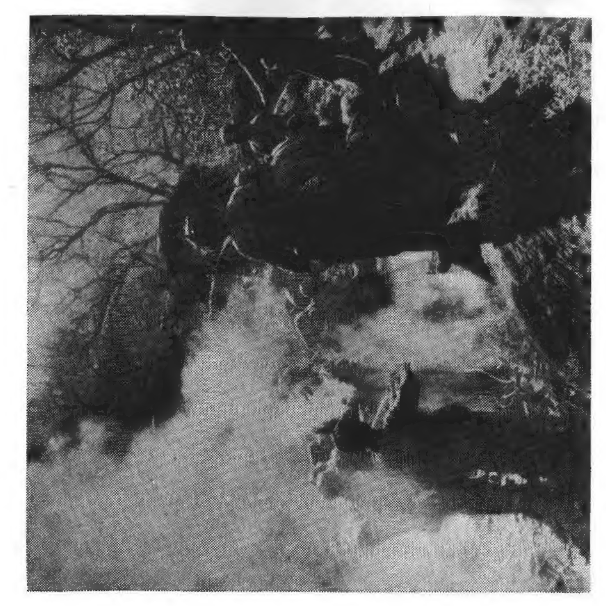
周金生同志现任中共承德市委副书记



1941 年在敌人大「扫荡」中，我军转战到外线，在热河南部与日伪军开展游击战争。

1942 年，冀东八路军转移到外线作战，扩大抗日根据地。这是我军向塞外热河东南山区挺进。

1942 年坚持在热河南部艰苦奋斗的冀东八路军在深山中燃起篝火取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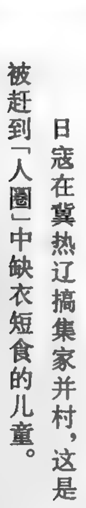


1945 年 9 月，冀东八路军按照延安总部命令，向热河进军。



在热河山区长城沿线一带，被日寇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后破坏的农民房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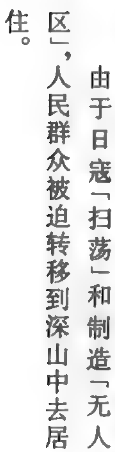


日寇在冀热辽搞集家并村，这是被赶到「人圈」中缺衣短食的儿童。



这是我军政工干部在迁（安）青（龙）平（泉）地区，将冀热辽行署布告贴在新解放的「人圈」门洞中





由于日寇「扫荡」和制造「无人区」，人民群众被迫转移到深山中去居住。



八路军挺进新区后，给穷苦农民，分发救济粮。这是热南地区的群众领粮食的情形。



1942年夏，八路军向承锦铁路南大片山区挺进。半个月内，连克18个村庄的部落，解放了关在部落的老百姓，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1942年八路军深入青龙县境内，开展游击战，摧垮了敌伪组织，解放了大片土地。



深入到热河东南广大山区的八路军，活动在元宝山一带。



▲ 民主政府将衣物发给热河省新解放区三十家子的缺吃少穿的老百姓，安定人民生活。

▼ 热南新收复区的群众重整家园。





1942年冬，在开辟兴隆根据地时，收复一些基本区。这是李运昌司令员、李中权主任、彭寿生参谋长和冀东的军事干部、地方政权干部的合影。



向冀热辽八路军投降的日军和满洲军在兴隆县某地集合。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后，热河省各界举行庆祝大会盛况。



热河省委、省政府领导与兴隆县「无人区」代表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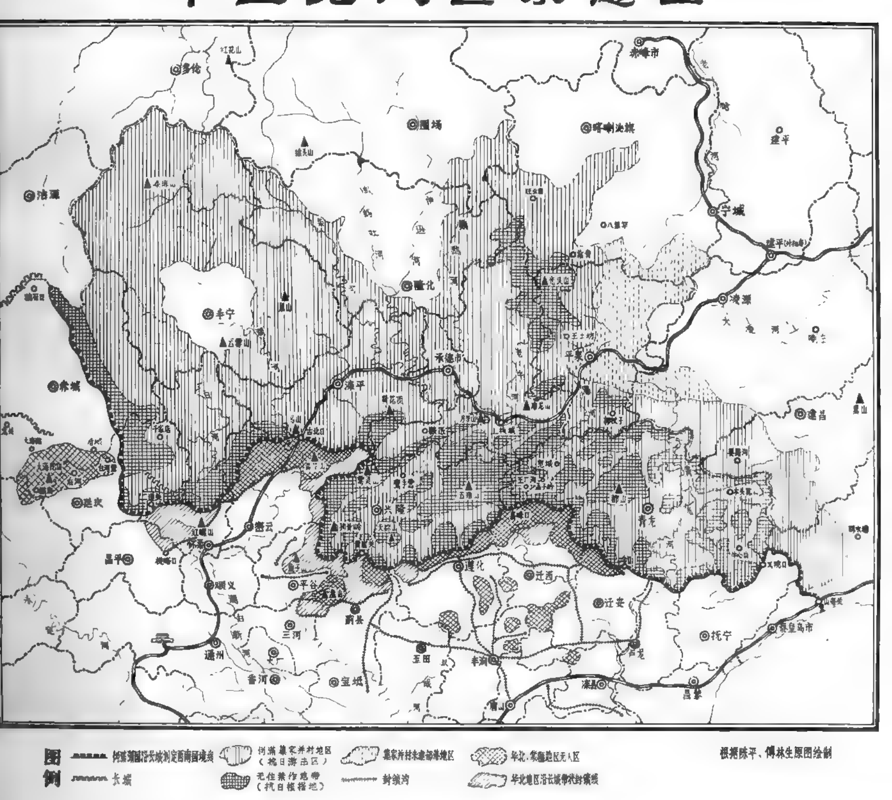


热河省委、省政府领导与滦平县「无人区」代表合影。



热河省委、省政府领导与青平县「无人区」代表合影。

千里无人区示意图



赤峰市
多伦
红花山
围场
喀喇沁旗
建平
沽源
宁城
隆化
丰宁
凌源
大凌河
云雾山
承德市
平泉
赤城
滦平
建昌
古北口
兴隆
宽城
青龙
延庆
密云
怀柔
昌平
遵化
迁西
迁安
平谷
顺义
蓟县
三河
通州
抚宁
秦皇岛市
玉田
丰润
卢龙
香河
宝坻
滦县
唐山
昌黎
山海关
图例
伪满洲国沿长城划定西南国境线
长城
伪满集家并村地区（抗日游击区）
无住禁作地带（抗日根据地）
集家并村未建部落地区
封锁沟
华北·蒙疆地区无人区
华北地区沿长城带状封锁线
根据陈平、傅林生原图绘制

序　言

中共承德市委书记　柳宝全

我的家乡唐山与承德是近邻。在那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岁月里，唐山人民与承德人民相濡以沫，生死与共，共同抗击着日本帝国主义血腥的殖民统治。我就是在承德人民与唐山人民用鲜血浇灌的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一来到承德工作，就对这片土地有着一种家乡般的特殊感情，心中总是激荡着那首曾经在冀热辽大地上广泛传唱的歌曲：

滦河的流水流潺潺，
流不尽的仇来流不完的冤，
仇恨堆积如山厚，
眼泪把铁石也滴穿。

忘不了十四年前那一天，
日本鬼子把热河来占，
杀人放火如虎狼，
热河的人民受熬煎。
……

30 年前，劫夫的一曲《忘不了》，唱出了日本侵略者蹂躏山河、涂炭生灵的法西斯暴行；唱出了滦河两岸人民受奴役、遭屠戮的血泪；更唱出了滦河两岸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30 年来，一曲《忘不了》，余音袅袅，它时刻警示着人们千万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那段侵略者暴行与人民血泪交织的历史；它时刻激励着人们一定要把民族脊梁英勇抗争的精神发扬光大，把先烈们未竟的事业奋力搞好。

的确，我们忘不了，也不该忘记那段受欺侮、受奴役的历史；忘

不了，也不该忘记那一串串铭刻着侵略者罪行的统计数字(不完全的)：日本侵略者在承德大地上强行修筑过2000多个"人圈"，把16万多户的120多万和平居民像驱赶牲畜一样，强行"圈"入其中；并曾制造过数以百千计的大小惨案，屠杀及疫病、抓捕(大多死在狱中或异地他乡)致死和平居民10万之众，焚毁、拆毁房屋40多万间。忘不了，也不该忘记那凝结着抗日烈士斑斑血泪的数字：500多名八路军军政人员、6000多名八路军战士在这片土地上英勇献身。其中，有20多位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在这片土地上光荣殉国。

30年前，一曲《忘不了》，使人们重温了历史。30年后，承德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和中共承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同样为着使人们忘不了，也不该忘记那段历史的目的，为了记述当年侵略者的暴行史、人民的血泪史和抗日斗争史，为了铭记承德人民的巨大牺牲和历史贡献，为了激奋人们做好今天的工作，精心采撷诸种史料，编辑了这本《承德抗日斗争史料选》。

《承德抗日斗争史料选》用翔实的史料、准确的记述及规范的体例，通过概述、文献资料、回忆资料、专题资料、惨案资料及参考资料与大事记，生动、鲜明地再现了承德人民抗日斗争的全过程。可以说，它是承德抗日斗争史料的集萃；也可以说，它是一曲反映承德人民抗日斗争精神的颂歌。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希望我们的广大干部、党员能通过研读这部资料，更好地了解承德抗日斗争史，更希望我们的广大青少年在阅读这本乡土教材时，受到更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相信《承德抗日斗争史料选》能同当年的《忘不了》歌曲一样，充分发挥它的知古而鉴今的功用。

1996年7月

目　录

回 忆 资 料

专题资料

惨案资料

参 考 资 料

大　事　资　料

附　　录

承德抗日斗争史概述

邓一民　高思文　张丽华

承德抗日斗争史，是承德人民反抗外敌侵略的血泪史，也是承德人民革命精神的颂歌。承德人民经过13年英勇悲壮、前仆后继的斗争，牺牲了500多军政干部、6000多战士和10万多群众，终于迎来了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

承德人民的抗日斗争史从1933年2月到1945年9月，共经历4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早期抗日斗争(1933.2～1937.7)；第二阶段：冀热边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创建(1937.7～1942.9)；第三阶段：艰苦卓绝的"无人区"斗争(1942.9～1944.12)；第四阶段：扩大热辽战役和解放全承德(1944.12～1945.9)。现分阶段概述如下：

一、早期抗日斗争

承德地区早期抗日斗争，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发动的。早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三省并进而企图染指热河的时候，总部设在滦平县金沟屯的中共内蒙特委(管辖热、察、绥三特区)就积极组织蒙汉民众参加抗日斗争。1932年"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时候，中共内蒙特委在围场县召开紧急会议，发表了《为纪念"九·一八"反对帝国主义进攻热河告蒙汉劳苦民众书》，痛斥"国际帝国主义是一群瓜分中国的恶魔"，号召蒙汉族平民大众："团结起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而斗争。"① 还提出了组织工人义勇军，扩大民族革命战争等正确主张。12月，中共内蒙特委将其工作中心转移到组织义勇军抗日方面来，成立"蒙汉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下辖5路军，分别开赴热河的朝阳、建平等抗日前线，同日

①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史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本侵略军展开英勇斗争。同时，热河的党组织还积极参加到其他义勇军中起领导作用，扩大了共产党在义勇军中的影响，促进了义勇军运动的发展。

热河抗战失败后，揭竿而起的是中华民众抗日救国军。它于1932年11月20日成立，是自发的抗日群众武装组织，总司令李玉麟。1933年4月，正当国民党军队在日军追击下，失地数百里纷纷往察哈尔溃败的时候，中华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一军司令黄守中，率一支2400余人的骑兵队伍，由丰宁大滩出发，挥师东进，连克桃山、半截塔、郭家屯等重镇，挺进300余里，毙日军26名，俘伪军300余名，缴获枪炮马匹甚多。13日，收复围场县城，毙敌200余名，救国军也伤亡百余名。并前进到广义城、庙宫一带阻击增援敌军，激战四昼夜，毁坏敌人坦克1辆。继而，收复隆化县之唐三营、少府、蓝旗等地。在唐三营战斗中又击落敌机1架。抗日军"深得民众伙会援助，遍地邀击，阻敌援军不敢前进"。[①] 后来，这支队伍终因得不到国民党政府支援，弹尽粮绝，不得不退回察北。

在承德人民早期抗日斗争中，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长，对日伪打击最重的是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领导的抗日救国军。孙永勤是兴隆县黄花川孙杖子村人。于1893年出生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民家中。他不甘日伪的残酷殖民统治，在共产党员关元有等人协助下，串连17名志同道合的好友，于1933年12月11日夜，在孙永勤家歃血宣誓："见贼就杀，毫不留情；有死无降，向前拼命；爱护百姓，不害好人；精忠报国，永无二心。"次日天明，他们在村中树起"天下第一军，均富又济贫"的大旗，宣布成立"抗日民众军"，推举孙永勤为军长，发动了黄花川农民抗日武装起义。

黄花川农民武装抗日起义高峰期发展到5000多人，坚持了一年半之久，与日伪军作战20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50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国内外造成了广泛的影响。虽然孙永勤领

---

①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史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72页。

导军民顽强的进行抗日斗争，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出卖，在1万多日伪军的围攻下，1700多民众军官兵大多战死在遵化县的大茅山上，最终失败了，但却表现了承德人民誓死不做亡国奴的英雄气概。著名的《八一宣言》中，称赞孙永勤是为国捐驱的民族英雄，“在在都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在在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①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承德地区沦为敌人的后方。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冀热边特委深入敌后，连续发动并领导了三次小型游击战争，打击了敌伪，为在冀热边地区开展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争积累了经验。

第一次是1938年初。上一年末，由冀热边特委负责人李运昌主持，在滦县多渔屯召开了京东10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冀东分会”，李运昌任主任。之后，又成立了华北抗日联军冀东第一游击支队，王平陆任司令员，孔庆桐、刘永丰任正副支队长，史真、李润民任正副政委。经过整训，决定利用年关时机攻打青龙县青河沿日伪军据点。1月8日夜，王平陆率队出击，一举攻入伪警防所院内，在战斗快要结束时，王平陆被敌人冷枪击中，遂撤出战斗。第二天，王平陆牺牲。这次游击活动虽歼灭一部分敌人，但牺牲了党的重要领导干部。第一次游击战争只坚持了20多天，不得不暂时潜伏起来。

第二次是1938年2月。冀热边特委调来张鹤鸣、张振宇等18名党员骨干，充实第一支队，由彭夫任支队长，高存任政委，挺进到兴隆县大洼、宝地一带。当地有数名群众参加，队伍扩大到50多人。一天夜间，利用火攻战术，攻克药王庙（即半壁山）伪军据点，打死打伤30多名敌人，生俘1人，缴获步枪7支，游击队只有1人受轻伤。敌人紧急调来400多日伪军，对游击队穷追不舍。游击队在关外无法站脚，只好撤回关内，再次潜伏起来。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集，第52页。

第三次是在1938年3月。冀热边特委及时总结了两次小型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利用冀热边人民反对敌伪收枪和发行伪币的心理，组织三三五五的游击小组，昼伏夜出，神出鬼没打特务，除汉奸，剿赌局，砸白面馆（即日韩浪人开设的鸦片烟馆，当时遍及冀热边各县，危害甚重，人民极为痛恨），此起彼伏，颇有声色，得到群众广泛支持，取得很大成功。

冀热边三次小型游击战争，虽然规模不大，没能从根本上动摇敌伪的统治基础，但“也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主要是解决了人民最痛恨的关卡，烧了警察局，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锻炼了军事骨干，积累了斗争经验，是冀热边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的先导。

二、冀热边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创建

冀热边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区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东西千余里，南北数百里，地域广阔，山高林密，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峰不下十几座，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它西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依托，有坚强的后方基地；南临华北，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东进承德、朝阳、赤峰、锦州，可与东北抗日联军相配合，直指伪满洲国的心脏。而且这一带人民受日伪殖民统治压迫深重，反抗精神很强，是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想地方。早在1937年8月初，毛泽东同志从全国抗战大局出发，提出派一部分军队远出热河，发动冀热察游击战争，胁敌后方的意见。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洛川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红军可出一部分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提议，确定了发动冀热边游击战争，创造冀热察边区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决策。1938年2月，毛泽东电示八路军总部，指出“雾龙山（即雾灵山——编者）为中心之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出部队应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之能力，出发前应做充分准备。”还指出“应准备至适当发展时期，派高级领导人去雾龙山。”5月，毛泽东又把以雾灵山为中心的

燕山山脉确定为全国六大山区根据地之一。这些指示，进一步完善了关于发动以雾灵山为根据地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

晋察冀军区根据毛泽东 1938 年 2 月的电报指示，从第一军分区抽调部分军政干部和第三团，组成八路军第十一支队，由邓华任司令员兼政委，率千余人先行开辟平西根据地，做挺进冀热边的准备。月底，中央军委又从一二0师抽调一部较强的干部和部队组成八路军第十二支队，由宋时轮任司令员兼政委，率 2000 多人挺进平西。5 月中旬，宋、邓两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李钟奇任参谋长，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共辖三十一、三十三、三十四、三十六大队（团级）和直属独立营、骑兵大队，5300 余人。6 月 1 日，第四纵队由平西斋堂出发，分三路挺进冀热边，配合冀热边人民武装抗日大暴动，开辟冀热边抗日根据地。

五千大军，浩荡东征。沿途连克昌平、延庆、永宁、四海、沙峪，进占冀热边界重镇将军关、镇罗营等地，行程 500 多里，共毙伤敌 600 余人（其中日军 330 多人）。6 月 17 日，四纵队经彻夜激战，袭击了兴隆县城，拔掉敌炮楼 9 座，歼敌一部。次日，敌从承德开来 800 余人增援，并派 3 架飞机助战。四纵在兴隆县城附近与敌激战，歼敌 200 余人，主动撤出县城。6 月下旬，第四纵队分兵四路，向雾灵山西、南、东等方向发展，扩大游击区，创立游击根据地。到 1938 年 7 月，八路军第四纵队在冀热边地区相继建立了密（云）平（谷）蓟（县）、承（德）兴（隆）平（泉）、兴（隆）滦（平）丰（宁）、滦（平）昌（平）怀（柔）等 4 个联合县委、县政府。

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热边，攻克兴隆县城，使满洲日伪军惊恐不安。他们惊呼："延安触角伸入满洲，打乱了满洲的秩序。"与此同时，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冀热边特委直接领导和发动的冀热边人民武装抗日大暴动亦爆发。20 多万各界人民揭竿而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摧枯拉朽般地瓦解了 22 个县的敌伪基层政权，使 10 几万平方公里的地方成为起义军的天下。

这次大暴动，是由冀热边特委书记李运昌和胡锡奎等，于

1938 年 7 月 7 日在丰(润)迁(安)交界的岩口镇首先发动的，各地群起响应，共组成 33 个总队和若干独立大队，有组织的抗日武装达 10 万多人，其中由共产党直接组织和领导的抗日联军有 7 万多人。在承德地区境内，共有高升部，年焕兴、何叔权部，刘青山部，杨二部等 4 支抗日武装 4000 多人，参加到冀热边武装抗日大暴动的行列中来。他们袭击敌伪军警，捣毁伪乡村政权，多次与日伪军展开激战，歼灭大量敌人。高升、杨二等也在与日伪军激战中光荣牺牲。

8 月中旬，邓华率第四纵队一部，在遵化县铁厂镇与抗日联军李运昌部胜利会师，并召开铁厂会议，决定成立冀察热宁军区和冀察热宁边区行政委员会，由宋时轮任军区司令员、邓华任政委，下设 5 个军分区。会后，决定四纵一部与抗联主力东渡滦河，进军青龙县的都山地区，以便建立根据地，与东北抗联取得联系。

冀热边人民武装抗日大暴动，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抗日大暴动，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国抗日斗争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次大暴动，虽然由于东渡滦河的失利和西撤的错误，没有尽可能的保持和发展大暴动的胜利成果，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冀热边武装抗日大暴动遭受挫折后，四纵队主力和部分抗联武装撤退到平西，在冀热边留下陈群、包森、单德贵 3 支小游击队，共 300 多人，坚持当地的游击战争。率队西撤的李运昌等冀热边特委负责人于平谷樊各庄会议后也率部分抗联战士东归，与四纵队的 3 支小游击队一起，坚持开展冀热边的抗日游击战争。

大暴动过后，敌人调来日军精锐小林部队到冀东，对抗联武装进行“围剿”、“扫荡”，对抗日群众进行屠杀和镇压，整个冀热边区处于日伪统治的恐怖之中。在极其残酷的环境下，抗联武装和四纵队的 3 支小游击队，依靠冀热边人民，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壮大自己。到 1939 年 6 月，已组织起 20 多股小游击队，在承德地区开辟出雾灵山游击区、狗背岭游击区、头道梁游击区、五指山游击

区等10多块小游击区，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发展到3000多人，消灭敌人1500多人。包森支队战士活捉并处决了日军赤本大佐，使日军受到很大打击。1940年7月，在冀热边建立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由李运昌任司令员，包森任副司令员，李楚离任政委，辖主力十二团、十三团。同时，在承德西部的热察边境成立平北军分区，程世才任司令员，辖主力十团。到1941年8月，在热河境内及边界地区相继建立迁(安)遵(化)兴(隆)、丰(宁)滦(平)密(云)、蓟(县)宝(坻)三(河)、平(谷)密(云)兴(隆)和迁(安)青(龙)平(泉)等5个抗日联合县和一批新开辟的小块游击区。在这期间，平北军分区还在滦平西部成立滦(平)昌(平)怀(柔)办事处；在丰宁县西部建立龙(关)赤(城)特三区。抗日斗争的烽火重新燃遍了冀热察边境地区。

1941年8月，中共冀东区分委和冀东军分区，在大张屯召开会议，决定大规模开辟热南地区。1941年秋，李运昌亲率4个营及地方干部3000多人分数路跨过长城，与早已深入热南地区的周治国、高敬之两支远征工作队配合，大规模开辟承德南部地区。4个月时间，就把西起雾灵山，东到都山，北到锦承铁路，南到长城，有40多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开辟出来，并向锦承路以北的敌人深远后方挺进。到1942年8月，雾灵山周围地区与冀东、平北根据地基本上连成一片，冀热察边已发展成有7个联合县(办事处)、200多万人口的重要抗日游击根据地。

三、艰苦卓绝的“无人区”斗争

冀热察边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创建与发展，撼动了伪满洲国的统治基础，从而震慑了日伪。日伪当局为确保满洲，扑灭在承德大地上广泛燃起的抗日火焰，在冀热察边界地区(主要是承德长城沿线地区)采取了最残酷、最野蛮、最毒辣的“集家并村”政策。在东起山海关以西的九门口，西至独石口以北的老丈坝绵亘千里的长城线上，在宽32至250公里的广袤地域内，制造了世所罕有的

"无人区",并由此把这里的人民推入更加苦难的万丈深渊,把承德人民的抗日斗争推向艰难困苦的境地。

日伪在承德境内残酷地大规模地推行"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是从1942年开始的。日伪这样搞的目的:一是搞所谓"匪民隔离",切断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从而使八路军不能在这些地区立足;二是阻止抗日势力继续向北发展,以防伪满洲国的后方起火。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为了使在长城线上采取"集家并村"政策收到犹同当年"围剿"东北抗联时一样的效果,日伪当局设立了西南防卫委员会,又在承德设立防卫司令部,并自1938年开始即先后制定、颁布所谓《西南防卫地区治安肃政计划》、《西南地区特别肃正要领》等,规定"肃政"的重点为"丰宁、滦平、承德、兴隆、青龙五县"。[①] 日伪又出动倾国之兵,共调集10个国兵旅、27个讨伐大队,武装实施大"集家"。为数众多的日伪军,再加上华北、伪蒙疆日伪军的配合,敌人的力量很大,气焰嚣张。甚至在有的地方竟以3个武装敌人对付1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在日伪实施"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的年月里,承德到处都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正如《修人圈》歌谣所唱:

"大好河山敌侵占,烧杀抢掠修'人圈',死走逃亡家破产,十七八姑娘没裤穿"。[②]

敌人为了实施"集家并村",划定"无住禁作"地带这一罪恶计划,日伪军警还野蛮残酷、灭绝人性的采取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疯狂地涂炭承德大地的众多生灵。

杀光:日伪在"无人区"中的屠杀有两种毒辣手段:一种是对"无住禁作"地带的大"扫荡";一种是在"集团部落"(人圈)中的"大检举"。在大"扫荡"和"大检举"中,日伪军抓捕了数以万计的群众,

---

① 关于防作命第二八号,《关东防卫军命令》(昭和16年9月15日)。

② 马熙群主编《热河早期革命史料》附录邓一民搜集整理《热河民谣集》,1995年,内部出版。

制造了大小数百起屠戮承德人民的惨案。据统计，日伪军仅在今宽城一县就制造大小惨案 153 起，其中屠杀 20 人以上的就有 85 起之多。在这些惨案中，承德各地有暖河塘、天桥沟、南双庙、大帽峪、楸木林等许多村庄被夷为“绝户村”或“寡妇庄”。

兴隆县是日伪推行“无人区”化的重点县份 。1942 年以后，日伪当局先后集中日伪军 2.1 万人到这里武装实施“集家并村”。据当年承兴密联合县武装部统计，日伪在“集家”过程中，向兴隆境内的雾灵山、狗背岭抗日根据地出击 438 次。其中较大规模的“扫荡”就有 50 次，出动日伪军达 3.7 万多人次。日伪军对不离开“无住禁作”地带的老百姓像狩猎动物一样追逐杀害，然后割下耳朵，串在铁丝上去请功领赏。1943 年以后，兴隆全县的“无住禁作”地带除了坚持山地游击战争的抗日军民外，连大小牲畜都被屠杀得一干二净。羊羔峪村张村长家养着一只劫后余生的小猪，每当山头有敌情警报时，它就立即通人性似的从圈中蹿出，乖乖地跟在人们的后面跑。1943 年初，仅中田、上庄等 9 个自然村，1 个月中就被杀死 723 人。有名的杀人魔王黑烟股长被群众作为吓唬儿童的恶魔偶象，每当小孩啼哭时，说一声“黑烟股长来了！”啼哭声便马上停止。

烧光：为了彻底地摧毁“无住禁作”地带居民的生存及抗日武装在这一带的活动条件，日本关东军和伪满讨伐队将一切建筑物，甚至林木、庄稼等全部焚毁，使庐舍住宅废为丘墟，林木、庄稼变成灰烬。

1942 年春，盘据宽城孟子岭的日伪军在 1 个半月时间里到王厂沟“扫荡”7 次，焚烧了 7 次，全村 230 多间房屋被烧得片瓦无存，更有 10 几名无辜群众被活活烧死在火海中。为了对付山上的“猫山”户，日伪军又多次放火烧山，使得片片山林成灰烬，座座青山化焦土。张兴华家被烧 8 次，最后没有可烧之物了，日伪军看到碾杆、井架是木头做的，竟也倒上汽油烧掉，甚至把碾子掀翻，把井填死。

1943 年 3 月至 6 月，日伪军 1 万余人在兴隆全县范围内疯狂进行大"集家"，在各地累计烧毁房屋 7 万多间，割毁青苗无数，甚至在五指山区、大小黄崖、狗背岭 3 块抗日游击根据地连续不断地放火烧山，致使山火燃烧达 4 个月之久不熄。那时，这里真是"山火连四月，天地昏百里，千村一片黑，万户闹黄鬼！"

在制造"无人区"、强行"集家"中，仅日本宪兵准尉高木贞次郎等 20 人参加的"烧光"活动就有 18 次，共烧毁房屋 2942 栋、破坏 9500 栋。

抢光：在"无住禁作"地带，日伪军除野蛮杀光、烧光之外，还有抢光。粮食、牲畜、农具等生产、生活必需品是第一个抢劫的目标。日伪军在承平宁地区进行"集家并村"、"无住禁作"期间，先后掠走了 1.2 万头大牲畜、18万只羊、22万口猪。还有 4.5 亿斤粮食、1.6 万余件农具被抢走或烧毁。

除以上物资外，"无住禁作"地带的任何物件都被摧毁，石碾、石磨、水井、辘轳、水缸，直至锅碗瓢盆全都被日伪军炸烂捣毁，凡划在"无住禁作"地带的村庄皆是满目疮痍，甚至连断壁残垣都被全部推倒捣毁。1943 年以后，兴隆县坚持山地斗争的群众，几户只剩有 1 口铁锅，因而不得不在每次做完饭后立即埋起来，以防被日伪军"清剿"时抢去。有不少人家连饭盆、饭碗都没有，只好用桦树皮或掏空瓜瓤的倭瓜皮代替。冬季没有棉衣，更谈不上被褥，人们就身穿单衣，体盖黄白草取暖宿眠。有个民兵于连海，是赤脚进雾灵山的，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穿上鞋。据不完全统计，日伪军在承德各地强行修建"人圈"2165 个，162280 户、[①]1183607 口人被强行驱入其中，同时划定"无人区"7719 平方公里。逮捕、屠杀、瘟疫病死和平居民 10 万以上。

承德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从日本侵略者侵入的那一刻起便如火如荼地展开。进入"无人区"斗争时期后，承德地

---

① 据伪满司法部刑事局《思想特别研究》第一号记载，最初计划建 2127 个部落、161796 户，"通过县旗的再调查，变更计划，增加到 18 万余户。"

区的广大抗日军民更是众志成城，同仇敌忾，与日伪军展开了殊死的大搏斗。本时期承德人民的抗日斗争的特点是党、政、军、群齐动员，男女老少都参战。

在残酷的斗争形势下，党、政、军、群各组织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在党的组织建设、对敌斗争中都取得新的成就，各组织所领导的成员都有不凡的表现。

党的建设和党员：在日伪采取"集家并村"政策，制造"无人区"期间，在承德境内及其边缘区先后设有滦（平）昌（平）怀（柔）、迁（安）遵（化）兴（隆）、平（谷）密（云）兴（隆）、丰（宁）滦（平）密（云）、迁（安）青（龙）平（泉）、承（德）平（泉）宁（城）、承（德）青（龙）遵（化）、蓟（县）遵（化）兴（隆）、承（德）兴（隆）密（云）、迁（安）遵（化）青（龙）、青（龙）平（泉）、承（德）兴（隆）、迁（安）卢（龙）青（龙）等 14 个抗日联合县委或工委。[①] 这些联合县委或工委在各自的辖区内，领导着 109 个区（中心区）委和 892 个村党支部，组织人民群众与日伪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兴隆、滦平二县因是日伪推行"无人区"化的重点县份，斗争尤为残酷，在艰苦的岁月里，设在这里的承兴密、丰滦密等联合县委坚持与人民群众战斗在一起，并时刻不放松党的建设。

兴隆县在连续几年的反"集家"斗争中，不断整顿党组织和发展新党员。到 1943 年底，几块游击根据地仍有 600 多名党员，89 个党支部；[②] 丰滦密联合县二区所属各村党支部，在 1941 年冬季普遍遭到破坏。1942 年春，丰滦密联合县委及时予以整顿，将全区（中心区）原有的 168 名党员重新登记 64 名，又发展新党员 32 名，恢复或重建党支部 17 个。这些在"无人区"斗争中的党支部都成为对敌斗争的坚强战斗堡垒。[③]

---

① 高思文主编《中国共产党热河省组织史资料》，1992 年，内部出版，第 51～96 页。

②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长城线上无人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7～38 页。

③ 同上书，第 48 页。

反"集家"斗争中的党员更是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兴隆成功村的党员、村党支部组织委员、18岁的傅春在日伪两次大"扫荡"中，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奋勇掩护60多名被围群众脱险，在当地传为佳话；小黄崖村党员夏级第为保护记有埋藏公粮地点的小本子，在日伪军突袭包围时，置生死于度外，纵身跳下悬崖，他那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受到了上级的表彰。在兴隆五指山区、大小黄崖、狗背岭抗日游击根据地中，像这样起模范带头作用，做出显著成绩的党员就有400名之多。其他县份的模范党员也不可胜数，宽城大汉沟村党员王彩章多次身入敌穴，千方百计为抗日队伍搜集或购置地图、望远镜、药品、办公用具等奇缺物品，仅今存的转交物品收条就有50多张。

政权建设和"两面"政权负责人：在日伪疯狂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的艰苦斗争环境下，各抗日联合县政府(办事处)与县委(工委)相配合，以抗战到底的决心，积极组织、领导了人民的抗日斗争。1943年春节，迁遵兴联合县县长田赛在他领导"无人区"人民斗争的"办公室"——兴隆南大台林间窝棚的柴扉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敌来我走，敌走我来"；下联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横批是"烧了再盖"。对联中诙谐的词句不仅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更凝聚着与日伪斗争到底的决心。正是这种精神与决心深深地鼓舞了坚持"无人区"斗争的人民。

各抗日联合县委(工委)、县政府(办事处)都积极地进行了基层政权的建设工作。前一个时期的村级抗日政权实行的是"办事员和武装班长制度"，大多是"两面政权"。进入本时期后，随着日伪划定"无住禁作"地带，进行"拔根断源"式的摧毁，形势发生了变化。为了适应这一变化，我基层政权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在"无人区"里，由"两面政权"变成了我党的一面政权。基层政权建设也进入改选时期。

在改选村政权中，各地都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工作，都预先建立了选举委员会，向群众宣传了"组织条例"及"选举条例"，举办了

村干部训练班。在选举时则根据山区群众普遍没有文化，难以投票的情况，采用“豆选”（或用玉米粒选）的方式民主选举村政委员会的村长、副村长和委员。

1944年春节过后，承兴密联合县县长江卓来到兴隆小黄崖根据地，亲自搞民主改选村政权的试点。在这里，他亲自给受训干部讲课，又实地组织了清水湖村的村政委员会选举。“豆选法”使群众选出了自己信得过的村干部。黄土山村在选举中还选出了第一个女副村长王臣。

在“无人区”的斗争中，各地都十分注重“两面”政权的建设工作。兴隆县的大多数“人圈”从建立时起就有抗日组织的活动。1943年冬，当日伪当局疯狂“扫荡”山区根据地时，八区区长王佐民采取了动员老幼病弱进“人圈”的策略，并在“人圈”里建起“两面”政权。这样，不仅减少了人民群众的伤亡，更便利了抗日活动的开展。当时在八卦岭一带，流传着一个“万警尉”的故事。“万警尉”名叫万全，他是草场村的党支部书记，草场被建成“人圈”后，他当上了“甲长”，可一直没有中断抗日活动。日伪当局曾经怀疑他，多次进行试探，但都被他机智地应付过去。日伪当局终于信任、“嘉奖”了他，还提升他当了“警尉”。万全利用合法的“甲长”身分作掩护，做了大量的抗日工作。像这样的“两面”政权负责人远不只一两个。兴隆大洼村的“甲长”张朋，同时又是抗日政权的办事员，他的家是抗日堡垒户，开展抗日工作的地方工作人员经常吃住在他家。据冀热边区关于行政区划的统计，1944年11月，承兴密联合县5个区辖有271个村；蓟遵兴联合县8个区辖有428个村；迁遵青联合县6个区辖有275个村；承兴联合县7个区辖有459个村。各村都建立或改选了村政权。

民兵武装和民兵：各抗日联合县在整顿和建立党组织、改选建设抗日基层政权的同时，突出地加强了民兵武装的建设。县设武装部，区设大队部，各中心村设中队部，各村设分队或民兵班，形成了完备的民兵武装体系。据兴隆县统计，在雾灵山、狗背岭、五指山几

块根据地一带，约 3 万多名群众中，民兵自卫队员就有 6000 多名。今宽城一县，1943 年在都山北部亮甲台、车道子有坚持“无人区”斗争的“梁山一百单八将”(108 人)，其中大部分是民兵骨干。这个县仅 1944 年一年间，从“人圈”中逃出的青年就有 200 人参加了民兵武装或八路军游击队。

各地的民兵武装积极配合正规部队的战役、战斗行动，参加打击、消灭敌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兴隆“英雄洞”和“五虎地雷组”的英雄事迹曾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争士气。

兴隆狗背岭根据地的民兵们，为了打击经常进攻根据地的六道河子据点的敌人，在从六道河进山的山口处，找到位于悬崖上的一个山洞，民兵们组成几个战斗小组，昼夜警戒在山洞里。1943 年 12 月的一天，他们连续打退了两次进山“扫荡”的日伪军。12 月 19 日，日伪军又出动 300 多人前来报复，把山洞包围起来，以密集的火力疯狂攻击一整天，洞内石碴堆积 1 尺多厚。坚守在山洞的李秀峰、王玉祥、杨长起 3 人都负了伤，但仍顽强战斗。到第二天拂晓敌人再次猛烈攻击时，洞内已杳无人迹。李秀峰等已在午夜被援救出去。这一次，民兵们打死日军 18 人，另有一批伪军。在冀热边第一地委召开的英雄大会上，狗背岭中心村民兵中队被誉为“民兵模范”，他们凭之战斗的山洞被誉为“英雄洞”。“五虎地雷组”也是遐迩闻名的英雄集体。地雷组化名“虎”字的 8 名民兵，以“预埋待炸”、“飞行爆炸”、“树挂雷”、“张手雷”等等办法，巧妙地利用地雷抗击日伪军。几年中，用地雷炸死、炸伤日伪军 50 多名，又打死、打伤 60 多名。

群众组织和群众：在“无人区”同敌人的斗争中，各地都建立了青年救国会(报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群众组织。仅今宽城一县当时就先后建立报国会 71 个，成员有 3000 多人。群众组织在动员各界民众参加抗日斗争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广大的人民群众更是坚持“无人区”斗争的主力军。据统计，在日伪宣布所谓“集家并村”完成后，仅在兴隆县雾灵山、狗背岭、五

指山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群众就有2.3万多人。今宽城县当时有4万多人始终未进“人圈”，而顽强地坚持在“无人区”同敌人斗争；丰滦密联合县张家坟中心村的群众任宗玉、任宗芳、任永刚、任宗山、任宗章、韩丙方、刘长瑞等7人，坚持不进“人圈”，并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无人区”扇子山种地，惨遭日军杀害。为了表彰他们坚持“无人区”斗争的精神，丰滦密联合县委、县政府把他们的牺牲地命名为“七烈营”，并立“不屈不挠”碑一座。

在艰苦斗争的环境中，各抗日联合县的党、政、军、群组织紧密配合，有效地组织了人民群众与日伪军的殊死斗争。在“无人区”内，更是男女老少齐奋起，全民皆兵共参战。其间，老人、妇女、儿童都有突出的贡献。

“无人区”斗争中的老人：“无人区”里的老人们，同样与日伪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兴隆县五指山区的张海城、张海振两位老人毅然率全家攀上“九级石湖”天然“无人区”，坚持山地斗争，并把这里建成八路军 的隐蔽所；小河西村的霍振成老伴俩不进“人圈”而迁到“无人区”石烟筒沟里。在这里，霍大伯担当了八路军的背水员，霍大娘成了八路军的炊事员。八路军战士由衷地称赞霍大娘是“子弟兵的妈妈”。

“无人区”斗争中的妇女：“无人区”斗争中的妇女所做的贡献更大。她们做军鞋，做军袜，送信带路，照顾伤员，积极地支援了部队的抗日斗争。据宽城一县的不完全统计，几年中，全县妇女共做军鞋52357双，军衣10090件。在抗日斗争中，模范人物、英雄事迹层出不穷。人称“深山红嫂”的宽城王厂沟村妇救会主任刘素珍，虎口取药救伤员，组织全村妇女在山洞中连续七天七夜赶制军大衣120件，她一人就制做了8件；平泉大石湖村宣树华舍子救八路；兴隆 梓椤坑村妇救会主任白玉春，赤手空拳与敌人搏斗，英勇就义；兴隆“麻利嫂”张翠屏，以有孕之身坚持为八路军司令员带路转移，把婴儿生在冰上，取名“冰儿”；黄土坡村孙连举之妻，为保证藏在山洞中的20多名“猫山”群众不被搜山之敌发现，忍痛将自己受

伤啼哭的4岁儿子掐死；宽城王厂沟村先后有8名妇女，为掩护八路军和群众，忍痛用奶头或衣被等物把啼哭的婴儿堵死闷死。

“无人区”斗争中的英雄少年：在“无人区”的斗争中也涌出许多少年英雄。平泉隔山营村14岁少年丙丁火，毅然离别父母参加游击队后，多次出色完的成通讯与战斗任务，机智勇敢地在日本宪兵队中夺枪，被捕后又坚贞不屈，直至英勇就义，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抗日小英雄”；宽城松树沟村14岁少年陈凤，偕同村支书以及村武装班长等人徒手捉敌特，被《冀东快报》誉为“抗日英雄少年”；柳树底下村15岁的年轻妇救会主任裴彩凤，为掩护抗日工作人员和群众，主动引诱敌人抓捕自己，一天跑几个村庄。他多次乔妆改扮，装哑巴、装傻丫头、装童养媳，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孟子岭村年仅8岁的女幼童郭永兰，替当妇救会主任的母亲勇敢地为李克勤游击队送情报。

据不完全统计，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承德各地有87461人牺牲，14387人伤残，有75996人被抓捕，这些被捕者日后也大多死在狱中或异地他乡；还有八路军军政人员500多人，战士6000多人，在承德大地上为民族解放神圣事业而光荣献身。其中，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就有包森、杨大章、田野、白乙化、闫正化、耿玉华、王波、高桥、廖峰、占中、陈荣、李建国、张真理、姚铁民、刘全民、张更生、樊凌玺、沈爽、胡毅等20多人。这些在承德土生土长或来自异地他乡的英雄儿女，用鲜血滋润了承德大地，以不惜自己的宝贵生命，坚决地同敌人进行了不掘不挠的斗争，如今的承德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四、扩大热辽战役和解放全承德

经过前一个时期的艰苦卓绝的“无人区”斗争，冀热边人民抗日斗争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有所拓展。1944年底，冀热边根据地已大规模地向滦东方向发展，并向北伸展到辽宁的绥中等地。

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与领导广大军民进行抗日斗争的需要，1945 年 1 月，中共冀热边特委改为中共冀热辽区委，冀热边行署、改为冀热辽行署十三军分区、改为冀热辽军区，成为二级军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是全国 19 块抗日根据地之一。

冀热辽区党委建立后，根据晋察冀中央分局《关于扩大解放区方案》的精神，于 1945 年 2 月至 5 月间，连续发动 3 次打击伪满军的战役，共对日伪军作战 230 次，毙、伤、俘日伪军 5000 多人。在军事打击日伪军的同时，又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粉碎了日伪在冀热辽区制造新“无人区”的计划。[1]

1945 年 6 月，为了执行晋察冀中央分局关于扩大解放区的战略部署，冀热辽区党委、冀热辽军区，开始发动扩大热辽、挺进东北的战役行动，组织了分别由曾克林、赵文进和李越之、师军等率领的东、中、西路三支挺北支队，共 2000 多人，飞越长城，挺进热中、热辽和热西地区。

西路挺北第一支队由第十四地委组织部长李越之任工委书记，十三团团长师军任支队长，十三团政治委员王文任副政治委员，率领两个主力连和 3 支武工队，共 500 多人，于 6 月 27 日突关北进，经 8 个昼夜急行军，经过 7 次激烈战斗，突破“无人区”，挺进到围场坝上地区，相继攻克大石头村、牛肚子沟、燕格柏、棋盘山等敌据点，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中路挺北第二支队由第十五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和十五地委组织部长宋诚率领主力部队 3 个连和宁（城）赤（峰）工委干部，共 700 多人，于 6 月 20 日越过长城，推进到都山、五指山一带，连续收复宽城大屯、孟子岭、九虎岭等敌据点，并攻克上谷车站，掩护 1 个连部队和宁赤工委干部跨过锦热路，到平泉、宁城一带活动。

东路挺北第三支队由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领 3 个主力连和凌（源）绥（中）兴（城）、朝（阳）建（昌）新（惠）、朝（阳）锦（西）

---

①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长城线上无人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48 页。

义(县)3个联合县工委建制的地方干部，共800多人，于6月22日分三路出义院口、界岭口、九门口，连续攻克白家堡等10多个敌据点，向北推进到牤牛营、叶柏寿一带，向东沿辽西走廊推进到绥中明水一带。

在与三支挺北支队突关北进的同时，平北地委、平北军分区也发动了战役行动。平北地委书记段苏权和军分区司令员詹大南率队奇袭崇礼、伏击龙门所、收复独石口，共攻克和逼退敌据点32处，毙伤日军323人、伪军810人。随即又开展扩大平北解放区战役，主力部队配合游击队及地方干部，向热西出击，相继解放了一批"人圈"，对冀热辽军区扩大热辽战役，进军东北给予了有力的配合。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冀热辽部队从8月下旬开始，由李运昌亲率1.3万多人的部队和2500多名地方干部，分3路、两个梯队进军热河和东北，迅速收复了承德各地。

8月18日，苏联红军进占平泉，冀热辽挺进军中路军随即进入县城，成立中共平泉县委、县政府。同日，冀热辽军区挺北第一支队师军部配合苏蒙联军解放丰宁凤山，成立中共丰宁(东)县委、县政府。

8月19日，苏蒙联军进占承德，伪第五军管区中将司令赫慕侠等17名将校级军官被俘，制造"无人区"的元凶、伪热河省次长岸谷隆一郎举家自杀身死。同日，成立八路军临时办事处和热西八路军办事处。

8月20日，冀热辽军区挺北第一支队王文部收复围场县城，随即成立中共围场县委、县政府。

8月21日，滦平工委、办事处人员收复鞍匠屯，成立中共滦平(东)县委、县政府。同时，由平北地区派出的滦平(西)工委、办事处也改建为中共滦平县委、县政府。

8月22日，冀热辽军区挺北第一支队第二武工队配合苏蒙联军收复隆化，成立中共隆化县委、县政府。

8月31日，冀热辽挺进军西路军2000多人直逼兴隆城下，促使伪西南地区防卫司令黄方刚率2万多人起义。随后，成立中共兴隆县委、县政府。

9月15日，冀热辽军区挺北第一支队一部进占丰宁大阁，成立中共丰宁(西)县委、县政府。至此，承德人民历经13年之久的浴血抗战，终于迎来了全面的胜利，迎来了民族与自身的解放。

关于国防问题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

……

辛、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胁敌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红军应给予必要的补充。

洛、毛

（存中央档案馆）

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

（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　朱德、周恩来等致洛甫、毛泽东）

洛、毛：

……

（三）不反对开赴察绥，但要求给便于作战察、绥、晋三角区（争取消灭伪军与发展察、热、冀的游击战争）与便于补充联络的后方（绥远、宁夏的一部）。

……

朱、周、博、林、彭、任①

（存中央档案馆）

① 朱、周、博、林、彭、任为朱德、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

关于红军参加抗战的作战任务与兵力使用原则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　洛甫、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等）

……

甲、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问题。红军担负此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箝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具体要求，指定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四角地区不是三角地区），向着沿平绥西进及沿平汉南进之敌，以出击侧面的扰乱箝制和打击，协助友军作战，并便于派一部远出热河。这不是“独当一面”的意思，均是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的意思。

……

洛、毛

（存中央档案馆）

毛泽东关于以雾灵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致朱德、彭德怀等电

（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

致前总，汉口，朱、彭：

甲、雾龙山[①] 为中心之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之能力，出发前须作充分准备。

乙、干部除主要的由云臻[②] 及你们配备外，后方亦正在选择东北及冀热察籍之干部，同时亦请北方局选派干部。

丙、云臻此刻不能离开冀察边，但应准备至适当发展时期派高级领导人去雾龙山，此事由前方后方共同考虑。

丁、徐旅[③] 此时在该地域只是寻常的游击战争，可由你们直接领导，林彪同志似可不去。

戊、派队到山东须俟雾龙山行动实现后再考虑，此刻亦不宜同时向国民党提出。

毛并告胡、杨、周、叶[④]

九日

（李运昌提供）

---

① 即雾灵山，位于河北省兴隆县境内，是燕山山脉主峰。
② 指聂荣臻。
③ 即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
④ 指胡服（刘少奇）、杨尚昆、周恩来、叶剑英。

中央、中共中央北方局贺电[1]

（一九三八年九月一日）

八路军冀热纵队宋时轮、邓华正副司令，中共冀热辽区委委，并转抗日联军与八路军冀热边纵队全体将士及冀热边父老兄弟姊妹们：

中共中央与中央北方局今以十万分的高兴，庆祝抗日联军反日反汉奸起义的胜利及八路军纵队的汇合，并向在起义中、在前线上死难的烈士及家属致以崇高的敬礼！由于冀东国共两党同志及无党派抗日志士的合作，抗日联军与八路军纵队的胜利，已给日寇以严重的打击，摧毁了冀东汉奸政权，发动了广大民众配合了全国的抗战。我们相信这一支在抗战中新成长壮大起来的生力军，定能在冀东各党派领袖的合作正确领导下，继续胜利，创造冀热边新的抗日根据地，长期坚持抗战，给日寇的野蛮侵略以严重的打击，收复冀东。望你们继续巩固团结，集中注意力打破敌人对你们的进攻，扩大与巩固部队，武装与组织民众建立冀东抗日政权，肃清汉奸，扩大与巩固你们的胜利，为驱逐日寇，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北方局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九月一日

（存中央档案馆）

---

① 本件原载1938年9月8日出版的《解放》第五十一期。

毛泽东等关于以高度克服困难的精神去创建冀热察根据地的指示电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聂转宋、邓及冀东特委各同志：

甲、有全国坚持抗战有利形势与华北普遍的游击战争，加以八路军远近距离的配合，有广大群众的拥护，有雾灵山、燕山、五龙山东西千余里之大山脉便于回旋，冀东地方党有相当基础。根据以上各种条件，创造冀热察边区根据地，创造相当大的军队，是有可能的。但环境是严重的，工作是困难的，必须以高度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克服斗争中的一切困难，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则，建立坚决持久抗战胜利的信心，克服起义的新军中不可免的复杂的严重现象。

乙、利用敌人主力进攻武汉及平汉路、同蒲路间的空间，争取时间用一切努力整顿军队，首先建立政治制度，建立党，严肃纪律，密切军队与人民的关系，但不应放弃必要的军事教育与游击动作的教育。

丙、在部队中、居民中开展反汉奸的斗争，揭发一切挑拨离间破坏团结的阴谋，防止奸细打入军队进行破坏工作，并须有计划地有耐心地清洗部队中极坏的分子。

丁、在整顿队伍与创造根据地的工作上，必须要有计划与工作中心。我们认为，目前主要的力量在白河以东之密云、平谷、蓟县、兴隆、遵化，以部分的力量在白河以西创造根据地。在整顿军队方面，目前应注意培养基干兵团与基干游击队，使之成为战斗的有纪律的模范，成为领导斗争的核心。

戊、密切军队与地方党的关系，加强党内团结，并由宋、邓统一冀东各军指挥，各办各级军事政治短期训练班，轮流训练干部。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胡服
二十六日午

（存中央档案馆）

毛泽东等关于创造冀察热根据地的指示电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日）①

聂、宋、邓、冀热边区委：

一、在冀热边区创造抗日根据地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宋、邓纵队与冀热边区全体同志应为达成这个任务而坚决斗争。当目前敌人主力尚在进攻华中华南，冀东八路军与全党团结并执行正确的政策与战略战术，创造冀热边区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目前困难及游击队纪律不好等现象是能够克服的。

二、但游击战在冀热发展对敌人的威胁最大，敌人统治冀热较久，汉奸的培养及组织亦较多，敌人除以武力向游击队严重进攻外，必用汉奸敌探打入游击队八路军甚至党内来进行各种阴谋破坏，因此全党与八路军的团结一致特别重要，如果在党内八路军内发生任何摩擦有任何不团结的现象，均将被日寇汉奸敌探所利用，给我们以最大的损害。为此我们号召：

甲、宋、邓二同志必须亲密合作。

乙、八路军干部与地方党及游击队中的同志亲密团结。

丙、军事行动须统一由邓、宋指挥。

丁、地方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尽可能最快的编入八路军。

戊、在同志中，造成团结和睦的空气，对八路军与地方党领导同志的批评须极端慎重，如有不同意见只限于在领导机关讨论或呈报上级解决，不得在领导机关以外去讨论或斗争，共产党员更不得在群众中去批评八路军和党部。

己、提高部队党及地方党内纪律，号召全党团结进行艰苦斗争。

---

① 本文原件无年代，报头标明年代为1937年，根据宋时轮支队与邓华支队于1938年5月下旬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创建冀察热根据地等史实判定应为1938年。

三、在工作上应即扩大八路军，吸收地方游击队加入八路军，开办短期训练班，改造游击队，提高部队纪律，在部队中建立与发展队[党]，建立政府，恢复秋[秩]序，望在党内及部队中进行广泛的动员。

毛、朱、彭、王、胡、杨①

二日

（存中央档案馆）

① 指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王稼祥、刘少奇、杨尚昆。

毛泽东等关于冀热察边工作的指示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

冀热区委同志并告宋、邓同志：①

甲、你们应坚持冀热察边的艰苦斗争，创造根据地，培养基干部队，准备持久，以最大决心克服发展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为着上述任务的完成而奋斗到底。

乙、巩固部队，用一切有效办法提高部队持久抗战胜利信心，提高政治自觉的纪律，提高指战员的政治积极性，建立救亡室工作，并加强其领导，吸收连队全体战斗员参加帮助管理教育、检查纪律、洗刷坏分子等工作。

丙、大量的发展党，吸收进步分子入党，建立连队的支部和生活，使之成为领导连队斗争的核心。一切忽视党的发展与工作是目前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最有害的。

丁、在干部缺乏的目前情况下，可以三分之一以上的新部队转移到东西斋〈堂〉、蔚县地域，分归杨成武、王震两部负责帮助整理或改编之。在转移时由聂指定杨、王两部负责掩护，宋、邓派队掩护护送。

戊、宋邓两部及冀东所余留之地方军，统归宋邓指挥统率，按照上述任务及整理原则，坚持冀热察边长期的艰苦奋斗，创造根据地。营团两级干部可派数个、连级可派十个到你处工作。

毛、朱、彭、王、胡②

十五日

（存中央档案馆）

---

① 宋时轮、邓华。
②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王稼祥、胡服（刘少奇）。

毛泽东等对冀热察区工作的指示电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朱、彭、聂并转宋、邓：①

我们对冀热察区工作有如下意见：

一、宋、邓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来说是获得了成绩的。但是没有尽可能地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地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二、估计冀热察区的军事政治环境，认为那地区有许多有利条件，可能坚持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但是也有许多困难，要在长期艰苦斗争中才能达到。因此，决定成立第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派肖克同志前往工作，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及地方党政工作。军政会须有地方党及地方军队的领导者参加，名单待肖克、彭真到冀察晋后由北方分局提出交中央批准。

三、肖不日将由延安起程，经晋西北到冀察晋指挥机关，由延安拨出一部干部并由贺、肖、关② 负责成立之。

四、两支队目前应在平绥路南各择适当地点整理训练补充，主要工作于下：

甲、加强政治工作，鼓励士气，根据我们对宋、邓工作估计来检察③ 工作，主要是检查经验教训。

乙、加紧干部教育，集中一部老战士办教导队，部队中的干部则开办流动训练班或临时集合训练。

---

① 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宋时轮、邓华。
② 贺龙、肖克、关向应。
③ 原文如此，“察”字似为“查”字之误。

丙、严密军政组织，整顿纪律，肃清游击习气。

丁、派出政工人员在附近地区进行补充扩大工作，收买武器，特别是弹药。

戊、在休整期中，应避免无把握的不必要的战斗。敌如进攻，则利用山地在有利条件下打击之，如十分必要，可靠近冀察晋边。

五、两支队须团结一致，靠拢时须集中指挥，建立集体领导，完成休整任务。

六、与冀东须保持联系，冀东地方干部如不能时，须立即派回一部工作。

毛、王、杨①

二十五日

（存中央档案馆）

---

① 毛泽东、王稼祥、杨尚昆

中共冀东地委关于建设山地根据地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第一、为什么要建设山地根据地？

由于敌人疯狂的“扫荡”敌后，欲求达到变华北为其兵站基地。敌人着重的野心企图，是由于敌人在今天国际上空前孤立困难条件下，它不能下[不]残酷的[地]来“扫荡”敌后，以好应付它即将到来的空前大困难，或只好作新的冒险的准备。我们冀东根据地处在华北各根据地之最前线，今后与敌斗争将更会日益残酷。我们要坚持阵地，我们要坚持到胜利的反攻，在今天的环境下，不但需要有广大的平原作为我们活动地区和物力、人力之供给地，而且今天还特别需要有山地根据地的创造来为我们有力的依托。只要我们有了广大平原的人力、物力，作为我们活动地区，再加上有了山地根据地的依靠，那我们将绝不会被敌战胜的。我们要纠正不重视山地根据地的错误观念。以为山地不过是我们反“扫荡”的一个回旋区，因而就根本忽视山地根据地创造，这是非常错误的，必须在军队中与地方中彻底纠正。

第二、我们要想建设什么样的山地根据地？

我们要把热南广大山地建设起来。这里虽然被敌统治 10 多年，敌虽已实行了一套统治人民的办法，但广大的人民是我们的，很多地区是可以供我们活动的。拿我们的力量及客观情况，我们是可能在各种斗争配合之下，建设起来相当巩固的山地根据地。虽然不能做到完全的巩固，亦可做相当的稳固和隐蔽的稳固，使部队在这里休息整理，开办各种训练班和建立起我们一定的后方机关。在群众工作、政权工作各种斗争密切配合下，是可能做到的。我们开辟这一地方工作，同时要开展锦热路北和山海关以北的游击战争，

并坚持长城线的活动，牵引敌兵力向外伸出，以便利我们在基本区建设。

第三、建设山地根据地的政策问题

(一)建设必须有统战政策。此山地土地是操纵在一些大地主手里，他们与佃户穷人间的关系并不和善，生活上也有很大显著[悬殊]，我们又不能不仰之于大地主，这需要我们很好的上层统战工作，才能解决这一困难。在这里还有一批不少抽大烟的分子。我们对于这部分人主要进也[行]教育，要能单办法①，否则，将会给敌人以很大争取这些分子的便利。

(二)必须广泛组织山地人民武装，这是建设山地的首要任务。其组织形式，将 55 岁以下的、15 岁以上的群众：

1、只要无汉奸行动，均一律参加人民自卫队。按村组织人民武装班，3〈个〉班以上组织小队，〈设〉小队长正副 1 人。3〈个〉小队以上设中队长、政指各 1 人。每 1 县区设人民武装大队长、教导员 1 人。该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平时可站岗、放哨，实行地方戒严，并彻底举行坚壁清野，“扫荡”时帮助军队通讯、送情报或运输等抗战勤务。

2、将 18 岁以上的青年和 35 岁以下的壮年，组织成模范自卫队。该队虽不脱离生产，但在训练和任务上与人民自卫队不同，有按期的集中训练(1 月至半月 1 次)和战时的配合军队负担一定的任务，如打麻雀战，帮助军队侦探消息和必要时的配合作战。关于武装问题，人民自卫队是土枪、土炮、刀、矛均可，甚至石子、锹、镐均可作为武器。模范自卫队则可×负，武器以快枪、土炮、土枪、刀矛亦可。人民武装之建设及组织条例，该[见]地委十月九日关于人民武装建设决定及专署自卫军组织条例。

(三)山地与平原不同，就在于人力、物力不如平原丰富。我们在山地活动，处〈处〉需要很好爱惜山地人力、物力。需要在部队中

---

① 原文如此。

严格节约，彻底建立起粮食制度，决不要浪费一点人力、物力。部队中的经济制度要力求正规化，坚决反对经济上的汉奸行为。被服、鞋袜都需明确规定使用时期，奖励、鼓励群众生产。凡牲畜如母鸡、母牛、母羊、母猪，要宣传群众多生产，做到不杀害牲〈畜〉母子。需知一切要做长期打算，艰苦的[地]渡过困难日子，才可达到胜利的到来，否则是不可能的。

（四）要很好的[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如何作坚壁工作。这需要更求隐蔽分散，而且政权明令规定保障坚壁东西之不偷窃。要教育人民如何与敌作斗争，如何反“扫荡”，使老百姓经得起残酷的斗争。

（五）一切的必需物，举凡粮食、布匹、弹药、被服、医药，均要实行分散的技术的埋藏，并作用[到]足够资用。

（六）要在山地一定的地方开办合作社。军队的和地方的，都可从外面采买日常必需品，不但可以供军队，而且可以供群众。要严格注意奸商之资敌行为和注意改善我军基本地区群众之生活。

（七）要有正确的敌伪军工作政策的执行，争取满洲队不积极行动，尽量能争取成为两面派，再进一步使之真为我而敷衍敌。党政军民切要努力这一工作的执行（另参考敌伪军工作文件）。

（八）要广泛的[地]收集当地的满洲知识分子，尽量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并有计划的[地]培养当地干部。只有当地干部被提拔，才能使本地工作顺利的[地]开展起来。

第四、建设山地根据地的作战指导原则

（一）要把中心区域内敌伪据点孤立起来。

（二）它不能随便到我中心区域活动，使它不敢随便出来。我们要经常伏击和破坏它的联络，另外就是要牵引它的注意力到外边去，如三四月我们军事上打击的主要目标。

（三）对满洲军上不要随便打，要专打击最坏的讨伐队。不打大仗打小仗，消耗一些人力、物力，获得一些胜利。不要在中心区域打，在据点附近打，在外线打，使游击区的胜仗影响到了本地区。

（四）我们主要是在外线进行小的分散的游击战争，把不好修理的汽车路破坏之，彻底破坏电线，打击最坏之小股敌伪，将敌之凶势逼退以后打。不可单独[纯]进行防御，还得要更远的向外线开辟、发展，使我们的一定建设的中心地区能求得相对的稳固。

（五）敌举行大的对山地“扫荡”时，山地部队必须留一定的武装，协同人民周旋于山地每一角落，务使敌不能随便在我山地烧杀抢掠，以求逼退出我之中心活动地区。

（六）在对敌特别是对伪军军事上实行打〈击〉时，同时在政治上必须争取，求得对方还不敢轻易出扰，我亦不必勉强××战，到事实上之和平共处也不允许①。在军事指导上最重要的是我们开辟山地，同时又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开展，这是一体的任务，任何放松一面的斗争都是错误的。

第五、建设山地的准备工作

（一）在人的准备上，首先要加强迁〈遵〉兴、迁青平各个县的干部领导，使这两个县的各方面干部都能够胜任。现有干部的能力弱与工作的不健全，是不胜任的。同时，必须加强与军队的配合。

（二）要从口里有计划的吸收某些地方村级干部到山地工作，主要是村政权及人民武装工作。只吸收到 300 至 500 人之多，以兑现。口里很多的地方的村干部都被敌捕去，或逃亡，或屈服。

（三）物资准备。山地粮食大致不缺，可能做到自给，但还要注意到收买与埋藏，这是军政民一体的任务。分区各团都需要做被服，棉花、布匹必须有计划的从口内收买，分别埋藏。各团须注意执行之。

（四）关于部队方面。必须在部队中深入进行这一任务的教育，使之彻底认识这一任务的重要。同时，要在部队充分进行山地作战的教育。最近，我们党政军民的干部必须认真作调查研究工作，正确确定对策，反对执行任务的粗枝大叶、不求精确的作法，必须认

① 原文如此

真的[地]努力的[地]来完成这一重大的任务。

冀东地委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存中央档案馆）

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司令部命令
（作命第一〇一号）[1]

（一九四三年六月三日）

（一）兴隆县境由于敌之集家并村计划收到预期效果，我地方工作已大部遭受破坏，东西交通被阻，长城线形成“无人区”。现敌对兴隆地区（我迁遵兴地区）之注意力逐渐减轻，部分之敌伪已抽调他处，各据点之小股敌伪仍肆猖狂，到处进扰。

（二）迁遵兴是我冀东、热南之中心地区，对整个游击战争有重大关系。本军分区为恢复迁遵兴地区，基于青纱帐前之军事部署计划，党政军民一体协力，由军分区参谋长彭寿生指挥、领导，于六月十日起，至七月一日止，施行恢复迁遵兴地区之战役行动。

（三）基于总任务下，各部队之任务区分如左[2]：

1. 第十一总队抽调两个连，第十三团抽调 1 个连，归军分区彭参谋长直接指挥，位置于洒河川、黑河川之间，给敌伪以打击或个别消灭之（主用伏击），逼退必要之据点，镇压敌伪之猖狂。

2. 第三区队在迁遵兴之三、四连，由赖区队长率 1 个连担任洒河川破坏交通（电话、电道），摧毁“人圈”，争取群众回家并接应曹致福之运粮；由曹副区队长率 1 个连，配合政权，担任由遵化东西两部（三、四、五区）征收粮食。运粮计划按专署及司令部之决定布置行之。

第三区队在迁青平之一、二连，以 1 个连担任破坏喜峰口至宽城之电线，并协助政权破坏“人圈”；1 个连由葛春生负责，担任运粮，按专署及司令部决定之运粮通令行之。

（四）通信联络由指挥部临时规定，战斗识别旗使用新规定之三色旗（上红、中白、下黑）。

---

① 此件由原冀热辽区党委书记李运昌提供并审定。
② 历史文件系竖写，“如左”即如下。

(五)卫生所利用军分区卫生处之卫生所,位置在迁青平一、七区。

(六)临时指挥部(军分区彭参谋长率必要人员)于六月九日进至河南大峪,尔后运行及位置临时通知。

此　令

附记:

1. 各部队务须彻底完成各自之任务,于战役行动结束后,将战斗及工作成绩总结报告本部。

2. 对敌之电线应采取彻底摧[破]坏,并将电线收藏起来,以备今后使用,并将破坏里数、电杆数目、电线斤数报告本部。

3. 行动部队应携带 3 日份给养(用完即设法补充)。

司 令 员　李运昌

政治委员　李楚离

参 谋 长　彭寿生

于东水峪[①] 军分区司令部

(选自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长城线上无人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56～58 页)

---

① 东水峪现属迁西县。

中共冀热边特委关于恢复热南地区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一日）

（一）热南形势好坏，对整个冀热边形势有重大关系。满洲敌伪非常注意这地区，并以最大决心争夺及摧毁这地区。青纱帐时，部队下平原，敌又乘隙疯狂烧房、集家、杀人、铲青苗。现大部地区已陷入无人无粮，群众情绪低落，反动势力抬头，地方工作已难坚持，如不迅速对敌采取攻势，不但现有地区坚持困难，且敌将得寸进尺，进一步压缩我地区，这对整个冀热边的坚持是异常严重的危险。因此，积极恢复、坚持与巩固热南原有阵地，并向外扩展，分散敌兵力，转移敌注意力，是我冀热〈边〉全党坚持冀热边与开辟东北的紧急任务。

（二）决定在冬季以前，发动恢复热南地区战役行动，一、二、三地区同时动作。恢复目标主要是凌青绥、承平宁及承青遵、迁青平、蓟遵兴北部地区。

（三）恢复热南地区，以军事活动为主，打击对象，主要是小据点、小股敌人、敌伪补给线，收取反动“人圈”枪支。部队要轻装，以一两个连为单位，机动灵活战斗，不集中大兵力，避免消耗过大的大战。作战地区根据实际情形选择，哪里有利哪里打。普遍打小仗，应认识不论大小胜仗，都是恢复与坚持地区的主要条件。

（四）普遍发动破交与爆炸运动。对口外公路、电线，尤其是满、华间主要公路、电线的破坏，应成为目前口内地方武装、区村干部及村支部的主要工作。在无地方武装及民兵处，每条电线都应责成几个脱离生产的破坏员（或安插以老弱队员）专门破线，由政权负责计划、指挥。要保证电线经常不通，对这一工作应认真布置并检查。

（五）粮食、弹药、冬衣，要提前准备好，要先补充参加这一战役的连队。粮食由各地区自己准备，无粮者发款。

（六）加强“人圈”工作，争取“人圈”中群众，建立抗日两面政权，并准备一批宣传品，主要是对“人圈”与对伪满军的，每一地区，应组织一宣传队。

（七）救济被灾人民。由政府提出一部款，并进行募捐运动，发动口里人民对口外人民同情、援助，为口外被灾人民谋生活出路，贷款作生意、走私、烧炭，帮助其盖房材料，补助一部冬衣料。发动口外灾民对敌仇恨，组织复仇团，由部队抽一部武器发给之。

（八）抽调各团主力一部出口，配合原地区区队，进行这一战役。在战役胜利后，凌青绥区队应即向北挺进，开辟建昌以南、要路沟以北地区。军事布置由军分区司令部发订。

（九）迁青平口外四、五、六、八、九各区，政权成立办事处，党成立工委会，并指定一定武装（50 人以上）为办事处武装，以便恢复开展口外工作。

各地区委接此决定，立即讨论布置。

冀热边特委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一日

（存中央档案馆）

中共冀热边特委关于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冀热边情况报告(节选)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姜　宇①

青纱帐以后，冀热边地区的情况，本拟作出全面详细总结，于一月间送达你处，但各地区委因环境关系，都尚未将该地区的情况有系统的报告到我处。因此，只好再等些日子。现在，仅将大概情况作个简略报告，借此可对冀热边先作个轮廓了解。

冀热边地区，长城内外敌我斗争形势是不同的。长城以内，春季没有什么较严重的“扫荡”，入夏以后，我对敌攻势又胜利展开，各地活动工作异常积极，普遍不断的打胜仗，因之恢复了几乎全部的“蚕食”区(只蓟县除外)，进一步巩固了滦东与路南，并开辟了一部新区。广大群众及干部的情绪与信心大大提高了，征收工作收到很大成绩。同时，国际形势又更加有利。基本区内，敌伪据点、碉堡又撤退一部。于是，长城以内地区形成一个整个向上的局面，直到现在，这局面尚无什么大的变化。

另一方面，由于我“蚕食”区之恢复，新区之巩固与扩大，军事活动之积极，不断攻克碉堡，使敌感觉其碉堡政策不但不足以防止我之活动，并因分散驻屯，常受损失，因此，将我基本区内治安军据点、碉堡撤退一部，将此撤退兵力，一部进驻我滦乐、路南两新区，企图摧毁我地方工作(现这两地区伪治安军已被我缴械近1个团)；一部组成机动兵力，不断对我举行分区的“扫荡”、合击(亦遭我数次重创)；更调来宪兵数百名，分驻北宁铁路沿线，加强其特务

① 姜宇系冀热边特委的代号。

工作。对于食粮，尚未进行普遍的武装抢掠，只是在与它保持着两面关系的地区，由伪组织下令，按亩强征，同时以疯狂的军事活动威胁勒索。

长城以外之热南山地，一年以来有了很大变化。满洲敌伪下了最大力量 与决心摧毁这一地区，主要办法是：以“集家”政策造成“无人区”与“无住地带”，断绝我人力物力的来源，迫我无法站脚而退出。具体办法是将山沟民房烧光，将人完全集到公路附近或集进据点，建立“人圈”（部落），周围修筑高墙、碉堡，防我出入；逐渐在内布置汉奸，成立伪组织，加强统治，进一步组织反动武装，发枪与我对抗；在“人圈”周围划 10 余里不等的“无住地带”，不准居住，但还准许路人来往及农人种地、砍柴等（这些地区，在“讨伐”时，见人亦杀）；此外统为“无人区”，干脆不准有人，见人即杀。去年秋后，敌首先将沿长城线内山地造成 10 余里宽的“无人区”，对长城以外亦分别开始。至一、二月间，则普遍突然紧张，敌以重兵进行“扫荡”，迫我部队退出，然后烧房、杀人、抓人，迫入“人圈”。民房几全被烧光。群众情绪低落，逐渐进入“人圈”。个别地区，在敌诱降自首政策与特务工作破坏之下，群众逐渐与我脱离。五月间，我曾组织一次反“集家”的战役行动，予敌以相当打击，情势一度缓和。入夏以后，部队下平原，长城外又转严重。敌疯狂杀人、铲青，继续彻底完成其“集家”政策。直到现在，敌伪不断以重兵进行反复“扫荡”，虽对已成“无人区”的偏僻山沟，亦不放松严密的搜索（在沿长城线以内的“无人区”亦同）。现热南地区情况可分为三种：第一，大部地区是被敌造成的“无人区”。其中有些地方，已确实无人；有些地方，人已很少；有些地方，还有一些群众和村干与我们共同坚持着，并组织了民兵和敌人打游击，结合顽强坚持的基础，但外来的生人是不易的找群众和食宿的；有些地方，人还很多。总之，这类地方因人力、房屋、食粮的异常缺乏，部队活动已很困难，斗争是极端艰苦与残酷的。第二，部分地区及“人圈”，因我下面同志作风不好，执行政策上毛病，工作已被迫退出，群众已与我脱离。第三，是与我保护着

两面关系的大部分"人圈"。

十月，特委曾作出恢复热南地区的决定，并再组织战役行动，虽曾打了几个胜仗，但热南的严重情势基本上仍未能改变。因群众大部分已进入"人圈"中，故我决定除坚持"无人区"原有工作外，将工作重点转入"人圈"，争取"人圈"群众；并决定大量开辟新区，在大量发展中求得站脚与生存。

现将各地区大概情况分别略述于后：

(一) 第 一 地 区

甲、长城以内

(1)丰滦密口里之部：这县大部地区在口里，东接承兴密，西为"无人区"，西南已伸入怀柔与南统和敌后接壤。山地、平原各半。全县土地近 2000 顷，人 10.6 万左右。几年来，人民逐渐贫穷化，地主尤甚，富农较好。沿长城线房屋已烧光，群众十九无饭吃，赖我救济与调剂生活。我征收大部依靠平地，一九四三年征收布置，粮 35 万斤，款 30 万元。

这县自一九四三年一月，我即取得对敌斗争的主动。首先是一至三月的政治攻势，部队积极击敌，并在反贪污浪费与摧毁大编乡中整理村政权，同时检查与惩治了坏蛋。因此，小股敌伪不敢出动，汉奸活动减低。我各种工作已恢复，并向西南开辟了新区，干部活跃，群众情绪高涨。继而在春耕贷款、调剂山地与反敌伪摊派及对敌食粮斗争中，进一步团结了广大群众。入夏以后，敌连对我山地进攻。经我严重打击，敌伪恐慌，撤销小据点，合并大据点。我乘机开辟平原，巩固山地。部队在平地积极击敌，使其不敢出来掠索。平地敌伪被迫取守势，但加强欺骗宣传与特务工作。保青①斗争亦获胜利，民兵全部参加了，在斗争中提高了人民的斗争情绪与认识。

党的工作，各区强弱不同，现共有党员 430 人。政权工作，区、

---

① 即反对敌人铲庄稼，保护青苗的斗争。

村成立了代表会，在有工作基础处，已进行减租减息及合理负担，基本群众高兴，部分上层反对，斗争很激烈，我采取调解态度。自卫军及民兵工作，山地较健全，并有模范游击小组，很起作用。有一半地区已开始组织了群众团体。

全县据点共 23 个，敌伪近 2000 人（敌占 1/10），大部为满洲队，活动不积极。五区队（两个连）在这县活动。这县是县委会与县政府。

（2）平三蓟：西抵顺义境白河东岸及通州东 20 里处与敌区接壤，西南已连接第五地区玉蓟宝，东是蓟县"蚕食"区，北接承兴密口里之部，包括平谷、三河全部及蓟县一部。顺义地区（尚有怀柔 10 余村）为今夏新开辟者，党民及村政工作都未开始，上层及伪军伪组织对我关系尚好。我已能征收，小部队能活动。香亦曾有我活动。但早已退出。现敌在香河之边境筑一封锁线。

平谷全境，我工作已有相当基础，特别是北部山地，有些地方民房虽已烧光，但群众仍皆在山上坚持，民兵斗争已开展起来。这是一地区地[的]基本区，人物力的主要来源。二区队在这里经常活动。①

（3）承兴密口里之部：大小黄崖以西，潮河以东，西接丰滦密，南接平三蓟。这是第一地区领导机关与部队活动的中心，各种工作基础不强，地区仅一窄条，东、北面皆"无人区"，很为孤立。组织形式是工委与县政府。

（4）蓟遵兴口里之部：遵化县城以西、马兰峪以南一带，东接第二区承青遵口里之部，西接平三蓟，南接第五地区遵化县办事处。这块地区自去年秋后情况逐渐逆转，但地方党始终坚持未退，青纱帐时，工作又大致恢复。现六区队隐蔽活动于该地。西越被"蚕食"的蓟县平地，达蓟县东北及北部山地，东北山地敌划成很多"无住地带"，群众多被集到敌经常活动之村或据点。北部山地是"无人

① 这些地区也都是"无人区"。

区”，这里据点很多，部队活动困难，地方工作仍在极端艰苦与残酷中一块一块的坚持着(如马伸桥西北及下营以北山地)。与平原衔接的山边，有沟堡封锁着，敌亦较多，防我下平原。这县组织上是县委与县政府。

乙、长城以外

(1)丰滦密口外之部：东西完全是“无人区”，西隔大块“无人区”到平北，北部因“部落”被敌统治较严，未能突破。这里情况和前所述“无人区”总的情形大致相同，此外无什么工作。仅白马关以西及西南一块有 1 个区，我并争取了 10 余个“部落”，可找他们开会。

(2)承兴密口外之部：西为“无人区”，东接蓟遵兴口外之部，北与滦平、隆化敌区接壤，包括兴隆大部，东北包括承德一部。这里绝大部是“无人区”，以雾灵山周围为最严重，靠西情况较好，有民兵组织，经常打击敌人。

(3)蓟遵兴口外之部：西与北接承兴密，东接第二地区承青遵口外之部。情况与承兴密大致相同，但马兰峪附近部落较好，可驻部队。

(二) 第 二 地 区

甲、长城以内

(1)丰滦迁：东隔滦河接第三地区迁卢抚昌，南接第四地区滦卢，西接第五地区遵化及丰玉遵，北隔滦河接本地区迁青平。全县大部为山地，西南角及靠东一带有平原，西及南部左家坞、丰润城、唐山、榛子镇附近地方相当丰富。这是第二地区人力物力财力的主要源泉，也是整个冀热边活动的中心。

这县是冀热边最老的地区，四、五次“治强”以后至今年青纱帐前，斗争异常尖锐与残酷：沟堡据点纵横林立；北部靠滦河一带，敌组织了反动伙会；丰润以南唐山以北一带之平原，在敌“蚕食”下，我工作几乎退出；西部左家坞附近之工作则被迫转入隐蔽；中部山地则被烧房、集家。至青纱帐，我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在本县积

极出击，不断攻克碉堡，情况始见好转，群众情绪大为高涨。青纱帐后，敌伪据点、碉堡又自动撤退一部。于是，在这县中部山地又出现了一块很大的空隙。现这县环境相当平稳，只西北角尚有 10 余村伙会未恢复。再有，靠丰润县城附近，有 20 余村伙会尚对我采取亲日两面态度。

这县在工作基础上是非常不平衡的，有的地方非常进步，有的地方则很落后，但总起来说，各种工作都正在向前进展着。党的工作，大部分在整理阶段，个别地方在发展中。党〈员〉的成分不甚好，中农占多数。因此，基本群众在斗争中有时比党员还显得积极。村政权有的是村政委员会，有的还保持着武装班长、办事员制度，与乡保长联合办事，有的仅是乡保长。现在，有些地方正在反贪污浪费斗争中发动基本群众改造村政权。大部地区都施行着合理负担，只是办法不一致。民兵新组织，因无枪，且山地环境较平稳，故斗争显得不甚尖锐。这县有基干队伍五六十人。群众工作，有的地方还坚持着过去的报国会，无其他组织。群众情绪现在很好，只是不如从前热闹了。

现敌在这县，对付山地与平地的办法不同。对山地，是平时无动作，而于一定时期集中兵力进行"扫荡"或机动的进行合击；对平地，则是小股敌伪特务经常活动。我主力一部在这县活动，屡次痛创合击、"扫荡"之敌。

这县的组织，是县委与县政府，本地干部多，且广布于三、四两地区。

(2)承青遵口里之部：洒河桥以西，东隔滦河接本地区迁青平，南以遵化至三屯营公路为界，接第五地区遵化办事处，西以遵化城为界，接第一地区蓟遵兴。大部为山地，遵城东南一带是平地。

五次"治强"后，这地区成了伪治安军的据点与碉堡群，南北壕沟两条，靠长城被造成"无人区"，其余山地亦统被烧房、"集家"。平地在敌"蚕食"下，村干多投降自首，我工作差不多全部退出。至青纱帐时期，敌伪据点、碉堡撤退一部，我工作又进去了。

现全境皆能征收，党已整理出来，只是在遵城东南平地及围城附近一带，汉奸组织较强，小股敌伪活动频繁，我部队很少去，因之我们秘密活动。抗日制度尚未完全恢复起来。三屯营附近敌之汉奸、特务工作亦较强。至于长城与壕沟之间的“无人区”，则是我工作人员向南突击的阵地。但因房子太少，部队仅能作为转移站脚处，长期活动则困难。洪山口里一带较好，我主力一部有时在这〈一〉带活动。

(3)迁青平口里之部：东以迁安至建昌营公路为界，接第三地区迁卢抚昌，南隔滦河接丰滦迁，西隔滦河接青遵。全境皆山地，只东南与迁卢抚昌接合部有一带平原。山地过穷，大部群众常年闹饥荒，几年来在敌严重摧毁下尤甚。这县粮食不能自给自足，粮荒是这县的重要问题。

五次“治强”中，靠长城山地民房大部被烧毁，但西半部喜峰口以内一带群众，全部在原地搭窝铺坚持未动。这一带据点稀少，空隙较大，敌伪不经常活动。因此，我领导机关及各部门自春起即以这〈一〉带为根据地。青纱帐倒后，敌以重兵对这〈一〉带举行一次残酷“扫荡”，口外关东军同时配合，烧杀抢掠，异常疯狂，靠长城一带尤惨。但“扫荡”后，沿滦河北岸自罗屯以西之敌伪据点、碉堡皆撤退，周围伙会村统恢复了工作，于是空隙愈大，环境愈趋平稳了。

但罗屯东北，敌沟堡尚存在，尚有20余个伙会村未恢复(我工作已逐渐打进去了)。此伙会区以北与长城之间，为一窄长“无人区”，是由这县中心通东南地的孔道。现东南平地敌伪特务活动比较疯狂。喜峰口内长城沿线一带，自秋季“扫荡”后，群众情绪有些低落，现敌在这一带正积极布置密探、汉奸工作。

……

乙、长城以外

(1)承青遵口外之部：西接第一地区蓟遵兴，东接本地区迁青平，北抵白河川接敌区(白河川曾有我工作，后因我下面同志作风不好及执行政策上有毛病，已被迫退出来了)，东北越锦热铁路，可

达承平宁，包括承德及青龙各一部，滦河从这县东部穿过。

一年以来，敌我在这地区的斗争是非常紧张、残酷的。全境房屋皆烧光，但敌仍不断集结重兵，进行严重的“扫荡”、搜索，由青纱帐到现在从未稍停。至于群众的斗争则各地不同，以黑河川、五指山以西一带为最好，群众除被抓走的与一些富户外，全未入“圈”；各种工作，也比较有了基础；在反“集家”斗争中，党起了相当作用；敌保甲制度，由“集家”已自行破坏，我重新划村，成立了行政委员会，但每经一次“扫荡”之后，因为打游击，住址的大量迁移，原有的支部组织与村的划分完全紊乱，须重新找关系进行整理；民兵已起作用，已能和敌人作战；有农会组织，并在减租运动中很起作用。黄花川一带的情形，次于黑河川。洒河川以南至长城之间，则差不多完全垮了。以上是滦河以西各地情形，一共保持了 2000 户群众未进“人圈”。这里情况有个特点，即“人圈”工作比较的好，半数“人圈”有我工作，“圈”内外群众的相互关系亦好。至于滦河以东青、瀑两川，则因我同志在执行破坏“人圈”工作上过于机械，促成了“人圈”与我对立，并与“圈”外坚持的群众对立。现青、瀑两川周围有 10 余个“人圈”敌已发枪，对我仇视很深。同时，敌对这一带的摧残亦相当残酷，杀人很多，铲青很重，群众与我干部正在与敌斗争中都病倒了，因此，保住了 100 左右户群众未入“圈”。今后的工作与斗争，也将比滦河西更为困难与残酷些。

山沟庄稼，因敌疯狂铲青，大部被毁。大川庄稼则多是“人圈”中群众种的，但“圈”外坚持的群众，并不很感到粮食的缺乏。粮食在这地方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人圈”工作。我对“人圈”有征收，对“圈”外群众则无。其余情况，已见前面所述。

这县有县基干队一。县的组织形式是工委与县政府。

(2)迁青平口外之部：西接承青遵，东以冷口至汤道河公路为界，接第三地区凌青绥，北起锦热铁路，达本地区承平宁，包括青龙及平泉各一部，都山在这县的东北部。

全境统被烧房、“集家”，一个区仅剩几十个群众和几个村干和

我在“圈”外共同坚持，其余多进了“人圈”。但这地区“人圈”中群众与我关系尚好。我有“人圈”工作，可召集开会，大部依靠“人圈”做工作。一般“人圈”我能征收，有些“人圈”可驻部队，有些“人圈”还有党的组织。有些“人圈”敌亦已发枪，但因凌青绥我部队没收反动“人圈”枪支的影响，有些“人圈”的枪，敌又收回去了。

都山周围最残酷，差不多没有人了。都山东北一带，因当中相隔的“无人区”太长，我无法突击过去，因而工作退了出来。与凌青绥接合部，因敌特务工作较强，也垮台了。

(3)承平宁：这县是冀热边极北突出地带，东西北三面皆敌区，南隔锦热铁路接迁青平，东南越铁路通过百多里敌区，可抵第三地区凌青绥。目前，若按我可以活动的地区来说，非常辽阔：北达围场东北之老府，西至隆化附近，东已越过叶柏寿至赤峰之铁路。有我工作的区域亦已不小，南北及东西皆180余里，位于凌源、平泉、承德、隆化、宁城之间。全境产粮很富，今年尤为丰收，只是缺乏食盐和布匹。

去年五月，我工作进入之时，这县敌伪兵力很小，环境很平稳，我隐蔽的工作活动很是顺利。至新年前后，因主力一部在这里连打了几个仗，遂引起敌之注意，敌开始集结兵力进行“扫荡”、“集家”，环境遂转入紧张。直至今年五月，紧张程度从未稍减。五月间，我主力在这里又打了个胜仗，敌伪活动始稍趋缓和，但仍不断以光头山为中心进行“扫荡”、抓人、铲青。继续完成“集家”。我则一面领导群众进行反“集家”与“保青”斗争，积极建设各种工作，一面向东积极开辟。入秋以后，敌又继续增强兵力，向我进攻。现西部南半段已成“无人区”，敌摧残的严重，活动亦疯狂，我部队不易久站；北半部情况较缓和；南部靠铁道处，我隐蔽活动；东部虽属新区，因已暴露，亦很紧张。

各种工作以西部较有基础。这里的行政村及个别“人圈”已有了些党的组织，党员很忠实，在工作中还起作用，只是基本认识上差，数量很小，仅30余人，发展的也不平衡。政权工作大部是在敌

人的甲牌系统中建立我们的副甲牌长，彼此联合办事；被“集家”处建立了单一政权（村政委员会）；新区多为完全利用甲牌长。全县大部皆有粮款等征收工作，但对被敌烧毁最惨之“集家”区施行免征。每区有区基干队30余人，西部有民兵组织，在反“集家”、破“圈”及“保青”斗争中作用很大。有农会，“人圈”中有秘密农会小组，会员占80%，参加者抗日非常积极。只是有这些工作建设的地区太小了。因我力量小，负隅建设，架不住敌人的摧残。所以，今后决定了大量向外发展的方针，细致的建设 放在次要的地位。“人圈”工作也比较有成绩，大部“人圈”都和我有关系，我着重掌握里面的甲牌长，布置进我们的人与他们联合办事。对敌灵活运用两面政策，使“圈”内自卫团、挺身队等伪武装组织转变为给我站岗放哨，一般“人圈”我多能住，并能征收。今后，加强“人圈”工作亦是全部工作中一个重要点。此外，这县有几个比较新鲜的问题：第一是蒙旗问题。今天我已开始接触了蒙旗地区。敌曾竭力挑拨蒙汉关系，并进行欺骗、麻痹、笼络，这并不能否定了它对蒙民的压迫。因此，除个别的上层亲日外，大部蒙民对敌并无好感，相反，对我则亦欢迎。我已决定，今后要注意蒙旗工作，团结其上层组织，其下层，争取其同情并进一步参加抗日。第二是红枪会、青洪帮等封建迷信团体问题。这些团体在这县内很多。因敌在这里的统治过去已建立起来，所以这些团体曾是非法的与秘密的。我开始进入这县时，经过他们的关系很多。特别是红枪会，抗日非常积极，一部已编为基干队，有些会员已参加了地方工作。我们今后决定了要继续争取与掌握这些力量，使成为抗日力量，并逐渐加强教育，转变其思想。现敌已开始与我争夺这些力量，并组织了反动的黄枪会等。

全县敌伪3000余人，伪军占多数，其中大部是伪满国兵，组织比较严密。此外，则〈是〉讨伐队、特务队、老头队、警察队等，名目繁多。现敌除继续疯狂“扫荡”、“集家”，配合特务工作，摧毁我中心区外，并在周围加强封锁，在锦热铁路沿线，则增加据点、碉堡，欲切断我与基本区的联系。在宁城南，则驻屯重兵，加强“人圈”统治。赤

峰西南，则强化特务工作，以防我向北及东北发展。我三区队（两个连）在这县活动。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突过层层的封锁，继续向伪满的心脏挺进。

这县的组织形式是工委与办事处。

（三）第 三 地 区

甲、长城以内（略）

乙、长城以外

凌青绥：南界长城，接临抚昌与迁卢抚昌，西以冷口至汤道河公路为界，接第二地区迁青平，东抵绥中县境，距奉山铁路 30 里左右，北入凌源县境。敌在奉山铁路左侧及凌源城南，事先即强迫居民全部向东向北迁移，造成 30 里“无人区”，对我绝缘，防我向东向北伸展。这虽给我〈造成〉一些障碍，但我小部队向北现已越过凌源城，并能依个别关系不时活动于锦热铁路以北进入朝阳县境。西北越铁路可达第二地区承平宁，当中尚有 100 多里生区，但部队已穿过数次了。

初开辟时，我根据群众要求没打仗，以求隐蔽发展。但敌这时却是麻痹我，以便对我进行侦察了解工作。至二月，敌即增加兵力，举行“扫荡”，地方伪军亦坏转，汉奸、特务活动疯狂。我部队退进口里，敌即烧房、“集家”，群众情绪低落，我地方工作逐渐难于坚持。五月战役开始后，部队出口，积极打仗，予敌以严重打击，停止了敌之“集家”、烧房行动，群众情绪沸腾，已修成之“人圈”多拆毁，已入“圈”之群众多逃出，地区情况大为好转。我遂抓紧时机，进行巩固地区工作，开始发展党〈员〉，建立甲（村）行政委员会，成立县区游击队，分区更有游击小组，基本群众参军非常踊跃。群众工作，以人民自卫军为中心组织，在站岗放哨等工作上很起作用，另外无其他组织。这时，我继续与敌之“人圈”政策作斗争，彼修我毁（但终有一部分修成，个别的并已发枪，当时多和我保持两面关系）。同时，我继续向外开辟。当时，东与北两面敌预造之“无人区”防我伸展处，

敌伪兵力并不大，且很恐惧我，该地群众亦不愿从敌而倾向我，“人圈”大部可住，生区亦要求我过去。直至九月，情况始又转紧张，敌增兵“扫荡”并配合特务工作。西部接迁青平处，我工作首先被摧垮；东部我工作较有基础，但房屋全被烧光。十月，我再组织战役行动，打了几个较大的胜仗，没收了一些反动“人圈”的枪支，但敌伪疯狂仍未被制止。现我工作未垮处，大部已成“无人区”，敌在这里见人即杀，但坚持的群众仍很多，情绪亦因战斗影响，异常兴奋，要求武装斗争情绪很高。这里粮尚足，群众搭的窝铺很多，部队活动尚不困难，只是群众衣服特别缺乏，我进行募集寒衣。

这县在口外范围来说，比较富，产粮很多。我已进行征收工作，有免征点。敌伪捐税、摊派，榨取很重，加以组合配给等等掠夺、统制，贫农已陆续变为佃农及劳工，中农降为贫农，地主降为富农。同时，在敌黑暗政治及毒化政策下，地痞、流氓、烟鬼大增，“密输贩”亦很多，但和我关系很好，对我开辟地区上帮助很大。

这县敌伪兵力足，敌为核心，伪满国兵为主力，地方伪军与民团为配合，总计伪军占多数，和我关系不好，伪满国兵尤甚；特务系统很多，工作亦深入。我第七区队（县基干队亦编入）及十二团一部经常在这县活动，斗争相当艰苦。

这县的组织形式是工委与办事处，本地干部不多。

（四） 第四地区（略）

（五） 第五地区（略）

（存中央档案馆）

中共冀热边特委关于热南地区一年以来敌我斗争的总结[1]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

热南地区由于环境残酷，地区辽阔，交通不便，上下联络不密切，非常缺乏具体材料，尤其是统计数字。目前只能就一般情形略述如后：

（一）满洲敌伪"集家"政策：满洲敌伪异常重视热河"边防"，自去年一月起，即用大力摧毁热南地区，取对付东北义勇军的经验，变本加厉对付我们。其基本方法为"集家"政策，彻底摧毁我活动地区与外部边缘，迫我不能站脚，并拒绝我向外发展道路。军事上的"扫荡"清剿，政治上的诱降自首及经济上的掠夺统制兼施并用。其具体办法是集中兵力，连续进行毁灭性"扫荡"，残暴的烧杀抢掠，造成无人、无衣、无粮、无房，威迫群众进入"人圈"。同时，增设据点，修筑公路，将坚持山沟人民继续清剿剔抉，配合以特务活动，其汉奸进行诱降自首，采取各种引诱方法（如对路北人民不烧不杀不再抢掠，并在组合配给上给以一些经济利益）。其"集家"步骤，从山边"集家"，结成小"圈"；再集小"圈"而并大"圈"，逐渐在"圈"内建立伪组织机构，加紧统治，强化特务工作，并发枪支，组织反动武装，参加者并发给物资优待，种种阴谋毒辣办法不一。

（二）热南地区目前情况：敌"集家"政策已成功，造成了大块"无人区"，西迄丰〈滦〉密，东至山海关，南自长城，北抵锦热路，锦热路北围场边境方圆 30 万平方公里之山地，绝大部分已被摧毁成无人、无粮、无房，可供我活动之阵地已缩得很小。同时，敌伪疯狂活动不减，特务工作更加深入。已"集家"地区我部队已经退出，地

---

① 此件由原冀热区党委书记李运昌提供并审定。

方工作亦难坚持，个别亦已退出，群众大都暂屈服于敌，进入路北，一部逃到口里，山沟非常极少数。一部“人圈”已发枪组成反动武装群众，有的人与我隔断，且很反动。我在“人圈”中尚 未展开工作。个别地区因工作较有基础（如五指山西），武装斗争较积极（义院口外）尚有一部群众与我共同坚持（五指山西有 1000 余户），但阵地日渐缩小，斗争已陷入异常孤立与艰苦的境地。只路北承平宁北部巴里罕以北、黄土梁以东未“集家”，但环境亦逐渐紧张，该县同志与第三区队已伸[深]入赤峰、朝阳境内，开辟广大新区，并打〈了〉几个胜仗，解决了布匹、武器等困难。

（三）反“集家”斗争失败原因的检讨：

A、满洲敌伪已具有最大牺牲决心巩固热河边防，不惜断臂绝瘤的办法施行“集家”，使我与人民及敌区绝缘。

B、满洲敌伪残暴，后备力量强大，几次战役行动都证明这点。无论打了多大胜仗，不但不能给敌伪以相当镇压，反而刺激其以更大兵力对我。

C、未能很好掌握住对敌斗争形势，未及时转变政策，未能灵活的[地]对敌退却或进攻。上面工作布置因下面干部弱，未能及时彻底执行，如有的地区，当敌开始“集家”时，不与敌展开必要的斗争，而一味退却，至无可再退，则被迫与敌拚命苦斗，消耗了力量。又如有的地区敌“集家”已成，拆毁“人圈”已不可能，徒惹群众反感，徒然使群众遭受损失，但我仍坚持机械拆“圈”斗争，不知在表面上对敌退却，而将工作隐蔽[地]转入“人圈”，个别吸取，甚至敌视“圈”内群众，因之脱离了群众，转移为对群众仇敌[视]方向，造成“圈”中群众与我之对立。未能及时发动与开展民兵斗争，武装斗争不积极，群众反“集家”斗争未很好以小部队配合，部队活动不普遍。如有些地方群众因长期见不到部队而失望。这些弱点，除个别地区外，非常普遍。群众不发动起来，民兵斗争不开展起来，没有主力配合，则难以抵抗敌人的狂暴的摧残。事实证明，群众工作与民兵斗争较强、部队活动积极的地区（如五指山西，义院口外），虽已

异常孤立，〈但〉至今仍能与敌坚持苦斗。

D、口外干部因分散活动，远离领导，以致生活腐化，男女关系不清，官僚作风等现象，工作受到影响。

（四）今后工作方针：热南形势好坏，对整个冀热边有很大关系。坚持热南地区成为口里的回旋阵地，意义很大，否则热南一垮，不但使口里丧失了回旋阵地，且将使满洲敌伪进一步向南压缩，给我冀热边游击战争的坚持以很大危险。但目前想在热南建设巩固根据地是不可能的，以一、二战役恢复热南原有形势亦不易。若在原有地区与敌煎熬苦斗，除使我力量继续削弱外，更不会有好结果。但敌人因兵力的限制，却没有以武力控制全满的力量，前线虽紧，后防则松，我继续深入敌后的敌后，扩大新的游击区，向外牵引之，俟原有地区斗争缓和后，相机恢复很有可能。几年以来冀热边生存发展的规律，一再的证明了这一点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对热南工作，决定积极向敌后深入，开辟新的游击区，坚持山沟工作，隐蔽进行"人圈"工作的三位一体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决定，是依据：A、愈深入敌后，敌兵力愈小，敌不可能随着我游击区的扩大无限度的"集家"。B、敌"集家"政策与人民生活是矛盾的，人民不能离开土地。10余年敌对伪满的经济统制，给人民莫大痛苦，战争末期，掠夺日甚。同时，我党我军已有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人民之解放希望寄托于我们。因此，我们占着政治优势，尤其是民族优势。C、我们在口外仍有相当力量。有一部地方干部、地方武装和民兵，他们已熟悉了地理人情，部分的与人民发生了血肉关系，他们已经积累了开辟满洲地区的经验。尤其是承平宁等四、三区队①，敌人并未封锁住他们，相反则开辟了广大的地区。他们已能自力更生，创造了生动的榜样，给其他开辟者以很大鼓励，对深入敌后之敌后的方针，从实践上证明了是完全可能的。

（五）各种具体工作的布置：自从去年冬季以后，我们对口外工

① 当时在承平宁活动的是三区队，没有四区队。

作则依据上述方针，分别做了具体布置。分述如下：

A、向敌后发展：主要是东北方向，承□平〈宁〉与三区队继续向赤峰、朝阳突击，路南、凌青绥与七区队向锦州、朝阳、义县方向突击，沿锦热路北平行发展，组织武装工作队，作为前卫突击，团结东北抗日积极分子，建立秘密抗日救亡会，广泛进行统战，用各种社会关系（密输犯、烟犯、青洪帮、红枪会等）建立暗的工作，由点而小块，由小块而连成大块游击根据地。西部派出必要人员向滦平、隆化隐蔽活动，与承平宁打通。中部承德、兴隆以南，因原有地区北部工作弱，敌人统治严密，暂无法向外突出。

B、必须坚持原有山沟工作，因若失掉这个回旋区，对部队生存关系很大。这里是连接路北桥梁地带，这里如不坚持，则路北工作受到影响甚大。为了便于坚持，我们在表面上进行有计划的退却，分散山沟人民（五指山西），春耕后使老弱〈陆〉续转入我无工作的"人圈"，并使之从暗中开展"人圈"工作。这样退却了，在山沟中保持一定数目的青壮年，以便部队转移到那里时，作为带道、送信、联络的人，准备必要的粮食、窝铺、窑洞、帐篷、雨具、锅灶，以备部队转移之用。对所有在山沟坚持的村干部及青壮年，完全使之民兵化，关心解决其困难，加强对他们的维系与鼓励，注意对之进行教育，在其中培养提拔干部，作为开辟新区与将来重建山地之资本。

C、目前敌"集家"已成功，一部"人圈"已形成武装力量。我在"人圈"周围已失掉阵地，继续强令"人圈"群众搬回山沟，已不是办法。干部中敌 视"圈"内人民的观念，不把"人圈"看成据点而看成敌人统治的大村，开展"人圈"内部工作，对"圈"内秘密普遍建立友谊关系，注意争取部落长，给"圈"内人民以相当保证，原谅他们支应敌伪的苦衷，关心他们的痛苦，帮助解〈决〉他们的困难，与他们建立经济上的关系，保证他们走私、贩布、运粮、放牛羊等，保护"圈"内人民回家种地，使之逐渐了解我们，争取其意[转]向我们，消除其对我恐怖及"圈"内外人民对立现象。"圈"内工作要隐蔽进行，利用各种机会建立短小精干之抗日和党的组织。照顾"圈"内人

民应敌困难，其应敌方法，领导其与敌进行合法、非法的斗争，掌握两面政策，争取为抗日的两面派，不做过高要求，传达我意见，供给我情报、资财，使〈我〉工作〈人〉员能在内隐蔽工作，部队能隐蔽住即可。不开大会，以便长期埋伏工作，同时抓紧一些敌之残暴事实，进行宣传，激起仇敌情绪，准备有利时机到来，组织"人圈"暴动。在可能条件下，组织游击小组，进行"圈"内锄奸工作，铲除死心亲日分子。对个别坏的"人圈"，在有把握条件下解除其武装，对坏的首领，在广大人民要求下给以处置。打击坏的上层，争取下层，提高下层抗日积极性，但一般则采取宽大政策。靠近我游击根据地边缘的"人圈"，如工作成熟，即解除其武装。

D、口外山地春耕是个重要问题，在敌人残暴掠夺摧毁下，人民即已开始□开饥荒，"圈"内人民，尤其我们决定进行春耕斗争[①]，在山地广泛发动春耕运动，宣传春耕重要意义，说明不春耕即不能生存，进行必要的组织工作，组织人民劳动力，号召逃亡人民及"圈"内人民回家种地(凌青绥逃到口里人民，现已回去2/3)，发动"圈"内人民向伪组织要求回家种地的合法斗争，与山地人民的春耕运动配合起来，即便要求进行不一致，也可增加人民对敌仇恨。政府帮助解决种子、农具等困难，发补农贷，机关、部队人员要帮助部队[人民]春耕，参加劳动，武装部队及民兵要掩护、警戒，防止对"圈"内回家种地的人民的歧视，尽量帮助他们破除隔阂。

E、组织形式与武装活动问题。根据口外具体情况，实行一元化的领导，采取武装工作队的组织形式(都山与五龙山之间)，并仍可使每个干部都得到少数武装指挥，以减少损失，又可因集结活动消除苦恼，防止发生堕落、腐化、悲观失望情绪。至于武装活动，不论在原有地区及新开辟地区，皆采取小型队伍分散积极活动方式。这样，可减少军事目标，使敌人找不到一定痕迹，以小的兵力无法对付我们，集中大的兵力，消耗巨重，找不到目标。以免大队伍活动

① 原文如此。

时在隐蔽上、在食宿问题上发生大困难与损失。

冀热边特委

（选自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长城线上无人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82～87 页）

冀东李政委关于关外敌制造“无人区”及“人圈”统治概况的报告①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冀东概况：

关外：工作开始于一九四一年，先派工作人员熟悉人情地理，继以小部队进行活动，对该区人民不给予负担，且解放该区人民的痛苦，如火柴、油、盐等都带去。因此，群众对我影响[印象]甚好（如半壁山）。由于以后工作方式未能适应时机转变，冀东“扫荡”时，部队转到口外活动，给敌人刺激甚大，于是实行“集家”。

一九四二年春敌人即计划实行大规模的“集家并村”（“人圈”），建立“集团部落”。实行步骤：（一）调查地区（我工作深入程度）人情，“集团部落”的位置，随即进行宣传，如“集团部落”的美满生活。（二）集中后，进行思想上的统治，肃清抗日思想，将所谓思想不良及不能解决生活问题者向东北实行劳工移民。

反“集家”斗争：在开始时，领导人民不给敌修“人圈”，并宣传到“集团部落”后就不能种地，到“人圈”后就会被抓去当兵。这样，敌和平“集家”失败，即实行武装“集家”，在广大山地进行“扫荡”、烧杀，将群众拉到“集团部落”，把家具也搬去，山地中群众因此分化动摇，但基本上是不愿去。到“人圈”去的大部系上层的。同时，敌尽力使“人圈”内的人与山地的人对立起来，如“扫荡”时使“人圈”的人抢夺山地人民的东西；另又对山地人民实行诱惑，如配给（一九四二年冬、一九四三年春）。此时，我没有掌握和解决“人圈”与山地人民之矛盾和对立，相反的，拆“人圈”时山地人民又去抢他们的，使矛盾日深。

① 此件由原冀热边区党委书记李运昌提供并审定。

敌“集家”基本上成功。敌利用这个矛盾，在“人圈”中实行武装自卫。由此，“人圈”与山地更为疏远，并宣传八路军被消灭。人民情绪很低。一九四一年以来，更对山地实行割青(主要是大川)，企图断绝山地人民生活。今年(一九四四年)，敌又实行引诱。我使山地人民都变成民兵，但缺枪支、物资，生活甚苦。

敌对“人圈”统治情形：

设部落长一，负行政事务责。下设甲长、牌长。另有协和会组织，领导地方武装(自卫团、巡防队)和公开、秘密的特务。自卫团50人。另组青年、老年、妇女、儿童集队，并组织“挺身队”(选青壮年中积极的)配合对我“扫荡”，使乡团任巡逻、放哨。

经常实行“检举”，使人民与伪组织建立关系，且保生命财产的安全。因此，群众抗日情绪甚低。

在“人圈”内并设一小“人圈”，将在思想上有嫌疑的分子放在里面监视着。

在山地中如发现我部队踪迹即大烧杀，并对山地老百姓说：“因为八路军到此，我们才到此烧杀。”同时，每次必作假战果，

原“人圈”人民与刚到“人圈”人民不融洽，并采取监视态度，水、碾子、火柴均甚困难，原“人圈”人民可以随意欺负新来的人，外出亦不能随意，否则会被指为“通八路”。

整个“人圈”人民对敌伪同样是矛盾的。敌伪甚残暴，花销甚大，每日每家即须化[花]费 2 元。

山沟人民情形(“无人区”)：

滦河以西：南天门、神仙胡洞、王宝窑及五指山周围区有 1500 余户，因山势崎岖，树木丛多，兴隆以西亦有人。

滦河以东人民不敢见敌，亦不敢见我们。长城以外“无人区”人民一律与敌无关系，惟人口已甚稀少，否则可以成为根据地(原在我统计区域内者五、六十万，到“人圈”已达 90%，多集于兴蓟公路至承德、兴隆以西之公路，半壁山、沙[洒]河川等向东流之河流)。

“人圈”多与我们有关系，如喜峰口至平泉路以东。“人圈”地区

多系产粮地区。敌人兵力配备沿长城线较强，敌人较多，在纵深则差，愈往内愈差。沿第一线无坚固工事。据点最近者10余里，最远几十里。

口外工作缺点：

1、关心与解决人民生活困难不够，土地多控制在大地主手里，对改善佃农生活、减租减息没有很好注意，只注意联络上层，所以没有雄厚的群众基础。

2、武装工作没有培养本地地方武装，部队进去后反将仅有之地方武装吞并，所以部队一走，该地区就没有武装。部队入口后就不愿出口外，因此，放弃了许多有利时机，未开辟工作。在反"集家"斗争中，没有及时转变工作，注意到"人圈"中去打下工作基础。敌人武装"人圈"时，我们没有把它变成为抗日的两面，因此，使"人圈"逐渐与我们疏远。

3、一般同志对口外阵地重视不够，部队往往不愿到口外活动（如九区队，着其到喜峰口北活动半月，但3天即回），因口外物资条件较困难。

口外敌后备力量大，如讨伐一地区，各省部队轮番到来作战，对人民以残暴的烧杀，以致工作无法建立。

恢复口外工作的有利条件：

1、"人圈"内人民的土地多在"圈"外，欲收割粮食必须与我们联系，并要求我们全部解除整个地区的"人圈"武装。当敌割青时，常写信来要我部队去救命。

2、山沟与"人圈"对立与仇视，今天只系个别现象，同时，"人圈"人民对敌仍是仇视的，所以，我们应给予经济上的帮助。武装应解除之，是争取抗日两面的主要条件。抓住敌每一残暴行为进行宣传，扩大我之政治影响。

3、对山沟"无人区"，应认真解决人民的经济困难，如布匹、棉花。同时，使青壮年全体民兵化（以"人圈"武装发给他们），多予手榴弹、地雷等，并提拔当地干部坚持口外工作甚为重要。

4、口外为产粮区，敌对粮食亦未统制，可积存起来以作必须时之需。口外人民进口者，要多给予帮助，解决困难，训练他们，必要时可派回去坚持阵地。

地区开辟情形：

都山以西：一九四一年八、九月大量开辟(滦河东西组成长城工作团)。一九四〇年开辟滦[河]北以东，再往东是一九四〇年[①]开辟。平泉地区是一九四一年冬突出的，开辟时据点甚少，工作进行甚顺利，差不多一年以后，都山西南一个区有四、五百党员。都山以北基础差。喜峰口西北，"集家"人口约十分之二、三，民兵组织了，并实行了合理负担。去年，敌割青，被打退。喜峰口东"人圈"密，敌每日必出动，人民生活痛苦，多伪军，但消息灵通。喜峰口以东，都山以南，沿长城内外 10 里为最穷，出此 10 里即较好(一九四二年敌开始"集家")。去年，口内粮食二、三元 1 斤，平泉地区为 2 毛，粮食不困难。

(选自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长城线上无人区》，河北人民出版社，1933 年版，第 90～94 页)

---

① 应为 1942 年。

中共冀热辽区委员会关于目前对敌斗争的决定①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

（一）目前敌我斗争形势

敌自口外"集家"完成，〈伪〉冀东特区成立，对我已开始了以口里山地"集家"为中心，与"蚕食""扫荡"奔袭合击相结合的总力战，"扫荡"奔袭合击已成经常性，敌之宪警特务伪组织，对我更加紧其各种破坏活动，最近划沿长城八县为"协定线"，大量开入伪满军（并有伪警察队、讨伐队），企图推行"集家"政策，扩大口里山地"无人区"，使冀东伪满化；并压迫我军离开山地，与平地敌不断向我奔袭合击，以达其最后消灭我军，摧毁我根据地之目的。目前敌我斗争形势已进入非常严重局面，我全体同志，必须作足够认识，并作应付此严重形势的顽强斗争。

造成此严重形势的原因，固然是由于我区对敌在战略上的特殊重要，特别目前敌为挽救其太平洋上失败形势，不得不拼命的[地]巩固其后方阵地。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由于我们对发展坚持口外游击战争、扩大热辽解放区，缺乏正确认识与信心，轻易退出阵地，使伪满军无后顾之忧，大量开入口里，在冀东则未广泛发动基本群众，军事上着重打大仗，对分散的游击战争未能广泛发动起来，爆炸与挖沟地道运动未开展，致使伪满□可能逐步内进，对平地敌之奔袭合击的□□予以有效的阻击。

目前形势虽极严重，但目前国际形势的发展，对敌更加不利，我们过去一年各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基本群众已初步发动，我军力量□大；加之伪满军入关，人地生疏，士气不振，战斗力不强，与华

① 此件由原冀热辽区区党委书记李运昌提供并审定。

北敌伪具有矛盾，这些都是我能争取胜利的有利条件。我们只要能彻底转变武装政策，克服单纯军事观点，广泛发动群众及群众游击战争，加强总力对敌，在斗争中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不但能战胜敌人企图，并能取得新的发展和胜利。

（二）当前对敌斗争的任务

为粉碎敌人这一新的阴谋，打破当前的严重形势，我们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坚决保卫基本区，粉碎敌之“集家”政策，恢复与开辟热辽工作，解放“人圈”人民，恢复被“蚕食”区，扩大新解放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推广沟道爆炸运动，阻止敌之奔袭合击，这就是当前紧急的对敌斗争任务。为实现此任务，确定方针如下：

甲、动员一切力量，打击瓦解与争取伪满军（警察队在内），粉碎敌之“集家”政策（把冀东变成满洲国的企图），保卫和巩固基本区。

1、在全党全军中作深入动员，认清这是目前全面对敌斗争的重要关键，特别是十四、十五、十六分区直接的严重战斗任务，必须趁伪满军立足未稳，给以坚决打击，提高军民斗争的信心与决心（打伪满军，军区另有布置）。

2. 军事斗争政治攻势相结合，对伪满军立即展开政治攻势，向人民宣传与揭发〈伪〉满军进口里“集家”是把冀东划归满洲国的开始，暴露敌人在口外“集家”及到口里来的一切残暴行为，掀起人民对日寇与伪满军的仇恨，反对把冀东变成伪满洲国的阴谋，对伪满军则以下列问题为中心进行宣传：东北沦亡后亡国惨痛；敌对东北人民的奴役；国际与太平洋战争形势；日寇死亡在即；伪满军在日寇驱使下入关送死；屠杀自己同胞之可耻；我党的主张与力量；战后新世界、新中国等。根据以上内容，印制各种宣传品，通过各种关系散发到他们手中。这一工作对于瓦解与争取他们，具有重大意义（各地应取消“满洲匪军”与“满洲国兵”的口号）。

3、我们对伪满军的政策，是打击与争取并用，打其弱点，打最

坏的，争取较好的使其不积极犯我，不坚决执行敌之任务，在有伪满军的地区，党政军民要一致对之进行争取与瓦解工作，沿长城线地委、县委应设专人或专门委员会，研究与推动这一工作。

正确执行优待教育与释放俘虏政策，对于进行伪满军工作与恢复开辟口外，具有重要作用，各级党委与各部队，必须认真执行。对伪满军俘虏，须对之进行教育，争取其参加我军或放回为我工作，并尽量从中培养出一批做伪军工作或开辟热辽工作的干部。

4、加强长城沿线的工作。斗争尖锐区，应即加强干部，彻底破坏这一带汽〈车〉路、电线，在可能"集家"区，加强游击队与民兵的组织与领导，大量准备地雷、石雷，挖道沟地道，迅速开展爆炸运动，并作坚壁清野之准备，降雪后要布置扫雪工作，扫道灭足迹。一旦"集家"开始，必须坚决领导人民作顽强不屈的斗争，不"集家"、无伪满军活动地区，必须积极进行对敌斗争，予以有力配合。

5、在领导上必须注意，随时掌握情况变化，确定工作重点、行动步骤，政策指导务要接受过去反"集家"斗争的教训，勿脱离群众，统一步调，避免各自为政现象。领导干部更要亲自指导，教育干部，在这一斗争中起模范作用，克服可能发生的怯敌恐惧、不坚决斗争与拼命冒险、单纯军事观点等倾向发生。

乙、解放"人圈"人民，恢复与开辟热辽工作，扩大冀热辽抗战根据地。

1、我在口外阵地之退出，主要是由于缺乏群众观点及在口外建立根据地的观念模糊，以致在武装斗争、发动群众、反"集家"斗争等政策上均有严重错误，以往这些经验，必须吸取。在干部中必须认识解放"人圈"，恢复开辟热辽，不仅是保卫基本区，解除口里严重局面的直接任务，更是解放东北同胞，建立收复东北前进阵地，扩大冀热辽大块根据地的光荣任务。因此，在干部与部队中，必须深入教育，要一切从解除这 里人民的痛苦，建立这里的根据地出发，要发扬艰苦作风，反对把口外看成口里的殖民地，单纯的回旋区，怕苦不愿去等错误思想。要研究与确定适合于这里的各种政

策，干部对此问题认识正确与否，是能否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关键。目前我在口外尚有小块阵地作依托，“集家”区敌之统治已较前缓和，有许多空隙可乘，只要干部在思想上对口外工作有正确认识，是能够完成任务的。

2、口外工作的方针：

a、要实事求是，不虚张声势、不过分刺激敌人的踏踏实实去作，除配合口里战役行动，破坏交通，袭扰据点外，一般的在我工作未打下相当基础时，不应随便破坏铁路、公路等，不作过早暴露我之企图。

b、恢复与开辟的方式，应以组织多数小型精干的武工队为主，辅之以派遣干部深入敌之深远后方，进行潜伏隐蔽建立秘密抗日工作据点的活动，在有利时机并要派主力活动。

c、对“人圈”政策，应团结人民抗日，摧毁消[削]弱与瓦解敌伪的统治，解除反动武装，但应根据群众觉悟程度，我之工作基础等，争取“人圈”成为抗日一面或抗日两面，或动员人民分散回山沟拆毁“人圈”等不同的方针。在目前我工作不强，群众觉悟不够，群众搬出“人圈”食住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一般应以争取“人圈”成为抗日一面或抗日两面为主。对“人圈”的反动武装必须解除，以之武装抗日基本群众，组织土生土长的游击队和民兵。

d、要消除“人圈”人民与山沟坚持群众的矛盾与互相杀害报复的现象，对群众作深入教育。

e、积极发动基本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培养地方干部，是开展与坚持口外工作的重要环节，对此必须抓紧。

f、打通口外口里的经济来往，以冀东的盐布日用品换口外的粮食，解决口外人民部队盐布日用品的困难，对于恢复开辟口外，极为重要。应组织口里口外群众的贸易运输小组，团结商贩，保护走私，边境出入口税卡，应即撤消[销]，必要时可建立人民武装“走私”队。

3、目前应即进行下列工作：

a、抽调得力干部。对口外熟悉的干部与战士，应决心调出，给以短期训练，训练内容为检讨口外工作，对口外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工作信心，各种政策与方式方法等。十四、十五、十六地委的武工队，至迟应于二月底以前派出去。其他地委应物色与利用各种关系与人才，特别选拔与口外有经商做事关系的抗日分子，组织工作组，或单个派遣出去开辟工作。对烟土客商亦当适当利用为我工作。

b、各地委、县委与担负口外工作的部队干部，应多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口外情况，在口外现有的阵地山沟，准备存储各种必要物资。

c、跨口外地区的县份，县区领导机关与干部，应尽量伸到口外去，对坚持口外工作有功的干部与部队，应予表扬。对到口外活动的干部与部队的困难，应确实予以解决。地委与县委在领导上与口外建立交通联系，多从工作上政治上予以帮助，克服过去把干部派出去就不管了不负责任的倾向。

丙、开展分散的群众的游击战、地道战，打击敌人奔袭合击，准备春季反"扫荡"，巩固基本区。

1、半年来由于我机关庞大，部队多集结活动，群众游击战、地雷战未能广泛开展，使敌之奔袭合击，未受到应有打击，我受的损失也最大。今后必须彻底转变军事政策，只有采取分散的广泛的群众游击战，方能有效地打击敌之企图。

2、发展群众游击战，目前除个别地区较好外，一般的尚停于空喊阶段，民兵组织多为形式。必须迅速克服这一弱点，各级党委武装部队必须切实认真的组织与领导这一工作。目前应即进行下列工作：

a、普遍挖沟（路南这一工作很有成绩）。在基本区有重点地挖地道、地洞（解冻前可先挖地道地洞，改造个别地区地形），县区村均可组织挖洞委员会，计划与推动这一工作，武装部门应吸取北岳、冀中经验，在技术上予以指导。由专署或县政府规定挖洞沟人

力经费负担办法(一般的由村款负担),在挖沟洞地道运动中,要与群众利益结合,使之了解便于跑反、掩藏物资,对己有利。在工作进行时,应力求有计划性与组织性,必须以广大群众力量来完成这一任务。

b、认真准备爆炸材料,训练爆炸干部,加强民兵工作,克服没新式武器不能活动的思想。要尽量使用旧武器,各产硝区要提倡制硝造火药等工业副业,官助民办,部队供给机关要尽量帮助各县区建立炸弹厂。

c、人民武装干部要以身作则,亲自替(?)率开展爆炸工作,订出民兵发展与训练计划,部队领导机关,要教育部队与带领民兵作战。

3、部队多作分散游击,克服某些干部只想打大仗,不愿打小仗,只愿集中不愿分散以及单纯军事观点等错误思想。

4、从质与量两方面加强县区游击队,原则上每县成立一个支队,每区一游击队,地委、县委与分区应加强对此工作的注意与领导。认真从主力中抽调干部与武器,使之真能成为坚持地区的基干武装。

5、军区成立后单位加多,各军政机关必须严格的彻底精简,机关工作要适合游击环境,切忌机械抄袭后方巩固区的机关作风与编制。非战斗人员与笨重物品尽量减少,机关干部应多分散工作,机关行动要加强侦察警戒,提高行军力,一切机关部队人员均应进行反奔袭合击突围教育。

丁、恢复被"蚕食"区,扩大新解放区。

十四分区除恢复开辟热南工作外,应恢复盘山前及加强顺义、通县、三河南部工作。十八分区,应积极开展武清,使与冀中区在工作上密切联系起来。开辟地区应以小型武工队为主要方式,对柳小五部应先从政治上打击瓦解之,在有利条件下相机以军事打击之,以期打开武清局面。其它各地区应加强落后区与据点内及其周围的工作。

各级党委接到这一决定后，应即讨论，根据自己地区情况，具体布置执行。各地委并将讨论布置情形，迅速报区党委。

（选自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长城线上无人区》，河北人民出版，1993 年版，第 94～100 页）

关于热辽工作的初步总结意见与恢复开辟热辽工作的决定

（一九四五年二月五日）

中共冀热辽区委

第一部分　对过去工作的初步总结意见

甲、工作经过

（一）第一时期（一九三八年八月～一九四一年八月）

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失败，我少数党员在口里不能站脚，曾到承德、兴隆、青龙间进行抗日宣传，并在兴隆宝地、大洼附近建立了党的组织。一九三八年一月，冀热边党委组织起数十人的抗日游击队，活动于青龙、兴隆之间，打进了青河沿伪警署，烧毁庙岭西伪据点，热南人民为之一快，掀起了同情的热忱。继续着一九三八年大暴动到来，宋、邓支队及一部地方武装，又一度进入兴隆、青龙境内，又给人民增加一番大的兴奋。同年秋，宋、邓支队西退，留包、单两支队不足百名，以洪山口、鱼子山为基地向外发展。一九三九年秋，单带大部去平西，留李满盈等数十名活动于潮河东岸、雾灵山西南部；包大部留口里，赖邦带百余各游击队活动于五指山周围。一年间，包、单无联系配合。一九四〇年开辟盘山，感兵力之缺乏，编各游击队为十三团。赖邦队编入十三团，五指山的活动部队只剩十数名。

一九四〇年秋，组织青平工作团，以周治国为主任，进行都山南部和西部的开辟，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宣传、联络工作，数月间发展成百余名地方游击队，周兼队长，转战于长城内外。

这一时期的工作，党无明确的方针，各自为政，发展特点亦因时因地有所不同。都山南、西的活动方式，是依靠口内阵地，组织工作团半公开的向前发展，利用亲戚、布贩、鸦片贩的关系，先突击牌

甲长再及各户，与先进行山沟的开辟再到牌甲长，有机的相结合起来，更由一地的牌甲长或个人关系，转介绍另地的牌甲长或个人的关系上来，逐渐发展当地游击队，无外来部队活动，不给敌伪以刺激。五指山、雾灵山的开辟，则是游击队往返游击，以抗日作号召，消灭坏土匪，求得群众之同情，未组织群众，成为军事上的裸体跳舞。这时敌人瞧不起我们，未加大的注意。

（二）第二时期（一九四一年秋～一九四三年春）

一九四〇年，冀热察区党委曾提出开辟山地的重要，当时正努力于平地的开辟及东西部衔接的工作，未能提起注意。一九四一年夏，十二、十三两团主力在平地受到损失，始感山地之重要，乃开会讨论开辟热南问题，以高敬之为主任，组织长城工作团，重新开辟五指山周围地区（赖邦走后，无多部队活动，地方亦无组织）。九月底，十二、十三团大部主力以排、连为单位配合地方工作。至年底，北到白马川，西迄潮河，东与青平工作团接连起来。青平工作团取消，划都山南、西为迁青平四区，青平游击队编入十二团。

一九四二年春，组织路北工作组，由李庆山等七八人进行锦热路北的开辟工作，突入平泉西北三、六沟地区。见到那里的群众向我，地形复杂，物产丰富，敌统治不严，乃前后派出周治国、杨雨民建立承平宁工委，组织办事处，并派遣主力两个连配合之。

一九四二年秋，五次"治强"，大敌开入基本区，建立沟堡。我十二团主力开入青龙山地，以排为单位活动，抽出政治干部任区长，并以宋国祥为主任，组织工作团，活动于山海关内外。三月的时间，东起绥中，西至潮河，北至凌源、平泉、承德、兴隆，联成一片了。

这一时期的工作，在山地开辟的重要性上说是初步的了解了，但仍存在着以冀东为主，为巩固冀东而开辟的错误观点。因此，在对敌斗争上表现了不积极，对干部的分配、人民的发动等，都存在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在发展方面也有不同之点。五指山周围的发展是有地方工作，不久即大军入境，群众兴奋起来，但未及时加以组织、教育。都山东、朝阳山、刀尔登一带的发展，则是无地方工作

人员的配合，变主力为武工队，部队干部做地方工作；部队抽走，工作无人坚持。因为我大批部队的活动结果，刺激敌伪的严重注意，发动无数次的“扫荡”、“清剿”，施行了“集家”政策。而承平宁的敌伪则更不允许我立足，随我工作之进展而施行“集家”，配合以重兵“扫荡”。

（三）第三时期（一九四三年春～一九四四年夏）

四、五次“治强”的结果，我大部主力及一部地方武装被挤到热河去，基本地区变质，经济供给上发生了异常的困难，故决心作恢复基本区的打算。一九四三年二月，进口恢复丰玉遵宁、丰滦迁等处。部队遭受些伤亡，需要补充整训。敌伪万余，趁严冬雪期在热南进行“清剿、“集家”，留在热河的一部主力未积极起配合作用，给敌以军事上的打击。广大群众在残酷的斗争之下，汽车路附近大部及山沟十分之二三的群众屈服而进“人圈”。敌人不以此为满足，曾继续不断的分区“清剿”，在青纱帐期我再度恢复基本区时，又施行惨无人道的割青苗，实行毒辣的毁灭政策。广大群众在无依靠、无法生活和敌伪穷逼之下，含泪的进入“人圈”者达百分之四五十。我们在敌“扫荡”的中间，虽两次发动战役行动，但以物质准备不足，部队无食住，加以配合得不好，未能成功。绝大多数人民被“集”走，工作人员大部被捕，小部撤退。承平宁因开辟较晚，并已初步发动群众抗战，还有广大地区可供开辟，一度伸至朝阳，曾坚持了数月，终以孤立无援，失掉各方面配合，部队遭受打击，干部伤亡过甚。一九四四年春在敌伪万余人大“扫荡”时，三月也退出了。

这时期的特点，是敌下决心摧毁，我无适当政策、无部队，只有地方工作人员，配合不好，未积极给群众想出有效的办法，领导不及时，抓得不紧。广大群众恨敌之心虽日有增加，希望我们拯救之心更切，但为求一时的生命保障，被迫绝大多数入“圈”了。

乙、经验教训

（一）开辟新地区，首先要了解和尊重当地人情风俗及各阶层的具体情形，尽量求得生活习惯上的一致，根据不同的环境和对

象，而使用不同的方法。如封建统治深，可先拉拢上层，经过上层推广到各村各户，经过上层深入下层，建立群众基础。如牌甲长表现不好，可先进行山沟小村的工作，经过个别关系打通牌甲长。又如，热河吸鸦片人多，开始我们不应强调禁烟，应强调解除日寇压迫一面。

（二）口里小商贩以及各种封建迷信团体，可利用为开辟口外的桥梁。对他们应诚恳，不强调其落后一面，如红枪会、“家礼”等，在工作过程中，逐渐改变他们的思想。

（三）开辟初期，在我力量小、不能控制的地区，隐蔽时期应尽量求得延长，不破交，不打大仗，麻痹敌人，以便打下基础。如打大仗、破交，就无法隐蔽。踏踏实实做，不求轰轰烈烈。

（四）要有阵地的前进，巩固的向前发展，否则，地区虽大，毫无基础，顾首不能顾尾，经不住敌人摧残（长城沿线“集家”成功后，承平宁好的发展形势也终然退出了）。

（五）地区开辟以后，必须发动基本群众，解决人民生活上的困难，地区才能巩固坚持下去。如五指山一带，群众因已减租，发展了党员，保护了青苗，适当的救济（送棉衣），故始终坚持着。发动群众的斗争，要切合其自身的需要，如保护青苗，群众肯于牺牲。在发动不修“人圈”与拆“人圈”之始，群众愿意做。迫敌力大，不可能时，就应转变，再强迫不修或屡次的拆，就会遭到群众的反对，使群众脱离我，依靠敌人。

（六）在工作有基础，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抗日一面地区，必须要有固定武装部队与政民配合共同斗争。如武装撤退，必遭严重摧毁。倘敌人乘机建立反动组织，增设据点，恢复就要困难。

（七）东北人民在敌人经济统制下，生活特别困难（日用品缺乏）。开辟地区以后，要特别注意经济工作，开展生产运动与运销工作，节省人力物力的负担，使人民有饭吃、有衣穿。

（八）开辟新地区干部，必须事先给以训练，加强其群众观点，一切生活习惯应力求地方化，为当地人民服务，不是为上级工作。

有毛病干部轮番抽训，不可放任不管。

（九）必须培养本地干部与武装，由当地培养出革命力量，靠外力不行。当地干部与武装，对于人民有血肉相关的联系，地理熟悉，办法多，在任何残酷环境下能坚持，也肯于坚持；不熟悉的干部和外来武装则相反。

第二部分　恢复与开辟热辽的方针

甲、有利条件

口外有充分恢复与开辟条件。10余年来，敌人对满洲人民的残酷统治、无情压榨（粮食配给、兵役、劳工），使人民生活几陷入绝境。尤其是“并村集家”区，人民在敌特重压之下斗争失败，被压迫含泪入“圈”。敌特的勒索、兽性屠杀，使人民生活更陷入万分困难状态。广大人民仇敌甚深，渴望解放。

自敌“集家”，我工作大部退出，敌注意力减弱，大部兵力开进口里，其内部较前空虚。而我口外有几小块工作阵地，口里有比较巩固的后方，可作向口外恢复与开辟的依托。

在经济上，口里口外有它历史的生活上的依存性。如布、盐、粮食的交换等，更是给我们联系工作上有利条件。

“人圈”中有许多有抗日斗争历史及失掉联系的党员、抗日村干。虽有个别坏分子怕我，但大部人民盼望我们恢复工作，脱离“人圈”地狱，恢复他原来家乡。苏军逼近柏林，美军在太平洋的节节胜利，都会兴奋人民，动摇伪军伪组织。只要我掌握住抗日斗争与人民切身利益的联系，不犯严重错误，恢复与开辟热辽必会成功的。

乙、工作方针

（一）恢复口外的重点是热南“集家”区，以现有工作阵地作依靠，按恢复的程度，有阵地的向前推进。开始要建立各种类型的工作据点，隐蔽秘密的、“人圈”山沟的与公开武装工作队的形式，多方面的推进工作。

收复“人圈”是恢复口外工作的中心环节，基本上是瓦解与摧

毁其伪组织。开始，有步骤的由亲日一面变为抗日两面，进一步达到瓦解与摧毁的目的。

对承平宁，首先是打通工作关系，恢复旧关系，开展新关系。不突出的过早暴露，看路南恢复程度，再适时的具体布置进一步的工作。

总之，要武装工作与地方工作密切相结合，抗日斗争又与人民经济利益相结合，更要武力与生产相结合，加强干部的群众观点教育，发动对敌总力战。

(二)巩固现有阵地，建立支撑点。十五分区，以现在承兴及长城边沿为基地，解决人民生活上的困难，组织公营私营的布、盐等必需品的运销与粮食的交换，有组织的奖励与保护人民走私，造成人民生存站脚条件。

逃亡地主的土地可由政府代管，分配给贫民种，暂不交租，声明地主回来，交还其地权。十四、十六分区亦应着手建立与巩固长城线外的工作据点，以便向前推进。

展开生产运动，政府帮助解决牲畜、种子的困难，提倡副业生产。政府举办春耕生产贷款。

部队出口自带用具，严格限制随便动员人力，妨害生产。明确指定部队帮助与保护春耕、青苗、秋收的任务。

抚恤与救济山沟贫户、抗属，加强军、政、民生活上依存关系与团结。

教育山沟人民进行“人圈”工作，彻底消除与“人圈”对立现象，争取“人圈”人民出来种地，不过早要求他们脱离“人圈”，从生活上团结“人圈”内外人民。

(三)培养与提拔当地干部，培养与扩大地方性的武装(目前各部门口外干部及部队上口外干部、战士，要全数抽出，加以培养教育，作为恢复热南的坚强骨干)。组织民兵，发给地雷，缴“人圈”武装来武装民兵。随工作进展，展开全面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四)对“人圈”政策：解除“人圈”武装，争取和控制伪组织人员

是开展“人圈”工作关键。预作调查，选适当时机，各分区齐一步调，发动战役行动，解除“人圈”武装，来武装抗日人民（战役计划由军区作出）。

贯彻党的宽大政策精神，对“人圈”中坏人，原则上少捕不杀，必要抓捕的交县处理。坏分子也要经过一再争取，动员其反省、宣誓、联保手续，以便控制与监视、教育。教育山沟人民，严禁对“人圈”的报复行为，如打人、烧房、抢东西等。有违反政策行为者要受到应有处罚，不能因其抗日，加以原谅放任。

组织多数合作社、商贩组（由政府经济部门管理），与“人圈”人民建立经济生活上密切关系，这是打通“人圈”重要条件之一。对“人圈”人民必须加以保护，允其自由经商，给以便利及保护，更可借此控制、教育，给以适当工作。

敌占优势地区，要照顾“人圈”人民困难，可暂布置两面工作，掌握领导，避免目前过重损失。严禁烧毁“人圈”行为，拆“人圈”墙也要在人民自愿条件下进行，不应强迫（军事建设、炮楼等尽量拆毁）。

（五）对伪军组织政策：“满”境的伪军、伪组织不能以中心地区死心塌地的汉奸看待。他们长期的受敌人一面的统治与麻痹、奴化教育，我们应耐心的从思想上改造他们，原则上一个不杀。坏分子是敌人的骨干，能争取坏的，对动摇伪军、伪组织的影响更大。这是瓦解他们的有效办法。应不惜苦口婆心，再擒再纵。

从反正伪军与俘虏的伪军中培养，做争取、瓦解伪军的干部，是争取伪军最好桥梁。

优待俘虏，安插工作，不强迫其回家。参加工作者愈多，愈可动摇伪军。且须积极从思想上改造他们，俟其逐渐成为干部。这对东北工作开展非常重要。

丙、恢复锦热路南步骤

（一）恢复口外山地，是坚持冀热辽与开辟东北的斗争胜利关键。春暖河开，全军区要以三分之一的兵力作为恢复口外的力量，

指定部队坚持，一定要求得站脚，使坚持部队变成地方性的军队。把训练出的口外干部和战士编成武工队，派出口外，作为坚持地区的地方基本武装。

各分区按工作需要编几个武工队，由党委领导，指定工作方向。

十四分区，向丰滦密以北，丰宁、大阁方向，向承兴密以北、以西，兴隆西北、滦平以南方向。

十五分区，向兴隆东北及都山西北方向。

十六分区，向都山东北，绥中、朝阳方向。

（二）十四、十五、十六分区，在执行打伪满军任务时，最低要抽调相当于一个连的兵力，派到长城线外活动，乘敌空虚进行破交及侦察情况，并设专门管理机关，筹备以后坚持必需物资（如运布、盐、换粮、购粮、储存等），准备打下坚持基础。

三、恢复锦热路北、承平宁。十五地委要集合口外干部，给以恢复开辟工作的教育，建立相当于工委的机关，暂以口里或路南作阵地，建立点线关系，争取与吸收路北抗日分子参加工作。武工队在可能条件下随时派出，人数不在多少，要精干。较大武装活动，根据路南工作情形再作确定。

组织多股的官助民办的运销组织，物色适当人选（不必要求他做多少抗日工作，只要作买卖，有通行经验），帮助其资本，向路北运贩，建立经济关系，准备隐蔽工作的站脚处。

丁、开辟热辽新地区

开辟热辽，首先应建立秘密点线工作。冀东平原地区人民，如宝、蓟、玉、丰、滦、迁、卢、抚、临、昌、乐、平、三等县，在辽宁、热河种地、做事、经商者很多，借其家人来往及回家之便，以请客、拜访方式进行工作，借机了解口外情况与进行教育，最低可推动他们展开对热辽的宣传工作，作为我们宣传工作的先导。其中选择积极分子，建立点线关系，建立伪军、伪组织埋伏工作，以通信办法取得联系。各地同志如能随地调查，会找到更多工作线索与发现干部的。

为了与热辽商人取得密切联系，打入与建立抗日关系，应给以通行保护及经济上汇兑关系。各县财务科负责管理，可委托就近市镇商号或富户代办。

戊、开辟与恢复热辽，解放东北人民，是冀热辽全党严重任务，在坚持现有阵地与开辟东北上说，都有它重要意义。全体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应看成与坚持现有阵地是不可分离的工作。各级党委根据这一精神，作具体的周密的有效布置。为使工作不致落空，停留于纸上决定，党委指定专人研究口外工作，负责随时了解情况，督促指导。彻底改变过去对口外工作思想上仅认为是军事活动的回旋区与"殖民地"的错误认识，要了解有口外的恢复与开辟，才会有口里的顺利坚持，不致孤立，为敌过重的摧残；热辽不恢复与继续开辟，冀东就有垮台危险；只有东北人民的彻底解放，才算为抗战胜利，才算完成了抗战的伟大任务。

各级党委要在具体工作布置中与领导上表现出重视这一工作。如得力干部的抽调、培养，给口外工作人员以物质困难解决、精神食粮（书报等）的供给等，都须在领导上具体布置与实现。

解放东北人民是全党的光荣任务，也是东北人民唯一的希望。冀热辽首当其冲，应提起全体党员及干部的深刻注意，担负起这一光荣任务。

（选自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选编、中共在德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印《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内部资料选编》，1986年，内部出版，第279～289页）

冀热辽行署关于热南、冀东集家并村(人圈)惨状的调查报告

(一九四六年)

敌寇制造“无人区”(无住〈禁作〉地带)热南冀东 42000 平方里的土地灭绝人烟

敌寇对中国人民的残杀、统治是无奇不有、无所不为的。但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决不会因此而压制下去,相反的时刻打击着敌人,特别是分散在各个山沟的人民,凭借着山地的有利条件开展着对敌的周旋。因此,敌人认识最美妙的也就是对中国人民最残暴的做法——制造“无人区”!

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的春天,敌寇在我冀热辽区从古北口到山海关,长约 700 余里的长城两侧,包括承德、密云、迁安、兴隆、平泉、青龙、滦平、遵化、凌源等县,长城以北 40 里、以南 20 里,均不让有一个中国人存在,开始了残酷的“集家并村”办法:第一阶段,先把三家五家太分散的零散户,集中到村庄里。这是“命令”,不去就是烧杀抢。但老百姓不是那样温驯的,除开展“非法”斗争外,还利用一些“合法”的斗争,拖延时间。三十二年(一九四二年)开始了“集家”的第二期,不只零散户要集中,而且要把所有的小村子都集中在离长城 40 里以外山沟口较大村里,名之曰“部落”,亦名“人圈”。但中国人民能够服从这个“命令”么?绝对不能。因此“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残暴的施行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敌寇的兽群每天在山沟里、山顶上进行“扫荡”与搜索,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就是一所茅草窝铺也难免灰烬的命运,牲口和财物抢掠一空,就是不通人事的鸡犬也难逃活命。这样的搜索“扫荡”一个村至少在几次以上,在马尾沟竟烧杀了 14 次。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第一次被烧了房子,他们又搭起茅屋来,但是狠心的敌

人又来了个二次放火。经过数次“搭”与“烧”的斗争，群众的力量使尽了，只得隐蔽在水[山]沟里、大树下、土谷里，以减少目标，略避风寒。但是敌人还有更残酷的办法，在每个山头上分布着碉堡，监视着人们的动静，只要发现人影，必追逐杀死而后已。因此，躲在山谷里的人们连火都不敢生，恐怕烟火暴露了消息。母亲抱着小孩，时刻不敢让他离开奶头，恐怕孩子的哭声把敌人引来。有的孩子在止不住哭泣时，可怜的让他母亲长久的用奶头塞死。马尾沟只4个村，70户人家，竟被杀死50余人。好多村庄被杀在半数以上，全家被杀的也为数不少。有42000平方里的土地上成为人烟罕见的一片凄凉了！

住在“部落”附近的人们不得已跑在“人圈”里，都过着非人类的生活(“部落”都在千户以上)。“人圈”里有严密的特务组织，规定有“思想犯”、“政治犯”、“运输犯”、秘输犯等犯罪条款，谁要表现任何一点活动，或是看见那个人不顺眼时，就加上[之]予某一罪名结束了他的生命。从到“人圈”的一天，再不能与外面发生任何关系，就是相隔咫尺的村庄也不准互相来往。10里以外的土地即不让种，凡是一个能拿动枪的男人，都要编为自卫团，每晚巡查不能睡觉，白天才能抽点时间休息，但是如何休息得下呢！因为他们又都是“勤劳奉公队”的队员，每月都要抽出15天到20天的功夫“勤劳奉公”，不是修“人圈”外的壕沟，就是修山头堡垒；不是修汽车路，就是修火车道；不是到附近县做工，就是到东北矿厂，他们的劳役没有服完的时候，以至于死。“人圈”里的生活完全是配给制，白面、大米根本不让吃。其他用品的配给，着实可怜，每人每年的布匹配给，至多不过3尺；他们所打的粮食还不够交税，如住宿捐每户每年80元，军需捐每人每季7元，飞机献金每人7元，每人还定交“钢钝”① 5个，如没有交款，每个折5元，一年一次募捐，每亩地17元，还有附加捐，等等。这仅仅是所知的数种，总计每年每亩地至少

① 原文如此。

负担 80 斤粮食,他们穿什么吃什么即可想而知了。“人圈”里的女人们,一般定有两种制度,一种是“跑人圈”,在每天的早晨,所有的青年妇女,撂下她的可爱的小孩子先到“人圈”外跑一个圈,然后才能回家做饭奶孩子,不然就要犯罪。第二种是“跑山”,每礼拜一次,把妇女们集中在一个山麓下,发号赛跑。但山头早已暗藏着一些丧尽良心的狗腿警察,在妇女快到山顶时,“呼!呼!”的枪声,把女人们吓个抖擞而后快,这就是那[所]谓“锻炼”,谁要不去,马上定个“思想不良”的罪名成为刀下鬼,“人圈”的妇女们被敌人奸淫污辱已成为“公开合法”,因为抗拒,被处通匪者不是少数。“人圈”的生活此仅一二,实难尽述。

在这块地区里,以 9 个县计,其中最重要者 4 县,有 600 万亩土地在敌人践踏下荒芜了,每亩以产粮 3 大斗计,以 4 年计算,共减收粮食 720 万大石。1000 余村庄的房舍片瓦无存;牲畜不见一头,衣服不能遮体,目前有将近 50 万的人们受着衣食住无法解决而死亡的威胁,此种嗷嗷待哺的惨象,令人心寒!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

(存中央档案馆)

回忆资料

对热河革命史若干问题的回顾(节选)

——李运昌同志在热河革命史编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85年12月16日~17日)

一、我党在热河的早期活动

热河的革命活动还是开展得比较早的,1925年前后就有党的活动。大革命时期有党的组织,就是韩麟符这些人。大革命失败以后,热河的党组织就没有了,原有的党员,大部分跑到了外地,没有回来。1929年,我在顺直省委和秘书处组织部工作,就没有听说有党的组织。韩麟符那时实际上意志已经消沉了,他对做艰苦的党的工作没有什么兴趣了。还有一个郑丕烈,当时是党员,被捕后就叛变了。就是原来有党组织的时候,人也不多,究竟有多少,现在也搞不清楚,知道那时候情况的人都不在了。王逸伦同志也是后期的党员,1930年前后加入的,原来的事他也不清楚。王逸伦同志是晋察冀分局派到热河工作的,他回去的时候好像也没有见到什么地方党的组织。

我是怎么知道王逸伦同志的呢?那是我们出关以前,晋察冀中央分局给我们打来一个电报,说热河赤峰一带有一个王逸伦同志,做地下党的工作,你们去跟他联系。日伪一投降,苏军到了赤峰,是

王逸伦同志首先去和苏军接头的。他会讲俄语，曾在苏联留学。我们根据地派出的同志有个叫张立文的找到他，然后接管了赤峰。当时就没有听说过热河有多少地下党。

地下党的工作，在我的记忆中，是抗战时期平北、冀东派出干部开辟热河时建立的党组织。当然，这个党组织已经不是原来热河的党组织了。

1933 年以后，冀东党开始派人到青龙、兴隆发展党组织。迁安派韩平到青龙，遵化一个叫高升的被派到兴隆。这个高升是冀东暴动时抗联第二大队政委高存的哥哥，1933 年我就见过，胆子很大。他到兴隆后，先后在大洼、宝地、驴儿叫一带活动，并在驴儿叫建立了党的第一个支部，有几个人。邓华带队到兴隆的时候，他们组织了 400 多人的游击队，给八路军当向导，同八路军并肩作战。暴动时我没见过他，听说他后来牺牲了。那个迁安派出的党员叫韩平，在宽城的北大岭发展了 3 名党员，不知道以后形成了组织没有，这个事可以问问周治国。因为 1933 年以后我就在冀东工作了，知道当时有这么一些人，这个时期有一点儿地下党的工作，这部分同志起了作用了，虽然不是很大。

所以，在我的记忆中，热河建党是冀东和迁安、遵化派来人以后。那时候跟王逸伦同志还没有取得联系。

二、义勇军、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

日本侵略军在 1933 年 3 月 4 日占领承德以后，国民党军队就溃败了。这以前，东北义勇军在辽西、热东抗日，发展到 10 几万人、50 多股，有名的就是唐聚五和邓铁梅，他们抵抗了一阵子就站不住脚了。邓铁梅部进关开到乐亭县去了，其它的在青龙被消灭了，还有一部分是投降了。有个汉奸头目叫李继春的，是丰润县人。他在 1933 年进关时，带了 1 万多人，这都是投降的杂牌部队。就这样，义勇军在 1933 年以后基本就没有了。这时的斗争是此伏彼起的，义勇军以后，孙永勤又拉起来了，在黄花川、孙杖子等地抗战了

两年。

孙永勤的部队，叫“天下第一军”，他不是冀东义勇军，只是到冀东去过。他是热河的英雄，咱们党的重要文件上还有他的名子，说他是民族英雄。孙永勤抗战是在1934年，是发生在长城抗战以后。那时候，国民党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用全力“剿共”。1933年《塘沽协定》后，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全都从冀东撤走，冀东变成了“缓冲区”，实际上已经沦陷了。孙永勤就在这个时候抗战，集中了四、五千人，在兴隆、青龙、遵化、迁安、承德县一带活动，很英勇。他的抗日，开始没有党的领导，虽然他的部队里有党员，但没有党的组织，所以不能说是党领导的。我们的抗日主张，孙永勤都接受，后来他到遵化以后，我们党跟他接过头，接头的人是王平陆同志，接头地点在遵化的茅山。

孙永勤的部队开到遵化，他以为开到中国地方了，就去跟县政府联系。当时奉系军阀的高级将领于学忠是河北省主席，他委派的遵化县长。结果孙永勤上当了，在茅山被日伪军包围，部队受了很大的损失，孙永勤也英勇牺牲了。

当时，我们党的领导路线还不正确，口号就是搞苏维埃政权那一套，不搞抗日统一战线。至于改变，是在“八·一”宣言以后，真正的改变是1936年以后的事，刘少奇同志到北方来，口号就变了，搞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不是苏维埃政权了。要是那时我们党的领导正确的话，孙永勤这支部队是可以保存下来的，起码可以保存一部分骨干。当时从包围中冲出去的，孙永勤手下的大队长，一个是年焕兴，一个是何子桥，以后都参加过冀东暴动。青龙县义勇军遗留下的一部分干部，冀东暴动时拉起了900百多人，为首的叫刘青山，原是东北义勇军的干部，他拉到迁安跟我汇合的。那是在冀东暴动以后，1938年的9月，“铁厂会议”以后，八路军四纵队决定到都山去建根据地，我带部队到了建昌营以东，包各庄至燕河营一带几十里驻满了我们的军队。这时，宋时轮同志派人送命令说，他已带队伍过滦河西了，让我们把部队也撤回去。正巧，这时有1个营

的伪满洲军窜到我们部队圈子里来了。到申罗寨，我们把他们包围消灭了，活捉伪营长宋宝兴及连长7人，俘虏200多人，还缴获了迫击炮、重机枪和200多支步枪，打了一个大胜仗。伪满军只跑了60多人。当时刘青山的部队在青龙，我们要去的话呢，就可能汇合了。我们没去，他就拉到口里找我们了，按九间房会议的决定冀东暴动部队西撤了。刘青山他们知道冀东有抗日部队，就追来了。我们过滦河西，他们追上了。我委任他当抗日联军九总队长。以后，他就跟着我们西进，一直到潮白河边。

义勇军、救国军的时代，总的说，还是民众自发的抗战阶段，那么一段武装斗争，时间不长就烟消云散了。影响是留下了，组织力量没保存下来。

三、我党在热河抗战的开始

我党领导下的武装抗日是什么时候在热河开始的呢？是1937年的12月30日、旧历年前。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禁止抗日，东北义勇军失败了，"长城抗战"失败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了，孙永勤的救国军也失败了。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方局指示河北省以发动游击战争为主，当年10月指令我回冀东，组织游击战争。1937年12月，我们在滦县多渔屯召开了冀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成立了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冀东分会，做出决定：发动游击战争，组织"华北抗日联军冀东游击第一支队"。由王平陆同志任司令，史贞任政委。还有我们两个红军干部，一个叫李润民，一个叫孔庆同，他们分任副政委和副支队长。1937年，王平陆就在迁安秘密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几十个人，枪不多。这是我们自己的第一支武装。

1937年12月30日，王平陆带领这支队伍进到热河的青龙县，攻打敌人的青河沿据点。打进据点去了，王平陆喊话让敌人交枪时，不幸被敌人枪弹打中，受了重伤，两天以后牺牲了。出师不利，队伍就撤回来了，撤到迁西西庄。大家商量还要继续干，但感到

力量不够，我就写信给京东特委胡锡奎同志，要他支援。因为他当时开了游击队干部训练班。冀热边特委就动员了 18 个人，带了少量的武器来了。这就是张鹤鸣、张振宇他们 18 个人去的那一次。这些人后来当了暴动队伍领导人了。他们都是老党员，1935 年入党的。他们与第一支队汇合后，又重新组织了部队，配备了干部，由彭夫担任支队长，高存担任政委。这一次，有几十个人，枪也不全，但人都是坚决的。在 1938 年 2 月，由高存、彭夫带领，在兴隆打下了药王庙据点。但敌人闻讯后立刻调了 400 多人去围攻他们，他们站不住脚，就撤回冀东了。这就是我们的队伍第二次在热河打仗。

现在来看这个问题，主要是我们当时的想法不符合实际。当时是怎样想的呢?当时认为：日军统治残暴，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又是年关了，穷人的年关最不好过，地主讨债，老百姓还不起钱。我们就想与年关斗争连起来，借这机会把穷人发动起来。但没想到时间太短，还没将群众动员起来，敌人就来了。另外，要想让群众真正拿枪出来革命，身家性命都豁出来，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群众是要观望的，看不到胜利的把握就不会起来。

到了 1938 年的 6 月，邓华和宋时轮的八路军第四纵队就过来了，他们是 6 月 8 日从平西出发的，在四海、沙峪打了两仗，又打了昌平。6 月 17 日打的兴隆。以后到了靠山集、将军关一带，又打下了平谷、蓟县，并派三十一大队打下迁安县城。

他们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党中央在 1937 年 8 月的洛川会议上，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做出了一个“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决定。1938 年，中央，并责成军委和晋察冀军区组织了邓华和宋时轮这两个支队合编的四纵队。他们来，就是奔雾灵山来的，所以先到了热河。他们的到来，是我党的部队第一次进热河。他们这次挺进热河，雾灵山以东、以西都到了，结果仍没有站住脚。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 1933 年占领的热河，1938 年咱们发动游击战争时，他们已统治了 5 年，有了 5 年的准备，公路修好了，电话也通了，各种伪组织都建立了，统治得

很厉害。还因为那里人烟稀少，物资困难，敌情严重，不得休息，那里的地方党也只有1个支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

四、冀东暴动与开辟热河的关系

邓宋纵队挺进热河的目的，是创建根据地，支援冀东暴动。这么一个战略方针，有两个方面吧：一方面是八路军东进，一方面是地方党领导暴动。这个问题，历史上的描写很少，很多同志都不知道，我就详细讲一下。

我党真正开辟热河，是从1938年八路军挺进热河和冀东暴动开始的。冀东暴动，名义是冀东，实际上是冀热边暴动，是冀热边特委领导的。这个背景很早，不一定都写上，我只是给写史的同志们提供一些背景材料。

八路军到热河和冀东暴动，是为开辟热河打下基础的，从此以后，就没有间断过。冀热边特委是1936年重新建立的（1935年8月至11月，曾建立冀热边特委，只存在3个月）。那年彭真同志到冀东来巡视工作，以后就重建了冀热边特委，就是为了搞抗日、搞武装斗争。当时划了5个县，迁安、遵化、蓟县、兴隆、青龙。开始冀热边特委书记是王平陆，京东特委书记是我，管的范围是铁路南北、平原地区。以后我到延安开白区工作会议去了，1937年4月去的，我是代表冀东党组织去的。开会回来，就发生"七·七"事变了。我留在河北省委工作，任省委书记，马辉之的组织部长，李大章的宣传部长，林铁的军委书记。姚依林当时是天津市委书记。"七·七"事变后，我回到天津（当时省委在天津）。7至9月李大章到北方局汇报工作时，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指示河北省委把工作的重点转到农村，搞武装斗争，能够动员的干部都下乡。同时亲笔写了封信，决定我回冀东任冀热边特委总书记，发动游击战争。原来的特委书记王平陆同志，改任军事部长，王大中任宣传部长。我来冀东不到1个月，河北省委又派胡锡奎同志来了。胡锡奎同志1937年11月被派到冀东来，任京东特委书记，管丰润南部1个

县，乐亭1个县、滦县和昌黎。在暴动前，1938年5月，两个特委合并，当时冀东党共有7个县委、2个特支，有组织的党员500人。能领导的群众(齐心会、抗日救国会等)1.5万人。开始时，冀东党对当时的形势估计不够，决定只在冀热边发动游击战争，京东来支援人力、物力。我们是这样分工的，我领导游击战争，胡锡奎同志那里动员人力、物力来支援。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开滦矿3月16日大罢工，3.5万人参加，罢了54天，战胜了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取得了胜利。开滦罢工是周文彬领导的，他是唐山工委书记。节振国当时是罢工纠察队长，还不是党员。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整个冀东暴动，条件成熟了，唐山工委也纳入冀热边特委领导下。1938年5月，确定把京东特委、唐山工委都划入冀热边特委，由胡锡奎同志担任书记，我专做军事工作，组织抗日联军。我们党领导的这部分抗日联军，人数比较多，占的面积是很大的，从蓟县一直到乐亭，有组织的党员500名，失掉联系的还有几百，加一块是上千名。这些力量在暴动中都用上了，不出来的就是由组织决定留下的，极个别也有胆小怕事的。这个暴动计划，并不是由冀东提出来的，是北方局提出来的、中央提出来的，中央在“七·七”事变以后就开过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开的，(洛川会议)在会议中间，除了讨论、通过十大纲领、国共合作和八路军改编的问题以外，就提出一个红军出兵到冀东，创建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冀热边抗日根据地问题。1938年2月，毛主席又发来一个电报，6月，又来一个电报，督促晋察冀军区组织的挺进冀东部队赶快行动。北方局要马辉之去汇报冀东暴动准备情况，5月，马去了，他还没有回来，八路军就已经到冀热边来了。冀东暴动方案定下以后，河北省委就派人到晋察冀向聂荣臻同志汇报情况，这是1938年春天。聂荣臻同志当时决定由邓华率领部队支援冀东暴动。邓华提出一个意见，要河北省委派1个人，随他们部队行动。河北省委就派了林铁去，到邓华的部队当了一段政治部主任。不久，邓宋纵队就打过来了。冀东这方面做了准备。领导革命群众，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华

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冀东分会就是为了迎接八路军东进而建的。我们也做了大量统一战线工作，大批上层人物争取到了。1937年12月，去滦县召集了京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是我主持的。到会代表有20多个人，我们党的干部有十来个人。这次会议上成立的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冀东分会，决定成立冀东抗日联军游击支队，就是冀东暴动以前两次挺进热河的那支队伍。

原先商量好的暴动时间是1938年7月16日，这个决定也报告了省委。以后八路军东进提前了，这样一来日本人就警惕了，调了5000民团到长城线防堵八路军。日本人准备在蓟县以北山地消灭八路军。咱们暴动的消息也暴露了，马伸桥的民团300人首先起义了。1937年6月，为举行暴动，我们开了一次田家湾子军事会议，这次会议通过我党提出的政治纲领、部队番号及起义时间。会后就去了唐山。唐山有个朱欣陶同志，是姚依林同志的关系，在伪冀东道当警务科长。姚依林同志把他介绍给我，我已见过他二、三次。他说：八路军已到靠山集了，你们要暴动的消息敌人也知道了，冀东的民枪有23万支，发了枪照的。日本人很快要按照收枪，你们要动，就早一点动，等他们把枪收走了，你们就不好办了。这样，我就赶快跑回来了，于是暴动提前10天开始了。

这个暴动的发展，出乎我们 意料之外。所有叫留下的党员都不愿留下，有的是组织决定的，有的是自动来参加的，有的是被群众拥戴出来当领导的。

暴动的队伍实际上是三路，但没第三路名义。司令是高志远，真名叫高翔云，他过去是滦县马城民团的团长，以后组织民团哗变，反对汉奸刘佐周失败了。我是副司令兼第二路的总指挥，洪麟阁是副司令兼第一路总指挥，原计划组织抗日联军6个总队（相当团），呼啦一下子成立了39个总队，全副武装有7万人。这是我党在政治上能领导的。我党直接领导的部队有4万人，高志远和洪麟阁领导的部队我们也派去了人。这个暴动是我们党有计划、有领导搞的，不能叫农民起义，它是以农民为主，有工人、八路军、警察、

民团、知识分子，还有一些资本家和地主参加。这个暴动是全民性的抗日暴动，约有 20 万人参加，取得了巨大胜利的，同四纵队一起占领了冀东的 7 座县城，除了四纵队单独打进了兴隆、昌平以外，起义部队配合八路军占领了迁安、宝坻、平谷、蓟县、乐亭、卢龙、玉田县城。日本人当时正进攻武汉，华北兵力空虚，无力进攻。通过这次暴动，我们有了全副武装的部队 10 万人。在这个暴动中，我们除了把伪组织、伪军队搞垮了以外，还把冀东地主武装全部搞垮了。形势本来很好，以后，我们部队西撤，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结果自己把自己搞垮了，地区和部队都受了巨大损失。

1938 年的 8 月，冀东暴动的部队，抗日联军跟邓宋的八路军在遵化铁厂会师了，决定成立冀察热宁军区、冀察热宁行政委员会，统一指挥，统一领导，整顿部队，创建根据地，共推宋时轮为司令，邓华为副司令，下面设 5 个军分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报告中央了，中央还发了贺电，可惜以后未能实现。

冀东的暴动部队，跟着宋时轮、邓华西撤的有 5 万人，在西撤时沿途遭日满军截击、袭击，受了很大损失。在平谷樊各庄会议后，决定返回冀东坚持游击战争尚有 6000 多人。回来以后，在滦县北边等地碰到了日本人的大“扫荡”，又死了好几百人，失散了一部分人，1938 年底时只剩下 1400 人，游击区只剩下丰滦迁一块，密云的鱼子山、兴隆与遵化的洪山口。1939 年夏天，打了很多仗，抗日武装又发展到 4000 人。

1939 年 4 月，我到平西开会去了。那年春还准备搞冀东第二次暴动，肖克同志要带“冀热察挺进军”到冀东来，并且带了 200 多名干部，以后因情况变化这一计划停止了。因为敌人要集中兵力攻晋察冀，根据这个情况，再集中大军挺进冀东，搞二次冀东暴动不利，军诚会议决定：为巩固晋察冀，1939 年只派少数部队掩护干部到冀东去，依靠冀东党和群众，坚持游击战争，要发展许多小游击队，创建多块的游击根据地。在这个方针下，当年冀东的部队统一编成为八路军第十三支队，统一领导指挥，巩固丰滦迁，开阔蓟平

密和丰玉遵新根据地。1940年1月以后,我们的创建根据地工作一直在搞,我们不是固守一地,而是敌进我们也进,敌向我们进攻,我们向敌占区进攻。

热河和冀东暴动是什么关系呢?可以说,没有冀东暴动就没有冀热边游击战争。热河抗战是依靠平北和冀东来开展的。冀东暴动是开创热河抗战局面的起点。

五、开辟热南根据地的斗争

八路军四纵队与冀东暴动队西撤时,留下了3个支队,即陈群支队、包森支队和单德贵支队。1个支队就是100至200来人,陈群支队与冀东抗日联军在丰滦迁;包森支队在兴隆、遵化边墙上洪山口一带,单德贵支队在密云鱼子山一带。当时他们就在这几个地区坚持了斗争,但是没有在热河建立根据地。赖邦同志当时曾带了一部分部队在五指山一带活动,就是兴隆南部、滦河以西一带,也没有打开局面。真正在热河打开局面的,应该说是平北派出部队开辟丰宁、滦平西南部。他们行动比较早,1940年开始的。1939年秋,冀察热挺进军确定了"三位一体"的任务,就是"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展平北"。从此确定了冀热察的任务。当时,由于平西要跟冀东联系,没有平北是不行的,中间隔开了嘛。开辟了平北,还可以支援冀东。冀东人力、物力丰富,平北却很穷,但地位很重要,要联结冀东和平西,必须要有这么一个纽带。当然,平北本身也是有发展前途的,往南往北都可以发展。那时,由于冀东干部和部队都很少,1939年派到平西整训的部队、干部,直到1940年夏天才回来,而且回来后首先开辟的是冀东,要首先站住脚嘛!当时挺进军和冀热察区党委有个电报,叫我们开辟热河山地,配合平北,但确实抽不出力量来。那时的方针是:依靠冀东大暴动的基础,还有地下党的基础,先把冀东搞好,然后抽调人力、物力开辟热河。在1940年末,我们在冀东建立了一个葫芦形根据地后,1941年8月才决定派大批干部和部队开辟热南,这次开辟是很顺利的。

这次开辟热河，是夏季敌人在冀东大“扫荡”以后，我们集中力量开进热河来了，3个月就开辟了从雾灵山至都山大片地区，有几百里地，到第二年就把这个地区建成初步的根据地了。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巩固山地的决定，把这个地区的13个据点都打下来了。然后，把部队派到铁路北来，打了上谷车站，到了六沟、三沟的地方。

当时我们开辟热河出击口外有两个目的：一是开辟根据地作冀热边游击战争的依托，扩大部队回旋区，把冀东、热河联成一片，保存自己的力量；再一个是减轻关外的敌人对冀东的压力。当时关东军有1个旅团把着喜峰口，是敌十五旅团，经常配合关里的敌人对我们进行“扫荡”。如果我们开辟了热河战场，就可以减轻关外敌人对冀东的压力。

到了1942年、1943年，我们在热河的南部和中部打开了局面，建立了县政府，初步建成了游击根据地。在这次开辟中，我们建立了7个联合县。长城线上有5个联合县，完全在关外的有两个联合县，一个是凌青绥，一个是承平宁。从那时起，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我们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

开辟热河的斗争是很艰苦的、残酷的，热河人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党也牺牲了好几百名干部，姚铁民、刘全民、薛辉荣、苏然（高桥）都是那段时间牺牲的。

六、热河“无人区”的斗争

“无人区”在编写大纲上作为一个题目了，我看，确实值得认真写一写。“无人区”是抗战时期一个很大的事情，我们受了那么大的损失，外边还不知道。“无人区”的斗争是英勇的，牺牲是很大的，而且，在“无人区”的斗争中，我们也有过应该借鉴的经验及教训。

日本人在热河大规模搞“无人区”是从1942年开始的，敌人的目的：一是赶走八路军，不让八路军在热河活动；二是阻止八路军向东北发展，扰乱它的后方。“集家并村”，先是小规模的，哪里有八

路军活动，他就在哪里实行“集家并村”，修筑“人圈”。当年在东北，日本人就是用这个方法把东北抗联搞垮的。以后，我们在热河的抗日活动越来越厉害，他们就大规模地搞起来了。敌人把“无人区”叫“无住禁作”地带，山里不准住人，地里不让种庄稼，制造什么“绝缘体”。当时，日本人烧了长城内外东西长 700 百里，宽 80 到 250 里的地方，杀了 10 万人，集中了 100 万人进“人圈”。他们要搞这无人地带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就是要割断老百姓与我们的联系，让我们站不住脚。他们当时已经认识到了，我们与人民群众是鱼水关系，是老百姓掩护了我们。他们要搞“民匪分离”，要“清水抓鱼”，让我们没吃、没穿、没住的，逼我们自己退出去。当然，他们这个目的当时是达到了一半啊！把我们搞得很困难嘛！部队来了，没地方住，房子都让他们烧光了，也没有吃的。大部队来，你不能带那么多的粮食。而且，你不但没吃的，还得救济老百姓啊。

当时，我们能不能阻止敌人搞“无人区”呢？不能的。这是敌人的战略计划，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打击敌人。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用的办法就是阻止敌人修“人圈”。他白天修了，我们晚上就给拆掉。这里边还有个教训，当我们不能控制的时候，应该改变政策，不能再砸“人圈”，控制老百姓不进“人圈”。老百姓没办法，被敌人赶进去以后就不敢跟我们见面了。结果，我们搞了一段时间，还是控制不住，敌人一边强迫老百姓在修，一边动用了倾国的人马来打我们。因为这是他们既定了的战略计划，他们就是要切断八路军到东北去的道路，保住东北。他们设立了西南国境防卫司令部，把“满洲国”大部军队都调来了，什么“铁血部队”、“铁心部队”、“铁石部队”，满洲国兵 10 个旅、36 个讨伐大队调到冀热边的 27 个。而且，他们还有关里华北敌伪军的配合。

虽然“无人区”搞得很惨，敌人在“无人区”内，见人就杀，见动物就打，打得家猪变成了野猪，有的妇女把孩子生在了冰上，但热河英勇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人民确实好啊！没有房子住，吃的相当困难，人都被糟蹋得不像个样子了，但

还是坚持斗争，有5万多人就是不进“人圈”，配合八路军与敌人进行斗争。

在阻止敌人修“人圈”失败以后，我们改变了斗争策略。我们不拆“人圈”了，也让一些人住进“人圈”，但他们是为我们做工作的，与我们有关系。当时兴隆县有个县长王佐民同志，就是搞这个工作的。他在“无人区”里呆着，领导“人圈”里面的工作，人家给他送情报、送粮食。他把伪政权变成两面政权，表面上为敌人做事，实际上归我们领导。就这样，我们在“无人区”站住脚了，配合“人圈”工作，支持当地人民的抗日斗争，最后终于胜利了。

七、挺进东北，解放热河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9日，苏联百万红军就开赴东北了。其中，进入热河的是苏蒙联军，分两路进来的：一路从林西、赤峰、凌源，到山海关；一路从多伦、围场、隆化、滦平到承德。

我们当时是怎么个情况呢？党中央在1945年8月11日发布了个第二号命令，是朱总司令通过电台广播向吕正操、万毅、张学诗和我发布的，也叫广播命令。命令有几句话：“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命现驻热河、辽宁边区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我们接到延安总部的命令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执行中央命令（我当时是冀热辽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会议是在丰润县左家坞以西的大旺庄开的，冀热辽区党委和军区的负责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上明确了出关的任务：一是配合苏军作战，解放热河、东北等地；二是搜集武器、物资，扩大部队，消灭日、伪军和伪组织，建立人民政权。会议作出决定：按照中央的命令，立即分兵三路，向东北挺进，把冀热辽能够调出的部队和干部，尽量调到东北去。为了便于指挥解放热河和东北的战斗，我们在党内成立了东进工作委员会，也就是前方委员会，我任书记，委员有朱其文、李荒等同志；在军队里成立了东进指挥部，我任总指挥兼政委，王亢任参谋长，王晓声代理政治部主任。

当时出关的是哪三路兵呢？就是西路、中路和东路，西路由十四军分区司令员舒行、地委书记兼政委李子光、副政委黄文率领十三团、十六团一部分和王文同志的挺北支队，一共有2000多人。8月中旬出发，冀东部队经过兴隆到承德，王文同志的部队经围场、隆化到承德。中路由十五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地方委书记宋诚率领十一团和五十一团，大约3000人。8月中旬，向热河的平泉、凌源、赤峰、朝阳进军。东路是人数最多的，有9000人，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由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率领十二团、十八团及朝鲜义勇队、山海关游击队、高恒游击队等约4000人。他们出关先到绥中，跟苏军会师后，返回来解放山海关。我率领第二梯队，3个团，即十五团、四十六团、四十七团有5000人，出山海关沿北宁路前进。我们执行中央挺进东北的命令是坚决的，出关的部队共有8个团零1个独立营，还有两个支队，共1.3万多人的部队，我们还抽调了4个军分区司令员和4个地委书记、2500名地方干部。我们是最先到达东北的部队，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道，我们对解放东北，初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当时我们曾统计了一下，1945年10月，冀热辽解放区曾经到过9个专署、82个县，包括了整个的热河省、辽宁省、吉林的西部、黑龙江的西部白城子、齐齐哈尔等。在这期间，我们还收编了一些伪满军。舒行部队在兴隆县收编了7个讨伐队和4个团的伪满军，共有1万多人。赵文进部队在平泉外围解除了伪满军一个旅的武装，俘敌伪人员5000多人。曾克林部队出关后在绥中县与苏军汇师，回师攻山海关，当时山海关守敌日伪军2000多人，我军在少数苏军的配合下，经过4小时的激战，攻下山海关。守敌除日军一部分逃往秦皇岛外，日伪军全部被歼俘。另外，他们还将日伪临榆县政府的千余名伪机关人员解除了武装。那时候，我们的工作是比较顺利的，敌人溃败，惶惶无主，我们八路军的名声却是很大的，那时我们接管东北派去1个干部或去1个班长，拿个委任状就可以接收一座县城。我们的人占领城市之后，就把国民党的牌子给摘了，把他的地下军也消灭了，

或者改编了。当然，那时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从热河全省的范围来讲，苏军是先到的，8月12日就到了围场，而我们的军队还在坝外，以后去和他们汇合时，苏军不相信我们的队伍，把我们当作土匪，也要缴械。最后，我们的政治干部唱《国际歌》，因为当时我们没翻译嘛！唱《国际歌》，他们听着声音像，就没有缴械，让我们进城了。

整个热河是我们的中路和西路接管的，当时的热河，往东到阜新，往西到丰宁，往北到天山、鲁北、经棚、林东、林西、大板，往南到长城，面积是14万平方公里，人口有600万，面积比冀东大多少倍。我们解放热河以后，按照出关前的布置，成立了冀热辽区党委热河分委，李子光的书记；成立了热河行署，李子光、杨雨民任正副主任。当年10月下旬，程子华同志从东北来到热河，成立冀热辽分局，他任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不久，肖克也带晋察冀第二野战军到了热河，他兼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我是副司令员，罗瑞卿是第二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胡耀邦是副主任，黄欧东是组织部长，李逸民是宣传部长，黄国玉是保卫部长。这时候还成立了热河省委和省军区，胡锡奎任省委书记、段苏权任军区司令员。11月，我正在东线指挥作战时，热河开了全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我当省主席，李子光和杨雨民是副主席。省政府就驻在原伪省政府的的地方，现在叫省府大院。

八、锦州撤退和承德保卫战役　（略）

九、撤出承德　（略）

蔡振东　李月明　整理

（选自热河革命史编委会办公室编《热河革命史资料》第五期，第1～13页）

平北抗日军民
同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的斗争

段苏权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三省，至1932年1月，东北全境沦陷。1933年初，又大举向热河省进攻。5月31日，国民党与日本达成《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和热河省的侵占。从此，平北的丰宁、滦平等地广大人民群众在日本关东军、伪满洲国的残暴统治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七·七"事变后，平北地区完全沦陷。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在平北这块广阔的土地上，进行了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演出了一曲威武悲壮、不屈不挠的战歌，终于创建了平北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抗击和牵制了敌人的力量，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平北地处伪满洲国、伪蒙疆自治政府和伪华北自治政府辖区的结合部，是我八路军平西和冀东交通要道，又是挺进东北的前进基地，是敌我必争之地。平北的战略地位决定了敌我斗争的艰巨和残酷。

下面着重对平北根据地抗日斗争作个简要回顾，分四部分记述：

（一）开辟和创建时期

1938年到1941年上半年，是平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和创建时期。1938年到1940年我八路军曾三度挺进平北，终于在1940年开辟与创建了平北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至1941年上半年，先后建立了昌（平）延（庆）、龙（关）赤（城）、丰（宁）滦（平）密（云）、龙（关）延（庆）怀（柔）和龙（关）崇（礼）赤（城）联合县政府，一度建立滦（平）昌（平）怀（柔）联合县政府、龙（关）赤（城）联合县的

特三区。但未能实现在丰宁、滦平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目的。

1938年6月1日，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邓华率部从平西向冀东挺进，攻克昌平、黄花城、八道河、琉璃庙、大庄科、汤河口等据点。留下挺进大队以秋场、大地、头道梁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

7月初，建立了滦昌怀联合县，刘国良任工委书记，张书砚任县长。议定由刘国良、王季龙、钟辉琨、詹大南各率1个连，组成工作组，分散于昌平、四海、延庆、怀柔、密云地区，宣传抗日，开辟工作，建立区村组织和发展地方武装。

8月，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伍晋南率领第三十六大队、骑兵大队活动于四海东北的杨树底下、八亩地、黄土梁北沟，在花盆歼灭伪满洲军三十五团第二营之后，来到秋场、大地。

9月3日，伪满洲军集中6个团的兵力对我滦昌怀地区"围剿"，我主力突围折向冀东。

10月上旬，第四纵队和抗联总队西撤，打开杨木栅子。

1939年初，滦昌怀联合县机关撤回平西。

1月，冀热察区党委成立，马辉之任书记，负责领导平西、冀东和平北工作。

2月，以肖克为司令员的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正式成立，统一指挥冀东、平西、平北的抗日武装。

青纱帐起后，挺进军第三十四大队奉命挺进平北，进入十三陵地区，因对土匪政策上有错误，只坚持1个月即返回平西。

11月，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遵照中央指示精神，肖克提出"巩固平西，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开辟平北新的游击根据地"三位一体的任务。

1940年1月，冀热察区党委决定第二次开辟平北，组成平北工作委员会，书记王伍，组织部长史克宁，并抽调20多名干部，同时由钟辉琨、刘汉才率第九团八连和在沙塘沟发展的30多名游击队员成立平北游击大队。大队长钟辉琨，政委刘汉才，挺进平北，到

昌平后七村(即铁炉、沙塘沟、井儿沟、慈母川、劈破石、东家沟、里长沟7个村子,原属昌平九区)一带,隐蔽活动,建立抗日组织,逐步站稳了脚跟,成立了昌延抗日联合县政府。胡瑛(胡光)任县长,徐智甫任县委书记。同时,成立昌延联合县游击队。

2月,游击大队一连夜袭大观头敌据点,俘伪警察30余人,缴步枪20余支。

3月28日,于四海镇西沟里建立昌延二区。

4月,王伍调离,苏梅接任,率挺进军军部警卫连进入平北,转至丰宁的东卯镇、千家店活动。曾攻克千家店、杨木栅子据点,全歼伪警察。

平北游击大队升为游击一支队,支队长刘开锡,政委钟辉琨。

4月26日,十团参谋长才山,政治处主任吴涛率团直一部分及第三营进到了沙塘沟,除留下副营长赵立业率第九连就地活动,准备迎接团主力外,均穿插进入滦平县水川、密云县以北活动,从部队抽调20余名干部,组成以民运股长樊凌喜为主任的工作团,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和广泛的群众工作。

1940年1至5月,昌延地方工作发展很快,建立了5个行政区,并在各村建救国会,组织自卫军,同时抓紧党组织的发展。县委开办训练班,培养干部,发展党员。不到半年,党支部发展到40多个。

5月,龙赤联合县成立,县长耿伟,工委书记张廷森。

以袁水(丰宁县塔前人)为首的"水字杆"成立,提出"杀富济贫,不辱妇女,专打日伪汉奸"口号,形成一支自发的抗日武装。

5月20日,第十团团长白乙化率团直和第一营进到沙塘沟同第三营九连会合。21日晚,伪满军三十五团第二营进犯,我猛烈反击,毙伤伪营长苏庆生以下40余人。我继续向密云挺进,在南天门歼灭伪满军1个排,缴获步枪10余支、轻机枪1挺。又于夜间攻克琉璃庙子伪警察署,缴轻机枪1挺、步枪30余支,俘伪警察40余人。28日,在石塘路、赶河厂与第三营会合。

6月，成立平北分区政治部，主任为段苏权。同时，建立了丰(宁)滦(平)密(云)联合县政府，县委副书记马力、县长王森。

6月9日，袁水在喇叭沟门、石洞子附近同大阁伪满军作战，歼敌10余人。

6月27日，段苏权、七团参谋长彭寿生、政治处副主任张振元率七团二营进入平北，在佛峪口与堵击之敌激战，张振元等人牺牲，后转进至大阁以南喇叭沟门、五道营子，做群众工作，征集粮食，准备迎接七团主力。在此成立丰滦办事处，王启刚任主任。并联络了“荣子杆”土匪20余人。这支队伍曾在喇叭沟门与伪满洲军战斗，掩护我分区电台和办事处脱险。

段苏权在老米沟接见袁水，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7月，平北军分区司令部成立，司令员为程世才。同时，中共平北地委和专署成立，苏梅任书记，张致祥任专员。

司令员程世才及七团团长方仁、政治处主任李永清率团直系队及一、三营进入滦平县五道营子与七团二营和白乙化团长率领的十团第一营会合。七团二营和十团第一营与关东军第九独立守备队及伪满军进行多次战斗，重创日伪军。日伪惊呼：“延安触角伸进满洲国、扰乱热河秩序”。敌继以重兵猛扑，我部队以营为单位分散活动。五道营子战斗，苏梅及十团一营副营长冯克武以下指战员10余名负伤，牺牲5人。由于客观上日伪重兵压境，主观上我不适应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使用大部队过早，引起敌人重视，以致七团先后退回平西。

8月，程世才回晋察冀。段苏权仍留在平北，负责军队指挥。

十团三营在营长翟飞、教导员王波率领下，在密云芹菜岭设伏，重创石匣出扰之日本关东军1个小队。这是十团首次在丰滦密地区打击成股日军，鼓舞了人民的抗日热情。

8月28日，大庄科伪满军第三十五团一个营出来“扫荡”。昌延县书记徐智甫，县长胡瑛在昌延的黄土梁牺牲；冀热察区党委秘书卞振东在北小川被伪满特务杀害。

9月，伪满军第五旅第三十五团团长阎冲的儿子、女儿去北平上学，被一支队五中队侦破，在吴坊营和高家坟公路上截获，阎派人来说情，为了开展敌伪军工作，我们放了他的儿子、女儿。日军发现后，阎被调走。

9月，组成昌延新县委，史克宁任书记，郝霖任县长。

9月11日，日本关东军纠集密云、滦平、丰宁等地日伪军4000余人，对我丰滦密白河两岸中心区开始78天的"扫荡"。吴涛、才山率十团第三营坚持内线反"扫荡"，白乙化率一营插入敌后作战。歼灭了大岭、土门进犯的敌人，毙日军石井少佐以下1个小队。至11月28日，在我军内外配合打击下，敌开始分批撤兵，"扫荡"结束。

反"扫荡"期间，我作战37次，其中保育岭一战，我三连给日军以重大杀伤。三连长李树元等30余名指战员壮烈牺牲。反"扫荡"中，新开辟了白河以西的贾峪、对大峪、黄峪口和白河以东的上甸子、半城子、高岭、不老屯等大片地区，丰滦密随之扩大为8个区。

10月，大庄科伪满洲军到昌延沙塘沟一带"扫荡"，将沙塘沟、井儿沟、劈破石等村的民房，几乎烧光。

12月，十团第三营副营长赵立业率九连攻打周四沟，歼敌大部，缴获一部分武器弹药。

12月15日，十团第一营营长王亢、教导员方成率部在冯家峪南湾子伏击自白马关向密云撤退的铃木大队哲田中队，战斗打响后，经反复拚杀，毙日军官兵90余人，缴轻机枪1挺。傍晚，石匣敌人来援，我主动撤出战斗。战斗中，一连长鲁志华、政治指导员冯汝霖，三连长刘若海、副政治指导员张君廉等67人为国捐躯。

从1941年起，日伪加紧了对我滦平、怀柔、密云地区的控制，到处增设据点，开筑公路，日寇从伪通化省调进了3个警察大队，约2000人，分驻于滦平、密云等长城内外各地。在汤河口、琉璃庙设立了警察署，驻有警备队；喇叭沟门、长哨营、柏崖厂等地分别设立了警察分驻所；口头驻上了日军和警备队；后山铺、大水峪驻上

了伪满军；琉璃庙还驻有刘翰大队和王岳大队 300 余人；姜振和唐马中队各 300 余人。

1941 年，敌人在长城以内的独石口、云洲、赤城、后城，驻扎伪满军，除配合蒙疆“讨伐”外，伪满军还派小股武装和特务越过长城，控制长城以里关口沿线的龙赤县冰山地区，对我根据地进行“蚕食”。

伪满军在滦平的千家店、花盆、沙梁子、红旗甸强迫群众修“围子”。

日寇在滦昌怀地区强迫百姓修“围子”是从 1941 年 9 月开始的。最初，是在二道关、鹞子谷、秋场、大地、椽树林以及深山区的上至喇叭沟门、七道河、长哨营，下至碾子、宝山寺、琉璃庙及整个汤河、白河川一带地区。当时，在我椽树林、八道河以东，包括琉璃庙、汤河口、长哨营、七道河、喇叭沟门、宝山寺、碾子以及二道关在内的广大山区 123 个行政村、498 个自然村范围内，共建“围子”99 个，约有 3 万多人口被赶进了“围子”，约占当时全县(按现在的版图)总人口将近 1/4。

1941 年 2 月 4 日，滦平县伪警务科长关直雄(日本人)，指挥伪满军道田讨伐大队 170 余人，沿白河向我进犯，团长白乙化率部与敌激战于马营西山，将敌击溃，毙俘敌 117 人，取得了胜利，但在指挥战斗中，文武双全的团长白乙化不幸牺牲。

2 月 21 日，日伪烧毁我八道河子房屋 224 间。紧接着，24 日，又开始烧长园。同年 11 月，又第二次烧长园。当时长园村包括 55 间观音寺和 7 间老爷庙在内，共有房屋 909 间，被日寇两次共烧了 888 间，只剩下 14 间民房和 7 间老爷庙。两年之内，长园竟被日伪军先后烧了 7 次之多。敌人在烧房的同时，还抓走群众上百人，其中有 8 名青年被押往东北当劳工，至今下落不明。

2 月，袁水派人带信和驳壳枪 1 支，到十团找白乙化团长，要求参加八路军。当时白团长已牺牲，王亢团长、吴涛政委决定立即找袁水联系。

3月，正式接收改编“水字杆”为十团独立游击大队，袁水任大队长，建制不变，并发给50套军装，佩“八路”臂章。

3月，一支队钟辉琨政委率一、五中队夜袭三道川敌驻所，毙日指挥官山田2人，俘伪军30余名，缴获迫击炮1门，其他武器一部。十团团长王亢、政委吴涛率第一营特务连于白道峪歼灭日军1个小队，缴获轻机枪2挺、掷弹筒1具、步枪10余支、手枪1支。

4月19日，袁水率部配合长城游击队，攻打火斗山火车站，俘伪铁路警8人，经教育全部参加了我军。

5月，十团三营插到丰宁、赤城两县之间地区进行游击活动，在返回中心根据地途经水头村时，遭驻东卯镇的伪满军伏击，副教导员江鹤等7人壮烈牺牲，营长翟飞等5人受伤。

5月11日，王亢团长率领一营（营长冯克武、教导员方成）于密云县东白莲峪沟门设伏，仅7分钟便全歼下营出来掩护修筑白马关至密云公路的日本关东军第九独立守备队23人，我无伤亡，迫敌中断修路。

6月，我一支队一大队在车岭遭伪满洲军第三十五团袭击，我伤亡被俘20余人，大队长姬永明负伤。

同月，成立中共滦昌怀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樊凌玺为书记，张更生为办事处主任。丰滦密西部的一、四、九、十四、十五区和昌延二区的一部分划归滦昌怀领导。

6月底，丰滦密游击大队在赶河厂编为第十团二营，赵立业任营长，刘力生任教导员。同时，十团由两个营扩编为3个营。

7月初，十团三营在柏嵯子伏击姜振伪通化省警察讨伐队，毙伤其大部，缴轻机枪3挺、步枪20余支、子弹3000余发。

截至1941年6月，昌延、龙赤、丰滦密3个联合县都建立了游击队。在比较巩固的村庄，青壮年组成自卫队，既生产又战斗，仅昌延联合县，村自卫队就有1740人。建党工作在隐蔽地进行，同时还建立了农、青、妇各种抗日群众组织。

平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成为伪满、蒙、华北接合部敌人的

心腹大患，敌妄图以制造“无人区”的阴谋手段，实现其摧毁平北抗日根据地，确保伪满的目的。

（二）坚持平北的困难时期

1941 年下半年到 1942 年底，是坚持平北抗日斗争的困难时期。敌广设据点，纵横“扫荡”，大力制造“ 无人区”，制造“臭水坑惨案”，残杀我军伤病员。我军民前仆后继，再建滦昌办事处，二进龙赤特三区。

敌人企图沿长城线制造“无人区”，从古北口至大滩构筑一条宽大的战略封锁线，阻止八路军向东北挺进，以实现其“确保满洲”的目的。

1941 年下半年，伪满洲国热河日本宪兵本部，制定了所谓“国境地带无人区化”方案，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部也制定了所谓“西南地区肃正工作实施要纲”，形成了在伪满边境制造“无人区”的全面规划。

1941 年日本关东军第九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安藤忠一郎少将，率所辖 3 个大队、2416 人，进驻承德、古北口、青龙。伪满洲国第五军管区司令官赫慕侠中将辖步兵第五旅、第八旅、混成第五旅，另从其他军管区调入热河 14 个团（即八、十、十一、十二、十六、十七、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九、三十二、三十九团）作为机动力量。

在丰滦密地区，敌屯重兵于古北口、半城子、石佛、兵马营、石匣、汤河口、琉璃庙、于营子、白马营、密云、渤海所等主要据点，分进合击、梳篦“清剿”，由东向西、由北向南，交叉反复“扫荡”，并开始制造“无人区”。1941 年 9 月，关东军在滦平于营子搞“集家并村”实验。1942 年初，敌人在长城沿线的丰滦密一、五、七、八区以及十二区大搞 “集家并村”。敌人胁迫群众到指定的村庄去住，四周修筑起一丈多高的围墙，只留前后两个门供人出入，门上有岗楼，墙四角建炮楼，驻有军警特务，敌称之为“部落”。群众进入“部

落”便失去一切自由，只能任敌役使和宰割，因此群众愤怒的称之为“人圈”、“圈子”。到1942年3月底，敌人已在丰滦密的一、五、七、八、十二区修筑了四合堂、于营子、大峪、火石岭等29个“部落”，并宣布每个“部落”外10里范围内为“无住地带”，不许居住，耕作时间在上午10时，到下午4时之内；10里范围外为“无住禁作”地带，不许居住，也不许耕种，这些地区统称为“无人区”。

1941年7月，充实平北地委、军分区，书记苏梅、组织部长葛琛、民运部长徐明，专员刘介愚。分区司令员兼地委军事部长覃国翰、政治委员段苏权。

龙赤联合县委决定开辟特三区工作，王子明（又名孟醒）为特三区区委书记。

青纱帐起后，十一团第一营营长冯克武、教导员方成率第一、二连经大、小西沟，再次袭击南辛营警察分驻所。转战数日后，夜袭波罗诺、小白旗。又有孙志厚、孙成、石成林等多名青年参军。袁水率独立游击大队随丰滦密游击大队攻打巴克什营伪警察署。

7月5日，驻董各庄之伪通化省讨伐大队长程斌（警佐）所辖的第二中队的小队长那文生（警尉补）和分队长张景春（警长）率80多人携械反正。

8月3日，钟辉琨政委率游击一支队第五、六中队在延庆县井家庄歼伪满军30余人，毁汽车1辆。郭振普特派员负伤。

8月，中共丰滦密联合县工委正式扩建为县委，黄叶任县委书记，马力任副书记。

9月，独立游击大队改编为十团特务大队，袁水仍任大队长，并改名为袁福林，王凤竹任教导员。

袁福林、王凤竹率特务大队，袭击郭家屯、黄家窝铺伪警察分驻所。

我一支队第五中队在赤城县清泉堡北山狙击伪满洲军骑兵第四十四团，指导员宋惠然牺牲。

9月23日，王亢团长和吴涛政委率十团第一营和特务连在密

云县陀古梁(即"一撮毛")设伏,击毙日本关东军第九独立守备队朱狩中队55人,活捉1人,只有1人逃回,计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30余支、手枪3支、掷弹筒1具,望远镜、战刀各1。

10月,王子明带王满银、褚殿恩、陈明德等人,以一道沟、二道沟、三道沟、四道沟、北沟子为基础,开展特三区的工作,逐渐发展到大龙池、虎叫、万泉寺等地,搜集情况,建立关系,做伪保甲长工作,向群众宣传抗日,号召青年参加区卫队。

10月4日,日本关东军第九独立守备队和一七四部队独立大队,伪满军第八旅,通化省3个讨伐大队,日华北派遣军第十五独立混成旅团柿本大队,伪治安军一〇二团1个营,密云、怀柔伪警备大队等共万人,以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对我进行两个多月的毁灭性大"扫荡"。残暴地施行烧、杀、抢"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丰滦密根据地斗争进入极为困难时期。

鉴于伪满洲国强,伪蒙疆弱,我确定对伪满取守势,集中力量向伪蒙疆进攻的方针,第十团留第二营配合地方坚持丰滦密地区,团主力则转移至昌延、龙赤地区。

11月2日,丰滦密联合县委书记黄叶去平北地委汇报工作,途中被捕,十团政委吴涛兼任丰滦密联合县委书记。

12月,王子明等人偷袭老牌特务金守义,因情报不准,以寡抵众,我2人负伤,开辟特三区工作暂停。

1941年,日寇在怀柔县境内烧了长园和甘涧峪,先后烧了4次之多,共烧毁房屋425间,所剩房屋寥寥无几。此后,日寇又先后烧了庄户、官地、西栅子、莲花池。庄户烧房101间,官地烧房138间,西栅子烧房315间,莲花池烧房达380多间。共烧毁百姓房屋2400多间。西栅子90几户人家,几乎全被烧光。至此,八道河以南,柏崖厂以北,西起庄户、西栅子、八道河、交界河、莲花池,东到石屋、官地、神堂峪、柏崖厂、长园、甘涧峪,方园约500平方公里地带成了"无人区",约占怀柔全县总面积(指现在的行政区划)的7.78%。

在昌(平)延(庆)联合县境内,敌人为巩固伪满洲国边界占领地,进一步控制我昌延中心区,于1942年初划定大庄科、小庄科、汉家川等13个"人圈"。强迫附近45个村庄的群众,搬进13个"人圈",并拆毁附近的村庄。

对平北根据地中心区,日伪军不断进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其中以对赤城以南大海陀附近的我平北党政机关所在地之"扫荡"为最甚。我军民自己动手在山上盖的房子,不仅被日伪军烧毁,连房基石也被拆除扔到山谷中。每次反"扫荡"一结束,大家就重新盖房,未等房子盖好敌人又来了,我军民又开始反"扫荡"斗争。1942年,敌人在毗邻长城的青羊沟和千松台一带,首先搞起"集家并村",用刺刀和棍棒强迫群众搬进"部落"。

1942年初,伪满军驻丰宁第五旅又派两个团进入边界地带,七团驻白草,六团驻东卯,原骑兵四十四团仍驻大滩,加紧骚扰,并不时派兵进入龙赤地区,协同伪蒙疆军,分春、夏、秋定期向我海坨山中心的平北抗日根据地腹地进行"扫荡"。

1942年3月,我一支队二大队,在崇礼县水泉洼阻击伪满军(当地群众称它为"高粱米队"),毙敌10余人,我牺牲5人。

王子明率龙赤县三区区卫队,第二次进入丰宁黑河川,开辟特三区。先后在大龙池、虎叫、小龙池、万泉寺北沟等村建立起抗日救国会。至夏,建立起区卫队,秘密发展一批党员。秋天,由于特务金守义的破坏,区卫队长王满银牺牲,区卫队投敌,第二次开辟龙赤特三区工作又告停顿。

袁福林率特务大队到窄岭西沟活动,发动群众。

1942年,敌以6000兵力对丰滦密反复进行"肃正扫荡",广设据点,由原来的18处骤增至42处,并进行分区"扫荡"。仅这一年,敌人就对我山地和边缘区进行32次的"肃正扫荡"。还以小股兵力进行"清剿",我抗日基干队和群众300余人被屠杀,500多人被捕。汤河口游击队全部牺牲,原我抗日一面政权的7个区变为两面政权,90个村庄的工作被摧毁。

1942年春，杨岛(杨春圃)被任命为分区政治部主任。

1942年3月，游击一支队升格为四十团，团长钟辉琨，政委王启刚。

4月8日，敌制造“臭水坑惨案”。臭水坑位于密云县西黄花顶，四面重山环绕，山陡谷深，草木茂密，有巨石洞穴，适于隐蔽。十团在此盖了9间茅屋，成了我军政治机关的隐蔽所。团长王亢、县长沈爽带领供给处、卫生队和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共100余人在此隐蔽。由于情报失误，王亢团长于夜间带两个排外出打埋伏，驻地只剩下1个排担任警戒。因居住日久和叛徒出卖，4月7日深夜，汤河口、琉璃庙、后山铺日寇和伪满讨伐队经莲花瓣、二道沟，直扑臭水坑。8日凌晨被敌四面合围，团特派员邱阜和六连副连长王德礼率部奋勇抵抗，顽强战斗，有枪的同志掩护没枪的同志和伤病员撤退，县长沈爽、供给处长乔宇、卫生队长郭延章、副指导员沈奎等30余人壮烈牺牲，财粮科长李昨非以下45人被俘。

4月，丰滦密联合县政府秘书江卓(化名刘振华)代行县长职务。

5月，在怀柔境内，日本关东军第九守备队、伪满洲讨伐队、伪满洲军第八旅、华北派遣军以及地方警备队等各种日伪据点多达38个。其中新增加的据点有洞台、坟头、红螺镇、歧庄、峪口。

当时，汤河口一个村子就驻有日本关东军守备队指挥所、伪满洲讨伐队指挥所(这些兵力都分驻在长城沿线各据点)以及宪兵队机关警察署等，共达260多人。伪满洲军第八旅指挥所设在渤海所，分驻在四海、渤海所、洞台、大地、大水峪、峪道河、汤河口等地。大水峪驻有敌教导五团团部，2个营和1个机炮连，还有宪兵队。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在我怀柔地区设立的各种据点达40多个，驻守各种兵力多达3400余人。

5月，日寇又对我滦昌怀地区连续“扫荡”。山地重点在大榛峪、西栅子、长园、石源等地，“围剿”、“奔袭”达17次，平原的重点是韦里、下辛店、东坟、北宅等地，“扫荡”的次数达22次之多。滦昌

怀联合县工委书记樊凌玺牺牲，50多名干部只剩下5人。因此，该县也暂时停止了工作。直到1942年8月至9月份以昌延十三区为基地，重新建立滦昌怀联合县办事处，十团政治处主任方诚兼任工委书记，暂由昌延县领导。

6月21日，伪满洲军越过长城，配合日军"扫荡"。我十团团长王亢、政委吴涛和参谋长才山率部掩护去冀东的干部队，在长嵯山被日伪满军4000人多路包围。突围时，冀东十一团政委耿玉华等10余人跳崖壮烈牺牲。

1942年7月18日，晋察冀分局调回苏梅。段苏权代理地委书记，武光任副书记。

7月至8月间，敌对平北"肃正作战"，除日军独立混成第二、第十五混成旅团、第二十六混成师团各一部外，伪满洲军第八旅、第五旅及骑兵第四十四团参与配合，曾到达赤城、崇礼、延庆等县境。伪满军第八旅旅长周大鲁等在云州受到日军真野五郎接见，声称要"披沥决心，席卷平北，彻底肃清共产军"，日伪共出动万人以上兵力，向我根据地中心区大举"扫荡"，历时两个月。我军同敌人作战381次，突围14次，有111人伤亡，64人被俘或失去联络。我军歼敌190人，俘敌40人。

1942年秋末，昌延联合县二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刘文科到二区恢复工作。

9月23日至12月8日，日寇调集900多人，再加上伪满洲军、伪警察等共3000多人，对我昌延地区和丰滦密地区实行分区"扫荡"。

12月初，石匣日军百余人，去古石峪 抢粮烧房。王亢团长和吴涛政委率四团第一、二、三连赶到，包围了敌人，向敌发起4次攻击，经5小时激战，毙日军中队长岗岛以下20余人，截回被抢走的粮食70余驮，迫使敌人停止了抢粮行动。我牺牲三连长王金玉以下10余人。

年底，敌人为进一步推行"固边政策"，阻止我根据地向热河发

展，调集伪满军两个旅的兵力，从独石口以东沿长城一线进行所谓“固边扫荡”。独石口设有指挥部，在君子堡、马营、云州等地各驻一个营，不时出击“清剿”。

1942 年，敌人伤亡共 1600 余人，我主力部队伤亡 1/4，平北根据地经受了严峻考验，我军民齐心协力，英勇斗争，终于在平北坚持下来。

随着武装斗争的胜利，我平北党政干部领导群众开展了瓦解“部落”、拆“围子”、反沟墙、破坏交通的斗争。

第十团和丰滦密联合县委遵照平北地委“哪怕只剩一个村庄、一个山头，也要坚持到最后胜利”的指示精神，搭窝铺，住山洞和长城楼，造帐篷，坚持不离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江卓等人为避免群众受到损失，领导“部落”群众开展“合法”斗争。经过瓦解“部落”的斗争，掌握了几个“部落”并和大部分部落长、甲长建立了联系，秘密组织起政权和抗日群众团体，还在西湾子等少数工作基础好的“部落”内建起了党支部。白天“部落”群众利用出外种地、打柴的机会，为我传递情报；我工作人员深入“部落”活动，群众有组织地为我站岗巡逻。“部落”生活虽苦，但群众忍饥挨饿也要省下一部分粮食送交我政府，支持抗日。妇女们偷偷地做军鞋，夜里从水道眼里塞出去，第二天由外出种地的人偷偷带走上交。群众知道八路军缺子弹，就千方百计地偷敌人子弹。如白庙子“部落”，1942 年驻上了伪满讨伐队，群众抓住敌人经常互相偷子弹换大烟和聚赌喝酒的弱点，偷敌人的子弹。开始是自发地偷，后来发展到有组织地偷，在敌人喝酒打牌时，假意殷勤招待敌人，遮住敌人的视线，儿童们乘机从敌人乱扔在墙边炕角的子弹袋里偷出子弹，然后聚集起来，利用适当机会带出去送交政府。仅 4 个月，白庙子群众就送子弹 2000 多发。

张家坟中心村任宗玉、任宗芳、任永刚、任宗山、任宗章、韩丙方、刘长瑞回到扇子山种地，被杀害。为表彰他们坚持“无人区”的斗争精神，丰滦密联合县政府命名其牺牲地为“七烈营”，并立“不

屈不挠"碑一座。

1942年冬，昌延二区区长刘文科带领二区游击队长魏兴顺(原在十团一排)和1名战士深夜摸进汉家川。汉家川是敌人重点"部落"，特务、汉奸活动猖狂。刘文科通过抗日积极分子弄清"铁杆"汉奸闯德兴等人的情况和住处，然后通知联络员以上的人来开会，几个汉奸不知怎么回事全都来了。刘文科给大家讲了当前抗日斗争形势和党的政策，散会后将几个汉奸留下，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处决汉奸布告，就地处决了闯德兴等几个汉奸，魏队长朝天连鸣3枪，高喊"共产党回来啦！八路军回来啦！"群众纷纷拥上街来看，刘文科等人就势发动群众，拆了汉家川"圄子"。随后，又在群众要求下连夜拆了距汉家川5里的台子沟"圄子"。不到半个月，共拆了5个"圄子"，伪军吓得1个月没敢出来。

1942年七、八月间，反"扫荡"斗争中，龙延怀地区有7000多人参加破坏交通，使雕鹗于兴安岭的电话和公路长期不通。

1942年，正当环境残酷，部队减员最多的时候，根据地人民为了支援子弟 兵，娘送子、妻送郎，纷纷把亲人送到部队，仅丰滦密就有297名青壮年补充到十团。密云猪头岭村的邓玉芳大娘为抗日献出了全家7个亲人。早在十团组建白河游击队时，邓大娘就先送大儿、二儿、三儿参加了游击队。1942年初，在斗争最艰苦时，邓大娘又把四儿、五儿送到了十团，并支持老伴任宗武积极参加抗日斗争。不久，邓大娘的老伴和四儿、五儿为坚持根据地斗争牺牲了，大儿、二儿也先后阵亡。邓大娘忍住悲痛，又毅然把身边仅剩下的16岁的六儿送到部队。这位为支持抗日斗争甘愿牺牲一切的革命老妈妈，成为根据地人民坚持抗日斗争的突出代表。

(三)巩固和发展时期

1943年至1944年，平北以巩固现有根据地为主，在巩固中求发展，不仅收复了1942年失去的地区，而且还开辟了滦昌怀顺和龙崇宣地区。

1943年初，为恢复昌延地区工作，加强对敌伪武装斗争，军分区下令调十团团长王亢率主力转战到延庆川。

1943年2月，晋察冀分局决定，撤销平北地委，改为地分委，归平西地委领导。同时成立平北办事处，张孟旭为办事处主任。丰滦密联合县划归冀东领导，地分委书记段苏权并兼支队政治委员，陆平任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平北军分区改为平北支队，归平西军分区指挥，司令员覃国翰、参谋长陶汉章、副参谋长詹大南、政治部副主任吴涛。

1943年初，地雷的制造方法传入丰滦密，我军民在"无人区"广泛开展地雷战，各村自卫军都成立爆破组。自卫军制造了踏雷、拉雷、串雷、水雷，在村边、道口、山沟、屋门、牲畜圈等，到处都埋地雷杀伤敌人。如柳棵峪村爆炸组见敌人到处抢粮，就在一个山洞里围起几个假粮囤，埋上雷，鬼子在"扫荡"时发现了，围上去用刺刀乱挑，十几个鬼子当场丧命。

1943年初，敌人在整个黑河川全部实行"集家并村"。当时建的"人圈"有：三道川8个，青羊沟9个，白草14个，东万口10个，茨营子12个，东卯6个，万泉寺4个，合计7个乡和大滩共设65个"人圈"，有200多村庄的群众被迫搬入。在靠长城沿线，"人圈"外的国界处，被划为"无住地带"，发现有人通过即开枪射杀。黑河川土地肥沃，自古是米粮川，日寇"集家并村"的"固边政策"给人民带来一场空前的大灾难。

1943年春，后山铺伪满讨伐队探知我十团炸弹厂在莲花瓣附近的神仙洞。于是，前来偷袭，敌人来到"神仙洞"栅栏下，地雷炸了，敌人想搬草放火，要拣地下木杠抬伤员，草和木杆连着的雷又炸了，敌人又气又怕，扔下十几具尸体，撤回据点。

1943年春，遵照党中央指示，我平北军民开展了群众性的大生产活动。政府鼓励多开荒，凡新开垦地3至5年不交公粮，谁开谁得。机关单位生产所得4/10上缴，余者自留改善生活。十团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在头道沟、三道沟、南树林等地开垦荒地，种上

大豆、玉米和荞麦。敌人破坏了毫不气馁，毁了再种。1943年，丰滦密新开垦荒地3748亩，收粮11万斤。

5月，丰滦密区队成立，区队长师军、政委王波、参谋长王振东，下辖3个连，原十团三连为第一连，十团侦察连为第二连，原丰滦密游击大队为第三连。

1943年6月，日伪军为了割断我中心区海坨山与延庆南山的联系，强迫群众在延庆岔道至永宁的南山沟挖一条封锁沟，封锁沟全长60余里，宽2.5丈，深3丈，每1公里设1座炮楼，派二三十名伪警察驻守，监视过往行人，并强迫怀来和延庆各村群众修康庄城墙和护城河，沿岔道至永宁修封锁墙。我昌延联合县委领导干部和游击队深入民夫中揭露敌人罪恶。同时，警告各村伪保甲长不要给日本人当走狗。经过宣传、瓦解，不到1个月，民夫跑掉2000多人。白天敌人强迫民夫修，晚上县委领导群众填沟扒墙。十团一连伏击监督修沟墙的伪军，歼敌28名。经反复斗争，敌挖沟修墙计划以失败告终。

从1943年下半年起，平北军民在军事斗争中逐步取得主动，不断取得胜利。1943年八、九月间，日寇从张家口、龙关、赤城、怀来、延庆等地纠集近万人，并有飞机中队配合，对我延庆北山中心进行秋季大“扫荡”。

6月19日，大庄科乡杨树沟民兵中队长岳坦，为掩护昌延二区区长刘文科，将包围他们的伪满洲军引开后，跳黑龙潭壮烈牺牲。

7月7日，丰滦密区队在香水峪附近设伏，击溃出来“扫荡”的伪满军三十三团1个营，毙俘敌59人，缴重迫击炮1门、轻机枪2挺、步枪130支。

10月10日，十团团长王亢指挥一、二、四连在太子沟经3小时激战，消灭伪满军三十五团二营两个连，200余人，俘虏敌营长赵海臣及日军副官田岱以下近60人，缴获机枪3挺、步枪100多支。敌营长赵海臣因作恶多端、血债累累，公审后被枪决。

10月15日，平北地分委发出《关于反对并村斗争的指示》，要求党政军民立即动员起来，反对敌人“集家并村”和制造“无人区”的阴谋，提出了4项具体措施。

11月11日，丰滦密区队政委王波指挥第二连在南香水峪北山与抢粮的伪满军1个连战斗，不幸牺牲。

11月底，丰滦密联合县正式被冀东接收，丰滦密区队改为五区队，第一、二连回归十团原建制，新调冀东两个连为五区队第一、二连。区队长师军，政委由县委书记胡毅兼任，参谋长王振东。

1943年，滦昌怀的工作已经开辟到怀柔县城附近，并向牛栏山、高丽营方向发展。此时，十团政委李光辉兼滦昌怀联合县工委书记，秦城为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方诚。

由于工作的恢复和发展，滦昌怀联合县工委改为县委，办事处改为联合县政府。刘作垣任联合县委书记，田华任县长。新开辟的滦昌怀联合县辖114个村，占全县原有行政村的41%；人口99830人，占全县原有人口的58.5%。由于形势发展快，到年底，滦昌怀联合县向南已发展到了顺义县境内。

1943年底，伪满讨伐队刘翰部约300人，窜犯丰滦密长城以内地区，烧杀抢掠，破坏我工作。冀东五区队当夜对住在赶马厂村的敌人进行强袭，毙敌100余名，俘敌70余名，缴轻机枪3挺、步枪200余支。

1944年春，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已进入后期，我抗日力量有了很大发展，而敌人兵力却更为不足，如丰滦密地区敌伪据点已由1942年底的42个减少到23个，敌伪兵力也由4000余人减少到2000余人，并且9/10是伪军，抗日斗争形势明显好转。

4月，龙赤联合县一、二、三区300多民兵，在县委书记赵振中和一区区委书记杨韶华（即肖远烈）等领导下，围困后城伪满军1个月之久，最后迫敌逃离，我缴获了敌人大批军需物资，受到晋察冀边区表扬。

8月，日本关东军一〇八师团一部进行“固边推进”，向我长

城以内推进达10余公里，侵占了独石口、后城等地。并又一次进行伪满联合“进剿扫荡”。

9月，詹大南升任平北分区司令员。

1943年，我平北地方武装十分活跃。这一年，平北民兵单独作战112次，配合主力作战17次，毙俘敌伪近200人，我丰滦密联合县政府又组织“围子”内青年出来参加武装斗争。为防止敌人报复，我游击队采取袭击“围子”，“掠走”青年的方法蒙骗敌人。到1943年底，“围子”内青年已有半数进入“围子”以外的“无人区”。

至1943年底，我收复了1942年失去的地区，如滦昌怀顺、龙崇宣恢复与再建行政村415个，开辟273个，共计688个，占平北总村数48.8%，人口达62万。

(四)最后胜利

1945年1月，恢复平北地委。书记段苏权，副书记陆平，常委詹大南、张孟旭，委员赵振中、钟辉琨、吴涛、刘书亭、曾威。

丰滦密联合县支队成立，县长江卓兼支队长、县委书记冯东兼政委。

1945年初，我集中力量拆除“人圈”，解放“人圈”中的同胞。怀柔县境内的“人圈”均先后拆除，群众得到解放。

3月3日，分区政委段苏权率十团(团长李荣顺、政委曾威、副参谋长周德礼)的3个连、延庆县大队，于延庆县后吕庄伏击伪满洲国三十五团的1个营，歼其尖兵排，毙敌30人、俘敌7人，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13支，我牺牲2人，伤连长杨成印以下4人。

5月15日，为了解放热西受苦受难人民，中共冀察区十二地委发出通知，成立了中共热西分委和热西支队，分委书记吴涛，支队长王亢。同时将丰滦密联合县从冀东划回平北，作为热西支队挺进热西的前进基地。

5月15日至25日，平北部队发动了第一期战役，攻克日伪据点4个、逼退日伪据点12个，基本上打破了平北根据地被分割的

局面。

5月25日至7月20日，平北部队发动了第二期战役，逼退伪满洲国国防第一线伪满军，攻克了独石口、云州、后城、二道关、黄花城等重要据点。

6月下旬，冀热辽军区派出挺北第一支队，辖两个主力连、两个地方武工队以及支队部电台等工作人员400余人，在支队长师军、十四地委组织部长李越之、副政委王文的率领下，从密云出发，佯攻隆化，巧过凤山，于7月上旬摆脱伪满军和讨伐队的围追堵截，到达丰宁、隆化、围场边界地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昌延县敌工部通过内线，使十团二连未发一弹，攻克周四沟敌据点。

7月，经昌延县敌工部工作，收编马道梁一带伪自卫队100余人，编为县大队第一、二两个连，原队长孟全礼为副大队长。

7月，热西支队长王亢调冀热辽军区，任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

平北地委决定：成立丰宁县工委和丰宁县办事处，工委书记王子明，办事处主任陈道明。从龙赤县带1个排的武装，又补充一些新战士，组建1个中队，三进龙赤特三区，开展工作。很快在茨营西沟、白草的老年沟、花盆等地建立起3个区。对敌开展政治攻势，同时发动群众拆“人圈”，重建家园。

7月18日，在平北军分区政委段苏权及副司令员钟辉琨指挥下，我平北十团（团长李荣顺、政委吴迪）、平西的四十四团（团长雷育龙、政委徐元甫）伏击了到龙门所重建据点的伪满洲军六团第二营。毙伤团附日本人太田茂等官兵50余人，俘虏营长王国士以下官兵270多人。缴获迫击炮1门、轻重机枪14挺、步枪318支，战马17匹。我分区参谋王刚等人牺牲。

8月，滦昌怀联合县大队攻克了汤河口、琉璃庙等据点，计歼敌300余人。

8月16日，苏蒙联军骑兵和机械化部队右翼经水泉坝击溃森

吉图守敌。入夜，冒雨前进。至17日，经郭家屯折向丰宁县境内，将日军一〇八师团一部缴械。

1945年8月底，伪满军第八旅1个团，由滦平经四合堂来到河防口，滦昌怀顺联合县委书记张廷森去接受投降，而敌人经怀柔向北平逃跑。县支队长梁歧闻讯后，率部由卢庄到寺上村设伏，追打至板桥，缴获一部分枪支弹药。

9月15日，师军支队长带战士10余名，在苏军配合下到大阁，将伪满军第五旅缴械，逮捕了原伪满洲军第五旅副官张锡福。张锡福准备在8月16日投靠国民党，搞假"光复"的阴谋被我彻底粉碎。

22日，丰宁县工委和丰宁县办事处进驻大阁。

27日，苏军撤回凤山。丰宁县办事处工作人员接收日伪机关。

29日，办事处主任陈道明，召集前伪县长、伪各科长开会，宣布八路军正式接管县署，指令他们服从接管，改恶向善、立功赎罪。

密云县境除密云、石匣两处据点外，全部光复。番字牌、四合堂地区人民纷纷捣毁"部落"，回原家址重建家园，民主政府筹集粮款，帮助群众安排生活，恢复生产。

10月1日，国民党十一战区"第五纵队"韩继功部进攻大阁，我暂时撤离。

2日，我转移途中，在黄土梁发生战斗，中队长王秀贵牺牲。

25日，由平北军分区副司令员钟辉琨指挥二十四团（团长吴迪、政委王志廉、参谋长周德礼）、独立团（团长白凯河、政委邱阜）参战；还有热河军区新编十二旅副旅长陈云中率领1个团，察蒙骑兵支队（支队长赖富）配合，击溃韩继功网罗伪军警残余拼凑的"第五纵队"，大阁解放。

11月初，由钟辉琨派分区参议张华亭带赵卓（伪满军机械连长）去大滩收编了张福元、李德林（外号"李二麻子"）匪部500余人，战马100匹。

12月，平北分区教导大队改编为热西支队，支队长邓崇福，政

委吴凤翔。分区教导大队为一大队，丰宁大队为二大队，滦平县大队为三大队，在丰宁、滦平一带活动，配合建政和剿匪。

平北军民在同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第五军的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遭受了不少的挫折和失败，付出重大的牺牲，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平北抗日根据地是在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创建的，平北军民是插入敌伪经营统治已久的战略后方，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取得胜利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在统战政策和武装斗争等方面的独特经验。

平北又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创建平北抗日根据地，就是收复失地，像一把尖刀插在伪满、伪蒙疆和伪华北自治政府的结合部上，又是巩固平西，坚持冀东，挺进东北的重要一环。从 1945 年秋开始，经平北根据地向东北三省和热河输送了大批军队和干部，平北为我党我军战略反攻、挺进东北，南下平津的前进基地。

（选自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长城线上无人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44～166 页）

忆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

周 治 国

一、深入敌后开辟口外根据地

1940年3月我身染重病，地下党组织通过韩平同志把我送到长城外青龙县的楼台子李翠家养病。在他家精心照顾下，我的病情逐渐好转，我便随同他家里的人上山砍柴、采野菜。一来为锻炼身体，二为借机查访一下周围环境和敌人情况。为进一步摸清敌情，我在1940年5月，同韩平同志一起到平泉县城进行实地调查。

在平泉县城，我们找到了韩平同志的一个远房亲戚，名叫韩显发。他是一个专门收买皮毛、猪肠、羊肠并加工出卖的小商人。铺面不大，两间小屋。我和韩显发早已相识，他也了解我的身份。因此，见面后，他对我们很热情，用油炒小米饭招待我们。

在闲谈中，我们了解到平泉街上设有一个旗公署（当时平泉县称喀喇沁中旗），一个警察署，伪公职人员及警察约有二三百人。由于平泉地处交通要道，又是关内外之间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因而常有日伪军往来居住。他们在此胡作非为，老百姓非常痛恨日伪统治，盼望中国军队早点打回来。

通过3个来月的调查了解，我感到这一带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极为有利。为此，我不等病痊愈，便于1940年7月返回关里，在迁西县东荒峪找到了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向他汇报了我的调查情况。

李司令员听后很感兴趣，他说："我早想把游击活动扩大到口外都山一带，只是没有合适的人去。早在1934年，抗日救国军的首领孙永勤的部队就在青龙、兴隆等县活动，当时我冀东党的主要负责人王平陆同志曾派人与孙永勤等有过联系。后来孙的部队失败，

加之我们的力量有限，所以一直未能在都山一带开辟抗日工作。”

他接着对我说：“你能借养病的机会，对这一带的情况进行调查，很好。现在组织决定派你去开辟这一地区，你看怎么样？”我说：“司令员发话了，我当然要坚决服从，但总得给我几个人，不然也没个帮手，碰着问题连个研究商量的人都没有。”李司令员鼓励我说：“现在还派不出合适的人，等以后我们再增派。我看你一个人先去串联串联，把群众发动起来，抗日的事情就好办了。”我说：“好吧！”之后，李司令员亲笔给孙景华、韩凤武、刘凤年各写了一封信，嘱我代交。并写了一个关于我工作调动的通知信，叫我交给三总队领导。

临行时，李司令员还一再叮嘱我：“你只身前往敌占区，要紧紧依靠当地广大群众，充分发挥一个党员 的火种作用，在满洲国的西大门点上一把抗日的烽火。”

任务就这样定下来了，我感到责任重大，同时也感到困难重重，就我一个人去敌占区，一无亲、二无友，怎么开展工作呢？我跟孙景华、刘凤武、韩凤武又不相识，信又怎么交呢？但军令如山倒，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是不应该向党讲价钱的。于是，我向李司令员表示：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

1940 年 7 月中旬，我带着两只手枪离开冀东根据地，奔赴古长城。

我感到仅凭我一人、两支枪是不能完成上级党交给我的任务的，必须发动群众。于是，我动员出过去曾跟我打过游击的贫农李怀义，又在擦崖子串连了远房亲属周万余，他们都是精明能干的小伙子，先给我做警卫工作，然后我们一齐到迁西县龙湾村找到了我表哥刘明。

刘明能说善讲，广为交际，还当过保乡团员，枪打得很准，在当地老百姓中有一定威信。我向他说明来意，他非常高兴参加抗日活动，还帮我在他本村找到了一个当时的上层人物刘墨卿。

刘墨卿是国民党员、知识分子。他的大内弟张祥林（原名张

瑞)曾参加过保乡团,是孙景华的部下,为人耿直、忠厚,善交际、讲义气。我觉得由刘墨卿、张祥林两个作为我们开辟口外地区的桥梁,比较合适。于是便通过刘明做刘墨卿的工作,动员他出来参加抗战。

1940 年 7 月下旬,我们一起离开冀东,穿越长城,来到口外松树沟张祥林家,这是一个人家不多的小山庄,背靠大山,前临一片较开阔的河套。

张祥林家看上去家境比较宽裕,有 7 间房子,几十亩地,还有几头大牲畜,并雇了一个小放牛的。

经刘墨卿介绍,我们和张祥林兄弟见了面,我向他讲明身份,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谈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日寇、恢复河山的一些想法,得到他们兄弟 4 人的积极响应。

通过几天的交往,我们对张祥林一家的情况逐渐有了了解。张祥林为兄弟之长,民国时曾在孙景华部下当过保乡团的班、排长。日本人成立伪满洲国后,农忙时在家做农活,农闲时同大烟商打交道,参与 武装保镖活动。这些人枪法准、地理熟、朋友多,如能争取过来,对我们在这一地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十分有利。老二张友是地道的农民,为人忠厚、老实,但也当过保乡团员,枪法很准。老三张显是个知识分子,在本地熊虎斗伪村公所当司计。老四张贺是伪满洲国高中毕业生,尚无确切职业。

他们兄弟几人虽各自经历不同,但都健谈、好交,有一颗爱国心。我们通过亲串亲、友访友的办法,发动群众,使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很快深入人心,要求参加抗日部队的人越来越多。

张祥林家先后有 9 人参加了革命,他四弟刚结婚,夫妇 2 人就双双参加了抗日斗争,最后就连他家一个小放牛的王再生也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在抗日战争中,他们家有的英勇牺牲,有的被迫害致死。房屋先后多次被敌人烧成一片瓦砾,弄得他们有家难归。但他们并没有屈服,仍坚持抗日斗争。

除张祥林一家 9 人外,现在能回忆起来,经张祥林介绍出来参

加游击队活动的有李长红、李长和、孙会友、李庆轩（李贺）、赵振香、李青山、赵振清、宁阁云、周老占等人。张友也动员出来许多人。张显在伪村公所内部秘密地串联了苏百熙等人给我们做耳目。在这些游击队员中，李青山原是抗日救国军的一个小头目，对青龙、平泉、承德、围场一带的地理比较熟，而且有些朋友。他除将自己的儿子李长青和抗日救国军时的战友刘元存、刘永明介绍出来参加游击队外，还受我之命，带领李怀义、陈立民、李长和等人赴光头山一带串连抗日力量。这样，经张祥林等人的工作，我们很快组织了一支小游击队。

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抗日，扩大统一战线，我们积极开展团结在当地有影响的上层人物的工作。孙景华、刘凤年、韩凤武是当时我们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张祥林虽与这些人认识，但不十分熟悉，贸然前往恐有不便，最后想到了好友周老占与孙景华是至交，而且居住偏僻，独自一家，周围满是果树，且与孙景华家相距不远。于是，我们和张祥林去周老占家。

周老占原籍是迁西县三屯营，出身贫苦，以买卖皮革、猪毛为生。因而经常出入长城内外，四处周游，见识较广，思想比较开通。特别是冀东抗日大暴动后，他受震动很大，热心抗战。我们同他一商量立即受到积极赞同。

在周老占家，我们结识了孙景华。我向他面交了李运昌司令员的亲笔信，内容大意是：你过去曾带领百姓保了家乡，现在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你应该以民族利益为重，不可苟且偷安，应高举义旗，奋起抗日。今派我部下指导员周治国与你联系，洽商抗日救国事业，望予协助。他看完信后，我又转达了李司令员对他的信任和期望。孙听后大为感动，表示愿意为抗日救国出力。我即委任他为八路军联络员，并托他将另两封信交给刘凤年、韩凤武。

孙景华出身下中农，为人正派，对抗日工作非常积极，仅经他手先后帮助我们从地主、富农家中动员出埋在地里多年的枪就有10余支、子弹上千发，并从据点里买出上百斤炸药。刘凤年出身大

地主，韩凤武出身也是地主并担任伪村长。他们二人接到信后，因怕日本人知道了掉脑袋，没敢和我们见面，只是托孙景华转告我们，他们二人绝不破坏抗日。后经孙景华多次说服动员，刘凤年才被迫交出大枪两支和一些子弹，韩也交出了两支大枪、1支手枪和1挺机关枪（这些枪因埋在地下多年，起出来不能用了）。刘、韩二人态度虽不积极，但总的说来对我们开展统战工作，共同抗日还是有利的。

在统战工作中，孙景华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是一位值得我们学习的好同志。后来，孙景华被坏人马旭告发，在峪耳崖被捕。在狱中，敌人对他施尽各种酷刑，甚至用筷子往阴茎里穿，但他意志坚定，而没有屈服，没有供出一个游击队员的名字来。临赴刑场时仍怒斥敌人说："你们现在杀了我，日后周指导员（当时我的身份和名字已公开）回来会把你们都杀光，替我报仇的！"尔后慷慨就义。为了给孙景华烈士报仇，我们将马旭捕获处决了。

1940年八九月，我们深入到都山西部的马尾沟、孤山子、龙凤沟、亮甲台、长沟、山湾子、葫芦峪等村。这时在光头山一带活动的李青山回来汇报说：光头山附近有许多迷信团体，如红枪会、黄枪会等，其会员多是些贫苦群众。他们组织之初，是为防范兵匪抢劫。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后，到处烧杀抢惊，因而他们也有强烈的抗日要求。

听了李青山等人的汇报，我觉得这一带农村比较落后，老百姓迷信不足为怪，说什么佛法附身就可刀枪不入，由他去说，只要是真心抗日，我们就要团结。于是，我又令李青山与他们联系，团结、争取他们同我们一起抗日。不久，当地红枪会头目李文彪等率队前来投奔我们。

为了更好地团结他们一道抗日，我们对他们搞的那一套封建迷信活动，不是采取简单的一律反对的态度。这因为：一是他们还没有觉悟，不可冒进，否则会伤害他们，甚至脱离我们；二是当地一些敌伪人员也信奉这些东西，我们也可利用这个机会做工作。当

然，对于他们的封建意识我们也不是采取放任态度，特别对后来加入革命队伍的红、黄枪会成员则在日常生活交往中，进行帮助教育。为此，我们还组织他们到关里进行参观学习，使他们亲眼看到我们部队的学习、战斗生活，人民群众高涨的抗日热情，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抗日劲头更高了。

记得 1940 年秋，我带李文彪等红枪会队员去冀东根据地参观学习，并顺便买些布匹做冬装。一路上，他们看啥都觉得新鲜，越看越觉得共产党、八路军说得对，纷纷表示要参加八路军和我们一同抗日。回来的途中，我们走到知了峪附近，突然被日伪军包围，情况十分危急。我们被迫与敌展开激战，随同我们一起去的红枪会队员表现得非常勇敢。我们打死 1 名日军，打死几名伪军。终于击溃了敌人，杀出一条血路，返回了游击队驻地。

经过一段教育，他们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抗日劲头更高，大部分人成了我们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在多次同日伪军的战斗中，他们勇敢杀敌，屡建战功。

二、青平工作团及区村政权的建立

我们游击队活动在迁青平一带。1940 年 11 月，攻克了峪耳崖金矿。1941 年 1 月，又连续打了城子岭和三道关，消灭敌人 100 多人，我们游击队已发展到 100 多人。

1941 年 4 月，冀东区党分委指示在热南成立青(龙)平(泉)工作团。我被任命为工作团主任，我带的游击队正式命名为青平游击队。此后，冀东又相继成立了几个工作团，如同年 12 月成立的以高敬之为主任的长城工作团。为了加强青平工作团的工作，上级还派葛春生、张阁云、胡成、刘汉臣等同志参加我们的工作团。我们的分工是：我任工作团主任兼游击队队长和指导员，负责全面工作，以军事为主；葛春生(现名葛振武)任工作团副主任，负责建党、建政工作。

当时建政的重点在平泉县以南，青龙县都山以西及西北地区。

因为在成立青平工作团前这片游击区已有了组建区政权的基础，所以到 1941 年秋冬之季，仅用几个月时间就组建了 4 个区，在有些村子还建立了村政权。村政权一般设办事员、武装委员、农会主任、妇救会主任及交通员等。对于伪甲长基本没动，而是经过做工作，把他们变成两面政权，使之真心向我，假心向敌，应付日伪。

青平工作团 4 个区抗日政权的范围大体如下：

一区，大约是在 1941 年 4 月组建。

东部：北起都山——八道河，南到白洋峪；

西部：北起安达石——峪耳崖，南到碾子峪；

南部：南起碾子峪——擦崖子，东到白洋峪的长城沿线；

北部：西起安达石，东到亮甲台。

二区，大约是在 1941 年 5 月组建。

东部：北起安达石——峪耳崖，南到碾子峪；

西部：西起塌山——瀑河口，南到喜峰口；

南部：西起喜峰口，东到碾子峪长城沿线；

北部：西起塌山——宽城，东到安达石。

三区，大约在 1941 年 10 月组建。

东部：北起松树台——汤道河，南到都山；

西部：北起大吉口——党坝，南到安达石；

南部：西起安达石——亮甲台，东到都山；

北部：西起大吉口，东到松树台。

四区，大约也是于 1941 年 10 月组建。

东部：北到大吉口——党坝，南到安达石；

西部：北起八家，南到塌山；

南部：西起塌山——宽城，东到安达石；

北部：西起八家——满杖子，东到大吉口。

建政之后，我们利用青平工作团的名义，积极开展工作，团结各界一起抗日。除了依靠广大贫苦群众外，我们还注意发动各阶层、各界（包括敌伪官员在内）一起抗日。我曾三上都山动员老道、

尼姑要他们利用讲经布道，走街化缘的机会替我们侦察敌情。有时我们也到山上隐蔽，或了解情况。人家说出家人吃八方，我们呢?连出家人的饭也吃到了。

在统战工作中，我们还注意利用过往商贩为我们工作，以沟通经济渠道，解决物资匮乏问题。伪满时，敌人对商贩活动限制很严，动辄以"经济犯"论罪，而我非但不加限制，反而给予必要的保护。对于我们革命队伍中的一些借机敲榨，造成极坏影响的人，则采取严厉措施，予以纠正。如：迁西县大堡城子农会主任霍万起经常盗用八路军和区政府的名义，以检查过往商贩中有无汉奸、特务为名，借机图财害命，影响极坏，后被我抗日政权依法处决。因此，这些商人十分拥护我们，反对伪满统治。梓椤树的杨春廷，亮甲台的何金余、何金宽，大地的刘文富、杜连清，大堡城子李祥元等商贩都给我们弄过武器和弹药，做过许多有益于抗战的工作。

为了配合开辟地区，我们也展开了武装斗争，5月下旬，在龙湾村打垮了夏岛讨伐队，我们游击队也发展到一百五、六十人，经常在迁青平地区同日伪军周旋。

1941年7月份左右，为进一步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我青平工作团决定主动打击日寇，然后建立地方政权。我们在15天内就打了16仗。

第一仗从荞麦场打响。一接上火，敌人便咬住不放，天天打，有时一天打两仗。由于这一带是新区，没有群众基础，情报也不及时，不准确，打起仗来是比较被动的。

我们从荞麦场冲出后，向西撤，穿过西梁到平泉大石湖川。这时天已漆黑，我们准备吃点饭，稍加休息。但叫不开门，只好跳墙而入，把门打开，进屋一看，家里没有人，我们划拉一些柴禾，把饭刚做好，还没等吃，敌人就把我们包围了，双方展开激战。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牺牲了3个战士，其中1个是从山崖上掉下来摔死的。

突围之后，我们撤到椴树洼，敌人尾随而来到，又打了一仗，我们边打边撤，转到大小前坡峪，敌人仍步步紧跟，一步不让。我们撤

到安达石同敌激战一场后，穿过椁椤树，过上、下板城，仍没把敌人甩掉，在此又同敌人接上了火。经过一场苦战，我们决定撤回长城口里，才算最后把敌人甩掉。

15天来，同志们天天绕村跑，走路打仗，睡不上觉，吃不上饭，找不到井，只好喝一些山河沟里的水解渴。艰苦的战斗生活，使一些同志入关之后，就闹开了肠炎。

回顾这次战斗的教训，我们感到：在敌占区没有群众工作基础，是不适宜部队集中活动的，也不可能随之迅速建立起抗日政权；大部队活动既容易暴露，也不易于分散，加之我们弹药缺乏，补给困难，一但被敌人死死咬住，展开正面战斗，很难取胜，只有分散活动，才能充分发挥我们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的优势。

总结了这个教训后，我们把部队分成一股一股的小武工队，一股十几个人，最多不超过二、三十人，用以宣传、组织群众，建立区政权，除奸反特，打击敌人。

三、承平宁区村政权的建立

1941年冬，冀东区党委决定将青平工作团改为青平办事处。主任是张真理，副主任仍为葛春生。同时决定选调我和150多名精干的指战员充实在战斗中伤亡较大的冀东军分区十二团，我任该团一营副营长。青平工作团剩下的百余名战士，一部由刘增孝、苏百熙、李青山、裴文合带领到光头山一带活动，剩下的一部分同志被充实到青平办事处领导下的4个区。

1942年4月初，我接到军分区调令。李运昌司令员对我说："晋察冀边区党委指示我们成立几支远征工作队，现在任命你为冀东军分区第一远征工作队队长，李宝华为副队长，另有区干部崔建舟一同随往。并令我从青平工作团所辖各区挑选李惠友、马玲，张喜福、刘善、蔡荣国、高永生、王再生、钱文春、刘东安、张野溪、张旭等15名战士。

远征队发展方向：向锦承铁路以北尽力发展。任务是牵制敌

人，扩大游击区，尽可能与东北抗联取得联系。李司令员还指示冀东军分区宣传科长雷华起草了一份《告东北同胞书》，印刷了几千份，叫我们随身带上，沿途散发、宣传，以扩大我军影响。

1942 年 5 月初，由我们 18 名同志组成的第一远征工作队离开冀东远征北上。

后来我听说，我们走后又组建了两个远征工作队。第二远征工作队，队长是李满盈，方向是承德西部滦平县、隆化县一带；第三远征工作队，队长是宋国祥，副队长张仲三。后来张化东、周鸣岐、信修等同志也去了，方向是青龙县东部建昌、凌源、绥中县一带。第二、第三远征工作队也开辟了很大的一片抗日游击区，但我们这 3 个工作队互相没有取上联系。我们于 1942 年旧历 5 月挺进到平泉，从东南插向西北。几天后在光头山南面的大营子同李青山、裴文合带领的游击队会合。我们自 1941 年冬分手后，他们始终在这一地区坚持抗日斗争，队伍已发展到五六十人，纪洪恩、杜明岐等参加了游击队。我向他们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并将他们划归工作队统一领导。

为鼓舞士气，1942 年 7 月，我们攻打了围场县东南的茅荆坝警察分驻所。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缴获大枪 20 来支和一些其它战利品，俘获敌伪人员 10 余人，对他们进行一番教育后都予以释放。

为更好地发动群众和保证对部队的供应，1942 年六、七月间，我们首先以三沟、六沟为中心组建了一个新的区政权，定为第一区。

第一区，区长，崔建舟，助理员张旭等。

第一区活动范围大体如下：

东部：北起光头山——圣祖庙——五道河，南到六沟；

西部：北起三家 ——前庙——头沟肖杖子——三沟，南到六沟；

南部：六沟以北；

北部：西起三家，东到光头山。

因当时我们开辟的区域较大，而适合做建政工作的干部太少，因此派副大队长李宝华回冀东汇报了我们的工作，同时要求增派干部。冀东区党分委7月份派来了高捐雨、赵洪山等同志，于是我们又组建了第二区。

第二区，区长高捐雨，助理员赵洪山等。

第二区活动范围如下：

东部：北起蒙合乌苏——黄土梁子，南到平泉；

西部：北起光头山——圣祖庙——五道河，南到六沟；

南部：西起六沟——七沟，东到平泉；

北部：西起光头山——杨树梁，东到蒙合乌苏。

区政权建立之后，我们一面发动群众，一方面开展统战工作。

二区洼子店东沟有个教书人，名叫杨润田。他同一些伪官吏的上层人物较熟，早年曾参加过抗日救国活动，我们对他进行思想工作，说服教育他，并找来一些传单、书籍，其中有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延安整风时的一些讲话让他看。他看后思想逐渐转变，由消极等待变为赞成抗日。在我们生活10余天后，一天，我对他说："你来的时间不短了，如果杨先生愿意回去的话，我们可以提供方便。"他说："不走了，出来这么长时间，回去敌人也不能放过我。与其引颈受戮，不如和你们干他一场。"我说："好！留下我们也欢迎。"以后他就跟在我身边，做文书，并利用以往的关系协助我们做一些统战工作。

解放后，杨润田做了我们的领导干部，曾任热河省民政厅副厅长和承德市政协副主席，1981年病逝。

1942年8月，我们开始组建第三区，李友惠任主任(书记)兼区长，纪福东、薛荫廷任助理员。

第三区活动范围如下：

东部：北起旺业店——四道沟——打鹿沟——西洼，南到蒙合乌苏；

西部：北起荒地——岗子，南到头沟；

南部：西起头沟——前庙——三家，东到光头山；

北部：西起荒地——大庙，东到旺业甸。

10月，冀东区党委从训练班结业学员中又分配来贺文涛、苏振东、贺仲一、赵有哲、包文胜、王茂松、王永等13名干部。我们除又组建第四区外，还充实了一、二、三区和游击大队，同时对整个远征工作队的领导班子也做了一下调整。贺仲一到一区任区长，贺文涛到二区任农会主任，赵有哲到三区任农会主任，原一区区长崔建舟调任游击大队副大队长，王茂松任游击大队副指导员。游击大队计有200多人，隶属于远征工作队，我仍兼任大队长和指导员。下设3个中队，一中队长包文胜；二中队长纪洪恩；三中队长李青山。

第四区，区长苏振东（现名王旭昌），组织委员甄斌，农会主任张建光，副主任王文焕。

第四区活动范围如下：

东部：北起平泉，南到大吉口；

西部：北起六沟——武场，南到八家；

南部：与原青平工作团的四区相交，即西起八家——满杖子，东到大吉口；

北部：西起六沟肖杖子——七沟，东到平泉。

以上所建各区，方圆均在百里之上。在这些地区我们秘密发展了一些党员。他们在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等方面起了骨干作用。各区在基础较好的村子还建立起村政权和抗日救国会等抗日团体。这些村政权多半是通过改造敌伪的牌、甲长而使之成为真心向我的两面政权。在一区，我们还开展了征粮征款工作。

除上述工作外，我们积极开展对敌分化瓦解工作，做这项工作，我们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策略。一方面，我们严厉地镇压了一些死心塌地的汉奸走狗。如：1942年秋，李秀带领一支队伍在李台子突然被讨伐队包围。战斗中，我们牺牲了1名战士。事后经调查发现，原来是由于一个地主伪甲长和另一个姓李的坏蛋（其子在南台子 伪警察分驻所）告密的结果。于是我们将这两个汉奸坏蛋

逮捕，并在西山埋了。另一方面，对那些一般的敌伪官吏、地主，我们则视其罪恶采取不同的策略。有一个大地主名叫王焕珍，干了许多坏事，开始我们准备杀掉他。后来我们答应了他的请求，留他一条性命；同时决定罚以重金。这一惩其恶，二又解决了部队经费问题。

为了扩大统一战线，我们经常通过伪家属做伪牌、甲长，伪警察，伪官吏的工作，让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比如我们对围场县茅荆坝的警察所就没有打。因为我们那次攻打这个警察所时已对伪警人员进行过教育。你把它打掉了，敌人还会恢复起来，情况不了解，更不便于工作，倒不如通过其家属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利用伪警察瞒骗日本鬼子，使之成为瞎子、聋子，为我们提供方便。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敌人眼皮底下发动群众，从事抗日活动。对于他们，我们也适当地给以一定的照顾，许以保持其家产和人身不被侵犯。

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使我们开辟敌占区的工作得到了顺利的发展。

在建立区政权的同时，我们还秘密地建立了地下交通线，以便同关内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接受任务，开展工作。由于当时条件差，没有电台、邮局，通讯联络全凭地下交通线。

交通线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地下交通，负责从口里向口外转送干部、军事物资等；二是通信联络，负责往来信件，像古代的驿站一样，相隔一定距离便有一个，这样一站传一站，哪站出问题，由哪站负责。

地下交通线有着严明的纪律，每个站及地下交通员都有代号、联络暗号。

经蔡瑞宝、段锡福、张野溪等同志做工作，我们在平泉、宁城、青龙、承德建立起两条地下交通线。

东线：从宁城的四道沟——平泉的哈拉海洼——长胜沟——道虎沟——松树台——杍椤树——青龙的水泉沟——细子沟——

龙凤沟——松树沟——关家铺窝——迁西县榆木岭(原线四道沟——青山口大铺城子。后因青山口成为敌驻地而改线)。

西线:从承德县三沟东沟峪——车轮轿——老婆山——平泉的胡杖子——青龙的荞麦场——万塔荒崖——南天门——迁西县贾庄子——龙湾。

地下交通线的同志们在当时做了大量的工作,为革命出了不少力。当时我们送往信件中有时插鸡毛,标志飞快;有时插火柴,标志火速,不管是鸡毛信,还是火柴信,只要我们信件到,这些同志立即放下自己的事,宁可不吃饭、不睡觉,昼夜兼程为我们传递消息、信件。

当时环境恶劣,特务、汉奸到处流窜寻找我们,稍不留意就会暴露,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危险。但他们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向敌人告密,表现出崇高的革命精神。

四、主力部队的配合及光头山突围战

1942年秋后,冀东日伪军进行第五次"强化治安",我主力部队约1000余人转移到外线,在我们一、二、三、四区休整。由于我们统战工作搞得较好,部队没有因暴露而被迫打仗。

以往冀东日伪军"扫荡"有一定的季节性和时间性,多年都是一两个月。这次与之大不相同,敌人一连3个月没有开拔,他们还在大搞"三光"政策的同时,又搞起了新花样,施行所谓的"沟壕堡垒战术"。在冀东平原上到处挖沟壕、修炮楼,企图以此来实现所谓的"强化治安",摧毁冀东抗日根据地。

敌人的这一套战术确实给我们根据地造成很大损失。1942年底,在长城外的我八路军为了把"围剿"冀东的日伪军引到长城以北,以便迅速恢复被敌人破坏了的冀东抗日根据地,于是发动了热南战役。在几天之内连续打下了平泉北部和西部的黄土梁子、八里罕、三沟、六沟、七沟、毛沟、五家等四五十个警察所和村公所。当时热南战役不仅在承平宁地区进行,而且在青龙、兴隆等地区也同时

展开。这次行动之后，冀东十一团参谋长高桥带领两个连，十二团二营五连指导员阎汉臣带1个连受命继续在承平宁地区活动。

我和高桥同志几年没见面了，在此相逢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互相述说了离别之情。高桥同志还把一本他在学习时发的由整风文件汇集而成的书给了我。这本书对于我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发挥了很大作用。

主力部队帮助我们打开了局面，把大片隐蔽的游击区变成了公开的抗日根据地，群众和我军政人员都欢天喜地，庆祝解放。

伪热河省对我发动的热南战役大为恐慌，急忙向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告急。“新京”为了确保“西南国境线”，便从伪满的第四、第五军管区抽调了9个满洲旅、1个装甲旅、2个骑兵队、27个讨伐大队直扑而来。据伪警官讲，加上热河原兵力，计达10来万日伪军。

这次主力部队帮助我们打开了局面，由于互通情况不够，使我们失去了一些在敌人内部的耳目，尤其是因盲目乐观对敌情估计不足，加上侦察工作不利，因而对敌即将进行的大规模“围剿”缺乏思想上的准备，使敌人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把我游击区分割后，用重兵团团包围起来。

1943年春节将临，我们第一远征工作队和高桥、阎汉臣所带的主力部队商议准备召集各区的干部和游击队指战员到承德县圣祖庙大营子村开个会，总结一下前段的工作，庆祝一下我军热南战役打开局面的胜利。为此，我们还弄了些荞麦面和牛羊肉，准备在春节时和同志们一起改善改善生活。这时大批日军和伪满军已开始对长城以北热河地区进行“围剿”，并向青龙、平泉、承德、宁城、兴隆等地派重兵。

由于情况突变，许多同志没能按时赶到，只有三区的干部到了。第一中队包文胜、崔建舟同志率领游击队走到承德县的小建厂沟时和敌人遭遇，打了起来。经过一场激战，一中队长包文胜，司务长张旭及全中队40人，除崔建舟等几人负伤幸存下来外，全部壮

烈牺牲。

大年三十晚上(1943 年 2 月 4 日),我们在承德县的大营子正准备包饺子过年,突然有情报说,敌人正从大营子东南山、东北山对我驻地实施包围。

情况紧急,我们来不及吃饺子,立即研究决定:高桥、阎汉臣及工作队全体同志由高桥同志统一指挥向光头山方向突围。

这时,天降鹅毛大雪。不久,狂风大作,一时间风雪弥漫,搅得天昏地暗,很难分清道路方向,但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有利条件,由于气压低、枪炮声显得很沉闷,声响也变得很小,使敌人摸不清我们的确切方位,四面瞎打,有时同我们跑对面,他们还错以为是自己人,一旦相互发现,我们就一顿手榴弹,把敌人炸得四处逃命,然后趁机夺路而去。

经过一夜的突围,我们走出有 30 余华里,认为已冲破敌围,便决定在去光头山途中的一个小村庄休息做饭。饭还没做好,又被敌人发觉,于是我们边打边向平泉西北部的光头山上撤。

光头山海拔 1731 米,因其顶峰多为岩石,没有山林,杂草也不多,光秃秃的而得名。

入夜之后,光头山上风吼雪飘,没有丝毫减弱。天寒地冻,气温已下降到零下 30 余度。战士们腹内无食,衣着单薄,连续在风雪中作战奔跑;衣服鞋袜早已湿透,冷风一吹都冻在一起,尤若盔甲一般,行动起来“咔咔”作响,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好多人的手脚耳朵都冻得毫无知觉,一触即断。记得有个战士摔了一跤,手一着地就触掉了好几个手指头,断了以后连血都不流。

条件这样艰苦,同志们仍然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士们不仅精神饱满,而且毅力惊人。记得有个小战士,年龄也就十六七岁,把脚冻坏了,同志们发现后,要抬着他走。他坚决不肯,说:“这算什么,比起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强多了。连这个都坚持不了,还算什么战士!”说完,他咬紧牙关,一瘸一拐顽强的向顶峰爬去。多么好的战士啊!望着这个小战士的背影,我们几

个领导同志都感动得流了泪。

天将明，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四面均有敌人埋伏。南面是日本鬼子，北面是讨伐队，东西两边是伪满洲国兵。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几个领导人经过分析，感到形势非常严重。在山上孤军无援，继续坚持，无异于坐守待毙，必须趁天亮前，从西北边，即从敌人力量较弱的敌讨伐队和伪满洲国兵之间突围出去。

队伍整队后，身体好的同志一部分担任警戒，一部分每4个人一组，各拿白布的一角抬着伤病员沿山西北边一条大沟向外突围。

这时雪虽停了，但朔风嗖嗖把雪吹卷得漫天飞舞，分不清哪是平地，哪是坑包。老侦察员于得水始终走在队伍前面为同志们开道，战士们随后紧紧跟上，踏着没膝深的大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不时有人掉到沟坑之中，很快又在同志们的帮助下爬了上来。

条件越艰苦，越需要同志间互相关心、鼓励。当时我有一副皮手套，我觉得带兵的人首先得爱兵，因而我将手套送给战士戴。战士们怎么也不肯，认为干部往来奔走比较辛苦，应该干部戴。这样让来让去，最后决定给冻得厉害的同志相互传递着戴。一副皮手套充分显示了我们党所领导的八路军的官兵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才使我们的军队充满着战斗力。这副皮手套在1961年被建平县征集作革命文物，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了。

虽然行动艰难，但脚印却为风雪所吞没，敌人难以发现我们的行踪，成了我们天然的保护神。早上9点多钟，我们终于穿过了敌人的封锁线，爬上了光头山西北的那个山峰，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

这时，从光头山方向传来了“隆隆”的炮声。不一会，步枪、机关枪也一齐叫了起来。估计可能是敌人发生误会而相互对打。枪声一阵紧似一阵，好不热闹。望着光头山上的激战场面，战士们高兴地笑起来，说：“打吧！多打死几个小鬼子省得老子费事。”

下山后，我们在瓦房沟的一个小村庄休息了一下。一面布置岗

哨，一面告诉老乡切不可走漏消息，并动员各家各户腾房子，准备柴禾，找盆子和凉水给战士们泡冻了的手脚。一些关里来的同志缺乏经验，用火烤、热水暖，结果伤势更重，行动也更加不便。老侦察员于得水虽没用火烤、水暖，但由于他一直在前面开路，因而冻伤严重，脚趾已坏死，一碰即掉，被老于顺手掷到院外，偏巧被狗望见，扑了上去一口吞入肚内。此情此景，痛人心腹，催人泪下。当我们几个领导同志去各屋看望、安慰伤员时，有一伤员向我们建议说："首长，我们遇上这样恶劣的天气，又遭到敌人重重包围，最好给我们安排到老乡家里，不然带着我们行动太不方便了。否则，我们谁也突围不出去，会给革命带来更大损失，完不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听了战士的话，我们几个领导同志眼睛湿润了，泪水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这是多么好的战士啊！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所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革命、战友。经过研究，我们采纳了这些同志的意见，决定由区长李惠友同志负责带领几个同志把这些伤员做了妥善的安排。

第二天，天刚亮，附近村子一些贫苦老百姓三三两两地把30多个伤病员都接走了。临行时，留队的战士安慰伤病员要好好养病，再返战场。伤病员则鼓励留队的战士要猛打猛冲，早突出重围，替他们多打死几个鬼子。同志们依依不舍，洒泪相别。

起初，老百姓把伤员多半安藏在家里，后来情况紧张，老乡恐被敌人搜走，又把伤员分藏到炭窑或柴垛里。由于大雪刚过，走路时脚印未除，结果大部分战士被搜山的敌讨伐队发现。这些战士手无寸铁，又重伤在身已无抵抗能力，都被逮捕送到承德监狱，后来大部分英勇牺牲了。

在这种残酷恶劣的斗争环境下，我们大多数战士表现出不屈不挠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但有少数人被这种环境吓破了胆，成了可耻的叛徒。第一远征工作队的副队长李宝华平时胆小怕死，畏惧困难。光头山突围后，我们决定他就地养伤，他被接到一个老乡家，

受到老乡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情况紧急时，又把他和另外两个战士藏到远离村庄的一个报废了的矿井里藏了起来，并带去他们3人所需的羊皮裤子以防受凉。每日老乡都冒着风险给他们送饭、送炭。一个多月后，李宝华伤势逐渐好转，但他不是带领另两名战士重赴战场，而是私自一人投降叛变，成为中华民族可耻的败类。

伤病员同志安排好后，我同高桥、阎汉臣等同志一起商量认为，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不宜大部队一起活动。要坚持敌后斗争，突破敌人包围，应以小股分散的游击活动为好。于是决定：我们各自将部队带开，深入敌后打击敌人。高桥和阎汉臣带领主力到赤峰和宁城西南部活动。将三中队剩下的30多名同志和10几名机关的同志由我带领奔往围场县东部山区活动。

分手后，我们40多人边行军，边休息。在围场活动一段后，我将刘永明、刘东安等人留下坚持这一带活动，剩下20余人由我率领又开始向回转，从十八排、车轮桥、石拉哈沟、柳溪川转到正月十五左右的一个深夜，在马架子一家姓姚的家住下了。这个人和裴文合认识，过去我们也曾到过他家。我们吃了点饭刚睡下，就被一声枪响惊醒。枪响后，我们没见在外站岗的张野溪进来报告情况，便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随即翻身下炕，做好战斗准备。我向外一看，敌人已将我们团团包围。这时，门口两个伪军正端着枪，朝里喊叫："八路匪快出来交枪！"我抬手就是一枪，没想到是个臭子。第二枪虽响了，但是个炸子，把我的枪内机炸坏了。不过把敌人吓了一跳，不敢再堵门了。我见我的警卫员马振国有一支小马枪，顺手操过来，领着他和王振兴乘机躲到了房东草棚里。敌人又开始向门口拥来，我用枪打倒了几个。山头敌人见状，用好几挺机枪怪叫着向我们这边射来，封住了门口还是冲不出去。这时，马振国、王振兴跃身从墙头跳出，跑了出去。我回头一看，旁边山柴夹的杖子有一个豁口，便顺豁口钻了出去。外边是一个干河沟，沟很深，我顺沟跑，没受伤，只是跑丢了一只鞋。

躲开敌人包围后，我上了南山，碰见了张野溪。他正焦急地等

着，见我来了非常高兴，他说："我的保卫工作没做好，但当时我也只有鸣枪报警这一条路可选择了。这次敌人来的太突然，事先一点迹象也没有，等发现也迟了。"说完，我们一齐找了一个地方隐蔽了起来。

第二天下午，敌人走了，我们返回了小庄子。我们发现我的小警卫员马振国牺牲了。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竟用铡刀将他的头割了下来。目睹敌人的暴行，我们怒火满腔。敌人的血腥屠杀是吓不倒我们共产党人的。我和战友们掩埋好烈士的尸体，集合起被打散的战友，继续在敌人后方开展斗争

五、反"集家并村"，实行外线作战

由于敌人这次前所未有的大"扫荡"，使我们建立起来的比较稳固的地方政权遭到极大损失。日寇为了彻底消灭我们，以稳固其所谓"西南边界线"，开始强行"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妄图以此来隔断我们同百姓的鱼水关系，断绝我们的后勤供应，使我们没有立足之地。

"集家并村"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消灭抗日武装所采取的一种野蛮的殖民地政策。

"集家部落"一般选择在大沟大川，临近公路的地方。"部落"周边设有围墙，内有名为"联防"的伪组织，强迫老百姓实行军事训练，轮流巡逻，"部落"的一切行动均在敌人严密监视之下。山沟被划为禁区，土地不许耕种，连上山放牲口也需批准。一旦有人进入"禁区"，格杀勿论，"部落"居民犹若奴隶，毫无人身自由。

"集家并村"不仅给广大老百姓带了巨大的灾难，也的确给我们继续坚持斗争增加了困难。我们突围出来后，决定转移到敌人重兵包围的外线。1943 年三四月间，我们在平泉的东北部、平泉至凌源铁路以北、宁城的西南部又秘密地开辟了一片游击区。

1943 年 4 月间，为了解决部队的换季问题，我和李青山、纪洪恩、张野溪等同志研究决定攻打敌榆树林子据点。

榆树林子属宁城县，离驿马吐川 30 公里，是敌人比较强的一个据点。有十七八名警察，20 名左右名自卫团员，共计二十七、八条枪，附近还有一个伪村公所和一个伪组合。如果我们把这个据点打下来，不仅能补充枪支弹药，而且可以解决部队的用布、用鞋问题。于是我们派几名战士乔装成卖柴禾的到榆树林子进行侦察。

据侦察，榆树林子警察分驻所大门东北角和西北角有 3 个炮楼，平时东北、西北两个炮楼没人把守，警察分驻所和村公所共用一条电话线直通宁城，没有重型 武器。院墙有两米多高，适于袭击。

根据这些侦察来的情况，我们又进行了具体研究，我军共有 70 人，虽然武器差，队员中又有些新参加进来的红枪会队员，缺乏军事训练。但他们抗日热情高，天不怕，地不怕，作战勇猛。只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有利因素，还是有取胜把握的。

5 月初的一天夜里，我们包围了榆树林子警察分驻所大院。4 名战士悄悄地爬上围墙，钻进敌炮楼。炮楼上 1 名伪军正抱着大枪睡觉，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成了俘虏。两名战士低声喝令其将大门打开。队伍飞速冲进警察住的屋子，高声喊道“举起手来，交枪不杀!”北屋有两个警察听到我们叫门声后，非但不开，反而向外还击，当即打伤我 1 名战士。这一下可把战士们气坏了，掏出手榴弹扔向屋内，一声轰鸣，枪声不响了，警察乖乖地举手投降当了俘虏。

我们只顾打分驻所，没想到隔壁西边烧锅院内还住着 20 名骑兵讨伐队。这帮家伙是晚上刚刚到的，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一听枪响，吓得慌了手脚，纷纷跳墙夺路而逃，不期被我战士发现，立即转身向西院射击。打了一阵，少数被我们打伤，多数落荒而逃，所骑战马 27 匹均为我有。接着，我们砸开了村公所和伪配给组合，打开了敌仓库，将其库存布、鞋、毛巾等物尽数用马驮走，向南而去。

这天早晨，敌人一辆辆汽车，一队队骑兵向榆树林方向疾驶，但没能发现我们。

当天夜晚，我们为了转移敌视线把马匹牵送到光头山东北部

黑里河川一带，任其自由奔跑。然后，我们又出发奔一肯中，往西继续奔五官营子、三官营子、十八里台、孙营子、万家营子、桃花吐，顺桃花吐南山拉下去，再由黑里河沿奔河东，最后到驿马吐，总算到了比较安全的地带。我们把东西收藏起来。然后弄了一些染料，把白布染成草绿色，再请老百姓帮助我们做成军衣、军帽、子弹袋、背兜等。

这一仗，我们得到许多装备，队伍更加整齐，斗志更加高昂。

六、承平宁工委、办事处的建立

冀东地委(原冀东区党分委)为了坚持和加快发展热辽地区，给未来恢复东北失地打下基础，于 1943 年 5 月份决定成立承(德)平(泉)宁(城)联合县工委和联合县办事处，并派来杨雨民、陈革、宋兴帮、张立文等同志以及高桥同志所带领的冀东地方主力部队三区队，共 300 多人，于 5 月底来到光头山东南部的七家岱川沟垴旗杆子沟村(“无人区”)。

这里的老百姓有的被杀，有的被赶进“人圈”，已找不到人了。他们就在这被烧毁的废墟上用树枝搭起了马架子住下。然后派侦察员在五区找到了我们。我带着 10 几个干部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赶来。

我和杨雨民(黄云)同志是第一次见面。他身材魁梧，面容和善，带着高度近视镜，使人一望便知是个知识分子。但在他身上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架子，说起话来总是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早在冀东大暴动时，我和高桥同志就熟悉了，光头山战斗我们又在一起，这次他来，我真高兴极了。

在杨雨民同志主持下，召开了承平宁联合县第一次工委、办事处联席会议。会上，杨雨民传达了冀东地委的任命：

中共承平宁联合县工作委员会

书记：杨雨民

委员：周治国、高桥、陈革

组织科长:陈革(兼)

承平宁联合县办事处(县政府)

主任(县长):周治国

秘书:宋兴帮

武装科长:陈革

民政科长:张立文

三区队

区队长:高桥

政委:杨雨民

领导核心分工是:杨雨民负责党、政、军全面工作;周治国负责建政工作;高桥负责军事工作。经冀东军分区决定,三区队为承平宁联合县的主力部队。

杨雨民同志在传达上级指示时,首先讲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然后鼓励大家说:你们在这里开辟了很大的地区,牵制了大量的敌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看起来你们很紧张,不过敌人也很惊慌。为了解放东北,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继续坚持"无人区"的斗争,发动群众破坏"集家并村",摧毁"人圈",恢复区政权,扩大我党力量,并要开辟新区,抓住有利时机打击敌人,用以振奋人民的抗日斗志。

会后,我们立即行动,打下了光头山西面约 50 里的日伪开办的烟筒山银矿据点,缴步枪 20 多支和一大批物资。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连续出击,组织抗日群众扒敌人"人圈"的墙垛。扒时,先在"人圈"墙底部掏一个洞,使墙无根基,然后合力一推,围墙便被推倒了。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反复摧毁了"人圈"许多处。

我们的行动给敌人很大打击。敌人气急败坏,在这个地区又进行疯狂的"扫荡"。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使一些拥护抗日,不进"人圈"的群众,特别是村干部、积极分子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仅光头山附近的群众就被捕四五百人,凡被抓去的山区群众均被杀害,没被抓走的山区群众被强迫维修加固"人圈"围墙。我们夜里

扒，敌人白天修，使群众非常疲乏，因而一些群众又被赶回了“人圈”。

由于敌人大肆强制推行“集家并村”政策，制造“无人区”，使我们食住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党政军及地方同志无处存身。

1943 年 6 月，我们在承德县十三八牌大庙村西南榆树底下（小自然屯）召开了承平宁联合县第二次联席会议。会上，听取了同志们关于反“集家并村”斗争情况的汇报，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意见。会议决定，工委领导分头带队转移，到日伪军重点包围外线开辟工作。杨雨民、高桥同志带领金荣久、张一宇同志以及三区队向宁城县西部喀喇沁旗及赤峰以西的方向开辟新区；张立文同志带领张野溪、李学会、周作军等同志转移，到宁城县西南部大明塔周围开辟新区；陈革和宋兴帮、王永同志带领一些人在四个老区坚持对敌斗争（陈革同志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我带领贺文涛、李惠友、丁振江、郭聋子、李青山等 10 余名地方干部向平泉东部、宁城南部、凌源西北部开辟工作。

这些地区都是敌占区，过去我们很少在此活动，因而也不为日伪军所注意，对这一地区也没派大批军队进行反复“围剿”，这对于我们这一地区开辟工作是比较有利的。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我们又开辟了方圆几百里的游击区，于 1943 年的六七月份组建了第五、第六两个抗日区政权。

第五区活动范围如下：

东部：北起宋杖子，南到三十家子的铁路沿线；

西部：北起黄土梁子，南到平泉；

南部：西起平泉县，东到三十家子铁路沿线；

北部：西起黄土梁子——五家，东到宋杖子。

五区，区委书记长野（日本投降后在喀喇沁旗牺牲）、五区区长李惠友，此外还有张野溪、李青山等负责武装工作。

第六区活动范围如下：

东部：叶柏寿以西；

西部：北起西洼，南到黄土梁子；

南部：西起黄土梁子——宋杖子，东到凌源县；

北部：天义——叶柏寿铁路西南天义——西洼沿老哈河以南。

第六区，区委书记兼区长贺文涛、区委组织委员赵军。

在新区群众基础比较薄弱，我们人生地不熟。为了尽快打开局面，我们在发动群众的同时尽量做争取上层人物和敌伪人员的工作。如在五区，我们利用李青山同志的关系同杨树岭村协和会会长丁玉普取得了联系。通过会面，感到此人诚实忠厚，有一定正义感。于是便利用他常去赤峰、锦州、平泉等地活动的机会给我们代买一些药品、纸张、墨水等，并委托他照料一些伤病员。他们家实际上成了我们的秘密交通站。我地下工作者金荣久、张一宇经常在他家落脚。根据他的表现，我后来以承平宁联合县的名义，委任他为联合县的联络员。丁玉普在我们的帮助下，不但自己积极从事抗日活动，而且还积极做其他人的工作。杨树岭据点有个名叫那云生的伪所长，经丁玉普做工作，主动向我们传递情报，并准备献枪，以示其抗日的真心诚意。除他们二人外，还有乔四、马占波、马玉松、马玉堂、武国如等伪甲长也都经常向我们主动提供情报，使我们逐渐摆脱了被动局面，不断扩大抗日成果。

七、帽子山、大沟及大裂山战斗

我们在敌后坚持斗争，建立抗日政权，使敌人非常恐慌。为了彻底消灭我们，伪热河省派来了一个极为狡猾的日本鬼子，叫仁科信夫，任伪协和会事务长，妄图利用其掌握的特务组织进行反动宣传和特务活动。

仁科原是侵华日军第八十团的军官，为人狡诈，通晓中国语言、风俗。他一到平泉，先剃去仁丹胡，脱下大和服，然后足蹬中国圆口布鞋，身着长袍马褂，一派中国绅士模样。他四处交“朋友”，认干亲。所到之处竭力宣讲反共言论，高谈什么“中日亲善”，要人们“一心一德”、“维护大东亚共荣圈”，“支持大东亚圣战”，“消灭八路

匪”等。凡认识他的人都可以通过他多发“配给品”，少交大烟干。仁科也乐于用这些小恩小惠来笼络人心，收买爪牙，扩充伪协合会队伍。他还指使伪警察署制定了“检举自首”、“写悔过书”、“来客报告”等制度，破坏抗日活动。在这个穷凶极恶而又诡计多端的特务头子指挥下，许多抗日干部和基本群众惨遭迫害。仁科不除，难有宁日。经过研究，我们决定除掉这个恶魔。

由于我们先后袭击了承德县郭杖子分驻所、三沟分驻所、凌源宋杖子车站等敌伪据点，敌人恼羞成怒，决计出兵报复。伪协和会长仁科与宪兵队长夏谷两个日本鬼子带百余名伪协和兵、自卫队等，向我军扑来。出兵之前，他们在平泉街召开有“全县各界人士”参加的所谓“剿匪”动员大会。会上，他狂妄地宣布预定于7月26日再召开一个消灭“八路匪”的庆功大会。

敌人一出动，我们便从群众那里得知，迅速集合起来游击队百余名同志，采取“敌进我退，敌住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打”的游击战术。我们由三家出发和敌人在平泉东部山区宋杖子、榆树林子、宋营子、青山、平坊、茅兰沟、长胜沟、塔子山一带兜开了圈子。我们在上述地区转了四、五天，仁科带队尾随，紧追不舍，敌我之间始终保持10来里路的距离。

经过几天的周旋，我们决定在长胜沟盘道梁的帽子山埋伏，歼灭仁科。

长胜沟盘道梁是一条通往平泉的交通要道。山势不高，山脚下、道路旁都是青纱帐，我们隐藏其中。盛夏，骄阳似火，青纱帐里犹若一个大蒸笼，热得人喘不过气来，但战士们一动也不动地伏卧着，四周平静如常。

敌人果真毫无知觉，连续几天的追击，把这伙敌人累得人困马乏，精疲力尽。敌酋仁科头戴钢盔，身着日本黄呢子军装，胸前挂望远镜，腰挎指挥刀。足蹬高筒牛皮马靴，大摇大摆地率敌军由王八山下来，向帽子山攀登，当敌距我还剩30余米时，我即下令：“打！”仇恨的子弹一齐向山坡之敌射去。接着，手榴弹也在敌群中炸开了

花。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顾不上还击，便一个个抱头鼠窜。

面对逃敌，我把枪一挥，司号员吹起了冲锋号。随着号声，战士们跃出青纱帐向敌人冲去。

仁科和夏谷见势不妙，提枪便跑，我军紧追不舍。仁科和夏谷穿着大皮靴，平日显得十分神气，而今天跑起山道来显得特别别扭，十分笨重。跑到盘道梁后山被手持长矛、大刀的游击队员张振富、蔡文廷赶上。蔡文廷抖擞精神，挺枪向夏谷刺去。夏谷抽身一躲，并回手一枪向蔡文廷打来，未能击中。张振富见此情景，便挥刀从夏谷身后"扑"的一声刺了进去，并将刀使劲一推、然后一拧，最后将刀拽出，只听夏谷"哎呀"一声跌倒，战刀也"呜啷"一声抛落在地上。

被吓慌了神的仁科顾不上同伴，趁夏谷与我游击队格斗时，拼命逃跑。张振富、蔡文廷乘胜追来。仁科一见我游击队员又追了上来，吓得"哇啦"、"哇啦"地乱叫"八格呀路"，并转过身来摸出手枪，企图负隅顽抗。他举手一枪，却没有响声，子弹没了。仁科绝望地撇起枪来，抽出战刀像发疯似的恶狠狠地我向游击队员扑来。但此刻的仁科已是外强中干，拼杀一会儿，便无招架之力，被张振富一刀扎破肚子，肠子流洒了一地，还未及吭一声，便呜呼哀哉了。

这时周围的群众也前来参战，一个个奋勇而上，将这两个鬼子的尸体连踢带打以解心头之恨。其余的敌人见领头的鬼子被打死，更无斗志，或四散逃命，或举手投降。

这一仗，我们不但消灭了鬼子仁科和夏谷，还俘虏了伪协和会分会长任四和 20 名伪军，缴获军用地图数 10 张，望远镜 1 架，大枪数十支、手枪两支，物资一部分。俘虏的伪军经教育后全部释放。在群众的大力帮助下，我们迅速打扫完战场，又转移到深山里。

坐镇平泉的鬼子正静候佳音，没想到传来的竟是仁科被打死了，夏谷也作他乡之鬼的丧讯。敌人经过 3 天查找，总算找到并辩认出了他们俩人的臭尸体。

杨雨民和高桥带我主力在宁城一带也取得很大战果。他们在三座店端掉一个伪警察分驻所,缴获一批武器和一大批重要物资。而后转移到光头山附近,在黑里河川上梢又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仗。之后,他们在平泉大沟伏击山本讨伐队,歼敌 20 多人,缴获机枪两挺、大枪 30 余支,子弹数千发以及其它物资。

接连不断的胜利刺痛了敌人,于是敌人又纠集大批兵力对我进行疯狂"扫荡"、"围剿",妄图消灭我八路军游击队。对敌斗争又进入了艰难的环境中。大约 8 月下旬,县工委书记杨雨民和三区队队长高桥带领三区主力由喀喇沁旗和宁城一带转移到我们五、六区活动并和我们汇合。

9 月底,我们被围在凌源西三十家子西北的裂山沟大山上。此时,上有两架飞机侦察,下有日伪骑兵包围,我们被迫与日军展开一场恶战。

在这种敌我力量相差极为悬殊的情况下,杨雨民同志主持召开了第三次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紧急)联席会议。会上,同志们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出谋划策。高桥同志建议: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留部分地方干部潜入敌后继续隐蔽做群众工作。三区队及县工委和办事处的同志转移到关里休整。经过商量,我们一致同意高桥同志的建议,决定率部进关。

八、锦热边远征工作队的建立

1943 年 9 月,我们返回关里的迁安县东水峪找到了冀东地委。这时冀东地委已改为冀热边特委,实行"一元化"领导,李运昌同志任特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司令员。他热情地接见了我们这支由热河敌占区返回来的部队,并嘱咐我们在关内整休。

整休期间,杨雨民、高桥和我向区党委汇报了我们的工作。区党委组织部长苏林燕等领导同志听取汇报后,对我们进行了热情的鼓励。苏林燕同志说:"你们开辟热河敌占区,在敌人实行'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反复'围剿',缺吃少穿的残酷环境下能坚持

对敌斗争是有成绩的，是很不简单的。”接着，他讲述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指出法西斯阵营开始由顶峰走向衰落。苏联打败德国后，可能会很快出兵我东北，那时我冀东党政军和热河省的武装力量就是接收东北的先头部队。因此，你们要抓紧时间整休，随时做好返回承平宁地区的准备，继续开辟敌占区。听了苏部长的谈话，干部、战士深受鼓舞，感到曙光在望，个个摩拳擦掌，积极准备。

过一个月左右，苏林燕部长把我们承平宁联合县的主要干部找到特委，说：“我代表李运昌司令员向你们传达特委和军分区的决定，你们立即带队返回热河，继续开辟敌占区。同时成立锦热边远征工作队，决定由周治国兼工作队队长，增派周哲民同志为指导员。任务是从叶柏寿至赤峰铁路尽力向东发展，相机深入东北腹地了解情况，设法同东北抗联取得联系。杨雨民和高桥同志继续坚持承平宁地区。为了加强承平宁联合县的力量，冀东特委决定增派郑紫明同志为联合县工委委员、三区队副政委，郝福洪同志为三区队总支书记，并指示郑紫明、郝福洪同志在可能的情况下，去营救在关内被俘后在北票煤矿当劳工的同志(伪满把这些同志称为“特殊工人”)。

任务布置完后，苏部长鼓励我们说：“军分区相信你们是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有利的条件是：你们有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和领导，有不甘心被奴役的广大群众支持，有一定的工作基础。另外，杨雨民是个有组织能力的同志，家乡在赤峰；高桥是个能打硬仗的同志，家乡在沈阳；将调来的周哲民同志精明强干，家乡在吉林；还有金荣久、张一宇同志是锦州人，做地下工作。你们都是东北人，在那有许多亲朋、故旧、老友，是便于开展工作的。周治国同志虽是冀东人，但长期坚持热河敌占区工作，对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是有一定经验的。郑紫明同志是老红军，经历多，见识广。所以军区相信你们一定会克服困难，完成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任务，为收复东北失地做好准备。

与此同时，彭寿生参谋长，刘可天科长也找周哲民传达了李运

昌司令员的指示。周哲民当时虽然身患重感冒，但听说要派他到艰苦的敌占区开展工作，为解放东北失地做好准备，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李司令员为了照顾他的身体，特意批准他带个通讯员，以便路上照顾。1943年秋末冬初，我们返回承平宁地区。

由于敌人的反复"围剿"，搞"集家并村"，房屋被烧，人被赶走，修筑"人圈"，这里早已是"无人区"了。我们在烧掉了房顶的房框子里过夜，吃炒米，饮泉水，望着纷纷飘落的雪花，听着呼啸北风的吼叫，想着水深火热的抗日群众，更增添了我们的无比愤恨和斗争的决心。

到热河之后，我们在龙凤沟村召开了承平宁联合县第四次联席会议。会上，我们研究决定：由我和周哲民同志抽调10来名同志组成锦热边工作队，挺进叶柏寿，到天义以东去开展抗日工作，其余同志在承平宁坚持对敌斗争。

1944年1月，我和周哲民同志带领李润斋、赵青山、蒋秀奎等同志告别了杨雨民、高桥等同志，从承平宁联合县的第五、六区向东挺进，在叶柏寿北部的沙海、深井、小汤、新地、朱碌科等地开展抗日工作。为了开辟新区，站稳脚跟，我们在边境地区找好向导，了解敌情、地形和居民情况，并由他带我们进入该地区较好的村庄建平县深井村一带。进村前，我们先封锁消息和交通要道，以防来往人走露消息。再找该村拥护抗日的群众，并通过他们召集群众来开会。首先讲清我们是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是专门打日本的。向他们宣传我党抗日救国方针以及目前的国内外形势，说明日本必败，我们必胜的道理。然后规定保密条约，选定本村负责人做好防奸、防特工作。当这个村的工作开展起来后，再由这个村的积极分子为向导，通过亲朋关系于次日夜带路进入另一个村庄进行宣传。在群众的帮助下，我们采取先易后难，逐村或跳跃式的发展抗日游击村。在基础较好的村庄，我们还秘密地发展了党员和抗日救国会，有个别斗争较坚决的青年还被吸收为工作队队员。

在敌占区开辟工作，除发动群众外，尤其要注重正确地执行党

的统战政策，争取伪职人员同情抗日。

一天深夜，我们工作队由叶赤铁路以东穿越公路时，恰与一个武装警察相遇，他未来得及逃走，被我立即擒获。他吓得面如土色，瑟瑟发抖。我们对他既不打，也不骂，而是向他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教育他要热爱祖国，不能死心塌地的当亡国奴，充当汉奸，要把眼光放得远些，为自己留条后路。通过教育，他交待了许多这个地区日伪军的内部情况，对我们开辟这一敌占区，进行斗争活动非常有价值。在当时我们枪支奇缺，如果留下警察的武器，虽然可以武装自己，但敌人势必要追查这个警察失枪的原因，甚至会把他关起来审问，这样就有可能暴露我们的目标。于是我们决定把枪还给警察，并将他当即释放。经过数月观察，他确实没有暴露我们的消息，有时还真给我们送点情报。

由于我们正确地执行党的除奸与瓦解相结合的统战政策，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通过深入群众，我们在建平县青凤山杜份子沟结识了 1932 年曾经在内蒙参加过抗日救国军的张瑞轩、张瑞延兄弟。由于以诚相见，向他们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和抗日救国主张，不久我们就成了朋友，并时常住在他家。在我们的开导和教育下，张氏兄弟不仅保护了我们，而且还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

通过"以亲引亲，以友引友"的方法，张瑞轩的亲戚朋友都在暗中帮助八路军。在张瑞轩的努力下，我们还争取了一些当地的头面人物。深井村的村长陈忠全、深井警察所的警长王永利等通过张瑞轩的关系都同我们接过头。经过我们的教育，他们都成了"两面人物"。我们还在这个伪警察所秘密地重新印刷了《告东北同胞书》。

正当我们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的时候，发现敌人开始加紧了对这一地区的讨伐。据群众反映，是一个名叫王殿丰的家伙把我们的情况报告给了敌人。

为了把王殿丰当汉奸向敌人告密的事情搞清楚，我派战士赵青山、樊俊山和李成帮 3 人化妆成伪旗公署的特务来到王殿丰家。赵青山学着汉奸的派头，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慢条斯理地说："王

殿丰，听说这一带有八路军你知道，为什么不报告啊？”王殿丰赶忙辩解说：“谁说我没报告啊？我早就向沙海警所报告了。”说着又献殷勤地凑过来，伸出3个手指头笑眯眯地说：“共去了3次，还得奖了呢！头一次给了我20块钱，第二次给了我100斤盐，最后这次又奖给我两把铁锹和两条烟。不信，你们问他们去好了。谁说慌，谁是狗娘养的。”

于是决定处死王殿丰，在五龙台我们将他枪决了，并贴了布告，盖了承平宁联合县的公章和我的私章。布告贴在五龙台的居民张国良的大门上。布告内容大意是：

东丰太村石匠沟屯居民王殿丰，男，年龄37岁，不行正道，甘心认贼作父，报告我军行动3次，受敌奖励20余元，抓捕到案，情愿认罪，处予枪决，除此民害。

切切此照

主任　周治国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三月十一日

此事一出，对敌震动很大。一些汉奸不敢再轻易报告我们的行动情况，但是也暴露了我们自己。因此，日伪军警四面设伏，声言“要在两个月内抓到周治国”。但是，在群众的掩护下，我们的组织不仅没遭到破坏，而且还有所发展。

九、访王老凿

锦热边远征工作队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在叶柏寿东北部周围200多里的居民中，找到了许多站脚点，交了许多可靠的朋友，走到哪里都有人掩护我们。

这些朋友中既有普通的老百姓，如小塘新地北山上的老贫农张连城；新城子的刘六喇嘛；富山的武珍；万寿西杖子邱北沟的邱瑞；小塘兴隆地的张玉廷、郑文生；白家洼的王海廷；小塘七家村的郎耀东；叶柏寿北山嘴的苑景阳；尚子沟的董玉国、段凤春、郭明久；大杖子的范玉龙、辛忠；小塘新地道虎沟的一个姓李的医生等。

也有一些有民族气节或经教育改邪归正的敌伪人员，如有大杖子的甲长耿文令；五龙台的地主张国良以及家住和尚地、本人在建平县警察署当警尉的管向衡等人都给我们做了不少工作。管警尉还为我们从所在的警察署搞到1张地图。

广泛地发动群众和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我们做调查研究，扩大游击区，寻找抗日联军提供了有利线索。

在调查中，群众提到在朝阳县西南部柏山地区长在营子附近石明信沟住着一个名叫王老凿的人，带着一伙人搞反满抗日活动。日本鬼子多次想消灭他们都未能得逞，所以方圆几百里的群众都称赞他是反满抗日的民族英雄，把石明信沟称之为"中国地"。有的群众还说：小鬼子占领东北把一些大股的抗日武装都消灭了，民间的枪支也给收去了。可人家王老凿管的那个地方就不听那个邪，这10多年来满洲国就是治不了他。远征工作队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王老凿可能与外界抗日组织有关系，也许同东北抗联有联系，即使没有联系我们找到这样一股抗日武装力量，对在这一带开展抗日工作也是有益无害。于是，工作队决定由我和周哲民带领李润斋、杜鸣歧 、赵青山、李成帮、樊俊山、王玉华等同志组成一支小分队，于1944年3月中旬出发去朝阳寻找王老凿。

从叶柏寿北部到长在营子在地图上看大约200里路，而我们足足走10余日。

当时环境十分艰苦，加上天冷，衣服薄，路不熟，又要避开各村"棒子队"的岗哨，所以不仅要在黑天走，而且还得爬山越岭绕村钻山而行。天亮时，我们再躲进山里休息，饿了就吃把背来的炒米，渴了就喝点泉水。有时，我们站在山上发现哪个小山沟里有一、两户人家的小村落，就在天黑时下山找老乡说明身份和来历，求老百姓做饭，我们照价付钱，并请老乡给我们当向导。一天夜里，在梅勒营子找到一个叫迟光显的，是在朝阳县城开旅店的，我们向他进行了一番抗日救国的宣传，便提出请他为我们带路找王老凿。他听后惊恐万分，连连说"去不得，去不得！你们是外乡人，有所不知，小日本

由于多年没能制服王老凿，便在他驻地石明信沟周围设了许多据点和卡子，大小道口、沟沟岔岔都有，没法过。假若被岗哨发现，一放炮，那你们就走不了啦。再说，你们认识王老凿吗？如果不认识，就是找到了，人家以为你们是伪军、特务，把你们打了，怎么办？我们回答说：大小道走不了，就麻烦你带我们钻山沟好了。至于不认识王老凿吗？到了那，我们有办法。迟显光见推托不掉，只好硬着头皮答应我们的请求，领我们当夜钻山而行，奔赴石明信沟。

第二天太阳刚一露头，我们到了石明信沟的一个叫梁家营子的小村庄。我们到了一个姓梁的老乡家里，老乡不晓得我们是干什么的，不免有些害怕。我们向他说明了身份、来意，并讲了许多抗日道理，赞扬了王老凿反满抗日的行为，告诉他，今天我们就是特意慕名拜访的。而后，我们又拿出工作队的一些传单给他看。最后请他给王老凿捎个信，希望能同他见面交谈一下，可是老乡拒绝去找。

为了进一步解除老乡对我们的怀疑，又将冀东军区发给周哲民和我的委任状让他们看，并把《告东北同胞书》拿出来一些散发给老乡，让他们转送给王老凿。这样，老乡们才答应给我们找找看。

两天过去了，仍旧音信全无。问老乡，都说找不着。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一面向群众讲解八路军抗日救国的道理，一面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老乡挑水、做饭、扫院子。自己缝补衣物，吃饭如数给钱，不侵犯老乡的一点利益，并表示了一定要见王老凿的决心。

其实，王老凿就在附近。他对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一清二楚。经过几天的观察和外边送来的情报，他们确认我们是八路军后，在第四天晚上，王老凿和他弟弟四老凿，后面跟着 4 个彪形大汉来见我们了。互相寒暄几句后，我们向他阐明了八路军抗日救国的主张，赞扬了他们反满抗日的英雄行为及我们慕名而来，专程拜访的意思。

王老凿也向我们介绍了他的情况。他说话有个骂人的口头话，

每说几句话便加个妈啦八子。他说："咱们国军在10多年前就妈啦八子的走了，政府也没了。日本鬼子搞了个满洲国，这一下老百姓可遭殃了。种棉花不让纺线，种麦子不让吃面，要不然就会抓住你做经济犯。这他妈啦八子的还不算，还要劳工、要捐税，弄得老百姓根本没法活。我他妈啦八子的就不听他那个邪，我把这块的老百姓联合起来打小日本。谁敢欺负老百姓，我就对付谁。俺们共有哥儿四个，三弟早年起来抗日叫他妈啦八子的日本鬼子给打死了。我就盼着咱们的军队过来打满洲国，好给我三弟报仇，可这多年也没见动静。没办法，咱们自己干。小日本也是妈啦八子的欺软怕硬的货，他见打不了咱，就来软招子，叫咱到城里去当官，还说到那有酒喝、有肉吃、有马骑。我他妈啦八子的才不听他们的鬼话呢！到那还不得给他们当奴才使。哪天侍候得不周到，那小鬼子一翻脸，老子脑袋就得搬家。我他妈啦八子就是不去，小鬼子真他妈啦八子的不是东西，见老子不去，就来'围剿'，一共来了3次，不过老子也不怕，这山沟地形复杂，山势险要。我们熟悉山沟，一钻，他们连影子也摸不着。我想咋打就咋打。别看他们人多，可就是他妈啦八子的使不上。这些狗娘养的，逮不住老子，就烧房子、抢东西。不管怎么说，老子就是他妈啦八子的不投降。"

我们问："你们现在有多少人和枪？靠什么坚持这么多年呢？和抗日联军有没联系？"

四老凿把话接过来说："要论我们的人，不多。主要是我们哥儿们带七八个孩子，还有沟里的20多个青年，共30多人。你问我们在这坚持这么多年靠什么？说来真没啥可靠的。国军走了没回来，我们和八路军、抗日联军也没啥联系，就靠我们自己这块土生土长地理熟，靠山沟里的老百姓和大山林。他们来多了，我们就跑，钻山沟；来少了，我们就打他一下，所以才坚持到现在。话又说回来了，就我们本身也很难向外发展，就想保住这块小天地。"

我问他们："你们这么干，啥时候是个头啊？"王老凿说："那他妈啦八子的有啥法啊！咱们的军队又不回来。"

周哲民说："我们同你们联系，你们能不能和我们合作？咱们要是合作起来，再找抗联，那样力量就更大了。"王老凿说："那就看咋说了，你们八路军要是人来多了，咱们可以合作，要找抗联吗？那可没招。"

我见王老凿要封口，连忙说："我看咱们先交个朋友，保持联系，等将来大部队来了，事先通知你一声，你再尽力帮忙，你看怎么样。"王老凿把胸脯一拍说，"那他妈啦八子的没问题。"这时四老凿王文玉把话题接过去说："不是我们要撵你们走，据我们得到的情报说，你们到这的事满洲国已知道了。他们已把给你带路的向导都抓 去了，还调了不少兵。这个山周围的据点都已住满了。道口也都设了卡子，估计敌人这两天就要开始'围剿'。你们远道而来，人生地不熟，要真打起来，恐怕多有不便。"

听此情况，我们分析周围的敌情是可能的。何况我们向当地群众宣传八路军抗日救国的目的已达到，并同意与我联系。再说，他们也不可能帮助我们寻找抗联，强求无益，久留不利。我们决定迅速返回。走了 4 天左右，安全地返回了叶柏寿我们的抗日游击区。

十、寻找抗日联军及七、八区的建立

朝阳之行，虽然找到了王老凿，但没能同抗联取得联系。于是我们决定派周哲民同志去吉林借省亲的机会寻找抗联。并决定先派张瑞廷去探听一下。周哲民同志把家庭情况向张瑞廷作了介绍。他又特意补充说："我离开家时，有个 3 岁的女儿，如果活着，现在已经 13 岁了。"

张瑞廷费尽周折终于到了吉林省瞻榆县，找到了周哲民的家。但由于周哲民的父亲怕特务冒名顶替，虽然张瑞廷多方面说明，老人家也不敢承认。张瑞廷只好回来。临行前，周哲民的媳妇眼泪汪汪地千叮咛万嘱咐："可别忘了叫周哲民回家来一趟，不能住几天，回家来看一眼也就放心了。"张瑞廷回答说："请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捎到。"

听了张瑞廷回来的汇报，我们经过研究认为：既然周家还在，又是那种情况，还是让周哲民回家看望一下，还可以利用省亲的机会设法寻找一下抗联的线索。于是决定让周哲民同志立即动身去吉林。

这项任务是极为艰巨的。听张瑞廷讲，一路之上岗哨密布，关卡林立。但是不管有多大的风浪，作为一个革命战士也得闯，必须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为了保证顺利到达，通过张瑞轩的关系在深井村办了“良民证”和“迁移证”。尔后，周哲民化妆成小学教师，张瑞轩化妆成农民，准备好了敌人盘问时的对话及相互联络的方法就出发了。

一路上多次遇到伪警察盘问、搜查，被他们应付过去。回到了家乡，并找到了周哲民小学读书时的旧友侯朝金、方铁声和胞兄周凤等。

周哲民同志在家了解到群众对抗日救国是热烈拥护的，对日伪是恨之入骨的。他秘密地向群众讲了国际、国内形势，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以及抗日必胜的道理，群众深受鼓舞。

1 个多月的时间，周哲民同志虽多方调查联系，但始终没有发现抗日联军的下落。没有办法，只好在同学侯朝金的护送下，办理通行证，重新化妆成教员，乘车返回热河，按预定的地点和我们汇合。这时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了。

在积极寻找抗联的同时，我们还发动群众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于 1944 年 3 月末在叶柏寿北部一带又开辟了一片游击区，准备成立第七区。拟任李润斋为区委书记兼区长、赵洪山为助理员。因为未能与杨雨民、高桥联系上，所以没有公布。

第七区活动范围如下：

东部：北起朱碌科——榆树林，南到叶柏寿；

西部：北起汐子，南到叶柏寿铁路沿线；

南部：叶柏寿以北；

北部：西起汐子——奎德素——张家营子，东到朱碌科。

第七区的干部虽是拟任，实际上已开展建政工作，在一些基础较好的村子还秘密地发展了党员，设立了农会主任和办事员以及抗日救国会等。

同年4月，三区队副政委郑紫明带领三区队的1个连和一部电台约百余人，准备营救在关内被捕囚禁在北票煤矿做劳工的同志。因被敌发觉未能实现。于是他们在叶柏寿以北活动了一段时间并乘机袭击了建平县深井警察所。他们没有拔除这个伪警察所，也没缴伪警察的枪，只拿走了1张军用地图。对伪警察进行了一番抗日救国教育，指出给他们留一条立功赎罪的出路，希望他们改邪归正。对伪警察震动很大，从此不敢再轻举妄动，使我们在这一地区继续开展工作更为顺利。

在我们开辟七区的时候，杨雨民和高桥同志率部队在宁城县老哈河以西也开辟出来一片游击区，并接着我们的顺序称为第八区。杨雨民同志拟任高捐雨为区长。

第八区活动范围：

东部：北起汐子，沿宁赤铁路南到宁城；

西部：北起毛大坝——旺业店——四道沟；

南部：西起四道沟——打鹿沟——西洼——宁城；

北部：西起毛大坝——喀喇沁旗——西桥——汐子。

八区同志在个别村子也秘密地发展了党员。设立了农会主任、办事员等。至于赤峰、围场、隆化县界，仅为游击区，没能建政。

杨雨民、高桥同志在八区期间率领三区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于1943年11月攻下八里罕警察署、大烟组合，缴获一批武器和一批烟土、布匹等，给敌人以重创。1944年1月份，高桥同志又率三区队攻克敌宁城县县城，取得了重大胜利，震动了整个热河省。同时也引起了伪满的极大恐慌，迅速由承德、平泉、青龙等县调来大批日伪军，对宁城、喀喇沁等县旗进行反复“围剿”，残酷镇压，并大规模强化“集家并村”，迫使群众无法接近我们，致使我军政同

志难以存身。

1944年3月29日，高桥同志带1个排和部分政府工作人员在八素台被日伪军包围，双方展开激战，由于敌我相差悬殊，除2人幸存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高桥同志年仅二十七八岁，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

听到高桥同志牺牲的消息，我悲痛万分，发誓一定要为高桥报仇，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十一、欢庆胜利，接收热东

我们还是1943年秋后在冀东换的冬装，出长城后，每日爬山越岭，钻山林，走石崖，磨损许多，补了又补。春暖花开后，我们把棉花掏出做单衣，时至今日已是破烂不堪，衣不遮体。眼见冬季将临，我们又与冀东党组织断了半年联系，继续坚持下去实在困难。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们决定返回冀东根据地。在返回途中，我们碰上了仍旧坚持"无人区"斗争的周老占同志。敌人实行"集家并村"后，老占始终没有进"人圈"。为此，敌人多次前往进剿，把他们的房子烧成一片废墟。老占见到我们来了，非常高兴，把藏起来舍不得吃的粮食挖出来给我们做饭。见此情景，同志们都深受感动。

1944年9月，我率11名同志冲破了日伪军的重重封锁，于11月初返回冀东。

1940年至1944年，我们在冀东党的领导下，在热辽部分地区先后组建了12个抗日区政权。虽然这些区政权先后为敌人所摧毁，但我们以较少的干部、战士，在伪满洲国的西南部点燃了抗日的烈火，牵制了大量的日伪军，使之不能用于正面战场，有力地支援了其它地区的抗日斗争。同时，我党在这一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使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深入人心，从而为收复东北失地打下了基础。

1944年冬，我向朱其文同志汇报了我们承平宁联合县的工

作。区党委为了积蓄力量，决定我和一些同志整休一段后去晋察冀边区学习。临行时，苏林燕部长给我作了鉴定，并交给我一个任务：希望我把在口外活动的经验教训写出来。我说："我文化水平低，写不好。"苏部长说："那没关系，白字多一点也不怕，我们帮你改。"并嘱咐我一定要在路上写完，到目的地后，让护送的同志带回来。

我们一行10余人，记得有高敬之、张兆仁等。当我们走到蓟县时，李子光同志将一个经教育反正的日本人交给我们一同去边区。

在行军途中，我抓紧空隙写了关于承平宁地区的总结，后来发表在冀东区党委主办的《坚持》杂志上。

我到边区学习后，上级党组织又决定让杨雨民同志也到边区学习。杨雨民同志为了尽快恢复承平宁地区，以便为日后收复东北失地准备力量，向领导提出希望将承平宁地区幸存下来的干部多派一些到边区学习。他的意见得到了领导的同意，在我们到边区的半个月后，杨雨民带领李学会、张一宇、李珍、田惠、张野溪、杜明岐同志也去了。

1945年8月，我们在边区学习并准备去延安的时候，突然传来了特大喜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同志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燃起了堆堆篝火，庆贺抗战胜利。

不久，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开赴敌占区接收敌伪政权。我们冀热辽的同志都返回了冀东。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被任命为热东地区工委书记。1945年8月末，我在平泉接受任命后，即同热东工委和行署的同志一起，昼夜兼程赶赴朝阳，接收热东。同时派出9个县及区的党政干部，收编了王老凿等3股武装。

热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此摆脱了长达13年之久的殖民统治，结束了亡国奴的悲惨生活，开始走向光明，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乐园而英勇斗争。

十二、几年的经验教训

从1940年起至1944年止的5年时间里，我们承平宁联合县党政军全体同志积极发动群众，秘密发展党员，开展统战工作，宣传抗日救国道理，领导这一地区的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开辟了一块南北约800至1000华里，东西200至400华里的抗日游击区。先后建立起12个区政权和许多村政权，其范围远远超出了承德、平泉、宁城3县。我们在古长城外的青龙、宽城、承德、平泉、宁城、凌源、建平、朝阳、赤峰、喀喇沁、围场等县旗，到处点燃了抗日烽火，歼灭了许多的日伪军，牵制了大量的敌伪军，使其不能用于其他正面战场，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斗争。

在5年的抗日斗争中，承平宁地区的党和人民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我们党的许多好同志，我的老首长、老战友王平陆、高桥、陈革、刘元存、包文胜、贺仲一、裴文合、赵洪武、纪福东、孙景华、长野、马振国等，以及我现在回忆不起来名字的战士，都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身于这块土地上。

许多积极支持我们的老百姓也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迫害。许多无辜的百姓被杀，房子被烧，仅承德水泉沟就有4万多名抗日志士被杀。特别是敌人强行“集家并村”后，家园被毁，土地撂荒，老百姓被迫居住在毫无自由的“人圈”中，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受尽了人间的磨难和痛苦。

我是亲身参加这一地区斗争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幸存者之一。因此，我有义务、有责任对那段抗日斗争的经历，认真地回忆，并写给组织，以作为写这一地区的党史、抗日斗争史时调查、参考之用。

在写这段抗日斗争历史的过程中，我的心情是极不平静的，特别是回忆起那些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战友，那些舍生忘死支援、掩护我们的老百姓，那些风雨同舟、热心抗日的民主人士，他们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心里就万分难

过，不能不使我含泪默祝：死难的烈士永垂不朽！

回顾历史，不仅仅要如实地再现当时的历史发展过程，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

我们坚持抗日斗争的承平宁地区，地处伪满洲国的西南部，由于这里紧接冀东抗日根据地，因而是伪满洲国统治最严密、最残酷的地区。然而，就是在这样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我们还开辟了一块地跨10余个县的游击区。取得这一斗争成果的主要原因：

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极端穷苦，因而有很强烈的抗日要求。

日军侵占热河后，他们在政治上采取"以华治华"的政策，除收罗汉奸，为其充当走狗外，还强迫大批青壮年为其充当炮灰和勤劳俸仕队、劳工队。这种恶毒的政策不知害死我们多少中华儿女，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在经济上，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以战养战"的策略，横征暴敛，老百姓饥寒交迫，终日挣扎于死亡线上。更加恶毒的政策是强迫当地老百姓用良田种鸦片，致使广大老百姓衣食无着，反而染上了吸大烟的嗜好，从而严重摧残、毒化了人民的健康，成了名符其实的"东亚病夫"。在文化上，日本帝国主义极力推行殖民地文化政策，不允许中国人称自己为中国人，而要称"满洲人"，并强迫中小学生都必须学习日语，以逐渐代替中国规定的汉语，企图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

在中国的国土上，中国人种的粮食不准吃，中国人民织的布不许穿，中国人的劳动成果都为东洋鬼子无偿占有，剩下的仅仅是饥寒贫困。这种非人的生活，令人怎能生存。因此，凡有一丝骨气的中国人都不堪忍受这种亡国之苦。他们犹如散布在各地的干柴，一旦有人播下火种便顷刻而成燎原之势。

二、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实行革命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同志说："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

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1]实行革命的统一战线，不仅是革命的需要，而且也是夺取抗战胜利的必然。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在广大敌占区阶级矛盾已属次要，民族矛盾成为主要。中华民族的存亡是每个中国人共同关心的问题。当时各阶级和阶层的动态是：(1)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拥护抗日；(2)广大上层有识之士也不愿当亡国奴；(3)一部分伪官吏受到教育后，也愿意给自己留条后路，愿意在不影响自己安全的情况下，为抗日做点事情；(4)仍有极少数的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因此，我们在热南和辽西工作时，一方面坚决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上层有识之士，争取伪官吏，建立两面政权，使其真心向我，假心向敌，“吃王莽的饭，给刘秀干活”。这样，我们就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从而打击了敌人，保存了自己。在团结抗战的同时，我们对死心塌地的“铁杆”汉奸，予以坚决镇压，杀一儆百，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统一战线。

三、发扬我党我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武装斗争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斗争形式。“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2]这在敌人统治最严密的满洲国尤其如此，每时每刻都有牺牲的可能。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参加革命，不同于我们今天和平时期。革命不是享乐，不是猎取高官厚禄，而首先是受苦，是为了千百万人能更好地生存而献身。因此，参加革命队伍的每一个战士都有一种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哪怕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不是文学上的修辞，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1943 年后，敌人在东北强行“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使我们衣食住行都很困难。为什么我们还开赴长城外，还在这一地区坚持斗争呢？因为人民在受难，而共产党、八路军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人民受苦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正是有这一信念，我们的战

---

① 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②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

士才面对屠刀，视死如归。

写到此，我不由想起在宁城牺牲的18名勇士。

那是1944年春的事情。记得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我军弹尽粮绝，赵洪武等18位战士被俘。日本鬼子一下抓到这么多八路军战士真可谓战功赫赫。为了从这些战士口中得到我军的情报，一个翻译狐假虎威地学着主子的话说："皇军说了，只要你们说出你们大部队的去向，或者是声明今后不再去当八路军，就可以放你们回家。不然的话，可别说皇军不客气，一个个都送你们回老家。"望着这个败类，战士们恨不得一拳砸断他的脊梁骨，怒视着敌人，没人答话。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这伙杀人魔王见没人招供不由得兽性大发，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开始了。

他们抓住一个战士吼叫着："说不说?!"又是无声的回答。杀人成性的日本鬼子端起刺刀，向这个战士刺来。面对死亡，战士开口了。他用尽全身力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随着口号声，英雄告别了他所热爱的生活世界。其后，刽子手们扫视了一下其余战士，只见个个眼里喷着火，毫无屈服表示。就这样，战士们一个个慷慨就义。最后剩下一个参军不久、年仅15岁的丙丁火。骄横的日本鬼子们以为这个"小家伙"不经吓，一定会屈服。于是一把拽了过来，凶恨地吼道："你的说不说?不说，你的看见的没有，统统的死了的有。""不说、不说，老子就是不说。"杀人成性的日本鬼子连这样一个尚没成年的小战士也不肯放过。小英雄就是这样为了我们民族的解放事业慷慨捐躯的。

他们虽然牺牲了，但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永存的，并激励着活着的人去战斗、去报仇。正是在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舞下，承平宁联合县的广大同志们才用鲜血和生命开辟出这一抗日游击区。

四、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

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1]。但是，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并非简单易行的事情。特别是热河地区在伪满洲的极其严密的统治下，对我党、我军极尽歪曲造谣之能事，丑化我们。因此，这一带的老百姓对我们还缺乏了解，更需要我们做大量的细致的工作，才能真正发动起来，汇成一股强大的抗日洪流。

怎样才能使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并在我党的领导下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救国斗争中来，这是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位的大问题。我出关时，可以说是两手攥空拳，既没有钱财，也没有武器，靠什么打日本，我单身一人是不可能的，再好的钢铁打几个钉？因此，必须发动群众齐参战。要发动群众，必须首先使他们对我党、我军有一个正确的了解。除了宣传我们的抗日主张外，更主要的是用我们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教育人民，使他们真正感到我们是他们利益的代表者，是他们自己的军队。我们抗日是为了他们自身的解放。因为党和军队是由每个人组成的，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对他们最好、最实际的教育。由于我们每到一处都模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他们同甘共苦，因此很快就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抗日的烽火越烧越旺。正是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武装才越来越大，越战越强；正是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才能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记得我们有一个战士名叫李学惠，一次，他不慎枪走火穿过自己的手掌，打伤了老乡孩子。老乡没有因此而责怪我们的战士，而是劝慰我们战士不要上火，说我这个孩子即使死了，我还有两个儿子呢，要安心养伤，并想法为李学惠同志医治伤口。

广大人民群众不仅为我们照看伤病员，而且为我们站岗放哨、传递消息，并以自己最大的能力为我们筹集枪支、弹药、衣物、食品等。那时候同八路军有关系是要杀头的，许多抗日积极分子因此而牺牲、被捕、做苦役，房屋被烧、家产被收。

---

[1]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得人心者得天下。日本帝国主义，不管他们有多么强大，有多少现代化的军队和武器，由于他们违背人民的意愿，终将被人民所推翻。正是由于人民的支持，我们才能在敌人的腹地大显神威，开辟了方圆 10 余县的抗日游击区。

在承平宁地区 5 年的抗日斗争中，我们有些工作也存在一些应当汲取的教训。

比如在工作中，我们有时有急躁冒进情绪，在武装斗争中，有时没有充分做到不打无把握之仗，对当地干部培养得也不够。特别是敌人实行“集家并村”后，我们对敌人这一政策缺乏认识，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没有意识到这是敌人为消灭我军而必然推行的一项长期策略。因此在斗争方法上，只是发动群众拒绝搬迁，进而组织力量推毁“人圈”，没有想到派人打进去秘密潜伏下来，把“人圈”变成我们新的工作基地。结果，敌人越搞越凶，老百姓被迫进了“人圈”，使我们无立脚之地，无衣食之源，最后不得不撤离敌后，返回了冀东抗日根据地。

这些经验教训虽都是几十年前往事的总结，但对于我们今天并非没有教育意义。如果我们今天的党员、干部都能像当年那样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像当年那样勇于牺牲个人利益，我想我们的党风就一定能好转，我们四个现代化就一定能早日实现。

（选自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编委会编《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1996 年，内部出版，第 125～172 页）

战斗在迁遵兴"无人区"

丁春生

1942年初冬，组织上派我到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第十二区任区委书记。十二区，在兴隆县城以东，是东西长100华里、南北宽40华里的山区。我到该区刚两个月，日寇就开始搞"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妄图以此割断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置我们于死地。面对这一形势，我们的斗争任务是：打破敌人的分割封锁，保持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争取最后胜利。

残酷的"无人区"

日寇搞的"集家并村"，目的十分阴险，手段十分毒辣。他们把老百姓从世代居住的山沟里强行赶出；把住房统统强行拆掉，并把拆房的砖石运到沟门大川去修建"部落"。日寇把老百姓集中到这种"部落"里居住，不经许可不准出入。老百姓愤怒地把这种"部落"称为"人圈"。"部落"搞成后，敌人紧接着又搞"无住地带"和"无住禁作区"，规定"部落"外5里以内许可去人，但不准居住，违者以"私通八路军"论罪；5里以外既不准居住，也不许去人，见人就打死。

被赶进"人圈"的群众，不仅没有人身自由，而且过着非人生活。他们有家不能归，有地不能种，常年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病痛交加之下。由于没有起码的卫生条件，"人圈"内常有疫病流行。记得一次鼠疫蔓延，天天都要死人，少则死几个，多则几十个，甚至一、二百人。大水泉村死的最多，真是家家陈尸，户户嚎哭，景象之惨，令人目不忍睹。

当时的十二区有三种政权：第一种是敌占区的"人圈"，在那里

基本上没有我们的什么工作，属于敌人的一面政权。第二种是中间地区的“人圈”，敌人统治较弱，我们原来有一定的工作基础。这一类“人圈”里面的政权多为两面政权。其中又分这么几种情况：一是亲敌的两面政权，忠于敌人，也应付我们；二是亲我的两面政权，忠于我们，也应付敌人；三是中间的两面政权，谁来了应付谁。在忠于我们的两面政权中，一般又都是双重政权，既有伪政权，又有抗日政权。伪政权用以应付敌人，掩护我们的工作；抗日政权设武装班长、办事员，秘密进行抗日工作。第三种是“无住禁作”区的政权，纯系我们的一面政权。这样的政权结构，使我们有条件广泛地开展公开的或隐蔽的斗争。早在敌人搞“集家并村”之前，广大群众都受过我党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而且大都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报国会”。在一些村庄也发展了党员，建起了党的小组或支部。因此，在敌人进行“集家并村”的过程中，这一地区始终有我们党的组织在活动，领导群众，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抗日的具体斗争。

在“部落”里，尽管有敌人的血腥统治，广大群众并不屈服。他们不堪日寇的压迫，进行着各种巧妙的斗争。为了避开敌人，方便出入，群众把“人圈”的大墙弄出一个个手扒和脚蹬的豁豁来，可攀墙而过。为了生活下去，不少群众冒着危险回到原来住的地方种地。他们还把被敌人掀翻的碾子、磨盘搬到隐蔽的地方重新装好，把粮食和锅碗瓢盆藏在秘密的山洞里，还有的群众在家里住上几天。

在距离敌人据点较远、山大沟深、我们的工作基础较强的地方，群众在我党领导下，宁死不进“人圈”，一直在“无人区”公开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伪满县以下的行政建制是村、甲、牌，相当于关里的乡、保、甲。一个大的山沟为一个基层行政单位，称为甲。十二区内的每个甲都有“人圈”、“无住地带”和“无住禁作”区。只有驴儿叫、乌头牛、见财沟这3个甲没有“人圈”。这些地方山大沟深，交通极其不便。群众种地，不论春种秋收，都靠肩挑人扛或用驴驮。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这里就建起了党的组织，群众

对敌斗争坚决，工作基础较好。敌人想方设法要把这里的群众赶到附近的“人圈”里，但群众始终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宁死不进“人圈”。穷凶极恶的敌人对这些地区经常进行疯狂的“扫荡”，多次把群众的房子烧掉。而“扫荡”过后，群众依然把房子盖起来。记得敌人把驴儿叫村的住房烧了22次，群众硬是重新盖了22次。那时候的住房也很简陋，下边埋几根柱子，上边搭个马架子，马架上边铺上黄麋草，炕都是用石头垒的。起初窝棚还垒上墙，后因敌人经常“扫荡”，见房就烧，干脆就不再垒墙了。群众称之为“透风楼”。住这样的房子，夏天还好办，到了冬天就难了：炕烧得很热，躺在上面烫人，可是挨不着炕的身子又冻得要命，群众取笑叫“一面煳，一面生”，睡在上面只得翻来覆去地“烙烧饼”。住房尽管如此简陋，但我抗日军民却凭借它坚持“无人区”的斗争。这些简易小房，对坚持抗日斗争直到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靠群众化险为夷

1943年冬，敌人集中了兴隆、石庙子、半壁山、鹰手营子等据点的兵力，由西往东对我区逐甲进行包围、“清剿”，妄图一举将坚持在“无人区”的我军民消灭掉。我们区干部被迫退到驴儿叫的几架大山上，情势十分危险。正在这时，接到了县委组织部长李泽的亲笔信。信的大意是：敌人决心要把我坚持“无人区”的力量彻底消灭，为保存实力，可把老弱伤残人员暂时安排到附近我较有工作基础的“部落”去，区干部和“无人区”的青壮年民兵自卫队员也暂时撤离“无人区”。接到县委指示的当晚，我们就在村长张振久家里召集党员、区干部和村干部会议，讨论县委指示。当时，我正患重感冒，由区长李建明主持会议。李建明同志念完县委的信以后，会场一时沉静，无人吭声。过一会儿，老党员费占林说：事到如今，先叫我们这些老村干部商议一下，然后向区委汇报。我同意这个意见。过了半个多小时，村干部回来了。他们的意见是：县委的指示要坚决执行，应该保存革命力量，请区委带全体区干部下山，撤离“无人

区”，由村干部在山上坚持。他们说："我们土生土长，人熟地熟，这里山大沟深，敌人不可能把我们杀净。"同时，他们又提出："希望在敌人大'扫荡'过后，区委再回来领导我们。"我躺在炕上，听着这些老同志的话，心里像针扎似的难受，我实在舍不得离开这些与我们生死相依的群众。我叫警卫员王凤银把我扶起来。我问他："王凤银，你怕死不怕死？"王凤银回答说："不怕死。要死也是我先死，主任后死！"我说："好！"于是我又对区长李建明说："建明同志，请你带队下山。"李建明同志却问他的警卫员高山："你怕死不怕死？"高山说："不怕死，至死保护区长！"这时，李建明同志对区委宣传委员国栋说："请国栋同志带队下山。"国栋同志由县委交通员曹文引路，带领全区干部连夜下山了。我和李建明同志留在山上。党员、群众知道区委书记、区长和他们一起坚持对敌斗争，都十分高兴。老大娘把珍藏的生姜、红糖拿出来给我冲姜糖水喝，还用"满洲铂"给我把浑身都刮紫了，然后盖上被发汗。这个法儿很见效，我立时感到浑身轻松多了。这时已近午夜，外边下着鹅毛大雪。群众见我感冒刚好，身子还软，就把 3 个人的搭包(外边用的腰带)拴在一起，把搭包的一头绑在我的腰上，一个人在前面铲雪开道，另外两人一前一后，边拉边推。就这样，我和李建明同志一起，在群众的簇拥之下爬上了南山。天刚蒙蒙亮，我们刚刚爬上了山顶，"扫荡"的敌人也到了驴儿叫。时间不大，我们住的房子就被点着了，另外几处小房也冒起了烟柱。由于群众事先已有准备，敌人这次"扫荡"扑空了，只烧了房子，还乱打了一阵枪，近中午时分就滚蛋了。

我们在山上坚持到太阳平西的时候，见没有什么动静，正准备下山，忽然又看见队伍开进山里来了。当时，我们的心情很紧张，以为又是敌军来了。这时，又听到山下有呼喊声。我两手贴耳张棚，隐约听到："丁春生……丁春生……我是曹致福啊……"一听到曹致福同志浓重的滦南口音，我说："是咱们的部队，曹队长回来了。"大家喜出望外，异常兴奋，很快跑下了山。见面时那个亲热劲儿，真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因为敌人经常"扫荡"，环境残酷，坚持在"无

人区”的干部、群众非常盼望自己的部队回来；部队的同志由于长期对敌游击作战，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也需要找到地方同志，以便休整。曹致福同志向我们介绍说：“敌人集中兵力，夹击合围，妄图将我们一举消灭，但我们和他一兜圈子，他就只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他还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敌人的这次“扫荡”结束了，利用这个间隙，我们把部队休整一下。”我们看到自己的战士衣服划破了，鞋底也磨透了，而且很疲惫，非常心疼。于是，立即召集干部、群众，给战士们烧水，供他们烫脚、洗衣服，并取来锅碗瓢盆，拿来粮食，还特意宰了几只山羊，做了一顿小米饭炖羊肉，让战士们美美地吃上一顿。第二天，战士们又帮助群众把敌人烧毁的房子重新盖好。到傍晚时分，部队又出发了。

夜袭楮榆沟

敌人大的“扫荡”结束了，但仍指使各“人圈”的伪警察、自卫团，每天对本甲所辖地带继续进行小“扫荡”。

为了领导西部“人圈”里的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在曹队长率部队出发的第二天，我和区长李建明及警卫员等 4 人从驴儿叫出发，趁星夜赶往楮榆沟了解敌情。登山瞭望，除楮榆沟“人圈”里灯火通明外，“人圈”外面一片漆黑，唯南沟的一个小山岔里有一个豆儿大的灯亮。于是我们翻下几层山，循灯亮奔去。这是一家住户，进屋一看，只有 3 个男人，一个双目失明，一个罗锅，一个瘫子。经询问，知道他们都不能劳动，全靠到敌人据点里讨饭过活。他们说：“大‘扫荡’刚刚过去，警察、自卫团还经常出来搜山。伪甲长史家父子都是‘铁杆儿’汉奸，把从‘部落’里逃出来的人都给赶回去了，整个楮榆沟可能只剩下我们这 3 个没用的人了。你们几位白天上山，晚上到这儿来吃点儿饭，就在这里避一避吧。”无奈，我们只好从讨饭人那里讨饭吃。两天后，我们临走给他们菜金、粮票时，他们说：“别给了，盼望咱们有一天把鬼子打出去，胜利了，就啥都有了！”多么好的 3 位父老啊！我至今非常感激他们。

当天晚上，我们来到了大竹胡沟。进沟不远，遇到了这个甲的青年干部邹连贵。他和我们打招呼之后，立即把住在"人圈"里的共产党员傅国勋，积极分子李贵找来。村支部书记徐仲连、办事员李安祥也从大灰窑甲坚持在"无人区"的保国同志那里回来了。不大功夫，区警卫班副班长杨二虎带着几个刚参军的新战士也赶来了。邹连贵说："'人圈'里只有30多个警察，30多个自卫团团丁，没啥抵抗力。咱们去把楮榆沟据点拿下来吧，我带着去！"我说："敌人有60多支枪，我们才有六七支枪，敌我力量悬殊，得慎重从事。"邹连贵解释说："敌人的大'扫荡'刚刚过去，他们以为八路军早已无影无踪了，根本想不到咱们今晚会去打据点。咱们攻其不备，给他个突然袭击，打他个措手不及。况且，'人圈'里的情况我们都熟悉，准能拿下来。"警卫班副班长杨二虎刚从部队放下来，有战斗经验，家就住在岭西大灰窑，他对拿据点很积极。他说："干吧，我打头阵！"住在据点的傅国勋、李贵等同志也都主张打。区长李建明同志说："春生同志！就这样吧，你坐镇。我带他们去打。"当时，我的思想很矛盾。打吧，敌我力量悬殊；不打吧，同志们请战心切，而且对敌情分析得比较透。我说："好吧，傅国勋、李贵同志仍回'人圈'去住，到时候作内应，其余同志一起行动。"我规定了口令，对作战方案进行了详细的部署。记得这天是旧历腊月十五，夜晚，皓月当空。为了缩小目标，我们都翻穿了棉袄，并再次强调了几条纪律。午夜过后，我和李建明带领邹连贵及警卫班的几名战士，悄悄地摸到了楮榆沟据点的南大门，蹲在大墙根下。这时，听到岗楼上站岗的两个自卫团丁一边磕烟袋，一边叨咕说："丁春生和李建明也不知到哪儿去了。"另一个说："嗐！他们早把咱们忘了。"这时，邹连贵和杨二虎已经纵身上了大墙，进入岗楼，命令说："缴枪！八路军打据点来了！"两个站岗的说："连贵，你瞎闹什么呀！"杨二虎用枪指着他们："不许动！快缴枪！"下了他们的枪之后，邹连贵打开大门，我们随即进入据点内。邹连贵、杨二虎很快把"人圈"4个角炮楼上的枪都给收了。我们便径直朝着警察和伪自卫团的住处逼近。在距敌

人住处不远的地方，忽听有人喊："谁?!"仔细一听，是李贵同志的声音。于是我们回答了规定的口令。李贵用手一指，说："西边住的是警察，东边住的是自卫团。"于是，按照既定计划，杨二虎和李建明带着几名战士去打伪警察，我和邹连贵带着几名新战士去打伪自卫团。果然不出所料，敌人毫无戒备，大枪都挂在墙上，都脱个净光蒙头大睡。我们几个人进屋把枪拿出来之后，伪自卫团团丁们还在呼呼打鼾呢。西边住的伪警察们睡得更香，呼噜打得更响。李建明见屋里漆黑，转身出来，找了块松明子点着，又进到屋里。这时，一个伪警察翻了翻身，说："怎么了，有事吧?"李建明趁机耳语说："可别动呀，外边八路军都围严了!"这时，邹连贵、杨二虎和几名战士一拥而进。伪警察们没等起身，就全部当了俘虏。至此，两个伪队部都拿了下来，胜利不小。我说："咱们走吧?"邹连贵低声说："不行，山上边还有个岗楼呢。"于是，李建明命令一个伪警察头前引路，领着邹连贵、杨二虎直奔山上岗楼。这时，少甲长史文斌跑过来，慌慌张张地说："老总，来匪了!"见到史文斌，我气不打一处来。喝道："史文斌!"史文斌一见是我，吓得不知所措，连连说："主任、主任。"我大喊一声："把他捆起来!"警卫员立即给他上了绳子。李建明命令引路的伪警察把岗楼大门叫开。邹连贵、杨二虎闯进去把几个伪警察的枪下了。刚要转身回走，听到炮楼上还有响动，杨二虎大喊一声："缴枪不杀!"一个伪警察就乖乖地把大枪大头朝下递了过来。当老李他们正往山下走时，老甲长史宗理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说："老总，来匪了!"李建明骂道："史宗理!你这个死心塌地的铁杆儿汉奸!"老家伙见是李区长，顿时吓得像鸡啄米一样，一个劲地点头施礼，连说："李区长、李区长。"老汉奸终于自投罗网。我们10来个人，夜袭槠榆沟，一枪未放，缴获了60多支大枪，抓了30多个俘虏，还抓住了两个汉奸。

邹连贵等同志按预定计划弄来驴驮子，驮上枪支，警卫班押着俘虏正往回走，"人圈"的乡亲们被惊醒，都出来欢迎我们，与我们互相问候。不少乡亲忙回家把准备过年的粘饽饽、糜子面馒头一个

劲儿地往我们衣袋里装。正在这时，几个伪排长走过来，小声地说："你们走时，要冲着小灰窑据点打几枪。不然，我们受不了哇。"按他们的意见，我们朝着小灰窑打了几枪。告别了乡亲，往南走到楷榆沟沟垴，这时大亮了。正在搭岭向见财沟走时，被押送的伪警看着我们发愣说："大部队呢？"杨二虎用枪指着伪警察，喝道："少废话，快走！"不大功夫到了见财沟。支部书记张福旺、党员张福昌和坚持在"无人区"的乡亲们，都来和我们一起庆贺胜利。我们对俘虏来的伪警们进行了民族教育，然后分发了路费，令其各自回家；把伪甲长史家父子押送到县政府。老甲长史宗理罪大恶极，被依法处决；对少甲长史文斌，原计划在处决史宗理时让他陪绑，然后教育释放。没料到他吓得撒腿就跑，跑着跑着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就从 1 丈多高的坝坎子上头朝下栽了下去，自取灭亡了。

大营盘隋四立功

1944 年春节过后不久的一个夜晚，我和李建明同志到北台子"人圈"里去开展工作，原计划给干部们开完会以后，往北翻过大山，仍回到驴儿叫去。因开会时间长了些，散会时天已将亮，我们只好就在北台子北沟的一个炭窑里拾了一些玉米秸，铺在窑洞里和衣而睡了。大约在 10 来点钟，北台子"人圈"里的一位老太太到北沟取东西。我们对她说明情况，请老人家回去告诉办事员常德旺，中午给送些吃的来。

时近中午，这位老太太挎着竹篮，给我们送来了用小米饭做的 4 个热乎乎的大饭团，并关切地说："这饭团是上山打柴人吃的，吃了耐饿，带着方便。你们快趁热乎吃了吧！"我们狼吞虎咽的把 4 个大饭团全吃了。太阳平西，我们走到北台子北山的半山腰时，听后面有人喊。回头一看，见一个百姓和一个伪军朝我们边跑边喊。由于不明底细，我们就拉开了准备战斗的架式。"别打！别打！我是常德旺！"那人使劲儿地喊着。

走近跟前，常德旺把那个伪军介绍说："他叫隋四，在大营盘当

下等兵，经常挨打受骂。他实在忍不下去了，让我给他找个朋友，想个出路。"哪人也一再央求我们帮助他。为了更好地做好争取伪军工作，常德旺说："咱们几个碰到一起总算有缘分，就盟誓吧。半山腰里没啥吃喝，咱们就互相表示表示吧。"于是，我们各自通报了姓名、年龄。常德旺说："李区长是大哥，我是老二，丁春生是老三，隋四最小，是老四，从今往后，咱们就是盟兄弟了。"说完，就分手了。从此，我们经常通过常德旺和隋四联络。隋四把大营盘据点及伪军内部的情况向我们汇报，使我们对据点的情况了如指掌。

过了几天，曹致福属下的二连指导员侯建华带着一个排转移到我区。他说："我们出来两个月了，要回司令部去，回去前想打个胜仗，你们给出个注意。"我和李建明同志把隋四的情况说了一遍。那好，咱们就打大营盘吧"，侯建华充满信心地说。第二天上午，我们把隋四从据点里找来。他汇报说，大营盘"人圈"北山包上的小炮楼里驻有1个排的伪军。于是我们立即研究了作战方案：由隋四把当天据点内的情况和当晚的口令搞清楚，然后由隋四引领队伍打据点。晚上8点多钟，我和李建明、侯建华同志来到大营盘"人圈"的开明士绅陈子明家里。谈话间，忽听外边响了一枪。陈子明惊问："怎么回事?!"话音刚落，就听到"不许动!缴枪不杀"的喊声。原来，隋四引领队伍摸近据点屋门时，被敌人发觉。敌排长刚要伸手掏枪，我军杨排长一枪击中敌排长的手。随着一阵喊杀声，战士们冲了进去，缴获了30多支大枪、1支手枪和一部分子弹。等石庙子伪讨伐大队长孙德英派兵前来救援时，我军早已翻过南山，安全地转移到遵化县境内。

万全巧计斗顽敌

由于"无人区"环境残酷，干部伤亡很大。在1943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原十二区区长陈易新、区武装大队长雷保贤相继牺牲；石庙子伪讨伐队袭击驴儿叫时，新到职的区长李国挂了花，警卫员牺牲；粮秣助理李春山同志牺牲后又被砍头。六区的干部和坚持在

“无人区”的群众也有很大伤亡。六区区长本二和新接任的区长刘握枢，也都先后牺牲了。

1943年冬，上级决定进行地区重新划界，把六区、十二区划归蓟遵兴联合县领导。由于干部大量减员，区的党政一把手奇缺，县委决定我担任六、十二两个区的区委书记兼六区区长，工作重点在六区。该区南界长城，北邻十二区，西至八卦岭，东至喜峰口，大体情况和十二区相似。但这个区开辟较早，工作基础较好，大多数“人圈”里都有我们的抗日组织。同时，敌据点内我党支部的“适龄”党员，经过区委讨论同意，都当上了“反共自卫团”的兵。所以，在没有外来特务、外来伪军的情况下，可以进出“人圈”或到据点内开展工作。特别是草场一带，基础更好些。

草场是八卦岭伪警察据点东边仅2里远的一个“人圈”，在我到这里之前，就有我们的党支部，有武装班长、办事员以及“报国会”组织。担任草场伪甲长的，就是我党支部书记万全。一次，小水泉的日本鬼子趁黑夜包围了草场。鬼子非常狡猾，让翻译谎称：“我们是八路军，是李运昌的队伍，快开门！”万全同志感觉到其中有诈，就叫人敲锣聚众。刹时间，不少群众翻上了“人圈”的大墙，纷纷拿起石头向下砸去。日本鬼子被砸伤数人。翻译官忙喊：“别砸了！我们不是八路，是小水泉的皇军。”万全同志这才打开大门，把日本鬼子迎了进去。鬼子队长训话说：“草场大大的好，大大的良民。”其实，小水泉的鬼子已不只一次地到草场搞试探了。

有一天，我军的两名侦察员在草场附近的公路上打死两名伪军，万全同志听到这一情况后，马上杀了1口猪，拿着猪血奔向公路，并派两名同志把两具尸体抬到离村子较远的地方，然后把猪血倒在尸体的枪口周围，制造一个假现场。待一切布置停当以后，万全同志跑到倒流水伪警察署报告。伪警察署派人到现场一看，深信不疑。由于万全同志在敌人面前屡建“功勋”，倒流水伪警察署将他由甲长破格提拔为警尉。经区委讨论决定，我们草场的党支部书记就成了驻守八卦岭敌据点的“万警尉”。我调六区工作后，常到八卦

岭据点里去，都是吃住在“万警尉”家里，既安全，又方便，也便于做些统战工作。

轻取三道河子

1944年秋，为了加强和提高县大队的战斗力，县委把我叫到县里讨论如何攻打敌据点，解决枪支弹药问题。我把六区、十二区各个据点的具体情况作了汇报。经过详细讨论和周密的研究，县委决定打六区的三道河子伪据点，由我负责做好准备工作，县大队长刘继抗带一个连执行攻打据点的任务。从县委回区之后，我找到区民政助理刘月亭协助进行战斗准备。时间紧，任务急，小雨又下个不停，去找三道河子的人已来不及了。于是，我和刘月亭同志都化妆成农民模样，他扛着一根木头，我扛着一捆秫秸，于黄昏时分和三道河子干活的农民群众一起，混过了门岗，进入三道河子据点。来到党支部宣传委员李建国的院里，我们把木头、秫秸往地下一扔。屋里问：“谁呀？”我们没有作答。当李建国走到我们近前一看，惊讶地说：“老天爷！你们怎么进来的呀？这太冒险了，为啥事先不给个信儿。”我们把刚才化妆进门岗的过程说了一遍之后，让他把支部书记李田、组织委员张宏找来，召开支委会，传达了县委的指示。后又召集党员和骨干分子会议，进行了动员，对每个人都详细交代了具体任务。

第二天，我把伪警察和“反共自卫团”驻地平面图、行进路线及“晃火”进攻的联络信号等，写了详细说明，派人送给刘继抗同志。刘回信表示满意。晚饭后，我军按计划埋伏在“人圈”西南角墙豁子外边。9点钟，由一个绰号“大洋钻”的骨干领着我向门岗行进。距门岗不远，忽听前面喊：“口令！”大洋钻准确地作了回答。此时，我们已走到岗近前。伪警察问：“后边是谁呀？”说时迟，那时快，我一个箭步抢上去，用手枪顶住伪警察的胸口，下了他的枪。“大洋钻”把准备好的火绳递过来燃着。我高举火绳，朝着我军埋伏的地方晃了3下，队伍迅速地冲了进来。还没等敌人转过向来，敌据点就被

我们拿下来了。这一次，缴获了60多支大枪、1支手枪，还有不少子弹，武装了县大队，完成了县委交给的任务。

（选自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编《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427页）

兴隆“无人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王佐民

1942年秋，我到热河省热南地区工作，当时敌人正开始沿东北与冀东接壤的长城线外一带搞“集家并村”，凶残地制造“无人区”。

我开始担任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八区区长，后任承(德)兴(隆)办事处主任，主要活动在兴隆县境内。兴隆，远在1933年就已建立起共产党的组织，是从遵化县发展过来的，党组织的活动主要在八卦岭、西台子到大营盘、驴儿叫这一条线上。当时的党员虽然不多，但在对敌斗争中都表现得很坚决，对开辟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8年，挺进冀东的八路军第四纵队曾经到这一带活动过。大部队撤走以后，于1939年包森、赖邦等几个小支队开始在遵化、蓟县、迁安、兴隆一带活动。赖邦支队(100人左右)活动在兴隆东部横河、黑河、洒河、柳河、车河一带。这一带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环境。包、赖支队屡建战功，在群众中享有极高威信，使敌人闻风丧胆。这时还没有建立抗日政权，但已有群众抗日组织——救国会，部队自己动员群众，就地筹粮、款，供给并不困难。

1940年开始建立抗日政权，先从基层开始。当时兴隆南部长城线上各村纷纷建立政权，设武装班长、办事员，有的还设有财粮委员、情报班长。

在这一带坚持抗日斗争是艰苦的。敌人异常残暴，每天都在屠杀我们的同胞。他们巧立“思想犯”、“政治犯”等各种罪名，频繁地“围剿”、“扫荡”，搞“检举”。用杀光、烧光、抢光的残暴手段，血腥地镇压抗日人民。仅1942年1月及1943年2月日军搞的两次“大检

举”，全县被抓走的群众即达1.2万人，被监闭、酷刑、枪杀、洋狗咬死的就达1.14万余人。兴隆县二区楸木林一个80多户的小村，一次即被日军杀死110个男人，搞得这个村子成为“寡妇村”。大帽峪是个50多户的小村，一次被“检举”70多口人，就地被日军用机枪全部打死。上庄一个村被日军围住，无法逃脱的80多个老百姓被强迫列队，一排一排地被用机枪打死。灭绝人性的鬼子兵以杀人取乐，看着我们的同胞倒在血泊里，他们拍手大笑。

兴隆东部五区暖河塘自然村老胥家13口人被敌人捉住，强迫跪成3行，敌人逐个用刺刀挑杀后，有的还未断气，又被垛起来用火烧，老人孩子哭嚎喊叫，惨不忍睹。这家一个壮年男子叫胥景学，头一个被刺伤，连扎数刀未死，从血泊中站起来和鬼子夺刺刀，被3个鬼子团团围住向他乱扎乱砍，手掌被割裂，手指被砍掉，遍体鳞伤，浑身是血，仍不屈服，反复顽强地与敌人搏斗，最后被4个鬼子按倒，一个掐着脖子，一个按着大腿，另两个鬼子挥刀乱扎，这个英雄一直挣扎反抗，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

兴隆南部七区前干涧村，在一次敌人的“扫荡”中，被围住19名群众(内有两名妇女)，鬼子将他们扒光衣服用木棒乱打，然后装进萝卜窖里，点着火，盖上窖口，活活熏死。

兴隆西部大黄崖清水湖一个小山沟，敌人一次“扫荡”，光小孩就被杀死48个；栅子沟一个村被敌人杀死140多口。

日军之残忍举世罕见。双庙据点的日本军官中川，光活人心就吃了50多颗。东河大西山村村长被俘后，鬼子竟把他用刀砍成碎块。

1942年秋，敌人开始在热南地区搞“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他们在几个大川里修“部落”(即“人圈”)，强迫群众全部迁入居住。划“部落”四五里地范围之外的广大山地为“无住禁作地带”(约占全区面积的2/3)，不许有人居住、活动。开始时，敌人大肆进行欺骗宣传，说：“山上有八路，迁入‘部落’才能生活。”并规定期限，迫使群众迁入，随后一面修“部落”围墙，一面拆烧群众的房子。

不论男女老少，白天都被强制出工抬石头，修“人圈”，晚上值更，站岗放哨；甲长、警察、部落长掌握“人圈”门，晚开早闭，甚至有时整天不开门。老百姓回“人圈”晚了，就被指控“通八路”，受到种种迫害，人民群众失去了做人的一切权利。由于敌寇的残酷迫害，加之饥饿、疫病的折磨，群众死亡人数日增。仅大水泉一个“人圈”，一年内就死亡 200 多人，占人口总数 1/5；厂沟“人圈”700 多人，两年内就死了 265 口人，占人口总数 38%。几年中，日寇屠杀、虐杀我兴隆县人民 3.5 万多人；烧毁村庄 2000 多个、房屋 7 万多间；我党、政、军干部牺牲 300 多人。

面对日寇的残暴镇压，热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不屈服，而是组织起来，前仆后继地同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敌人“集家”，我们反“集家”；敌人抢粮，我们组织民兵进行自卫反抢粮斗争，并深入“人圈”，捉特务，捕汉奸，征公粮，随时打击敌人。

为了反抗敌人“集家并村”，我们在群众中开展了宣传教育活动，揭露“人圈”中敌人的黑暗统治，揭穿敌人的欺骗宣传，从而使得很多群众不肯进入“人圈”，在我党领导下一直坚持在“无人区”，与敌人斗争。当时敌强我弱，采取硬碰的方法反对“集家”往往收不到预期效果。例如，在东部莫古峪、寿王坟一带我们烧毁了一部分“部落”，敌人又修起来，而且乘机离间我们和群众的关系。在中部，我们就没有这样搞，我们一方面领导坚持不入“人圈”的群众坚持“无人区”抗日斗争，一方面打入“人圈”内部进行工作。当时，冀热边特委印了一本书，是专门用来对敌伪军进行教育、争取工作的，叫作“功过簿”，上边除了宣传抗日爱国道理外，还留有登记敌伪人员的名册，表现好的画红圈，坏了画黑圈。我们工作人员就拿着这本书进入一些据点和“人圈”，给伪工作人员开会，做分化瓦解工作。那时，不但西洼、秦岭一带较有基础的“人圈”我们时常进去，连靠近敌据点驻有敌伪军的“人圈”有时也进去。例如，佟家沟“人圈”的部落警察班长，就是我们派进去的人。

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人圈”(全兴隆共 199 个)内部开始发

生变化，有以下3种情况：

一部分“人圈”(约占20%)转变为抗日两面，和我们关系密切，我们的“关系人”或基本群众已掌握了政权。如洒河南、果儿石、佟家沟、八卦岭、南三道河子等。

多数“人圈”(约占60%)转为中间两面，我们工作已经深入进去，并且为我军交粮款。

靠近据点附近的少数“人圈”(约占20%)，上层较顽固，无大转变，如东三道子、六道河子、双庙、鹰手营子等。

到1942年冬，山区还有一部分房子没有被烧光，从1943年春季以后，敌人步步逼紧，反复多次对山区进行“扫荡”，而且割毁青苗。从1942年到1945年，敌人年年割青苗。敌人割，我们就组织民兵打。同时，敌人割了我们就组织群众种。我们党就是在这种极端艰苦的环境里领导群众与敌人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到1943年，兴隆全境坚持在“无人区”的群众仍有3万人左右(占全县人口1/4)。我们党政军干部和他们吃住战斗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干群之间结成了血肉关系，多数群众在斗争中表现得十分顽强，涌现出很多“红色家庭”、“红色村庄”，流传着说不完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在驴儿叫，一个叫何义的，他全家24口人全部在“无人区”，有几个是共产党员，成立了一个党小组。在一次反“扫荡”中，全家有8口人被敌人杀死，但是他的斗争情绪毫不低落，相反的是越斗争越坚决。

兴隆东部西首村(兰旗营子西沟住有六七十户人家)，靠近兰旗营敌据点。但这个村子的党支部、抗日政权却很坚强。他们和附近佟家沟“部落”的敌伪拉上关系，不断从那里弄到武器弹药和得到敌伪活动的情报，附近敌人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了如指掌。为了保卫山区根据地，民兵常到“人圈”附近埋地雷，在地雷附近写上大幅反满抗日标语，或出动民兵鸣枪，诱使敌人进入地雷圈。例如，有一次民兵在东山活动，日伪军爬上西山想用小炮轰击，正好开炮的敌

人跪倒在地雷上，当场就炸伤了日军1个军官、1个伪军营长和几个鬼子兵。敌人为了摧毁这一抗日的坚强堡垒，曾多次对这村和附近山区进行"扫荡"，烧杀抢掠，但这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始终毫不畏惧地坚持着对敌斗争。

黑河川交通不便，车辆进出困难，敌人轻易不敢进去，这一带地方坚持"人圈"外斗争的群众较多。敌人为了扼杀群众的生存条件，每年都要割青、抢粮。因此，这一带群众的反割青、反抢粮斗争进行得十分顽强激烈。1945年，敌人连割了3次青，群众在我党领导下也连种了3次，最后还是收了不少粮食、土豆。

到1943年冬，山地的房屋、衣物、牲畜全部被敌人抢光、烧光，只剩下数万坚持斗争的群众。环境越来越残酷，敌人屡次进山"扫荡"，有时候一天就跑几次"敌情"。开始时，人们还有一些锅碗瓢盆和农具什物，到后来这些东西越来越少了，做饭连锅都没有了。记得有一次我们改善生活，用杏核挤出的油在大青石板上烙饼吃。为了帮助群众解决种地缺少农具的困难，我们在黑河川大树林中搭炉子打铁制造农具，民兵到凿子岭去弄煤烧。没有房子住，就住在山洞里，大冬天睡"霸王炕"(下边烧火，上边露宿)。

群众虽然吃不饱、穿不暖，没房子住，生活异常艰苦，但斗志却十分旺盛。羊羔峪小荒地沟12个人，在敌"扫荡"时被堵在一个窑洞里，敌人无耻地在洞外诱降，他们向敌人高声大骂："死也死在根据地，决不进入'人圈'，不当汉奸走狗，不当亡国奴。"黑河川有一次被敌人包围，群众隐蔽在山洞里，一个妇女为了不暴露目标，忍痛将自己怀抱的婴儿口捂住，直到被憋死。

敌人对热南地区十分重视，称之为"满洲西南国防线"，设有重兵防守，仅兴隆县境即驻有伪满1个国兵旅和18个警察讨伐队，1000多名鬼子和数百名"部落"警察、特务。而1944年，我们主力部队进关后，留在热南的只有3个地方支队，即承兴密1个支队，承兴1个县大队(约1个连)，还有曹致福区队的1个连。我们人数虽然不多，但斗志却十分顽强，大家都按照李运昌司令员的要求，

竭力把自己锻炼成"铁足、夜眼、神仙肚"(即能行军,擅长夜间活动,耐饥渴的意思),以适应"无人区"艰苦斗争的需要。我们这几支武装掩护着坚持在"无人区"的群众,与敌人的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们活动在兴隆全境和青龙、承德各一部分地区,经常落脚的地方是横河、黑河、洒河等几条大川,兴隆西部大小黄崖、塔洼、狗背岭、大、小水泉、六里坪子等地。他们怀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不怕打仗、不怕流血牺牲。

1945年初,我到区党委,向李司令员汇报了一次工作,他详细询问了我们坚持抗日的地区情况、群众基础、物质条件等。到夏初,冀热辽区党委组织主力分3路向北挺进,恢复热南广大山地,十二团去东部恢复凌青绥;十一团向承(德)平(泉)宁(城)挺进;十三团带几个武工队从曹家路出口奔滦平、隆化、围场。

1945年6月,赵文进同志率十一团3个连从承平宁回来,在羊羔峪一带活动了一个时期,打了几次仗,引起敌人注意。敌人出动数千兵力包围了羊羔峪一带山地,逐渐缩小包围,把我们压缩到窟窿石山顶上,并要在山坡上割我们的青苗,群众看了很着急,要求部队打。部队领导经过研究,认为正面打,敌众我寡占不了便宜,于是分兵3路绕至敌后同时进攻鸠儿峪、青杏沟、佟家沟3个据点(各有四、五十伪军),承兴县大队1个连打佟家沟,十一团一连打青杏沟,二连打鸠儿峪。村干部与民兵予以配合,傍晚同时发动进攻。3个据点都被攻克,部队转移到洒河南、洪山口一带,处理完俘虏之后,就进关了。这一场战斗打乱了敌人的"扫荡"部署,粉碎了割青的阴谋。

1944年和1945年,兴隆全县武装民兵发展到四五百人。在经济斗争方面,一种方式是在部分"人圈"中组织群众抗缴或拖缴敌人所要的粮款。例如,在黄酒铺、小河西,我们对伪甲长进行工作,让他们与附近双庙据点之敌进行周旋,拖延时间,缓缴粮款。为了挫败敌人通过"粮食组合"、"兴农合作社"来垄断商业的阴谋,我们也成立过贸易局,提倡保护和组织群众搞秘密运输(敌称之为"密

输”、“走私”）。通过社会关系活动在口内外，从口里往外运食盐、火柴、布匹。同时，我们也设法从“人圈”内搞出一些物资来（如文具、纸张、火柴、粮食等），支援山区人民的斗争。

部队对坚持“无人区”斗争的群众也从经济上给了很多帮助，部队换下来的旧军衣、旧鞋袜，都送给群众。例如，十一团几百套军装都给了群众，有些村庄男女老少都穿上了军装，致使敌人认为“呆在山上的都是八路军”。为了帮助山区群众解决生活困难，政府做了许多工作，每年都设法从口里往山区运衣物、粮款。1944 年，一次就从口里运来五六千套救济服装。

兴隆人民就是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日战争的，直至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匡思章访问整理

（选自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长城线上无人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版，第 193～200 页）

北进敌后武工队

王 泽 民

(一)

我们这支北进敌后武工队是1944年6月组建的。

当时,日寇的侵华战争已成败局,正在疯狂地进行垂死挣扎。他们为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割断我党我军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调集数万兵力,轮番对所谓"满洲国西南国境线"进行"扫荡"、"清剿",继续进行惨无人道的"集家并村",扩大"无人区"。为此,这个地区进入了更加残酷的斗争阶段。人民群众有家不能归,有地不能种,陷入了古今中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苦难深渊里。为粉碎日寇的阴谋,冀热边特委下辖的第一地区委决定组织精干的武工队,进入"无人区",坚持斗争。

一天,地区委书记李子光把我找到小黄岩的黄土坡,对我说:"泽民同志,给你一个排,让你与十三团的郭子忠、高原同志向北边敌占区开辟。能开辟多少是多少,北边都是你们的。你们这支队伍叫北进敌后武工队。"子光同志强调说:"你们这支队伍远离地区委,战斗在敌人心脏,要特别注意:第一,不要吸大烟;第二,不要搞女人;第三,不要投敌叛变;第四,要千方百计在'无人区'站住脚,保存和扩大队伍。"当时,我同郭子忠、高原同志还不认识,但他们的名字和事迹我早有耳闻。郭子忠同志是十三团的一个英雄连长,以能攻善打而著称。高原同志是个老革命,曾参加过著名的冀东大暴动,雾灵山东侧花园人。他参加革命后,老婆让敌人配给了,女儿让人抢走了,所以,他对日伪有刻骨的仇恨,革命立场十分坚定。能同他们在一起工作,我心里十分高兴。

我们这支武工队是在密云县木河川的北东洼建的队。郭子忠

任队长，高原任副队长，我任政委，原承兴密五区副区长张振东任政治部主任。地区委给我们从地方上抽调了 20 多名干部，大部分是各区的副区长、副书记、助理员等。十三团给我们抽的那个排，排长王华荣是个老八路，30 几名战士个个身强力壮，一式三八枪。大家见面后，不论是地方干部，还是部队战士，情绪都很高涨。为便于活动，我同郭子忠、高原、张振东等几位同志商量，决定把队伍化整为零，地方干部划为 4 个组，部队 4 个班分别随各组一起活动。后来，武工队活动起来了，4 个组变为 4 个分队，由我们委任了分队长、副分队长。

我们这支敌后武工队主要以雾灵山为基础，活动在雾灵山以东和以北的承德县柴河川，兴隆县的柳河川，滦平县的承（德）古（北口）路南，也就是以原承滦兴办事处失去的地区为基地的长城外线。后来，郭子忠同志调走了，高原同志当了队长，王华荣被提升为副队长。我们这支队伍逐步向远外活动，有时活动到滦平县的滦河镇以北的伊逊河川，大庙附近的红旗、小营、通沟、三岔口，古北口以东的长山峪、黄木局子、靳家沟、王营子等地，再就是承德县鞍匠、新杖子、夹马石、潘家店和上板城。去这些地区活动都是在夜间，白天要返回窄道沟等地的树林里隐蔽。当然，我们活动最多的地方还是兴隆县以北的柳河川、鹰手营子、马圈子和寿王坟一带以及盘道梁以北的柴河川上游。这些地区的群众基础比较好，是老区。

在日伪残酷统治下的"人圈"里，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苦。十几岁的大姑娘没衣穿，一家子抻一条破被，夫妇轮穿一条破裤子，兄弟轮穿一件破羊皮筒的，到处皆是。我们这支队伍出关时带了些土布，作为菜金。进敌占区后，我们每到一个"人圈"，就直奔大房子，不用问，那里边住的不是地主，就是甲长，有的还是双料货，让他们给我们派饭吃。开始，我们把吃饭的人数加在一起，一次付给土布，让这些地主或甲长把布分给我们吃饭的人家。后来，我们发现有的地主或甲长从中贪污，老百姓说他们"骑驴"。因此，我们改变了做

法，饭前我们把布分给队员，饭后由队员当场把布留给群众。群众十分高兴。由于当时布匹奇缺，老百姓都欢迎我们到家中吃饭。

越往北开辟，离地区委越远，时间一长，我们带的布用光了，派人进关去取，有时来不及。这样一来，吃饭就发生了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采取了派粮的 办法：通知“人圈”里的甲长，让他派人到我们指定的地点给我们送，我们打收条。那时，我们派的粮主要是些煮土豆、炒米。为防备万一，我们有时还搞些储备，把这些东西放在雾灵山的山洞里，还在山里挖些野菜存起来，以防断顿。冬天，我们主要征派一些小米、玉米、土豆等生食及一些必要的炊具。大雪封山，我们怕敌人顺脚印“围剿”，就在山上自己生火做饭。

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这支队伍不断壮大。在日本投降前，武工队已经扩大到10个分队，共五六百人。这么多人的吃用，光凭向群众征派也是个问题，何况群众又十分困苦呢？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我们发扬南泥湾精神，在雾灵山的森林里开荒种地。那时，雾灵山的大森林经常起火。这火有时是日寇放的，有时是自然起火。被火烧过的土地，黑乎乎的，肥得冒油。我们在这黑乎乎的土地上种上了一片片的玉米、土豆。隔个10天半月的，我们派些人去打树芽子、锄草。1945年秋，我们种的土豆获得了大丰收，有的一个有斤八重。这些土豆，我们除了自食以外，还组织队员磨粉，用粉向老百姓换粮吃。一直到日本投降时，我们做的粉条还没有吃完呢。

雾灵山中，有一种榆树，树干是扁的，皮特别粘。我们组织队员们打树皮，把打下的树皮晒干。下山时，我们把这些树皮背给老百姓，群众很欢迎。因为当时老百姓喜欢吃轧饸饹。榆树皮轧的面是吃轧饸饹必备的原料，没有它，饸饹就轧不出条来。此外，我们还从群众手里借一部分工具，在深山老林里砍松明子，有时背下山跟老百姓换些吃的，有时背下山救济穷苦百姓。

在雾灵山的深山里，武工队还开出菜园。当时，雾灵山下有个叫贺龙的，还有于朝义夫妇及于朝义的一个哑巴哥哥。他们坚持山地斗争，至死不进“人圈”。日伪越“圈”，他们越往山里跑。到山里，

他们几个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为武工队收拾菜园子、养猪。哑巴还种些大烟，队员们有了病，他就拿出大烟为队员治病。在深山里，我们住的是自己动手搭的马架子。炕是我们开石板搭的。没有炕席，我们就剥桦树皮。桦树皮这东西真好，铺在身下暖和极了。大雪封山，队员们就在马架里，把桦树皮订成本，写字学文化。

我们这支武工队不断扩大，队员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密云县的木河川、曹家路、蔡家店、大沟等老区的青壮年，他们觉悟高，对共产党、八路军有感情，死活不进"人圈"。为避免敌人抓捕，他们找到我们，同我们一起活动，结果参加了武工队。二是一些坚持山地斗争的民兵。过去，他们三三两两地活动，势单力孤，与我们合在一起，力量就大了。再就是原来的一些村干部。这个地区沦陷后，党组织和抗日政权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党员和村干部成了无娘的孩子。我们过来后，他们找上来，参加了武工队。虽然我们这支队伍发展比较迅速，但由于成份较纯，觉悟较高，所以，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也没有叫苦的，更没发现一个逃跑或投敌的。1945 年春，我们路过长山峪附近的小平台，有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说什么也要跟着走，当八路军，打日寇。他说他的父母都被日本鬼子杀了，已经没家了。我把他留在身边，让他给我背包儿，当通讯员。这个小伙子高兴极了。当晚，我们破坏由长山峪至古北口的电线时，敌人发现了，派队伍打我们。仗打起来后，这个小伙子被敌人一枪打倒。我趴在他身边一摸，满脑袋是血，已经死了。因为情况紧急，我从他身上解下背包就同部队一起撤了，一口气跑了几十里，到长城附近才摆脱了敌人。我们就在一个靠城墙的小村子住了下来。第二天下午，这个小伙子找来了。原来是敌人一枪把他的太阳穴打穿了，当时昏过去了，等他醒来一看，部队撤走了。他忍着巨大的疼痛，边走边打听，终于找到了我们。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只是在他伤口上撒了点儿牙粉。想不到他的伤很快好了，但在太阳穴两边留下了两个肉阄阄，所以大家都管他叫"带豆的"。可惜的是，我已记不起这位可敬可爱的小战士的名字了。

（二）

敌后武工队，顾名思义，就是战斗在敌占区的武装工作队。它的中心任务是在敌后开展工作。我们这支武工队也是这样，它的中心任务是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团结各阶层的爱国人士，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伪政权；围绕这个中心，广泛宣传群众，深入发动群众。我们活动的规律是昼伏夜出，白天躲在深山老林中，黄昏下山，傍晚进入“人圈”。进“人圈”前，我们放好哨，只许进不许出。进“人圈”后，直奔甲长家，让他召集群众开会。队员们兵分两路：一路刷标语。当时，我们身背石灰，走到哪儿写到哪儿；另一路向群众讲演，宣传党的主张，讲解抗日道理，教唱革命歌。我们教的歌子，有描写“九·一八”事变的《流亡三部曲》，有描写“卢沟桥事变”的“七月的太阳似火烧，日寇进攻卢沟桥”和“小日本，心不公，一心要把中国征”。还有的歌子是我们根据形势自己动手编的。如希特勒垮台前，我们用东北秧歌调编了“打起鼓来敲起锣，咱们大家齐唱胜利歌。胜利歌儿年年有，今年更比往年多。墨索里尼、希特勒，骨碌骨碌滚下坡。”这些歌子确实起到了教育群众、鼓动群众、激发群众抗日热情的作用。向群众讲演主要是针对日寇搞的“奴化”教育，进行民族教育，如日本为什么来中国，怎样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等等。同时，我们还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救国的大好形势。当时，第一地区委（后为十四地委）有个《救国报》报社滦西分社，办了张油印小报，上面经常刊登些抗日捷报。我们以此为依据，广泛宣传。

在广泛宣传、深入发动的基础上，我们注意从群众中发现和培养骨干，积极而谨慎地进行组织建设。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我们首先在一些村庄（“人圈”）发展和设立联络员、办事员。这些联络员、办事员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情报，秘密地帮助武工队办些事情。如盘道梁北陈家庄的联络员贾彬，他不但为我们提供情报，还秘密地为武工队征粮。在发展联络员、办事员的基础上，我们逐渐地开

展建党工作，首先把经过考验的联络员、办事员发展成为党员。我们当时发展的第一个单线党员就是贾彬。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限制，我们还没能在这些地方建立党的组织，所以，对党员采取的是单线联系，联络方法主要是靠关里流行的那种“鸡毛信”。

在政权建设上，我们主要是把原来垮下的抗日政权恢复起来，在“人圈”里建立起地下抗日村政权，秘密地组织群众跟甲长斗，发动群众反对伪满，对抗日寇。后来，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在一些“人圈”里建立起抗日的两面政权。所谓抗日的两面政权，就是公开身份是日伪的甲长，秘密身份是我们的干部，但归根到底是为我们服务的。如狐狸窝的于甲长，他家虽然是个大地主，但由于我们认真地贯彻了党的统战政策，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所以，他秘密地为我武工队做了大量工作。

《孙子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特别是活动在敌后，知己知彼十分重要。要知彼，就必须加强情报工作。对于这项工作，我们主要采取了“普遍撒网，重点联络”的方法。所谓“普遍撒网”，就是向各甲长要情报，强制他们提供。他们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我们及时给予表扬。对于个别向我们提供假情报的，就及时向他们提出警告，直至惩罚；“重点联络”，就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同情报员的联络上。在发展情报员时，我们花大气力，把工作放在敌伪村公所、警察所上，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针对村公所、警察所的伪职人员大都是当地人这个特点，我们充分利用他们的家属、朋友，千方百计地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把他们拉过来为我们服务。如曹家路大沟伪村公所副所长叫魏福生（后改名为张建民），是曹家路本村人，高小毕业，中农家庭出身。我们通过他的家属把他争取过来后，他给我们送了许多情报。后来，他在给我们送情报途中，被我冀东十二团误抓，送到十四地委。魏福生向地委书记李子光说明真相，李子光便派人把他送给我们。从此，魏福生当了武工队的文书，后来当了滦平县政府的秘书。还有大沟警察分驻所一个姓马的警察，绰号“大金牙”，也是我们的情报员，后来正式参加了革命。

与此同时，我们还通过交朋友、攀老乡等方式发展小商小贩和走村串户的手艺人为情报员。这些人消息灵通，便于联络。1945 年夏，我们在遥桥峪碰见一个张马尾箩的，一听口音，不是本地人。我走上前一盘问，这个人是我们县人，和我一个村，叫杨玉山，论乡亲，我还得管他叫叔叔，他早年逃荒口外，所以我们互不相识。拉上乡亲后，分外亲热，他主动给武工队传递情报。他家在曹家路住，日寇投降时，当了我们的村长，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

我们这支队伍十分注意关心群众的疾苦，努力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当时，武工队活动的这些地区，老百姓穿衣十分困难。开始，还有些老百姓背些粮食翻山越岭进关，换些土布回来。后来，日伪把群众这种交易列为“经济犯”之内，一经发现，就给戴顶“走私犯”的帽子，东西充“公”，人还要受皮肉之苦。因此，老百姓就不这么干了。这样，成千上万的群众没衣穿。一些穷人居住在“人圈”马架子里，靠墙旮旯儿都挖有一个容下一个人蹲着的深坑。我们进马架子前，必须先打招呼，等穿不上裤子的女主人蹲到坑里后才能进去。派饭时，队员们要先在马架子外边等着，等女主人光着身子做好饭，蹲在坑里才能进去吃。冬天，一些群众冷得挺不住了就钻到柴堆里取暖，或是笼火烤。许多人大腿上、胸前和背后都烤出硬皮茧。这惨状真是让人听了心酸，见了掉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帮助群众“走私”，还派武工队员护送。在“走私”途中，遇到大股敌人，就掩护群众疏散；遇到小股敌人，就对抗它。为了方便群众，地委根据我们的建议，在关里令官、吉家营、新城子等地设立粮食兑换接待站，专门收购口外群众的粮食，根据卖者的需要，付给钱、布、盐。后来，地委还印了一些粮票，我们在群众家里吃饭或向群众征粮，都付给粮票。然后，我们组织一些商贩到各“人圈”（村）用布、盐、钱等秘密收购粮票，把粮票集中起来，再进关换钱、布、盐。这样，“走私”更轻便了。我们这种做法很受群众欢迎，确实解决了一部分群众的穿衣问题，同时也便利了情报工作，为我们的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对于极端困难的孤老病

残，我们把换下来的旧衣服、鞋袜无偿地救济给他们。许多人穿上衣服后，热泪滚滚，感谢共产党，感谢八路军，表示坚决打日寇，救中国。

（三）

我们武工队要在敌占区站得住脚，开展好工作，就必须充分发挥手中武器的威力，狠狠打击灭绝人性的敌人。对于那些反动地主、村长、甲长及其他坏人，虽然要立足于争取、教育，但也必须用武装作后盾，使他们有所惧、有所从。此外，我们的武器装备，也必须靠消灭敌人来补充。

1944 年夏，我们武工队成立后，刚一出关就损兵折将，受到了挫折。当时，我们听说曹家路附近大沟据点里的敌情有变化，决定由政治部主任张振东带原五区公安助理刘亚如和警卫员张珍去侦察。他们走到雾灵山西南侧莲花池的白草洼，直奔搬厥梁。这个搬厥梁既高又陡，下面是龙潭沟。当他们 3 人刚刚爬上搬厥梁时，就与从大沟出来“扫荡”的敌人遭遇了。一阵枪响，张振东、刘亚如被敌人打死，掉到龙潭沟里，张珍负了伤。当时，我们武工队正在大安峪沟西侧。听到枪响，知道发生了情况，就向响枪的地方奔去。我们赶到搬厥梁西侧，向敌人开了火，敌人跑了。当时，我们没有发现张振东、刘亚如牺牲，也没有找到张珍，所以，敌人跑后，我们也就撤回大安峪。第二天，张珍找到部队。当大家听到张振东、刘亚如牺牲的消息时，都十分悲痛，立即从遥桥峪、大安峪找来一部分群众，同我们一起从龙潭沟里找到张振东、刘亚如的尸体，抬到小关梆梆石下的河南边安葬了。

张振东、刘亚如的牺牲，更激起队员们对敌人的仇恨。大家咬牙切齿，摩拳擦掌，决心报仇。郭子忠、高原、王花荣我们几个领导一商量，决定乘大沟的敌人“扫荡”之机，半路打个伏击。伏击地点选在大安峪沟西侧。那个地方不但山高路窄，崖悬壁峭，而且灌木丛生，便于隐蔽。几天后，我们获得了大沟敌人出来“扫荡”必经此

地的情报，就在大安峪沟西侧埋了几颗地雷。原计划地雷一响，排子枪一打，我们趁机一冲，捡个便宜。这一天上午10点钟左右，曹家路和大沟的敌人"扫荡"队路经这里。这时，我们早已埋伏在大沟西侧的南山上监视着敌人。眼看敌人接近埋伏区，我们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就在这时，狡猾的敌人停止了前进。我们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不一会儿，从敌群中走出几个士兵，看来是探路侦察的。这几个士兵把我们埋的地雷都给起了出来。计划落空了，我们心里十分气恼。敌人起出地雷后，就上了西梁。上梁后，他们认为已经万事大吉了，就大摇大摆地下了梁。西梁下边是夹沟的一个平台，这个地方下不好下，上不好上。我们一看敌人来到了这个地方，心里又是一阵高兴，觉得在这个地方打也不错。队长郭子忠一声令下，我们五六十支长短枪一齐开火，一颗颗仇恨的子弹射向敌群。顿时，夹沟的平台上狼嚎鬼叫，敌人晕头转向，乱成一团。还没等敌人清醒过来，我们就迅速撤走了。隔了一天，我们来到夹沟的平台上，看到这个地方还残留着一滩滩的血迹和一盘盘的子弹，稍一收拾，就捡了1000多发子弹。这一下我们不但报了仇，而且补充了给养，发了"财"，真是高兴极了。从此，大沟的敌人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猖狂了。

盘道梁是我们经常活动的地区。它是兴隆通往承德的必经之路。盘道梁的陈家庄是我们的"堡垒村"，群众基础好。所以，我们经常以陈家庄为基地，在盘道梁与敌人周旋，趁机打击敌人，还经常埋地雷，截炸敌人的运输车辆，切断敌人的给养。有一次，我们发现从承德方向来了3辆卡车，正由梁下驶来，便马上派出队员，在大路的拐弯处埋好地雷，并把队伍埋伏在大路两旁。刚埋伏好，汽车来了。"轰轰"几声地雷响，汽车轮子不转了。指挥员一挥手，队员们个个像离弦的箭，奔向了汽车。3辆汽车上6个押车的伪军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乖乖地成了我们的俘虏。他们手中那6支三八枪也同时换了主人。这3辆汽车装的都是粮食，我们把粮食带走一部分，其余分给了群众。之后，队员们还用刺刀把汽车轮胎

挑坏。类似这样的拦截活动，我们这支武工队常干。所以，敌人一提盘道梁就胆战心惊。

当时，在我们经常活动的地区流行这样两句话："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碰见武工队。"的确，我们这支武工队对锄奸、反特，打击卖国贼，惩办为非作歹的坏分子抓得很紧，从来不心慈手软。对于那些欺压百姓的坏人，除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外，我们始终立足于教育，争取他们改恶从善，重新做人。当时，日伪在北马圈子有个煤矿，矿当局盘剥工人十分厉害。特别是有个管帐先生，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横行矿里，克扣工人，工人们怨声载道。1945 年夏季的一个雨夜，我们踏着泥泞的山路，冒雨摸到矿上，从热被窝里拉出这个管帐先生，让他带着到矿上的牲口棚里牵出几匹骡子。之后，我们连夜把他和几匹骡子押到盘道梁东边的气不忿山下。这下子那个管帐先生吓坏了，磕头作揖地求饶。我们教育了他一顿，让他立下保证后，就放了他。后来据了解，这个管帐先生老实多了，矿上其他伪职人员的气焰也都有很大的收敛。

1945 年 8 月末，瓢泼大雨下个不停，到处沟满河平。虽然日本已经投降了，但由于我们远离地委，耳目闭塞，所以还未能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只觉得据点里的敌人不出来"扫荡"了。许多情报员反映，几个小据点里伪军人心惶惶，有的没粮食，断了顿，接二连三地开小差，大据点里的日本鬼子和伪军也好似丢了魂。根据这个情况，我同高原、王华荣商量后，集中了武工队所属的 10 个分队，五六百人，去攻打新杖子大据点。这个据点驻着几百名伪军和日本鬼子，炮楼修得十分坚固，四周的山上还修了不少瞭望台，各瞭望台都由伪军站岗。我们这支武工队，由于不断接受日伪"运输队"送来的"礼品"，因而装备比较强，每个分队都配备了轻机枪、掷弹筒，但还没有炮。一听说要打新杖子，队员们劲头都很足，四周坚持山地斗争的民兵也自动参战，许多老百姓也持棒拿刀前来助战。所以，参战人员一下子达两三千人之多，把整个据点围了个风雨不透。我们围攻了 3 天，虽然炮楼还没拿下来，但敌人"麻爪儿"了，再

也吃不住劲了。他们打出白旗，要求谈判。我们同意后，一个伪满军官打着白旗前来和我们谈判。当时，我们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可这个军官却讨价还价。第五天，我们正在谈判中，看见从东面来了一队大鼻子兵。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向新杖子炮楼打炮，几炮就把炮楼给端了，接着他们"哇啦哇啦"地冲过来。我们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赶紧命令队伍撤。结果，我们还有30余人没来得及撤下，也被大鼻子俘虏了。他们把我们这30余人同日伪军押在一起，奔向承德。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日本鬼子投降了，苏联红军帮助我们解放了承德。因我们穿的衣服也是黄色的，苏联红军把我们当成伪军，所以把我们和真正的伪军押在一起。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欣喜若狂，尾随着苏联红军到承德市牛圈子沟。进承德后，找到热西办事处，接待我的是办事处主任郑旭。我向郑旭汇报了新杖子事件的经过。郑旭派人同苏联红军交涉，要回了我们的被俘人员。但有两个战士因负伤过重，死在医院里。

在同苏联红军办交涉中，郑旭同志还通知我，说上级决定让我带队接收滦平县，任命我为滦平县委书记兼县长，并出了告示。行前，郑旭还送给我一支崭新的手枪作纪念。之后，我们这支五六百人的队伍开进滦平县城，以后改编为滦平县大队，我仍兼任政委。从此，我们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王继明整理

（选自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编《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9～532页）

北进第一支队

王　文

1945 年春季，冀东的抗日斗争形势显得特别紧张。在整个战争接近大反攻的前夕，敌人为了确保其通往东北的交通要道和伪“满洲国”这块后方基地，对冀东地区进行了持续 8 个月的“清剿”和“扫荡”。以伪满军为主，配合日寇独立第八旅团，共 4 万余人，先后分区“扫荡”了北宁路南北和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敌人大肆烧杀抢掠，对已经多次摧残的“集家”山区，再次强迫拆迁，逼着当地群众搬到指定的交通要道。在短短几个月内，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但是人们心里明白，这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是侵略者的垂死挣扎。

1945 年 5 月 2 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8 日，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在这空前有利的大好形势下，党中央发出了准备大反攻，扩大解放区的庄严号召。晋察冀军区命令所属部队于 6 月间发动夏季攻势，扩大解放区。冀热辽区党委和军区根据上级指示，组织 3 支北进支队，向锦热路以北之敌占区积极出击，开创新的根据地。十四军分区以十三团两个主力连、3 个武工队，共 500 余人组成北进第一支队，以十三团团长师军任支队长、地委组织部长李越之任工委书记兼政委、十三团政委王文任副政委，实行一元化集体领导。

我们支队的主要任务是越过滦平、丰宁两县的“集家”区，进到热河西北之围场一带，力争在夏季打开局面，站住脚跟，开创新的根据地，牵制进入长城内的伪满军，以减轻中心地区的压力。人们都很清楚，这是一个非常艰巨而光荣的战斗任务。

“打出长城去，确保基本区，拯救东北的苦难同胞！”这是我们当时的行动口号。冀东人民及其子弟兵是熟悉东北同胞的悲惨生

活的。我们十分理解东北同胞渴望解放的迫切心情，深知完成新的任务对于巩固中心区的重要意义。因此，支队的每个同志都抱着北进必胜的信念和排除万难的决心，去迎接新的战斗。

冲出长城　且战且进

北进任务确定后，上级给我们补充了枪支、弹药、服装，调配了电台，领导同志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动员，提出许多克服困难的办法，给予我们莫大的鼓舞和力量。

6 月 27 日这天，晴空万里，漫山碧绿，野外禾苗散发着沁人心脾的幽香。我们集结在古北口东南方不远的一个山村——桃树峪。同志们一面炒米、锥鞋、缝补衣服，一面猜想着未来的光景。也有的说："围场是清朝皇帝打猎的地方，不知还有没有御马圈。"有的说："我们一定要到窦（尔敦）寨主的寨上瞧一眼。"还有的说："听说那里有铁蹄马，如果能搞到一部分快马，把咱这两条腿的步兵改装成 4 条腿的骑兵，那该多好啊！"大家都以兴奋和好奇的心情谈论着将去开辟的新天地。

我们原定黄昏出发，不料敌人发现了我们的驻地，并于下午 3 时发出"欢送"的"礼炮"。我们只好顺水推舟，提前行动，一面阻击敌人，一面循着隐蔽的山路向北转移。在斜阳西照的时候，我们登上古老的万里长城，告别奋战多年的山川故土，踏上向往已久的壮丽征途。

几年以前，敌人就把长城沿线划为防御我军的"绝缘地带"、"禁住地区"，实行了"集家并村"，人们叫它"人圈"区。在那里，敌人加强了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严防我军向北发展。然而，"集家"地带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人圈"里人们的心是永远也"圈"不住的。那里的群众正像久旱的禾苗期待甘霖一样，盼望着解放，盼望着抗日军队的到来。

当天，太阳将落的时候，我们进入第一个"人圈"——古城川。这是长城北面一个较大的村落，周围筑有高墙、哨所，唯一的大门

前面，站着民团值班。一排排简易草房，间隔很小，破陋不堪。在每户10来平米的院子里，鸡、犬、猪、牛与人同居，臭气熏天，蚊蝇麇集。人们多是蓬头垢面，衣不遮体，脸色苍白，一个个都像是久病未愈的人。

部队进村后，按照原定计划，人人开口宣传，阐明我军的宗旨，向受苦受难的同胞进行慰问。由于敌伪的残酷统治、反动宣传，人们一时还不敢和我们接近、交谈。但从他们给腾房子、找家具、烧水做饭等行动中，却能看出他们对我们的善意。我们正要吃饭时，突然从村东传来一阵急促的枪声。原来西面10余里的巴克什营有个伪军据点，有30多名伪警，上午从这里东去巡逻，这时又从这里经过，返回营地。警戒排长的敌情报告还未到达，敌人已进入我军的警戒线内。我军一阵猛烈射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未及还枪，便全部束手就擒。这次胜利，对于久经沙场的主力部队来讲，本来不值得一提，但是作为北进支队，却受到出师获胜的精神鼓舞。晚饭后，我们释放了俘虏，送走了武器，连夜向西北进发。经过30余里的跋涉，于天明前进驻古北口以北20余里的拉海沟。

拉海沟，东西走向，长约10余里，满沟种植着茂密葱郁的庄稼。虽然原有的民房早已拆除净尽，人们被赶到西去数里外的公路上，过着牛马不如的"人圈"生活，但以种地为生的农民，总是千方百计搭起草棚，守候在赖以生存的土地上。这天清晨，支队全体同志就准备和这里的看地农民共度风餐露宿的野营生活。

天近正午，一场激战开始了。古北口、滦平县的敌伪军千余人，从南、北两路合击而来。我们迅速地占领了一条马蹄形阵地，从南、东、北三面构成3里多长的防线。同志们分散隐蔽在山头的后面，任凭震耳欲聋的炮火打得乱石横飞，谁也不放一枪。当敌人接近山顶时，我们的步枪、轻机枪一齐发射，一颗颗手榴弹飞入敌群，接着一阵冲杀，把敌人的进攻迅速摧垮。下午2时许，敌人又组织兵力向我军阵地攻来，我们又用同样的战术打击敌人，并和敌展开了白刃格斗。二连长赵双全大腿受了重伤，已不能行走，他还高声喊着：

“同志们！不要管我，要坚决消灭敌人，为牺牲的同志报仇！”战斗整整进行了一个下午，全线数处和敌人短兵相接，30多具敌尸丢在阵地前面。昨天追击我们的敌人，这次受到严厉惩罚，死伤不下百余人。我们的同志也伤亡了20多人。山西省籍的优秀共产党员赵双全同志，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献出自己的生命的。当晚，部队在拉海沟梁东的一个山村集合、整顿，送走了伤员、武器，掩埋好烈士的遗体。全体同志站在烈士墓前宣誓：“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为牺牲的同志报仇！继承烈士们的遗志，解放东北同胞。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大家怀着无限的激情与义愤，迈着矫健的步伐，继续北进。

北进的第三天，部队带着一夜行军的疲倦，绕道40余里，于拂晓时进到滦平县城（鞍匠屯）西北10余里的村子吃饭。为了摆脱敌人的纠缠，一小时内吃完早饭，立即出发。当天下午，进到滦平、丰宁两县的交界处——王家营子宿营，准备争取一夜的休息时间，恢复一下经过两昼夜行军作战消耗的体力。然而，敌人随时监视着我们的行踪，通报周围据点，严加堵截追击。在太阳将落的时候，敌人从东、北两面扑来，很快占领了村子北面的高山，对我实行火力封锁，步兵迂回包围。我军在夜幕的掩护下迅速突出合围。

在人地两生、情况不明的“集家”区，很难在事前明确集合地点，因而三连1个排在突围中失散了。在敌情严重、任务紧迫的情况下，出现这样未曾料到的复杂问题，同志们的心情万分焦急。大家都知道，如果部队不能集体集合，不仅1个排的兵力难免遭到严重损失，而且北进的任务也将受到很大影响。这时，我们利用敌人不敢夜战的弱点，在背向敌人的高山上点起火把，鸣笛呼唤。同时，又派侦察人员四处联络。经过一夜的努力，终于在次日早晨集合了。不少同志紧紧地握手、拥抱，激动得热泪盈眶。

明布疑兵　暗渡凤山

第四天下午，我们进到丰宁县西南40余里的四方营村。老乡

们初次见到这样纪律严明的军队，脸上浮现出特别欣慰的笑容。他们把做好的小米饭、白面饼送到村东的树林里，殷勤接待我们，对我们不进村庄、不挑吃喝，同声称赞。我们的武工队趁机召开群众会议进行宣传。正当与会群众听到救国的声音而愁眉初展，感到前程有望的时候，西北方向传来刺耳的枪炮声。堵击我们的敌人，在机枪、炮火的掩护下，正向我们这边搜索前进。为了完成进军的任务，我们只好放下饭碗，告别乡亲，向东北转移。当夜，在丰宁城南20余里的"人圈"宿营。

7月1日凌晨3点，侦察员回来报告：在我们准备经过的地方——老丰宁县城(凤山镇)，敌人增加了兵力，似乎有意阻截我们北进。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从凤山镇西2里远的地方通过，可以少走几天路程，减少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但是，在这两山夹一谷的山间窄道上，凤山敌人很可能以逸待劳，迎头堵击，那就会遇到很大风险。另一条路是向东北迂回，就必须跋高山、涉深水，绕道数百里，虽然可以躲开面前的敌人，但在敌人情报十分灵通、交通非常便利的情况下，会有更多的艰难险阻。在这进退两难的关键时刻，我们采取了利用敌人情报调虎离山的办法，顺利地通过了北进路上的这道难关。

3时许，我们从这个"部落"(即"人圈")出发，假意回师南去，故意叫老乡给凤山敌人送信。另外，又派武工队到东面10余里的"部落"号房做饭，暴露部队"绕道"北进的意图。我支队主力则隐蔽在南去15里的山沟里，美美地休息一天。

傍晚，夏日西沉，浓云四起，远离村庄的"集家"区，显出独有的寂静。同志们经过一天的饱睡，解除了几天来的疲劳，一个个精神抖擞，乘着山野的凉风，伴着昆虫的鸣叫，又回到原来的"部落"集合。进村后，一面封锁消息，一面收集情报。部队吃过晚饭，经过简短的动员，在侦察分队的引导下，直向凤山镇前进。

夜间，乌云笼罩着河谷，眼前一片漆黑，时断时续的细雨，有意为我们祛暑洗尘。同志们集中精力，睁大眼睛，紧盯着前边的黑影，

一个紧跟着一个，悄悄地搜索前进。

经过一夜的紧张行军，第二天拂晓，顺利通过北进途中的险要据点——凤山镇。当我们路过城西时，东方天已发白，鸡鸣狗叫之声清晰可闻。透过淡薄的晨雾，可以隐约地看见高出树梢的岗楼。敌人不可能都在睡觉，可是，未放一枪。事后得知，城里大部敌伪军已于头天下午出发，按照我们的"安排"，东去"堵击"了，留下看家的敌人，只好紧闭城门，观察动静。

胜利通过凤山镇，犹如放下了千斤重担，同志们经过高度的精神紧张以后，显得格外疲劳。阴天，加上晨雾，形成了天然"屏障"，给人增加了安全感。部队北进 10 余里，便停下来休息吃饭。大约不到两小时，我们正准备集合出发时，凤山的敌人追来了。明明知道敌人不多，也不宜恋战。于是，我们一面派人掩护，一面沿着山道疾步北进。

北进的第七天，是在凤山以北 30 余里的山林里度过的。这里属丰宁县境，距离隆化、围场的县境很近。也许是凤山东去"堵击"的敌人还未回来，东、北邻县的敌人出于疏忽，使我们有机会休息了一天。这天清早，我们佯称向北出发，实际隐蔽在西南 10 余里的山沟里，造成似进实退的假象。部队占据有利地形，严密封锁消息，以战备姿态总结工作，调查民情。根据当地农民的叙述，围场全县并未"集家"，人民惨遭敌伪的压榨，缺吃少穿，苦不堪言。许多农民的老家原在口里（冀东），由于生活所迫，先后来口外开荒种地。也有做鸦片生意的，经常秘密走私，来往于长城内外，对冀东抗战情况颇为熟悉，对我党我军极为推崇。许多抗战事迹，已在人民中传为佳话。所有这些都是完成北进任务的有利条件。

小桥子严惩追敌

经过一天一夜的休息整顿，简要总结了 7 天来的 6 次战斗，初步调查了围场一带的地理民情，同志们都为冲破敌人的阻截，即将到达目的地而兴高采烈。第八天的清晨，我们进到隆化县西北重镇

——郭家屯。这里是三县交界处，敌伪统治较弱。为数不多的伪警察已经提前撤走，少数伪职员对我们只好唯命是听，笑脸迎送。我们尽快处理完“配给所”的物资，做好宣传工作，立即向围场开进。

从郭家屯沿大道北上，约 20 里，有一条向东去的山沟，这就是我们盼望已久的围场县境。同志们进到这里，有如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顿时眉飞色舞，精神焕发，边走边讲。有的说：“号称铜墙铁壁的‘满洲国’被我们冲开了，我们就要在皇帝们打猎的地方安营扎寨了，围场县的铁骑很快就要拿到了。”开始还只是小声地议论，随着走进高山、密林、狭谷、深沟，索性哼起小调，唱起军歌来了。什么疲劳、艰苦，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不知不觉地走上数百米高的山梁。前面不远是块小平地，约有 10 多户人家，村名小桥子。我们准备在这里休息一天，制定开展工作的具体方案。

前卫部队刚走到梁上，后卫部队便传来急促的口信：“前面快走，敌人上来啦！”不久，敌人的机枪打响了。当时我们估计：敌人敢于在这样险要的地段上追击，兵力大概不会太少。同时又认为，部队已到达目的地，有必要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作为开展工作的奠基礼。于是立即指挥部队占领有利地形，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手段，以小桥子西梁作阵地，坚决打击这股送上门来的敌人。

小桥子村西是南北走向 2 里多长的山梁。山梁的北端与北面的高峰峻岭相接，山梁的南端与东南走向的余脉相连，山梁的西侧连接着数条并列着的矮梁，由东向西，逐渐下降。500 余名敌人沿着西面的山梁，由下而上向我们进攻。开始，敌人顺着我们的来路，沿着两条山梁并进。在轻机枪、迫击炮的掩护下，端着刺刀向我们冲锋。隐蔽在密树鳞石后面的我军，以逸待劳，沉着应战。等敌人进到百米以内，我们的轻机枪、手榴弹同时怒吼。趁着硝烟弥漫，我们端起刺刀，向着乱了阵脚的敌人奋力冲杀。骄矜自大的敌人，在我猛烈火力的杀伤下，伤亡惨重，狼狈溃退。

下午 3 时许，敌人第三次进攻被打退以后，战场形势处于相持

状态。为了避免大的伤亡，我们一直不主动出击，即使在反击时，也不脱离原来的阵地过远，保持在有利阵地前消灭敌人。而敌人在遭到几次严重打击之后，伤亡惨重，锐气大减，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无法迂回包围，只能正面攻击。从上午 10 时到天黑以前，敌人连续数次进攻，都被我们打退。傍晚，数十名伪军从东南赶来增援，我们用 1 挺机枪封锁来路，使敌人不敢继续前进。这时，我们 3 个领导同志开始研究布置以后工作，断断续续，边打边谈。黄昏时，敌人全部撤退了。吃过晚饭，我们才作出最后决定。根据当时的客观情况，我们认为：围场一带尚未实行"集家并村"，敌伪据点较少，部队活动的空隙较大；人民群众贫困不堪，对敌伪统治极端不满，对我军的抗战情况略有所知，盼望能早日得到解放。这些都是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但是，从北进以后的实际情况看，敌人不会让我们安然落脚，必定调集重兵对我进行围攻"扫荡"。而人民广种鸦片，粮食奇缺，又对我军供给十分不利。因此，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尽快熟悉地理民情，支队决定部队立即分开活动。由师军、李越之带三连、两个武工队和电台，在围场、隆化、丰宁三县交界处建立中心区，看情况向西北发展；由我带二连及 1 个武工队向围场以北、以东活动，以分散敌人的兵力。为了站住脚跟，创建根据地，要求全体同志全力以赴地做好发动群众工作，务必使人民群众提高觉悟，支持我军，团结抗日；组织抗日救国会，作为团结、教育群众的革命组织；建立通讯情报站，及时侦察敌情，传送情报，争取、利用伪组织，争取伪军为我工作，通过伪组织为我筹备军粮、军鞋，没收"配给所"物资以为军需。以上简要内容，作为支队工委第一次会议决议向全体同志作了传达教育，然后连夜调整了组织，安排好伤员，立即向指定地区开进。

兵分两路　广泛游击

在小桥子会议后，三连在围场西南一带积极活动，攻打了郭家屯、半截塔、御道口等处伪军据点。二连在摧毁围场西北的燕格柏

警察所之后，继续向东挺进，从80里以外奔袭敌牛肚子沟据点。那是一个天气晴和的早晨，我们从围场城北90余里的上营盘出发，登上人迹罕至、荆棘丛生的塞罕坝。由于路途遥远，没人熟悉路线，只好凭借指南针和围场略图判定去向，顺着方位的延长线，选择固定目标，照直前进。果然，下午6时许，准确无误地进到牛肚子沟西口。同志们高兴极了，好像航海家发现了新大陆。大家精神振奋，忘掉了一天行军的疲劳。稍事休息，吃过炒米，就沿着20里长沟继续前进。为了封锁消息，防止敌探送信，特派6名侦察员，分成两组，伪装先行，部队跟进在数百米以外，随着接近敌据点，我们行军的步伐也逐步加快。傍晚，我们的便衣侦察迅速接近敌人，俘获了岗哨。这时，部队也跑步赶到，未放一枪，将20余名伪军全部缴械。我们在敌人据点周围休息了一夜，30里以外的新拨警察局并未发现这个据点已被我军攻占，一直和我们保持着电话"联系"，不断询问八路军的活动情况。我们也从电话里得到些敌人的行动计划，直到次日出发时，才将电话线割断。二连用20多天的时间，巡视了围场西北部的主要大川，袭击了燕格柏、大唤起、牛肚子沟、大石头、白水等地的伪组织，经过宣传教育，建立了秘密工作，给当地群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3支武工队，在各自的工作地区积极地开展了群众工作，建立了群众组织，向当地农民介绍了抗战情况，人们感到特别亲切。对伪组织人员进行了争取工作，收到显著效果。二连副连长张连富留在燕格柏沟垴一个伪甲长家养伤，得到了精心护理。当地几个伪乡长都和我们建立了情报关系，通过他们购买了药品和器材。在不长的时间里，3个武工队的工作地区，有几十个村子可以为我们筹集粮食，掩护伤员，传送情报，使我们有了站脚的基地。

大约7月下旬，敌人调集伪满军的正规旅和讨伐队共万余人，饿狼般地向我们扑来。伪第五军管区司令官赫慕侠及其日本太上皇组织战斗司令部，坐镇围场城内进行指挥。敌人首先在交通要道安上据点，然后分兵把口，搜索山沟。我们在躲避不开时，打了几次

被动仗。三连在半截塔西南地区遭到敌人的数路包围，经过英勇奋战，打退敌人的数次攻击，坚持到夜晚，突出重围。一个排失掉了联系，返回口里。二连在白水一带，因情况不明，侦察员被捕，部队的尖兵班走进敌人的埋伏线。幸而后卫部队抢占了制高点，压住了敌人的火力，阻止了敌人前进，掩护我军占领了有利阵地，对峙到天黑，才得安全转移。我带侦察班10余人西去开会，于大唤起上营盘遭到伪满军一个营的袭击。我们互相掩护，边打边走，以伤亡4个人的代价，脱离了险境。敌人这次围攻"扫荡"，一直延续到当年8月上旬日本投降前为止。

在敌人重兵压境的时候，我们以连为单位活动已很困难，既不能以少抵众，吃饭也很困难。于是再度分散，以班排为单位打"麻雀战"，留下少数部队，组织突击组在内线活动。白天在山上隐蔽休息，监视敌人；夜间袭扰敌人的临时据点，使之疲于奔命，寝食不安。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我们突击组带3个老乡，凭借熟悉的地形，绕过敌人的岗哨，袭击了当天刚驻在北大沟门的讨伐队1个班。一枪未发，就把正在酣睡的伪军全部缴械。出村时打死了哨兵，引起敌人自相惊扰，盲目射击，混战了半夜。当敌人集中兵力搜山时，我多数部队转到外线，一面派人到围场近郊破坏交通，袭击运输队，把敌人引回县城，一面向四外出击，把敌人引到更远的地方。一次，我同李越之同志刚会合不久，准备研究工作，敌人随后赶来。我们当夜进到内蒙复兴地，在野外的牛圈里隐蔽了一天，恢复了与分区中断很久的电台联系。

在紧张的反"扫荡"中，吃饭极端困难。这里的好地多种鸦片，粮食产量很小，经过这次敌人"扫荡"，基本被抢掠一空。我们见到群众，即使饿得发慌，也很难开口要粮；而群众见到我们，只有唉声叹气，含着眼泪表示歉意。有时只好挖来正在生长期的土豆，当饭充饥。一次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曾派人到复兴地，把敌人牧养的黄牛赶来杀掉充饥，和群众一起渡过难关。虽然没有盐，白水煮牛肉，像嚼蜡一样难咽，但是，对于我们这些饥肠辘辘的人们来说，仍

是难得的美味佳肴。

解放围场　欢庆胜利

8月中旬，正当我们苦于无法筹备冬衣，开始集合部队，准备按上级指示向平北转移时，突然接到群众送来的消息，说："日本投降了，讨伐队已经开回县城"。这消息虽然振奋人心，但是，处在乌云压顶，敌人疯狂进攻的时候，一时又不敢确信。于是我们就一面集合部队，一面派人侦察。

8月18日中午，我带一个排正在大唤起哈里哈沟邢有家吃饭，侦察员匆忙地走进屋来，喜形于色地大声报告："日本确实投降了，围场的鬼子已经去承德集中，城里边只剩下300多警察队。这是第三乡的乡长从棋盘山警察所得来的消息。伪警长还急着托乡长找我们的关系呢！"这个消息，恰似一声春雷，极大地振动着每个人的心弦，顿时发出难以自抑的反响。正在吃饭的战士们立刻放下饭碗，连蹦带跳地冲到院子里，高喊："抗战胜利万岁！"一个好开玩笑的班长，把1碗带汤的莜麦卷子扣在另一个战士的头上，拔腿就跑。战士们一窝蜂似地追了出去，抓住那个班长就是一顿捶打。最后，由4个人拉着他的手脚左右摇摆，号称"打油"。那个满头面汤的战士，使了一个眼色，4个人齐声叫喊着："一——二"，把他扔进靠近墙角的水坑里。大家前仰后合地喊着、笑着，直乐得泪眼迷离，嗓音嘶哑，连气都喘不过来。

这时，我们的部队正分散在各地游击，一时很难集合起来。城里的伪军惊恐万状，惶惶不安，他们一面托伪乡长找我们联系，寻找后路，一面计议抢掠物资，上山为匪。一些与我为敌的坏分子，竟造谣惑众，煽风点火，说什么："八路军进城就报仇，抓住伪军给死者上祭、点天灯（即烧掉）"，"八路军不是正牌军，不能接管县城"，"共产党抓住大烟鬼就关起来"。而商人、士绅、伪政府人员，为了保护资财，正积极组织维持会，准备迎接我军入城。总之，群众害怕抢劫，坏人酝酿造反，围场县城处在一片动乱之中。

8月20日上午，未等部队到齐，我带二连1个排，首先接管了棋盘山据点，这是围场城北40里以外的一个警察所，共有伪军政人员40余人、步枪30余支。对这个据点的正确处理，关系到接管围场的全局。为了稳定局势，体现政策，扫除接管工作的障碍，我们首先召集全体人员讲话，宣布他们原地不动，听候处理，将所有枪支、弹药登记后，交给本人维持秩序。同时宣布3条规定：警察所改为围场县公安队，一切听我指挥；保护一切公共财产，不许任何人私自动用；不扰民、不害民，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

不出所料，我们的一举一动，伪所长都及时向城里作了电话密报。3条规定成为安定人心的"灵丹妙药"，为解放围场县城，收编警察大队铺平了道路。当时，因我军尚未集中，人数太少，唯恐伪军有变，因而事先通知城内准备1000人的住房，要求各界坚守岗位，商店照常营业，不要组织欢迎，待我军进城后再开庆祝大会，各界派代表到城外开会，研究今后工作。当天下午，由商会会长郑兴甫、田惠廷和伪教育科长等人出面，组织各界代表于县城东门外迎接我军。饱经敌伪蹂躏的围场人民，一见到我们，顿时笑逐颜开，热泪盈眶，满腹国恨家仇，恨不得立刻倾出。我们当即宣布了有关政策：警察大队改为保安队，愿留者报名具册，愿走者发给路费，有烟瘾者发给少量烟土，帮助逐步戒除；伪政府人员一律不动，准备接交手续，听候处理，一切公文、档案不得遗失焚毁；城内一切公共设施、仓库物资，妥为保护，有功者受奖，丢失者受罚；商店照常营业，由我军维持城内秩序。

不久，我军在东、西两地与苏联红军会师。师军、李赵之同志带三连在郭家屯与苏军会面，由于没有翻译，竟被苏军误认作伪军，并强迫缴械。武工队政委张东屏等同志，被捆绑起来押送承德。最后，由我们起草电稿，由苏军转报延安，得到中央的回电证明，才解除了误会。但是，因为耽误时间过长，影响了我们的接管工作，致使丰宁、隆化两个县城遭破坏，城内的公共设施、敌伪档案、仓库物资受到严重损失。在围场，当我得到苏军即将到来的消息后，事先将

部队开到城西隐蔽起来，请当地会讲俄语的老乡讲清我军的情况，然后与苏军会见。开始时苏军也有怀疑，当我在欢迎苏军的宴会上高唱《国际歌》时，才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彻底消除了误会。随后，苏军驻承德指挥员把我接去会谈，由我到兴隆县找到十四军分区的领导同志，促使中苏两军的正式代表尽快会见，从而完成中苏两军在承德地区最后会师的神圣任务。

我进驻围场约 1 个多月，曾代表抗日政府以围场县县长的名义对全县实行接管，召开了各界代表会议和群众大会，稳定了社会秩序，保障了文物档案、公共设施、仓库物资、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对伪军警进行了教育改造，并以北进一支队为基础扩大为 1 个大团，于次年 1 月参加了保卫承德的战役战斗，受到国内战争的考验。这样，围场县就成为我军最最早接管伪“满洲国”的一座完整的县城。以北进一支队为基础扩大发展的第五团，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一个主力团。

（选自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编《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503～518 页）

专 题 资 料

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热边

1938年6月至10月，正当日本侵略军南逼武汉，西进黄河，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八路军第四纵队（简称“宋邓纵队”）奉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东征。由太行山千里跃进冀热边地区，回旋于长城内外，驰骋在冀东平原，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抗日大暴动，初创了冀热边抗日游击根据地。震撼平津，影响全国，是我军抗战史上的一次壮举。虽然这次东征的成果没能得到更好的巩固，但它对于鼓舞冀热边地区千百万人民的抗战热情，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支援全国抗战，并进而建立巩固的冀热边根据地，是有着重大的历史功绩的。

现将这次东征作战记述如下：

一、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

发动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冀热边游击战争，创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战略决策的提出和实施，不仅对于冀东大暴动的组织和发动，对于冀热边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对于钳制日本侵略军，支援全国抗战，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而且对于日本投降后，我军迅速出关，恢复东北并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也是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的。它是我党抗战史上闪烁光辉的一页。

(1)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郊区芦沟桥发动进攻，并开始向全中国大举进攻，历史上称为“芦沟桥事变”。不久，平、津相继失陷，全国震惊。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提议，确定发动冀热边地区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2) 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致电北方局，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同月，刘少奇指示河北省委：八路军已渡过黄河，正向太行山及北岳地区进发，河北省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配合八路军，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党的注意力和工作重点要放在农村，要不失时机地抓紧冀东抗日暴动的准备工作。

(3) 10月，刘少奇函令李运昌速回冀东，任冀热边特委书记，准备武装起义。随后派胡锡奎到冀东北宁路南，任京东特委书记。11月，又派红军干部李润民(团政委)和孔庆同(营长)到冀东，协助李运昌、胡锡奎开办游击战争训练班。12月，冀热边特委和京东特委在滦县坨子头开会，确定在冀东举行抗日武装大暴动，普遍发动游击战争，并上报党中央，要求派部队支援。

(4) 1938年2月10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指示：“雾灵山之中心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部队须较精干，但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有独立应付新环境之能力，出发前须做充分准备。”还指出：“应准备至适当发展时期，派高级领导人去雾灵山。”

(5) 2月，晋察冀军区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从红军骨干较多、战斗力较强的第一军分区抽调部分军政干部和一分区第三团(系由原一方面军队改编的)组成邓华支队。2月中旬，在邓华主持下，开会讨论开辟平西根据地和挺进冀东问题。邓华指出：这是

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事情。2月20日，邓支队从涞源出发，先行开辟平西根据地，并做挺进冀东的准备。

(6) 2月下旬，河北省委派李楚离到阜平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汇报工作。聂请他转告河北省委：晋察冀军区已遵照中央指示，命令一分区政委邓华率部抵平西活动，准备东进，配合冀东抗日武装起义。省委要派人与邓华联系。

二、建立平西"桥堡头"

1938年2月至6月，宋邓纵队开辟了平西抗日根据地，为东征做了较好的准备，成为挺进冀热边地区的"桥头堡"。

(7) 邓华支队当时约1000余人，党员占35%，枪支不齐全。司令部下设侦察科、作战科、管理科；政治部下设组织科、民运科、敌工科；后勤部不设科。邓华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李钟奇任参谋长，苏梅任政治部主任。2月20日从涞源出发后，经东团堡、老婆岭、杨家坪、上下清水，于2月下旬到达平西斋堂，征服地主武装，立下了脚根。

(8) 平西党的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1934年，在门头沟、南口、康庄等地的工人中就有了党的支部，在农村也有10个党的支部。1937年"七·七"事变后，河北临时省委派北平党的负责人李光汉、刘胜昌到宛平指导工作，开展游击战争。10月，北方局张杨、景异到平西，并派来杨成武部队的赖邦等8名军事干部，组织了1个独立游击支队，约六七十人，开展游击活动，至12月离开平西。

(9) 3月初，邓支队向西北发展，经金水口，占领怀来之樊山堡、桃花堡，切断涿(鹿)蔚(县)之间交通，并攻占平绥路上的城司车站。接着又挥师南下，开辟了房山、涞水、涿县等地区。4月，又向蓟平密方向发展，为挺进冀热边做准备。这样，一个以宛平八区(斋堂)为中心的，包括房山、涿县、涞水、延庆、怀来、昌平、良乡等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建立了宛平、房涞涿、昌延怀3个联合

县政府和3个相应的党的工作委员会，各县都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同时，动员群众参军，收编地方武装，部队增加了1500余人。又开办了政治干部训练班，有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和新入党的青年学生180多人参加，积极为挺进冀热边培训军政干部。

(10) 这时期在政策策略上，缺乏体察与动员下层基本群众；军队给各县的任务是“钱、人、枪”，产生“抓一把”的倾向，引起群众的不满；对地主武装采取兼并政策，使可以与之合作的地主武装3000多人与八路军对立起来，引起了“大山事变”、“怯山堡事变”的发生。

(11) 4月，河北省委先后派吴德、李楚离来平西，与邓华直接取得联系。告知：省委准备在冀东青纱帐起来的时候，搞一个几万人的大暴动，要求部队去策应支援。邓华将此情况电告晋察冀军区。同时，感到自己力量不足，难以实现中央的战略意图，请求增派部队来。

(12) 20日，毛泽东、刘少奇电示彭真、聂荣臻：“……可分出一部分兵力随邓华部队向冀热边发展。”

刘少奇急电河北省委，命省委负责人去延安向中央汇报起义准备情况。

(13) 4月底，中央将雁北宋时轮支队调往平西。宋支队原系一二〇师七一六团第三营(该营系由陕北红二十八军改编的)，原有550人，党员占30%强，枪300支。1937年12月，由宋时轮带到雁北朔阳、大同、左云、平鲁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扩大队伍。到1938年4月发展到2800多人(多是煤矿工人)。

(14) 宋支队于4月底，由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和政治部主任伍晋南率领，分两路从山西大同一带出发，向平西挺进。宋时轮一路于5月21日抵察哈尔省的宣化地区，25日到宛平以西30里杜家庄一带与邓支队会合。伍晋南一路6月中旬始到达平西。

(15) 5月中旬，晋察冀军区转来八路军总部电令，大意是：

宋、邓两支队合组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宋为司令员，邓为政委。该纵队应积极支援冀东人民的起义，并建立冀热察抗日根据地，与地方党密切联系，属总部建制，归军区指挥等等。

(16)　5月下旬，马辉之去党中央汇报，刘少奇作了重要指示。主要是：冀东起义的准备工作是好的；冀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敌人绝下会轻易放弃它；冀东不同于冀中、冀西、冀南等地区，它孤悬敌后，所以发展武装起义不但要有充分的准备，还要有八路军的策应和其他根据地的密切配合，否则，即使发动起来，也难以巩固和坚持；中央已派邓、宋率部挺进冀东，起义时间要以八路军到达为准；起义后，要以八路军为主，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同时建立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另外，对冀东的民团、保安队、警察及其上层人物，要注意争取、教育和改造，以扩大武装力量。

三、五百里驱十五日

宋邓纵队组建不到一周，即行东进，出居庸关、跨永定河、过平绥路，五千大军浩浩荡荡。途中，攻延庆、克昌平、战沙峪，连战连捷，所向披靡。15天行程500里，直逼伪满洲国“西南国境”重镇——热河的兴隆城下。

(17)　5月底，宋邓两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李钟奇任参谋长，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邓支队编为十一支队，辖三十一、三十三大队(团)。宋支队编为十二支队，辖三十四、三十六大队(团)。另外，纵队直辖有独立营和骑兵大队，共计5300余人，2000余枪支，党员平均占36%。战斗力以三十一大队为最强。

(18)　6月1日，第四纵队除留少数部队在平西活动外，主力全部集中在宛平斋堂，誓师东征。全场响起了气壮山河的抗日战歌：

战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我们抗日的先锋军，英雄

的武装上前线，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嗨！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坚决与敌人决死战！

(19) 挺进军兵分两路。宋时轮率领三十四大队(代理大队长易跃彩，政委王再新)、独立营(营长魏××)，出居庸关，克昌平，直指冀热边境。邓华率三十一大队(大队长季光顺，政委杨克武)、三十三大队(大队长肖思明，政委李志远，副大队长陈群，总支部书记包森)，从康庄附近过平绥路，经延庆、永宁、四海、沙峪，直指热河边界。10多天后，伍晋南率三十六大队(大队长唐家礼，政委王继龙)、骑兵大队(大队长王正川，有战马约一百七八十匹)，从青龙桥附近过平绥路，经永宁、千家店，直指热河的大阁。

(20) 6月3日，宋支队派兵一部佯攻南口，破坏铁路10余里，掩护主力过居庸关。4日，夜袭昌平，经两小时激战，除街心钟鼓楼仍被残敌固守外，全城皆克。下午4时，宋部主力移至西门外，敌由南口增援兵力30余汽车，被警戒部队击毁先头一辆，旋即派小部队抗击敌人，主力撤至昌平北山休息。昌平之战俘敌24名，获步枪41支、子弹千余发，无线电台1部，收音机8台，电话机6部，其它军用品若干。6日，袭击大庄科，50多敌人凭坚固工事顽抗，战至黄昏，全歼守敌，内有2名日本人。我伤亡20余人，连长阎进池和指导员×××英勇牺牲。

(21) 邓支队三十三大队，6月4日夜，袭康庄。康庄是平绥路上一个大车站，有100多日军驻守。我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只1个小时，袭击告捷。同日夜，三十一大队打怀来，未破，即转攻延庆，攻入城内，歼敌一部，然后弃城东进。次日天亮前，攻占永宁镇。当地群众抗日情绪甚高，对我军热烈欢迎，永宁税务局主动赠款1000元。宋邓两个支队会合，并稍事休整。

(22) 6月8日，三十一大队打四海，激战终日，登上四海城堡，歼日伪军一部，缴获重机枪1挺、步枪数10支。我伤亡84人。民众热烈欢迎我军入城，并自愿募捐，慰劳我军。傍晚，被3000多敌人包围，三十一大队突出四海，连夜向镇罗营方向挺进。

(23) 6月9日下午，三十一、三十三大队行进到沙峪(怀柔与四海之间)，俘敌一密探，得知怀柔日军教导队120余人，急来增援四海。于是，我先头部队决定伏击。接战后，敌炮火猛烈，激战4小时，反复冲杀，多次肉搏，除7寇溃逃外，余敌均被歼灭，横尸遍地。我军以压倒一切的勇气，重创武器精良的顽敌，也伤亡116人。纵队参谋长李钟奇负重伤，三十一大队总支部书记郑良武壮烈牺牲。沙峪血战灭了日寇的锐气，长了我中华民族的国威。民众扬眉吐气，以平时不肯食用的米面慰劳我军。

(24) 沙峪战斗后，敌人疯狂报复，拼凑5倍于我的兵力尾追、堵截。我军东西南北，神出鬼没，弄得敌人晕头转向，疲于奔命。6月中旬，全军涉过潮白河，进占冀热边界的古北口、南田各庄、上下金扇及北庄一线。石匣商会慰劳400双鞋、袜，并派人来接头。

(25) 6月中旬，三十六大队和骑兵大队攻占延庆县千家店村公所(相当一个区)，俘伪警察20多名，教育后释放。休整数日后，东进至花盆。一营伪满军抢占小山头来阻。我军乘夜神速抢占东南高山，骑兵大队又突击敌后。乘敌不备，突然两路夹攻。敌惊慌失措，纷纷溃散。仅战斗1个多小时即击毙百余人，余敌200多人全部投降。我则伤亡甚小，打了个利落的歼灭仗。缴获重机枪两挺、轻机枪6挺、长短枪100余支、子弹数万发，马数匹。

四、驰骋在冀热边广大地区

伪热河省建立起来是日本帝国主义于1933年用刺刀分割霸占的。日伪的血腥统治和残酷压榨，使几百万人民沦陷在水深火热之中，时刻盼望光复祖国。四纵队挺进冀热边后，驰骋在长城内外广大地区，人民欢欣鼓舞，日寇慌恐万状，惊呼："延安触角伸进热河，全热河行政无法行使。"

(26) 6月12日，聂荣臻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请示四纵下步行动："为执行创造新的根据地之任务，拟乘敌空虚迅速进往冀东，首先袭取兴隆，以该处为中心。现决定分两路进攻，

宋支队进袭密云以东平谷、三河、蓟县，以便相机进占各县城；邓支队进逼兴隆成功后，则继续向东南地区发展。”

（27） 6月17日至19日，激战兴隆。兴隆是伪“满洲国”西南边境重镇，有重兵把守。打开兴隆不仅可以震撼整个冀东，也可以震撼伪“满洲国”。四纵在镇罗营、将军关一线稍事休整后，即决定三路奔袭兴隆县城。一路三十三大队，首先袭占墙子路、六道河、前苇塘，直逼兴隆城下。二路三十一大队，从镇罗营出发，经将军关、陡子峪、马圈子进攻兴隆县城。三路三十四大队，由平谷县靠山集奔兴隆的前干涧、茅山、大水泉、南火道进攻兴隆县城。前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第二总队长年焕兴（兴隆县兰旗营子人），在将军关参加八路军，随队挺进兴隆，也参加了攻城战斗。

兴隆城内，驻有日军和伪警察二三百人，伪满洲军两个连300多人。我军袭击墙子路，六道河警察分驻所长高亦民，即用电话向兴隆县警务科报告。兴隆街日满军警大为惊慌，一面在城西之黄酒馆、十四顷地等地挖壕据守；一面急电热河省军政各机关求援。17日夜，三十三大队在我两名地下党员带领下，奔袭兴隆，至18日晚上10点钟发起攻击，黄酒馆等地守军一触即溃，我旋即以排山倒海之势冲上北山，不到20分钟即拔除9座炮楼，攻占北山阵地。其他两路也一齐发起进攻。伪兴隆县长李济五和副县长正田三男（日本人）率领警务科长崔国富、警务股长堀内（日本 人），警务主任谷学圣等残敌，逃窜到兴隆大灰窑山中藏匿。兴隆街被我解放，只有南山3个碉堡还有敌人负隅顽抗。

19日晨8时许，从承德开来18辆汽车，载日军800余人，至城东两华里展开，向我反扑，被我打退。9时许，日军3架飞机向我轰炸、扫射，掩护地面日军向我阵地猛攻。激战至午，歼敌200多人，我也伤亡近百人，三十三大队副大队长陈群负伤，一营长赖翰生壮烈牺牲。为完成战略性任务，我军主动撤出县城。

撤出兴隆县街后，我三十三大队一部还时常攻占兴隆城的南北山炮楼，夜间在山上向街内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东

北老家去"等口号，并集体高唱《流亡三部曲》、《五月的鲜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等抗战歌曲。日军闻之胆寒，伪军闻之神伤，人民燃起希望。

(28) 中旬，为配合第四纵队挺进兴隆，冀东区党委派员来兴隆，通过地下党组织发动了茅山、半壁山、六道河、兰旗营等地贫苦农民 800 余人起义。

(29) 6 月 21 日，四纵队一部回旋至北三岔口、茅山一带，遇洪水，绕道前干涧西山时，尾追之日军逼近射击。我军还击，毙日伪军百余人。当日下午四五点钟，三十一大队袭占靠山集，1000 多伪军被打垮，我成立了镇公所。三十四大队伸展到蓟县之马伸桥，与敌伪军激战。伪自卫团中的地下共产党员突然率领 300 多人哗变，加入我军。胜利的消息传遍冀东，广大民众欢欣鼓舞。

(30) 6 月 22 日，聂荣臻致电宋、邓，赞扬东征取得重大胜利："当在你们东进中，沿途取得了许多胜利。每个战斗中都表现着我们新兴的部队的战斗力及干部的勇敢坚韧机动。"并指示："你们现既到达兴隆，应就在此地区开创根据地的工作"，"依雾灵山向四周发展，并应以一部出黑峪关，大大破坏承德、滦平通兴隆之马路。"

(31) 22 日，三十三大队也到镇罗营、将军关、靠山集一线。这一地区是敌人最重要的战略后方，加之交通便利，我军一到，敌人即行围攻。23 日下午 1 时许，蓟县、平谷的伪军 3000 多人，还有 1 个日军中队，向靠山集袭来。因警戒疏忽，我 1 个营被冲散，敌人遂攻占靠山集。同时承德、兴隆之敌，也从六道河、九神庙围攻过来。我军处在敌军四面包围之中。

四纵当时决定，首先消灭进至六道河、九神庙之敌，然后再行南击。6 月 23 日晚，三十四大队的一个连奇袭九神庙，200 余日军皆被击溃，其中死伤 90 余。第二日，三十三、三十四大队分别夜袭六道河、马圈子、五道河之敌，300 多敌人躲进北面山上，故未成功。29 日晚，四纵由墙子路附近转移到兴隆的青石湖、北庄、肥猪

圈附近，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次包围。

（32） 6月下旬，冀热边特委邀请各党派代表在丰润县田家湾子举行军事会议。会议通过了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的行动纲领，高志远任抗联总司令，李运昌、洪麟阁任副总司令，并确定7月16日起义，但未能与四纵取得联系。26日，徐志、王维昕提前于丰润起义，组成八路军游击第九支队，先后打下了三女河、牛郎山警察局和王官营。

（33） 打破第二次围攻。四纵进至雾灵山西麓的马圈子后，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讨论挺进冀热边的战略方针，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先打仗，打胜仗，然后创建根据地；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先建根据地，后打仗。理由是要配合暴动，只有自己先站住脚跟。东北义勇军进关七八千人，天天打仗，结果还是把自己打垮了。会议最后决定先建根据地。办法是把部队分为4部分：三十一大队到承德、滦平一带，以车河口为中心活动，准备向承德、平泉发展。三十三大队以兴隆半壁山为中心活动，向遵化方向发展，相机进至迁遵丰地区。三十四大队乘敌人北调仍回密（云）平（谷）蓟（县）地区。三十六大队及骑兵大队也调来兴隆，在三十一和三十三大队之间的地区活动。独立营则留下开辟雾灵山。此布置是因在雾灵山建立根据地有困难，部队集结一处，则机动范围和工作范围都狭小了的缘故。

是时，敌人沿盘道岭进至红梅寺、曹家路、新城子一线，进行第二次围攻。我军以三十四大队奔袭纪家营、新城子，以一个营破坏承德至兴隆、古北口的公路，并令独立营袭石匣、古北口之敌。三十三大队一营再袭六道河，乘敌人熟睡之机，用大刀、手榴弹打得敌人血肉横飞。据老百姓说，第二天敌人用六七辆汽车把死伤的鬼子运往承德。我军又经红梅寺涉柳河，进至大、小水泉一带，获得暂时休整。三十一大队也向车河口一带挺进。至此，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攻。

（34） 7月初，三十六大队和骑兵大队在怀柔的头道梁建立

滦昌怀联合县，四纵政治部民运科长刘国良任地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县委书记），民运科干事张书砚任县长。

（35） 7月中，四纵在兴隆大、小黄崖及兴滦交界一带建立兴（隆）滦（平）丰（宁）联合县政府，派杨春圃任县长（不久即撤销）。

（36） 7月，独立营积极开辟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广大区域。首先打开东麓重镇鹰手营子，摧毁了警察局，俘敌人50多名，缴获机枪1挺、步枪30多支。继而向东北挺进到平泉县边界，又向南打，绕道獐猖山，返回雾灵山，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站住了脚。在小黄崖扩军70多人，在好地子扩军80多人，在雾灵山北扩军200多人，组成第二大队。7月中旬，由赵立业率队攻打红梅寺，敌人炮火很猛烈，我军猛攻过去，打死10几个日本鬼子，其余敌人从地道逃跑。

（37） 7月15日，直属队和三十一、三十三大队进至寿王坟、车河堡、迷子地一线，积极向承德、遵化活动。这一带日伪统治已达四五年之久，长期推行奴化教育，不少人家门上的对联也被写上"服满洲风调雨顺，拥皇军国泰民安"。日伪反动派欺骗老百姓说："共产党、八路军都是'马猴子'，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还不准卖粮食给我军，对我军住过的地方，乱施烧杀，吓得群众躲起来。六、七月间，燕山一带，阴雨连绵，我们部队整天整夜冒雨行军，又加上反复过河，战士的脚和腿都泡烂了，流着黄水；军马的蹄子泡软了，走着走着就脱壳。在这种情况下，四纵战士仍然进村不进老百姓家门，呆在屋檐下避雨休息；饿了吃一把炒米，渴了喝一口雨水。借粮留条，条上写着"今有八路军×连取粮××斤，付款×元，因房主不在，特留信说明，并致谢意"。群众回家见到此情此景，感动得热泪直流，人们拉住战士的手说："自从盘古开天地，哪有不欺压老百姓的军队？你们进村草刺不动，真是救国救民的好军队！"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八路军是坚持抗日的队伍，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队伍，纷纷送子参军，冒险掩护伤病员，军民建立了亲密无间的阶级感情。

(38) 7月中，直属队及三十一大队到车河口一带，派孔令英带1个连，进至承德，袭击敌人飞机场。1个营在车河口准备接收伪满洲军1000多人投降，并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县政府。三十三大队也由大、小水泉进至半壁山，预定经罗文峪到遵化，因连日降雨，山洪暴发，河水猛涨，无法过洒河。这时，尾追之敌进至半壁山，下午5时接火，战至黄昏，歼敌100余人，我方也伤亡30多人。

五、燃起冀东大暴动的烈火

四纵进军冀热边，所到之处，伪军、伪组织和民团纷纷瓦解，冀东人民大为鼓舞。7月初，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四纵队的积极配合下，冀东和热南22个县的20多万群众揭竿而起，举行了震撼中外的冀东大暴动，连续攻克兴隆、乐亭、平谷、蓟县、玉田、迁安、卢龙、宝坻等8座县城，解放了数以百计的集镇。在西起潮白河，东到昌黎，北到长城以外，南达渤海之滨的广大地域内，除铁路沿线及一部分城镇外，都是起义军的天下。

(39) 由于缺乏通讯工具，冀热边特委尚不知四纵到达潮白河以东及其作战情况。10天后，才由我党打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内线联系人朱欣陶送来消息。并告知敌人对大暴动有所察觉，企图收缴散在冀东民间的23万支枪。因此特委决定提前起义。

(40) 7月6日，为在战略上配合冀东抗日武装起义，晋察冀军区所属各部队开始沿平汉、平绥和郑太三线，分10路向敌人大举出击，平郊武工队还配合突袭石景山工业区，炸毁发电厂锅炉，使北平一度停电。

(41) 7月6日，李润民、高培之、张鹤鸣首先在滦县港北庄起义。7日，李运昌、胡锡奎以及孔庆同，在丰、迁交界的岩口镇起义。8日，洪麟阁、杨十三、李楚离在遵化地北头村起义。9日，高志远、陈宇寰、王仲华在滦县马城、胡各庄起义。14日，李子光、王崇实、商香阁在蓟县起义。另外，还有国民党组织的七、九路军在宝坻起义。

（42） 热南人民也积极参加了冀东大暴动，主要拉起 4 支队伍：第一支是共产党员高升部。高升是从冀东派往兴隆县宝地、大洼一带做地下工作的，冀东暴动时拉起三四百人的队伍，给八路军当向导（后高升在战斗中牺牲）。第二支是孙永勤余部，由年焕兴、何叔权率领，共七八百人，也参加了冀东大暴动。第三支是青龙县刘青山部。刘原是抗日义勇军军官，义勇军失败后，隐在青龙。冀东大暴动开始，拉起 1000 多人，主动投奔了抗联。第四支是杨二的五路军，有 2000 多人。杨二是兴隆县人，绿林英雄，被逼无有生计，参加了冀东大暴动，他的部队在西撤时大部溃散。

（43） 7 月 2 日，河北省委向中央报告敌情：(1)敌计划从罗文峪口起沿长城布防，大包围我军；(2)沿顺义、密云、昌平、通县布置重兵完成圆形包围圈，期压缩我军于蓟县北部，然后以飞机、重炮聚歼我军于长城以外山地；(3)建议我军以更敏捷行动向迁安、遵化、卢龙发展。7 月初，中央电令四纵速向迁安、遵化、卢龙挺进，同抗联会合。

（44） 7 月中，敌人又来 3 个团，加上尾追我军的承德、兴隆、鹰手营子之敌，发起第三次围攻，压迫我军于滦河以西，因水涨不能渡，此战斗未打成。直属队及三十一大队留下 1 个连队，在车河口成立承兴平联合县，派赵振忠为工作队长、县委书记（不久即撤销）。主力突破第三次围攻。为更有力地配合冀东大暴动，急向密平蓟地区挺进。三十三大队在半壁山西的一个小山村召开临时会议，决定把伤病员全部留下，并留下 1 名医生、两名看护员和 1 个连队，由包森带队，边养伤边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主力也向密平蓟地区挺进。

（45） 7 月 19 日，三十四大队袭占平谷县城，任命姜时哲为县长。宋时轮在平谷会见蓟县党的负责人李子光。三十三大队奉命由半壁山经茅山奔袭蓟县，因水阻于下营。李子光派王书武、王雷前来接头。在地方党配合下，于 7 月 31 日占领蓟县城。日伪军五六十名狼狈向三河逃窜。纵队任命王巍为蓟县县长。直属队及

三十一大队于7月22日到达将军关附近。7月间，三十六大队也奉命进至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密云、兴隆、承德、滦平交界地区。

(46) 8月初，三十一大队全部渡过滦河，于4日晚以一部袭占迁安，缴获步枪百余支，汽车两辆，其它军用品甚多。

(47) 8月6日，刘少奇电示河北省委转告四纵队：宋邓应在蓟（县）平（谷）密（云）地区建立根据地；四纵应与起义队伍主动联系；起义队伍所需干部由四纵派出。8日，起义部队高敬之率部攻占卢龙县城，守敌500百余名投降，卢龙县抗日政府成立。

(48) 8月13日，毛泽东、刘少奇等联名致电晋察冀，指示宋邓抽出一部主力东出玉田、丰润、滦县，配合当地起义队伍。三十三大队奉命开进遵化、丰润、玉田边界，建立丰玉遵联合县政府，刘慎之任县长。16日，西部起义部队与洪麟阁配合攻占玉田县城。

(49) 邓华率四纵一部，于8月中旬抵达遵化县铁厂镇，与抗联李运昌部胜利会师。至此，冀东大暴动进入了全盛时期。组成了39个总队和一些独立大队，共计10多万人。其中由我党直接领导和武装的部队有7万余人，配合四纵队先后克兴隆、乐亭、宝坻、平谷、蓟县、迁安、卢龙、玉田等县城和几乎所有的重要集镇，摧毁了遍布冀东和热南部分乡村的敌伪政权，冀东暴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50) 8月20日，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发出贺电："中共中央与北方局以十万分的高兴，庆祝抗日联军反日反汉奸起义的胜利及八路军四纵队的会合，并向在起义中在前线上死难的烈士及其家属致以崇高的敬礼！"同时指出："我们相信这一支在抗战中新成长起来的生力军，定能在冀东各党派领袖的合作与正确领导下，继续胜利创造冀热边新的抗日根据地，长期坚持抗战，给日寇的的野蛮侵略以沉重打击。""望你们继续巩固团结，集中注意力，打破敌人对你们的围攻，扩大与巩固部队，组织民众，建立冀热边抗日政权，肃清汉奸，扩大与巩固你们的胜利，为驱逐日寇建立独立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51) 鉴于起义部队之庞大，地域之辽阔，有统一指挥之必

要，邓华建议河北省委召集各方面主要负责人会议。8月中旬，省委派李楚离在遵化铁厂开会，各路司令没到，只派来代表，会议由邓华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了统一行动、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等问题。铁厂会议肯定了大起义的胜利，确定了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并决定整训部队，成立冀察热宁军区，推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委，下设5个军分区，李运昌、洪麟阁、高志远、季广顺为各分区司令员，议定成立冀察热宁边区行政委员会。这次会议开得虽好，但因各路司令没有参加，特别是洪、高怕他们的队伍被统掉，所以决议难以实施，最后还是不能统一。

（52） 8月下旬，三十六大队一、二营约600人袭击热河承德县小白旗村。拂晓战斗打响，战至9时许，击毙伪警察署长以下20多人，俘60多人，敌大部分被消灭，缴获机枪两挺、步枪60多支。我军伤亡甚少。打下小白旗后，部队就地分散游击，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53） 8月下旬，宋时轮来到铁厂，召开有邓华、李钟奇、十二支队的各大队长、政委参加的纵队党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了3个问题：①怎样建立根据地，以哪儿为基础？决定东面以都山为基础，创建基本根据地，以便与东北抗日联军联系；西面依托兴隆山区，向平原发展。都山为邓支队根据地，兴隆山区为宋支队根据地。②把地方群众组织起来，建立县政府，发展群众武装。③筹粮筹款。

8月底，邓华率三十一大队和抗联李运昌部东渡滦河，拟进都山，建立都山根据地。

（54） 9月10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联名电示四纵和河北省委，批准铁厂会议决定。同时指示宋邓以团、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分区，与起义队伍合编，以使冀东游击队迅速正规化；各军区正、副司令员由八路军干部和地方干部共同担任；着手建立各县、区政权。

（55） 9月12日，李运昌部在向都山进军途中，于孙罗寨、鲍各庄消灭伪满洲军1个营，俘营长以下7名军官和伪满军200余

人，缴获迫击炮两门，轻、重机枪4挺，其他军用物资甚多。

四纵主力前进至迁安县建昌营一带。三十一大队先头部队奔驰800里，到达都山。发现都山是个大山区，人烟少，义勇军已彻底失败。敌人在进攻义勇军时又修了一些碉堡、公路。加之连日阴雨，山洪暴发，在进军途中又遭关外日伪军节节阻击。部队不能站脚，进军都山失利。

六、西撤的前前后后

进军都山失利后，部队干部情绪受到很大影响。同时，由于对建立冀热边根据地的有利条件看得较少，而对不利条件则估计得过于严重，对在平原地区打游击缺乏经验和信心，以致错误地决定将部队转移到平西整训。在西撤途中，又屡遭截击，5万义军多数溃散，只有近二千人到平西根据地，使冀东大暴动的成果没有能更好地巩固下来。

（56） 9月12日，宋时轮在迁安莲花院召开八路军干部会议，决定停止进军都山，并率部返回迁遵丰地区。宋时轮在遵化马兰峪附近战斗中，左臂受重伤。

（57） 9月15、16日，四纵党委召开第二次铁厂会议，河北省委和冀热边特委没派人参加。会议中绝大多数人认为冀东是平原，离平津较近，交通便利，青纱帐一倒，敌人会来“扫荡”，主力在此坚持很困难。不如留下少数部队坚持游击战争，主力西返，依托平西，开展平北，联接冀东。动员一部分抗联战士到平西整训，明年再回来就成为骨干。这样才能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少数同志认为，敌后形势很好，晋察冀、冀中、平西都搞起来了，冀东的党有相当的基础，群众条件好，又起来了，是可以坚持的。会后将讨论意见综合上报军区。17日，邓华致电晋察冀军区提出：“冀东很难坚持”，主张“……地方武装则尽量拉到平西整训，明年再来较为有利”。并做了西撤的准备，宋时轮率主力到密平蓟地区，邓华留小部队在遵玉丰地区，等待中央指示。

(58) 9月26日，聂荣臻致电朱德、彭德怀、毛泽东、刘少奇："接宋、邓数急电，均表示决无信心在冀东立足，其困难情形概约如下：

1、三个多月的苦战，因敌人不断的围攻，至今尚未立稳脚跟；

2、部队中老的干部和战士伤亡过大，新的成份的增加，无法整训，战斗力削弱；

3、弹药无法补充；

4、交通过便，潮河以东山中有十一条马路，冀东平原则更不用说；

5、地形多石山，不能利用，河流多，水急，不能徒涉；

6、地方各部武装异常复杂，纪律极破，引起人民反对，无法掌握；

7、地方党外散在地方武装中，组织解体，至今尚未恢复组织；

8、敌兵力在其周围逐渐增加，汉奸有基础，青纱帐后将举行更多的围攻。

(59) 9月26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复电聂荣臻并宋、邓及冀东特委："有全国坚持抗战的有利形势，有华北普遍的游击战争，加以八路军远近距离的配合，有广大群众的掩护，在雾灵山、燕山、五龙山东西千里之大山脉便于回旋，地方党有相当的基础，根据以上各种条件，创造冀热边根据地，创造相当大的军队是可能的。但是环境是严重的，工作是困难的，必须以高度革命的精神，克服斗争中的一切困难，坚持统一战线原则，坚持持久战争的胜利信心，克服起义新军中不可避免的复杂严重现象。"

(60) 9月下旬，邓华邀李运昌、胡锡奎在迁安县新庄子村开会，决定按照中央指示继续贯彻铁厂会议决议，坚持冀热边区抗战，建设以冀东为中心的冀热边抗日根据地。

(61) 10月8日，八路军前方总部和北方局电示宋、邓："目前即将冀东游击队大部拉到白河以西，将要发生许多困难"，"部队不巩固，远离家乡，在行军中即可能受到重大损失"，"应尽可能争

取在遵化、玉田、迁安地区坚持整理部队，进行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并强调指出：“只有万不得已时，才可率部队向白河以西转移”，“在主力西撤时，应配合必要的基干部队及干部与地方工作人员在原地区活动，坚持当地游击战争。”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在邓华主持下，召开了九间房（丰润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河北省委、四纵、冀热边特委和抗联主要负责人。会议决定八路军主力和抗联全部西撤，只留包森、陈群、单德贵 3 个支队，每支队各有 200 人左右，坚持冀东游击战争。

（62） 10 月中旬，四纵和抗联开始总撤退。原决定分 3 路西进，后来因鲍子青不执行决定（鲍子青部及国民党七、九路军不愿西撤，当即星散），改成一路走。邓华率高志远、陈宇寰部队先行，于马伸桥以北之台头山，遭敌袭击，损失数百人。在靠山集集合部队后，邓华率队出将军关，因人多路窄走不开，李运昌、洪麟阁部改道平谷奔花山。在花山东西水峪、瓦房头宿营之五、二、三总队被敌袭击，虽将敌击退，但损失很大，因之大起恐慌，洪部全部逃亡，李部也逃走上千人，军心动摇，不能掌握。孔庆同部过潮河时又被击回，不能前进。至此，5 万多西撤起义大军，除先头部队高志远部和遵化、蓟县起义队伍约 2000 人到达平西外，其余大部遭敌截击而溃散。洪麟阁、陈宇寰阵亡。

（63） 10 月中，宋时轮率部攻下赤城县城。14 日，进至龙关、延庆附近，并致电中央，重申部队急需整顿，“否则我们将要造成严重的革命罪人。”

（64） 10 月 17 日，刘少奇来电，批评西撤“是很不妥的计划……危险很大”，因此“不同意总撤退”。来电指示：可组织一万人的适当部队西退，其余部队都坚持在冀东游击，动员一部分部队回到生产中去，组织不脱产的自卫队、游击小组等。但收到该电时，“四纵”已过潮白河，抗联西撤部队已大部溃散。

（65） 10 月下旬，李运昌在平谷县樊各庄召开冀热边特委干部会议，决定停止西撤，立即返回丰滦迁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会后，

李运昌率余部6000多人经三河、宝坻、玉田返回丰滦迁边界。

(66) 10月26日，宋时轮部返抵平西斋堂。

(67) 11月15日，中央电告宋、邓："派肖克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准备再次挺进冀热边区。"

(68) 11月下旬，李运昌在迁安县柳沟峪召开抗联干部会议，确定独立自主地坚持冀东游击战争，收容干部和部队恢复地方工作。不久，集合干部、战士1400余人，重新建立了总队。

(69) 四纵西撤后，留下的3个支队，孤悬敌后，在冀热边广大群众的支援和掩护下，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苏梅、陈群支队活动在丰润、迁安山地，以松山峪为中心，站住了脚跟，同李运昌部一起开辟了迁遵丰根据地。包森支队活动在遵化、兴隆一带，以洪山口、茅山为中心，创建了迁遵兴根据地。单德贵(于1943年春投敌)、赵立业支队活动在蓟县、平谷、密云三县山区，以盘山、鱼子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密平蓟游击根据地。他们粉碎了敌人的五次大"扫荡"，在3个地区内建立了红色政权，建立了群众团体组织，向巩固的路上发展着。

共产党、八路军播下的抗日火种，又在冀热边地区熊熊燃烧起来。

七、初创冀热边抗日根据地的经验教训

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热边，孤军深入到敌人深远后方的英勇行动；冀东20万人民空前规模的、英勇悲壮的武装大暴动，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永远是光辉的一页。但由于许多主客原因，没能很好地巩固和发展这一胜利，也有许多经验教训。

(70) 193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和宋时轮、邓华的电报中指出："宋、邓支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进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但是没有尽可能的

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地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的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71) 1939年1月，聂荣臻在北方分局党代会上指出：“政治意义上，一个新的敌后根据地的开辟建立，在国内和国际上，是有很大影响的”，“战略上是敌人的深后方，是东北华北的咽喉地带，当时的战争正在保卫武汉紧张的时候，更有着伟大的意义。”“取得这样大的胜利与意义，但因主客观原因未能巩固起来。并不能说冀东游击战争根本失败，在冀东敌人交通便利，抓住我们弱点，我未有决定意义的给敌人以打击，新武器未能很好掌握，纪律坏。因此八路军推进部队又转移到后方了，没法将已得的胜利巩固起来，但已得胜利是不能否认的。”“由冀东工作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创造新的根据地不是容易的，是长期的，不是一下子就可干好的事情。由于这样认识，我们在冀东还需要认真执行这个任务，继续这个任务。”

(72) 1940年4月10日，彭真在北方局扩大的干部会议上，代表北方局总结了经验教训：

冀东人民的武装大暴动是空前的，但暴动没有巩固起来，是由于许多主观错误和缺点造成的：

①四纵的领导者没有了解和执行总部给予的任务和巩固开展的方针；

②领导机关缺乏创立根据地的信心，缺乏建立根据地的明确政策和具体的纲领，反采取了对根据地创设极有害的“抓一把”的办法；

③缺乏创立根据地的军事计划和积极行动，两支队合并后缺乏积极准备，对大暴动起来的武装无正确的认识，忽视领导帮助和指挥；

④党内不团结（部队党与地方党，部队负责同志方面），没有集体领导、统一意志和行动；

⑤地方与地方武装中，放松甚至放弃了党的开展和党的工作；

⑥无明确的财政政策，未建立严格的财政制度，特别是地方武装；

⑦未抓紧时机广泛地动员组织群众，也没有建立广泛的各阶级、各阶层的统一战线。

“因此：

1、主力西撤前，中央总部和聂荣臻同志严令四纵队力求在冀东站住脚跟的命令是对的。

2、在领导者已无坚持信心，宋时轮已率队进至赤城后，总部准许在无法坚持时可以转移的命令，也是对的。

3、有的同志认为根据当时冀东形势，根本不能创造较大的根据地，中央总部把本不应当给四纵队和冀东党以如此重大的任务，这个意见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

4、主力转移时，对于那些党可以大体领导，而干部和战士又愿意留在冀东坚持，不宜带走的地方武装，也不应全部转移。(全部转移)反而促使地方武装的崩溃和溃散。”

(73) 宋时轮在 1967 年 9 月谈到挺进冀热边的经验和教训时说：日本小林部队要来“扫荡”，满洲的伪军也来围攻，部队在那吃饭很困难，青纱帐要倒……当时部队很乱，地方部队没有战斗力，中间有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捣乱，对平原地区打游击，建立根据地没有信心，于是决定留下 3 个支队，主力由冀东转移平西。党委决定由我带队向北吸引敌人(我带邓华十一支队的三十一大队回平北)，把地方部队转移平西。在党委会议上我也发言同意这个决定，这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由我和邓华负责。

(74) 邓华在 1967 年 12 月谈到这次行动时说：那时我的看法是：冀东有条件坚持，而且必须坚持，这是根本的。但如何坚持，特别是青纱帐倒后怎样坚持，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指难以坚持，主张西撤——编写者)是有道理的，只能把会议意见综合上报请示行动。”

王世俭　李景珍　邓一民编写

（选自中共承德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党史资料通讯》，增刊第三期）

兴隆"无人区"里的抗日根据地

中共兴隆县委党史研究室

日本侵略者出于"确保满洲"，绝对阻止八路军向东北挺进的战略目的，从1939年冬季开始便在兴隆县实行局部"集家并村"，并逐年扩大"集家并村"的范围。惨绝人寰的"大讨伐"、"大扫荡"、"大检举"逐年升级，长达4年之久，直到1943年上半年才实现全县范围的"集家并村"，建成207个"集团部落"，制造了东西200余华里、南北100余华里的"无人区"地带。从而与东西南北连接成沿长城一线的千里"无人区"。

兴隆山区人民在共产党和八路军、游击队的领导、帮助下，展开激烈地反"集家"斗争，并在极其残酷的"无人区"内建立起三片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这三片根据地虽然很小，但经历日伪数百次的围剿，却始终未被摧垮，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一、插进"伪满西南国境"内的三个楔子

一片是五指山根据地。其范围东起五指山，西至獐帽山，南至老虎沟，北至五凤楼、下柳河的北山。东西140华里，南北110华里，是个群山环抱的深山区。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委、县政府就设在这片根据地的中心点马架沟、南大台等地。县委和县政府机关的四周有八区、十二区、十一区及九十区(合并)4个区委和区政府。日伪大搞"无人区"后，这片根据地内仍有2000多户、1.3万多口人。周围有100多个敌伪武装"部落"，其中有日本关东军3个小队、2个日伪混合讨伐大队、5个警察讨伐大队、2个警察署、5个警察分驻所，伪满军3个团，计有敌人万余名。

二片是大小黄崖根据地。地处燕山主峰，海拔2116.2米的雾灵山西麓，由小黄崖、大黄崖两川组成。东西70余华里，南北70余华里。境内山峦起伏，谷多涧深。这里先属平(谷)密(云)兴(隆)联

合县第三区，后属承(德)兴(隆)密(云)联合县第四区。日伪大搞“无人区”以后，这片根据地内仍有5000余人。周围有敌伪26个武装部落，其中有日本关东军1个小队、伪满军1个团、2个警察讨伐大队、2个警察署、3个警察分驻所，计4000余名敌人。

三片是狗背岭根据地。南、西至长城，东至陡子峪西山，北至黄门子、响水湖。东西宽40余华里，南北长50华里。地域虽小，但群峰突起，山势奇险，多绝壁、峡谷、密洞、隐窟。此地先属平密兴联合县二区，后属承兴密联合县一、六区。周围有10余个敌武装“部落”包围，还有日本关东军1个小队、满洲军2个营、1个警察讨伐大队、1个警察署、1个警察分驻所，是伪兴隆县警务科直属讨伐队重点围攻的地区。敌聚集的兵力在3000人以上。日伪大搞“集家并村”后，仍有5000余人坚持在层峦叠嶂的山中，同敌人进行不同方式的斗争。

二、三片根据地的开辟与建设

第一、正规军的长期开辟。

1937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关于“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中心，进行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提议，确定发动冀热边区游击战争，创建冀热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1938年2月10日，毛泽东对八路军总部提出：“雾灵山为中心之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须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出发前须作充分准备……”。

1938年6月17日，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邓华)4000余人挺进兴隆。四纵队在兴隆县境内打了许多胜仗，加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作风，给在日伪统治下的兴隆人民带来极大的鼓舞和希望。四纵西撤后，留下3个支队在冀热边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其中，二支队队长包森所领导的第一大队，即赖邦游

击队开辟五指山区;三支队政委赵立业率一部以大、小黄崖为基地开辟雾灵山区;三支队队长单德贵(1944年叛变)率一部以鱼子山为基地开辟平谷县四座楼和兴隆狗背岭一带。在冀东大暴动过后,这里的抗日斗争处于低潮,这几支小部队都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开展游击战争并且打了许多胜仗,与五指山区,大、小黄崖和狗背岭一带人民结下了鱼水深情。山区人民与八路军同甘苦,共患难,创建了一支支坚不可摧的抗日武装。二、三支队由弱变强,最终壮大为冀东军分区主力十三团。3个支队在群众中深深地播下了抗日火种,带领大家取得了抗日斗争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第二、冀东党、政、军的四期连续开展与建设。

第一期开辟(1940年春至1941年夏)

1940的1月1日,冀东区党分委遵化阁老湾会议,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决定开辟新区,创立敌后小块抗日根据地。1940年3月,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政府建立。4月,蓟(县)平(谷)密(云)联合县政府建立。7月,蓟平密联合县西北办事处(也称特区)和区委会成立。开始开辟密(云)东白羊等地以及兴隆县的狗背岭等地。11月,蓟平密联合县分为蓟(县)宝(坻)三(河)联合县和平(谷)密(云)兴(隆)联合县,同时撤销西北办事处,平密兴联合县下设3个区,其二区为平谷北罗家沟等村和兴隆县西南狗背岭一带。其三区从密云东塘子川向兴隆大、小黄崖开辟。1941年4月,以王文为教导员的十三团二营向兴隆的天凳山、六里坪一带开辟。

第二期开辟(1941年夏至1942年春)

1941年9月,冀东区党分委派出长城工作团及十二团、十三团大部主力计几千人,秘密开辟以五指山为中心的兴隆东半县,建立迁遵兴联合县第六区、七区、八区、九区、十区、十一区、十二区,在承德县上下板城、白河川一带建立十三区。1941年底至1942年春,冀东区党分委又在雾灵山周围建立承(德)滦(平)兴(隆)联合县工委、办事处,从大小黄崖向东发展,在克梨木、荒地沟一带建立第二区,在雾灵山北建立第一区。在上述的200多个自然村的伪政

权里选派了我方的办事员、武装班长，在群众中成立了报国会、妇救会等组织，民兵发展到 7000 多人。

第三期开辟(1942 年 4 月至 7 月)

冀东区党分委、专署、军分区及主力部队转移到兴隆县的五指山区和驴儿叫一带。由口里抽调大批干部充实了各区的领导班子和助理员，主要工作是建立我一面政权，发展党组织，吸收党员和工农先进分子参加村政权工作。清洗了村政权中的坏人。训练民兵，武装自己，除奸反特；动员新兵，拥军优属；征收粮秣，支援部队；发动生产，救济灾荒；合理负担，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等等。

第四期开辟(1942 年 9 月至 1943 年春)

冀东地委、专署、军分区又转移到兴隆五指山区，层层部署反“扫荡”、反“集家并村”工作，积极发展党组织，选举村行政委员会，进一步训练民兵，坚壁清野，努力巩固我一面村政权。同时，尽力向外开辟，在敌人统治区内建立了更多的两面政权。由于注意执行党的统战政策，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力量。

第三、根据地党组织的建议。

1940 年 6 月以后，中共蓟平密联合县委西北办事处宣传委员林远深入到狗背岭一带建党，随后平密兴联合县二区区委组织干事下川配合林远继续在这一带发展党组织。1941 年春，冀东西部地分委副书记兼平兴密联合县委书记李子光到小西天搞社会调查。这一带党员干部吉祥、范山林、山田、中文等 10 余人参加了李子光主持的政治训练班，在反“五一大扫荡”的战争环境中流动学习 50 多天，为罗家沟至狗背岭根据地培训了第一批党员干部。1941 年下半年，南水峪中心村建立了党支部(其范围内的小西天、朱家沟建立了党小组)。同时，中共平密兴联合县委又用 2 个多月时间，开办支部委员和党员训练班。1942 年春，响水湖村又建立了党小组。1942 年下半年，大、小黄崖根据地，在平密兴联合县三区区委会组织下开始建党，杨树沟等 5 个村建立党支部、党小组。

兴隆东部的建党工作，除驴儿叫村(1932 年建党)、沙坡峪

(1937年建党)由京东特委个别发展党员外,其它村都是随着冀东区党委对这一地区开辟而发展党员并组建起党的组织的。1941年,黑河的成功、解放村开始建党。1942年,中原、大山等5个村建党。1943年春,迁遵兴联合县六区、七区、八区、九区、十区、十一区、十二区普遍建立了党支部、党小组。当时兴隆全县已建立89个党支部,有联合县党员600多名。

上述三片根据地,建党都较早,并不断培训党员,党支部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共产党员也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如1943年1月29日,敌人以重兵包围小西天,十三团供给处及时转移,十三团五连被围。小西天上南、东、北三面全是悬崖,五连退到东南砬沿,占据北山头的敌人用7挺机枪扫射,眼看我军要遭伤亡,共产党员范山林、高福和3名民兵冒着战火领着部队从较缓的峭壁上爬了下去。掩护部队撤退的王强等3名战士弹尽后,毅然跳下50多丈高的悬崖,壮烈牺牲。范山林背着挂花的指导员李光远突围后,才发觉自己的右脚也挂了彩。

第四、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日伪在兴隆统治多年,建立起一套"村、甲、牌"的伪政权体系。因而在根据地建设的初期,是建设两面政权。随着日伪"集家并村",实行"三光"政策,三片根据地于1942年便全部建起我一面村政权。狗背岭,大、小黄崖公开与敌伪断绝关系。而五指山区,由于有我冀东党、政、军机关长期在此隐蔽,便继续由伪甲长出面应付,以麻痹敌人。由于我党深入地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和认真执行统一战线政策,调动了伪甲、牌长和社会上层人士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为巩固这片根据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如1942年夏,九区区长程新民等30多人在黑河上游活动,住在见草沟的伪甲长周旺却向敌人呈送"我见草沟没有匪情"的报告。冀东党政军集中到这里活动,需要大量的粮食,各区、村认真贯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日方针,一些富裕户主动献粮献物。如前甲长伊俊峰(1942年加入共产党;成为我一面村长)几年中献粮5000多斤。民主人士张忠政献

粮3000多斤，并献毛驴1头。

第五、根据地的武装建设。

从1941年冬到1943年春，根据地内各村，从组建民兵班，迅速发展为自然村组建民兵排，行政村组建民兵中队，区组建游击小队，县组建游击大队。开始，在缺乏武器的情况下，民兵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传递消息；除奸防特，维护社会治安；配合政府征粮征物，转贮物资，坚壁清野；配合主力部队和游击队作战；破坏敌人交通，开辟秘密交通线等等。五指山根据地与冀东基本区共建4条地下交通线，长达500多华里。1942年夏季，为了牵制关外的敌人去关内围剿冀东基本区，迁遵兴联合县八区区长张有德率区干部、区游击队和全区民兵统一行动，分散出击，一夜之间将洒河川黄门子至兰旗营40华里的电线杆全部砍倒，将电杆烧毁，将电线运走埋藏，使日伪当局成了"聋子"和"瞎子"。

三、日军的根本对策

伪热河省日本宪兵本部认为在"冀热察国境地区"，"治本上头等要紧的事，是无论如何首先做到民匪隔离"。"在灭共对策上，最奏效之点，概皆本于此。"日军策划的"民匪隔离"，就是通过"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使共产党和八路军与群众"完全隔绝"，以封锁其"动员人力、物力工作"，"切断其生命线，达到"灭共"之目的。

日军在兴隆县制造"无人区"，经历以下3个阶段：

第一、实施局部小"集家"阶段。

1939年冬季，日伪便在五指山区实行小"集家"。指令黑河上游居民集中到解放等4个村；指令兰旗营北山榆树沟里的居民搬到杨树台；指令横河北部山区的沟门子等20多个村的居民搬到鞍子岭、双炉台。正在群众搬得里一半、外一半的时候，日军和伪警察讨伐队400多人来到深山，将厂沟等14条沟的1500多间房子全部烧光，大部粮食被烧毁，牲畜被抢走，500多户群众被赶到"集家"村。到1940年春，在游击队的帮助下，大部群众又迁回原地。

第二、伪满当局指令试行阶段。

1940年秋，兴隆县日伪当局接到伪满热河省总务厅的密令，指令试行“西南国境治安肃正政策”(即大“讨伐”、大“扫荡”、大“检举”，推行“三光”政策，“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1940年冬，日伪在长城沿线及横河上游、黑河上游等地推行更大范围的小“集家”。由于三片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日伪当局试搞“无人区”兵力不足，伪热河省警务厅保安科长葛掌以警正充任了伪兴隆县长。他到兴隆宣布伪《治安维持法》，宣布伪兴隆县进入“非常时期”。迅速成立和调入12个县辖警察讨伐队，共达15个讨伐队，约计兵力5000人。并先后从伪满第五军管区调入直辖混成第八旅步兵第三十四团；从伪吉林省第三军管区调来步兵第八团；由伪奉天第一军管区调来步兵第三团；由第五军管区调来步兵第十二团；由伪佳木斯第二军管区调来步兵二十四团。日军，除原驻本县的关东军“八八一”部队(部队长松吉中佐，全队1000余人)外，又将“山田队”300余人调入，沿长城内外进行“讨伐”。日伪当局又从伪通化省调来围剿杨靖宇将军的最凶残的10个省属讨伐大队，约计4500余人。

以上聚集的日伪军、警察讨伐队、警察属系统的武装警察共约2.1万余人。

1942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明朗”“部落”地带，在全县各大川各村进行一次全县规模的大“检举”。几天内，逮捕群众2000多人。在各地就地杀害400多人，其中在兴隆街南土门集体屠杀200多人。其余均运往东北充当劳工，活着回来者寥寥无几。大帽峪是42户的小村，被抓73人，就地屠杀37人，死在东北32人。大帽峪成了远近闻名的“寡妇村”。

第三、日伪当局命令实行大规模“集家并村”阶段。

1942年4月，兴隆县日伪当局接到其上司关于实行大规模“集家并村”的命令后，在县城召开了日伪军、警、宪、特、政、协头目和19个大村村长秘密会议，策划“集家并村”，划分“无住禁作地

带”及“集团部落”地区等，对武装力量进行配备与布置。同时，日伪集中25个讨伐队、9000余人，对我根据地连续进行“大扫荡”。

1943年2月5日至9日，日伪在全县各大川进行第二次“大检举”，5天内逮捕5000多人。仅半壁山警察署所辖各村就抓走2000多人。其中楸木林是个80多户的村庄，抓捕99人，送到兴隆惨杀38人，使得楸木林也成了“寡妇庄”。全县被捕的人中，有很多是被铁丝穿透锁子骨，一伙一伙地串起来，押运兴隆街。2月10日惨杀400多人后，其余的部分入狱，大部被送往东北充当劳工。

1943年3月至6月，日伪当局集中时间、集中人力，统一行动，在全县范围内疯狂地推行大“集家”。除所有的武装力量2万多人分赴各地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外，所有日伪职员组成19个工作班分赴19个村，强迫群众搬迁。同时伪协和会组织5个“青年武装行动队”、250多人，分赴5个警察署辖区搞“集家并村”。

此间，八路军十三团一部、十一团一部、三区队一部和迁遵兴、平兴密、承滦兴等联合县大队均曾与敌人展开艰苦顽强的激战，也曾获得击溃伪协和会“青年训练队”，攻克马兰峪、陡子峪、六道河等敌据点，击毙日伪军177人，俘日伪军45人，缴获迫击炮2门、轻机枪2挺、长短枪100多支的胜利。但是，因为兴隆所驻抗日武装数量与敌相差悬殊，不能组织起大规模的反“集家”战役。因而3月至6月，“山火连四月，天地昏百里，千村一片黑，万户闹黄鬼！”日伪军累计烧毁房屋7万多间，抢走牲畜3万多头，割毁青苗无数。占全县人口的81%的111825口人，被赶进207个“集团部落”（群众称“人圈”），制造“无住禁作地带”（“无人区”）1195.85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43%。

“人圈”里人畜挤在一起，白天不准远出，夜间不许关门，并轮流彻夜巡逻。居民吃的是牛马食，穿的是乞丐衣，许多妇女没有裤子穿，来人围被或蹲在灶坑里。一年的苛捐杂税达26项之多。警察、特务随便罗织罪名，可以任意关押和平居民。单是将人活活折

磨致死的酷刑就有12种之多。1943年,“人圈”里普遍发生瘟疫,死亡6000多人。大、水泉“人圈”死亡200多人,占总人口20%;厂沟“人圈”两年死了265人,占总人口的38%。那年月,真是无村不戴孝,处处有哭声,昨天葬人的人今天又被人埋葬。有的全家人死绝,尸体臭在家里。“人圈”,是一座座血淋淋的人间地狱!日本鬼子是一群杀人的魔王!

四、坚持“无人区”的殊死斗争

日伪实现全县规模大“集家”之后,兴隆境内仍有7910户、2.6万多口人坚持在高山老林之中同敌人周旋。三片根据地有2.3万口人,占坚持山地人数的90%。日伪把矛头对准了三片根据地,于是,毁灭与反毁灭的决战,空前残酷地展开。

第一、 三片根据地的6000名民兵,由于经常配合正规军作战,向正规军学习战略战术,得到正规军和游击队的武器支援,都有一定的作战能力。

朱家沟村民兵,为保卫根据地,打退多次敌人进犯,是抗日战争村自为战的典型。如1943年秋,日军为了报复,不断地派讨伐队到朱家沟一带割秋。村长发动朱家沟的民兵、群众献计献策,如何把住北大门?神枪手史永仓提出个好方案。原来,他打柴时,在沟门的几十丈高的峭壁上发现一个5尺见方、1丈深的山洞,洞口满被枫树和珠珠蔓遮挡着,谁也看不见这个洞。民兵中队长便把全队民兵编成了3人左右的小班,每班里都有1名共产党员,各班依次轮流上密洞站岗一昼夜。8月的一天,他们打死2个警察。11月22日,又打死10来个警察。12月19日,300多警察讨伐队引日军“山下队”前来报复。在洞里值班的民兵李秀峰(共产党员)、王玉祥、杨长起3人猛烈地射击。先控制住被敌人抢走的一群羊,又打散几名看押数十名妇女乡亲的警察。最后,日军赶到架起机枪向洞口还

击。3名民兵接连打死两名日本机枪射手，日军被阻在沟里。不一会儿，一个日军爬到洞口西侧，向洞里投进8颗手榴弹。3个民兵将8颗手榴弹全部抛出来，反而炸了洞下的敌人。又过一会儿，一个日军暗暗爬到洞口下，一手抓住枫树，突然一露头，用三八盒子向洞内连续射击。杨长起中3弹，李秀峰中两弹，王玉祥中1弹。此刻，李秀峰不顾右臂受伤，满脸流血，趁日军来不及再上子弹的一刹那，猛地冲出洞口向日军胸前狠狠地踹一了脚，"嘭"的一声枫树折了，日军嗥了一声从峭壁上坠下去，摔得脑浆崩裂，衣挂尸悬。洞下的日军搭起人梯，又上来一个日军向洞里射击。民兵们虽然伤上加伤，又把桌子大的一块大石头推下洞口，砸得日军稀里哗啦，摔成一摊摊血泥肉酱。日军疯狂地从西山上扫射，又从南山上炮击，但是均不能奏效。天黑了，敌人在山下、山头严密包围一夜。第二天拂晓，敌人又向洞口扫射、炮击1个小时，待日军爬到洞口往里一看，竟惊得目瞪口呆，洞里除了被枪弹迸下一层石头渣子外空无一人。原来，在午夜时分，从陡峭的壁腰攀来6名民兵，先将李秀峰、王玉祥救走。待民兵再来救伤势最重的杨长起时，身中3弹的杨长起却非常顽强地独自攀回。据我内线情报，这一仗打死、摔死日军18人，还打死多名警察，敌人运回的尸体整整装满1汽车。而3个负伤民兵，在我军医院治疗下，几个月便康复，又斗志昂扬地返回抗日战场。

在这里，民兵孤身斗敌的事迹也不少。1943年冬，"山下队"趁雪来狗背岭"扫荡"。有两个日军沿着雪迹将藏在大溜石窟里的民兵符运贵逼了出来。一日军用刺刀逼问八路军都藏在那里？符运贵一看近前只有两个日军，便故意向敌后一指，两个日军扭头一看，就在这一刹那间，符运贵抓住前边一日军的枪背带猛地向外一推，正与后边的一个日军撞个满怀，两个日军一块滚下去。等两个日军晕头转向地爬起来，符运贵已提着1支大枪如履平地在巨石缝里向远方跑去。由此，这一带根据地有"鬼见愁"之称。1944年春，冀热边特委第一地委在平谷刘家河召开了西部地区民兵英模

大会，朱家沟中心村村长王长平代表中心村民兵中队在大会上作了经验介绍。第一地委奖给朱家沟中心村民兵中队一面绣有“民兵模范”的红旗，还奖给到会的民兵英雄曾宗德、史永仓每人1支三八大盖枪。

大、小黄崖的民兵有70至80支大枪。他们在区委和区民兵大队长的领导下，不断地进行外线作战，在出击中巩固根据地。1943年6月，乘敌人搞大“集家”之际，区委负责人鲁克、区民兵大队长张爱国率区小队和民兵30多人，与十三团的侦察员合作，夜袭伪周家庄石绵矿，俘伪军20多人，缴枪20多支。一天，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来到这里。对这里的民兵工作给予表扬，并奖给1万个雷管。1943年冬季的一天，伪兴隆县警务科特务头子生驹（日本人）带着特务去中石洞侦察。敌人把一位老大娘抓住，正在逼问游击队去处和藏粮地点，村武装班长马文喜领着3个民兵突然拼杀出来，击毙生驹和1名日军，打死2名特务，救了老大娘。当夜敌人来围，4民兵奋战到底，英勇牺牲。承兴密联合县委、县政府为4位烈士绣一面奖旗并发出通报表彰。据区委负责人鲁克估算，仅1943年敌人对我大、小黄崖根据地“扫荡”近百次。而大、小黄崖根据地仍然周而复始的刚毅屹立。

五指山根据地的民兵，为了掩护地、县领导机关和休整的主力部队，他们注意保密，顾全大局，扼守着根据地大门，严密封锁敌人，由于大摆地雷阵消灭了大批的敌人，保卫了根据地。如上庄村刘文奇爆破组，炸死邢昌讨伐队副大队长、日本大尉和7名日军；中田村王良爆破组，用手榴弹改装成地雷，一次炸死一个伪营长、3个日军和两匹马；西首村杨海爆破组，第一次炸死、炸伤8名警察，第二次炸死大尉吉森、上尉田野等11名日军。成功村的民兵中，有著名的“五虎爆破组”。“五虎”并不仅是5个人，而是化名带“虎”字的民兵集体总称。实际有虎山（村党支书）、虎林（农会主任）、虎地（民兵中队长）、虎春（青年报国会主任）、虎义（财粮委员）、虎文（民兵干部）、虎明（民兵指导员）、虎平（民兵）等等。他们化名带

"虎"字，是为了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他们说日本军是羊（洋人），虎专能吃羊。这些爆破组多次与日伪军作战，开始搞"预埋待炸"，敌人挨炸后搞扫雷、探雷。民兵便进行"飞行爆炸"。敌人挨炸后又烧山爆雷，走山坡。民兵便"暗中投雷"、甩"张手雷"。他们不仅善于运用地雷，还进一步发展打夜扰战、夜袭战、麻雀战、截击战、追击战、攻心战等等。几年中，成功村人民为捍卫根据地做出重大贡献，也付出沉痛的代价，这个仅有 398 人的小村，便牺牲了 91 人。仅 1944 年 1 月 21 日，一次即被日军率领的李国、朱盛讨伐队雪地"围剿"惨杀 31 人。被围群众被剥光衣服，有的被剜心、挖眼而死，有的被割去大小便，再一刀一刀的刺死，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然而成功村人民不仅没有被灭绝人性的魔鬼所吓倒，反而更加顽强地与敌人拚搏。他们先后炸死、炸伤敌人 50 多名，打死、打伤敌人 60 多名，争取和俘虏敌人 7 名。

第二、地、县、区领导干部和正规部队、游击队战斗在艰苦卓绝的"无人区"。

1943 年旧历大年三十夜晚，中共迁遵兴联合县委书记宋诚，告别遵化的家乡，冒着风雪，穿过数道封锁线来到五指山区。6 月，他在大马架沟黄砬墙下召开全县干部会议，群众尽其所有，让他们喝上半个月玉米糊倭瓜粥。一次，第一地委书记李子光来大、小黄崖指导工作，吃饭时桌上没有菜，人们很抱歉。李子光对几位区干部说："来，今天我请你们先吃好的！"他风趣地在破饭桌上画了一个火锅，还画了几盘羊肉，人们哈哈大笑起来。子光说："这叫精神会餐嘛！"1943 年春节，正是敌人大"扫荡"的紧张时刻，迁遵兴联合县县长田赛在他的办公室——南大台林间草棚的柴扉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写："敌来我走敌走我来"；下联写："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横批是："烧了再盖"。

1943 年冬，敌人集中多处兵力"围剿"蓟遵兴联合县十二区，区干部被迫退到"驴儿叫"的几架大山上，情势十分险恶。正在这时，接到县委组织部长的特急信，指示区干部安排群众隐蔽后，率

民兵暂时撤离“无人区”。村干部们至诚地说：“组织部长的指示坚决执行，请区委带全区干部撤离，这里由我们坚持。山大沟深，敌人不可能把我们杀净，等大‘扫荡’过后，请区委回来再领导我们。”听到这些话，正在患病的的区委书记刘冠军（丁春生）心里非常难过，他挣扎着坐起来问警卫员：“你怕死不？”警卫员回答：“不怕死，要死我先去死！”刘冠军对区长李建明说：“请区长带队下山，我留在这里。”区长又问他的警卫员：“你怕死不？”高山回答：“至死也保护区长！”结果区长安排其他区干部转移。区委书记和区长坚持和群众在一起，群众都十分高兴。3个村干部解下3条腰带拴在一起，一头系在区委书记的腰上，一个人拉着，一个人推着，一个人在前头趟路向高山转移。

第三、在冀东基本区的支持下，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1943年，我抗日政府统计，从1942年1月至1943年12月，敌人对根据地“扫荡”近百次，在敌人“扫荡”中死亡的达1.4万多人，牺牲共产党员400多人，牺牲干部100多人。上级党委十分关心抗日军民，为保存实力，迷惑敌人，以利发展，指示五指山根据地人民向关里作一次战略转移。各区、村经过周密部署，留下精干民兵隐蔽，妥善安排妇幼老弱病残，于1944年4月27日、28日的夜间，由承兴办事处和各区干部带队，县、区游击队护送，组织1000多人分两路隐蔽南行，转移到遵化县北山侯家寨一带。敌人在五指山区，再也听不到枪声、爆炸声，以为真正实现了“无人区”。1个月左右，这支转移队伍又返回五指山区各自的家乡，抢种土地，恢复家园，继续同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

第四、发动群众，加强根据地建设。

1、首先，各级党委加强了村级党支部建设。1944年春，整顿了天明村等8个党支部，70多名党员参加了学习。主要教材是县委宣传部长遵照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课本编写成的讲稿，还学习1943年上级发来的《反法西斯教育课本》。通过对支部的不断整顿，加强对党员教育，许多党员在对敌斗争中起了鼓舞群众的模

范作用。如成功村党支部组织委员、18岁的青年傅春在两次敌人大"扫荡"中，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了60多名被围群众脱险。在一次敌人大"扫荡"中，傅春为了掩埋公粮被敌人包围，当群敌抓捕时，他用最后一颗手榴弹炸开自己的胸膛，献出宝贵的生命。1944年秋，承兴密联合县在小黄崖的黄土山、石门山存放1.2万公斤粮食。获悉敌人即将前来抢粮，县委书记马力派当地共产党员夏级第组织群众火速将这批粮食转移。10月17日晨，粮食刚转移完，最后撤离的夏级第被日军围在山头上。南、西、北都是敌人，东面是悬崖。如果敌人捕住他，搜出记载藏粮食的小本子，公粮就会全部损失。如果立即烧掉小本子，日后就说不清藏粮地址。急切间，夏级第纵身跳下悬崖。不知过了多久，冷风才把他从昏迷中吹醒。他慢慢地恢复记忆，艰难地摸摸身上的小本子还在，想爬起来快走，可怎么也站不起来，原来肋骨摔折多根，脊椎骨也折伤。他强忍剧疼，一点一点地向前蹭，从清晨爬到黑夜，又从黑夜爬到天明，才爬出3里远。侥幸，一个本家叔叔发现了他，才得救。上级表扬了他为保存公粮的献身精神。三片根据地像这样起模范带头作用的共产党员就有400多名。

2、加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1944年1月，冀热边行署发布《一九四四年一二三月纲要》，对民主建设村政权作了进一步部署：在"无人区"，原则上要把伪甲长、牌长等残余制度完全摧毁，普建单一的抗日政权；在巩固区，一般都要建村政委员会，已建的要进行再次改造。1944年春，五指山区对已建的村政权委员会进行了逐村的再次改造。春节后，承兴密联合县县长江卓来到小黄崖搞民主建政试点。在清水湖村工作10多天，利用"投豆选举"的方式，由群众直接选举了村长、副村长、委员。然后在全区铺开，各村都选举了村政委员会。区委书记鲁克在黄土山村，选出全区第一个女副村长玉臣。由于普遍加强了村政权建设，进一步提高了群众保卫根据地的决心和信心。1944年1月，承兴密全县民兵出动，展开大破交运动。仅狗背岭、朱家沟、响水湖3个自然村就出动了68人，破坏敌

人公路97华里，烧毁桥梁19座，砍电杆798根，割电线1600多斤。在民主建设村政权中，注意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努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如迁遵青六区全宝河梁顶上的独户人家王洪喜是个耕种100多亩土地的富户。由于受到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很有爱国心。我十二团战士和地方干部一到他家，就杀猪宰羊，有时整连的在他家吃饭，也热情招待。此外，还多次给抗日军民提供粮食，支持抗日工作。最后粮食用完了，他便把正在长着的玉米掰下来送给工作人员吃。敌人几次强迫他搬进"部落"，可他却迁到一个隐蔽的山洞里艰苦度日。即使这样，我们的干部去了，他还是热情地安排吃住，对抗日工作给予全力地支援。

3、实行减租减息和增加雇农工资政策。1943年夏秋以后，三片根据地在执行合理负担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有相当一部分村成立了农会，实行了减租减息和增加雇农工资政策。减租，因为战争年代各地情况不同，有减二成的，有减三成的，还有减更多的。总之，依具体情况经过协商达到双方满意。如中田村雇农王起租种傅昆的土地，原租三石五斗，减租后交粮二石五斗。又如响水湖村雇农孔庆芳租种王绍基的一"天"半地，以前地租粮15石。1943年王绍基搬进五道河"部落"，自己不敢去耕种，而孔庆芳在"无人区"租种，敌人割秋威胁严重，减租后交6石。1943年，各根据地执行合理负担有所改进。如出战勤工，一般做法是，15岁至60岁的整半劳力出工一半，耕地所有者出工一半。

4、开展大生产运动，组织物资供应，救济灾民，关心群众生活。为了解决根据地人民极其艰苦的生活问题，各级抗日政府非常重视发动大生产运动。每当春耕、夏锄、秋收时，各级干部和部队指战员都积极参加生产运动。承兴密联合县四区干部在小黄崖大石湖开荒种地。迁遵青联合县四区公所为了保障生产的需要，在上庄组建个铁工合作社，为全区生产锄、镰、锹、镐等生产工具，其产品由区政府统一调拨。同时，王佐民区长还组织专业人员从事商品生产，通过高云浦等商人把"无人区"的山货运到敌占区出售，再买回

大量布匹等人民紧缺的生活必需品。该区所有干部都有结合工作秘密进入"人圈"经商的任务。1944年，虽然敌人几次割青苗、抢粮食，三片根据地平均亩产粮食仍达50多斤。

5、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根据地人民虽然长期经受浴血战争和艰辛生活的磨难，但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人们的精神生活是非常充实的。异常残酷的战争环境，使人们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根据地、热爱集体的革命精神和团结、统一、纪律、学习的优良传统急剧升华。各村都举办夜校、识字班进行文化学习。甚至劳动休息时在山头、地头用石灰石、青石板、树枝也坚持学习。并以夜校、识字班为中心开展歌咏、文艺演出及妇女剪发放足，破除封建礼教活动。狗背岭根据地的小西天村，非常分散，很多独户窝棚，出门就爬山，近邻隔坡岭，五户成村镇。就是这样"云深不知处"的山缝缝，每个自然片也都有一所以民兵为骨干，坚持常年学习的小小夜校。没门沟一所，七八人学习；小西天一所，五六人学习；狗背岭一所，6个人学习；西叫坑一所，四五人学习，崔家台一所，八九人学习；赵家台一所，七八人学习。6所夜校有50余人学习。可贵的是这些小小夜校，在区干部石光的组织和辅导下，从1942年冬季办起，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民兵王自臣、崔子香通过夜校3年的学习，能读报纸上一般文章。抗战后，王自臣脱产工作。青年民兵崔福荣在夜校学习3年，识1000多字，建国后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几十年。范山林在夜校学习2年多，为当时担任村财粮提供了方便，建国后担任乡、社副书记20多年。

6、根据地妇女、老人的民族气节。

根据地各村的妇救会、老人队、儿童团也担负着艰巨任务，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槐木林子村的霍大娘本来住在村里，为了支援八路军，敌人"集家"时，毅然搬到"无人区"石烟筒沟里。这里吃水要到五六里地以外去背，霍振成大伯成了八路军的背水员。霍大娘成了八路军的炊事员，有时一天做10几次饭，由于她精心照顾伤员，冒险掩护区长，战士们称赞她是"子弟兵的妈妈"。至于

各村妇救会员支前慰问，更是情满深山。许多村的妇女干部、青壮年妇女直接参战。有时与敌人遭遇，就拿起石头、木棒当武器和敌人拚命。有时敌人搜山时，孩子哭起来，母亲怕被敌人发觉而影响大家的安全，竟亲手将自己的骨肉掐死在襁褓中。仅承兴联合县四、五、六3个区，就有11个小孩死于这种情况之下。许多村的老年人更是充当了抗日斗争的参谋和主心骨。在关键时刻，都是他们挺身而出，化险为夷。蓟遵兴联合县六区郭家庄梁前的大麦场山上，有管德、张宝山、李玉刚、邢友发4户农民和傅兴、米仓2名助理员坚持在那里，保护藏在地窖里的军用粮食、布匹、鞋袜等。1943年冬，一次王江讨伐队来围，将管德、张宝山两位老人抓住，严刑拷打，逼问物资和八路军藏处。两名助理员就隐藏在附近，两位老人硬是守口如瓶，最后惨遭杀害。

第五、反"下山自首"的斗争。

1944年春季，敌人在疯狂进行大"扫荡"的同时，又利用春节期间在全县"人圈"中进行第三次"大检举"，逮捕2000多人，在县内 屠杀几百人，其余送往东北。接着，敌人又施出毒辣的另一手：策划"下山自首"运动。这个"下山自首"阴谋，主要由伪协和会实施。协和会人员在"人圈"里，不打人、不骂人，脸上装着同情农民的假笑，嘴里说着安慰农民的话，手里拿着向农民施舍的药品、冰糖、衣服……与老弱妇孺频频接触，伪装成农民的代言人、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而骨子里却在着意搜寻日伪军警特难以搜集到的情报。

敌人"扫荡"时，将我中田村民政委员（民主人士）张忠政的妻子和5岁的儿子抓去。尔后，将孩子扣在"人圈"作人质，让张忠政妻子和住在"人圈"里的张福廷的姐姐（张福廷是中田村财粮委员、共产党员）一起进山，劝张忠政、张福廷"下山自首"。条件是，如果"下山自首"，把孩子放还，还给官做。张忠政气愤地回答："宁可不要孩子，宁死不投降！"张福廷誓与姐姐断绝手足之情。区干部想出个斗智办法，将张忠政妻子留下，张福廷的姐姐回"人圈"回话，说他们已经转移，没有找到，张妻继续找呢，敌人的阴谋被粉碎了。到

1944年夏季，全县下山的只有600人左右（包括各种不同情况下山的人数）。敌人的阴谋遭到可耻的失败。于是敌人于1944年6月，在全县“人圈”内实行“投匪家族大检举”。凡是我军、干属，不管男女老幼一律抓走，共逮捕500余人，在兴隆街刑讯后，全部送往东北充当劳工。

第六、积极扩大根据地，向“人圈”内开展工作。

1944年6月，英美联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反法西斯第二战场。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大势已去，不断从关东军、华北驻屯军中抽走兵力。冀东基本区的失地不断恢复，形势开始好转。而日军为了强化“无人区”封锁线，以“确保满洲”，竟然将冀东划为“西南国境第二防线”，将大批伪满军和警察讨伐队调进冀东。兴隆境内的部分伪军和伪热河省直属10个最凶恶的警察讨伐队于5月调入遵化地区。到7月中旬，长城沿线的敌人已由伪治安军完全换成日军、伪满军和伪警察讨伐队。这样就相对减轻了敌人对我三片根据地的军事压力。1944年6月，我十三团与二区队一部和民兵在平谷北七门、熊儿寨重创刘其、程斌、石振、孙德讨伐队。从此兴隆境内的讨伐队气焰大挫。10月1日，舒行团长率十三团300多名战士，一夜攻克前苇塘据点，将刘文选讨伐队打垮，击毙副大队长增田义（日本人），俘伪中队长李连仲等100名官兵。为了策应冀东基本区的反“围剿”斗争，三片根据地的部队、游击队和广大民兵积极进行外线作战。我地方干部深入“人圈”开展工作。这时的斗争情势有三种：

1、蓟遵兴联合县所属六区、十二区的抗日活动开展得最好，仅六区的21个“人圈”中就有12个“人圈”里有我地下党支部和地下党员继续活动。经过区委讨论同意，“人圈”内我地下党员可在“反共自卫团”里当兵。如草场“人圈”仅距八卦岭敌据点2华里，而担任草场“人圈”伪甲长的正是我地下党支部书记万全。万全以自己的智慧经受住驻小水泉日本守备队和倒流水警察署的多次考验。日军守备队曾伪装李运昌的队伍，几次去赚草场“人圈”开门，但都

被万全识破，让群众用石头把他们砸得头破血流。又如我军侦察员在草场附近打死伪军，万全马上将敌尸抬进深山，洒上猪血制造假现场，再主动去警察署报告等。因而日军和警察对万全不仅深信不疑，反而认为有功。区委同意万全被敌伪破格“提拔”为驻八卦岭警察据点的警尉。1944年秋，蓟遵兴联合县委为了解决枪支弹药问题，派县大队长与六区合作，通过地下党支部配合，攻克三道河“人圈”警察据点，缴获长短枪61支和许多子弹。

2、五指山区。1944年3月7日，迁遵青联合县六区区委书记郭羽牺牲，不久区长王一民被捕就义，其他干部奉命撤出。柳河一部分地区被敌人摧垮，只剩个别村干部跑到山上。1944年秋，随着整个抗日形势的好转，承兴四区派区干部虎山（成功村党支部书记，此时已脱产工作）与刚玉（共产党员，柳河前梯子沟村干部，该村已被敌侵占）去柳河恢复地区。他们在敌占区昼伏夜出，冒生命危险艰苦工作一冬，同“人圈”里出来的20余人，在深山建立一小块秘密根据地。在这块根据地占住脚之后，他们又与大南沟、郑家庄“人圈”里的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向“人圈”里开展工作。又与东河北、超梁子、范家大地、下坎子4个“人圈”建立了单线联系。为争取“人圈”居民出入自由和上山户户口，在“人圈”里半合法化，虎山和刚玉又进一步争取6个“人圈”的甲长、部落长、自卫团长。而超梁子“人圈”甲长李振江和范家大地“人圈”姚甲长很反动。于是区委请侯建华指导员率十七团二连配合行动，除掉了这两个甲长。这一来，对这一带震动很大，使这一地区变成了亲我的“两面政权”。

3、大、小黄崖与狗背岭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人员，也同样深入地开展“人圈”内工作。1944年，据承兴密联合县统计：全县7个区、191个行政村。其中抗日“一面村”77个，我方占优势的“两面村”47个，敌我力量均不稳定的“两面村”25个，亲敌的“两面村”4个，敌一面村2个。

第七、从被动转为主动，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随着全国整个抗战形势的好转，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三片

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从被动已局部地向主动转化。1944 年 6 月，冀东十四地委组织一支以王泽民、郭子忠、高原等为领导的“北进武工队”(50 余人)，以大、小黄崖根据地为依托，向前承滦兴范围及其以北发展，建立许多“两面村政权”，到日军投降前这支队伍已发展到 500 多人。

1945 年 1 月，五指山根据地在承兴办事处的基础上扩建为十五地区范属的独立县，承兴联合县恢复到 5 个区，充实加强了区领导干部，新建和扩建了区游击队。7 月上旬，半壁山、靳杖子一带敌人，强迫“人圈”居民进山割庄稼。狡猾的敌人怕游击队和民兵的袭击，逼着“人圈”居民在前，而自己在后行进。承兴办事处主任王佐民、二区区长李文与十一团团长赵文进研究了作战方案，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十一团和游击队、民兵绕到洒河川，一举攻克鸠儿峪、青杏沟、古石、佟家沟、白旗营 5 个武装“部落”，所驻警察全部被俘，枪支全部被缴获。进山的敌人马上撤回，根据地的大部分庄稼保住了。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 月下旬，十五军分区司令员舒行与伪西南防区司令黄方刚在前苇塘村谈判。8 月 31 日，黄方刚向所属发布命令，宣布率 2 万多人起义，听候八路军接收和改编。自此，兴隆县的伪满势力，全部被摧毁，抗日军民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日军投降前夕，根据地在三片的基础上已扩大到全县总面积的 70%。党员发展到 696 人，民兵发展到 1.5 万余人。兴隆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也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在日军制造“无人区”的 3 年中，“扫荡”屠杀 1.54 万人，“检举”抓走 1.5 万人，除在本县屠杀 1000 多人外，其余多数死在东北。1941 年统计，全县 16 万余人，日本投降后统计只剩 10 万余人。合计被杀害、抓走、监禁、疫病、冻饿等非正常死亡 5 万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选自中共承德地委党史研究室、承德地区历史学会、承德地

区中共党史研究会编《党史文选》,1992年,内部出版,第140～165页)

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

王振兴　王　平

承(德)平(泉)宁(城)抗日游击根据地，是冀东区中共党组织在长城外创建的抗日联合县之一。是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最北部突出的部分，也是深入伪满洲国腹地最远的游击根据地。

承平宁地区是指原热河省的承德、平泉、宁城三县。该地区地处燕山山脉中段北部，七老图山脉和努鲁尔虎山之间。锦(州)承(德)铁路横贯东西，叶(柏寿)赤(峰)铁路在宁城东部通过。承(德)青(龙)公路、赤(峰)青(龙)公路，经平泉向南通往冀东。这一地区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热河与冀东的咽喉，是军事战略要地。它不同于一般的沦陷区，而完全处于"满洲国"境内。热河又是东北的补给区、防护圈，是伪满洲国的"西南国境线"。承平宁地区处热河省的心脏地带，所以，日伪一直将它作为重要战略防御地区，置于他们的绝对控制之下，誓死必争。加之，1940 年冀东党组织派干部开辟这块地区时，日伪已统治 8 年之久，已形成一整套严密统治机构和统治制度。所有这些决定了开辟这个地区的艰巨性非同一般，完全是渗透式的斗争，要在敌群中钻每一个空隙，其残酷程度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

创建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从 1940 年秋开始，到 1945 年日本投降，5 年间经历了隐蔽斗争、武装开辟、发展、受挫、恢复直至胜利的复杂曲折过程。

一、隐蔽开辟承平宁地区

1933 年 3 月，日本侵略军侵占热河，热河人民被推入水深火热之中，承平宁地区人民进行过多次各种形式的斗争，但都被敌人残酷镇压。

1933年，中共迁安县委派地下工作者到宽城、平泉、承德等地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建立了一些秘密关系。1938年夏冀东抗日暴动，鼓舞了承平宁地区人民。1940年秋，为配合冀东反“扫荡”，在承德、平泉地区发动几千人参加的“大破交”，鼓舞了人民的抗日热情。所有这些都为在承平宁地区发动抗日斗争准备了有利条件。

1、隐蔽开辟及游击队建立

1940年6月，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派周治国出关，秘密开辟都山地区，站住脚后相继向北发展。周治国带4人于7月26日到达都山西部松树沟张祥林家，在张祥林和地下党的帮助下很快发展成一支由17人组成的工作队。9月，派李青山等6人组成路北工作组挺进锦承路以北，同时派苏百熙到平泉松树台一带开展工作。周治国游击队奇袭峪耳崖金矿得胜后，又在长城沿线打了几次胜仗。到1941年初游击队发展到140余人，被冀东军分区命名为青平游击队。在此期间，承平宁地区也组建成两支抗日游击队。一支是路北工作组在宁城范杖子、平泉蒙合乌苏一带组成27人的游击队。另一支是苏百熙在松树台一带组成20余人的游击队。为了进一步提高游击队的政治、军事素质，1941年3月，两支游击队到冀东根据地与青平游击队汇合，进行整训，后编入青平游击队，为第二中队。

2、青平工作团开辟承平宁

1941年4月，冀东区党委决定成立青平工作团，周治国任主任，葛春生、刘汉臣任副主任，周万余任青平游击队长，刘元存任副队长。工作团任务是以都山为基地，向北发展开辟承平宁地区。工作团于5月派裴文合、李青山和苏百熙、苏吉恒两支游击队继续挺进锦承路北活动。工作团在青龙西部，承德、平泉南部活动，连续打了几仗，有力地配合了两支游击队的工作。

两支游击队开始在平泉松树台一带活动，7月份连续3次夜袭警察分驻所，警察们胆战心惊，写了悔过信，并托人说情，游击队

给他们提出3个条件:(一)不准再欺压百姓;(二)不准把游击队活动情况向鬼子汇报实情;(三)敌伪情况及时向游击队报告。他们全部答应照办。8月,游击队又处决了两名死心塌地的特务。不久,在营子北沟伏击了平泉警察署长管齐,击毁汽车1辆,击毙警察1名。这次对平泉敌伪人员震动很大,也鼓舞了人民群众,一些青壮年积极要求抗日,游击队迅速发展到50多人。

8月下旬,游击队向北挺进到宁城西部地区活动。在千层洼击溃了100多敌人,毙伤9人,打了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硬仗。

1941年夏,冀东区反"扫荡"后,冀东区党分委,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回旋余地太小,决定开辟热南地区。9月,组成长城工作团到承德、兴隆南部创建根据地,与青平工作团相呼应,工作进展很快。到10月底,青平工作团在青龙西部和平泉南部组建成4个区,游击队已发展到280多人。是年冬,冀东区党分委决定撤销青平工作团,成立青平办事处,张真理为主任,葛春生为副主任,并从青平游击队抽调140余人充实到主力十二团一营。其余仍为青平游击队,刘元存任队长,刘增孝任指导员。整编后,青平游击队继续回承平宁及其西北的隆化、围场、喀喇沁等地区活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抗日游击队的影响。敌派出大批军警进行围追堵截。1942年2月8日,游击队在哈拉薄荷遭敌包围,队长刘元存负重伤,当五六个敌人上来捕捉他时,他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游击队突出重围,进入大林区,天降大雪,游击队在冰天雪地里度过3天。12日夜(腊月二十七日)才在一条深山沟找到一户老乡,吃了一顿土豆饭,算是过了春节。他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环境里坚持战斗。至3月,游击队奉命返回关里,改编为迁青平游击大队。

二、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在承平宁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条件日渐成熟。晋察冀分局于1942年9月5日在《对冀东工作指示》中明确指出:"不能把热南山区当成战役的回旋区,而应看到它

的战略意义，是向东北发展的前进阵地，要作为一个根据地。”1942年11月27日，冀东地委发了《关于建立山地根据地问题》的通知，指出：“以为山地不过是我们反扫荡的一个回旋区，因而根本忽视山地根据地的创造，这是非常错误的，必须在军队和干部中彻底纠正。”通知还指出：一定要把热南山地建设起来，要开展锦热路和山海关以北的游击战争。

冀东区党分委于1942年开展了有计划的开创承平宁游击根据地的斗争。

1、远征工作队挺进路北

1942年4月，晋察冀第十三地委和十三军分区组建第一远征工作队（承平宁武工队），周治国任队长兼指导员，李宝华任副队长。远征工作队的任务是：挺进锦承路北，发动群众，牵制敌人，扩大抗日游击区，尽可能与东北抗联取得联系。

承平宁地区是伪热河省的中心，承德县是省公署所在地。日伪已在这里建起一套法西斯秩序，有县、村、甲、牌的政权组织；有庞大的警察机构；每县有敌人日本宪兵队、伪满洲宪兵队、伪军1个团，日本守备队和三四个讨伐队；还有庞大的特务机关。对老百姓有严密的户口管理制度，实行连坐，稍有不慎就会被以“通匪”论处。我武工队就是靠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精神挤进来，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

远征工作队一行18人，于5月初从冀东出发，带着几千份《告东北同胞书》，越过锦承路到平泉车轮窨川，与李青山游击队汇合，经过就地整训，明确了工作任务。李青山游击队编入远征工作队，李青山任副队长。整编后，工作队分别深入到承德县三沟，平泉车轮窨、柳溪，宁城黑里河等地，发动群众，建立群众抗日组织。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工作，于6月初在承德三沟东沟一带建立了承平宁第一区公所，崔建舟（姜建舟）任区长。8月，在平泉车轮窨、七家岱、柳溪一带建立了第二区公所，高捐雨（方林）任区长。在承德县北部，宁城西部建立第三区公所，李会友任区长。这时武工队已发

展到100余人。为了武装自己，9月，袭击了新开坝警察所，缴获20多支长短枪，在这地区初步打开了局面。为了同冀东根据地取得联系，派张野溪、蔡荣国，步行千里，历时1个多月，建起两条秘密交通线。交通员们舍生忘死，日以继夜护送抗日人员，传递文件和物资，为沟通承平宁地区与冀东根据地的联系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地区不断扩大，干部不足，十三地委于9、10月间先后派苏振东（王旭东）、贺仲一、赵友哲、张建光、赵进英（高山）、王茂松、包文胜等17名干部到承平宁地区。随即充实了各区干部，一区区长贺仲一；二区区长高捐雨，抗联主任赵进英；三区区长赵友哲，抗联主任李会友。同时建立第四区，区长苏振东，抗联主任王文焕。第一武装中队队长包文胜，指导员崔建舟；第二中队队长纪洪恩，指导员王茂松。

1942年秋，敌人在冀东搞"五次强化治安"，军分区主力部队转移外线作战，十二团参谋长周嘉美（田川），二营营长杨思禄，十一团参谋长高桥，各带一部主力，共700余人到承平宁地区隐蔽休整。他们根据十三地委和军分区发动热南战役的部署，从11月13日至17日在承平宁地区连续向敌发起攻击，先后攻克了锦承铁路的上谷、永合车站，三沟、黄土梁子、八里罕3个警察署，六沟、七沟、大营子等11个警察分驻所，歼敌300余人。缴获长枪140支、手枪18支，另有粮食、布匹等大批物资。战役后主力部队回冀东，留下高桥率十一团二连，教导员阎汉臣率十二团一连，配合承平宁地区开展工作。

在这次战役中，武工队、游击队及各区干部密切配合，组织群众带路、破交、割电线、送水送饭、救护伤员，对战役胜利起了很大作用。

经过这次战役，大片隐蔽区变成公开抗日游击区，广大群众欢欣鼓舞，同时也震惊了敌人，日伪当局紧急向伪"治安部"请调军队前来"扫荡"。仅在承平宁地区就有7个团伪军，加上日本守备队和讨伐队，共8000余人，分路"扫荡"。1943年1月，伪热河第五军管

区又调集7000余兵力，策划了“万寿节之战”的阴谋，妄图用1.5万兵力，一举歼灭承平宁地区的抗日武装。

1943年2月初，周治国、高桥、阎汉臣研究决定：在春节期间，把部队和武工队以及各区干部集中到承德三沟东沟一带休整，总结1942年工作，研究部署1943年工作任务。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日），部队和部分地方干部已到达集合地。4日下午被几千敌军包围，战斗异常猛烈，高桥指挥部队立即转移。当时天降大雪，风雪交加，天昏地暗，有时双方混战在一起。由于敌人采取分层包围的战术，游击队在突围中不断遭敌人堵击，有时走到对面才能看清，战士们立即甩出手榴弹炸开缺口，部队夺路而去。这样，部队边打边走，到傍晚突围到光头山，这里仍有敌兵堵截。

光头山海拔1700多米，“白毛风”刮得人站不住脚，气温降到零下30多度，干部战士奔跑了一天，腹内无食，衣着单薄，很多人手脚、耳朵被冻得失去知觉，有的人跌一跤把手指触掉也毫无知觉。在这险恶环境下，干部战士个个咬紧牙关坚持着战斗。经侦察发现四周都有敌兵，只有西北方向有一条沟是伪国兵和讨伐队的结合部，有百米左右的缝隙。高桥等领导人立即下决心从这里突围。5日晨，部队突出重围到达承德县瓦房沟。结果有30多人被冻成重伤。老侦察员于得水一夜趟雪侦察，突围时又趟着没膝深的雪在前面开路，脚趾全都冻僵，脱掉鞋袜一碰就掉了。这次突围战，损失非常严重，共伤亡70余人。第一中队损失最为惨烈，他们行至建厂沟被敌重兵包围，虽经战士们浴血奋战，但因敌众我寡，除指导员崔建舟等少数人突出重围外，队长包文胜等40多人壮烈牺牲。

光头山受挫后，承平宁地区的抗日斗争处于极度艰难的境地。几位领导人研究决定，由高桥、阎汉臣率主力部队回关内休整；周治国、赵进英率二中队向老哈河以东地区发展；派刘永明、刘东安带10余人向隆化、围场方向活动；其余各区在原地坚持，进行隐蔽活动，建立秘密组织，积蓄力量，待机而动。

为了配合承平宁地区工作，十三地委和军分区派赵文进率十

一团到承德县十一道河子围攻了一营伪军，消灭50余人，逼得伪军营长打着白旗来谈判，最终以不准伪军到十一道河以里地区“扫荡”为条件，结束了战斗。

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工作，5月，在平泉杨树岭、打鹿沟、凌源宋杖子一带建立了第五区，区长李会友、区委书记常野。在宁城驿马吐川、平泉榆树林子一带建立第六区，高山(赵进英)任区长兼区委书记。同时建立一支20多人的基干队，张野溪任队长，蒋秀奎任副队长。

2、承平宁联合县的建立

根据承平宁地区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情况，十三地委于1943年5月建立承平宁抗日联合县，并组建了中共承平宁联合县工作委员会，书记黄云(杨雨民)，委员周治国、高桥，武装科长兼工委组织部长陈革。承平宁联合县办事处，主任周治国、秘书宋兴帮(李正平)、民政科长张立文。同时组建第十三军区第三地区队，作为承平宁联合县的地方主力部队。三区队队长高桥、政委由黄云(杨雨民)兼任。不久，又派郑紫明为副政委，郝福洪为总支书记。

6月初，承平宁联合县工委、办事处，三区队在平泉七家岱川旗杆子山双庙，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会上，黄云讲了抗日斗争形势，传达了地委对承平宁工作指示。基本任务是：(1)在巩固原有地区基础上，继续向北、向东发展。并争取与东北抗日联军和地下党取得联系。(2)建立和巩固地方抗日政权，发展党组织。(3)发展地方武装，配合主力作战，打击和牵制敌人。(4)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日活动，瓦解敌军和敌伪人员。

此后一个时期，承平宁地区各方面工作都得到了很大发展。

关于武装斗争

1943年初，日伪在承平宁地区全面推行“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加强封锁，以防抗日力量向外发展。6月底，承平宁工委在

承德县大庙村榆树底召开了第二次联席会。会议研究了在敌人大搞“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的形势下，如何使武装斗争与隐蔽斗争结合，与反“集家”斗争结合，如何打破敌人封锁，使内外线结合等问题。并决定：周治国、贺文涛（赵进英）带10余名干部向平泉东部和凌源西部发展。张立文、张野溪带基干队向宁城大明一带开辟新区。各区干部和游击队坚持原地反“集家”斗争。高桥、黄云率三区队作为机动力量，一方面配合反“集家”斗争，一方面配合开辟新区，到外线作战。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1943年下半年，地方武装有很大发展，除原二中队和基干队各40多人外。其余各区都建起三四十人的游击队。在此期间，以三区队为主力，各基干队、游击队密切配合，打了不少胜仗。

6月初，三区队袭击了承德县烟筒山银矿，缴枪20余支。接着，又连续袭击了十一道河子、冠杖子，平泉县柳溪、七家岱等10多个“部落”，拆了“人圈”的围墙，配合了反“集家”斗争，拖延了日伪的“集家”进程。

6月18日夜，二中队和基干队配合，袭击了凌源宋杖子车站，打死高级特务马场和山村幸子，20多名警护队全部被缴械，击毁前来增援的“毛斯嘎”车两辆，打掉了这个特务据点。7月19日夜，四区区长苏振东带游击队袭击了小寺沟“配给组合”，把一批粮食、布匹、食盐分给了当地百姓，受到群众的称赞。

8月20日，周治国率五、六区基干队在平泉盘道梁伏击了伪喀喇沁中旗协和会事务长仁科信夫和宪兵小队长夏谷带领的100多名协和兵，当场击毙仁科和夏谷，毙伤敌20余名，活捉了协和分会长任四。8月16日，三区队袭击了宁城3座店鸦片组合，缴获大批贵重物资。26日，又袭击了头道营子警察分驻所，缴步枪30多支、手枪2支，子弹两箱。

仁科被打死后，新任伪协和会事务长山本，日本守备队长东山岛带百余名日军在谢杖子设据点，四出“扫荡”。高桥、黄云研究用

引蛇出洞的办法打击敌人，于9月15日把日军引出据点，三区队在平泉大沟设伏，经1个多小时战斗。击毙山本、东山岛以下25名日军，缴步枪19支、机枪2挺。谢杖子据点被迫撤走。9月17日，黄土梁子警察队奉命到驿马吐川“扫荡”。是日夜，被三区队包围在下坡子，97名警察全部被缴械。20日，又在驿马吐川打掉1个警防所，毙敌9人，俘10人。月末，郑紫明率三区队一部在石佛卧龙泉，与马骥率领的七区队汇合，伏击了伪国兵，消灭1个连，缴重机枪1挺。

我区队对敌人接二连三的打击，敌人十分恐慌，急忙调集部队对三区队进行跟踪追击。9月末，三区队和工委、办事处在平泉烈山沟活动，被敌包围。在战斗中召开了紧急联席会，并决定三区队回关内休整换装，黄云、周治国随队向冀热边特委作了汇报。各区干部和游击队在原地坚持斗争。

11月初，黄云、周治国、高桥随三区队返回承平宁地区。鉴于当时敌人已完成“集家”，“无人区”已经形成，我部队必须改变斗争策略，由大踏步前进，开展游击战争，积极扩大地区，转变为坚持“无人区”和游击根据地，并相机开辟新区。工委抽调部分干部到宁城北部和建平地区活动。

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

由于承平宁是新区，工委成立前未进行建党工作，工委成立后有计划的进行建党工作。对在抗日斗争中经过考验的积极分子，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提高觉悟后个别吸收入党。1943年秋，六区区委书记高山在宁城石佛北沟、平泉石洞子发展了第一批党员。1944年春，建立了党支部。工委组织干事王永等在承德三沟、东沟、三家发展了几名党员，1943年冬，在三座店、大城子、一肯中等地又发展一些党员。在峰水山、贾家梁、乌苏台各建立了党支部。工委书记黄云也在宁城五家发展了几名党员，全县共有党员40余

名。

承平宁地区的建党工作是积极慎重的，党员数量虽不多但质量较高，经受了抗日斗争的严峻考验。在扩大军队，侦察敌情，掩护和护送干部，作好部队后勤供应，救护伤员以及反“集家”斗争中都起了积极骨干作用。

承平宁地区抗日政权，是在强大的日伪军镇压和严密的伪政权统治下进行的，所以不可能建立单一的抗日政权。基层政权主要的是两面政权，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在新开辟区和敌人统治较强的地区，是争取利用伪村长、甲长、牌长，允许他们公开支应敌人，暗地为我办事；第二种是两种政权同时存在，伪甲长、牌长不取消并争取利用。同时建立抗日政权，设办事员（实际是村长）、武装班长等，甲长、牌长受办事员指挥，在有一定抗日工作基础的地区多用这种形式；第三种是以抗日政权为主，这是在光头山周围的较巩固区所采取的形式。但敌完成“集家并村”后，这种形式已不可能存在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地处伪满的承平宁地区，各方面关系复杂，这就要求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必须更广泛、更彻底地贯彻执行。该县各级干部始终不渝地坚持发动各族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把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尽力争取团结过来。

他们对伪政权中最基层的甲长、牌长，进行过大量工作，争取了很大一部分参加了抗日工作，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真心抗日的。承德县大庙甲长赵洪武，经耐心教育后，做了不少支援部队、掩护干部的工作。后来他坚决要求参加游击队，在作战中勇敢，当了游击队长。最后在一次战斗中，他宁死不屈，壮烈牺牲在敌人刺刀下。十一道河子甲长周福珍，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支援部队，掩护干部。1942 年秋，有人向伪营长告密一批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伪营

长正准备大逮捕，周福珍冒险去找伪营长巧妙地交涉，终于避免了一场大逮捕。1943 年 2 月有 10 余名村干部被捕，周福珍多方奔跑，把 8 人营救出狱。

这个地区还有两个特殊问题：一个是红枪会问题，一个是蒙古族问题。

红枪会是这一带群众性迷信团体，会员广泛，成份复杂，但多数是贫苦农民，而且是以防兵匪，保家乡为宗旨的。日军侵占后，这个地区会众曾几次袭击日伪军据点，说明他们有抗日要求。因此，对他们采取不讲阶层，只要参加抗日就欢迎。对他们迷信，既不简单的反对，也不放任，而是在参加抗日工作后，进行帮助教育。这样做，不仅绝大多数会众，而且有些法师也积极拥护抗日，参加了抗日工作，先后有七八十名会众参加了部队和游击队。有不少人在作战中英勇牺牲，有的宁死不屈，死在日军屠刀下。

在平泉、宁城居住很多蒙古族，由于日伪不断挑拨民族关系，造成互相间的隔阂。承平宁联合县工委非常注意民族政策，尊重民族习俗。宣传日本侵略军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蒙汉同胞应团结抗日。这个地区很多蒙古族群众参加了抗日斗争。工委对蒙古族上层人物也做了大量争取工作。宁城大明的韩佑庵（蒙古族），是当地知名地主，但他很有民族气节，日伪曾多次请他出来任职，都被拒绝。1942 年秋，地下工作者金荣久、张一宇跟他接触，他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非常赞赏，并积极参加抗日工作。为了掩护抗日，他甘受误解，受命去当了伪协和分会长。他多次为部队和地方干部提供情报，运送物资，掩护地方干部，为部队存放物资，是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平泉洼子店杨润田（蒙古族）家是地主，本人当教员，经教育后毅然带上一支橹子枪参加了抗日工作。他又争取了杨树岭村协和分会长丁玉甫，警察分驻所长那云生，平泉镇医生张鸣鹤等参加抗日。他们多次为部队和地方提供药品、纸张等物资和枪支弹药，多次护送干部战士过铁路，先后掩护治疗伤病员 20 多名。三座店警察所长乌景显、黄土梁子警察署长齐子珍、平泉警察署长康世

民都是蒙古族，经过工委领导干部教育，都做了不少抗日工作，有的提供情报，有的送武器弹药和物资，有的为部队作战提供方便，有的掩护干部和营救被捕人员。

承平宁联合县工委对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执行是认真的，成效很显著，对推动抗日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特殊的经济政策

承平宁远离根据地，处于敌人大后方，加之日伪经济统制和封锁，群众非常贫困。为了解决部队和地方必需的经费，减轻群众负担，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的经济政策。主要是：

(1)从日伪手中夺取。日伪从人民群众中掠夺大批物资，囤积在各“组合”和“配给店”里。为了破坏敌人的经济统制，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在有利条件下攻取敌据点和“配给组合”，把缴获的物资一部分解决部队和干部的供给，一部分分给群众。

(2)从地主大户中征收，主要征收部分粮食，由区政府下达征粮数，随用随取，由区统一平衡。

(3)武装保护“走私”。各区组织部分商贩，从关外运土产品，到关内换回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并开辟一些秘密通道，经敌人的重点关卡由游击队给予武装保护。

关于向东北地区发展

冀东区党委把向东北发展，与东北抗日联军和地下党取得联系，作为承平宁工委的重要任务之一。工委积极创造条件向外发展，多次派游击队和地方干部到赤峰、围场、凌源、建平等地活动。1943 年 11 月，根据冀热边特委决定，组成“锦热边工作队”，周治国任队长，周哲民任指导员。1944 年 1 月，向热河东部挺进，在建平小鹿、深井活动一段时间，建立一些关系，并争取了伪警察分驻所，帮助提供情报，翻印《告东北同胞书》等宣传材料。3 月，工作队

挺进到朝阳石明信沟，去争取抗日的王文福（王老凿），但他不同意公开与八路军合作。工作队返回建平，又派周哲民以探亲为掩护，回到吉林瞻榆县，经过1个多月查访，未发现抗联人员，只好返回建平，在这里又开辟一片游击区。

三、坚持“无人区”斗争

日伪为了扼杀承平宁地区的抗日力量，除继续进行军事“扫荡”外，同时加紧了“集家并村”和制造“无人区”的罪恶活动。1942年，在个别地方强行搞“部落”，1943年全面展开，重点是以光头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包括承德县全部，平泉县老哈河、瀑河以西地区，宁城西部山区。日伪“集家”分三类地区：一种是“无住禁作地带”（无人区），即在深山密林和八路军经常活动地区，把居民全部驱出，不准居住，不准种地，不准人畜进入，否则打死勿论；第二种是建“集团部落”，把分散居住的自然村居民，驱赶到指定地点，修成围墙炮楼，群众称为“人圈”；第三种是把山沟小岔的住户赶到大川指定地点，暂不修“部落”。

1、惨绝人寰的“集家并村”

日伪在修“人圈”和制造“无人区”过程中，手段极其野蛮，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日寇集中伪国兵、讨伐队、警察队、协和行动队进行驱赶。限时间搬进指定“部落”，到期不搬就由“镐头队”强行拆毁或放火烧掉，把牲畜、物资抢光。修“部落”期间一律不准下地干活，否则被抓住，轻则拷打，重则投进监狱，甚至被开枪打死。

承平宁地区被摧毁的自然村3190多个，修成“部落”368个，“集家”点110个，有4.1万户、14万多人被赶进“人圈”。强行拆毁房7万多间、烧毁1万多间，不少自然村全部化为灰烬。

日伪对“人圈”实行法西斯统治，在承平宁地区经常驻有伪军3个团，设警察署7个、警察分驻所36个、讨伐队8个，另外还有宪兵队、日本守备队等。人民是在军警宪特的看押下，过着集中营式的生活。在“部落”内实行严格的户口管理，成人发“居住证明

书”，实行联保制、联防制。每个部落有“部落”长。自卫团日夜站岗，日出开门，日落关门，群众时刻处于被监视中，稍有“越轨”，轻则施以酷刑，重则以“通匪”论罪。为了大规模镇压人民，1942年至1944年，每年进行一次大检举，每次抓捕不下千人，有的被杀害，有的投入监狱，有的送外地当劳工。被抓捕的人中十有八九不得生还。至于“人圈”内的生活，更是人间地狱。从住房看，有多半户盖不起房，只能搭个马架窝棚，甚至住在畜棚、碾道里，夏不遮雨，冬不避寒，人畜共住，拥挤、潮湿、污秽不堪，蚊虫、跳蚤、虱子、臭虫成群叮咬，伤寒、霍乱流行，缺医少药，无钱医治，造成大批人死亡。七家岱川4个“部落”700多户，仅1945年疫病流行死亡260多口。由于大面积土地被划为“禁作地带”，加上群众无力耕种，承平宁地区荒废耕地达40余万亩。已耕种的土地，产量也大幅度下降。除交租和“出荷”粮、地方官勒索外，所剩无几，人均一二百斤粮，只能以糠菜度命。衣着更为可怜，每人每年配给14尺麻布和更生布。十七八岁姑娘穿不上衣服的到处可见，不少人披麻袋片。“人圈”中流行着这样的悲惨歌谣：“早晨菜，午间汤，晚上稀粥照月亮”；“一间马架房，四面没有墙，天上雪花飘，身上无衣裳。”冬季冻饿而死的，彼彼皆是。柳溪川11个“部落”5300多口人，3年死亡2100多口。

2、反“集家”斗争的策略问题

工委领导在反“集家”斗争中，开始采取坚决对着干的办法，动员群众不拆房、不进“部落”。强迫修“部落”时就磨洋工，或白天修，夜间部队去袭击再扒掉。这样做，虽拖延了敌人“集家”进度，但群众却受到极大的损失和牺牲。为此，工委于6月底在榆树底召开了第二次联席会，专门研究转变反“集家”斗争策略问题，决定不再拆“部落”，除留少数抗日积极分子，坚持“无人区”外，其余群众可以进“部落”，并安排一部分党员、积极分子进“部落”，开展“人圈”内的工作。

3、坚持“无人区”斗争

1943年冬，日伪在承平宁地区完成了“集家并村”和“无人

区”，同时在长城沿线的千里“无人区”也已形成，割断了承平宁地区与冀东根据地的联系，使承平宁地区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更加严酷的时期，工作和生活都十分艰难。

1944年2月6日，工委在占巴营子召开了联席会，研究了坚持“无人区”斗争问题，决定先袭击宁城县城小城子，吸引敌人，减轻我们在“无人区”坚持斗争的压力，并缴获物资进行装备，然后分散活动。是日夜，攻克了小城子，缴获物资除装备部队外，大部分给了群众。这次战斗受到晋察冀军区的表扬。

宁城战斗后，黄云带1个排向赤峰、围场方向活动；高桥带1个排坚持光头山周围中心区；郑紫明带主力向建平方向运动，与周治国取得联系；郝福洪带1排向喀喇沁、隆化活动。

打下宁城，敌人震惊，伪治安部调集军、警、讨伐队近万人，对承平宁地区进行反复“扫荡”。以重兵分割包围重点村镇，驻扎部队切断八路军与地方联系，并配以机动部队进行接力追击，情势非常严重。三区队连续作战，严重减员。针对这种情况，黄云、高桥决定将主力和电台转移回冀东根据地，留下小部队配合地方工作。黄云带10余人活动在宁城北部及围场东南部；高桥带20余人坚持在中心区。

高桥带22人，翻高山，钻密林，与敌周旋，有时深入“部落”进行工作，有时打击小股敌人。敌人对他既恨又怕，派专门部队进行跟踪追击。3月29日，高桥部在八素台沟双庙，被200多敌兵包围。战士们进行浴血奋战，高桥身负重伤，仍掩护战友突围，最后壮烈牺牲。残暴的敌人把高桥头颅铡下示众，并大肆宣传八路军已被彻底消灭。可承平宁地区的抗日军民没有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他们掩埋了烈士的遗体，又继续战斗下去。黄云带10余名干部战士，在宁城西北部、喀喇沁南部地区，有时化装成工人去煤矿工作，有时到“部落”里活动，跟蒙汉人民团结战斗在一起。不久，在这里建立了第八区，杨舫任区长，王永任书记。周治国带工作队在叶赤线以东、朱碌科以西也开辟了一片地区，建立了第七区，李润斋

任书记兼区长。

4月底，郑紫明奉命率主力回冀东。5月，黄云回冀东向特委汇报工作。

陈革、宋兴帮、李会友与李新年、赵洪武游击队，一直坚持在平泉县城以北地区。他们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敌人对这支游击队恨之入骨，调集了3个讨伐队跟踪追击。1944年2月6日，李新年、赵洪武游击队攻打距平泉仅30里的樱桃沟警察所，警察全部被歼。接着，又打下宁城三岔口警察所。3月间，陈革带游击队在宁城龙潭沟被200余讨伐队包围，虽经奋力拚杀，终未突出重围，全部壮烈牺牲。4月6日，李春阳游击队在宁城乡长沟，被一营伪国兵包围，激战半日，少数人突围，队长李春阳、副队长徐建堂同20余名战士牺牲。4月25日，赵洪武游击队在宁城老西沟，被敌重兵包围，赵洪武带战士奋勇冲杀，给敌大量杀伤，但因敌我悬殊，苦战一日，班长邢珠等6人突围，10余人牺牲，赵洪武等18人负伤被俘。敌人严刑拷问，逼迫投降，但无一人屈服，后被日军用刺刀挑死。一区区长贺仲一，一直坚持在"无人区"里，有时到"部落"里进行工作，一次还组织群众把冒充八路军的日伪军打得头破血流。敌人派韩全福讨伐队跟踪追击，游击队在险恶环境下一直坚持在本地区，5月间被敌包围在札兰沟，在激战中，贺仲一光荣牺牲。

伤病人员的处境更加艰难。有60多名伤病员，由2名医生，3名卫生员负责，在承平宁交界的大森林里养伤。这里是"无人区"，开始，地方上还能送些粮食、药品，后来敌人严密封锁和搜捕，伤病员及医务人员得不到接济，每天转山沟，用树枝搭窝棚，住炭窑，有时只能露天过夜。没有粮食以野菜、橡子充饥，头发长了没法剃，衣服破了没法缝，过着野人般的生活。没有药品，很多人伤口化了脓。就这样，伤病员们与饥饿和伤痛斗争着。直到1943年11月底，高桥和郑紫明带部队找到了这批伤病员时，他们还穿着破烂的单夹衣，个个面黄肌瘦。看到这样情景，几位领导干部都流出了热泪。

承平宁地区的人民是坚贞不屈的，有上千人坚持在"无人区"

里,有的在"人圈"里坚持斗争。四区游击队遭敌人追击,在二道沟老虎洞隐蔽。胡杖子办事员魏德山,冒险从"部落"里筹集粮食送去。没有粮食了,把自家仅有的1只羊送去,羊吃完了,又把1只狗送去,直到敌人撤走,把游击队送出包围圈。十一道河子正北沟村村长赵芳,接受了坚持"无人区"的任务。他有时住山洞,有时住窝棚,生活十分艰难。但他经常与三区队和地方干部联系,传递情报,筹集粮食、鞋袜等,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宁城范杖子郭春年、黄茂荣一直坚持在"无人区",先后掩护8名伤员。因此,黄茂荣的父亲被敌人抓去杀害了。像这样可歌可泣的事迹不胜枚举。有许多不知姓名的人,他们默默的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工作着,把一切都奉献出来。据不完全统计,承平宁地区人民为支援抗日做军鞋、军袜各1万多双,军衣千余件,征粮90余万斤,有400多名青壮年参军参政,成为创建承平宁游击根据地的力量源泉。

四、承平宁地区的恢复与胜利

冀东基本区经过1944年"反蚕食"斗争,恢复了冀东抗日根据地,武装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为恢复口外抗日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1、恢复承平宁地区

1945年2月,冀热辽区党委总结了前段热辽工作的经验教训,做出了恢复和开辟热辽工作的决定。提出了收复"人圈",恢复口外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具体政策。指出恢复承平宁"首先要打通工作关系,恢复旧关系,开展新关系。"并要立即集中口外干部,进行恢复和开辟工作的培训,暂以口里或热南为阵地,向路北发展,并准备随时派出武工队。2月28日,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发出"关于1945年扩大解放区方案。"指出要在青纱帐时期开辟锦热路以北广大地区。冀热辽区党委积极做恢复口外工作的准备,一面培训干部,一面派出精干武工队出关活动。同年5月,决定方林任承平宁办事处主任。6月,区党委和军区成立了三支挺北支队。中路由十

五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地委组织部长宋诚率十一团和迁青平支队，于6月20日出关，攻克孟子岭、九虎岭、李杖子等据点，23日到平泉梓椤树川，随后攻克上谷车站。十一团向兴隆方向挺进，郝福洪率迁青平支队掩护承平宁和宁赤办事处干部，挺进锦承路北，向黄土梁子、柳溪、黑里河、八素台、喀喇沁公爷府一带活动，开展"人圈"工作，至7月底，返回关内休整。地方干部进行隐蔽斗争，秘密地恢复和建立关系，发动群众，积蓄力量，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

2、冀热辽部队挺进热河，承平宁地区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十五分区司令员赵文进，地分委书记宋诚率十一团和迁青平支队再次出关。郝福洪率迁青平支队于8月19日到达平泉小寺沟，经与苏联红军联系，20日，进驻平泉。主力十一团也很快到达，接收伪军投降，收缴武器，维护地方治安。

坚持在承平宁地区的地方干部，也积极接收伪政权，宁赤办事处主任张立文在宁城接收了马战城子、大名的伪村公所和警察分驻所。承平宁办事处民政科长李会友接收了凌源三十家子伪警察分驻所和村公所。8月底，热中地委派张立文、李会友去赤峰协助地下工作者王逸伦做接收赤峰工作。

8月底9月初，原在承平宁地区工作的干部140余人，由杨雨民、王垡载带队陆续回到热河，分别到承德市、朝阳等地做接收工作。

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作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有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它向世人宣告：在满洲国的腹地，人民的抗日斗争仍在继续，粉碎了"东北人民已被征服"的滥言；它的存在给热河人民的抗日斗争以鼓舞，使人民看到了恢复祖国山河的希望；它以五六百人的力量，牵制万余敌人的兵力，配合了其他地区的抗日斗争；它培养了一批地方和军队干部，他们在迅速解放热河，建设热河根据地中起了骨干作用。

承平宁地区抗日斗争的胜利，是党中央、晋察冀中央分局和冀热辽区党委正确领导的结果，也是承平宁联合县广大干部人民，不

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结果。4年中，有300多名干部战士的鲜血洒在承平宁大地上。高桥、陈革、贺仲一、包文胜、刘元存、赵洪武、李新年、裴文合、丙丁火……他们都是在强敌面前无所畏惧、宁死不屈的民族英雄，承平宁地区的人民永远怀念他们。

4年中，有近千名群众惨死在敌人之手，他们有的在同敌人战斗中牺牲，有的为参加抗日工作，坚持“无人区”而遭杀害；有的被捕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有的被折磨致死。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他们的英雄事迹，将永垂青史。

（选自中共承德地委党史研究室、承德地区历史学会、承德地区中共党史研究会编《党史文选》，1992年，内部出版，第116～139页）

丰滦密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及其发展

崔　璞　朱继宗

抗日战争时期，位于北平东北部长城线上的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游击根据地，创建于1940年6月。由于密云地处伪华北统治区，滦平、丰宁在伪满洲国日军占领区，这块根据地处于两敌区的结合部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加之地理位置处于燕山山脉中段，东有雾灵山，西有云蒙山，境内长城关口有古北口、白马关，还有纵贯密云、滦平的北(平)承(德)铁路，堪称东北和关内的咽喉要冲。因此，敌人在这块地区编织了一张由宪警、特务、汉奸政府和乡村保甲政权共同构成的严密统治网，并沿北承铁路和丰滦密周围屯驻重兵，有日本关东军第九独立守备队所属3个大队，伪满洲国第五军管区所属步兵第五、第八旅及混成第五旅、日本驻北平华北派遣军所属第十五独立混成旅团等。敌人经常以军事进攻和"强化治安"并举，进行"扫荡"、"蚕食"。

冀热察区党组织在众敌把守的严峻复杂形势下，创建了丰滦密抗日游击根据地，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丰滦密抗日游击根据地创建成功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主力部队打开局面，站住脚，地方游击队积极配合维护。

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条件首先是要有一支抗日武装部队，以战胜敌人，发动民众。早在1938年6月，八路军宋(时轮)邓(华)纵队遵照毛泽东关于"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指示，分两路由平西斋堂出发，开始向冀东挺进。邓华率三十一、三十三大队经延庆、滦平白马关进入密云，宋时轮率三十四大队和独立营经昌平、滦平四合堂进入密云。后由四纵政治部主任伍晋南率三十六大队由承德小白旗，途经滦平长山峪，打下张百湾窑沟门火车站和金沟屯警察分驻所，由丰宁凤山转攻赤城。在滦平、昌平之间，留下钟辉琨率领一支游击队

以滦平秋场、大地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并建起滦(平)昌(平)密(云)联合县。此次主力部队虽没有站住脚，但在丰滦密人民心中留下深刻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种子，给以后开辟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根据形势发展，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于 1939 年底提出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三位一体战略任务。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是一个大胆而有气魄的设计。为了坚决完成“开辟平北”的光荣任务，八路军晋察冀步兵第十团奉命挺进丰滦密地区。1940 年 4 月 20 日，由参谋长才山、政治部主任吴涛率十团三营及团直机关部分工作人员，自宛平县珠窝地区出发，过八达岭，越平绥路，在敌人据点的空隙间夜行晓宿，经延庆、昌平、滦平等县境辗转进入密云北部的石塘路至白马关一带，选水川作为中心活动区。

5 月 21 日，十团团长白乙化率领第一营和团直属队从平西出发，挺进丰滦密地区。途中，首战昌平沙塘沟，毙伤伪满洲军 60 余人；在山神庙歼伪满洲军 1 个排；又攻克滦平琉璃庙据点，俘伪警察 70 余人。5 月底，到达密云石塘路、赶河厂，与三营会师。十团遵照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 的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的指示[①]，采取“隐蔽发展，内线开辟地区与外线作战掩护相结合”的活动方针，谋求尽快打开局面，站住脚跟。留三营七、八连继续活动在白河两岸，掩护工作团开辟地区，派三营九连到滦平四海一带活动，建立连结平西的交通线。白乙化率一营跨越长城，深入伪满境内的丰宁、滦平地区，展开外线作战，吸引敌人，掩护内线开辟。

1940 年 9 月 1 日，敌纠集密云、丰宁、滦平等地日伪军共 4000 余人，步骑配合，对丰滦密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始了为期 78 天的大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418 页。

"扫荡"。敌人采取"多头并进"、"合围聚歼"、"纵横扫荡"、"反转电击"等多种战术，残酷地进行烧杀，妄图乘我军立足未稳，一举消灭或驱逐，扑灭人民抗日火焰。

鉴于敌强我弱，十团采取避强击弱、内外线结合的反"扫荡"方针。白乙化率一营插入敌占区，乘虚打击敌人，开辟新区，才山和吴涛率三营留在基本区内，发动群众坚持斗争。经过十团灵活机动的战斗，与日伪军激战达37次，夺取了反"扫荡"的胜利。11月28日，敌军被迫分头撤兵。由于主力部队积极作战，丰滦密根据地随之由初建时4个区扩大为8个区。

为扩大反"扫荡"的胜利成果，1940年12月15日，十团一营在营长王亢指挥下，在冯家峪南湾子击毙由滦平白马关撤向密云的日军铃木大队哲田中队90余人。这一举动震惊了敌人，鼓舞了我军士气，坚定了丰滦密人民的抗战信心。由于八路军曾数次进入丰滦密地区，均因敌伪控制严密和筹措棉衣给养困难而没有站住脚，因此人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树叶落，八路军走"。冯家峪战斗消除了群众的疑虑，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十团主力部队的信赖和拥护。

1941年6月，丰滦密抗日游击根据地由8个区扩展到16个区，根据地的日益发展壮大，严重地威胁着敌伪统治。因此，1941年10月4日(农历八月十四)，伪华北和伪满敌人联合对我丰滦密根据地开始了持续两个月的毁灭性大"扫荡"。丰滦密抗日斗争进入了困难时期。十团主力经过艰苦奋斗，终于扭转了严重困难局面，抗日力量得到一定发展。到1943年上半年，人民抗日力量由下降阶段转为再上升阶段。

十团主力部队在开辟丰滦密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深懂战争的伟力之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所以，他们努力发展地方游击队组织。十团抽出一批干部充实到地方工作团，分成8个组，划分4个区，广泛发动群众，收集民间枪支，组织地方游击队。1940年7月，在张家坟一带成立了丰滦密一区游击队——白河游击队;8

月，又在三区赶河厂一带组织起白马关游击队；12 月底，以白河游击队、白马关游击队、四海游击队为基础，在王庄整编组成丰滦密游击大队，辖 3 个中队，共 350 余人，师军任大队长、刘力生任教导员。此后，又新建起北方游击队、长城游击队、渤海所游击队等抗日武装。

县、区游击队具有人熟地熟、运动灵活等特点，他们时聚时散，有力地牵制、打击敌人。当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时，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坚持内线作战，有时也转移到外线寻机袭击敌人。如长城游击队，1941 年 4 月，攻打了滦平境内火斗山火车站。7 月，又配合主力攻打了巴克什营伪警察署。

地方游击队又是主力部队补充兵员的后备力量。如丰滦密游击大队经过半年的战斗锻炼，战斗素质显著提高，队伍人数有很大发展。1941 年 6 月，在赶河厂正式升编为十团二营，赵立业任营长，刘力生任教导员。十团因此由两个营扩编为 3 个营，总人数增加到 1500 人。

丰滦密游击大队升编为主力后，1941 年 9 月，又将白河游击队、汤河口游击队和县政府警卫队合编成为新的县游击大队，番号为平北游击总队第四大队，王振东任大队长。

除地方游击队外，还有不脱产的群众性自卫军武装组织。自然村建自卫军小队，大村建中队，区建大队，县建立抗日武装委员会（简称“武委会”），领导自卫军工作。自卫军主要任务是站岗送信、防奸防特、保卫村政权、保卫抗日物资，战时抬担架、运送物资、侦察、带路、破交、配合部队作战等。

丰滦密抗日游击根据地创建成功，主要依赖主力部队、地方县区游击队和民兵（自卫军）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强大武装力量齐心协力，并肩作战。此后，又因此而使这块基地得以巩固和发展。

2、党组织起到核心战斗堡垒作用，加强了政权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斗争的领导核心，党的建设是根据地建设的首要任务。1940 年 6 月，建立了中共丰滦密联合县工作委员会。

在工委领导下，丰滦密党的建设在抗日的烈火中逐步展开。首先，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选拔群众抗日积极分子参加训练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7月，工委在王庄、水堡子一带举办救国会干部训练班，近百名群众骨干参加了学习。学习内容有党的基本知识、军事常识、群众工作常识、阶级问答、社会主义等。八路军十团团长白乙化，工委书记马力、组织部长胡毅等都为训练班讲了课。学习结束后，发给学员结业证书。经过培养，8月，西湾子村孟成志等被吸收为党员。1941年春，丰滦密联合县建立了第一批党支部，内有西湾子中心村党支部，书记孟成志；张家坟中心村党支部，书记任永如；捧河岩中心村党支部，书记郭朝庆等。3月以后，随着丰滦密抗日根据地的逐渐巩固，党组织也获得较大发展。1941年5月，党员发展到200多人。8月，正式建立中共丰滦密联合县委员会。9月，山区较小自然村建立了党小组，大村和中心村建有党支部；平原地区，大部村庄也建起了党小组；全县党员总数达到700人，党支部70个。基层党组织一旦遭受破坏，为尽快恢复党的工作，减少损失，部分村庄还建有"平行支部"，或有一二名不参加本村组织活动，归区委直接领导的"特别党员"。当时，党组织一直是秘密活动，党员未经批准不能向任何人暴露党员身份，党员干部都以公开的社会职务作掩护对外开展活动，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党小组）之间禁止发生横向联系。中共丰滦密联合县工委在会议制度中规定：区委不召开支部联席会议，支部也不召开党小组或党员大会。发展党员均个别秘密履行入党手续，不搞集体入党。党员都有1至6个月的候补期。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困难时期，县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成为坚持斗争的骨干和带头人。提出"哪怕只剩下一个村庄、一个山头，也要坚持到最后胜利"。在严峻形势下，大多数党员响应党的号召，不屈服、不动摇，坚持斗争，但也有些党员被敌人的一时疯狂所吓倒，动摇了抗日信念，少数党员甚至脱党投敌。对此，县委及时进行了党组织整顿。首先，审查党员，重新进行党员登记，

对动摇不定或自愿退党的党员不再予以登记。如二区原有 128 名党员，1942 年审查清理后，除牺牲者外只登记了 64 名。年底，又发展党员 32 名。通过整顿，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显著增强。北庄是敌人据点村，北庄党支部坚持领导北庄人民机智地与敌人进行斗争。党支部派党员打入并掌握了伪政权，秘密为我传递情报，并多次按时完成我政府布置的粮款、鞋袜征收任务。党支部还先后在敌人鼻子底下锄掉 5 名汉奸特务，救出了被敌人抓捕的区干部林杉。十六区区长于海龙、区委书记商连义（商子金）来于营子、虎什哈、五道营子一带开辟工作时，在邓厂的杨树沟被叛变的区小队杀害。十三区区长马云龙，在汤河口、长哨营一带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他勇敢机智，多次孤身巧妙地打击敌人，一时威震敌胆，使敌人谈“龙”色变。1941 年 8 月 6 日，马云龙到长哨营的二道沟北圈子开会，突遭敌军包围，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1942 年 4 月 8 日，1000 多敌人突然包围丰滦密联合县政府驻地臭水坑，县长沈爽带领 100 余名干部、战士奋力拼杀，宁死不当俘虏，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饮弹自戕。这些党员、干部，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中，不屈服、不动摇，坚持斗争。他们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成为全县军民学习的榜样，激发了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是抗日根据地存在和巩固的主要标志之一。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共丰滦密联合县委成立后，立即着手村抗日政权的建设。由于敌伪已经建有一套以“村甲制”为中心的伪基层政权体系，抗日政府当时又不具备摧毁伪政权的能力，因此，执行两面政权政策，允许伪村甲长在不损害抗日利益的前提下应付敌人。同时，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伪政权人员加以争取改造，使伪政权逐渐转变为中间两面政权，进而转变成亲我的抗日两面政权。在比较巩固的地区，则取缔伪村甲长，委任抗日村长，建立起抗日的一面政权。1941 年秋，又在山地巩固区进行了村政权整顿和选举，以不记名

投票方式，由群众选举出正副村长和村政委员，有的村还建立了村代表会。通过选举产生的村政权包括各抗日阶层的代表，有利于团结各种抗日力量，调动各阶层的抗日积极性。到 1941 年冬，全县 17 万人口中，完全脱离敌伪统治的人口已达 7 万人。

3、**军爱民、民拥军，血肉联系、生死与共。**

丰滦密人民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团结一致，相依为命，同生死，共患难，处处为人民着想。1942 年春，有些群众被敌人搞"集家并村"，从山沟里赶进大川"部落"，在"部落"里，饥寒交迫，瘟疫病流行，很多人死亡。如白庙子"部落"仅有 400 口人，1942 年一年里就有 160 余人死在"部落"中。十团部队官兵为这惨状十分焦急，军政人员全部行动起来，向群众宣传"山外不如山里保险"，"赶快回山里种地，否则有挨饿的危险。"经如此动员和组织，"部落"里的人纷纷往山沟老家逃。1942 年底，仅八区"部落"外群众已由 15 户增至 50 户。

"部落"实行"配给制"，每人每年只配给少量杂粮、半斤盐、1 盒火柴、3 尺布。许多人常年吃不饱肚子，终年穿不上衣服，有的人只在腰间围一块破布，有的全家只有一条破裤子，谁外出谁穿。十团部队想方设法给"人圈"里的群众捎些食盐、布匹和治病的药品，感动得人们落泪，称八路军为救命恩人。

十团为不打扰群众，尽量不住民宅。自己发明创造出用花旗布做帐逢，住在山窝里，晚上睡觉将帐逢一支，下面挖一个大坑，敌人来搜剿，帐逢一收就转移，既不劳民，又方便作战。

在艰苦的斗争中，部队给养困难时，人民群众想方设法给部队搞粮食。当部队缺员时，山地人民娘送子、妻送郎，纷纷把亲人送到部队，仅河西就有 297 名青壮年补充到十团。张家坟村的邓玉芬大娘，先后献出了全家 6 位亲人。早在十团组建白河游击队时，邓大娘就先后送大儿、二儿、三儿参加游击队。1942 年初，正当斗争最艰苦的时候，邓大娘又让四儿、五儿参加了自卫军，并支持老伴任宗武积极参加抗日斗争。不久，邓大娘的老伴和四儿、五儿都为坚

持“无人区”斗争牺牲了，大儿、二儿也先后阵亡。邓大娘忍住悲痛，毅然又把身边仅剩下的六儿送到了部队。六儿以后也光荣牺牲在战场上。邓大娘是为抗日战争甘愿牺牲一切的革命老妈妈，是丰滦密人民的典型代表，人们赞颂她为当代的“佘太君”。

在凶残的敌人面前，人民用鲜血和生命保护自己的部队。水堡子邱凤英大娘在敌人“圈”住全村百姓，搜查八路军时，毅然挺身而出，把一个被“圈”住的十团侦察员认作干儿子。敌人不相信，对邱大娘百般盘问和威吓，邱大娘沉着镇静，从容对答，终于瞒过了敌人，保下了侦察员。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正因为在丰滦密这块土地上，建起了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和摧不垮的血肉长城，才克服了严重困难，战胜了强大敌人。

4、发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力，调动多方面的抗日积极性。

毛泽东指出：“抗日、抗日，是谁之力？离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① 在地区开辟过程中，丰滦密党和政府认真贯彻执行我党“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明确抗日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要容纳多方，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团结地方上层分子，这是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地方上层主要指封建地主、士绅等地方实力派。他们多少年来一直占统治地位，在地方有相当大的实力和影响，他们有剥削人民的一面，又有遭受日本侵略者歧视、打击，与日伪有一定矛盾的一面，除极少数人认贼作父，甘心充当汉奸者外，大部分人具有爱国思想，是同情或赞成抗战的，这是团结争取他们的基础。为此，县委、县政府对上层做了大量工作，利用登门拜访、开士绅座谈会、发慰问信等多种形式，与上层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并于 1941 年成立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682 页。

了县参议会，参议员中开明士绅和国民党员占相当比重。参议会对抗日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督，协助政府开展统战和敌工工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另外，还在抗日两面政权地区实行了村政联席会议制度，抗日村干部和伪村甲长通过开联席会形式共商村政。在村政权选举中，也按一定比例选举上层进步分子参加村政权。如张家坟中心村 1941 年冬选举出 6 名村政委员，其中有 2 名开明绅士。在党的统战政策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上层分子站到抗日方面来，为我筹措粮款，购买物资，提供情报，掩护我干部伤员等。黄石塘村上层分子邱瑞明家就是我军政干部的经常驻所。金叵罗村地主张毅民和溪翁庄村地主王仲三大力支持子女参加抗日工作，张毅民的儿子和侄子均为革命而牺牲，王仲三的女儿和侄子都成长为抗日干部。

丰宁塔前村贫苦农民袁水，因受贫寒逼迫，当了“水字杆”土匪首领，他带领的一支队伍活跃在丰宁、滦平、密云等地。1940 年秋，在滦平老来沟，经平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段苏权、十团团长白乙化做细致工作，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终于走上抗日救国道路，这支队伍被改编为晋察冀军区步兵十团特务大队。收编后，袁水带着特务大队配合长城游击队攻打了巴克什营伪警察署、丰宁小白旗警察分驻所。这支部队在丰滦密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袁水曾在 1944 年 12 月光荣地出席平北地区群英大会，成为我党在平北地区有影响的统战人物之一。

县委在开展统战工作中，还注意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顽固派做坚决的斗争，打击他们的反动气焰，从而进一步鼓舞和教育了进步阶层。

（选自中共承德地委党史研究室、承德地区历史学会、承德地区中共党史学会编《党史文选》，1992 年，内部出版，第 97～109 页，有删减）

日本侵略军在宽城制造“无人区”

中共宽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在宽城大规模地制造“无人区”。其范围：东起青龙河西岸的双松汀，西抵滦河东岸的兰旗地，长约150公里；北自冷岭子(后延伸至锦承铁路南)；南至长城，宽约100公里。遍及现今行政区划的25个乡镇、180个村。这块“无人区”环境之艰苦，斗争之残酷都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日伪从局部到全面制造“无人区”

宽城位于河北省的东北部，地处燕山山脉东段滦河流域。北连平泉，南接迁西，西邻兴隆、承德县，东与青龙、凌源接壤。全县总面积1952平方公里，辖3个镇、25个乡、202个行政村，人口217491人。宽城县原系青龙县所辖的5个区，两县以都山为界。抗日战争时期，隶属迁(安)青(龙)平(泉)联合县。1945年从青龙县分出，划为青西县；1947年改为青平县；1949年又划归青龙县；1963年建宽城县。

1939年，我晋察冀挺进军挺进冀热边，冀东地方部队和许多抗日游击队蓬勃发展，战斗在长城沿线。1940年9月，周治国带领青平游击队，越过长城到都山西北部的宽城境内松树沟一带开展武装抗日斗争及开辟游击根据地活动。以松树沟为落脚点，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宣传联络工作，5个多月间发展成有280人的地方游击队。不久，建立青平工作团，周治国任主任，葛春生任副主任，转战于长城内外，从1940年到1941年底，这支游击队出关打了许多漂亮仗，其中比较振奋人心的是巧袭伪峪耳崖金矿、夜攻三道关、激战城子岭，共歼灭、俘虏日伪军110多人。同时，还建立了大地、碾子峪、板城、孟子岭4个区政权，25个党支部，发展党员270名，

报国会员600多名。这不仅鼓舞了宽城人民的抗日斗争，而且对于敌人统治、掠夺及把这一地区作为确保满洲，进而侵占华北，扩大其侵略的前哨阵地形成了严重威胁，青龙日伪要人在县治安强化工作会议上惊呼："八路军游击队已撬开了我满洲大帝国西南国境的南大门，不可小视。"因此，敌人视这里为极不良地区，提出所谓特殊"肃正"，实际是对这里人民进行围剿、屠杀和镇压。

伪青龙县政府根据1941年西南地区防卫司令部制定的《西南地区肃正工作实施要纲》把"肃正"和重点置于青龙、兴隆、滦平3县的武力镇压计划，也确定把青龙的"肃正"重点置于宽城大地村（原叫永河中心村，辖4个村）。这是一个军事追击和政治迫害相结合的计划。按照计划，青龙先后增建14个警察讨伐大队（从东北长春、兴安省、间岛省调来6个）。其中派驻宽城境内8个（不包括原在宽城已驻的巡防队、特搜队、道路警备队等3个队），共1800多人（11个讨伐大队是：张金池、张雪涛、朱盛林、范文、姜大祥、刘岐、王锡祉、刘丰年、李墨林、于友三、赵辅辰，即称张金队、张雪队、朱盛队、范文队、姜大队、刘岐队、王锡队、刘丰队、李墨队、于友队、赵辅队）。仅大地就驻守400多人，确实警宪林立，敌特遍地。为加强长城沿线"肃正"力量，1943年下半年，宽城内地5个警察署中两个警察署改为国境警察署，即白台子、大地，下设8个分驻所，各署由原来40多人驻守猛增至80多人。1942年又调来日军八〇四部队（500人）驻扎在亮甲台。

敌人也深知"长城沿线抗日武装力量的抵抗活动之所以意外的坚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同民众的结合。"因此，敌人一手依靠武力征伐，另一手紧紧地伴随残酷的法西斯政治统治。日伪统治者煞费苦心，采取了一系列的野蛮措施，实行所谓"匪民分离"、"建立绝缘体"，即大搞"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无住禁作地带）和"集团部落"（人称"人圈"），对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政治围困和经济封锁。

宽城的"集家并村"和制造"无人区"是同步进行的。大体分为局部试点和全面推行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41年8月。伪青

龙县政府在青龙国民优级学校召开有全县各机关、各协和会、各警察署、各村公所头目参加的"集家并村动员大会"。大会由伪青龙县副县长西岛宽(日本人)宣读《青龙部落建设通告》及"集家并村命令",而后县协和会本部、日本宪兵队头目讲述所谓"集家"工作意义和具体时间、方法、步骤。大会决定把大地村作为首批试点,并成立县集家工作指导部,主任由西岛宽兼任。大地"集家"试点组织机构是:集家工作五人小组,下设武装班、巡视班、拆房子队。另外命令大地警察署、警备队,县本部驻孤山子中队、大地日本宪兵分遣队、大地协和会分会、大地村伪自卫团共 350 人在集家工作组统一指挥下,所谓"协同作战"。集家工作组组长由伪民政科科长桑春担任,副组长由伪民政科街村股股长王子合担任,组员 3 名(其中 1 人是翻译)。动员大会后的第三天,大队人马窜赴大地。

集家工作组副组长王子合设计《大地标准部落方案》,大受主子赏识。此方案规定大地中心村公路沿线上建立 3 个武装防备"部落",即大地、熊虎斗、木匠屯,需迁 22 个自然村。"部落"规格 200 米见方,四周修筑石墙,墙高 3 米,宽 1 米,四角设有炮楼,东西大门两个,墙上加设铁丝网,警戒线放在突出位置,墙外土壕围城。"部落"间隔 5 至 20 华里。据王子合在 1984 年供认:"那时山区部落建设以方形为原则,避免多角形,不要靠山依岗,以有利我方军政活动,不利共方出入。"

方案批准后,任务交付各班。武装班负责武力督迁,巡视班负责巡回检查,协和会搞欺骗舆论宣传,拆房子队负责拆烧,真是一片白色恐怖。敌人的主要措施是:不搬——烧,拒者——抓,逃者——杀。搬出搬入限定 10 天,违者以"反集家罪"论处。最惨是松树沟 8 个自然村。瓦房沟 3 个自然村,120 户,500 多口人全部搬入大地。最远的是 10 几华里,700 多间房子全部拆烧。被赶居民到"部落"只好先住露天地。在"集家"中,枪杀刀挑、活活烧死 13 名,至于挨敌人棍棒的不计其数。当时敌人把老百姓赶入"人圈"后,紧接着划"无住禁作地带"。规定"部落"10 华里以外全部是"无人

区”，并埋上“无人区”界碑（1米见方的标准板石，松树沟、破城沟将此石保存到建国后，到“文革”期间被损坏），然后宣布“部落”法规，给自卫团配备武器。

敌人在这里折腾1个半月，宣布所谓试点（也叫实验区）圆满结束。强迫22个自然村的1800多口人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家园，进入“人圈”，在敌人刺刀尖下过着非人的生活。烧毁房屋800多间，毁地1600多亩，划为“无人区”面积40多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90%以上。

试点结束后，伪青龙县政府组织各级要员到大地进行所谓参观学习。1942年3月在全县全面铺开，村村派驻集家工作队；到1943年3月，宽城境内修筑“部落”99个，集合自然村1382个，“集家”户数28100户，占总户数82%，“集家”人口124000人，占总人口的85%，“无人区”面积117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70%以上，毁地23万亩，损失房屋23000间。

野蛮的“三光政策”与“人圈”的悲惨生活

“治安肃正”实质上是对中国人民的围剿、屠杀和镇压，其残暴手段是：烧光、杀光、抢光，这是日伪军在“无人区”里的主要暴行。

烧光：就是彻底烧毁人民居住和抗日武装力量的活动条件，使游击根据地庐舍为墟，林木为灰。宽城“无人区”烧的最惨的是王厂沟、松树沟、大汉沟等三大川游击根据地。1942年春，驻孟子岭日伪军在1个半月里，去王厂沟讨伐7次，烧了7次。全庄230多间房子被烧的片瓦无存，10几名无辜群众被活活烧死，在山上住的“猫山户”，敌人更不放过，放火烧山，一片片山林化为灰烬，漫山焦土。元宝盖张兴华家被烧8次，最后没啥可烧的了，敌人一看院外碾子轴、井梁架是木头的，便倒上汽油给烧了，碾子给掀翻了，水井给填死了。那时节，村村户户碧血殷殷，烈焰腾腾。据冀东区抗战8年灾情统计：敌人在宽城“无人区”里烧房（不包括拆毁）9800间，烧死牲畜11000头。

杀光：就是敌人企图把反满抗日人员斩尽杀绝。他们采取“扫荡”屠杀、检举屠杀、狱中屠杀、秘密屠杀等多种形式，在宽城“无人区”境内制造许许多多的骇人听闻的惨案。其主要惨案是：

大屯惨案：1941 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敌人为搜捕周治国游击队，以报峪耳崖金矿、城子岭、三道关的惨败之恨，伪青龙警务科长、绰号屠夫程野正（日本人）纠集喜峰口、董家口、三道关、孤山子等日伪军 300 多人，对大屯实行血腥大屠杀。一个 400 多户的村庄被杀害 187 口人，烧房 530 多间，杀绝了 14 户、50 多口人，有 19 户各杀剩下只有 1 口人。刘振久 1 家 10 口人被敌人用刺刀活活挑死 5 口。当时仅 13 岁的幸存者侯永会，被敌人一连捅了 7 刺刀，至今背上仍留 7 处伤疤。这场惨案中还烧死毛驴 10 头、猪 120 口、羊 350 只，粮食 30 万斤。

暖河塘惨案：1941 年 4 月 26 日，驻承德 70 多名日军武装护送 3 只军用货船，从滦河直下。到宽城贾家安被我何子桥部队阻击，敌人气急败坏，下午 4 点多钟，敌人疯狂扑向暖河塘，刀砍火炼 15 人，一个 17 户人家有 15 户死去了男人，成了“寡妇庄”。

王厂沟惨案：1943 年农历七月十五日，敌人为彻底摧毁王厂沟这块抗日游击区，伪热河省警务厅 纠集承德上谷宪兵队、于友三讨伐队和孟子岭、喜峰口等日本守备队近 5000 人，对王厂沟 9 个自然村实行灭绝人性的 8 天大屠杀、毁青。庄稼逐块割，山林逐座烧，猫山守土抗战的居民被逐洞杀，8 天毁庄稼 700 多亩、屠杀百姓 112 口。其中杀绝的 45 户、90 多口人。王厂沟的关界村有 31 口人，只杀剩下关贞瑞 1 人。当时关贞瑞 7 岁，全家 6 口，被杀 5 口。爷爷为保护 3 个孙子，被敌人割掉舌头，挖掉双眼，父亲被枪杀；11 岁的哥哥被鬼子一刀劈死；4 岁的弟弟被摔死在山崖；母亲被敌人蹂躏后开胸剖腹悲惨死去。

敌人在宽城“无人区”是三天一讨伐，五天一“扫荡”，实行“梳篦山林”、“断臂绝瘤”，几乎哪天都有人惨死在敌人屠刀下。1943 年 9 月 13 日，张雪涛讨伐队去井家庄讨伐，将我 1 名抗日人员抓

捕，绑在苇子沟西河套木桩上，敌人150多人给打了活人靶。据参加打活人靶先开第一枪的张雪队队员宁永满在1966年12月29日审讯中供认："那次讨伐烧了井家庄11户，55间房子，抢走毛驴7头。'人圈'外连人带物一齐划罗，那个抗日人员骨头还挺硬，我头枪没打心口窝上，他还骂我狗娘养的，熊种一个。"据统计，敌人在宽城"无人区"讨伐"扫荡"制造大小惨案153起，其中屠杀20人以上的就有85起。从1942年春到1945年春，组织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7次，其中在关里5次"治强"时期，关外5次大"扫荡"最为残酷。1942年伪青龙经费总开支5087627元，其中"讨伐"、"治安"费为2350003元，占总经费的44%。

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屠杀和镇压"无人区"人民的暴行，不仅发生在"人圈"外，而且也见于"人圈"内，在"人圈"内也实行检举、屠杀。伪满制定的《时局特别刑法》规定内乱罪、背叛罪、思想犯、国事犯、嫌疑犯、经济犯等50多种，尤其是规定"预防拘禁"、"保护监察"等条款，给日伪军警特提供任意捕人的无限特权。

1942年3月9日，伪青龙宪兵队、警务科对大地、熊虎斗、榆木岭、椅子圈、唐杖子等24个村庄实行一次大检举，抓捕420人，惨杀340人，其余判刑。仅唐杖子一处就杀害100多人。1942年5月、10月、11月，敌人在宽城搞了三次大检举、大屠杀，伪热河省高等法院派人坐镇判决，抓捕213人，在宽城街南山根杀死164人，其余送往承德、鞍山。1943年1月，伪热河省警务厅特高科长高石（日本人）亲临宽城坐镇指挥检举，抓捕1500人，杀死410人，当劳工630人。

有的检举纯属拿着中国人民生命当儿戏。1943年1月13日，宽城日本宪兵队带着相面先生到洪杖子检举，把全庄人集中到东沟门，让相面先生相面认定哪是八路军，哪是共产党，结果当场胡乱点名，抓走27人，杀害8人，其余判刑。更为荒唐透顶的是：1942年春，驻亮甲台日伪军在亮甲台街搞检举，把全庄人圈在一起，让所有人都张着嘴，敌人逐个检查，谁牙白就抓谁。敌人的理由是：凡

是牙白的都是八路军，因为八路军爱刷牙。1942年冬，徐家店有一家娶媳妇，亲朋好友前去道喜，宽城特搜班闻讯赶到，从新郎、抬轿人、贺喜人中检举10多名送往宽城。

从1943年至1945年初，敌人搞检举次数之频繁，规模之大，杀人之多极为惊人。1943年12月30日，敌人在全县99个"部落"里搞大型检举，残杀2000余人。仅塌山一带就杀害800多人。山家湾子两个"部落"，从1943年到1945年检举46次，被检举341人，被杀79人。

1943年夏，伪青龙日伪机关别出心裁实行"防范月"，在特务股长赤种（日本人）指挥下，在宽城境内抓"浮浪"300多人，押了1个月。

敌人的屠杀，凶狠残暴，花样翻新，亘古少闻。什么"断食空腹"（不给饭吃，强迫招供）、"倒栽莲花"（倒头活埋）、"军犬舞蹈"（让狼犬扑身乱咬）、"内滚绣球"（把人脱光衣服放进电钉满钢针的的木箱里，盖上盖顺地乱滚）、"电磨粉身"（把人放在电磨里碾成肉酱）、"枪刺沙袋"（把人放在口袋里敌人练习刺杀）、"钢针刺骨"（用钢针扎人致命处）、"火烧活人"（将人身倒上汽油，点燃烧死）、"虾公见龙王"（把人头脚捆在一起，像虾一样投入水里淹死）、"木桩勒马"（把人绑在木桩上活活勒死）、"电动绞死"、"开膛取心"等等。1944年5月8日，大地日本宪兵分遣队队长吉尾带领大地特搜班去南沟门讨伐检举。将我青山口村干部王福、邢金堂抓捕，带到大地小西沟门，毒刑追问我八路军情况，王邢二人至死不说，破口大骂。敌人恼羞成怒，将二人开膛把心肝取出。当场，叛徒马君捧着两位烈士血淋淋的心肝对其主子说："食人心脑聪，吃人肝眼明。"日本鬼子吉尾当场吃掉心肝，并赏马君10块银元。至于灌煤油、辣椒水、凉水，压杠子，砍头，刀铡那是到处可见的刑法。据冀东区抗战8年灾情损失统计：敌人在宽城"无人区"检举抓捕21750人，其中杀害13400人。

抢光：就是抢空游击根据地一切财物，不让我抗日人员立脚生

存。敌人每次讨伐“扫荡”，除杀人，抢财、抢物、抢牲畜外，还要抢人。1943年初，姜大讨伐队去县西野鸡峪、椁椤台、蘑菇峪一带讨伐，抢来20多名青年妇女，威逼嫁给手下官兵。据《日本法西斯八年来在边区暴行》一书中记载：八年抗战时期，宽城“无人区”被抢走大牲畜250头、猪羊68000只，抓丁要夫75万，抢走衣服14万件。

“人圈”是人间地狱，吃、穿、住、行无法言状。

吃无粮：由于天灾敌祸，土地荒芜，有许多“部落”连年颗粒不收，只好夏吃野菜冬吃糠，树皮扒尽山菜吃光。王厂沟刘殿阳全家5口人，有一角子（折合一市斤）小米吃了半个月，小米没了，没办法把枕头糠倒出来吃掉了。那时，富人过年肉山酒海，穷人吃糠咽菜。有的户到过年用柴禾换点豆腐渣就算过好年了。

穿无衣：十七八岁的大姑娘穿不上裤子，见人躲在“避羞坑”里的事不足为奇。一年四季换不上衣服，几件衣服全家人轮换穿的比比皆是。

住无房：有的住碾道棚、门洞子、破庙，即使有个住处的户也是马架子房，拥挤不堪。隆冬满屋飞雪，炎夏臭气熏天。晚上睡觉能盖上破麻袋片、破簸箕就算将就户。蔡家峪“部落”周占尧妻大雨季节生孩子没处生，只好把孩子生在水没膝盖的碾道里，起名叫“水生”。

行不让：“人圈”里实际是个“集中营”，人们行动受到严格限制，检举、查户口家常便饭，一天出入身带“许可证”，通过岗楼如过鬼门关，浑身上下搜个遍。1942年腊月，王厂沟刘殿甫因外出超过规定时间，岗哨不让进“部落”，结果冻死在碾盘上。1943年6月，破城沟肖印发因下地种萝卜误了时间，被敌人活活打死。当时流传这样几首民谣：

“早上菜，晌午汤，晚上糠粥照月亮”。

“三间马架房，四面没有墙，天上雪花飘，身上没衣裳。”

“人圈百姓没法熬，租税重利息高，穷人头上三把刀。

借债、上吊、坐监牢。”

这就是日寇制造的“人圈”里中国人的悲惨生活。不仅这样，“人圈”一到夏季，污泥浊水满地，苍蝇臭虫成灾，鼠疫、伤寒、霍乱、痢疾、疟疾、疥疮广为流行，每天冻、饿、病死屡见不鲜。1942 年夏季，大地“部落”传染疥疮，死了 30 多口人。当时人们说：“生疥先由手上行，腰里转三转，屁股扎老营，毒气归一就丧命。”蔡家峪“部落”800 多人，平均每年疫病而死 100 多人，从 1942 年到 1945 年，死了 300 多人。家家陈尸，户户嚎啕，人死无人抬，就地房中埋。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所谓“建设部落，自兴乡土”的“人圈”生活。据统计，八年抗战时期，全县冻、饿、病死在“部落”的有 8500 人。

党领导军民开展“无人区”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

无论日本帝国主义怎样摧残，“无人区”军民始终没有被征服。在党的领导下，他们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反“集家”、反“扫荡”、反“经济封锁”的英勇斗争。

在反“集家”斗争中，迁青平口外 4 个区党组织最初在 1941 年至 1942 年发动群众不进“人圈”，挖山洞，坚壁清野，利用伪政权采取缓进。王厂沟党总支下设 4 个分支部，一共 42 名党员，总支提出每个党员包 3 至 4 户，做好不进“人圈”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全体党员的带动下，全村 130 户人家、560 口人，进“部落”的只有 20 户(大部是富户人家)、90 口人。其余 110 户都誓死不进“人圈”，守土抗战，坚持山地斗争。大家有一个共同决心：敌人烧了瓦房的，盖草房，烧了草房，挖山洞。车道子武装班长高巨，为保存实力，长期坚持山地斗争，他在山上挖了 3 个洞，敌人破坏这个洞有那个洞，日夜与敌人巧妙周旋。他风趣地说：“狡兔有三窟，我高巨有三洞。”据统计，宽城境内不进“部落”的有 11000 户、4 万多口人，占总户数的 30%

在发动群众不进“人圈”的同时，各区党组织还发动报国会、民兵等组织拆毁“人圈”。1942 年冬，大地四总区在区长刘玉昌的指挥下，带领全区 360 名青壮年，拿着锨镐，直奔大地“部落”，一夜间

把四面围墙刨倒，拆除800多间房子，吓得大地伪机关人员纷纷逃往青龙。1942年春，驻孟子岭日伪军要搞小“部落”并大“部落”，还要大批移民。此消息被王厂沟武工队获悉，武工队长李希云带领20多名武工队员，乔装打扮，进入孟子岭“部落”，张贴传单，揭露敌人阴谋。“人圈”群众得知情况，纷纷逃走，使敌人的阴谋计划遭到破产。在最初反“集家”斗争中，各区党组织还发动群众“拔钉子”，就是秘密除掉鼓吹“集家并村”，为日本侵略军卖命效劳的“铁杆”汉奸特务。铧尖金矿警察分驻所集家工作队武装班长张警长是个无恶不作、洋奴相十足的坏家伙，在集家修“部落”时，害人不少，人称“张万恶”，当地群众恨透了他。青平办事处主任张真理与南沟门武装班羿永来、高英、羿彬、宫永贺等9人共同研究，决定在农历六月十三日（当地风俗每逢六月十三日家家吃包子，以祭龙王爷送闺女），让宫永贺出面，在羿焕民家请张警长吃包子，其他同志埋伏在院落周围按预定计划行事。结果将张万恶捉捕，带到梁后给“铁锨盖被子”（指活埋），除了铧尖一大祸害。从此，汉奸特务再不敢轻举妄动，叫喊“集家并村”、修筑“人圈”时大施淫威了。

到了1943年上半年，敌人又加紧“集家并村”，斗争相当残酷。而机械地执行拆毁“人圈”，白天修，夜里拆，群众已承受不了，情绪大大低落。正如1943年12月30日《冀热边情况报告》一文中指出：“清瀑两川（现宽城、孟子岭、化皮、塌山等乡）则因我同志在执行破坏‘人圈’工作上过于机械，促成了‘人圈’与我对立。并与‘圈’外坚持的群众对立。现清瀑两川周围有10余个‘人圈’，敌已发枪。对我仇恨很深，敌对这带的摧毁亦相当残酷，杀人很多，铲青很重，因此，仅保住了100左右户的群众未进‘人圈’。各区党组织，及时总结前段反‘集家’工作经验教训，克服‘左倾’情绪，将工作重点转入‘人圈’，争取‘人圈’群众，力求站脚求存”。因此，各区先后派出大批优秀党员干部，深入“部落”，隐蔽发展党组织，宣传揭露敌人“集家并村”的阴谋，组织群众千方百计对付敌人，瓦解敌人，解除“人圈”武装，重点打击集家工作队，开展合法与“非法”相结合

的斗争，争取由敌人绝对控制转变为两面政权，执行广泛统战政策。关心“人圈”里的群众疾苦，组织群众走私贩布运粮，开展抗税斗争。“人圈”内外相濡以沫，死牢般的“人圈”又出现生机，不少“人圈”可以进行公开、半公开工作，甚至可以进驻游击队，许多“部落”还建立了党组织。“圈圈”有党员，没有白点“圈”。有60%由敌人绝对控制变为抗日两面村，其余“部落”基本由我方控制。大汉沟杨树沟我办事员共产党员王彩章、王友清深入亮甲台“部落”，通过伪甲长（真心向我，假心向敌）耐心做伪军反正工作，使张鸣远等8名伪军携带6支大枪、1支手枪、伪币270元向我投诚。这一举动给驻亮甲台日伪军很大振动。

敌人原计划1942年完成“集家并村”任务，一直到1943年也未彻底实现。“集家并村”搞的越凶，反“集家”斗争演的越烈”。据统计，1944年一年从“人圈”逃出有1万多人，其中200多名青壮年参军、参政了。原讨伐大队长李墨林在供词中说：“一九四三年以后，日伪搞‘集家并村’那么紧，治安强化强了半天，啥事没顶，西南国境更紧张，反而让共产党八路军给我们强化了。这说明人心不可辱，‘人圈’圈不住人们的抗日思想。”

1941年到1943年间，长城里敌人大搞“五次治安强化运动”，长城外大搞“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这一时期，侵华日军对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军事进攻疯狂到了极点，由迅速的“鲸吞”政策转变为长期的连续的重点“讨伐”、“扫荡”，其铁蹄所到之处，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企图根本摧毁游击根据地军民生存条件。为坚持抗战，巩固游击根据地，英雄的宽城人民，与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形式多样的反“扫荡”斗争。

在反“扫荡”斗争中，宽城各级党组织，按照迁青平联合县委指示，充分发挥各个群众组织的作用，实行全民皆兵，村自为战，山自为战，人自为战，使敌人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

“人圈”外坚持斗争的广大群众，平时除努力生产、多打粮食，支援抗战外，还站岗放哨、传递情报、转运物资、护理伤员、做军衣

军鞋，抬担架、背伤员、运子弹、破公路、炸桥梁、捉特务、拿汉奸等等；“人圈”内群众与“人圈”外群众紧密配合，出人出物，共同奋战。

1942 年春季，伪青龙警务科、宪兵队纠集全县 10 几个讨伐大队共 3000 多人，对宽城境内特别是都山周围、王厂沟、老亮子、塌山、清河口一带游击根据地实行“梳篦式”的大“扫荡”。“人圈”外广大群众，在各区党委的亲自指挥下，组织近万名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破交战”。宽城境内，在同一天夜里，将喜峰口至宽城、宽城至平泉冷岭子、宽城至青龙大转、宽城至汤道河等主要公路干线，挖壕沟、毁桥梁、割电线、砍线杆，一夜共破路 360 里。王厂沟 20 多名青年报国会一夜破路 15 里，割电线 100 多捆，捣毁电话机一部。亮甲台王彩章一人就割电线 238 斤。使敌人的交通、通讯一度处于瘫痪状态，给敌人“扫荡”设下严重障碍。群众说：“这叫砍‘大腿’，摘‘耳朵’，让他们有腿不能行，有耳不能听，让他们成聋子、成瘸子。”

在反“扫荡”中，民兵显示出了巨大作用。他们实行劳武结合，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平时团结群众，发展生产，战时保护群众，保卫生产。他们与正规军、地方武装相结合，创造了“三打”(迎打、侧打、尾打)“三快”(快战、快决、快撤)的急袭战术，到处积极消灭敌人。

1942 年 5 月，伪青龙县副县长西岛宽(日本人)到宽城的亮甲台巡视。巡视毕，企图再去朝阳山下达“剿共”指示。此情报被我四区游击队获悉，游击队与当地民兵近 20 人及时乔妆冒充伪副县长及随从人员，顺利开进朝阳山，正在日伪人员组织夹道欢迎之时，一举端了警察分驻所，打死 3 人，打伤了 10 多人，缴获长短枪 20 支。战斗结束，立即撤出。

1943 年 5 月 10 日，大地的瓦房沟民兵得知青龙的 1 汽车日伪军准备向宽城开来，立即把情报向区长齐冲、三区队队长赖邦报告，赖、齐 2 人决定埋伏阻击，民兵紧密配合。当夜，赖邦领两个连埋伏在二道沟公路右侧，齐冲带领 20 多名民兵埋伏在公路左侧。第二天上午 10 点左右，1 汽车全副武装的日本军进入我伏击点，

双方开了火。战斗没用1个钟头，胜利结束。这一仗，生俘1名日军，其余全部击毙。随后，把战俘转送晋察冀，又由晋察冀转送延安，后来，这个俘虏参加了日本反战同盟组织。

为了粉碎敌人的疯狂"扫荡"，我主力部队灵活转移，进行或准备适时的胜利反击；地方部队坚持游击战，与敌人扭打纠缠；"无人区"民兵和非武装的广大群众大搞"麻雀战"、"破击战"、"地雷战"等，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民兵三位一体，实行外线与内线的配合作战，夹击敌人。

1941年到1943年，迁青平口外4个区，有3个游击队，即马伶队、吴允增队、李克勤队。"人圈"外武装民兵组织村村都有。

1942年春，为配合基本区反"治强"斗争，打击日军在热南的"集家"、"讨伐"、"扫荡"，冀东八路军主力团进入热南地区，举行战役出击，拔熊虎斗、汤道河、亮甲台等日伪军据点，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

在3月21日攻打熊虎斗战斗中，大地"部落"外坚持斗争的300多民兵配合马骥连队毁路炸桥，阻击日伪援军。在武装民兵中队长李清波的带领下，将峪耳崖南新店子长沟大桥炸毁，将熊虎斗至北大岭松岭、青龙二道沟所有公路电线杆全部砍断，为主力部队攻克敌据点铺平道路。战斗打响后，敌碉堡守军负偶顽抗，陈凤与参战民兵中队指导员刘文付立即打了20斤白面浆子，用它把炸药贴在3个碉堡墙上。一点火，碉堡被炸毁，20多名守敌丧命。主力部队乘胜发起总攻，激战8小时，歼敌40多人，俘虏36人，缴获机枪5挺，三八枪、手枪61支，手榴弹两箱。

1942年夏，驻大地于友三讨伐队准备上马尾沟、苋草沟、南沟讨伐，陈凤带领10几名民兵提前将沿途及公路两侧多处埋上地雷。埋雷方法很巧妙，真真假假，虚实结合。路的头一段埋上假雷，上边写上"此处有地雷"5个大字，其余路段埋的都是真雷。日伪尖兵刚一开始不敢行进，只好停下排雷，排了半天发现都是假的，敌长官发火训斥手下："你们让八路军游击队吓成这个样子。"于是下

令继续前进，结果地雷在人群中开了花，死伤不少，无奈返回老窝。同月，陈凤还带领民兵把地雷埋在牛心山日军驻营地的操场旗杆底下的讲台旁。有一天早晨，日军正要集合下令出去讨伐，没等头目登台讲话，踩上地雷，轰隆巨响，炸的全操场人呜呀喊叫，讨伐也没去成。

1943年5月13日，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中权率侦察连和十三团特务连在王厂沟埋伏，一举歼灭春田中队150多人。这场战斗中，王厂沟配合紧密，参战民兵20名，组织担架15付，运子弹，抬伤员，送水送饭，要路阻击。战斗后，有一个残敌逃窜蔡家岭，被我民兵蔡坤、蔡庆、蔡广军、蔡振云、刘殿义、刘殿存、石佳成等人用镐头、石头打死。这次歼灭战，极大地鼓舞了热南人民反"扫荡"的信心，民兵在这场战斗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敌人不甘心其"无人区化"政策受挫，于是从1943年初就增兵热南。伪青龙调集全县讨伐大队，驻青龙全境500多名日军(其中驻扎在宽城境内350人)开赴宽城，企图以最大决心争夺与摧毁这一地区，斗争空前残酷。《一九四三年冀热边情况报告》一文中记载："都山周围最残酷。差不多没有人了，都山东北一带，因当中相隔的'无人区'太长，我无法突击过去，因而工作退了回来"。确实这样，都山北部亮甲台、车道子一带坚持"人圈"外斗争的群众只剩高巨等108人，人称"梁山一百单八将"，这108人，大部分是民兵骨干。民兵武装班长高巨责成爆破能手李中洲在戏子沟土法建起兵工厂，土制炸药、手榴弹，武装地方民兵和游击队。他们机动灵活战斗，哪里有利就在哪里打，普遍打小仗，分散消耗敌兵力，对配合我冀东军分区组织热南战役行动，具体落实《关于恢复热南地区的决定》精神，对"无人区"开展反"扫荡"都起了良好作用。

据统计：从1941年"集家"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宽城民兵在反"扫荡"斗争中，参加大小战斗150余次，其中独立作战40多次。至于平时捉"舌头"，拿岗哨，掩护群众，不计其数。

在反"扫荡"斗争中，妇女表现也很坚强。他们做军鞋、军袜、军

衣，及时支援前方。1942年冬，战斗在王厂沟一带的我冀东主力部队，因没换上冬装，王厂沟妇女主任刘素珍组织全村妇女在山洞一连忙活7天7夜，赶做120件军大衣。没有灯，就用松明子，没有扣子，就用布裹铁片代替。八年抗战，宽城广大妇女，做军鞋52357双、军衣10090件。1943年夏季，我1名抗日人员在刘素珍所住山洞养病，没有药，刘素珍只身闯入兰旗地敌"部落"取药。一路历尽千辛万苦，巧妙躲过敌人道道关卡，终于把药取回，将病治好。

1944年冬天，驻孟子岭日伪军要去南天门讨伐及"围剿"游击队，南天门警防所日伪军把南天门紧密封锁，不准出入。这时，我李克勤小股游击队正在白草洼一带活动，肯定会遭遇受挫。让谁送情报？妇女主任当机立断，让自己8岁的女儿郭永兰送去，人小不被敌人所注意。因此，大人将一纸情报塞在永兰的小辫里，小永兰及时把情报送给游击队，游击队安全转移。永兰在回来的路上，被敌人哨卡 拦住，敌人还在永兰脑门上捅了一刺刀，至今伤疤还在。

柳树底下15岁的小妇女主任裴彩凤，在1942年春季反"扫荡"中，为转移敌人目标，保护我抗日人员及群众生命安全，主动引敌人多次追捕自己，一天多跑了好几个庄，扮装好几伙，装哑巴、装傻丫头、装童养媳，巧妙与敌人周旋。

1941年到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严重的困难时期，敌人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我"无人区"军民开展了顽强的反经济封锁斗争。

宽城南临长城"四口一关"，即青山口、艾峪口、潘家口、喜峰口、铁门关。敌人重兵把守着这些关口，并规定关口外10里范围为特别管辖区，不许住人耕作，也不准行人来往，否则打死勿论（实际是扩大了"无人区"）。1943年8月，为加强这一地区"肃正"力量，由驻扎在宽城孟子岭的道路警备队监修沿宽城境内长城沿线的一条横贯汽车路。敌人日夜巡察，在内地要路设置许多道关卡、检查站，严防关内外走私贩运。

敌人的经济封锁，使"人圈"外生活异常艰苦。无房只好常年住在土窑石洞，无粮只得以野菜树皮充饥，没有锅就用破铁锹片代

替，有的把倭瓜掏去瓤煮饭吃，什么绝招妙法都想出来了。姜杖子报国会主任宁春，家被烧4次，一切皆空，但坚持不进“部落”，住在山洞里，给伤员做饭没有锅就用香炉碗煮饭。

为打破经济封锁，在区村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地积极组织地下运输队，每队少则三五名，多则十几名，从关内运粮、盐、布。当时开辟三条交通线即从青山口——大地——板城——平泉梓椤树；艾峪口——野鸡峪——大前坡峪——承德县上谷；喜峰口——柏木塘——王厂沟——塌山——承德县八家。各条干线沿途设若干交通站。物资从关里运来，各站及时转送。我主力部队出关时也经常给群众带些食盐布匹及小米、花生、板栗等。地下运输队为躲避关卡，出入关都是爬老边（指过长城墙）。

1942年春，为解决我抗日人员及群众吃粮，瓦房沟民兵班长杜连清带领民兵到大地“人圈”里截敌车2辆，获粮食5000斤。

大汉沟我办事员、共产党员王彩章多次身入敌穴，给我部队及地下党解决军事地图、望远镜、骡马、办公用品、药品、武器及其它奇缺物品，现保存物品收据50多张。1942年3月，宽城五区干部组织100多名民兵到白台子砸毁伪配给所，获300多尺布，还有大量鞋、衣等物，分给了“猫山”群众。1942年2月，骆驼厂朱荣献出小米2100斤，伪币1600元，支援抗日人员，迁青平县联合政府授予朱荣“支援抗日模范”光荣称号。板城岔沟开明士绅李知方主动献手枪5只、手榴弹15枚、子弹104发，武装了马伶游击队。

每年秋收一到，“猫山”群众快打快收，家家藏好军粮。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保证吃粮不难。1942年春，大地日伪军去松树沟一带讨伐过后乡亲们还未返家，正好马骥连队出关到此，中午做饭无粮，怎么办？战士们发现各山洞有藏粮的特殊记号，打开一看，装粮家具上写有“军粮”二字，部队指战员看后，无限感激地说：“敌人经济封锁锁不住我抗日群众热爱子弟兵的一颗心。”

在反经济封锁斗争中，广大群众创造出许多办法，深入虎穴夺，要路隘口截；组织小分队搞地下运输；利用小商贩为我捎货代

运；组织青壮年拉船运货，挖煤采金；发动妇女土法织布，山洞养蚕，以解脱我经济严重困境。都山周围、王厂沟、滦河两岸的“猫山”群众搞的比较好，吃、穿、花有了一定保障，达到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根本要求。

在坚持“无人区”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军民、军政团结，舍生忘死，万难不惧的英雄事迹。

在1941年王厂沟开展冬季反“扫荡”中，我地下党员郑紫阳同志，在刘殿贺家开支部会，报国会骨干刘殿贺在院外给放哨望风。突然发现敌人已进庄，刘殿贺赶紧进院送信，随手打开后窗叫同志们越窗突围，谁知双手刚举起窗户，敌人一枪打中他的腹部，肚肠流出，10岁小闺女刘凤珍急忙给他把肠子往里塞，他一手捂住腹部枪口，一手使尽全身力气咬牙托住窗户，除老郑1人外，其他同志们都突围了，可刘殿贺却倒在血泊里。当时，刘殿贺的妻子正在坐月子，她目堵丈夫惨死情景，悲痛万分。但为了老郑的安全，刘妻强忍悲痛，翻身下炕从锅底下抹点黑烟脂，就往老郑脸上抹了几把。接着，把老郑按在炕上，盖上自己坐月子的破被子，让老郑躺炕装病不说话。当敌人进屋逼问时，刘殿贺妻镇静自若，说自己丈夫患病，敌人一看又黑又脏的老郑脸，信以为真，折腾一阵就走了。老郑脱险了，年轻的刘妻永远失去了自己的丈夫。

1942年8月18日，驻孟子岭日伪军去王厂沟搜山讨伐，王厂沟群众在区长张永年的指挥下，把20多名重伤员抬到石湖上的乌拉草沟石洞里，伤员和群众刚转移到山洞里，敌人就进山了。共产党员刘殿琢妻怀抱不满一周岁的小男孩因无奶水“哇哇”直哭，刘妻怕哭声引来敌人，全洞伤员及乡亲们生命安全就有危险，于是用奶头活活把亲骨肉堵死。像这样舍子为亲人的事，8年抗战中王厂沟就有34例。其中用奶头堵死的8名，摔死3名，捂死7名，坐死2名，掐死7名，毒死4名，用水浸死3名。这些孩子大至4岁，小到刚出生几天。

在敌人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中，王厂沟群众生活最艰苦，敌人

几次割青，颗粒未收。李贵珍全家5口人常年吃野菜，吃的全身脬肿流清汤，但所藏军粮一粒不动，后刘妻被日本军杀死在大盘店上。

王厂沟共产党员、支部组织委员李西满被捕入狱，在敌人法庭上，不惧严刑拷打，面对凶恶敌人放声大笑，在“天灯”(指火炼)刚刚点起时，李西满还高呼“共产党万岁！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像这样英勇牺牲的王厂沟共产党员有22名。

五区区长共产党员张百明被捕后，拒敌重金收买，壮烈牺牲；六区区委书记高守训被敌包围只剩一颗子弹，最后宁死不投降，与敌人同归于尽；七区区长张永年刀落脖子还高喊“抗战到底”；青平办事处主任张真理被600多敌人包围，为掩护同志们撤退，献出年轻生命。仅1943年一年，6个区就牺牲5个区长。特别值得怀念的是，经李运昌司令员亲自教育走上革命道路的椅子圈上层人物我办事员孙井华，1941年2月被捕入狱，坚持狱中斗争，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敌人使尽毒刑，孙守口如瓶，不吐周治国游击队一名一姓，就义前，还在狱中写了血书，告知亲人永远跟党走。

1945年6月，“无人区”斗争已坚持第5个年头。英雄的宽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宽城共牺牲134000人，其中共产党员950人，占党员总数的60％；30个支部只剩下18个，144个党小组只剩下36个。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冀热辽区党委、冀热辽军区根据上级指示，组织三路大军，挺进东北。中路大军6月17日由十五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和地委组织部长宋诚率领挥师北上，17日出喜峰口，21日进抵宽城，22日进入锦热路南。所到之处，将宽(城)喜(峰口)公路两侧的孟子岭、南天门、九虎岭、三异井等19处的日伪据点及“人圈”攻破，宽城各区基干队及广大武装民兵组织，紧密配合，在宽城全境向敌伪展开猛烈进攻，消灭敌伪，解除“人圈”武装。8月11日宽城全境解放，沦陷13年之久的宽城人民重见天日。

（选自中共宽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宽城党史资料》，第二十二期）

承德县"集家并村"及"无人区"情况[1]

中共承德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一、街村名称

全县共1街23村。

承德街(现承德市)。

全县23个村:两家村、汤泉村、二道河村、头沟村、高寺台村、三沟村、老爷庙村、双峰寺村、庄头营村、千柏河村、六沟村、野猪河村、砖瓦窑村、上板城村、新杖子村、安匠村、塘头沟村、下板城村、上谷村、小寺沟村、暖儿河村、全宝河村、车河口村。

二、警察署及其所属分驻所

头沟警察署下属:高寺台、两家、东三十家子、双峰寺分驻所。

三沟警察署下属:六沟、野猪河、五道河、老爷庙分驻所。

安匠警察署下属:小白旗、新杖子、刘杖子、砖瓦窑分驻所。

下板城警察署下属:上板城、上谷、小寺沟、大石庙、孟家院分驻所。

流河口警察署下属:八家、北台分驻所。

三、"部落"名称

全县共448个"部落"。

两家村21个"部落":刘家沟、西三十家子、杨树林、小庞家沟、上台子、碾子沟、庞家沟、横道子、小庙子、六全地、山嘴、东沟、鹰手

---

① 这份材料是根据伪热河省总务科于伪满康德十一年(1944年)绘制的承德县行政区划图和有关"集家并村"资料,经与现地名核对整理而成。

营子、岗子、小杨树沟、郑栅子、齐家营、李家营、南沟、两家、四全地。

汤泉村 19 个"部落":湾子、营房、东三十家子、坡西沟、窑沟、南山、老爷庙、木匠沟门、平台子、陕西营、大营子、转角房、梁东、孤山、烧锅营、汤泉、朱家营、椴木沟、头道河子。

二道河子村 27 个"部落":十一道河子、十道河、九道河、石虎沟、金杖子、上五道河、仓子、石子沟、下五道河子、三道河、上二道河、二道河、三家、北杖子、山神庙、大山嘴、甲皮山、窑上、唐杖子、致和堂、榆树底、岗子、白庙子、下局子、下院、上院、荒地。

头沟村 20 个"部落":大营子、平房、头沟、三块地、瓦房、上仓子、上河北、下河南、兴隆山、东南荒、北台子、南沟;南梁、唐杖子、陕西营、郭杖子、下河口、张三营、东营子、乔杖子。

高寺台村 24 个"部落":北沟门、二块地、东双庙、西地、营房、头块地、高寺台、马家营、纪家营、龙潭、王营子、车家营、三岔口、兴隆街、南观音堂、北观音堂、东黄土坎、山湾子、甸子、西黄土坎、李家营、下南山、新房子、上窝铺。

双峰寺村 8 个"部落":大庙、老西营、三道河子、双峰寺、小东沟、干沟子、头道窝铺、贾家营。

老爷庙村 23 个"部落":梁底、平台、黑山沟、西二沟、西北沟、老烧锅、双庙、英杖子、肖杖子、小南沟、黄杖子、老爷庙、新兴、南沟、仓子、大营子、平房沟门、曹碾沟、墩台、河南、三棵榆树、小河西、大店。

三沟村 11 个"部落":解家营、拐子沟、大庙、岔沟门、西大道、房身沟、北杖子、三沟、东庄、朝梁沟、苏家营。

六沟村 31 个"部落":北孤山、房身沟、屈家沟、梨树沟、北水泉、榆树沟、北沟、小老爷庙、平台、四沟、上坡子、西沟、河北、墩台、东山嘴、东水泉、东窑、阎家沟、牛旺沟、中六沟、六沟、后五沟、西窑、前五沟、南窑、旗杆沟、郭杖子、刘杖子、下杖子、河东、南沟。

野猪河村 22 个"部落":七家、孟杖子、跳沟、帽灰石、大葛杖

子、药王庙、毛兰沟、河西、六道河、南孤山、石灰窑、山湾子、野猪河、沙金沟、柳树营、小范杖子、梁杖子、大范杖子、西山、河东、磨石沟、兰道河。

上板城村18个"部落":御营、边家沟、三家、西大窑、上台子、秦家沟、松树沟、周营子、小上沟(陈家沟)、西大庙、三道湾、山嘴、白河南、上板城、三道河、老爷庙、大槟榔沟、黄旗湾。

干柏河村15个"部落":东平台子、西平台子、三清观、骆驼山、前片石、小房沟、刘家营、小北营、小南营、漫子沟、大营子、孟家院、前营子、毛杖子、扁担沟门。

庄头营村10个"部落":焦家庄、陈家沟、双庙、袁家庄、马家庄、大石庙、大营子、太平庄、东营子、西营子。

砖瓦窑村9个"部落":北地、冯家营、郭家营、横水流、砖瓦窑、秋窝、上栅子、三道湾、下栅子。

新杖子村13个"部落":鹰手营子、和尚沟、涝洼、双庙、两益城、苇子峪、新杖子、小营、四方营、东营子、南台、二道营、孟家庄。

安匠村19个"部落":四道河、下旗、安匠、双碾、黑沟门、两间房、大窝铺、河东、河南、湾子、北台、刘杖子、干湾子、胡家营、大甸子、小西营、金厂、山神庙、陈庄。

塘头沟村9个"部落":一间房、新民庄(顺道地)、塘头沟、德惠堡(八道沟)、小白旗、三岔口、太平营(涝洼)、大谷道、康乐庄(榆树底)。

全宝河村9个"部落":北台、三岔口、王家庄、桲椤树、北湾子、大营子、石峦子、南洼、北营子。

车河口18个"部落":三岔口,三道河子、大坡、西洼、车河堡、乔木梁、东化鱼沟、大连坡、新道、天杖子、石佛、流河口、车河口、大杖子、王杖子、高杖子、邢杖子、新立屯。

暖儿河村23个"部落":北杖子、杨树底、大营子、徐杖子、北湾子、何杖子、满杖子、西北沟、中杖子、二道河、柳树底、料北沟、深水河、桲椤台、朝梁根、叶杖子、三岔口、八家、东荒、前窝子、东炉、大

彭杖子、西庄。

上谷村31个“部落”：屈家沟、赵家沟、西坎、阎杖子、郭杖子、马杖子、杨树沟门、娘娘庙、上院、大杨树沟、小杨树沟、煤窑山、上谷、吴杖子、朱家营、河南、赵家院、西南庄、良杖子、榆树沟、柏窑、下杖子、干沟子、干沟门、兰窝、黄杖子、料北沟门、松挠沟、于家院、二道沟、后松树沟。

下板城村36个“部落”：石洞子、赵家庄、王杖子、甲山沟门、上台子、吴家厂、河南、山嘴、张家店、南营子、小狼窝、大狼窝、头道沟、小郭杖子、积余庆、中磨、乌龙矶、西台、柳树底、北湾子、大杖子、瓦房、胡杖子、下板城、东庙、杨树林、大平台、杨家庄、朝梁子、路通沟门、干沟门、小平台、北圈、台坎、辛家庄、老梁沟门。

小寺沟村15个“部落”：胡杖子、水泉、河沟子、雅图沟、大庙、后甸子、佟杖子、仓子、下杖子、南三家、姚杖子、小寺沟、犬窑、单家店、袁家店。

承德街17个“部落”：狮子岭庄、亲人庄、正义庄、宝喜庄、狮子园庄、罗汉堂、殊像寺庄、狮子沟、二道河、棒槌山庄、喇嘛寺、红石峦庄、雹神庙、康宁庄、太平庄、共荣庄、水泉庄。

四、“无住禁作”地带

在全县23个村内，有9个村内部分地区划为“无住禁作”地带。

安匠村：分布于现安匠公社的岭沟、黑沟、大窝铺沟里；金厂公社的陈庄、南大洼、金厂、小西营的一部分，窄道沟大部分；刘杖子公社的胡营、松挠沟、北台沟里；一间房公社的六道沟，后沟各一部分。

塘头沟村：分布于现滦平县涝洼公社的南三道沟、二道沟、五道沟、涝洼、大龙潭，两间房公社的大栅、大石门。承德县东小白旗公社的乱水河、八道沟里、榆树底、白旗沟里。

新杖子村：分布于现刘杖子公社的孟家庄，二道营南部；新杖

子公社的苇子峪、两益城、新杖子沟里；老爷庙公社双庙沟里。

全宝河村：分布于现大营子公社的大营子、北营子、北湾子、柠椤树一部分，八卦岭全部；柳树底公社的王家庄、三岔口、北台、西台、柳树底、北湾子、瓦房沟里各一部分。

上板城村：分布于老爷庙公社大槟沟、房身沟；上板城公社白河南沟里。

车河口村：分布于现兴隆县车河堡、解放、大杖子、孙杖子等公社。

暖儿河村：分布于现满杖子公社料北沟、柳树底、满杖子、大梁根、徐杖子等南部山区；八家公社南北山区；现宽城县的小前坡峪、洪杖子、于杖子、塌山、化皮溜子、缸窑沟等公社山区。

下板城村：分布于乌龙矶公社老梁沟门；大平台公社小平台沟里；武场公社的狮子沟、石洞子。

二道河村：分布于现太平、下院、十一道河、五道河等公社东南部山区。

（选自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编委会编《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1992 年，内部出版，第 438～442 页）

丰宁县的“集家并村”和“无人区”

中共丰宁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丰宁位于伪满洲国西南境界。1942 年，日寇为阻止八路军进入，把丰宁境内黑河川，南从古子房，北到老丈坝 200 多华里的国境线划为“无人区”，成为其制造的东起绥中，西至丰宁县坝头的千里“无人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划出“无住禁作”地带，砸上木桩，不准人进入，如发现有人进入就开枪射击，打死勿论。

丰宁县的“集家并村”，是 1942 年春在靠近边境的南辛营、青羊沟、千松台等村先行试点的。那时，警察手持刺刀、棍棒，强迫农民拆掉房屋，搬进“人圈”。南辛营集家时，日寇下令：“小云雾沟要一夜把房拆光”。农民于永凤拆的慢点，房子就被警察放火烧掉，并遭一顿毒打。试点后，规定 1943 年 3 月至 6 月计 4 个月内，全县完成“集家并村”，各村必须把房子拆光搬完，如到期不搬或者反抗，就按反抗“集家”处理。

在“集家并村”过程中，农民忍痛拆毁房屋，又一次次的背运物料，修筑“人圈”。那时到处是残垣断壁，一片荒凉。“人圈”里的新房未建，旧房已被拆光，各家的东西乱堆乱放，有的男女老少露天食宿，刮风下雨也无处栖身；有的几家同住一处，地方窄小，人畜杂居，厕所与锅台相连，肮脏至极，以致疫病流行，又无医无药，经常死人。南辛营村 700 人，就死亡 130 多口。李凤春和王济民家都病死 5 口。天桥红旗营村龙潭上佟九州家 9 口人就死去 6 口。尽管这样，日寇仍不让农民盖房，而继续强令背石料，去修围墙和炮楼子。因此，许多人痛不欲生，西两间房乡马圈子村农民孙志庆被逼自缢。小兰营夏本走投无路，自杀身亡。

监工修围墙的警察十分凶狠，他们让南辛营出动 28 辆车，去给南岗子修“围子”。长工周成山走得慢点，就被外号“黑龙王”的警

察王永德一步一棍子的打，从小云雾沟一直打到榆树底下，棉裤被打烂，鲜血直流，屎尿满裤。西两间房警察分驻所警察黄金山、于连槐经常让群众跪成两排，轮着互相打嘴巴。塔前修"围子"时，警察硬逼有吃奶孩子的妇女，把孩子拴起来去搬石头。牛车昼夜运料，慢点就打，把好牛使得瘦成骨头架子，许多村的大牛几乎死光。波罗诺村农民，从大年初一就开始拉石头修"围子"，一直干到五月节，连地也没种上。

据调查统计，全县"集家并村"有 2265 个自然村，30285 户、152343 口人，共修"围子"277 个，占地 7600 多亩，拆掉房屋 5 万多间，荒芜耕地 7 万多亩。因"集家"被打死、逼死和疫病流行死亡的 2800 多人。"人圈"里的居民是毫无自由的。"人圈"围墙高一丈二三，宽五六尺，上边双层墙，可以在墙上走路、站岗，围墙四角炮楼矗立，"围子"大门上设有门楼，由自卫团员轮流站岗。日出开门，日落关门。农民白天干活，晚上下操跑步或轮流站岗。来客或出远门都要向村公所或牌甲长报告。警察到处乱窜，查户口、搜八路，见到谁家有好看姑娘、小媳妇，就进行调戏、奸污。人民敢怒不敢言，如有触犯，轻则遭毒打一顿，重则被扣上"思想犯"、"政治犯"等帽子，抓捕起来，进行迫害。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打粳米，骂白面，不打不骂小米饭。"一些公共场所都贴着"莫谈国事"等条幅，人民毫无自由。

（选自中共承德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暴行与血泪》，1983 年，内部出版，第 114～115 页）

日本侵略者在

隆化的“集家并村”

中共隆化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党我军在冀东长城南北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斗争。1941年3月，八路军某部指战员53人在隆化大两间房莹石矿活捉了3个日本监工。8月9日，八路军又袭击了黄家窝铺伪警察分驻所。从1942年起，我高桥部队深入隆化七家、大庙一带打游击。八路军、游击队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保护。

日本侵略者为了切断我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紧密联系，于1942年秋，在丰、隆、围交界的郭家屯区（五区）推行“集家并村”。他们首先把1600户、9100口居民，并入27个“部落”。1943年4月初到8月中旬，又在隆、滦、丰交界的四道营、太平庄、旧屯等地，修了25个“部落”，把2900户、18800口人赶入“部落”。同时，在隆、围、承交界的七家、大庙、荒地、中关、大坝等地实行全面“集家”，把3670户、14900口人，并入62个“部落”。并且把位于茅荆坝乡梨树营村东南的旗杆沟，划为“无住禁作”区。旗杆沟沟长20华里，30.38平方公里，内有耕地1136亩，辖7个自然村、20户，约70口人。上述三个“集家”区，共有114个“部落”，460个自然村，8200户、43000多口人，“集家”面积达2340平方公里。日寇为加强“治安肃正”，还在大庙、老局子、坝底、七家、三十家子、茅吉口等地增设6个警察分驻所。

日本侵略者对“集家”区人民的统治是惨无人道的。开始，人们被迫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生活的地方，去修筑束缚自己的人间地狱——“人圈”，被迫住进“人圈”以后则有地不能种，有家不能归，挨打受骂，惨遭迫害。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少地方发生敌人白天修好的“围子”，夜里又被拆毁的事件。大庙村的钟三曾带领两个八路军回到大庙，与群众一起，一夜间就拆毁两道六七丈长的围墙，放倒电杆10余根。事实证明，敌人切断我军民之间联系的企图是痴心妄想。事实适得其反，我军民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他们之间在抗日斗争中的配合更加默契了。

（选自中共承德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暴行与血泪》，1985年，内部出版，第112～114页）

日军侵华时期原承德地区部分县直接损失统计表

县别	死亡人数		伤残人数	被抓捕人数	被烧毁房屋数（间）	损失耕畜数（头）	土地荒芜数（亩）	备考
	总数	其中冻饿疫病死亡						
兴隆	29978	8994		15000	70000	30000		
青龙	7234			12000	87096	122000	98450	
宽城	13400	8500	13400	21750	230000	11000	23000	
承德	965			20277			150000	
丰宁	2800	500		250	50000		151000	
滦平	20700		750	1640	115416	8895		
隆化	118		237	400	1544			
平泉	12266	12266		4679	27472	500	88000	
合计	87461	30260	14380	75996	394500	172395	717450	

说明:① 有的县被抓捕、死亡人数是不完全统计。

② 有的县被抓捕人数、损失耕畜数和土地荒芜数未作全面统计。

（选自中共承德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暴行与血泪》，1985年，内部出版，第169页；县份、数字有补充，一些数字有核改）

日军在原承德地区实行“集家并村”和制造“无人区”概况表

县别	全县				集家并村				划“无人区”	
	总面积（平方公里）	自然村数	户数	人口	修部落数	自然村数	户数	人口	面积（平方公里）	占总面积%
兴隆	3690	2500	30275	137885	199	2000	22216	111825	1301	40
青龙	3310	1686	45980	229879	358	1219	33231	166199	2400	72.5
承德					448					
丰宁	8765	2517	33650	169267	277	2265	30285	152343	2000	23.1
滦平	3215	1199	43574	245410	543	720	25648	128240	230	7.2
隆化	6102	1150	29010	107226	114	460	8200	430000	30	0.5
宽城	1952			217491	99	1382	28100	124000	1462	70
平泉					127	1139	14600	71000	296	9
合计	27034	9052	182489	1107158	2165	9205	162280	1183607	7719	23.8

说明：① 划“无人区”面积中，青龙、丰宁的数字是依实际长度乘平均宽度推算的。

② 表中承德县、宽城县、平泉县的数字不全。

（选自中共承德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暴行与血泪》，1985年，内部出版，第168页；宽城、平泉数字系新补入）

惨案资料

白马川惨案

白马川在兴隆县城东北120多华里处。白马川警察分驻所有个警长叫刘贵才，他倚仗日本主子的势力，抢男霸女，无恶不作。当地群众对其恨之入骨。大家说："不怕枪刀火烧，就怕刘贵才走一遭。"

1940年8月中旬，我八路军游击队队长沈荣久，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带领战士在鞍子岭将刘贵才捕获，同时抓捕的还有8个伪警察。所俘警察经教育释放，只把刘贵才押至迷子地的十八盘就地处决。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白马川警察分驻所日警申春、滕田听到这个消息后，即从兴隆县警察署调来大批伪警，配合日军包围了白马川。他们用刺刀把群众驱赶到分驻所门前的广场上，四周架起铁丝网。一个青灰脸矮胖墩儿日军站在高桌上嚎叫了一阵，翻译说："皇军说了，要你们检举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要不，把你们的脑袋都切下来。"场上鸦雀无声。这个日本人恼羞成怒，一招手叫过来两个伪警察，从会场上把王立福、张奎林、张凤、贾成兰、孙贺禹、李永玉和一个被刘贵才凌辱过的妇女捆了起来。一个日本人一把夺过伪警察手中的一把刚刚烧红的烙铁，照着王立福的头上就是一下，"吱啦"一声，一股白烟升起，王立福惨叫一声跌倒在地。又是一烙铁，王立福头上出现两道深沟，昏迷过去。一桶凉水浇过后，王

立福睁开双眼，立即又被架起来。日本人又接过烧红的铁筷子，在王立福头上"吱吱啦啦"的烙着。张奎林、张凤、贾成兰、孙贺禹、李永玉也都被打翻在地，往嘴和鼻子里灌煤油、凉水。7个人受尽严刑拷打后，一个个被拉到东边大坑旁处死。

数日后，这伙日军和伪警察，又把三四百名群众圈到广场上，命令他们列队站好。伪警长赵玉璞，手拿一根滕条，滕条头上结了个大疙瘩，一排一排地打。群众管得清躲避不及，脑袋被打了一个窟窿，躺倒在地；一个姓张的群众的头，也被打得鲜血直流。群众怒目而视。广场前边停放着棺材，刘贵才的妻子披麻戴孝，哭哭咧咧，硬要群众一个个来给刘贵才磕头烧纸，而且还要念叨："×××给爸爸烧纸来了。"群众杨永德怒火万丈，第一个大步向前，大声念道："花钱了，花钱了，爸爸给你烧纸来了"。日军将他当场砍倒。第二个姓万的群众，死也不肯向前，也被日军砍了一洋刀。群众缪从善、葛成春被抓上来。他们立而不跪，昂首挺胸，怒目而视。两个日军嗷嗷怪叫，端着刺刀上来，又把他俩当场挑死。这时，狠心的日本人双鸟，立即拔出战刀，对准葛成春的胸膛就是一刀，刀落膛开，不多时摘出了他的心脏，挑在战刀上。然后，架起锅灶煮熟，被双鸟、来国两个强盗吞掉。

尽管敌人如此凶残，可是，广大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有的投奔八路军游击队，有的积极为游击队递送情报。1940年底的一个夜晚，我八路军游击队奇袭白马川警察分驻所，激烈的战斗进行了整整一夜。游击队冲过两道铁丝网，由于寡不抵众，不得不暂时撤出战斗。警察分驻所虽没拿下，但却把警长赵玉璞的脖子打了一个透眼，留下了"纪念"。后来，游击队在田家庄附近设下伏击圈，打死了日伪军40多人，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张春生　何连仲调查整理

（选自中共承德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暴行与血泪》，1985年，内部出版，第127～129页）

大屯惨案

李炳山等关于大屯惨案的调查报告

（1985 年 3 月 25 日）

宽城县碾子峪乡大屯村，座落在燕山深处、长城脚下的长河北岸，位于县城南部 76 华里，东距青（龙）宽（城）公路 20 华里，西离宽（城）迁（西）公路 10 华里。村前有京建公路（北京到建昌）通过，交通十分便利。南邻董家口，西靠铁门关、喜峰口，是长城内外交通要塞。

大屯村原属迁青平第五区，1933 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后，对这一地区的武力镇压愈演愈烈。这是因为，日益发展壮大的我八路军开始进入这一地区，群众抗日活动非常活跃。日军为实施武力镇压计划，加强所谓“治安肃正”，在这一带修筑了许多据点，警察署、所林立。

大屯村，东有三道关警察分驻所、孤山子警察分驻所、大地警察署；南有董家口警察分驻所；西有白台子警察分驻所、宽甸子警察分驻所、喜峰口国境警察署。特务、警察、宪兵、日本鬼子随时出没，“清剿”“扫荡”，抓人抢物，搜捕我地下工作人员，围追堵截我八路军、游击队，“集家并村”，修“人圈”，实行千里“无人区”，百里“无人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劳苦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一）

有压迫就有反抗，英雄的大屯人民，不堪忍受日寇的铁蹄蹂躏，汉奸特务的淫威恫吓，吓不倒大屯人民。大屯人民怒火中烧，奋起反抗了。

大屯广大人民群众在我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同敌人展开了

英勇斗争。1939年，坚持敌后抗日斗争的冀东军区李运昌部派人来到大屯。从此，大屯人民便同八路军并肩战斗，破交通、割电线、劫敌车，侦察敌情、传递情报，袭击敌人据点……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斗争中，给敌人以严重威胁。同年，大屯村在冀东抗日游击队队长周治国同志的帮助下，组建了以田保林、田成福、吴景荣为首的"反满抗日救国会"。翌年，大屯村成立了党支部。

1941年正月初三(旧历)，在大屯人民的配合下，周治国率领游击队一举拿掉了三道关据点，击毙日伪官兵4人，生俘30多人，缴获三八枪20支、手枪两支、机枪1挺，子弹两千多发。

拔掉三道关据点，给了日本侵略者有力的回击，震慑了忠实于日寇，甘心充当走狗的汉奸、特务。从此，英雄的大屯人民像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入敌人心脏。然而，敌人也把大屯视为极为"不良地区"，时刻伺机报复。

(二)

三道关警察分驻所被我游击队拔掉的消息传到青龙县警务科长日本人铃木耳朵里时，立时气了个半死。随即，铃木打电话通知喜峰口国境警察署，把日本人署长松岛臭骂一顿，并命令他立即带队出发"扫荡"。松岛随即派便衣特务彭守玉、沈恩福、李国顺等4人到大屯去刺探情况。

1941年旧历正月十五日，沈恩福、彭守玉、李国顺等4名特务身穿长袍大褂，头戴毡帽，化装成我八路军地下工作人员，悄悄地窜入了大屯。沈恩福等人在庄头碰上一个叫田贵的拾粪老头，就问他："周治国来过没有？"田贵说："没有！"随后他们就进了村，在庄里遇到一个小孩儿，沈恩福就说："你们庄来八路军了吗？"小孩害怕，回答说："来八路军吃饭着。"后又遇到牌长刘文山，刘又领着他们到刘廷付(我地下党员)家。特务假惺惺地向刘廷付说："我们是周治国队的，丢到这里两袋子子弹。"刘廷付说："周治国 根本就没到这里来。"特务就说刘廷付不说实话，将刘廷付毒打一顿，又把刘

廷付带到地主才海峰家，用井绳绑到才家的梯子上，严刑拷打，灌凉水、煤油，折腾得死去活来。后来有人把宽甸子警察分驻所的警士田广树（当时有病，请病假在家休养）找来。田广树认识这几个特务，于是就上前为刘廷付求情，在场的几个牌长也都纷纷上前为刘廷付求情说好话。彭守玉、沈恩福等特务见身份暴露，也就顺坎儿下驴，住了手。

为了不把事情闹大，免得全村人受连累，几个牌长把沈恩福、彭守玉等4名特务请到才海峰的屋里，上炕点上大烟灯，抽大烟（鸦片）。几个特务抽足大烟，又被请到伪甲长地主才国田家吃了个酒足饭饱。

下午，4名特务呆够了。临走时，为了让几个特务给说好话，答应给他们150元伪币。（田广树和几个甲牌长早已识破了他们一是刺探军情，二是勒索民财的来意。）但是因手里没有现成钱，当时交不出。经商定16日下午给他们把钱送到喜峰口警察署，交到他们手里。就这样，临走时还把副甲长翁桂臣（贫苦农民）带走作人质。去向他们的主子日寇铃木交帐去了。

然而，这4名特务回到董家口警察分驻所，除了把副甲长翁桂臣交给铃木外，还向铃木汇报说："大屯有八路，问小孩子说有，问大人说没有，大屯无论男女老幼都通八路，给八路办事，家家户户都管八路饭。"铃木听完汇报后，就把翁桂臣带回青龙去了。

（三）

正月十五晚上，下了一夜的大雪，地上白雪皑皑。十六日这天，刺骨的寒风卷起阵阵积雪，直往人们脸上扑打，往脖子里钻，冻得人们直打哆嗦，伸不出去手。除了有非办不可的紧急事外，人们一般都躲在屋子里不出门。就在这一天，惨无人道的日寇却在巢穴里策动着一次血腥的罪恶活动，杀人的魔爪正在向大屯伸出。

就在沈恩福、彭守玉等4名特务到大屯刺探情况的第二天，正月十六，铃木来到了董家口鬼子据点，随即给喜峰口伪满警察署

署长松岛打电话，让他带人迅速赶到董家口。于是，松岛便带着喜峰口据点里的20多名伪警察骑马率先赶到董家口。紧接着，伪青龙县警务科送来两汽车日本宪兵和警察。随后，铃木又从喜峰口据点调来伪满洲国军一个连、警察20多人，还有不少日本宪兵队。同时，孤山子、大地、牛心山、董家口以及姜大祥讨伐队等300多日伪军纷纷赶来董家口集结。一场骇人听闻的血腥大屠杀就要开始了，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屯。大屯面临着一场空前未有的大劫难。

朴实善良的大屯人民哪能想象到敌人就要向他们开刀啊！天黑以后，家家户户关门闭户，人们陆续进入梦乡，全村一片宁静。这时候，田成福家却还亮着灯，原来是我地下工作人员张永宝、张万明等同志同大屯党支部成员田成福、吴景荣、田保林、李金才等人正在开会，研究工作，部署任务，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也就在这个时候，铃木这条豺狼却在指挥集结在董家口据点里的300多名日伪军从四面八方鬼鬼祟祟地向大屯逼进，大屯被敌人包围了。枪口对准了大屯，屠刀伸向了大屯。敌人指挥所就设在大屯庄前长河南岸的山头下边，警务科长铃木亲自坐镇指挥，两门小炮就架在指挥所旁边的山头上，炮口对准了大屯。夜间11点多钟，3声炮响，顿时枪声四起，响成一片，机枪、步枪一齐开火，一颗颗罪恶的子弹射向大屯。村子里立刻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夜风卷着大火，火乘风势，从东西两头向村中扑来，村里倾刻大乱。人们的哭喊声、牲畜的嘶叫声、房倒屋塌声混在一起，响成一片，乱作一团。大屯人民繁衍生息的依托、世世代代居住的房屋很快化为一片灰烬。经过疯狂地扫射，敌人端起刺刀，提着汽油桶闯进村里。

敌人进村以后，荷枪实弹，挨家逐户地搜查屠杀手无寸铁的人们，碰到没有着火的房屋倒上汽油就点，遇人就杀，大屯成了一片火海，成了一片血腥的世界。

富有革命传统的大屯人民，并没有被敌人的屠刀吓倒。愤怒的人们随手抓起一件什么东西，扑向敌人，同敌人展开厮杀格斗。他们有的抄起菜刀、举起斧头、拿起镐把、抓起铁锹……

几个穷凶极恶的鬼子端着刺刀闯进了田庆兴的院子里，17 岁的田三友面对敌人明晃晃的刺刀，怒火中烧，立刻抄起一把镐头冲出屋外，并对全家人说："咱们豁出去了，跟狗日的拼！"于是，全家老小跟敌人厮打成一团，有的咬住敌人的手指，有的掐住敌人的脖子，有的抱住敌人的双腿。但是，终因寡不抵众全家 9 口人全部壮烈牺牲。

陈永海一家 15 口人，被敌人杀害了 8 口，面对杀人的魔鬼，陈永海仇恨满腔直奔鬼子扑去，和敌人扭打在一起。不料，从后面上来一个鬼子，举起刺刀从陈永海的后背猛刺下去，陈永海昏倒在血泊里。至今他的身上还留下两块仇恨的伤疤。

当敌人的血腥屠杀开始后，刘凤兰的母亲抱着刚满周岁的刘凤兰冲出村子跑到长河岸边，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头部，含恨死去。刘凤兰被甩出去很远。第二天早晨，当乡亲们发现她时，她那幼小的身躯把那长河的冰雪熔化了一个大窟窿。见她还有一口气，乡亲们就把她抱回家，放在炕头儿上，蒙上被子，小凤兰慢慢苏醒得救了，成为大屯的一名幸存者。这笔血海深仇，刘凤兰至今还牢记心头。

13 岁的侯永会被敌人从背后一刀刺中，趴在地上，他父亲一见急得直喊，他父亲叫一声，鬼子就刺一刀，一连捅了 7 刀，直到侯永会叫不出声来。随后，鬼子又回身一刺刀刺中他父亲的咽喉，他父亲倒下了，再也没有爬起来。敌人扬长而去。然而，身负重伤的侯永会却幸存下来。至今背上仍留有 7 处伤痕。

刘凤鸣家被敌人屠杀了 4 口人，刘凤鸣的叔叔刘老窝（乳名）同他哥哥冲出村庄，来到长河套里，被一颗子弹击中，刘老窝随手捡起一块石头，并说："狗日的打吧！不痛，枪子冰凉的！"又一颗子弹射来，夺去了他那年轻的生命。哥哥扑过去要背弟弟一起跑，见弟弟已经停止了呼吸，才不得不擦一把眼泪，离开弟弟逃出了虎口。

当敌人来到陈阳家时，陈阳家的几间瓦房尚未烧着，敌人爬上

房，倒上汽油正准备点火，陈阳几步扑过去，拽住敌人的双腿，从房上拽下来，扭打在一起。

当敌人进村后，住在村东头的秦永厚一家7口人，来不及跑就躲进了地窖里，敌人发现后，把柴禾点着扔进地窖，全家人都被活活烧死了。

王贵的妻子身怀有孕，被敌人抓住后挑腹惨死。七八个月的胎儿从娘肚子里被挑出来后还“哇哇”哭叫呢，也被敌人残杀了。

在宽甸子警察分驻所当伪警察的田广树，当时因病正在家休养。鬼子闯进他家，田广树的妻子向敌人说：“我们家的也在外边干那个(即当警察)呢。”话没说完就被鬼子一刺刀捅死了。他父亲见敌人进来了，就急忙跑出屋，上了当院的棚子，打算跳出去逃命，也被敌人开枪打死，滚落到猪圈里。田广树什么也顾不得了，急急忙忙从屋里往外跑，刚一出门，敌人又“叭”的一枪打在他左脚根下。他扭身回屋，跑到后院，翻过后院墙跑了出去。从此，田广树再也不去给日本鬼子卖命了。

万恶的日本强盗来到地主才海峰家，首先杀死了长工、伙计、奶妈子，仍不罢休，还是见人就捅，遇人就杀，一连杀死了才海峰家18口人，仅有1人侥幸未死。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党的地下工作者张永宝同志，毫不考虑个人安危，沉着地组织大屯群众突围。不屈不挠的大屯人民像奔腾的长河怒涛锐不可挡，他们举起扁担、铁锹、棍棒……勇敢地向敌人冲杀。不幸，张永宝同志中弹牺牲。为了大屯人民，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他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跟上来。大屯党支部成员吴景荣、田成福等同志立即挺身而出，继续带领群众向敌人冲去。终于，从村西北角冲开一条血路，突出重围。

冲出村外的人们，眼睁睁望着村里的滚滚浓烟，房倒屋塌。杀人成性的刽子手还在继续残杀无辜的亲人，耳听着亲人们一阵阵惨叫声，牲畜的哀鸣声，拳头攥得嘎巴嘎巴直响。

300多名敌人在大屯杀人、放火、烧房、抢掠，整整折腾了5个小时，于次日黎明4点多钟滚蛋了。

（四）

敌人走了，天渐渐亮了，跑出去的群众陆陆续续地赶回来了。庄里，除了伪甲长地主才国田一户的房屋完好无损（敌人进村后派人在才国田院子四周站岗保护）外，其余房屋几乎全部被敌人焚烧殆尽。残墙断壁到处都是，庄里庄外尸横遍地。他们有的怒目而视，有的缺胳膊断腿，有的开膛破肚，有的脑浆崩裂，有的被大火烧剩下半截身子，有的躯体在炕上而脑袋在地下，有的小孩嘴里还含着妈妈的奶头，母子二人便双双死去，……其惨状目不忍睹，令人发指。

这次惨案，田庆兴、田庆堂、孙振东等14户、50多口人全部被烧死杀绝。侯永清、王春、刘万成等19户被烧杀死得每户只剩了1口人；刘凤兰一家老小11口，只剩下了爷爷、二叔、二婶、哥哥和她5口，父亲、母亲、奶奶、四叔等6位亲人惨遭敌人杀害；刘廷付一家12口人被敌人杀害了6口；田庆发一家4口人被敌人杀死3口；仅有1人幸免；刘振久全家10口被敌人用刺刀挑死五口。仅这4户37口人，就被敌人残杀了20口，占半数以上。

大屯，这个仅有140户、460口人的村庄里，仅这一次日寇血腥屠杀，就死了187口人。其中，大屯178人，来大屯串亲访友留宿的、路过大屯而借宿的9人；地下工作者2人；地下党员5人。这些遇难的亲人，有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刚刚出生的婴儿，还有即将临产的孕妇和即将问世的胎儿。年迈的老人丧失了唯一的儿子，没过满月的婴儿失去了妈妈。多少人无家可归，多少人无依无靠！血，187位亲人的鲜血啊，染红了大屯的土地！泪，每一个活着的人流尽了断肠的眼泪，血泪成河啊！

这次惨案给劫后余生的大屯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灾难。烧毁房屋535间，其中瓦房75间、草房460间；烧死毛驴10头、猪

120 口、羊 350 只；损失粮食 30 万斤，猪肉 1500 多斤；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人们赖以生存的一切全都没有了。这是日寇推行“三光”政策的铁证。这次惨案致使大屯人民在以后的 10 余年中，也一直未能恢复原状。

满村尸骨满村恨，满街血水满街仇。幸存下来的大屯人民，目睹着化为灰烬、冒着浓烟、满目凄凉的村庄，整理着一具具亲人那残缺不全的尸体，在附近各村群众帮助下，含着悲愤的泪水，怀着与敌人不共戴天的仇恨，掩埋了亲人的尸骨。

（五）

屠杀和镇压都不能使英雄的大屯人民屈服，反而更激起了大屯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坚强斗志。他们牢牢地记下了这笔血海深仇，继承父兄的遗志，踏着先烈的足迹，高举起他们竖起的旗帜，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大屯党支部在那极端困难的日子里，仍不辜负乡亲们的厚望，勇敢地站起来，挺直腰杆，组织领导全村人民，一方面重建家园，另一方面走家串户安慰群众，鼓励他们坚强起来，继续开展对敌斗争。

抗日救国会很快恢复了。妇救会在女共产党员吴志国、佟治国等同志的积极组织下成立了。

大屯人民在那极端艰苦的岁月里，紧密地团结在党支部和各抗日组织的周围，冲破重重阻挠，更加积极地投身到抗日救国斗争中去。他们站岗放哨、切断电线、挖沟破路、锄奸除特、跑交通、当向导、传情报、做军衣、护理伤病员、转运物资、反“集家”、拆“人圈”、打入“部落”、瓦解敌人。

英雄的大屯人民，英勇地战斗着。

惨案刚刚发生后的第三天，田广林、田广云、才清镇、才清满等 5 名青年（占劫后余生全村青年的半数）光荣地参加了八路军，并从此驰骋在燕山深处，战斗在长城内外，不愧为大屯人民的优秀儿

男。

在以后那艰难的抗日斗争岁月里，先后又有吴景荣、才清镇、韩瑞等6名大屯人民的优秀儿女，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英雄的大屯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壮丽凯歌。

为了纪念死难烈士，教育后人永志不忘民族恨，学习父兄们的斗争精神，激励后人永往直前，奋斗不止，大屯人民于1966年12月在村中央的公路边上修建了一座“大屯惨案纪念碑”，还建立了大屯惨案展览室。每逢正月十六惨案纪念日，大屯人民都扶老携幼自动来到纪念碑前凭吊、悼念亲人的亡灵，献上朵朵鲜花，以表无限哀思和敬仰。在惨案碑前大家一致表示：继承先烈志，永远跟党走。

李炳山　杜清怀

(三二)52—293，3

原编者注　大屯村在抗日战争时期属伪热河省青龙县。解放后，热河省人民政府成立，青龙县属热河省人民政府。一九五五年七月，国务院决定撤销热河省，青龙县划归河北省。一九六二年十月，经国务院批准新设河北省宽城县，大屯村始归宽城县所属。

本报告编写者为该县党史工作者。

彭守玉笔供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三日）

康德八年旧历正月初二日，董家口分驻所被八路军袭击，那时我在喜峰口警察署勤务。因分驻所被八路军袭击，就派我与李国顺、沈恩福、赵斯观等四人去大屯调查情况，调查八路军在袭击董家口分驻所时，是否在大屯吃住过。一进庄，我与沈恩福去才海峰家，李国顺和赵斯观去别的家。因天气很冷，进才海峰家也冷，沈就将才海峰好打。正在这时，田广树来了（田在喜峰口当警士，在家养病，我们认识），弄明情况后，田给说合〔和〕，给我们多少钱，别说八

路军在大屯吃住过，别将案子放在他们庄上。当时，钱也没拿着，我们就回去了。回去后向上报告说："去大屯打听，小孩说打董家口时八路军在他们庄吃饭着，大人说没有。"报告完情况，我们就回警察署去了。

袭击大屯时，叫我看电话，我没去袭击。半夜时，就用两辆汽车将一连国兵送去董家口，叫我给董家口挂电话，问国兵是否到了，董家口回话说到了。我打听他们下车后都到哪去了，他们说都往大屯去了。不大功夫，那两辆汽车回来了，又有十多个警察、宪兵，还有其他地方的日本军，又都坐汽车去袭击大屯。当时我没去，李国顺也没去，沈恩福去了，他使一挺机枪，他是射手，赵斯观也去了。那次我们警察署一共去了五个人，由一个日本人带队，有沈恩福、白国忠、樊玉坤、于振远、赵斯观。其余的人都是由警务科长带着日本人与国兵，带两门小炮。

那次抓多少人我不知道，就在那庄里就打死一百好几十口呢。在打死人以后，喜峰口警察署和县警务科还拿着布匹、东西去大屯安慰一次。房子都烧了，人也被打死了，又去安慰，就是为了收买人心。

(三二)52—293,1

原编者注 彭守玉系伪警察，因罪大恶极，已于一九五二年被镇压。

（以下有《审讯李国顺笔录》、《沈恩福口供》，选编从略，编者注）

查问控诉人刘振德笔录

（一九五六年三月七日）

时间：一九五六年三月七日

地点：河北省青龙县第九区大屯村

问：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岁数？

答：我叫刘振德，今年三十三岁。

问：把你祖母、母亲等人被日本宪兵队杀害的情况讲讲。

答：一九四一年旧历正月十六日夜间，喜峰口日本宪兵队、日本守备队、伪满汉奸警察队将我们村子团团围住。之后，便向村里开枪开炮，这时我全家便往村外跑，日本鬼子见人就用枪打。结果将我祖母、母亲、兄刘振华、弟刘振清和嫂子共五口人打死了。后来把全村的房子都烧光了。

问：你以上讲的都真实吗？如有伪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答：我所讲的都是事实。如有伪造，愿负法律责任。

笔录已向我宣读，记录无误。

被查问人　刘振德

最高人民检察院调查员　高景义

（一）119—2，25，5，第四号

侯永朝控诉书

（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

我叫侯永朝，今年二十九岁，农民，现住河北省青龙县第九区大屯村。控诉日本鬼子杀害我祖父、父亲、叔叔的罪行。

一九四一年旧历正月十六日夜间，喜峰口日本宪兵队、日本守备队、伪满警察队来到大屯村，将村子包围，开枪开炮。这时听到枪响的村中百姓，不知发生何事，纷纷向村外跑。日本鬼子见人就开枪射击，我的祖父、父亲、叔叔就这样被日本鬼子给杀害了。日本鬼子不仅杀害了全村许多老百姓，而且还放火烧了全村的房子。

（一）119—2，25，5，第四号

（以下有《查问控诉人王荣廷笔录》、《查问控诉人刘聚笔录》、《刘海廷控诉书》、《钟孝宋控诉书》、《陈永思控诉书》、《侯永忠控诉书》、《田广树控诉书》、《刘廷树控诉书》，选编从略，编者注）

刘振德等证词

（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

我们是河北省青龙县（伪满时期青龙县属热河省）第九区大屯

村的居民，为伪满时期日本宪兵、守备队及警察在我们村残杀人民，烧毁房屋的罪行作证。

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年）旧历正月十六日晚上，有喜峰口日本宪兵队、日本守备队、伪满警察讨伐队将我们村包围，向村里开枪，接着就放火烧房子。村中老百姓听到枪声，看见火光，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一股劲的往村外跑。这时，日本宪兵和守备队见老百姓就用枪打和刺刀刺杀，从十六日晚直杀到第二天早晨。

第二天早晨，当日本宪兵队、日本守备队、伪满警察讨伐队走后，逃出去的老百姓才陆续回到村里。大家把被害的群众进行一一清点，这次日本鬼子共杀害我村百姓韩瑞、王春、田庆成等全村老幼共一百七十八人。其中被杀绝的户有田庆堂、秦起、刘文成、王海等十四户、五十多人。烧毁房屋五百多间，财产难以计数。造成我们村一片凄惨，男女老幼哭天喊地，无家可归，生活无着。

以上情况，是我们亲身被害和亲眼所见日寇在我们村杀人放火的罪恶事实。特此证明。

附，被害人数统计表一份。

证明人　刘振德　田保林　田广山
陈玉然　陈永生　刘廷顺
王荣廷　刘廷海　侯永忠
田广树　田广闻　田庶林

被害人数统计表

（这仅是我们现能记起的，并不是当时的统计，故表中人数不足一百七十八人）

孙振东家三人

王春家二人

韩瑞家三人

马六家三人

秦起家六人

田庆堂家三人

田庆成家三人
田庆兴家八人
田树林家一人
田庆禄家二人
田庆丰家二人
田庆泽家二人
田庆发家三人
田广树家六人
田庆贺家一人
王贵家一人
王坤家二人
才海丰家十八人
才国华家一人
田树家三人
王海家七人
周苍家一人
钟孝宏家四人
刘文成家三人
侯祥家二人
侯德来家三人
侯永忠家一人
刘文山家一人
刘廷海家一人
刘廷章家四人
刘振德家五人
刘廷付家六人
田广金家二人
陈永恩家八人
才国祯家一人

才青连家二人

张永宝家一人

老道家一人

翁近海家二人

才树家一人

李平家一人

李太家一人

老翁家一人

王瞎子家一人

田广凤家三人

田广永家三人。

(一)119—2,25,5,第六号

（选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八集《东北历次大惨案》,1989 年,中华书局出版,第 372～394 页;编排顺序有调整,内容有删减）

暖河塘惨案

暖河塘是宽城县西部一个小村，抗日战争初期仅有17户人家、90多口人。它座落在滦河岸边，前有滦河，后靠大山，原属迁青平联合县七区，现属承德宽城县独石沟乡。

1933年日军占领宽城之后，八路军的一支游击队就经常在长城沿线一带活动，寻机打击日伪军。这就是何子桥独立大队。这支队伍约有200多人，队长是何子桥。

1941年4月26日(农历四月初一)，何子桥部队接到情报，说是驻扎在兴隆县柳河川的日本军约有80多人，押送5只货船，走滦河途经暖河塘，到迁西县的洒河桥(地名)去。部队决定在暖河塘上游3里地处的贾家安村截歼这股敌人。

当天晚上，部队到达伏击地点。第二天天一亮，部队就动员暖河塘村及附近的群众迅速转移到安全地方。民兵们主动要求留下协助部队作战。部队沿贾永安村北的山梁布置了三、四华里长的埋伏线，做好了战斗准备。

时近中午，敌船果真从滦河上游开来了，待敌船全部进入伏击圈，机枪、步枪一齐开了火。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埋伏打懵了，乱作一团，纷纷跳入水中。一阵慌乱之后，日军重新整顿好队伍，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反扑。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我军未能阻止住敌人的进攻，为避免伤亡过重，部队主动撤出了战斗。

日军遭到八路军阻击后，恼羞成怒，便疯狂扑向暖河塘村，抓住了协助部队作战没来得及转移的胥景印、胥景堂、胥景孝、胥景文、胥景贵、胥景存、胥景全、胥俊起、胥俊海、胥殿安、胥殿中、胥殿赢、胥殿有、胥殿付、张振太、李永朝16名群众，把他们带到庄里一个空场上。日军强迫他们排成两行，又逼着胥俊海从河里挑来凉水，放在人群旁边，四周架起了机枪，有荷枪实弹的日军包围着。一切准备好后，上来两个日军，首先把胥景孝拉出来，吼叫道："八路

哪里去了?说!"胥景孝瞪了他一眼,扭过头去说:"不知道!"一个日军端着枪,朝他的后背猛刺过来。当时,胥景孝只有30多岁,身强力壮,他强忍着剧痛,转身抓住了日军的刺刀,同日军夺起枪来,双手被拉得鲜血淋淋。几个日军一起上来,连捅几刺刀,胥景孝呻吟着倒在了地上。

胥景孝被杀害后,日军继续追问八路军去向。人们眼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杀死,怒火满腔,以沉默回答敌人。一阵沉默之后,又齐声喊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日军恼羞成怒,端着沾过凉水的刺刀,饿狼般地扑向人群。刹时,前排的七、八名群众,随着一声声惨叫,一个个倒在血泊里。紧接着一阵枪响,后排的群众也倒下了。日军唯恐群众不死,又在倒在地上的人堆里一阵乱刺。然后,把附近的一堆柴禾搬来,堆放在人堆上放火焚尸。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当时,胥俊海,胥殿有、胥殿付,李永朝4人并没有死,只是身负重伤,倒在死人堆里。他们忍受着伤痛,一声不响,打算等敌人走后再爬出来。但是,敌人放火焚尸后,被烈火灼烤得难以忍受。他们瞅见靠河一边没有日军,浓烟向东边刮去,东边的日军也都躲开了。于是,他们从火堆里爬出来,胥俊海、胥殿有顺着烟雾向东边跑去,胥殿付、李永朝二人朝河边跑去。由于浓重的烟雾掩护,等到日军发现,他们已经跑出很远了,日军朝他们一阵猛烈的扫射,但并未打中。胥俊海和李永朝跳入水中,拼命游到对岸,脱离险境。

日军在屠杀群众之后,又对全村的禽畜进行捕捉残害。一时间,鸡飞猪叫,牛羊东奔西逃。临走前,又把全村的房子点着。鬼子一直闹腾到下午六、七点钟,才拖上几具死尸,带着伤兵爬到船上,奔洒河桥方向而去。

次日天明,转移出去的群众陆续返回了村庄。庄里房屋大部分被烧毁,到处是残垣断壁、牲畜尸体。幸存的几只鸡、鸭、猪、羊发出声声低沉的哀鸣。被烧毁的衣服、被褥的碎片处处可见;烧焦的粮食这里一堆,那里一摊;锅碗缸盆全被砸毁;禽畜、什物烧焦后发出

的煳腥味儿，更使人难以忍受。在空场上，被鬼子杀死的群众尸体横躺竖卧，焦煳难辨，其状惨不忍睹。失去亲人的老人，妇女、孩子，扑倒在还冒着黑烟的尸堆里放声大哭，拼命地往外扒着尸体，辨认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哭哑了嗓子，哭肿了眼睛，哭干了眼泪。贾家安的群众闻讯赶来，帮忙把尸体抬出去掩埋了。七区区长程书堂也赶来慰问遇难群众的家属，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共度难关。并表示：血债要用血来还，这仇一定要报！

跑出去的胥俊海等 4 名 群众，虽然逃出了虎口，但由于伤势过重，流血过多，除胥殿付幸存下来之外，其他 3 人在三、五天内也都相继死去了。

这样，一个仅有 17 户人家、90 多口人的小村庄，日军在这次血腥屠杀中，乡亲们就失去了 15 位亲人，成了当时远近闻名的"寡妇庄"。

李炳山　杜清怀调查整理

（选自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编《侵华日军暴行录》（一），1985 年出版，第 327～329 页）

艾峪口惨案

宽城的艾峪口，地处长城脚下，与关内董家口一水之隔，是我抗日人员出入关内关外，展开抗日工作的必经之地。

1941年6月，日寇在这里制造了一起令人发指的惨案。

"七·七"事变后，在我区干部赵祝华、赵明月、诸成万、陈国昌等同志的亲自组织下，艾峪口村的党小组、报国会、武委会等抗日组织相继建立，群众的抗日活动很活跃。所以，敌人对这一地区倍加注视。

艾峪口村恶霸乡绅刘茂林，人称"刘四疯子"。他依仗其子在日伪青龙警务科干事儿的权势，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尤其让人切齿的是他充当了青龙、董家口、喜峰口一带的密探，经常搜集我方情报，人们对他恨之入骨。

1941年农历正月初三夜，"刘四疯子"终于被我攻打三道关敌据点的部队捉住镇压，其子刘爽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一天，报国会成员开会，研究破坏敌人的交通和支援前线等问题，被地痞叶德顺看见，于是他就鬼鬼祟祟地到处传播。

刘爽探知此情后，立即将叶德顺叫到家中，酒宴招待，问个究竟。这个有奶便是娘的哈巴狗，将所知情况向刘爽报告了一番，刘爽如获至宝，立即报告了青龙宪兵队。

一场灾难降临了。

1941年农历前六月初一的深夜，满载5辆汽车约150余名荷枪实弹的日伪军，包围了艾峪口、河西、东沟等5个自然村，会同艾峪口的敌人，如狼似虎地闯入各户，抓捕了诸成平、诸清林、刘成海、沈福棠、赵振明、赵振生、赵振香、赵振方、刘桐、刘永昌、关长青、刘明、刘广、吴增海、周玉泽、诸贺林、赵连举、吴庆林等18人。当夜被五花大绑，关在艾峪口日本宪兵班。拂晓，押往青龙日本宪兵队。

3天后，日本高级法官佐藤正一、青龙警务科警防股长松崎、宪兵队小头目于家等，对我被抓捕人员进行刑讯。刑讯室周围架起了4挺机枪，室内皮鞭、木棒、烙铁、绞索、竹签摆布遍地。20多个刮亮头皮的日军刽子手，动用了压杠子、灌煤油、灌凉水、猪鬃通小便、烙铁烙小腹、十指钉竹签等酷刑，将刘桐、刘明、赵振明、刘广、周玉泽、诸成平等折磨得死去活来。

用刑过后，松崎、于家和汉奸苏警佐等开始审讯。

敌人问刘明："你愿意当良民吗？"

刘明回答："你们的良民和我要做的良民是两码事，你们的良民是汉奸、走狗，我绝不会做你们的良民。"刘明坚强有力的答话，气得敌人站起来咆哮："给我住嘴，你要知道，你是和大皇军为敌，破坏东亚共荣的'国事犯'，不好好招供，死了死了的有。"刘明圆睁怒目，昂起满是血污的头说："既被你们抓来，我也没想活着出去，什么大皇军、小皇军的，你们只是一群杀人的强盗，你们的'东亚共荣'就是抢夺、放火、杀人，见你妈的鬼去吧！"

敌人强忍怒气，哑口无言。这时，汉奸苏警佐看着狼狈不堪的松崎、于家的脸，赶忙为其主子解围，歇斯底里地狂叫："把这个'通匪'分子给我押下去！"

刘明昂首凛然走出了刑讯室。

狡猾的佐藤正一，一言未发，在一旁眨着两只猩红的眼睛，无可奈何。

然后，又把赵振明押上堂来。

于家问："你都干了哪些对不起皇军的事？"

赵振明说："我要问你们干了哪些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

于家又问："打三道关据点，你知道都是什么人干的？"

赵振明说："都是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干的。老实说打三道关，是我给八路军探的路，是我放的跳板。"

于家气得狂叫："上大刑，压杠子！"赵振明的双腿被压断了，大便从口中涌出，昏死了过去。喷过凉水后，赵振明大骂："我日你那

个祖奶奶，你们的日子长不了啦，中国人民早晚会收拾你们的……”接着，又昏死过去。

在3天的刑讯中，我18名群众，个个皮开肉绽，遍体鳞伤。

一把烧红的烙铁烙在刘明小腹的一刹那，他猛劲一蹬，将烙铁蹬到一个日本鬼子的脸上，“吱”的一声，冒出了难闻的气味，敌人嚎叫了一声，四脚朝天躺倒在炭火盆上。刘明放声大笑，敌人惊恐万状。

敌人在压杠子、烙小腹之后，刘明的十指被钉上了竹签。这位铮铮的铁汉，被敌人的酷刑折磨后死在刑讯室内。

敌人软硬兼施，没达到目的，便在残害了刘明之后，将其余人全部判了死刑和无期徒刑。

敌人黔驴技穷，原形毕露。在后六月初一下午4时，由青龙警务科、日本宪兵队，满载着8辆汽车日军和警察，再次开到艾峪口西地警察分驻所。稍停了一会儿之后，很快向董家口开去，佯称到关里“扫荡”，以麻痹善良的人民。哪知，深夜10点，敌人突然把艾峪口、西地、东沟几个村庄团团围住，挨户搜查，再次进行了疯狂的大逮捕。

这次被抓走的有刘振祥、刘贺祥、沈福和、沈福万、张立、刘永录、刘恩、赵成友、刘宽、吴永栋、周俊、秦桂等40余人。

艾峪口5个自然村，18至45岁的男人，除极个别在外的侥幸脱身以外，其余无一幸免。

在被抓捕的人群即将被押往青龙警务科之际，艾峪口村的众乡亲，顶着凄风苦雨，扶老携幼、拖儿带女，向着敌人涌去。这时，敌人面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呜哇怪叫：“八路匪的闪开，不闪开死了死了的。”人们无一恐惧，也无一人哀求，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不管敌人怎样把枪栓拉得山响，人流仍继续前进着、包围着。不多时，把敌人团团围住。敌人看到如此众多人群，再次嚎叫：“不闪开死了死了的！”愤怒的人群中毅然发出“我们都是八路军，向我们开枪吧！”的喊声。车上被押人员也高喊：“乡亲们，东洋鬼子长不了啦，中国

人民一定会胜利！”面对不畏强暴的人们，敌人慌了手脚，伺机伧惶逃脱。

初三上午，敌人开始审讯。审讯室布置得阴森恐怖，杀气腾腾。刑讯开始后，将刘贺祥、刘广、诸清林、沈福堂、吴永栋、周俊等脚带镣铐被拖出大狱。佐藤正一、于冢、苏警佐等出庭审讯。

于冢问：“你们谁是共产党，谁是报国会主任？”于冢又指着吴永栋说：“你愿意当良民吗？你说谁是共产党，谁是报国会主任？说了让你妻子儿女团聚，中国人不是很孝顺父母的嘛？”

刘贺祥回答：“我是共产党员，也是报国会主任。”

吴永栋气得眼睛圆睁，咧愣了两眼说：“我日你个祖奶奶，你还知道有父母，我看你正是一个缺爹少娘的野种”。

这时，苏警佐一看吴永栋这样粗野的大骂其日本主子，大声喊道：“胆大的穷光蛋、土八路，竟敢辱骂皇军，拉出去枪毙！”这时，刑讯室内外的 30 多名群众，个个怒不可遏，齐声怒斥：“你这个汉奸、走狗，中国人的败类，要杀就杀吧，中国人民早晚会算总账的！”

众人骂不绝口，整个警务科、刑讯室，人声怒吼，吓得日寇目瞪口呆，苏警佐也被骂得面红耳赤。他像恶狼一样咆哮着：“把这些八路匪统统枪毙！”

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汉奸狗特务！”的愤怒呼喊声中，杀人的枪声响了，罪恶的子弹夺去了刘贺祥、周俊等 3 人的生命。

敌人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在几只狼狗的配合下，把这些所谓“国事犯”拖进监狱。6 月 7 日，他们就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押至承德、沈阳、丹东、抚顺等地。

不到一个月时间，艾峪口先后共被抓去 58 人，除放回 5 人外，其余 53 人都被杀害在承德、沈阳、丹东等地。

在两次逮捕和屠杀中，刘桐、刘明、赵振方、赵振明、秦贵、张立、刘万、刘海全、赵连举等 9 户人家，就死了 60 余口。

诸成宽、吴永栋、刘贺祥、刘广林等 20 余户，妻离子散、家破人

亡。全村先后惨死在敌人屠刀下210多人。

这就是日本法西斯在宽城艾峪口制造的大逮捕、大屠杀惨案。

中共宽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调查整理

（选自中共承德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暴行与血泪》，1985年，内部出版，第154～159页）

火斗山惨案

卢福等关于火斗山事件的调查报告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日）

日寇侵占我东北后，为巩固其在中国的长期统治，对我八路军和爱国人民，施行了疯狂的搜捕和围剿。尤其对我热河省滦平县的所谓“边防”，进行了大肆逮捕和残酷屠杀，犯下了滔天罪行。

1941年3月，我八路军积极进行抗日活动，袭击了热河省滦平县火斗山日寇车站，给敌人一个沉重打击，焚烧了车站，打死了日本鬼子，缴获了日寇武器和物资。当八路军袭击车站时，附近各村群众热烈支援我军。事后，大家给八路军送粮、送鞋、送袜，为争取早日摆脱日寇的铁蹄蹂躏和黑暗统治，不惜一切的进行了斗争。

同年4月，日寇杀人凶犯锦州铁路警护本队长佐古龙祐遂下令古北口铁路警护队，进行严密侦查。数月后，发现火斗山车站附近各村有我抗日工作人员和爱国群众的活动。于是，于同年旧历七月初一日拂晓，有日寇古北口、火斗山铁路警护队及宪兵队等30多人，分赴南石门、张家沟、上三岔口、下三岔口、火斗山、三道沟、巴克什营、四道梁子、大苇子峪等村，以“国事犯”为罪名，将我抗日工作人员郑廷兰、傅振国及抗日爱国群众杨海、李朝俊、司文轩、呼振亭等40余人逮捕后，由火斗山站送往古北口警护队关押。当日进行审问，利用逼供、引供、诱供等方法，若不供认即施以惨无人道的暴刑；所用刑罚有过电、灌凉水、跪铁丝网子、装麻袋里摔、竹片毒打等。是凡被捕者，都难逃此种种酷刑。如杨海控诉说：“日本鬼子过我堂时，我一说不知道，就将我装在麻袋里往水泥地上摔，硬摔折我3条肋骨，当即昏死。后转去警护队过我堂，刑罚更毒辣。灌凉水，肚子被灌鼓起来，刽子手们一踩肚子，水就从嘴里、肛门、小

便往外流。还给我上电刑，我马上又昏死过去了，就这样昏死过7次之多。”又如王永库控诉说：“我共过了11次堂，让我跪在铁丝网子上，严刑拷打。灌凉水怕灌不进去，给嘴里含块木头，灌满肚子，又给压出来。还用电刑，电死过去，又用凉水给喷醒过来。将我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被害人蔡仲控诉说：“日本鬼子队长大道西武和汉奸翻译徐建修过我堂时，用竹片恶狠狠的打，将身体打的变成了黑色。”高印等人控诉说：“用木棍戳肋条骨，把我们疼昏迷了，他们就写下假口供，又用凉水喷醒过来问，是你招的吧？说个不是，又有毒刑。有的人竟这样昏死过5次之多。”日寇就是这样酷刑逼问40多个被捕者，历经10余天，送往承德检察厅13名，其中判死刑1人、无期徒刑4人（送锦州监狱后死去3人）、20年徒刑1人（仅查明的），其余不详。

另外，释放30余名中，因受暴刑成疾，回家不久死去3人，成残废不能干活者2人，严重影响健康者多人。

调查组第一小组　卢福　张思卿

（一）119—2，25，8，第十一号

原编者注　卢福　张思卿系最高人民检察署工作人员。

佐古龙祐口供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问：火斗山火车站遭到袭击后，你采取了哪些措施？

答：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日拂晓，火斗山车站突然遭到袭击，宿舍被烧。事件发生后，于十七日，我命令警备科长到当地调查事件发生的经过情况。四、五天后，我和总监部警备科长先后去火斗山视察，仍不知事件是何人所为。从各方面情况判断，查明有抗日义勇军的活动，痛感警备力量薄弱，立即决定增加兵力，加强警备设施，并指示古北口铁路警护队要作警察、警备、爱路的配合工作，并从本队抽调部下五十名增援古北口队和承德队。我并亲自带领

警备科长去承德和古北口警护队，指挥二队进行警备训练，并和防卫司令部进行联络，研究对策，加紧搜集情报。同时，对各分所亦进行警备训练，并命令警备科长率领部下潜伏于抗日军可能通过的地方等候。

问：因为这一事件你们逮捕了多少反满抗日的中国人民？这些人都是怎样处理的？

答：事件发生后，古北口铁路警护队队长岩田作十郎根据我的命令，提高了警惕，注意反满抗日分子的活动，侦知在火斗山附近有反满抗日组织，在本队警察科长关安成的指挥下，逮捕了爱国的中国人六十名。审讯后，将其中四十名送交承德检察厅，审判的结果，将丰滦密县政府政治工作员郑廷兰等二人判处死刑，其余判处徒刑。

(一)119—2,25,1,第三号

西村哲夫等检举书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我们都是佐古龙祐的直属部下，并且在他的领导、命令下，亲自参加过一些活动，现检举如下：

镇压中共火斗山地下组织事件

时间：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地点：锦古线火斗山车站附近村庄。

命令者：伪锦州铁道警护本队队长佐古龙祐。

参加者：伪锦州铁道警护队本部警察科长关安成、护监木船丰、巡监西村哲夫。

执行者：伪古北口警护队长岩田作十郎等七十五名、前古北口宪兵分队军曹井上某等五名。

经过及结果：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伪古北口铁道警护队长岩田作十郎

等七十五名，镇压预先侦察中的火斗山车站附近村庄三岔口、张家沟、张家沟门、兴隆庄、小营等村的中共地下组织，逮捕丰滦密县政府政治工作员郑廷兰等六十名爱国者，押至伪古北口警护队进行刑讯，将其中四十名送交伪锦州高等检察厅承德分庭，其余被捕者被释放。

丰滦密县政府政治工作员郑廷兰等二人被判处死刑，其余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伪锦州铁道警护旅司令部警察科特务系中尉　西村哲夫

伪锦州铁道警护旅司令部警察科情报系中尉　横山贤一

伪齐齐哈尔第三宪兵团警务系第一小队长、中尉　日下部太郎

伪阜新铁路警护团团长、上尉　齐藤友治

伪锦州铁路警护团爱路系主任、少尉　盛合忠平

(一)119－2,25,3,第五号

盛合忠平检举书

（一九五四年六月五日）

检举佐古龙祐指挥、命令实施火斗山地区一齐逮捕的罪行

一、时间：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上午二时至九时。

地点：热河省滦平县巴克什营村火斗山地区（包括兴隆庄、三岔口、张家沟、张家沟门、西沟等村）。

二、命令者：伪锦州警护本队队长佐古龙祐

执行者：古北口宪兵队井上军曹等四名、古北口警护队队长等约七十五名（其中，中国人四十八名）。

三、起因：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上午二时许，火斗山警护分所遭到所谓匪团四十人的袭击，烧毁宿舍一栋。事件发生后，古北口警护队队长派特务村上半次郎潜入火斗山地区，利用密探进行侦察，掌握了八路军地下工作的全部情况。

四、准备：八月三日午后八时，于队长家召开准备会议，就有关一齐逮捕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参加会议的有队长、山内纲行、镰田兼一、丹羽堪次郎、景毅忱（中国人）、盛合忠平、村上半次郎等十五人。

五、逮捕班的组织及服装装备与行动：

1、组织

逮捕指挥队长　岩田作十郎（于苏联死亡）

第一逮捕班　护监山内纲行等约二十名

第二逮捕班　护监镰田兼一等约二十名

第三逮捕班　巡监丹羽勘次郎等约十八名

第四逮捕班　巡监春明虎雄等约十八名

为队长传令者　巡监补盛合忠平

宪兵四名，四个班，每班一名。

2、服装、装备：

制服、中国服（便衣）。轻机枪一挺、步枪五十五支、手枪十五支，每人各带手榴弹一个。

六、逮捕状况：

八月二十二日午前二时许，队长命令紧急集合，传达了如下命令："古北口警护队现在要实施对火斗山地区的一齐逮捕，各班在班长的指挥下行动。夜间行动要注意安全，防止发生事故。"

之后，各班分别乘坐汽车和摩托车从古北口到达火斗山。到火斗山后，火斗山分所长春明虎雄等十七人也共同行动，并于火斗山车站召开班长会议，具体布置逮捕要领，午前三时开始逮捕。午前九时许，逮捕结束，逮捕了嫌疑者中国农民男子约四十五名，关押于古北口警护队拘留所。

在此逮捕中，我是作为队长的传令人，和队长一起参加第三逮捕班的活动。

七、审讯情况：

警备主任镰田兼一护监、警察主任丹羽巡监和锦州本队前来

应援的张巡监等二人及古北口警护队约十名，于当天就开始审讯。审讯中实行严刑拷打，所用刑罚有火烧、灌凉水、殴打等。我常常见到严刑拷打或听到被打的喊叫声。

八、结果：

被害者郑廷兰，男，二十三岁，丰滦密县政府工作人员等约二十人，以参加会议、给八路军送物品等理由送承德检察厅，其余释放。以后听说，郑廷兰等二人被处死刑，其他被判徒刑。

(一)119—2,25,8,第三号

杨海控诉书

(一九五四年九月四日)

我叫杨海，今年六十八岁，农民，家住热河省滦平县第八区三道沟门村四道梁子屯。

伪满康德七年五月，我八路军抗日政府李区长、袁世魁队长等在我屯附近游击活动，经常住在山里，生活很是艰苦。八路军和我联系后，我和附近村庄一联络，有巴克什营子、上三岔口、下三岔口、张家沟门、山神庙、三道沟、拉海沟等二十四个村的老百姓给八路军送粮、送鞋、送袜。将鞋、袜送到我家点数，将粮食送到刘文家集中。此事被日伪汉奸、特务知道后，于康德八年旧历闰六月二十九日〔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有伪满古北口警护队、宪兵队及火斗山警护分所三十多人到我村，将我和八路军郑廷兰、傅振国等三人逮捕。捕后用绳紧绑，在兴隆庄赶上汽车载至古北口警护队，押在拘留所里。第二天，有日本鬼子和翻译过堂审问我。问我：“谁给八路军送鞋、袜？谁给八路军送饭、送粮食？”我说：“不知道。”日本鬼子就指示那个徐翻译用木棍和木板子将我毒打。第三天将我押送宪兵队，关押了三天又过堂审讯我，我还是说不知道。日本鬼子和徐翻译将我装在麻袋里抬起来往地上摔，摔坏我三条肋骨。之后，日本鬼子又给吃好的来欺骗我，但我还是不说，又把我转到警

护队，用一种铅笔形状的木棍夹我的手指，边夹还边拧，直拧得咯吱咯吱的响，把皮夹破露出肉来，日本鬼子又撕我的皮和肉，我还是没吱声。徐翻译骂我"贱骨头"。我说："死也不会说的。"又用木棍打我的脚骨拐，给我过电、灌凉水。押了九天就审问了七次。旧历七月初八将我释放，但我已不能走动了，坐车到火斗山后，由亲戚用牲口把我驮回家，到家后医治了四十多天才能扶棍下床。

(一)119—2,25,3，第六号

(以下有《王永朝控诉书》、《呼史氏控诉书》，选编从略，编者注)

查问控诉人司文轩笔录

(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

为了查证前日本陆军军人伪满铁路警护军少将旅长佐古龙祐，于一九四〇年五月至一九四三年七月任伪满铁路警护军锦州警护本队长、西南防卫委员会委员期间，其所属部下在火斗山村等地逮捕与杀害我爱国志士及和平居民等罪行，滦平县人民政府李友杉于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查问了控诉人司文轩。查问详情，笔录如下：

问：请你把你的姓名、年龄、职业及现在住址讲一讲。

答：我叫司文轩，今年五十岁，职业农民，现住滦平县第九区火斗山村三道沟。

问：请把你在伪满时被捕的情况讲讲。

答：一九四一年旧历闰六月二十九日早晨，伪满古北口警护队和火斗山警护分所的警察、特务及古北口宪兵队共三十多人来我村，把我叫到家门口就用绳子将我绑上送到火斗山火车站，以后又被押解到古北口警护队，因警护队拘留所人很多，又把我送到古北口宪兵队拘留所关押。第二天就过堂审问，问我给八路军送了多少米和鞋、袜，开过几次会等。我说没送过，日本人就拿皮带打我。第

二次过堂是把我的衣服脱光后用竹片打，还灌我凉水，灌的我死去活来。

问：你们这次被捕去的共有多少人？

答：被捕的有蔡云、蔡仲、蔡岚、蔡田、蔡顺、高印、高顺、司凤有、关有、史才、史勤、乔岚、乔勋、王华寿、呼振亭、呼永祥、李朝俊、刘福、王子龙、张景华、张景中、傅振国、郑廷兰、王永库、高献斋等十三人，另外还有好多押在宪兵队我不认识的人。

宪兵队押有多少人呢？答：宪兵队共有三个监房，我被押在那里的时候，看到每个房里都押有十二、三人。

问：你是怎样出来的呢？

答：我们这些被捕去的人都遭到毒打拷问，有的押了八天放出来，我是被押了十一天放出来的，每人花了五块伪满币。其他被判刑的有：郑廷兰被判死刑，傅振国、呼振亭、高献斋、乔岚被判无期徒刑，王田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判刑的全都被送锦州去了，除王田、傅振国二人在“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回来外，其余的都被害死了。

问：你怎样知道上述处理情况的呢？

答：这是在我被释放的当天上午，警护队将我们集合起来，进行了宣判，并对我们被释放的人说：“你们回去后，不要给八路军送米、送鞋、送袜。如果送了，就要和郑廷兰他们一样，处死刑和无期徒刑，送到锦州去。”下午才将我们释放，所以我才知道被判刑的情况。

问：你还有什么补充吗？

答：没有了。

问：你以上讲的都真实吗？如有伪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答：我讲的完全真实。如有伪造，愿负法律责任。

笔录已向我宣读，记录无误。

被查问人　司文轩

查问人　李友杉

(一)119—2,25,3,第六号

(以下有《蔡云控诉书》、《高秉文控诉书》,选编从略,编者注)

(选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八集《东北历次大惨案》,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第395~407页;编排顺序有调整,内容有删减)

快 活 峪 惨 案

快活峪村座落在滦平县西南方向营盘乡的一个偏僻的山沟里。相传，清朝有个辞职官吏，曾隐居于此，终日清闲快活，故取名为"快活峪"。1933 年 3 月 5 日，日军侵占滦平后，快活峪在日军铁蹄蹂躏下就不快活了。由于日伪在军事上的侵略、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掠夺、文化教育上的统治，使得快活峪民不聊生。人们说："快活峪沟、快活峪沟，十家就有九家愁。住马架、枕石头，一年不饱糠菜粥。"快活峪地处华北和蒙疆、满洲两个傀儡政府的结合部，受三面的"夹板"气。这里东邻巴克什营伪警察署，西近司营子伪警察署，南连古北口日军重点防卫区，北靠于营子伪警察分驻所，四面被敌包围，处于囚笼之中。

1938 年 6 月，八路军宋邓纵队为策应冀东大暴动，挺进冀东以后，革命火种也撒到快活峪沟里。党的工作人员曾到这里，向群众宣传抗日、建立交通站、组建了基层组织。1941 年五六月份，八路军挺进十团三营营长翟飞、副营长师军、教导员王波带领七、八连，500 多人，夜袭巴克什营伪警察署，往返都在快活峪集结，在那里开动员会和庆功会。同年 8 月 13 日，挺进军十团又在距快活峪不远的一撮毛山上，把驻西驼古日军铃木部队朱狩中队 70 来人围歼。10 月底，日本关东军独立大队、日军华北派遣军柿木大队纠集万人兵力，对丰滦密长城沿线根据地进行持续 78 天的大"扫荡"，实行所谓《西南地区肃正工作实施要纲》，把滦平列入"肃正"的重点，并在古北口设立了西南防卫司令部。因快活峪一带经常有八路军活动，敌人认为是延安的触角伸向"满洲国"，便规定在快活峪首先实施"肃正要纲"。在这里，"无住禁作"与"集家并村"同时实行。并提出先搬迁，后修"圈"。营盘乡只在营盘修一个"部落"，让全乡许多村的群众在那里集中。快活峪距离营盘 25 里，村民们不愿弃家舍业住进"人圈"，便投奔古北口、河西和田庄的亲戚家去住，有

的就在砬棚岩洞、山洞里住。敌人明令公布：快活峪不准再有人家，不准种庄稼、不准打柴、不准放牧，凡敢有出入“无住禁作”地带者，格杀勿论。群众对此不予理睬，仍坚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古北口关东军一七四指挥部，指使于营子铃木部队上村校一中队和伪警察分驻所所长小金井英一，加紧对快活峪一带“扫荡”。

1941年9月5日(农历七月十四日)，于营子警察分驻所所长小金井英一和驻于营子日军中队长上村校一，带领日寇、伪警察、讨伐队近200人闯进快活峪，从沟里到沟外将全村280多间房子全部烧毁，抢走了全部牲畜，把整个快活峪洗劫一空。在“扫荡”中，住在马架子一个岩棚里的农民陈老太太，被日军搜山发现活活打死在山上。贫苦农民张家书住在快活峪一个岩棚里，他的9岁女儿张小冬正在山上拾柴，被日军发现，当靶子打死在阳坡。农民孙怀清到自己的地里掰玉米，被敌人打死在马架子上窝铺。据不完全统计，像这样惨遭日军杀害的群众有14人。

10月下旬，地里的庄稼成熟了，搬到古北口、河西等地和附近山上住 岩棚的群众，回来收打庄稼。驻在于营子的敌人得知消息，于10月24日凌晨由所长小金井英一、日军中队长上村和伪讨伐队长刘宗功带领200多日寇、伪军，分兵两路包围了快活峪沟。日本鬼子和伪军把卢文清、卢文亮、尚文德、尚文福、郭老耗子(乳名、14岁)等18名群众赶到马架子小庙前的土坎子上，强迫他们列队跪在一起。小金井英一手持洋刀，逼问群众：“集家好不好？八路军在哪里？谁是村干部。”这些手无寸铁的群众，面对敌人的屠刀，坚强不屈，都说不知道。即将晌午了，天下起蒙蒙细雨，日军用刺刀逼着群众往坎子下的大坑里跳，跳一个开枪打一个。群众不往下跳，日军就用刺刀往下捅。他们唯恐跳下的群众不死，又往人堆里扔了两颗手榴弹，身受重伤的尚文德，从血泊中挣扎起来大骂道：“今天老子和你们拼了！”边骂边冲向敌人，撞得鬼子一溜趔趄。日军的枪声又响了，他又倒在难友卢文亮的身上。日寇又对倒下的人一一“过筛子”，刺刀穿透尚文德的胸膛扎进卢文亮的后背。日寇走后，

躲在山里的乡亲们才回来掩埋亲人尸体。卢文亮、卢文清、高生印、尚文福和张荣等5人没有死，被乡亲们救起，抬到关里亲友家养伤。被日军围杀的18名群众中，除死里逃生5人外，其余13人都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惨案发生后，快活峪群众的日子更难过了。贫农尚文才一家7口人，两个伯父被日本侵略者杀死，父亲尚福瑞饿死，母亲带着姐姐和8岁的弟弟讨饭，姐姐还被古北口特务吴仲三霸占为妾，小弟弟到山上找酸枣吃，饿死在山上。贫苦农民赵荣的妻子怀孕，因无家可归，到处讨饭，在去于营子讨饭回来的路上，把孩子生在牡丹春沟的一个破窝棚里，直到第二年2月才被人们找到，但这个可怜的母亲和怀中的婴儿早已死去了。

日寇在快活峪凶残地屠杀我无辜村民31人，激起了民众的抗日怒火。幸存下来的卢文亮，带着日本侵略者留在背上的伤疤，带头参加了抗日队伍——白河游击队。

快活峪惨案，是中国人民遭受日军残害的铁证，也是日军在滦平县"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罪行的缩影。

吴殿信调查整理

我是日寇屠刀下的幸存者

——卢文亮控诉书

我今年60岁，祖祖辈辈居住在滦平县营盘乡快活峪村。1941年秋，日寇把快活峪划为"无人区"，实行"集家并村"，不许快活峪沟里有人住，也不许种地、放牲口、打柴禾。快活峪是我们故乡热土，人们不愿离开这里。特别是叫我们和八路军断绝关系，我们是决不答应的。当时我们这一带驻着八路军十团和长城游击队，他们是我们的亲人，是为老百姓流血打鬼子的，所以，我们给他们做鞋、做袜，准备吃的。为此，我们就是豁出命去也不搬家。我们不搬家，日本鬼子就来烧房子、赶牲口、抢东西。1941年9月5日(农历七

月十四日），从于营子来了一伙鬼子和讨伐队，撵我们出快活峪沟，我们不出去。日寇就从沟里往外烧房子，全村 280 多间房子都烧了。房子烧光了，我们只好住砬棚（岩洞），或把旧房框搭上柴禾，盖上草对付住，有时还在山头上“打野”。就这样，鬼子也不叫我们住太平了。日本鬼子、汉奸、讨伐队三天两头来“扫荡”、搜山，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

10 月 24 日（农历九月初五）早晨，我大哥卢文华带领我们弟兄 4 人，从古北口河西返回快活峪平山老家，收割庄稼。弟弟卢文元（当时 15 岁），在平山前山坡站岗瞭望。太阳刚冒红，一伙穿黄军装的人，从平山后梁下来了。弟弟叫喊一声：“洋鬼子来了！”我们听到小弟弟的喊声，撒腿就跑，没跑几步，碰见一伙日本鬼子上来了。鬼子把我、我三哥卢文清、小弟弟卢文元给围住了。这时我大哥卢文华、二哥卢文明等，爬山跑掉了。日寇讨伐队上下一合围，又把卢文增、尚文福、尚文德、尚福瑞、高生印、张荣等 18 名乡亲都给赶到马架子小庙前土坎子上。于营子警察分驻所所长日本人小金子拿着洋刀，坐在大石头上，逼问我们：“谁是村干部，八路军在什么地方，谁家住过八路军。”我们都不吭声。他再追问，我们都说：“不知道。”大约 10 点钟，天下起蒙蒙细雨。小金子气急败坏地对着其他鬼子和讨伐队连比划带叫唤。意思是把我们统统杀掉。小金子比划完，鬼子用刺刀逼着我们往小庙下边土坎底下跳。我们跳下一个，他们开枪打一个。我小弟弟卢文元先跳下去叫鬼子给打中了。鬼子又过来逼我跳下去，也打了我一枪，没有打中，我也躺倒了。尚文德在我后边跳下去，倒在我身上，鬼子还往人堆里扔了两颗手榴弹。几个鬼子又跳下土坎子，用刺刀乱扎一阵。尚文德被打中没死，看敌人下来了，他猛然站起来扑向敌人，鬼子又打了他一枪，他又倒在我身上，鬼子又捅了尚文德一刺刀，刺刀串过他的胸膛扎进我的后背，尚德文死了；我疼得难忍，想起来和敌人拚命，但又一想，我身底下和左右可能还有人没被打死，不要连累他们，就咬牙忍痛装死不动。鬼子走后，我大哥卢文华、二哥卢文明和乡亲们哭着下

山来收尸，发现我和我三哥卢文清，乡亲高生印、张荣、尚文福5个人还有气，就赶快把我们抱了起来。我二哥卢文明，撕自己的破棉袄给我们包扎伤口，尚文福自己还能走。我哥哥他们用抬筐把我们4个人抬到古北口桃园，住在亲戚王瑞家养伤。古北口河西的赵茂廷给我们治伤。到1942正月(农历)，刀口才长平。我们家哥儿5个被日寇杀死了3个，全家十分悲伤。我叔父家的独生子卢文增也惨遭日寇杀害，叔父整天哭。我父亲为了安慰他，让我给叔父过了继。家里没粮食吃，我到花楼沟姐姐家借了1斗小米，路过古北口"鬼门关"，还让伪警察给卡住，以"密输犯"的罪名，把我送到巴克什营警察署给关押了5天。舅父孙怀臣托人担保，才把我暂时放回家。我回到家一看，祖母因我坐牢着急，连病带饿也死了。埋葬了祖母，我带着日本鬼子给我留下的伤疤找八路军去了。1942年农历二月初，在下河我姨表姐家正好遇上白河游击队的班长张振化，便跟着他参加了八路军，在密云一带打击日寇，一直到全国解放，才转业回到家乡。

我是日寇屠刀下的幸存者。每到阴天下雨，引起伤疤痛痒时，我就想起日本鬼子杀害中国人民的桩桩罪行，我背上的伤疤，就是日寇侵华罪行的铁证。

吴殿信整理

(选自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编《侵华日军暴行录》(一)，1985年出版，第334～338页)

天桥沟惨案

1941年10月，我丰滦密联合县地方武装——长城游击队，由队长张宝仁率领30多人从密云县吊马峪出发，沿着潮河川，翻山越岭，穿过日军西南地区防卫司令部古北口分部、于营子、傅家店据点的封锁线，10月30日晚来到虎什哈据点南面的小黑沟村宿营，寻机穿过虎什哈封锁网，奔赴丰宁上方营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游击队在小黑沟受到群众的热情接待，并安排了食宿。伪甲长杨永富和牌长张福山发现情况后，连夜到虎什哈伪警察署向日警尉补大竹告密。驻虎什哈伪讨伐队长兼警察署长刘汉卿获此情报后，用电话串通驻于营子的日军铃木中队和警察分驻所所长小金井英一，密谋南北两路合围游击队。10月31日凌晨，刘汉卿带领100多名讨伐队出发，在姚家湾子吃过早饭后，随即奔向我游击队驻地。我游击队闻讯后，鉴于敌我力量悬殊，便避开正面敌人，急往南折，返回七道河村的天桥沟。刘汉卿讨伐队赶到小黑沟扑空，即向群众追问游击队的去向，群众谎称"奔丰宁(在小黑沟北面)方向去了。"刘汉卿唯恐游击队抄虎什哈警察署的老巢，便急忙返回虎什哈。

与此同时(10月31日上午)，于营子日军上村校一和小金井英一带领60多人却奔向了天桥沟。日军刚爬到天桥沟的西梁股上，在加心梁上放哨的游击队员鸣枪报警，我游击队迅速机智地突出包围圈，返回口里，使这伙敌人也扑了空。这伙日军闯进天桥沟后，逐户搜查，把牛长清、牛长华、牛长顺等6人成串绑起来，强迫他们带路，向天桥沟的东大山追击我游击队。我6名群众为使游击队顺利转移，拖着敌人绕道前进。日军追到东大山梁顶，看不到游击队的踪影，便吼叫起来，对我6名群众拷打逼问："现在哪边八路的有？"牛长清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小金井英一命令一个日本兵向牛长清的后背连捅两刺刀，又把他踢倒滚下山去。接着，又

用柴棍抽打其他 5 人，继续拷问八路军的去向，还是一无所得。于是，敌人押着 5 个群众，又返回天桥沟。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日军抓来的驮夫，迎面碰上了探听被抓 6 个人下落的高永贵。驮夫轻声告诉高说："鬼子又回来了，快回去送信，再不跑就都没命了。"高永贵抬头一看，日军队伍跟上来了，回去送信已来不及，便钻进深山的密森中躲藏起来。

日军返回天桥沟以后，把天桥沟 6 户人家的 25 口人(当时全村共有 27 人)，还有我游击队为掩护群众而掉队的 3 名战士以及外村来探亲的 3 人、外地来放牧牲口的 1 人，共 32 人，全部赶到高永富的两间马架窝棚附近。日军和伪警察把群众包围起来，架起歪把子轻机枪。敌人上村校一在一旁咆哮，小金井英一在一旁逼问："八路的多少的有？谁是八路的干活？不说的统统的枪毙！"被围群众异口同声地说："不知道。"小金井英一举起指挥刀大声嚎叫着："统统死了死了的！"日军和伪警察用枪托打、刺刀扎，把群众赶进马架屋里。民兵中队长牛长华赤手空拳，与敌人展开交手仗。敌人把他抬起来从窗户扔进屋里。牛长华仍然骂不绝口。日伪军用机枪堵住马架窝棚的窗户和门，屋里群众仍继续怒骂。小金井英一挥起战刀，嚎叫一声："开枪！"敌人的机枪便吼叫起来。刹时，32 名无辜群众，上至 70 岁的老人，下至不满周岁的婴儿，还有临产的孕妇，都倒在血泊之中。10 多名日军又进屋用刺刀向尸体乱捅一阵，然后抱来柴草，堆在屋的四周放火焚尸。一息尚存的陈宽媳妇，挣扎着冲出来，又被打死在屋门外。另一些日伪军分别把天桥沟其余的 17 间马架窝棚点着。倾刻间，黑烟四起，火光冲天。一阵烧杀之后，日伪军又大肆抢劫，有的抓鸡，有的撵猪，直到下午 1 点左右才返回于营子据点。村民高振铎、陈宽没被烧死，带着满身刀伤，挣扎着爬出来，可是因伤势太重，没活几天也悲惨地死去。被日军抓到山上用刺刀扎伤踢滚到山下的牛长清苏醒过来爬回家去，也仅活了 10 天就死了。至此，天桥沟的房子被烧光了，天桥沟在家的人死绝了，天桥沟被日本法西斯毁灭了！只有在深山中躲避的高永贵、

牛长清在北甸子给地主放牛的一个10岁孩子牛才成了传下这段悲惨历史的人。

天桥沟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七道河村的乡亲们来天桥沟埋葬尸体，抢救亲人，目睹惨状，无不泪湿衣襟、泣不成声。被杀之后，又被焚烧的尸体，已残缺不全，无法辨认，只好在原地址集体埋葬。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逢年过节，当地群众、学校师生以及县区有关单位的同志，都到天桥沟来扫墓，悼念死难的同胞。

张国良调查整理

（选自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编《侵华日军暴行录》（一），1985年出版，第339～341页）

小东区惨案

小东区位于兴隆县城东北8华里处，是兴隆县城通往土城头、北马圈子、鹰手营子一线的必经之路。1942年日本侵略者实行“集家并村”后，把周围村庄的零散住户都驱赶到这里，因它处在县城之东故称小东区。小东区有东、西两甲，共1200多口人。

随着抗日斗争的不断深入，抗日活动逐步由深山区扩展到日伪统治严密的大川据点和城镇周围。1942年1月29日（农历腊月十三），小东区“跑会”（给甲长送信、跑腿的）马祥瑞，奉命带领武装班长王力之子小沉头和李永富等13人，给驻在榛榆沟的我八路军某部运送给养（鞋、袜、小米等），马祥瑞带收条回来。次日，他到小东区出售茶叶时，遇到10多个特务拦路搜查。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查，他便绕道向东北河套跑去，但这也并未能避开特务们的视线，几个特务立即随后赶来。在追赶不及时，开枪射击，把他腿部打伤后逮捕。敌人从马祥瑞身上搜出收条，因此就认定是抓到了八路军密探，押解他去了兴隆县城。同日，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八路军1名工作人员住在朱湖沟（属小东区管）宋连仲家，突然被进沟搜捕的特务抓住。宋母胆小怕事，又怕受连累，再三央求，特务们把我工作人员释放，却把群众张富抓走，押往县城。

伪兴隆县日本县长西山得知这两条消息后，立即决定对小东区进行大检举。2月1日（农历腊月十六）凌晨，在西山的指令下，日本宪兵队长潘大胡子，会同伪兴隆县警察署长张福庄，率日本宪兵和刘其昌讨伐队100多人，将小东区村包围起来，进行了大搜捕。敌人进村后，逐户搜查，见男人就抓，几个小时就抓捕了上至70多岁老人，下至10几岁儿童，120多人。敌人把抓来的群众集中到李稳、吴玉满、李振远三家的院里，用绳子捆绑起来，穿成长串。随后又押送到兴隆县警察署留置场（即拘留所）。敌人妄想从这些人嘴里捞到什么，对他们施以种种酷刑。诸如拳打脚踢、压杠子、灌

凉水、灌辣椒水、手指插竹签等。但是，被捕的群众却无一人屈服。10几天以后，敌人不得不把年过花甲的老人和十几岁的儿童放回。

2月20日（农历正月初六），被捕群众50多人被枪杀在南土门东山坡“万人坑”，其中包括小东区17人。

2月27日（农历正月十三），小东区群众王惠林正在槟榔沟八路军办事员杨守仁家躲避。刘其昌讨伐队100多人，由特务潘洪章带路，再次进行大搜捕。先后到槟榔沟杨守仁家把王惠林和一个姓岳的群众抓走，然后去荞麦岭抓人。有个武装班长见到讨伐队来抓人，刚要从后门逃走，就被讨伐队发现，当即开枪打死。随后讨伐队又到大台子，抓了几个赶驮子的人。接着，又到红石坑、大灰窑等地抓人，这次共抓捕20多名群众。从大灰窑出来，转回小东区，送至兴隆警察署留置场拘押。几天之后，被抓的人们被分批带到县城聚仙楼饭馆刑讯。

3月下旬，敌人把从小东区和从其它地方抓捕来的群众，除已就地处死的以外，下余150多人，用汽车押往承德监狱。这批人经过敌人的多次审讯，又有17人被处以死刑，在承德水泉沟被枪杀；2人被判处无期徒刑；40多人被处以15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余人被送往东北当劳工。

1945年“八·一五”日寇投降后，小东区人民重见天日。但到这时，这个村被押送承德和解往东北的80多人，绝大多数都已被处死或折磨致死，生还的只有刘思荣、于云才、高东田、王惠林等4人，若再加上当时被处死的11人，前后一共有近百人丧生。小东区在敌人进行大检举、大搜捕、大屠杀中，群众所受的折磨、死亡十分惨重。

朱素清　云青调查整理

（选自中共承德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暴行与血泪》，1985年，内部出版，第125～126页）

九虎岭惨案

木村光明笔供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五日）

被害人赵奎等七人和被害人亲属杨保玉等七人的控诉书及当地居民王盛德、王盛君等十二人的书面证词和查问笔录十四份，通过翻译读给我听了。没有差错，全部都是事实。

我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旧历五月二十一日〕在承德宪兵队本部任特高课长时，正如上述材料所载，捕杀中国人民，命令喜峰口宪兵分队长的同时，我也亲自到当地指挥喜峰口宪兵分队、宽城派遣宪兵队、宽城警察讨伐队、满军宪兵和协同宽城日本军讨伐队，在青龙县九虎岭村抓捕了中国抗日工作人员和中国和平居民刘殿福等百余人，带到宽城派遣宪兵分队扣押，经灌凉水、灌煤油、殴打等拷问后送承德法院加以迫害。此事实，我负全部责任。

关于我以上所犯罪行，请被害人给我予严厉的处分。

（一）119—2，31，2，第四号

木村光明笔供

（一九五六年六月四日）

一九四三年一月，喜峰口宪兵分队所属宽城宪兵分遣队（又称临时派遣队）的密探侦知，在青龙县的九虎岭村，有八路军迁青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举行会议，组织当地居民进行抗日救国工作。喜峰口宪兵分队长笠井向承德宪兵报告了上述情况。于是，宪兵队长和我即由承德前往宽城。当时关东宪兵司令部的长发大佐也来到承德地区巡视，了解宪兵活动情况及对付共产党的策略等，他也同

我们一起到了宽城。由于抗日力量强大，队长命令我统一领导指挥进行镇压。我打电话将承德宪兵分队调来分队长生田和宪兵六十名，古北口宪兵分队长长岛玉次郎及部下宪兵四十名，加上喜峰口宪兵分队长笠井及其部下宪兵六十名，共一百六十名宪兵，分批前往九虎岭地区。我和笠井分队长率部由西方前进，南方是长岛分队，东方是生田分队，都伪装成去捕鱼的样子。第二天拂晓到达目的地，因天未亮，我用电筒指挥包围了居民房屋，按计划进行抓捕，共抓了一百五十名左右的当地居民。在搜捕时，八路军工作人员逃跑，被枪杀了五名，是在九虎岭的北方。当天晚上，我在宽城命令笠井分队长负责领导拷问，我就回到喜峰口。这些被捕的人全部押在宽城进行拷问。事后据笠井报告，因严刑拷问致死十一人，我告部下，以“战斗中射杀”名义报告上去。一个月后，被捕的人大约七十名左右被送到伪承德检察厅，交法院审理判决，结果不详。

以上是由我亲自指挥或参加指挥所犯下的罪行。

(一)119—2,31,1,第六号

对木村光明的庭审记录

（一九五六年七月七日）

问：根据被害人刘文贵和被害人亲属刘文振的控诉及检察机关的调查，在一九四一月十七日，承德日本宪兵队所属宪兵在青龙县九虎岭村抓捕我国和平居民刘文贵等十九人，用棍打、火烧等酷刑摧残后，将六人枪杀，刑讯致死一人，同时把小孩摔死了，把赵四塞入冰窟窿里淹死了，把赵相阁的眼睛挖掉了，这一罪行事实，你承认吗？

答：是事实，我应负责任。

问：刚才所谈的事实，就是把赵相阁的双眼挖掉后，又把他的心脏挖去，这一事实你知道吗？

答：我没有到现场去，是中国人在现场见到的，我相信中国人

说的话是真实的。

审判长：传证人刘文振到庭。

问：你是刘文振吗？

答：是，我是刘文振。

审判员：你把日本宪兵队在你们村的暴行讲一讲。

刘文振：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七日，承德宪兵队管辖的喜峰口日本宪兵到我们九虎岭村抓人，这次共抓十九名，其中有我父亲、我弟弟，我老婆和我的小孩。当时被他们杀害了六人：把赵润的下巴颏打碎死去了；把赵相阁按在地上，挖去双眼，又挖去他的心；把刘凤贵带到大磨石沟，用木棍活活的给钉死了，这根木棍是我踩着他的脊梁骨给拔出来的。这根木棍有一寸多粗二尺多长，头上是三棱角的（证人说到这里放声大哭）。还有我那八个月的小孩刘双河，在我老婆怀里抱着吃奶，被日本宪兵从我老婆怀里夺去活活的摔死了。当时还把我老婆的棉衣扒下，绑在木桩上，用火烧她，烧后又用木棍打，把她的脑袋打了一个窟窿，已成残废，至今不能劳动，连饭都不能做。这些都是这个强盗给我们造成的！（证人指着被告人木村光明气愤地说。）其余的人被带到孟子岭后，把刘谦、刘文学、刘文远、赵裕富、赵志（十二岁）等五人，在孟子岭河套让跪在地上枪杀啦。赵志和赵裕富是父子俩，被日本鬼子枪杀时，赵志还拉着他爹的手。我父亲刘春和关仁玉、赵荣三人，宪兵对他们过堂拷打逼供，强迫他们承认是反满抗日工作人员，不承认就灌煤油掺凉水，用木棍打，把烙铁烧红了烙，把我父亲的头皮都烙的没有了，天灵盖露出骨头，鼻子烙掉了。过完堂之后，被押在张万林的仓库里，他们三人因再也不能忍受日本鬼子的毒刑，喝卤水死去了。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七日抓人那天，日本鬼子还烧了我们村一百五十多间房子，粮食、农具都给烧光了，还抢走我们的牛、羊、驴一百多头。

审判员问：木村光明，你对证人刚才所讲的还有什么要说的？

答：我负完全责任，我相信中国人民说的话是正直的。我犯下了罪该万死的罪行，我请求严厉惩处我，我再没有什么讲的了。另

外我要讲一句，是我违犯 了人道主义原则，我犯下了最残暴的罪行。

问：你对事实调查部分还有什么要说的？

答：事实上没有错误，也没有出入，我负全部责任。

审判长：本庭对被告人木村光明的事实调查部分结束。将被告人木村光明还押。

(一)119—1，319

石田一雄笔供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一九四三年一月，我被编入了承德宪兵队第三游击队，在笠井种夫中尉指挥下，我以分队长的身份和其他宪兵一百二十名一起，参加了青龙县、兴隆县、迁安县等地进行消灭中共迁青平县政府地下工作人员及对其地下组织的“扫荡”，犯下了如下罪行：

一九四三年一月中旬，于热河省青龙县九虎岭地区，根据游击队密探的情报，包围攻击迁青平县政府基干队三十名时，我在笠井中尉指挥下，侵入九虎岭西北方，和日军土居部队一起攻击，射杀了迁青平县长张某等十五名干部战士。

一九四三年一月下旬，于迁安县喜峰口，我指挥部下宪兵十名，逮捕了迁青平县政府领导下的抗日救国会干部和积极分子六十一名，我亲自参加以棍棒殴打、灌凉水等手段拷问后，提出判处死刑的意见，将六十一名被害者全部送往热河特别治安庭判处死刑。

(一)119—2，803，1，第四号

赵奎控诉书

（一九五六年七月六日）

一九四二年旧历五月二十一日，喜峰口宪兵队来九虎岭村涯子庄和九虎岭庄抓人，当日被抓的有陈祥、杨宝万、张升、王印和我等一百多人，被捕后押送到宽城警察署拘留所。第二天早晨由拘留所里提出陈祥、杨宝万和我等十五名，带到审讯室过堂，问我在救国会里头担当什么责任。我说，什么也没有担任。日本鬼子把我按在地上把身上的衣服扒下来，用皮鞭子和木棒子毒打，把我打的在地上乱翻乱滚，我浑身被打的又紫又青。我们这十五个人，都和我受同样的刑罚，一直打到下晚黑，又押回拘留所里。二十三日，又把我们十五个人带到警察署房后井沿跟前，我到那一看，放着个梯子，梯子下面有个水坑，日本鬼子就叫我头朝下躺在梯子上，把我的两条腿在梯子横杠一上一下放着，把我胳膊背到梯子下面去，然后给带上手铐和脚镣，还把我脖子用绳子绑在梯子上，灌我凉水，把我灌昏过去，用香火烧我，苏醒过来后又灌凉水，不多时又昏过去了。再苏醒过来后，我看见陈祥也和我一样在梯子上躺着，也被灌凉水，灌昏过去也用香火烧，一连把陈祥灌昏过去三次，把肚子灌涨后，日本鬼子用脚踩他肚子，把水踩的顺嘴和鼻子往外流。一个鬼子踩，一个鬼子灌，一踩一张嘴，那个鬼子就一灌，这样反复进行。另一个鬼子捏着杨宝万的脖子向水坑里按，一连几次把杨宝万也浸昏过去了。我们这十五人都受过这些刑罚，把我们轮流着灌了一天，就这样一连折腾了几天。五月二十八日，从拘留所里提出杨顺有、刘广福、孙广安、孙广和、孙永林、张升、王印和我等十二名被押送到平泉县法院。过了一堂，在那里押了三天，给了我两碗粥吃。六月初一日，把我们押送到承德监狱，给带上十几斤重的脚镣子押在监房里。六月末，把我们十二人带到南营子法院过堂，来回十五六里地，回到监房一看，脚脖子的皮都磨没有了，有的露出骨头来。到旧历七月二十五日，锦州高等法院的到承德监狱来提我们

一百零三人进行宣判。判处死刑的三名，其余一百名被判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最少的也判十年徒刑。我们这十二个人，孙广和判无期徒刑，我被判十五年徒刑，孙家林判十二年徒刑，其余都判的是有期徒刑。判刑后不几天，孙广和、王胜惠、孙永林死在承德监狱。我们九人于旧历八月初五日被押送到营口监狱。在那里不给我们饱饭吃，还得干重活，住的房子冬天不生火，屋子里墙上的冰霜有二指多厚，杨顺有、孙广安等八人连冻带饿就死在营口监狱了。只有我一人，还真是命长，没被折磨死，今天才有机会作为日本鬼子残害中国人民的见证人，在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庄严法庭上，清算日本鬼子残害中国人民的这笔血债。同时，我还要指出，日本鬼子不仅仅是迫害了我一个人，而是我全家人都受害。因我在监狱长期被关押，我老婆被伪讨伐队给霸占去了，两个女儿也被抢去了，两个小儿子被活活的给饿死了，只剩下我一人无家可奔、无亲可投。日本鬼子害得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种种灾难都是他们这些杀人强盗造成的，我要求法庭对这些杀人强盗严加惩办，为我们报仇。

(一)119—1,319

(以下有《陈祥控诉书》、《张久春控诉书》、《王树春控诉书》、《杨保玉控诉书》，选编从略，编者注)

王盛德等证词

(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

我们是河北省青龙县宽城区九虎岭村的居民，为日本鬼子抓捕我村居民的罪行事实作证。

一九四二年旧历五月二十一日〔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喜峰口日本宪兵队和宽城警察大队来我村，抓捕去孙永林、赵奎、杨顺有、刘殿福、陈祥、孙广安、孙广生、孙广合、孙广成、杨春山、孙广喜、孙广顺、孙广瑞、杨宝万、何凤国、王印、张升、刘万福、王盛会、杨殿有等一百余人，押在宽城日本宪兵队，后由日本宪兵队送至伪

满承德监狱。同年八月，将赵奎、孙广合、孙广安、张升、孙永林、刘殿福、杨顺有、何凤国、王印、王盛会、杨殿有等十二人，由伪满承德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分别送往东北营口、辽阳、抚顺等监狱关押。这十二人中，除赵奎一人回来外，其他十一人均死于东北伪满监狱。

以上事实，都是我们熟知的，特此作证。

证明人　王盛德、王盛君、王奎、刘万秀、李永福、张贵、何凤福、何凤岐、杨殿春、邓永生、王盛华、何安信

(一)119—2,31,2,第四号

刘文贵等控拆书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四)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七日，喜峰口日本宪兵抓去我们村十九人，计有刘文贵、刘文远、刘文学、刘迁、刘稳、赵文和、赵四瞎子、赵有之女、刘春、刘双河、关仁玉、关元祥、赵荣、赵相阁、赵润、刘凤贵、张洪喜、赵裕富、赵志等十九人。其中关仁玉、赵荣、刘春等三人被日本鬼子严刑拷打后，被关在孟子岭一个仓库里，仓库里放有卤水，他们三人不堪忍受日寇的毒刑，都喝卤水死去了。被日本宪兵残杀的有刘文远、刘文学、刘迁、赵裕富、赵志等人，均杀在孟子岭村。赵润被日本宪兵将下巴打碎而死。刘双河是刚八个月的孩子，被日本宪兵从他妈的怀里夺去活活的给摔死了。赵有的女儿被活活的给冻死了。赵四瞎子被日本鬼子绑上塞入冰窟窿里淹死了。赵相阁是被日寇捕住后挖去双眼，扒出心来，活活痛死。刘凤贵被日寇用刺刀刺死在梁南大落石沟。刘文和被日本宪兵捕去后，处以长期徒刑。这次被抓被杀的绝了七户，有刘文学、刘文远、刘迁、刘文和、赵相阁、刘凤贵、赵裕富等七户。这次抓我村十九人中、共杀死、逼死我村无辜百姓十四人，被判长期徒刑一人，释放四人。

控拆人　刘文贵、刘文操、徐春、赵有、赵三顺、关元顺、赵秀英

(一)119—2,31,2,第六号

查问控诉人杨兰存笔录

（一九五四年二一月十五日）

为了查清前日本关东军第三特别警备队少佐、队附木村光明任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期间，指挥部下在九虎岭村捕杀我和平居民的罪行，青龙县人民政府方野青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查问了控诉人杨兰存。杨兰存自称：今年三十四岁，职业农民，家住热河省青龙县九虎岭村。

问：请你把木村光明所属日本宪兵围攻你村时你家与村中百姓受害的情况讲一讲。

答：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七日早晨，喜峰口日本宪兵队来我村围攻。我村是一个仅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这一次即被日本宪兵残杀了十四人，抓去了五人。当时在村里就残杀了十一人，其中有我刚八个月的小孩被日本宪兵从我怀里夺去扔在雪地里，连摔带冻死去了。另外还有三人被日本宪兵带到孟子岭，因受酷刑被逼喝卤水致死。这三人中，有一人是我父亲，当抬回尸体时，我见到他身上被日本鬼子打的伤痕累累。

我们村被日本鬼子殴打的人很多。我就曾被日本鬼子打的死去活来好几次，尤其是万恶的日本鬼子打得我头破血流，头上被打的伤疤现在尚存，明显可见。

问：你以上所讲情况都真实吗？如有伪造，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答：这是我亲身遭遇过的事，我所讲的上述情况完全是真实的。如有伪造，我愿负法律责任。

笔录已向我宣读，记录无误。

被查问人　杨兰存

查 问 人　方野青

(一)119—2,31,2,第六号

（选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八集《东北历次大惨案》，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第497～507页；内容有删减）

大帽峪、兰旗营惨案

大帽峪、兰旗营惨案是1943年春节期间，日寇在兴隆县洒河川的50个"人圈"中实行"大检举"的案中案。

1942年秋冬至1943年初，日寇在兴隆县实行了惨绝人寰的"集家并村"，妄图切断我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但他们这一目的并未达到。因此，日寇于1942年在洒河川搞成50个"人圈"以后，驻兴隆县日本宪兵队向其驻锦州的西南防卫司令官仍这样报告："兴隆县洒河一带居民都通八路匪"。于是他们在对"无人区"进行大讨伐、大"扫荡"同时，又在"人圈"内实行了"大检举"。

194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日伪锦州军事法庭人员秘密来到兴隆县洒河川进行部署。2月7日(正月初三)夜，日伪军警宪特同时出动，在50个"人圈"中逮捕居民2000多人。除在兰旗营集体屠杀外，其余均押送到兴隆，再转送到东北各地充当劳工。后来这些人绝大多数都被日寇迫害致死，只有极少人生还。兰旗营惨案是日寇制造的这次大惨案中就地屠杀我居民的一例。

兰旗营(人圈)位于兴隆县东南65公里处，是我五指山抗日根据地通往冀东基本区的一条秘密运输线的必经之地。伪孙德英讨伐大队的队部设在这里，这里驻扎着一个中队(100多人)伪警察。2月7日夜，日本宪兵队指挥着孙德英讨伐大队(300多人)在佟家沟以东三道河以西一带10余个"人圈"中逮捕了几百名居民。其中，仅大帽峪一个仅有67户人家的小"人圈"，就被逮捕73人。这些人被集中关押在兰旗营的一个大院里。

大帽峪虽然位居兰旗营以西3华里的山弯里，但是因为群众抗日觉悟高，经常掩护我军、我工作人员从该地过路。对此敌人已经有所察觉。1943年2月7日(正月初三)下午4时许，我部队一个排来到大帽峪，准备在天黑后穿过公路，越过洒河进关。天刚擦黑，大路上两个特务向部落奔来，正与去换岗的民兵曹万章相遇。

特务抓住曹万章问部落中有无八路，曹万章说没有，特务打了曹万章一记耳光继续逼问。这时，在部落大门里警戒的我部队侦察员杨采章向特务开了枪，特务高占英被击毙，特务王贵山逃跑，我部队当即向北撤回。为防止敌人报复，12 名村干部、民兵随部队北去，其他群众也隐藏起来。不长时间，日本宪兵和孙德英讨伐队 200 多人将大帽峪包围。他们先将山坡上的柴禾垛燃着，映得部落里通亮。藏身的群众以为房子被烧着，纷纷回家往外抢东西。日寇讨伐队乘机窜进村挨门挨户抓人，当即有 73 个男人被绑走。

日寇讨伐队把从大帽峪、马圈子、南沟、青杏沟、榆树沟、佟家沟、鸠儿峪、大石门等 10 余处"人圈"绑来的几百人集中关押在兰旗营部落中的一所大院中，并不允许被绑着的人们站着，强令他们一个挨着一个蹲着，不许动，谁蹲得高了就用棍棒打。第二天，日寇在大帽峪人的脸上划上红杠，左臂系上布条。对所有抓去的都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第三天，人们饥渴得喝院里泔水缸的泔水，随后进行刑讯。日本人审问，有人翻译，问八路军在什么地方？部落里谁是八路？谁通八路？公粮存在哪里？说不知道的就用火烤、凉水灌。然而，在日寇的淫威面前没有一个人屈服。马永兴的父亲被火烤得身上流油，棉衣都被油透了。可他什么也不说。大帽峪的司俊雨视死如归，拿劈柴把敌记录官打懵，最后被日寇用刺刀挑死。日寇审问大帽峪的一个姓梁的哑巴，哑巴当然不能说话，鬼子施用酷刑，哑巴拾起劈柴向敌人打去，被敌人拉出用刺刀挑死。日寇对大帽峪的曹清，一边用刑，一边逼问，曹清总是愤怒地回答一句话："我说你妈×呀！"大帽峪的靳志三对日寇的审问大骂不绝，敌人用刺刀挑了他，夜里他苏醒后爬回村，第二天死去。马圈子被捕的我地下干部赵福成腿上挨了一刺刀，仍然跑了出去。

日寇在 4 天中，对被捕的居民轮番审讯二三次，用尽了所有的酷刑，但最终仍是一无所得。

2 月 12 日(正月初八)早晨，敌人大声地喊起来："别的村的每人给一碗粥喝，大帽峪的每人给两碗粥喝，他们要回老家了。"至晚

上，敌人把大帽峪被捕居民中的30多人用汽车押去兴隆。剩下的30多人被赶到3个新挖的大坑边沿，面朝里背朝外跪下。尔后，日寇将事先准备的五六垛玉米秸燃着，大火冲天，映得地面通明。日寇用刺刀蘸着事先准备好的凉水，扑上来照着30几个被捕居民的背部连刺。顿时，热血迸溅，腹破尸横，惨不忍睹！接着，日寇又在此地惨杀我青杏沟、马圈子南沟等地同胞30多人。一夜间，日寇杀害70多人。在日寇的屠杀之下，只有杨茂林一人死里逃生，那是在众人出部落西大门下土坎时，杨茂林乘敌人去北道站岗之机，猛地向南跑去。一个特务紧追，向他头上打了两棍子，又放了一枪，他左肩中弹，仍跑上南山，从而获得重生。次日，日寇将在兰旗营关押的群众全部送往兴隆，或继续杀害或送往东北。

大帽峪部落的居民，这次死在兰旗营和外地的计69人。有9户被杀绝，30户死去男人，因此成了"寡妇庄"。惨案后，日寇和特务到该部落刑讯逼供致死8人，由于惨案造成该部落居民患病和冻饿而死的又有62人。从这次惨案至日寇投降的两年多时间，大帽峪共死亡139人，占该村原来总人口的57.7%。幸存者只有老弱病残102人。"寡妇庄"一词，不仅铭刻着42年前大帽峪、兰旗营这篇血泪斑斑的历史，也记载着兴隆县人民蒙受13年之久的千古奇劫！

何连仲调查整理

（选自中共兴隆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十万骸骨的碑记——"无人区"资料选编》，1985年，内部出版，第131～134页）

楸木林惨案

——白恩潮控诉书

我叫白恩潮，今年 76 岁，我亲眼目睹了楸木林惨案发生的全过程。事情虽已过去 42 年了，但每当我想起这码事，就怒火满腔，仿佛当年一幕幕的惨景，又展现在眼前。

我们楸木林子村，处在兴隆县城东南 110 多里，是一个喇叭状的山沟。日本帝国主义者看这块地形好，就把它和大小河南、沟门子附近的群众，用刺刀驱赶到一起，因这附近的山上长满了楸树，于是就叫楸木林“部落”。

楸木林人民从 1938 年起，就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抗日救国运动。他们抓汉奸、捉特务，给敌人以很大威胁，被圈入“人圈”后，还经常夜晚出没到公路两旁割电线、破交通，坚持抗日斗争。

1943 年 1 月，村里来了一个八路军伤病员，为了把他秘密转移到沟门子，借了贫农白泽仲的一头毛驴，由贫农李庆珍、张正顺 2 人护送，不幸在半壁山靳杖子被佛爷来村特务阚少贵、金明贵截获，送往半壁山警察署，严刑拷打，他们 3 人坚贞不屈，先后死于日寇魔掌。

兴隆县日本宪兵队长潘大胡子，发现楸木林一带总有抗日活动，这回又捉住了八路军的伤病员，遂下了血洗楸木林的狠心。

1943 年 2 月 9 日(农历正月初五)，天刚蒙蒙亮，四五个日军带着讨伐队长刘其昌和 30 多个讨伐队员闯进了村。一开始说是开会，把人们驱赶到村口，四周架起了机枪。那天我有事外出刚进村，一看这阵势，就想躲一躲，不料被两个讨伐队员看见，我第一个被反剪双手绑了起来，随后特务们从各家搜来一团团绳子，凡 18 岁以上的男人都一个个绑了起来，后来绳子不够了，又一人拴一支胳膊的拴成长串，一个瘸子被拴在最后。顿时，村子里女人哭、孩子

叫，哀声四起。人们被讨伐队用枪托驱打着出了村。我走在最前面，因瘸子走得太慢，被一枪托打翻在地，逃了一条活命。

敌人从楸木林绑走44人，押到屈占九家的大院里，那儿有日寇七八十人早已站着排、举着枪，枪上插着贼亮的刺刀；还有150多个伪讨伐队员，在那里四处游动，我进院一看黑压压的足有1000多人，听说这是日寇从东边抓来的。院子里放不下了，不少人还被圈到了东跨院。

一个日本人对大伙咕噜了一阵后，翻译说："皇军说，叫你们检举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谁给八路军送过多少米、多少鞋、多少袜子。说吧，不说，统统的死了死了的有。"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一个姓常的特务拿出一本账，站在日本人的旁边嚎叫着，叫着谁，谁就站到前边。姓常的叫了足有三十六七个人的名，没有一个人搭理他。敌人恼羞成怒，一个指挥官模样的人手一挥，一群日伪军像恶狼似的一拥而上，白井文被吊在窗钩上，敌人用荆条狠抽，逼问他谁是八路军？谁给八路军送过粮？白井文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白瑞存被打得满地翻滚，脑袋上鲜血涌出，血肉模糊；白玉升被敌人踩着脖子，用镐把乱打；白殿潮被绑在梯子上往嘴里灌凉水；还有的被踩着胳膊腿，往鼻子里灌煤油。尽管敌人非刑吊打，但没有一人招供。

敌人红眼了，拿出了他们"三绞废命"的绝刑。"三绞废命"就是在人的脖子上套个绳圈，后边插个棍子，第一绞把人的舌头勒出；第二绞把人的眼珠子绞出；第三绞直到人的七窍流血而死为止。当场就绞死3人，第四个该轮到贫农白瑞林的头上。每绞一个人之后就给下一个人松绑，问他说不说？白瑞林一直摇头。就是在这样的毒刑下，白瑞林也被活活绞死。

天色黑了下来，敌人打累了，也饿了。这时过来一帮伪警察，手里拿着镐把，对着我们劈头盖脸地打来，一人两镐把。打到我这，我一躲，两镐把都打在肩膀上，要是躲闪不及，准得打死。

院内渐渐静下来，我看在这伙恶狼一样敌人的面前，要不逃

走，绝无生路。我用脚踩了傅老二的脚一下，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给我解开绳子咱们跑吧。"他说："行吗？"我说："不跑没命了。"他偷偷给我解开了绳子，我也给他解开了绳子，他又给傅玉来解开，傅玉来又给路荣贵解开，路荣贵又给崔得生解开，崔得生又给崔永明、崔永亮解开。我们7个人个个憋足了劲，一下跃上墙头，翻了过去，撒腿就跑。没跑出去多远，就听后边响起枪声，崔永明中弹倒地，我们其余6个人总算死里逃生。全村剩下那37人，有的死在屈家大院，有的被敌人拉到兴隆、承德、锦州等地处死，无一人生还。

一个55户的山村，就有30多户没了男人，有的哥俩全死了，然而敌人的屠杀并没有吓倒我们。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我抗日人民政府派区长王佐民及张友德等同志连夜赶来慰问我们，召开追悼大会，控拆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人们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八路军走，别无出路，于是纷纷投奔了八路军游击队。从此，抗日斗争一浪高过一浪。一次。在我村北部山区，敌人遭我冀东十三团一部分部队的伏击，战士们把仇恨集中在枪上，枪口喷出了愤怒的火舌，打得敌人人仰马翻，只用半个多小时，就毙敌80多个，为乡亲们报了血海深仇。

白恩潮控拆　何连仲　张春生整理

（选自中共承德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暴行与血泪》，1985年，内部出版，第120～123页）

光头山惨案

桥本岬口供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问：现在你讲一讲，你在伪满西南地区、热河讨伐中，特务宪兵队破坏抗日地下组织，逮捕、刑讯、杀害和平居民及抗日地下工作人员的罪行。

答：在热河省的西南和南部地区，抗日地下组织很多，所以当时我命令指挥各特务宪兵工作队，把逮捕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当成特务宪兵队的主要任务之一。在我任职期间，对承平宁县等抗日地下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与和平居民进行了 4 次大逮捕，共逮捕了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及和平居民 990 余人。经过审讯后，将其中 580 余名送满洲国承德地方检察厅，由满洲国承德法院特别治安庭以违犯《治安维持法》的名义判决了。其中判处死刑者 50 余人，判处徒刑者 530 余人。

我命令部下逮捕、杀害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及和平居民事件的具体罪行是：

一九四三年二月中旬，对光头山八路军高桥部队、武光部队、包部队进行包围袭击之后，在一九四二年农历腊月三十日深夜，我与混成第八旅的参谋，计划消灭光头山八路军抗日根据地，逮捕抗日地下工作人员。但当时来不及做对抗日地下工作人员的侦察工作，就命令永井工作队的特务宪兵与黄土梁子地方警察共 60 名，在满洲国军大崎部队协助下，把光头山南侧附近地区所有成年男子全部逮捕起来送到黄土梁子警察署。这次共逮捕了当地和平居民与抗日地下工作人员 520 名，由宪兵警察严刑审问了 10 天，将其中 210 名送至满洲国承德地方检察厅，由满洲国承德法院判决

了。同时在光头山西南地区，我命令滨内宪兵工作队依照事前已侦察好的情报，在当地警察及满洲国军白井部队的协助下，逮捕了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及和平居民 80 名，刑讯四天后，将其中 60 名送至满洲国承德地方检察厅，由满洲国承德法院判决了。

一九四三年三月，我命令驻青龙的白工作队，在日本宪兵分队指挥的满洲国警察讨伐队的协助下，逮捕了青龙至平泉公路两侧的青平凌县抗日地下组织的工作人员及和平居民共 130 名。在日本宪兵队审问后，将其中 110 名送至满洲国承德地方检察厅，由满洲国承德法院判决了。

一九四三年六月，我命令永井工作队在平泉日本宪兵分遣队指挥下，在当地警察、满洲国军队协助下，对黄土梁子、八里罕等地光头山东侧地区承平宁抗日县政府的地下组织的工作人员与和平居民共 120 名予以逮捕，经严刑审问后，将其中 80 名送承德地方检察厅，由满洲国承德法院判决了。

一九四三年七月，我命令滨内工作队在当地警察、满洲国军协助下，在光头山西侧三家等村逮捕了承平宁县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及与其有联系的和平居民共 140 名，经刑讯后，将其中 120 名送至满洲国承德地方检察厅，由满洲国承德法院判决了。

问：你把设置"无住禁作地带"，破坏和平居民生活的罪行和你的责任讲一讲。

答：一九四二年九月下旬，我以特务宪兵队长及西南防卫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了西南地区防卫委员会会议，参与集体策划和亲自命令指挥部下执行设置"无住禁作"地带的罪恶计划。同年十月，在沿长城线的北侧，由山海关至独石口的约 400 公里长、5 至 20 公里宽的地区内执行了设置"无住禁作"地带的罪恶计划，毁灭了数百个和平乡村，毁灭了 10000 余户和平居民的房屋和土地，约有 50000 余名和平居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中旬，我和丰宁满洲国军警备司令等人亲赴设置的"无住禁作"地区视察，并口头命令我部下滦平长谷川工

作队、丰宁佐佐木小祝工作队积极执行设置“无住禁作”地带计划。仅滦平、丰宁两县被毁灭的和平居民房屋和土地约有2000余户。在丰宁白草村一带村庄设置“无住禁作”地带时，拆烧和平居民房屋2000余间。

我作为满洲国西南地区的特务宪兵队长和西南防卫委员会委员，在会议上同意并支持了实施“无住禁作”地带的罪恶计划，会后又命令指挥我的部下在丰宁、滦平长城沿线积极地执行了这一计划，致使和平居民失去了房屋和土地，遭到了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残害。对这惨无人道的罪行，我应负参与集体策划和亲自命令指挥与执行的责任的。

问：你讲一讲，你对逮捕的抗日人员、和平居民用过什么刑讯逼供？

答：我确认，我命令指挥特务宪兵队确实用过绳捆、脚踢、木棍打、灌凉水、灌辣椒水、灌煤油、香烟头烧、铁火钩烙、四马倒蹄等刑讯手段。在刑讯时被当场打死、打伤之后不久死在家里或者死在狱中的人也不少，但具体数目我不清楚。在逮捕抗日地下工作人员中有很多是当地和平居民，而在刑讯中不得已而招认为抗日地下工作人员的。

问：你讲清楚，你的特务宪兵队怎样进行活动及与伪满军、警察的关系？

答：当时特务宪兵队各工作队为了搜集情报，“扫荡”攻击八路军，镇压、逮捕、屠杀抗日人员与和平居民，经常化装便衣出去，进行秘密的罪恶活动。经常和满洲国军及警察取得联系，配合监督他们行动，听取他们的报告。特务宪兵队的情报是指导满洲国军队及警察行动的决策依据。至于特务宪兵对和平居民任意抢劫、敲诈、逮捕、拷问等非法行为，具体事件我虽记不清楚，但从人民的反映中，我相信是很多的。

问：你任伪满西南地区特务宪兵队长及西南防卫委员会委员的整个时期的罪行，你应负什么责任呢？

答：我以特务宪兵队长及西南防卫委员的身份命令指挥部下对八路军搜集情报，并指导配合满洲国军与警察讨伐部队对八路军袭击、扫荡了100余次，给八路军损失甚大。同时又命令、指挥部下积极参加设置“无住禁作”地带，破坏了和平居民的生活。并在满洲国军队的协力之下，对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及和平居民大肆逮捕、杀害的罪恶行为。我是应该负命令、指挥并亲自参与的全部责任罪行的。

(一)119－2,1010,1,第六号

横山光彦口供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五日）

问：你在锦州高等法院任职期间犯有哪些罪行？

答：我是一九四〇年七月开始任齐齐哈尔高等法院次长，一九四三年五月至一九四四年五月任锦州高等法院次长并兼任治安庭和特别治安庭庭长。在我到职之前，西南地区的热河省境内就开始了“西南肃正”工作，由日满军和警察、宪兵、特务等对该地区的革命活动进行残酷的镇压。在我到职后，作为高等法院的次长及特别治安庭庭长，也执行这个任务。我于一九四三年八月被命令为西南地区肃正委员会的委员，作为热河地区惨杀、镇压中国革命志士及爱国人民的日本帝国的一员干将，犯有严重罪行。

一九四一年一月，由于平泉县光头山一带八路军游击队、救国会的活动非常厉害，平泉县之日伪宪兵及热河省警务厅特务、司法警察，在平泉县南光头山地区进行大逮捕。从一月至五月先后在该地区共逮捕500多名中国共产党员、革命志士及爱国群众，其中约200名随时逮捕随时就送到锦州高等法院及承德分院分别处理。在我到职之前就处理了大部分。我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到职后，处理了该事件中约60名，其中40名由承德地方法院次长兼高等法院审判官内藤作审判长，田场川、山田作审判官，组成的特别治安庭

进行判决，另 20 名送到锦州高等法院治安庭，由我作审判长判决。该两地区分别处理的时期大约在五月至八月之间，该案件是由锦州高等检察厅派到当地的检察官龟田起拆的。这 60 名革命志士中，5 名被判处死刑（我作审判长判处 2 名），35 名判处无期及 10 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我作审判长判处 12 名），其它 20 名 10 年以下的徒刑（我作审判长判处 6 名）。

一九四三年一月至六月，热河省兴隆、承德、隆化、丰宁、青龙、喀喇沁中旗等地，由警察、宪兵、特务先后又逮捕了革命志士及爱国群众、救国会员 1000 多人，逮捕后随时送交锦州高等检察厅驻承德之检察官龟冈，该检察官随时起诉到承德的高等法院特别治安庭。在我到职前，也是由前任次长处理了大部分，我到职后共起诉到特别治安庭的约有 160 名，由承德地方法院次长兼高法院审判官内藤作审判长，于同年五月至八月分别判处革命志士 5 名死刑，约 100 名是 10 年以上徒刑和无期徒刑，55 名是 10 年以下徒刑。

一九四三年五月至七月，在热河省喀喇沁右旗七家、五家、旺业甸地区，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员、革命志士及爱国群众约 150 名，其中 40 名送交锦州高等检察厅，该检察厅于同年八月初起诉到高等法院，由我作审判长，于同一时期在公判庭上判决，判处革命志士约 2 名死刑、20 名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约 18 名是 10 年以下徒刑。

（一）119—2，23，1，第四号

田井久二郎笔供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一九四三年五月至一九四四年四月下旬，我在伪满热河省警务厅任特务科附（警正）时的重大罪行是，直接指挥侦搜队（通称特搜班）逮捕、审讯、杀害中国抗日爱国者。

一九四三年五月末，根据伪满热河省警务厅长武藤拟订的计划，我和特务科长共同组织了警务厅直辖侦搜队，我任队长，以佟某警佐、有村警佐为骨干的40名成员组成队本部。队本部下设两个小队，若干个分队。队本部以5人左右为一组，共分6个组，各组分配1名日本人警察官为指挥员，着便衣行动，其目的是，在热河省各地进行所谓"治安肃正"工作。当时确定以喀喇沁左、中、右旗和青龙县北部地区为侦搜队进行活动的重点地区。为了逮捕和镇压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的工作人员，在武装警察的援助下，在该地农村进行谍报工作，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侦搜班便衣在乡下搜集的情报，基本弄清了抗日工作人员的活动情况，我便指挥有村警佐制订逮捕计划，并告诉他要尽可能多逮捕和多收集情报。有村警佐从侦搜队员上报的材料中，根据被嫌疑者的嫌疑事实及其住址，做出逮捕名单给我看，我同意后，下达逮捕命令，然后各组分工进行逮捕，共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和其他爱国者150余名，用吊打、灌凉水及其他暴行进行刑讯后，将其中40名以违犯伪满《治安维持法》案件的名义送交承德检察厅，当时枪杀了两名抗日工作人员。

(一)119—2,30,1,第四号

胥清海证明书

(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

我叫胥清海，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曾在昭乌达盟喀喇沁旗旺业甸区伪旺业甸警察署任过警士、警长职务。当时承德警务厅侦搜队和警察署是一个系统，都属于承德警务厅领导的。我知道警务厅侦搜队长田井久二郎指挥所属，于一九四三年七月间，以"治安肃正"为名，在旺业甸罗圈铺美林沟、新店、南乌苏局子等地逮捕了46名居民，押在王爷府警察署，经过拷打后，送赤峰监狱十几个人，送承德警务厅十几个人，被送承德那十几个人放回

家后死亡了三四个人。因此，我向政府提出证明。

(一)119—2,30,3,第五号

吴国贵笔供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八日)

(一)当时热河的情况

一九四二年秋，冀东抗日军挺进到承德东北(约70多里)的光头山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当时伪第五军管区司令官吴元敏、顾问江岛虎之助和幕僚们，为维护敌伪的权利，应急的处置就是把驻赤峰的步兵十二团配置在光头山一带，施行与抗日军为敌的工作。战斗几次，因抗日军的战法巧妙，该团受损失伤亡甚重。不得已，又把驻在大滩的骑兵四十四团调来两个连，担任承德——三沟——六沟——平泉间的警备。这时，日寇关东军为确保西南地区的安全，也增派了日军两个大队，置于西南防卫司令官安藤少将的指挥之下，并命令伪军事部增派吉林的步兵两个团和一个独立讨伐大队、宪兵讨伐队，于十一月左右到达热河。

(二)各部队的配置如下

伪独立讨伐大队(队长赫魁)驻光头山以北地区。

伪步兵第十一团(团长田春凤)驻平泉、宽城一带。

伪步兵十三团第一营(营长工藤)驻承德东约40里之三沟。

伪宪兵一个队(队长桥本岬)本部驻平泉，其余分驻各部队驻地。

日寇两个大队(部队长名不详)分驻平泉、凌源一带。

这样，就对抗日军形成了包围态势。可是在增援部队未到达以前，抗日军曾在入冬时(十一月左右)进入三沟、六沟等地袭击伪警察所。并把伪村公所存放的布匹和粮食等分发给贫苦的居民。而桥本岬宪兵队到达后，就开始了对各地的侦察和搜查，特别对于抗日军袭击过的地方和接受抗日军分给布匹和粮食的居民加以逮捕

和毒打。据驻三沟的部队(十三团)报告,三沟及其以东的各村庄人民,三十、二十的被逮捕,一共捕有百余名。社会各阶层的反映也纷纷说:“讨伐队的宪兵特别厉害。他认为可疑的就逮捕,并施行残酷的拷打,受刑不过而惨遭杀害的很多。每天都有用卡车往承德或平泉送的。”最显著的,也是我亲自看见的,是一九四二年一月末或二月初(旧历腊月三十夜里),桥本岬指挥驻光头山地区的各宪兵、特务和伪警察等,实行大搜查、大逮捕,将光头山地区各村庄的青壮年男子全部逮捕,仅押解到黄土梁子村庄的就有500多人。

(一)119—2,1010,2,第八号

原编者注 吴国贵系伪满陆军少将、伪江上军训处长。

王振维控拆书

(一九五四年五月八日)

在康德九年阴历腊月三十夜晚,日本鬼子大崎部队来我村抓了好多老百姓。第三天,即康德十年阴历正月初二,我也被抓,同时被抓的还有樊林、樊树、韩炳钧、王树林、韩梦才、韩志才、刘昌海、张勇山、赵国平、赵国栋、刘珍、赵广喜、冯义、焦振铎、郝尚武、杨发等300多人,都于正月初三解送到黄土梁子警察署押了起来。初五日就有宪兵队来过堂,敌人问我:“你给八路军做了些什么事?”我说:“没有。”日寇就命令那些汉奸用横放在生着大火的火炉上的一根铁棍烙我,叫我把衣服全部脱光,那烧得通红的铁棍就放在我的脚上,还说:“给你暖和暖和!”烙得我半死不活。敌人又问我:“你是八路军的武装班长吗?”我又说:“不是。”他们又拿在油里浸过的三柱香绑在一起点着火烧我,一面烧一面问:“你看见八路匪吗?”烧得我实在受不住,我就乱招“看见了。”敌人又问:“你是八路军的武装班长吗?”我说:“不是。”敌人又烧了我一顿,敌人一边烧一边说:“你承认不承认? 不承认就把你烧死。”烧得无法忍受,我又胡说是

八路军的武装班长，这才不烧了。稍休息了几分钟又问我："是你给八路军送的猪肉吧？"我说："不是。"敌人又问："不是你是谁？"我说："我不知道。"敌人又用掺了煤油的凉水来灌我，灌了几口又命令我："快说是谁？"不说又灌，把我的肚子灌鼓了，有个汉奸就来踩，我当时昏迷了，过了一会才慢慢地醒过来。就这样一连灌了五六次，我被灌得半死不活，鬼子又问："是你送的吧？"那时我就说了："是我。"这才不灌了，把我又押了起来。正月十一日用汽车把我们 48 人送平泉，两个人戴一副 9 斤重的脚镣，这一车只有魏殿魁、刘珍、赵国栋、赵光喜我认识，其他人我都不认识。到平泉又戴上了手铐(把脚镣卸了)，还是两人一副。有一个汉奸来过堂，问我："你是八路军的武装班长吗？"我说："不是。"汉奸说："你不是在黄土梁子承认了吗？"我说："那时把我打得受不了，我乱说的。"汉奸就说："你老老实实的承认。"我回答说："法官，你说我干了啥就干啥。"那汉奸两步走到我面前，用穿着大皮鞋的脚恶狠狠地向我腹部踢了一脚，我就被他踢倒在地上昏过去了。待醒了后又被送回监狱。正月十九日被送到承德。正月二十五日我们 100 来人被判决了。我被判了 20 年徒刑。我记得二月初二日那一天，上次押送 48 个"犯人"去杀。就在这天，我们被分别送往各地。我被送到安东。到康德十一年冬，又把我送回承德，又送回平泉。在康德十二年正月十二日把我释放。这次被抓去的还有车轮矫村的安振堂死在了安东，吉永禄死在承德监狱。

(一)119—2,1010,3,第三号

李 树 森 控 诉 书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一日）

我叫李树森，今年 53 岁，出身农民，热河省平泉县三区张家营子村人。我要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侵占我村后，对中国人民大肆逮捕杀害的罪行。一九四三年二月，阴历腊月三十夜晚，日本帝

国主义侵略军为了破坏光头山抗日根据地，镇压我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因而伪满特务、宪兵、警察和伪满军共 300 余人，包围了光头山抗日根据地的张家营子村进行大逮捕。当时和我一起被捕的有李福、王锡和、魏德荣、余忠实、郭宝珍、余乐维、翟成山、张洪泉、张复林、张秀坤、张秀坡、张秀钻、郭奉祯、郭奉章、郭子仲、李德麟、洪永祥、洪永德、冯义、王凤阁、王连阁、李国祥、贾树林、何洪林、魏老五、魏先生、乔凤义、井树才、张荣贵、王佑文、尹和、尹海、张吉祥、隋成功、韩义、张家喜、赵广栋、焦振中、余乐义、王秀峰、刘振清、余锡纯、赵朋、胡凤柱、张殿起、刘宽、郭春先、刘显春、丁子昌、余水文等 100 余人。当天把我们关押在南沟门一间房子里，因人多又不通空气，当日即昏倒 30 余人，用凉水喷醒过来后，又把我们押送到黄土梁子。第四天，有伪满特务宪兵、伪满警察和伪满军来对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敌人问我："你是不是八路军的联络员？"我说："不是。"敌人就用木棒子打我。接着又问我："你们开了几次救国会？"我说："没有开过。"敌人又用木棒、皮带乱打我一阵。就这样翻来复去拷打逼供了好几天。还用烧红的铁铲子烙我的胸部、背部和肋骨等处，我被先后烙昏过去 5 次，结果把我身上的肌肉都烙烂了，好几个月后才好，现在我身上还有很多伤疤。除用铁铲烙我外，还用四楞棒子打我的脑袋，现在我的脑袋有时还觉着疼痛。另外，敌人还用一种悠架子刑罚，就是把我手脚的拇指都用麻绳绑住，吊起来摇动，致使我昏过去好几次。敌人就是这样打我，折磨得我死去活来不知多少次。于正月初九，把我和王锡和、余忠实、李福、余水文、魏德荣、郭宝珍、余乐维等押送承德。郭宝珍和余乐维两人在经过平泉时释放，但回家后不久便死了。在承德，我们每天受尽了各种酷刑，直至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由伪锦州高等法院宣判，我和王锡和、余忠实、魏德荣、余水文等人被判处 20 年有期徒刑，李富等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又押送到安东监狱服劳役。于一九四五年一月才把我释放。

(一)119—2,1010,1,第十一号

魏德荣控拆书

（一九五四年五月八日）

我叫魏德荣，今年53岁，家住热河省平泉县三区张家营村。我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桥本岬所属宪兵、伪满警察在我村进行惨无人道的逮捕、刑讯、迫害和平居民的罪行。

一九四三年二月前后，敌人企图摧毁光头山八路军抗日根据地，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一九四三年阴历腊月三十晚上，桥本岬所属宪兵、伪满军及警察，包围我村进行大逮捕。我记得当时和我一起被捕的有李树森、张洪全等100多人。敌人把我们关押在徐家营子，两天后，于阴历正月初四又把我们押送到黄土梁子。桥本岬所属宪兵和伪满警察及伪满军对我们进行刑讯逼供，把我的两手两脚的拇指用绳子绑住吊起离地两尺多高，来回摇动，把手脚的皮肉完全剥掉了。其后又把我绑在门板上灌凉水，肚子灌满后就用脚踩，使凉水由鼻子往外流。敌人还用烟头烧我的胸部，直烧得掉了一层皮。最后又用2寸宽的板子打我，先后打断了3根板子，使我死去活来不知多少次。正月初六，由黄土梁子经平泉押送到承德。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由伪锦州高等法院分别宣判，我和李树森、王锡和、余忠实、余水文等被判20年有期徒刑，李福等人判无期徒刑。之后又被分别押送到锦州、安东、鞍山、本溪等地强迫服劳役。王锡和等人就是在服劳役中被折磨死在监狱里的。其家属在归屯并户时全被折磨死了。

(一)119—2,1010,1,第十一号

王凤魁控诉书

（一九五四年五月九日）

一九四三年阴历腊月三十日夜晚，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和伪

满特务宪兵队、伪满警察的6个日本人到我家,用绳子把我绑起来押送到黄土梁子。第五天,伪满宪兵警察对我进行刑讯逼供,问我是不是八路军的联络员,我说不是,就用木棒子打我,还强迫我脱下棉衣,在我身上、头上乱打一阵,结果把我的前额打破了一个口直往外流血,致使我上半身都变成红色,当时我几乎要死过去了。正月初九那天,他们把我释放了,但是我被折磨得不能走路,用尽了全力好容易走到二道河子一个朋友家,养伤半个月后才借了一头毛驴骑着回到我家。我在黄土梁子亲眼看见被伪满宪兵和警察逮捕的和平居民及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共有500多人,仅我村就有姜复林、余乐义、余喜春、王秀峰、陈玉华、刘振清、郭奉祥、郭子臣、郭子仲、郭保珍、郭奉礼、郭奉祯、郭奉章、郭奉义、丁子昌、李树林、翟成山、张连麒等100多名。当时和我一起被释放的余乐义和郭保珍二人,因受刑甚重,回家不几天便死了。

(一)119—2010,1,第十一号

(以下有《刘庆林控诉书》、《李清和控诉书》、《宋殿璧控诉书》、《贾文瑞控诉书》、《王兆奇等控诉书》、《申秀文控诉书》、《王凤祥控诉书》、《查问控诉人侯坤笔录》、《查问证人周和笔录》、《张庆云证词》,选编从略,编者注)

(选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八集《东北历次大惨案》,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第537~570页;其中《伪热河省警务厅在光头山地区搜捕工作情况的报告》编入“参考资料”部分;内容有删减)

南双庙惨案

南双庙是承德县老爷庙乡的一个村。村前有白河水潺潺流过，四周有群山环抱，山上更有松柏苍翠，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善良而勤劳的南双庙人民，自古以来就劳动、生息在这块土地上。但是在抗战时期，这里的大好山河曾惨遭日本侵略者蹂躏，人民曾被涂炭。

1933 年 3 月 4 日，日本侵略者侵占承德之后，又把魔爪伸向四乡，他们清乡、讨伐、修“部落”、建“人圈”，大搞“无人区”，并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蹂躏我山河，残害我人民。南双庙曾是“扫荡”中受害最惨重的村庄之一。

1938 年 5 月，中共中央派出宋（时轮）邓（华）纵队出关，深入承德一带打击日本侵略者。纵队转移后，留下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他们宣传、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那时，杨雨民和高振东率领的武工队，经常活动于南双庙及其附近一带山区，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南双庙人民也经常配合部队活动，他们扒铁路、断交通、割电线、砍线杆，切断敌人通讯联络，同时还配合部队袭击警察分驻所、村公所。为了镇压南双庙人民，日本侵略者曾派遣特务四出活动，搜索情报，曾调动宪兵队、讨伐队，巡回“扫荡”，实行大清查、大检举、大屠杀。

1943 年 2 月 1 日（农历腊月二十七）这天深夜，日本宪兵队 100 多人偷偷地从承德来到南双庙。进村后，他们挨门挨户搜查，不管男女老少，也不管病残体弱，把人们全部驱赶到村南庙前的空地上。尔后，他们通过翻译开始对人们进行审讯：“谁是八路军？”“谁给八路军办过事？”“谁是村干部？”……对日本侵略者的审讯，人们只以沉默作答。敌人恼怒了，一伙汉奸特务蜂涌而出，按个抓人。刹时，110 人被抓捕。敌人又拳打脚踢，棍棒打，刺刀逼，不让被抓捕者的亲属接近。最后，被捕者被用绳子一个个联起来拉走。

当日，被抓捕的人们被押到离南双庙10里远的新杖子。在这里，日本侵略者对人们施以酷刑：烙铁烙、灌辣椒水、压杆子、刺指甲、吊大枪，人们惨遭折磨，但仍坚贞不屈。一个姓靳的小伙子，怀着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乘放哨的日本宪兵不注意，抄起镐头砸去，砸得这个侵略者脑浆迸裂，一命呜呼。最后他也被侵略者枪杀。

日本侵略者的严刑拷打一无所获，他们又施诡计，假惺惺地释放20人，但余下的85人却于正月初二被拉到承德，押入承德监狱。以后这85人中，有5人被砍头，69人被折磨致死，11人被送往安东（今丹东）、抚顺、阜新充当劳工。

日本侵略者在南双庙抓走人后，又放起一把火，把房屋烧毁，把粮食焚光，把牲畜烧尽。经这一劫难，南双庙村成了废墟，400多口人死去了一半，并且有10余户死绝，多数户死去男人，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寡妇村"。

中共承德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调查整理

（选自中共承德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暴行与血泪》，1985年，内部出版第152～153页）

日军在承德制造惨案概况表

惨案名称	发生时间	发生地点	杀害人数	烧毁房屋	其它破坏	备 注
津生泰大屠杀	1933年3月5日	围场朝阳地"津生泰"	33人(其中群众30人)			最早的一次屠杀
白马川惨案	1940年8月中旬	兴隆白马川	10余人			惨案中，日军头目煮吃人心
大屯惨案	1941年2月11日	宽城大屯	187人	535间	烧死牲畜480头(只)、粮食30多万斤	
暖河塘惨案	1941年4月26日	宽城暖河塘	15人	17户房屋大部被烧光		惨案后，形成"寡妇庄"
艾峪口惨案	1941年6月25日	宽城艾峪口	210余人(先后杀害)			
火斗山惨案	1941年8月22日	滦平火斗山	7人(抓捕60余人)			
快活峪惨案	1941年9月5日	滦平快活峪	45人	280间		
天桥沟惨案	1941年10月31日	滦平天桥沟	32人	房屋全被烧光		惨案后，形成"绝户村"
陡子峪惨案	1941年10月	兴隆陡子峪	16人			
小东区惨案	1942年1月29日	兴隆小东区	近100人(抓捕140余人)			
茅山惨案	1942年3月9日	兴隆茅山	60人(抓捕300余人)			
宽城街南山根儿大屠杀	1942年5月、10月、11月	宽城宽城街南山根儿	164人(3次屠杀)			

惨案名称	发生时间	发生地点	杀害人数	烧毁房屋	其它破坏	备 注
窄家沟惨案	1942年6月20日至21日	兴隆窄家沟	15人(抓捕13人)	20间		
九虎岭惨案	1942年7月4日	宽城九虎岭	150余人	150间	烧死牲畜900多头(只)	日军施用"挖眼珠"酷刑
宽城大屠杀	1943年1月	宽城街	410人			
二·一惨案	1943年2月1日	承德县鹰手营子等14村	254人			惨案后,南双庙村成为"寡妇村"
大帽峪、兰旗营惨案	1943年2月7日	兴隆大帽峪兰旗营	139人			惨案后,形成"寡妇庄"
椒木林惨案	1943年2月9日	兴隆椒木林	41人			惨案后,形成"寡妇庄"
小水泉惨案	1943年2月14日	兴隆小水泉	90余人(抓捕108人)			
六拨子惨案	1943年2月21日至24日	兴隆六拨子	57人			
清水湖惨案	1943年2月25日	兴隆清水湖	46人			
上庄惨案	1943年2月	兴隆上庄	80余人			
大地大屠杀	1943年3月9日	宽城大地等24村	340人(抓捕420人)			
水泉沟屠杀	1943年4月中旬	承德市水泉沟	45人			
塌山惨案	1943年5月中旬	宽城塌山	134人			

惨案名称	发生时间	发生地点	杀害人数	烧毁房屋	其它破坏	备　注
光头山惨案	1943年5月24日至8月23日	平泉光头山	50余人(第一次抓捕958人;第二次抓捕292人)			
王厂沟惨案	1943年8月15日至16日	宽城王厂沟	112人		毁庄稼700余亩	
中田村惨案	1943年12月4日	兴隆中田村	274人			
成功村惨案	1944年1月21日	兴隆成功村	31人			
八·一九惨案	1945年8月19日	隆化六道沟门	7人			日本投降后的又一次屠杀
合　　计	32起		3338人			

说明:本表系编者根据见于本书的史料编制,不是全部惨案。

参考资料

西南地区防卫司令部关于昭和十四年度中期以后西南防卫地区治安肃正指示

（一九三九年六月五日）

（西南防作命甲第一一三号附件第五）

一、昭和14年度中期以后，西南防卫地区的治安肃正，除准据昭和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西南防作命第六十五号附件《西南防卫地区治安肃正计划》和昭和十四年一月十二日西南防作命甲第八十二号附件《关于西南防卫地区第二期治安肃正指示》外，以本指示为据。

二、为今秋前根绝在热河省内残匪，西部、西南部及南部国境方面，仍集中日、满军和警务机关的综合力量进行，其他地区，则以日军为后盾，由满洲国各机关独自确立治安。

三、将来大股匪团的根据地将在省外，故须密切注视冀东、察南和内、外蒙方面的形势，强化国境警备，扼杀来自共军〔党〕和其他外敌的入侵、政治工作、谋略和其他有害行为，防患于未然。

四、日军大队，今秋以后均将其主力集结于铁路沿线，转入驻屯态势，

因此，为守备国境，应考虑满军的配置和警察力的增强等问

题。

五、在热河省西南部和南部，日军在初年兵训练结束后，以其为核心，日、满军警、协和会等积极顽强地继续讨匪，迅速根除残匪。

省内各部队为实施治安肃正，必要时可以越境到邻近满洲的地区。

六、建平、隆化、承德、滦平等县境附近（占山匪等）和建昌东北部省境附近（打一面、仁义匪等），由满洲军军警积极果敢地彻底进行讨伐，迅速根除潜伏在境界之匪。

为此，须使军警与相邻省县密切联系。由第五军管区司令官指导、统辖或区处，以期迅速收到实效。

七、其他地区，满洲国各机关独立担任治安维持。

八、实施肃正时，主要在重点地方配置所需兵力，其他机关分散驻扎，使各项工作浑然一体，持续而又激烈地彻底进行，尽快取得成果。

根据情况，划定时期，移动肃正地区，依次在担当区内全面加以肃清。

九、讨匪时倾注全力捕杀匪首。

满洲国各机关为达到上述目的，与军的果敢讨伐密切联系，继续加强招降、瓦解或引诱工作，或另外设法进行。

特别精选少数人员编成挺进队、便衣队，坚持追击，或通过潜入虎穴等办法，努力设法达到目的。

十、与讨伐并行，满洲国各机关也都出动到现场，迅速完善警备道路和通讯网，调查户口，收缴武器，分离匪民、宣传宣抚等。讨伐结束后，继续强化和扩充这些工作，迅速进行政治渗透，努力把握人心。

十一、共军的行动都是有组织的和极其巧妙的。不仅如此，最近突然潜伏起来，或以小匪团进行策动，或转向特务工作战。因此，搜集确切情报，把握其组织、系统、渠道等，拟定出更妙的方案，注

意避免陷入来回打苍蝇式的讨伐，甚为必要。

一旦行动，就要活用急袭、奇袭、引诱、伏歼等战术，发挥机动力与战斗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以精神和物质上的巨大打击，并穷追急追，使敌匪无时无处安身，无法抵抗。

另外，须经常注意省内匪团与共军的关系，不得稍懈。

十二、军队和各机关，应自肃自戒。特别须给满系以立功之机，期其活跃。为此，谋求提高其待遇等方法。为发挥治安肃正方面的实质性效果，切望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反思。

十三、对捕杀匪首、提供有利情报、逮捕通匪者、收缴隐匿武器等在治安肃正上有显著功绩者，按特别规定采取奖励措施（奖状、奖金、晋级、提薪、抚恤遗族等）。

十四、治本工作和思想工作，按第十项所示，与讨匪并行，并与之相结合。但关于更加彻底的实行，和一元化的实施，随着防卫委员会的设立，依靠其运营，努力取得显著的实效。

十五、关于情报搜集，另行指示。

（二）2056，232

（选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四集《东北‘大讨伐’》，1989 年，中华书局出版，第 597～599 页 ）

关宪作命[1] 第二六四号

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七日

命令：

西南地区特别肃正自五月开始进行，约6个月。搜索逮捕共军地下工作人员及外围团体，并继续侦察红枪会。由新京、奉天[2]、延吉、锦州、大连派宪兵协助。

附件：

昭和十六年度西南地区特别肃正要领

第一、方针

军为了呼应北支军[3] 的冀东肃正作战，令西南部防卫司令官统一指挥属下及配属部队和满洲国军警，扫灭热河及冀察国境附近蠢动的共产匪，以确立恒久的治安，特别顺利完成治本思想及其他各项工作。

第二、要领

一、担任特别肃正的西南防卫部队自五月二十四日与冀东作战呼应，实施讨伐约1个月。

二、使满洲国军警在讨伐部队之后方对国境严加警备，及时讨伐“侵入匪”，同时进行治本思想工作，其重点为丰宁西南部、滦平县西部、兴隆县及青龙县西南部。

使警察机关把据点向国境线方向推进，以扩大和巩固军队肃正之成果；使铁警强化滦平以西之警备。

三、增强满军警之兵力参加本肃正。

四、扩大防卫委员会。

---

① “关宪作命”，即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作战命令。
② 新京为长春，奉天为沈阳。
③ 北支军即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

五、省公署负责建立集团部落，建立警备道路通讯及部落防卫设施。

（存中央档案馆）

（选自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长城线上无人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311页）

关防作命第二八号关东防卫军命令

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五日

要旨:热河省南部八路军更加活跃,为了弥补西南特别肃正工作而实施"时局应急西南特别肃正",增加兵力。

关防作命甲第二八号附件

时局应急西南特别肃正要领

第一、方针

一、日军根据当时局势,决定加强军队对西南特别肃正的支援,并加强治本及思想工作。

第二、要领

一、应急肃正自九月中旬(一九四一年)开始进行两个月。

二、地区为热河全省,重点为丰宁、滦平、承德、兴隆、青龙5县,并在全省侦察并准备破坏红枪会及宗教团体。命锦州军、警、宪协助。

三、日军在国境一带施行电机作战。

四、警察将国境地区据点向前推进,施行"行政渗透。"

五、治本工作之重点为修筑道路、通讯设备,施行生活品配给制,进行集家工作。

六、使协和会及弘报机关分化红枪会及宗教团体。

(存中央档案馆)

(选自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长城线上无人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312页)

西南防卫司令部时局应急

西南特别肃正计划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日）

第一　方　针

一、地区部队务以新配属的兵力应急加强西南特别肃正工作，在军强有力的支援下，积极推进治本、思想及其他各项工作，迅速完成之。

二、此次肃正开始，即须迅速扫荡、歼灭七月以后在国境附近地区逐渐恢复匪势的各匪团，以铲除国内治安的祸根。

第二　指导要领

一、应急肃正期间，从九月中旬起二个月。

二、略（日文原件如此，下同）

三、略

四、略

五、略

六、略

七、思想工作仍按原来计划继续进行，特别应促进协和会省本部等积极行动，主要利用在野的有势力者谋求一般良民的组织化。统辖各种弘报机关，彻底贯彻适应实情的宣传、宣抚方策，努力引导群众，以分离匪民。着令承德宪兵队长统辖区处满洲国宪兵及警察，逐步加强对地下组织的侦察，以期将其消灭。同时，继续对红枪会等宗教匪进行宣传、宣抚，努力诱导，但对现行犯，特别是对有害的师傅必须加以镇压。

八、在此次肃正开始时，战斗司令部暂设古北口，以后移至密云，以指导在兴、滦地区的肃正行动。

九、略

第三　肃正准备

一、略

二、九月二十七日令新配属部队，按以下规定前进至第一线：

满军第五团九月十九日到达承德后，继续由铁道输送到古北口，在古北口准备讨伐。

以汽车将第五独立守备队的一大队（缺二中队）输送到青龙县熊虎斗。

以汽车将第二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中队输送到兴隆或下营。

第一独立守备队的一大队（缺二中队）由铁道输送到古北口。

第四　兵力部署

一、军队区分：

宫崎讨伐队：

独立守备步兵第十八大队（缺驻扎地留守部队）；满军骑兵第四十四团的一连。

铃木讨伐队：

独立守备步兵第十七大队；满军步兵第五团（缺一个营）。

泽村讨伐队：

独立守备步兵第十三大队（缺一中队及驻扎地留守部队）；第二独立守备队第二中队；满军第三十四团（缺一个营 及约一个连）；满军第一特设队本部及第一营（缺二连）。

矢泽讨伐队：

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十大队（本部通信班一〈缺二号无线电分队〉中队二）；独立守备步兵第十三大队的一中队（下道队）；满军第

一特设队(缺第一营(缺二连)及骑兵连)。

(一)119—2,25,2 第三号

(选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四集《东北'大讨伐'》,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第599～601页)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满洲共产党抗日运动概况》摘录

（一九四二年六月）

一、一般情况

该期间(一九四二年上半年)西南部国境地区宪兵配合讨伐队的行动，所进行的肃正工作，重点在于逮捕、摧毁兴隆县和青龙县内的中共系统组织，对各地进行深入的侦察，将敌之组织铲除在萌芽之中，使敌之企图受挫。主要成绩如下：

逮捕件数 154 件

逮捕人数 1292 名

处理情况：

送案 511 名

转送其他机关 4 名

利用 91 名

释放或归农 689 名

二、肃正工作重点

以破坏、摧毁中共系统组织中，形成匪团根据地的外围组织为目标，配合讨伐队的行动，深入侦察，探悉敌方企图，主要指向下述重点地区：自一月至四月中旬——兴隆县周围；四月下旬以后——青龙县西部一带。

三、肃正状况

(一)兴隆县方面

关于兴隆县内党匪的情况，自去年十一月以来，承兴工作团及平密兴伪县政府突然活跃，经前段时间的侦察，已查明其全貌。为此，一月下旬以来着手逮捕至四月中旬为止，肃正工作大体结束。

但四月中旬以后，随着共匪大举侵入和积极策动，仍须继续侦

察。

在此期间，兴隆县内所进行的主要逮捕事件如下：

1、兴隆县东南部地区地下组织一齐逮捕事件。

时间及地点：昭和十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兴隆县兰旗营、半壁山、双庙地区。

逮捕的经过：去年十一月末，在遵化县内，日军与共匪战斗之际，从缴获的文件中获悉，在上述地区存在承兴工作团系统地下组织，经承德宪兵队侦察，查明其主要分子的情况，即与日满军警联络进行了一齐逮捕。

逮捕成果及处理情况：因逮捕而消灭的地下组织，有承兴工作团系：青年报告会二十四，青年报告队一，办事处一；计逮捕四百二十三名。将逮捕之人送承德宪兵队审讯。结果：罪行重大者一百五十名；罪行轻微者二百七十三名，准备利用于今后工作，经教育后于一月二十九日、二月十日分两批释放。情况如表；

类别 地区别		逮捕人数						送案数						释放外围团体群众
		工作员	共匪	外围团体 干部	外围团体 下级	通匪	计	工作员	共匪	干部	下级	通匪	计	
兴隆县	半壁山地区			23	100	8	131			23	3	8	34	97
兴隆县	双庙地区	1	2	16	146	53	218	1	2	16	10	53	82	136
兴隆县	兰旗营地区			18	26	10	54			18		10	28	26
承德县见草沟地区		1		4	15		20	1		4	1		6	14
计		2	2	61	287	71	423	2	2	61	14	71	150	273

2、兴隆县西北部地区逮捕地下组织事件。

逮捕时间及地点：昭和十七年四月十六日；兴隆县兴隆、好地子、山神庙、大道河地区。

逮捕的经过：日军讨伐队三月下旬在兴隆县鹰手营子村二道

沟地区扫荡时，从击毙的政治工作员携带的文件中获悉，在上述地区设有秘密的平密兴伪县政府地下组织。据侦察结果，四月十六日在日军援助下进行了大逮捕。

逮捕实绩及处理情况：

因逮捕而消灭的地下组织：

平密兴伪县政府系统：共产党村公所十个，共产党系统自卫团四个，共产党系统救国会两个，共产党系统青年团四个。共逮捕七十名。对逮捕的人进行了审讯处理，其中主要分子四十六名，于四月十九日、二十三日两次送案；有利用价值的九名，留今后工作中利用；案情轻微者十五名，于四月二十二日经教育后释放。情况如表：

类别 地区别	逮捕人数			送案数			利用	释放数		
	干部	下级	计	干部	下级	计	干部	干部	下级	计
兴隆地区（包括红梅庙）	23		23	12		12	3	8		8
好地子区	14	16	30	13	14	27	1		2	2
山神庙地区	6	2	8	3		3	3		2	2
六道河地区	9		9	4		4	2	3		3
计	52	18	70	32	14	46	9	11	4	15

(二)青龙县方面：

青龙县是国境五县中最安静的地区，仅在峪耳崖附近发现过有迁遵兴伪县政府系统的工作员的策动。但自去年中期以来，周治国匪一部潜入都山地区，继而发现其青平工作团，现有党匪暗中活动，并逐渐活跃起来。为此，宪兵自去年末起，针对党匪的策动，为破坏其组织，采用先发制人的办法，布置侦察网，进行镇压。

但是，今年二月下旬，第十二团系统之匪团迫近青龙县国境地区时，潜入境内的工作员突然活跃，不仅青龙县西部地区，而且东部正面地区亦不容苟安。

宪兵进一步加强了侦察网，在各地大体察明了概貌，并有选择地进行了逮捕。审讯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地下组织广泛存在。六月上旬，先在青龙县西部地区和与之有关联的迁安县西北地区进行逮捕。

在此期间，在青龙县内进行的主要逮捕事件如下：

青龙县西部地区逮捕地下组织事件。

1、逮捕时间及地点：昭和十七年自六月四日至六月八日，在龙须门(包括宽城、峪耳崖)地区、九虎岭地区、横城地区。

2、逮捕经过：今年二月以来，承德宪兵队获悉上述地区有党匪策动，遂强化侦察网，察明全貌后，先进行有选择的逮捕；在掌握全部情况后，部队随时援助该地区肃正工作，进行了大逮捕。

3、逮捕成果及处理情况：

由于逮捕消灭的组织：

迁青平办事处系统：救国会二十三个，报国会七个；共逮捕一百三十六名。由承德宪兵队进行审讯，其中罪行重大者八十五名，六月十六日送案；罪行轻者五十一名，教育后释放。情况如表：

类别 地区别	逮捕人数			送案数			释放数		
	干部	下级	计	干部	下级	计	干部	下级	计
龙须门地区	23	76	99	23	35	58		41	41
九虎岭地区	6	8	14	6	4	10		4	4
横城地区	6	17	23	6	11	17		6	6
计	35	101	136	35	50	85		51	51

(三)滦平县方面：

滦平县方面的肃正工作，目前已经结束，除西南部国境一部分地区外，大体归于平静。但党匪仍潜入策动，企图恢复工作。为此，该时期在地区内的重要地点常设宪兵，布设了放射性的侦察网，努力捕捉潜伏分子，使治安日趋明朗化。

(四)国外接壤地区：

与国外接壤地区的宪兵肃正工作，经常配合部队的行动，针对党匪在国内的活动，重点指向破坏其前进基地。因此，对兴隆、青龙各县的正面地区，即在平、蓟、遵化、迁安各县内的地下组织，进行摧毁性的肃正工作。

(一)119－2，25，2，第十二号

(选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四集《东北'大讨伐'》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第683～687页)

关东防卫军司令部西南地区

国境防卫组织指导要纲

(一九四二年七月)

第一　方　针

鉴于当前侵袭西南国境之敌的特殊性，应积极活跃地发扬日、满共同防卫精神和建国意识，集中官民力量，使人的组织同国境防卫方面的特殊物质设施一体化，确立近代化的国境防卫组织，在热河省南部国境地区建立长期持久的确保治安的基础。

第二　要　领

国境防卫组织，均以国境线内日(满)军防卫据点为核心，网罗警防据点、集家部落、其他行政机关、协和会分会等组成之。另外，还有交通通讯设施等，以期上述组织的一体化。

有关主要事项如下。但可准据《西南特别肃正工作及振兴要领》，在必要时改变其一部分。

一、防卫组织的组成：

(一)防卫据点一般按中(小)队的位置，在附近构成互有联系的组织网。

其地区暂定为，从丰宁、滦平两县境附近至兴隆、青龙两县境附近沿国境的国内地区，由日、满军担当。

密云县北部的一部分，当前可编入该组织之内。

丰宁、滦平两县境附近起以北地区以及兴隆、青龙两县境附近以东国境线，如兵力许可，按上述地区要领，努力实施。

(二)担任国境防卫的日军，实行警备第一主义，努力加强防卫

据点，以小兵力做防卫上的抵抗，形成中枢肃清据点。同时，尽可能准备日（满）军和部分警察队等机动力量，分进合击，并准备转向大胆地重点用兵。

满军一部，虽可按上述构成防卫据点，但要根据其素质分配兵力。

（三）满警主要与防卫据点联系，用警防所构成警防据点，使监视和游击捕捉网细密化，另以一部分机动力量，单独进行游击、肃清和讨伐。

（四）集家部落除巩固居民自卫力外，补充防卫据点和警防据点内的空白，构成联络网，并使之服从辅助任务。

（五）利用上述集家部落等，建立协和会分会、邻保、合作社等组织，并巩固联系，发扬防卫精神和建国意识、形成反共战线，培养真正的明朗、活泼气氛和民众的爆发力。

二、防卫附属设施：

（一）整备连接防卫据点等的国境环形汽车路以及纵贯主要地区的汽车路，采取必要的警防手段和爱路措施。

（二）在防卫据点、警防据点和集家部落之间，分别巩固与自身相适应的通讯联络手段，特别须注意提高副通讯手段。

（三）在日、满警宪指导下，整备、取缔国境走私机关和配给机关，以便于政治渗透。

（四）对无住地区的团体性工厂、矿场等营业，应采取办法监视其人口的集合与流动。

三、启蒙、侦谍及其他：

（一）巩固日军宪兵统辖下的侦谍组织。

（二）刷新身份证的发放、国境取缔的加强和关于识别防卫组织内部流动者是否合适的办法。

（三）以协和运动为中心，通过对在野知名人士和宗教团体的运用，加强启蒙运动、识字运动和其他思想运动。

（四）准备宣抚班、流动医疗班，使组织网内军官民的精神联系

紧密化。

（五）下级官吏，特别是警察官、社会职员、协和会工作员等的行动，应反省自肃，对居民讲求亲爱信义之道。

(一)119—2,25,2,第四号

（选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四集《东北'大讨伐'》，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第601～603页）

热河省警务厅关于在光头山地区搜捕工作情况的报告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八日　热警特密第二九号）

要旨：

热河省剿匪侦搜队长田井警正四十名，从康德十年五月二十四日以来，在喀喇沁右旗七家、五家及旺业甸等地，对八路匪及通匪者等进行了侦搜工作，自七月十日起对其进行了大逮捕及审讯，逮捕总数为一百五十三名，其中四十名以违反《治安维持法》案件送交承德地方检察厅。四十名中有两名共匪，两名匪工作人员，三十六名通匪者。交战中打死两名共匪工作人员。现将经过情况报告如下：

一、侦察及清剿地区

热河省喀喇沁右旗西南光头山连接地带七家、五家、旺业甸等村。

二、时间

康德十年五月二十四日至八月三日。

三、参加团体及人数

剿匪侦搜队四十名和掩护侦搜队的二百名搜匪队、孙德队、以及喀喇沁右旗的警察官若干名，在当地还受到日本军宪的积极援助。

四、以案件上送者的姓名、年龄、职务、住址及犯罪事实概要，列表附后。并已向检察厅及当地有关机关发送释放者名册。

五、犯罪事实概要

（一）自称八路军的共产八路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改变我满洲国国体，企图树立共产八路匪政权的武装团体。康德九年十一月以来，八路匪周治国及自称高桥队长、马队长、刘队长等，

盘踞在喀喇沁右旗西南地区，开始了共产主义及扩大斗争地区的工作。被嫌疑者都知道这些情况，并自愿加入了上述八路匪团，一齐袭击我驻地，破坏警备电话、警备道路等，或以税收的名义征取金钱物品，或者担任侦察员，侦察我军警、讨伐队的行动、路线和计划。

（二）一般群众被嫌疑的事实：

1. 受八路军的宣传鼓动后而服从其命令，做了匪团外围团体的委员、联络员、通讯员、警备员等，从事匪团的各种工作。

2. 以向匪团交税的名义，旱田一亩以三角左右，其他以户口税、家畜税等，强迫募捐金钱物品后，提供给八路匪，或者按要求提供金钱物品。

3. 把我军警的行动向匪团密告，或隐藏匪徒，或者帮助其逃走，或专为帮助匪团完成其目的行为者。

六、匪团的宣传情况和群众的认识程度：

匪团在康德九年十一月以来，以光头山为根据地，派遣了十名左右的便衣工作人员（多半带有手枪），作了如下的宣传鼓动：

（一）"八路军最近要讨伐日满军警，然后要建立新政权。你们应迅速离开满洲国，跟随八路军。"

"在建国前作为金钱的援助，纳税吧！"这样以土地、户口、家畜税等名义，征收粮食和金钱。

（二）"坚决反对满洲国的集家工作，如果有响应者，必破坏其房屋。"

（三）"八路军要组织县政府，现正选择干部。"

（四）"我们要救出在沦陷区（满洲国之意）受苦的同胞，为了救国而被派来的军队，是同胞自己人，应很好的援助。"

（五）"日本在这次战争中连续吃败仗，缺乏人力资源，因此在满洲施行国兵法，强制供出劳工。满洲的群众若不答应，日本就会灭亡。"

（六）"由于日本进行大东亚战争，满洲物资会愈来愈缺乏。"

特别在六月上旬袭击五家地区时，如前所报，曾发生过散发宣传单等事实。因此，对一、二、四项的宣传，群众感到相当恐惧，一方面提供金钱物品，另方面对集家工作采取不积极的态度。

另外，群众对共产党及伪政府认识不足，少数人只是遵照命令担任伪村长及其他外围团体的负责人，更多的人则是因伪村长及民众团体负责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协助了匪团。

七、敌方外围团体的组织情况(见附表)

八、敌方活动情况

康德九年十一月以来，匪团在喀喇沁中旗光头山地区有根据地，在武装匪团的掩护下，派遣了便衣工作队数班，召集群众进行了如上所述的宣传而获得群众，并为发展外围团体的组织而狂奔。又通过这些外围团体组织，一方面努力于扩大巩固地盘和收集粮食、筹集经费；另一方面为破坏目前正在实施的集家工作而狂奔，让武装匪团破坏围墙，绑架负责人等，但因怕脱离群众，而不敢放火。

并且，甚至在军警讨伐中被逮捕后，也通过群众侦察军警的行动，还把少数工作人员派到各处埋伏，反复进行获得同志和反动宣传，特别是将重点放在获得民心上。

九、对被嫌疑者的措施

被嫌疑者中的四十名(匪二、匪工作人员二、通匪者三十六)，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将其送交承德地方检察厅，其余一百一十三名，因悔过自新表现很显著，因此和当地日满军协商，严格训戒后释放，今后拟在各地机关利用他们做工作。

各警察署，将来打算对释放者的行动加以查察和警戒。

十、逮捕的效果和民众的反映

本案是在该地区搜捕工作之初逮捕的，而被捕者都是匪团工作人员，是曾积极活动过的人，因此能压制敌方工作。

只是因为被嫌疑者中有甲长及其他有志者相当多，因此群众反映也相当大，故恐将来会引起民不愿当甲长等顾虑。但是，为了

排除坏甲长，这是不得已的。一般良民虽欢迎搜捕工作，但另一方面又害怕匪方的报复。

十一、敌方工作和民众动向

匪敌从去年冬季以来，如上所述，以巧妙的方法利用一般群众的无知和对时局认识的不足及缺乏国家观念等，利用在决战情况下压缩民生而带来的不满，有时还戴上佛的假面具等手段，来狂热地致力于获得群众，发扬民族精神和意识的工作。一般群众，除了一部分坏人之外，容易表示其向背，一时糊涂也是有的，但是执拗的敌方工作人员，反复进行宣传，强调要组织外围团体，是最可怕的。

完成集团村落，对敌方是最致命的对策。因此，自五月底至六月初以来，自称高桥队长所率领的六百名匪团，袭击了在五家和七家地区的三十余集团村庄，竟破坏其围墙的大半，还绑走了三名集家负责人。

为此，一般群众不得不受一部分通匪分子所操纵。但是，由于这次的搜捕工作扫荡了这些不良分子，收效极大，而且训戒了释放者，其后都对当地军警表示悔过的诚意，积极协助集家及巩固自卫等工作。

因此，对上述各地区群众进行宣传，在军警协助之下努力暴露敌方的欺骗手段和煽起群众对我之袭击、破坏集团村庄等阴谋，获得了相当的效果。

附：敌方外围团体组织情况：

一、罗圈铺救国会

1、密设年月：康德十年二月一日。

2、地区：旺业甸(右旗)罗圈铺。

3、领导者：共匪第十一团第三连连长马龙标。

4、目的：鼓吹民族意识，以图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和同时获得壮年的同志，努力援助恢复失地。

5、任务

(1)会长总理会务，筹集粮食、经费，努力获得壮年的支持。

(2)副会长是在会长发生事故时，代理一切会务。

(3)委员担任委员会的一般事务。

(4)联络员和各级进行情报联络，同时指导会员的联络活动。

(5)班长召集训练班员，同时经常指导十五名班员的活动。

二、美林沟民众联合会

1、密设年月：康德十年一月十五日。

2、密设地区：旺业甸(右旗)美林沟骆驼山。

3、领导者：共匪第十一团第三连连长马龙标同工作人员民众联合会联络主任吴耀亭。

4、目的任务：和救国会相同

三、四道沟助国会

1、密设年月：康德十年二月二十二日。

2、密设地区：旺业甸(右旗)四道沟。

3、领导者：共匪第十一团第三连连长马龙标。

4、目的任务：和救国会相同。

四、场沟(中旗)救国会

1、密设年月：康德十年五月十五日。

2、密设地区：仓尔甲场沟孤牌甲

3、领导者：共匪第十一团第三连连长马龙标。

4、目的任务：和救国会相同

五、外围团体的活动情况：

上述各外围团体组成后，敌方没有武力侵犯，只有数次工作人员潜入。仅是提供了粮食和金钱，看不出什么政治活动。但在七八月左右，以敌匪团大部队侵入为开端，有一齐蜂起的指令，但看不出什么事前的准备工作等，因此还没有达到积极活动的地步。

关于被捕者上送名册、侦搜队第二小队的行动战果及侦搜队的编制情况，分别附表如下：

附表一

以案件上送者名册

姓名	年龄	职　务	住　址	犯罪事实概要
刘振德	47	工作人员	五家村大庙甲炮手沟门	八路军匪工作人员，经常和匪联络。隐藏小米三石、大米一斗五升。筹集经费。掩护一名匪病人，使其逃走。送过信。
尹国治	48	通　匪	五家村大庙甲炮手沟门	为提供八路匪资金做征收工作。为提供八路匪粮食而隐藏小米一石三斗。
尚国平	29	工作人员	五家村大庙甲炮手沟门	八路匪工作人员，常和匪团联络。送过一次信。
柳　福	58	通　匪	五家村大庙甲炮手沟门	和八路军蔡区长常有密切来往，常给蔡区长提供食宿和粮食，并掩护八路匪的伤病员。
孙翰文	30	工作人员	五家村大庙甲何家屯	八路匪工作人员，时常和匪团联络。提供八路匪小米一石，国币十元。
杨占合	62	通信员	五家村唐西沟甲榆树底	是八路匪队长王远的亲戚，当通信员，常密切来往，送过一次信。
于凤有	66	通　匪	五家村大庙甲大庙村庄	为提供给共匪而筹集了国币三百元和小米四石，并提供了大米一斗五升。

姓名	年龄	职　务	住　址	犯罪事实概要
尹凤魁	39	警备班长	五家村大庙甲大庙村庄	于去年旧历五月初，被共匪任命为警备班长，之后命令居民为共匪警备站岗，同时自己也站岗。
关廷富	37	通信员	五家村龙王庙甲大营子屯	本年旧历二月九日，奉八路军某队长的命令，进行通信联络一次。
于俊和	38	通信员	五家村龙王庙甲大营子屯	本年五月二十日下午九时左右，因奉命和刘桐荣共同隐藏八路匪兵（病者）一名，隐藏该病人两个月。
刘振荣	64	通　匪	五家村龙王庙甲大营子屯	本年旧历五月三十一日，察知讨伐队要来，通报给八路匪。匪团逃走了。
黄金兆	36	伪正村长	五家村龙王庙甲杨树沟	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十时左右，和共匪珍区长等三人一起开会，被区长任命为正村长，并进行活动。
李　凤	30	伪副村长	五家村龙王庙甲杨树沟	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十时左右，和共匪一齐参加会议，由珍区长任命为副村长，并进行活动。
刘玉珍	27	办事员	五家村于沟门甲	本年旧历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九时，和杨队长、珍区长一齐参加会议，被任命为办事员。提供金钱物品，筹集经费一百八十元。
王　芝	43	伪正村长	五家村于沟门甲南台子屯	本年旧历十一月九日，和珍区长一齐参加会议时，被任命为正村长，奉命把王家营改为天凤村，做了通匪行为。

姓名	年龄	职　务	住　址	犯罪事实概要
唐　尔	44	办事员	五家村潮次甲	从各牌长处征收国币一百二十元，提供给匪团。
刘文桂	25	八路匪班　长	河北省济县五区小魏屯	康德八年三月左右加入八路军，在济县受训练一年，之后在华北和匪团共同活动。康德十一年一月入满，在喀喇沁右旗八路第十一团当班长。
王富和	54	工作委员　长	七家村老局子黄土梁	二月十五日，和马队长密议后当了工作委员长。黄土梁地区工作委员会编制如下：委员长王富和、办事员黄金山、联络员赵景海、办事员齐顺、侦察员李有、通信员应风祥。
齐　顺	21	工作人员	七家村老局子黄土梁	二月二十九日，由马队长的办事员王富和任命为办事员，从各家征集小米三百余斤，提供给匪。
王　普	36	工作人员	七家村梨树营（原旗杆子沟）	二月某日，由马队长任命为工作人员后，为破坏集家工作而活动。
刘　贵	50	办事员兼警戒员	七家村新局子	二月某日，由马队长任命为办事员兼警戒员后，提供两斗米，为警戒马队长站岗两次。
郭墨林	25	办事员	七家村新局子	二月某日与马队长密议，被任命为办事员后提供两斗米。

姓名	年龄	职务	住址	犯罪事实概要
李文达	35	办事员	七家村梨树湾甲新局子	二月某日，被马队长部下吴俊杰任命为办事员，担任新局子地区的通信联络等进行活动。
徐金发	58	工作委员长	七家村梨树营甲梨树营	二月十二日和马队长在三道沟密议后被任命为工作委员长。编制了如下组织，进行活动：工作委员长徐金发、通信员王喜、办事员于得水、联络员于振江。
郭文彬	18	工作员	七家村梨树营甲梨树营	原在外活动，有病回家。在杨树府庙沟谢家营大西沟门的地下组织被逮捕。
徐连贵	21	共匪	七家村梨树营甲新局子	本年六月二十七日为李队长部下时，参加破坏围墙活动中，在西沟站岗被逮捕。
张永清	28	共匪	七家村梨树营甲新局子	本年二月十九日为马队长部下时，跟随马到旺业甸、七家、五家、骆驼山地区活动后，在归途中被捕。
张福	31	共匪	七家村老局子甲黄土梁子	原为吴队长部下，三月五日被任命为侦察员，为侦察讨伐队情况而化装为农民。
李有	52	侦察联络员	七家村老局子甲黄土梁子	二月某日被任命为马队长的侦察联络员而进行工作。
程富	24	办事员	七家村新局子	二月某日被马队长任命为办事员，收集小米，正准备提供共匪时被捕。

姓名	年龄	职　务	住　址	犯罪事实概要
于　贵	25	通　匪	七家村梨树营甲梨树营	给共匪募集经费和粮食。
池景增	35	班　长	旺业甸村美林沟屯	一月十五日，美林沟开会时，由马队长任命为班长。
郑兆和	25	联络员	旺业甸村美林沟屯	三月十三日开会时，由马队长任命为联络员。
李　有	45	联络员	旺业甸四道沟门	一月十六日在四道沟会议时，奉命为联络员。
史万春	61	联络员	旺业甸美林甸大木局子	在一月十五日会议时，奉队长（不详）之命当联络员。
侯　增	23	联络员	旺业甸罗圈铺甲本屯	一月一日，由王队长任命为救国会联络员。
初　泰	40	侦察员	喀中旗柳细村仓子甲本屯	五月十五日，被任命为侦察员。
高子祥	51	救国会长	旺业甸村罗圈铺甲本屯	一月二日在罗圈铺由马队长任命为救国会长。
李桂选	33	办事员	旺业甸梅林沟	一月十五日被任命为办事员。

姓名	年龄	职　务	住　址	犯罪事实概要
崔振和	39	联络员	旺业甸三道沟门甲	一月十七日在四道沟开会时被任命为联络员。

侦搜队员九十七名，分编成第一、第二两个小队，以上是第一小队战果，第二小队的行动战果如下：

附表二

侦搜队第二小队的行动战果表

月日	行动人员	地区	概　要	战　果
自六月十三日至六月十四日	魏队长等五十九名	兴隆村榆森子作口峪	根据情报，兴隆派遣宪兵队指挥魏德成等五十九名侦搜队出动，袭击上述地点，遇到约一百五十名系统不明的共匪，进行两小时的捕捉战斗，将其击退到东方。	
自六月二十日至六月二十一日	同　上	兴隆村窄家沟	获悉上述村庄共匪组织了自卫军并发给武器进行训练，兴隆派遣宪兵以主力指挥魏队长及其部下五十九名的特务队，进行攻击，将其歼灭。	捕获游击战士四、自卫团员九、枪杀报国会主任等十五名，烧房屋二十间。

月日	行动人员	地区	概　　要	战　果
自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日	同　上	兴隆村、南双洞村	兴隆派遣宪兵，以兴隆为中心，指挥特务队，在其势力渗透圈内查明共匪地下组织后，进行瓦解工作，其结果，从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日间投降过来。 自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日瓦解工作的结果，使下述人员投降： 七月十二日，兴隆县南双洞村小南区作口峪办事员尉福志等四名。 七月十三日，平三密联合县政府基干队中队长张宝江等二名。 七月十四日，蓟宝三联合县政府边北特区第五分区自卫军分队长赵文生等二名。 七月十七日，第十三团第一连第二排第六班班长范维文等三名。 七月十九日，迁遵兴联合县政府第十二区第三分区武装班长王立等六名。	基本弄清该地区的组织情况。办事员二、武装班长二、步枪一、手枪一、子弹五十、步枪二支。 班长一、自卫军分队长一、通信班长一、武装班长一、小组长一、办事员一。
七月十九日至七月二十日	同　上	兴隆村大石洞	兴隆派遣宪兵接到通匪者在上记地点活动中的情报，命令魏队长及其部下五十九名特务队去逮捕。	通匪者一。

备　　考	由于瓦解工作，估计今后可能继续有投降者。

附表三

侦搜队编制

队本部（三十九名）

队长	职衔	姓名	补	下属
队长田井久二郎警正	警　佐	金田兴德	山越达民（补）	下属警官：胡亮臣
	警　佐	佟铭勋	铃木武雄（补）	高清云、孟庆源
	警　尉	有林太郎	菊池英一（补）	赵海亭、魏德成
	警　尉	曹景云	金井源太郎（补）	王福臻、安广生
	警尉补	于　钧	北出武（补）	胡继亭、何瑞峰
	警　长	本兴三郎		孟福田等二十七名

〔侦搜队第一小队编制表原件已略〕

侦搜队第二小队：

第一分队长　魏德成（下属警士七名）

第二分队长　魏洪贵（下属警士七名）

第三分队长　刘宝奇（下属警士七名）

第四分队长　肖克信（下属警士七名）

第五分队长　赵永奎（下属警士七名）

第六分队长　马广友（下属警士七名）

第七分队长　孙启恩（下属警士七名）

第八分队长　张国钧（下属警士五名）

（一）119—2,30,2,第7号

（节选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八集《东北历次大惨案》,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第558～570页）

热河省警务厅长皆川富之函致警务总局长山田俊介的报告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五日　热警特密第三七号二六九之四）

要旨：

根据承德宪兵作战命令(承德作令)七八号，在当地宪兵队长的部署下，实施了第一次(九月中旬至下旬)管内中共地下组织的剔抉。

剔抉以专门破坏和摧毁中共党政组织及指挥系统为主要目标，采取彻底逮捕中共党政及外围团体的骨干分子及领导人物的方针，在逮捕总数九百五十八名中，作为案件上送者四百五十六名，释放四百二十五名，七十六名正在审讯中，利用一名，特此报告。

本文：

一、剔抉工作实施时间：康德十年九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七日。

二、实施地区：

1、承德县东南部地区(迁遵兴伪县政府关系地区)；

2、兴隆县东部地区(迁遵兴伪县政府关系地区)；

3、青龙县西南地区(迁青平伪县政府关系地区)；

4、青龙县东南部地区(青绥凌伪县政府关系地区)；

5、平泉西南部地区(承平伪县政府关系地区)。

三、实施状况：

1、承德东南部地区和平泉西南部地区，九月十五是由承德宪兵分队负责。

2、兴隆东部地区，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由古北口宪兵分队长负责。

3、青龙西部地区，九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三日，由喜峰口宪兵分队长负责。

4、青龙县南部地区，九月十五日至九月二十八日，由喜峰口宪兵分队长负责。

各地区分别实施。

四、成果：

1、承德县东南部地区，逮捕四百五十五名，上送一百三十名（一部分正在审讯中）。

2、平泉西南部地区，逮捕八十一名，上送五十一名。

3、兴隆县东部地区，逮捕九十八名，上送四十一名。

4、青龙县西部地区，逮捕二百零二名，上送一百三十二名（包括迁青平第六区财政助理、承平粮秣助理各一名，第十一 团侦察员二名，通讯员一名，计五名）。

5、青龙县东部地区，逮捕一百二十二名，上送一百零二名。

第一次剔抉成果表

队所别	搜捕月日	地 区	捕获人数	处理情况		
				送	放	其 他
承德分队（平泉分遣队）管辖	9月15日	承德县鞍匠塘头沟地区	246	80	166	
满宪 20 名、满警 376 名	9月15日	承德县上板城、下板城地区	155	44	35	76 名审讯 中
铁警 80 名协助	9月15日	承德东河口地区	54	6	48	

小川部队 50 名、铃木部队 14 名	9 月 15 日	承德县小寺沟地区	36	21	15	
南波部队 60 名	9 月 15 日	七沟地区	45	30	15	
计			536	181	279	76 名审讯中
古北口分队管辖	9 月 15 日至 18 日	兴隆县半壁山地区	30	15	15	
兴隆县警务科冲川警尉以下 40 名	自 9 月 20 日	兴隆县万人求地区	7	5	2	
鹰手营子派遣满宪孙警尉等 10 名	至 9 月 24 日	兴隆县大水泉、小水泉地区	30	3	27	
协助半壁山地区小川部队 30 名	自 9 月 24 日	兴隆县寿王坟地区	13	11	2	
寿王坟鹰手营子地区	至 9 月 27 日	兴隆县鹰手营地区	18	7	11	
计			98	41	57	
满军第 8 旅 220 名	自 9 月 11 日至 9 月 13 日	青龙县龙须门地区	60	36	23	利用 1 名

喜峰口分队管辖	自9月19日至9月23日	青龙县峪耳崖地区	41	22	19	
及协助部队情况后报	9月26日	青龙县九虎岭地区	101	74	27	
计			202	132	69	利用1名
青龙县	9月14日	青龙县杨树窝堡地区	25	12	13	
满警		青龙县双山子地区	40	35	5	
	9月15日	(冷)口地区	57	55	2	
计			122	102	20	
总计			958	456	425	审讯76名利用1名

总计逮捕九百五十八名，案送四百五十六名(一部分正在审讯中)。

五、宣传工作及现地处理：

1、实施这次剔抉工作时，特别注意依靠宣传、宣抚以收揽民心，并将此宗旨贯彻到底。同时，由于政府、协和会等机关的密切配合，发挥恩威兼施的作用。官民都理解我剔抉肃正工作的宗旨，民心已恢复安定，在确保治安上收到了很大效果。

2、为期事件处理的迅速与妥当，锦州高等检察厅派检察官到当地进行帮助。

六、意见：

将来应更进一步的将目标集中于搜捕重要的骨干分子上，并与政、协各机关协力合作，统一进行宣抚工作，努力安定民心，此乃促进治安肃清的需要。

(一)119—2,30,2,第四号

（选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四集《东北'大讨伐'》，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第697～700页）

热河省警务厅长给警务总局长的报告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热警特秘第三七号二六九之七）

在承德宪兵队长的统一指挥下，日满军警共同协力，自十月十六日至十月十九日间，对兴隆、承德（包括喜峰口对面国外）、滦平各县及其喀喇沁中旗七沟附近的地下组织，进行了第二次剔抉工作。

兹将所得成果及剔抉区域列表报告如下：

第二次剔抉成果概况表

队别	搜索月日	地区	捕获人员	处理情况		其他	摘要
				送交处理	释放		
承德分队（平泉分遣队）	十月十三日	承德县小寺沟地区	14	1	13		一、在七沟及小寺沟地区，由平泉分遣队实行剔抉。 二、下板城及上板城区，在宪兵队长指挥下，由承德铁警执行。
	同上	喀喇沁中旗七沟地区	16	4	12		
	十月十七日	承德县上、下板城地区	41	4	37		
计			71	9	62		
古北口分队	自十月九日至	兴隆县兴隆地区	98	17	81		滦平县长哨营地区，在宪兵分队长指挥下，由滦平县警执行。
	同月十三日	同上 六道河地区	34	7	27		

		兴隆地区北双洞地区	4		4		
	十月十九日	滦平县长哨营地区	18		18		
计			154	24	130		
喜峰口分队	十月六日	河北省迁安县滦阳地区	20	13	7		一、十月六日，在迁安县胡家峪地区枪杀工作人员1名。 二、同日在该县混屯峪地区除缴获被服(上衣6件、裤70条、鞋5双)外，并烧毁两所被服厂、一所兵器修理所。 三、十月七日，在迁安县塔子山地区缴获八路匪军棉布6匹、油墨20桶以及其他日用品。 四、同日在该县西水峪，由生田部队协助，九名宪兵下士官等枪杀工作员2名，并缴获手榴弹216个、炸药953、雷管2200个、步枪子弹20、六骡驮的被服、三骡驮的武器工具，一骡驮宣传品、一骡驮的其他物品。(缴获物品交与协助的部队)
		迁安县混屯峪地区	1	1	0		
	十月七日	迁安县铁门关地区	5	3	2		
		青龙县碾子峪地区	5	4	1		
	十月八日	青龙县大屯北方地区	9	4	5		
	十月十日	青龙县菜子峪地区	7	3	4		
	十月十一日	青龙县南杖子西城峪地区	20	7	13		
计			67	35	32		
总计			292	68	224		

总计	作为集体送交处理的，是中共外围团体的中坚干部，主任委员已解送，其他只限于武装班长、办事员等干部。

(一)119—2，30，2 第五号

（选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四集《东北‘大讨伐’》，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第700～701页）

军事部思想战研究部
《西南地区治安问题之考察》摘录

（一九四四年四月）

1、西南地区的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系康德八年度始于丰宁县东卯地区及滦平县于营子一部分地区；康德九年度在丰宁县白草营地区、小厂地区、大滩一部分地区，滦平县汤河口地区、琉璃庙地区、长山峪地区，承德县沙河口地区，兴隆县庙岭地区、半壁山地区、蓝旗营地区，青龙县横城子地区、双山子地区等国境上治安重要地带建立。康德十年度，在以丰宁为中心的六个村庄以外的丰宁全县，承德县全县，青龙县全县，喀左旗要路沟地区、佛爷洞地区、刀尔登地区、白枣一部分地区、三十家子一部分地区、茶棚一部分地区，喀中旗七沟地区、松树台一部分地区、黄土梁子一部分地区、八里罕一部分地区，围场县吉民一部分地区，兴隆县蓝旗营子一部分地区，隆化县荒地地区、马家营子地区、太平庄地区、官地地区、县城南部、三岔口一部分地区、郭家屯一部分地区，喀右旗七家地区、旺业甸地区、五家地区等，国境各县之全部地区，或腹地主要治安不良地带建立。并户工作和建筑围墙工作现已完成，房屋建筑也大部分接近完成。

随着并户工作的进行，将讨伐困难的山区划为无人地带，即对滦平县国境地区（于营子前面地区、琉璃庙前面地区、四海冶前面地区），丰宁县国境地区（东卯前面地区、白草营前面地区），光头山地区（以光头山为中心的承德县、喀中旗、喀右旗的一部分），五指山地区（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承德县、兴隆县、青龙县的一部分），都山地区（以青龙县都山为中心之地区），鱼子山地区（冷口北方地区），五龙山地区（以五龙山为中心的承德、兴隆、滦平、密云各县的

一部分)等国境各县,规定距国境四公里以内,为禁止居住、耕种、进入的地区。此外,各县、旗可根据治安需要,随时规定暂时的禁种地区。

如上所述,根据地区情况,以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与划定无人地带为中心的匪民分离工作,是本年度西南地区治安工作的最重要工作,做了最大的努力。军事行动也几乎全集中在对此项工作的掩护上,因而将警备力做了高度的分散配置。明年度(康德十一年度)因治安形势的变化,也将处理并户地区与治安不良地区脱离的问题,势将出现新建一部分集团部落的趋势,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不仅在西南地区的治安工作中占着重要地位,而且由于并户地区广阔,对今后政治经济的变化也将产生很大影响,所以对有关治安的集团部落建设的意义,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2、去年底的调查报告书上就集团部落之一般意义而言的。集团部落在治安工作上的职能,可分为警防和政治经济两方面。在警防方面,有杜绝匪工作员潜入、切断匪之粮道、使匪团失去宿营地、断绝匪之情报来源等匪民分离的职能,和依靠自卫团及其它防卫设施,进行自卫的职能。在政治经济方面,又可分为有利与不利两个方面。前者是,可作为实施行政、经济各项政策的桥梁,进行启蒙、教育、训练的据点;后者则是,使住地与耕地相距太远,以致耕地面积缩小,赋役加重,需用建设资金及资材增多,因此群众受到经济上的打击很大,更加贫困化,等等。在平原地区人口稀少的地方,不利因素小,而在山岳地带人口稠密的地方,不利因素大。当然,即使在山岳地带,因各地情况不同,其矛盾大小也有差异。在治安工作上,虽然针对匪民分离、自卫职能及政治经济上的有利职能进行了建设,但不利方面的因素愈增加,则整个的职能愈被削弱。集团部落的匪民分离职能,在我方治安圈内能获得好的效果,但在治安圈外却无希望。自卫职能也是如此,在我方警备威力圈内确起到有效作用,在威力圈外则与此相反。至于政治经济上的有利因素,在我方治安圈内,各机关力量能经常产生效果,在治安圈外却

不能。总之，归屯并户、集团部落在我方警备威力圈内沿着治安圈扩大，推广建设时，最能发挥其效力。

西南地区的集团部落，因该地区在治安上的特殊性，比历来国内各地的集团部落建设都困难。在间岛、东边道、三江等地，集团部落建设完成时，敌匪已大致被肃清；而西南地区的归屯并户，虽然敌匪主要活动地区的集团部落建设已接近完成，但是肃清敌匪仍有待于日后。在过去胜利完成并户工作的地区中，三江平原地区人口较为稀少，故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对于民生问题的恶劣影响比较小；而间岛及东边道等地区，类似西南地区的山岳地带，人口稠密，虽对民众生活上影响很大，但也强行建设了。并且这三个地区，都是在其部落内部的建设工作完善程度似乎达到而实际并未达到的情况下，发挥了强有力的分离匪民的职能的，对肃清敌匪贡献极大(间岛地区另有特殊的政治原因)。这些地区的匪贼均系国内的匪贼，他们只能依靠该地区才得以生存，如建立集团部落，发挥分离匪民的职能，势必造成群众不得不依赖于我方的环境，而使敌匪逐渐与群众分离，孤立地在部落内进行工作，失去政治上的支援，这就易于将目标暴露在我方的武力讨伐之下。我方的武力比敌匪大数倍，在武力对武力的斗争中，我方经常给敌匪以大打击。然而，西南地区之匪，在华北有根据地，是在与国外匪区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在国内(满洲)进行活动的。而敌匪在华北、冀热、平北地区的军事力量相当强大，因此即使建设集团部落，将群众置于我方的控制下，或者敌匪为避免我方武力肃清而也可能逃到国外，但他们在必要时，仍可集中武力袭击我方弱点，或以强大武力为掩护在部落内进行工作。如上所述，西南地区敌匪，并非对群众有特别的政治吸引力，而是在进行工作时，有足以对抗我方之武力为掩护，因此虽通过归屯并户把群众与敌匪隔离了，但群众仍不得不追随敌匪。也就是敌匪在国外有根据地，便于把武力与政治威力结合起来，对抗我方的控制，因而加重了西南地区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的困难性。

〔中略〕

西南地区的地理及社会的各种条件，一般地说，同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所产生的各种民生问题关系很大。将依赖狭小平地的居民集中于较大部落的结果，肯定会使居地远离耕地，对一草一木都在生活上起作用的贫困居民，生活上必然要产生各种矛盾。如因划定广大的无人地带，使农耕地缩小，这虽是暂时的，但本年度规定实行的禁种地区，对群众的影响很大（例如青龙县今年比去年减少的耕地面积，据民众申报之数，约为百分之五十，县当局调查的数目是百分之三十。再者，无人地带也有若干群众潜居，完全在匪方保护之下，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匪方的招民，另一方面最大的原因，不外是如被赶到平地无法生活）。另外，对在极端薄弱经济基础上生活的居民来说，因搬迁和房屋修建、构筑防卫设施等所需的人力物力，确有不堪负担之苦。且近几年来由于该地区治安不良，成为彼我双方争夺对象的居民，牺牲很大，再将建设集团部落的负担加在他们肩上，致使民力枯竭更为严重。像这些恶劣条件，给以后投下了阴影，不能不给敌匪以可乘之隙。虽然如此，西南地区，特别是在国境地带，必须强行克服这些恶劣条件，坚决结成大范围的集团部落，并且把这种形式半永久性地坚持下去。这是上述西南地区治安特殊性所要求的。在国外有着巩固匪区的西南地区，即便匪影在国内已经绝迹，仍与国外匪区处于对峙局面，故在国外匪区未被肃清以前，必须加强国境防卫措施。为了维持国境防卫体制，必须经常将群众置于有保证的军事控制之下，这与满洲国东部国境方面，冲破各种矛盾，强制实行归屯并户是一脉相承的。

（选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四集《东北'大讨伐'》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第609～613页）

造 成 无 人 地 带

——日军木村光明[①] 坦白书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六日）

一九四三年，为了抵制八路军的攻势，要造成无人地带[②]。关于无人地带的造成，是受关东军、中央治安部、西南防御军的批准，于热河省兴隆、青龙、滦平及喀喇沁中旗造成无人地带。

同年六月间，根据安藤司令官命令，□□部队长及副官，松本部队长及副官，小川部队长及副官，□□部队长及副官，安藤宪兵队长，木村大尉，热河省长、省次长、总务科长、警务厅长、高迁特务科长、省协和会事务长、省科长一名、锦州高等法院次长及检察厅次长，兴农合作社理事长，承德关税长，铁警旅长，佐古益次郎（在所），原某（在所）、满军五军（区）司令官，各部队长，承德满军、宪兵团长，我想石原中佐也参加了（在所）。都召集在热河省防卫司令部[③]，由植山参谋及酒井参谋司令，开会研究关于无人地带造成问题。

结果决定事项：

(1)以省为主体进行之，协和会对农民进行动员。

(2)把三三五五分散的住户，归并在即〔既〕有的村内，房屋拆毁的损失费由省方负担。

(3)日满军警要共同协助省方。

安藤承德宪兵队长回队后，命令金田准尉关于前记会议事项起草，我辅佐队长将此命令发给管下 4 个分队。

(1)省方为了造成无人地带各分队要进行协力。

---

① 木村光明，日本陆军宪兵少佐。1941 年 8 月至 1944 年 10 月，任承德日本宪兵本部特高课长，参与策划、指挥制造“无人区”，逮捕、屠杀中国人的犯罪行为。

② 即“无住禁作地带”。

③ 即西南防卫司令部。

(2)与现在部队长进行协力。

一九四四年三月(初春),安藤司令官推测现在已快到春耕之时,八路军在无人地区是否开始春耕,下命令,使日满军警严加警戒。

关于造成无人地带,第二次会议召开时,在会上根据省次长的报告,青龙、兴隆已完成80%,滦平已完成90%,喀喇沁中旗尚未完成。

一九四四年五月至六月,八路军协助农民,春耕工作全面开始完了,因而在下月动员日满军警,在前记耕作地周围,进行警备。协和会动员村民将春耕期耕种的农作物完全毁坏①,使其不能再耕种。当时现地情况,因我未参加,我的部下有糟蹋住民、烧毁房屋的行为,我当然要负责任的。

木村光明于抚顺(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六日)

(存中央档案馆)

(选自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长城线上无人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327页)

① 经调查,日军从1941年起即在局部地区(滦平、密云长城内外)开始制造"无住禁作地带",破坏春耕,割铲青苗,随着集家并村的扩大,"无住禁作地带"范围也逐步扩大,而从1943年以后,在日军西南防卫司令部统一指挥下,有计划地大范围推行,一直持续到日本投降。

太田秀清口供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四日）

问：你志愿转入宪兵后，在承德地区犯有什么罪行？

答：我在一九三八年八月于新京关东宪兵队教习队毕业后，就在承德宪兵分队大阁镇派遣队、兴隆派遣队当上等兵、伍长、军曹。在这个期间，我根据上级命令犯了如下罪行：

一九三九年二月，我当承德宪兵分队警务系上等兵时，为了逮捕中国抗日爱国者，受承德宪兵分队长谷川少佐的命令，同宪兵、警察、日本军队在承德下板城一带逮捕中国抗日爱国者二百余名，经审讯后将其中之十八名送交锦州高等检察厅承德分厅判刑下狱，其他全部释放。在这一集体罪行上，我亲自指挥十名警察逮捕了十五名中国抗日爱国者，捕后加以监禁、看守，并押送判刑之十八名到承德监狱。十月间为了逮捕违反治安法的中国人，奉警务系班长的命令，于热河承德街迎宾胡同，将一名二十岁左右的中国青年逮捕审讯三十多分钟。之后，承德分队长命令分队其他宪兵送承德地方检察厅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一九四一年八月，我任大阁镇派遣宪兵伍长时，奉命将拘押之三名中国抗日地下工作员，绑缚交给派遣宪兵长关口准尉。当时由于派遣队转移，关口准尉就在丰宁县大阁镇街东北方约三百米处开枪射杀，但未死亡，我又用十四年式手枪将这三名中国抗日人员打死。八月上旬，为了逮捕中国抗日爱国者，我以大阁镇派遣宪兵伍长的身份，增援汤河口派遣队，当时在古北口分队长齐藤中尉指挥下，于汤河口一带参加逮捕四十余名中国抗日爱国者，逮捕后利用灌凉水、上大挂、棍棒殴打等进行刑讯，当场我用棍棒打死两名，十名送锦州高等检察厅承德分厅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二十八名判处有期徒刑。八月中旬，在汤河口东北方十公里的一带地区，在

齐藤中尉的指挥下，又逮捕了一百余名中国抗日爱国者，押在汤河口警察署内。在刑讯中，由于我使用棍棒殴打施行过重，在拘留所内死亡三名，余者经过刑讯后送交锦州高等检察厅承德分厅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二十余名，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六十余名，其他的押有两个星期释放回家。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我任兴隆派遣队伍长时，由盘踞于兴隆一带的日军八八一部队组成之军警宪联合作战游击队，在兴隆县长城线一带讨伐中，逮捕了三十岁到五十五岁的中国抗日爱国者三百余名，押在兴隆县警察署内。当时，我受派遣宪兵长内田准尉的命令，同西泽、岩冈军曹对这些人进行了上大挂、棍棒殴打等刑讯。结果，有五名由于严刑逼供而死，两名被砍杀，四十名送锦州高等检察厅承德分厅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一百六十名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我在这一罪行上，以审讯员的身份，亲逢刑讯了七十五名被捕者，其中虐死五名，受命用军刀砍杀一名，经我提出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书面意见十名，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四十名。

一九四二年四月下旬，我以兴隆派遣队宪兵军曹的身份，在承德宪兵分队长永山中尉指挥下，同宪兵四十名、警察一个中队、日本军一个中队，根据兴隆派遣宪兵，兴隆县警务科的侦察情报，在热河省兴隆县六道河子村一带逮捕了中国抗日爱国者一百五十名，关押在兴隆警署内，在派遣宪兵长关口准尉的指挥下，我和西泽军曹、山住伍长对被捕的全部人员进行上大挂、棍棒殴打的刑讯。在刑讯中，我殴打致死二名。其他的经审讯后有四十三送名交热河特别治安庭兴隆法庭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八十七名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十八名释放回家。

问：你把充任协力宪兵长期间的任务讲一讲。

我在兴隆派遣宪兵军曹期间，曾三次临时配属在部队当宪兵长。第一次是一九四二年一月，配属在日本关东军小川队第四中队，历时十五天；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上旬配属在关东军八八一部队长原中队，历时一个月；第三次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下旬仍

配属在八八一部队长原中队，一个多月。在这三次的将近三个月期间中，我的任务主要是配属于部队在河北省的密云、遵化，热河省的兴隆县牛圈子等地和部队共同搜集抗日军的情报，以便必要时，宪兵和部队联合镇压中国抗日爱国者。

问：你在上述期间都犯了哪些罪行？

答：一九四二年一月在小川部队第四中队当配属宪兵长时，于河北省密云县华山庄，我和盘踞在华山庄的日本军于华山庄南方前北官村讨伐中，亲自逮捕了中国抗日地下联络员三名，用棍棒殴打两小时后，附上判处死刑一名，十年以上徒刑二名的意见书，送锦州高等检察厅承德分厅处理。

一九四二年五月，我配属在八八一部队长原中队时，我和长原中队的一个小队一起在兴隆县牛圈子村南方六公里的村庄内，进行了五天的讨伐。在这期间，以我个人的意愿，在小队的协助下逮捕了河北省遵化县野户山村抗日救国会的中国抗日爱国者三十余名，捕后押至牛圈子村，我亲自用电刑讯，并对抗日救国会会长、武装委员、办事员等三名提出判处死刑的意见书，对其他十七名提出判处徒刑的意见书，送交热河特别治安庭杀害和入狱，其余十名关押一个礼拜释放回家。

问：你继续讲在承德地区任职中所犯罪恶事实。

答：一九四三年四月上旬，我任日本关东军承德分队特高系特务军曹时，承德监狱扣押之四十五名中国抗日爱国者被命令进行集体屠杀。当时我受内田准尉的指挥和其他二十名宪兵一起赶赴承德小西街承德火葬场南二百米之地点参加了这一集体屠杀，屠杀后将这四十五具尸体埋在现地。我在这一集体屠杀中，亲手砍杀了两名。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奉承德分队长生田大尉的命令，以承德宪兵军曹的身份，和其他九名宪兵增援平泉宪兵分遣队，在平泉分遣队长远藤准尉的指挥下于热河省喀喇沁中旗参加逮捕了中国抗日爱国者一百三十余名。逮捕后，我就回到承德分队，处理结果

不详。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二日，我当平泉宪兵分遣队警务系军曹时，为了大逮捕中国抗日爱国者，受赤峰宪兵分队长、平泉宪兵分遣队长的命令，我和野崎军曹与平泉警察署取得联系，拟定了逮捕计划，因而在分队长、分遣队长的率领下于热河喀喇沁中旗黄土梁子及洼子店地区逮捕了承平宁联合政府抗日爱国者二百余名。逮捕后在分遣队长木下万寿一的指挥下进行严刑拷问，审讯后将抗日爱国组织领导干部阚凤株等十二名送平泉特别治安庭判处死刑，五十三名判处有期徒刑，余者全部释放。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我当青龙宪兵分队建昌营派遣宪兵长时，为了逮捕中国共产党员，我亲自指挥部下二十余名于河北省迁安县建昌营镇东南方五公里，命河野军曹逮捕了一名三十五六岁的和平居民，当经殴打刑讯后命河野军曹将其虐杀，尸体放在原地。

问：你在承德地区任职期间，除刚才所供述之罪行外还犯有什么罪行？

答：除刚才所供的主要罪行外，我在承德地区军事讨伐中，为了防止抗日游击队的活动，于滦平、赤城、遵化、兴隆、迁安等地还犯有放火烧毁民房四十九所和掠夺价值九万五千三百七十五元的中国人民财产。除此，检查盘问了中国人民五千四百二十余人，殴打了四百八十余人。

(一)119—2,435,第四号

（选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四集《东北'大讨伐'》，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第651～654页）

高木贞次等二十人笔述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执行日本帝国主义在西南地区进行治安肃正的各机关：

西南地区是伪锦州省的锦古线以西地区，伪兴安古省以西地区的一部，是关东军在热河省及河北省的行动地区。我们所供述的，就是以最大规模进行的以治安肃正为名的三光政策，它遍及长城沿线的热河省和河北省的抚宁、迁安、蓟县、平谷、密云、永宁等与热河省邻界的所谓关东军的行动地区。

实施治安肃正的期间，大约是一九四〇年四月起，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战败为止。

在西南地区进行治安肃正的目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对中国的东北的殖民统治，奴役中国人民，掠夺丰富的资源，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以获得最大限度的战争利润，大肆镇压、屠杀成为在西南地区进行活动障碍的中共党军政各机关、部队及其领导下的中国抗日人民群众，摧毁人民解放据点，消灭中国人民解放力量。

西南地区治安肃正方针是，将关东防卫军及伪满军、行政、警察等的主力集中于热河省内，以讨伐、制造无人区、集家、镇压人民、经济封锁等手段，切断八路军的供应线，摧毁据点和领导机关。为此，在西南地区统一了各种镇压机关，设立了阴谋策划和实施治安肃正的伪西南防卫委员会。

一、在西南地区实施治安肃正的机关：

西南防卫委员会。

（一）西南防卫委员会成立于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战败为止。

（二）西南防卫委员会是为实施三光政策获得成果而成立的，

统辖西南地区的各镇压机关。

(三)西南防卫委员会的组织系统、委员姓名,如附表一。

(四)西南防卫委员会,受西南防卫司令官监督,是热河地区有关治安肃正重要事项的审议机关。

(五)任务:

(1)适应西南地区军的防卫计划,制定警护计划,调整治安肃正工作中需要统制之事项;(2)关于配合西南地区及军的防卫,进行警护训练或检阅,联系和调整有关事项;(3)宣布西南地区防卫令和临时实施的防卫布告,根据布告调整必要的警护事项;(4)其他有关防卫法的运用、联络及调整所需事项;(5)关于军事警察情报和治安情报搜集、联络事项;(6)有关防谍(包括共产党、思想对策)情报和资料研究的联络事项;(7)关于警卫、警戒,日、满机关(警务机关)共同服务所必须的警察事务的联系、调整事项。

二、基于以上任务,由西南防卫委员会审议的"关于治安维持或紧急状态下统制调整之重要事项"是:

1、三光政策的重点地区,实施方针、要领,以后的对策;

2、无人区的划定、实施要领、规定禁止通行标志;

3、拟定集家部落实施要领、移民计划,建立武装防卫部落;

4、河北省境长城沿线的经济封锁;

5、宣传、报导计划;

6、规定禁止耕作区域;

7、兵营修建计划;

8、修筑警备道路、电话网的计划;

9、强制征用劳动力计划;

10、物资统制,粮秣、家畜的强制征用;

11、掠夺民间武器计划;

12、鸦片耕作区的种植计划;

13、不在地主的土地处理计划。

防卫委员会主要审议和决定以上各种事项的原则。

西南防卫司令官根据其决议，分配给委员所属各个镇村机关适合其性质的任务。各镇压机关拟出具体计划，命令属下各机关实行，并进行监督。然后，防卫委员会再总结研究其结果，拟定处理对策。

西南防卫委员会的议案由各委员提出，也有的是西南防卫委员长根据中央防卫委员长的命令提出的。

议案由防卫委员会讨论决定后，再由西南防卫司令官作为命令下达给军、行政、警察、铁路警护队等机关，由其执行。

西南防卫委员会下分委员会和干事会。委员会每三个月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如有紧急重要问题时，临时召开会议。如属秘密事项，则仅限有关镇压机关的委员、干事参加，不让中国人委员参加会议，这是惯例。

干事会议大致每月召开一次。

军、行政、警察、铁路警护队各机关的组织、人员、任务等，如附表二。

以上是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西南防卫委员会列席委员宪兵大尉木村光明参加委员会和古北口宪兵分队长长岛玉次郎宪兵少尉、古北口宪兵分队长列席一次会议听到的事实。

佐古龙祐在一九四〇年五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任伪锦州铁路警护本队长期间，以西南防卫委员会委员身份，参加策划西南地区治安肃正活动，木村光明也列席防卫委员会。

三、西南防卫委员会召开日期、地点、出席人员、主持者、决议事项：

一九四二年十月，在热河省承德防卫司令部，召开西南防卫委员会。

出席者：如附表一，除全体委员、干事外，列席者共约六十余名，包括长岛玉次郎。

主持者：西南防卫军司令官、西南防卫委员长陆军少将安藤忠一郎。

决议事项：

1、制造无人区，实行集家并村。重点地区：青龙县都山、五指山，兴隆县五龙山、喀喇沁中旗，长城沿线宽六公里至八公里，青龙县牛心山、梁花山、瀑河口，承德县鞍匠、小白旗、两家，滦平县长山峪至四海峪交通线。

2、重要施策：以分离军民、摧毁根据地为目的，制造"无人区"和集家并村。

对审议各项目的执行原则和方法：

日军、伪满军、警察队、讨伐镇压地区内的八路军、游击队等武装势力。宪兵、伪警察、铁路警护队、特别治安庭等镇压机关，对中共党政机关、组织群众进行镇压。伪行政机关、协和会，要伴随讨伐、镇压，进行欺骗宣传，强制集家移民。

根据一九四一年春决议，滦平、丰宁、青龙、承德等各县境的长城沿线地区，已按上述方法实行，在会上由伪热河省长报告了滦平、丰宁各县的完成情况。日、伪满军讨伐队长报告了随着集家、制造无人区所进行的讨伐情况。宪兵队长、警务科长、铁路警护本队长报告了镇压人民的情况。

如上所述，佐古龙祐以西南防卫委员会委员、伪锦州警护本队长身份，于一九四〇年五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间，每次召开西南防卫委员会时，亲自或派部下出席，参与讨论策划有关西南地区治安肃正的问题。西南防卫司令官根据会议决议，命令热河地区内日伪军、行政、警察、宪兵、铁路警护队、特别治安庭等镇压机关执行，结果如下：

（一）军事讨伐的罪行：

1、一九四〇年五月，在河北省北京北方青柳桥，由独立守备队十七大队一中队长等一百三十名，同八路军约一百名作战，打死八路军战士约十四名和平农民一名。

2、一九四〇年五月，在河北省北京北方青柳桥，由独立守备队十七大队一中队长等一百三十名，包围了八路军六名，打死二名。

3、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在河北省遵化县洒河桥，独立守备队十八大队一中队等一百名，同八路军作战，打死八路军战士一名，农民两名。

4、一九四一年三月，在青龙县峪耳崖，伪警察队马大队一百五十名和于警察队四十名，同八路军约五十名交战，打死八路军战士五名。

5、一九四一年四月，在兴隆县茅山，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下道中队五十名，同八路军十三团交战，打死八路军战士十二名。

6、一九四一年四月，在兴隆县倒子峪地区，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下道中队长等一百名，同八路军交战，打死八路军战士九名。

7、一九四一年七月至八月，在河北省曹家峪地区，独立守备队七大队中山中队长等八十名，同八路军交战二次，打死八路军战士约二十五名、农民七名。

8、一九四一年六月，在兴隆县半壁山地区，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下道队、伪警察约有三百名，同八路军十三团三百名交战，打死八路军战士二十四名。

9、一九四一年八月，兴隆县倒流水地区，十三大队下道中队长等一百名，同八路军交战，打死八路军战士二十四名。

10、一九四一年十月，在滦平县境琉璃庙，伪警察队马、姜大队三百名，将八路军六十名包围攻击，俘虏八路军十名，送交汤河口日本军。

11、一九四一年十月，在滦平县琉璃庙，伪警察队马、姜大队约三百名，同八路军六十名交战，打死五名八路军。

12、一九四一年十月，在河北省密云县转山会，独立守备队七大队二中队长中川中尉等二百名，同八路军约六十名交战，将其全部打死。

13、一九四一年十月，在河北省蓟县刘家河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四中队约七十名，同八路军第十三团约三百名交战，打死约二十名及农民三名。

14、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密云县唐道甸子，独立守备队十七大队四中队长等七十名，和八路军约一百名交战，打死八路军战士约五十名。

15、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兴隆县半壁山下杖子，独立守备队七大队二中 队中川中尉等二百名，同八路军约二百名交战，打死八路军十二名。

16、一九四二年五月，在河北省密云县曹家店，独立守备队十八大队一中队长等一百名，同八路军约五十名交战，打死八路军战士二名、农民三名。

17、一九四二年五月，在丰宁县乌尼河子村，大滩特别警察队马队五十名，同八路军五十名交战，打死战士一名。

18、一九四二年八月，在兴隆县陡子峪罗家口，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一中队、四中队约二百名，同八路军第十三团约六百名交战，打死二十名(当时听说单团长负伤)。

19、一九 四二年十二月，在兴隆县茅山村杨家窝铺，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四中队长等六十名，同八路军第十三团约二百名交战，打死战士四名。

20、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丰宁县大滩驻扎的伪军骑兵四四团约五百名，于内蒙古独石口南方五公里，同八路军约三百名交战，打死战士约三十名。

21、一九四三年二月八日，在兴隆县茅山村屯子沟，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四中队约九十名，同八路军第十三团约一千名交战，打死战士约二十名、农民一名。

22、一九四三年一月，在青龙县九虎岭，日本军土屋部队二百名、宪兵第三游击队笠井中尉等一百二十名，合力攻击中共迁青平基干队约三十名，杀害了迁青平县长张某等十五名。

23、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河北省蓟县黑水湾，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四中队约有七十名，同八路军第十三团基干队约一百名交战，打死战士十二名。

24、一九四三年四月，在喀喇沁中旗七沟村，独立守备队七大队三中队一小队铃木少尉等六十名和独立守备队十七大队一中队等一百名进攻黄枪会，打死约四十名。

25、一九四三年五月，在青龙县党坝村荞麦庄，独立守备队七大队二中队约一百名，同八路军约三百名交战，打死战士五名。

26、一九四三年五月，在兴隆县板城村，独立守备队十八大队三中队中根队八十名，同八路军约二十名交战，打死一名。

27、一九四 三年五月中旬，在青龙县花果山地区，由金井塚部队一百二十名、伪警察队一百二十名，对八路军第十二团约二百名攻击，打死战士十一名。

28、一九四三年五月，在滦平县长山峪，独立守备队十七大队三中队一百名，同八路军约三百名交战，打死战士约三十名。

以上二十八次战斗，共打死八路军战士四百五 十二名；俘虏八路军十名，以后全部杀害；打死和平农民十七名。

(二)镇压中国人民的罪行：

1、一九四一年八月，在滦平县汤河口，由古北口宪兵分队长齐藤中尉等六十名、日本军独立守备队八十名、伪滦平县警察一百名，对大峪地进行大逮捕。逮捕了中共丰滦密县政府领导的中国农民一百四十名，其中一百二十五名送至承德伪法院，进行刑讯，杀害五名。

2、一九四一年九月，在河北省蓟县黑豆峪靠山集，由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四中队长等八十名，打死一名八路军工作员，逮捕和平农民六人，交配属宪兵审讯，结果不详。

3、一九四一年十月，在察哈尔省赤城县，由独立守备队十八大队长宫崎大佐等约三百名，配属宪兵关口准尉等八名，逮捕中国抗日农民约二百名，送伪法院约一百名，投狱。

4、一九四一年十月，在兴隆县陡子峪村、塔洼、金山，由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四中队长等约七十名，逮捕矿工十六名，全部屠杀了。

5、一九四一年十月，在河北省密云县马营，由独立守备队十七大队一中队长等一百名，烧杀中国和平农民一名，又在唐道甸子烧杀小孩一名，活埋中国人一名。

6、一九四一年十 一月，在滦平县琉璃庙地区，由伪警察队马队长等五十名，逮捕枪杀八路军工作员一名、村长一名。

7、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二月，在兴隆县 五龙山，由独立守备队七大队中山大尉等一百二十名，逮捕八路军工作员二名；在密云县曹家路逮捕八路军九名；在青龙县冷口逮捕八路军工作员一名，在当地斩首或枪杀。

8、一九四二年四月，在兴隆县六道河，由承德宪兵分队长永山中尉等六十名、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八十名、伪兴隆警察队一百名，逮捕滦承兴县政府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约一百五十名，其中拷问致死二名，将一百三十名送承德特别治安庭，其中四十三名处死刑，八十七名判处徒刑投狱。

9、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兴隆县八品岭，由承德宪兵分队兴隆派遣宪兵十一名、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长原队八十名，逮捕中国农民两名。又在河北省遵化县野户山逮捕中国农民三十名，均系中共蓟遵兴县政府领导的抗日人民。将其中二十二名送伪热河省承德法院，五名处死刑、十名判处徒刑投狱。

10、一九四二年七月，在河北省密云县燕乐庄地区，由独立守备队七大队长等三百名，协助古北口宪兵分队长等三十名，逮捕中共丰滦密县政府领导的中国农民约一百六十名，其中二名被刑讯致死，约三十名送交伪承德治安庭。

11、一九四二年六月，在青龙县潘家口，喜峰口宪兵分队长等五十名、独立守备队十八大队一中队长等一百名，逮捕中共迁青平县政府领导的中国农民七十名，其中约有五十名被送伪热河特别治安庭。

12、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在古北口的热河第一游击队长等约八十名，以中共丰滦密县政府领导抗日为由，在河

北省密云县新城子村马厂北方一公里的村庄，逮捕中国农民五名。又在兵马营地区逮捕二十名、新城子村逮捕六名，共逮捕农民三十一名，送承德特别治安庭，其中处死刑七名、处十五年至二十年徒刑十九名、十年徒刑五名。

13、一九四三年二月，在喀喇沁中旗光头山东边地区，黄土梁子至五化，由伪满特务宪兵队长桥本岬等六十名及混成步兵八旅约五百名，逮捕了中共承平宁县政府领导的中国农民约五百名，其中二百名送伪热河特别治安庭。

14、一九四三年二月，在承德县新杖子地区，由承德宪兵分队长生田大尉等一百二十名，逮捕中共滦承兴县政府领导的中国农民十五名，送伪热河特别治安庭。

15、一九四三年二月，在承德县承德街南方滦河流域村庄，由古北口第一游击队长等一百名，以镇压抗日组织为目的，逮捕中国农民约一百六十名，其中二十名送伪热河特别治安庭、六名被处死刑、十四名判徒刑投狱。

以上镇压中国人民共十五次，逮捕一千四百九十八名，其中在当地残杀的三十四名，刑讯致死九名，送伪热河特别治安庭的七百二十三名，其中处死刑的六十一名，一百四十二名投狱。

上述事实是我们直接参加的，也是我们全部罪行的一部分。

(三)集家及制造无人区的罪行：

1、一九四一年九月，日本军一八六部队一中队长等一百名，在滦平县对大峪，为制造无人区，烧毁中国人民房屋十五栋。

2、一九四一年九月至十二月间，日本独立守备队十七大队一中队长等一百名，在河北省密云县西驼古至马营附近，烧毁中国人民房屋 三十六栋。

3、一九四一年十月，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四中队长以下七十名，在蓟县长城沿线地区，放火烧毁中国人民房屋十六栋。

4、一九四一年二月，在兴隆县陡子峪，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四中队约四十名，烧毁中国人民房屋三栋。

5、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兴隆县半壁山下杖子，独立守备队七大队二中队长等二百名，烧毁中国人民房屋一百五十栋。

6、一九四二年五月，在河北省密云县兵马营附近，独立守备队十八大队一中队长等一百名，烧毁中国人民房屋一百五十栋。

7、一九四二年三月至十月，独立守备队十七大队一中队长天野中尉等一百名，为设置十一个集团部落，在滦平县司营子村长城沿线地区，烧毁中国人民房屋一百五十栋。

8、一九四二年一月，独立守备队十七大队一中队天野中尉等一百名，在滦平县司营子至白马关地区，放火烧毁中国人民房屋二十三栋。

9、一九四二年四月，在兴隆县地区，由承德宪兵队长等六十名，放火烧毁了中国人民房屋约一百栋。

10、一九四二年十月，在兴隆县猫儿屯，由独立守备队七大队二中队长谷川准尉等二十名，放火烧毁中国人民房屋五栋。

11、一九四二年十月，独立守备队十八大队一中队长等一百名，烧毁中国人民房屋二百一十栋。

12、一九四二年九月至一九四三年三月，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四中队长等约一百名、兴隆县伪警察队约六百名、伪热河省协和会青年游动宣传队十名，在兴隆县陡子峪村至四座楼、塔洼、茅山村至前干涧、三六盘、瑞昌山，三拨子村至獐帽子山、五指山地区，烧毁中国人民房屋约五百栋，造成无人区。

13、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独立守备队七大队二中队长等一百名，在承德县鞍匠村小白旗地区，放火烧毁中国人民房屋约四百栋。

14、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独立守备队十八大队二中队等一百二十名，在青龙县都山南方地区，放火烧毁中国人民房屋四百三十四栋。

15、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由独立守备队七大队长小川大佐等三百名、伪军步兵八旅约三千名，在喀喇沁中旗光头山周围地区，烧

毁中国人民房屋约五百栋。

16、一九四三年五月，承德宪兵团第二游击队长生田大尉等一百五十名，在喀喇沁中旗光头山南侧南榆树林子地区，烧毁中国人民房屋约二百五十栋。

17、一九四二年四月至九月间，丰宁县警察队约三百名，在丰宁县内，将中国人民四万五千人的九千余栋房屋毁弃，在八十处强行集家并村。

18、一九四二年四月至十月间，将滦平县汤河口村至大峪公路沿线十个村庄房屋约五百栋毁弃，强行到四个地方集家，使中国人民五千名受到损害。实施者为独立守备队十七大队笠井中队约二百名，伪滦平县警务科及协和会。

上述为制造无人区和强行集家，共放火十八次，烧毁中国人民房屋计二千九百四十二栋，破坏九千五百栋。这是执行西南防卫委员会决议的结果。

(一)119—2，25，2，第九号

原编者注　参加笔述的二十人是：宪兵准尉高木贞次郎、宪兵大尉长岛玉次郎、宪兵军曹植松犹数、宪兵曹长太田秀清、宪兵曹长石田一雄、宪兵曹长具沼一郎、宪兵军曹原田左中、宪兵准尉木下万寿一、宪兵军曹大岛光、步兵军曹高桥正三、步兵曹长小林实、步兵曹长船生退助、步兵伍长西尾克己、步兵曹长阿部清二、步兵上等兵齐藤良雄、执行警尉板垣友吉、监督警尉元山胜美、警尉远藤清重、宪兵少佐木村光明、监督警尉小林芳郎。

（选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四集《东北‘大讨伐’》，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第615～630页）

附表一

西南防卫委员会委员姓名表

（一九四二年十月当时）

关东军司令官陆军大将梅津美治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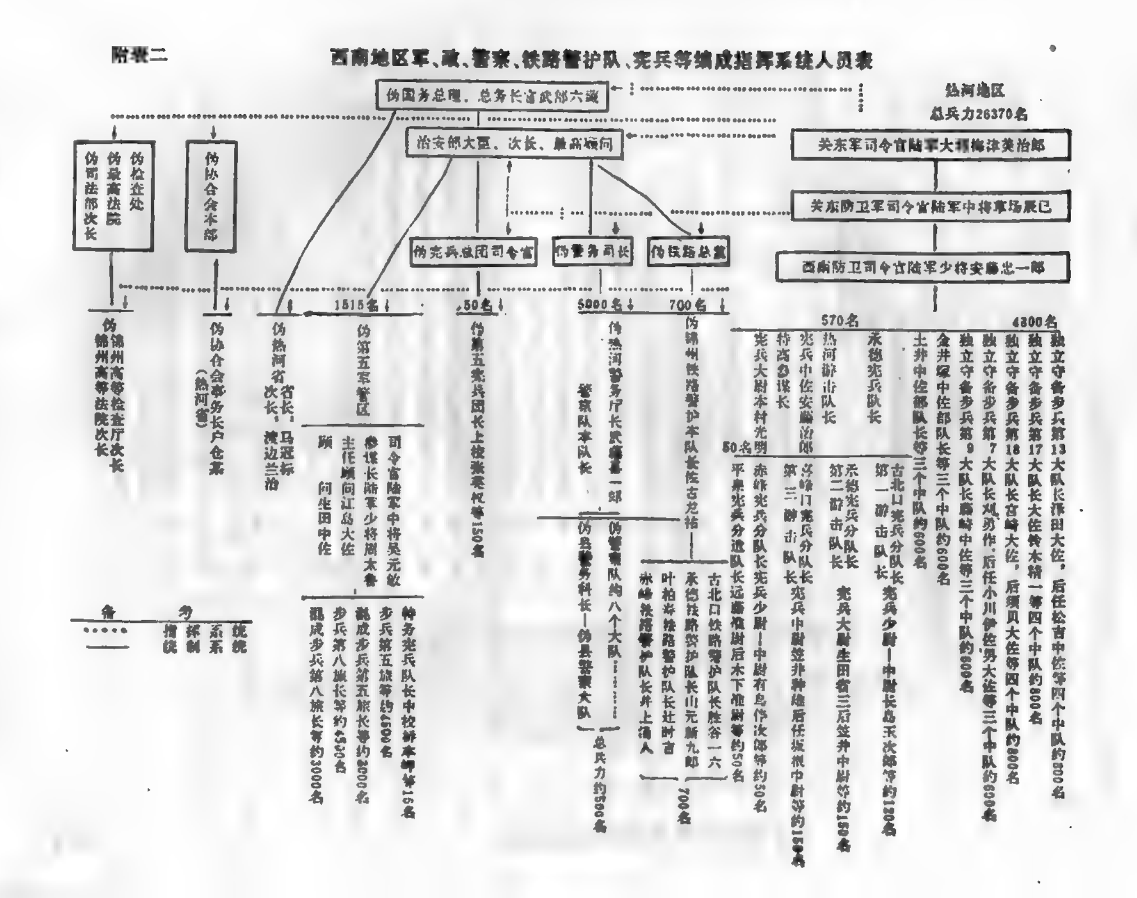
关东防卫军司令官中将草场辰己 —监督→ 中央防卫委员长关东防卫军参谋长

西南防卫委员长西南防卫司令官陆军少将安藤忠一郎

- 委员　伪锦州铁路警护本队长佐古龙祐
- 委员　伪锦州野战铁路司令官
- 委员　伪锦州铁路局长
- 委员　伪锦州高等检察厅次长西川某
- 委员　伪锦州高等法院次长西尾某
- 委员　伪热河省次长渡边兰治
- 委员　伪第五军管区主任顾问江岛大佐
- 委员　伪热河省警务厅、地方保安局长武藤喜一郎
- 委员　伪第五军管区主任顾问江岛大佐
- 委员　伪第五军管区顾问兼特务机关长生田中佐
- 委员　伪军步兵第五旅长
- 委员　伪军混成步兵第五旅长
- 委员　伪军步兵第八旅长
- 委员　伪军混成步兵第八旅长
- 委员　伪第五军管区参谋长
- 委员　伪军第五宪兵团长、上校张英权，后八田成重中校
- 委员　伪热河邮电株式会社责任者
- 委员　伪热河电业株式会社责任者
- 委员　伪热河专卖局川口副局长
- 委员　伪协和会省事务长户仓某
- 委员　日本关东军承德宪兵队长、宪兵中佐安藤次郎
- 委员　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步兵第十三大队长松吉中佐
- 委员　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步兵第十七大队长大佐铃木精一
- 委员　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步兵第十八大队长宫崎大佐
- 委员　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步兵第七大队长大佐一刈勇
- 委员　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步兵第九大队长藤崎中佐
- 委员　日本关东军金井塚中佐部队长
- 干事长　日本关东防卫军高级参谋植山大佐
- 干事　日本关东西南防卫军参谋酒井中佐
- 干事　日本关东西南防卫军高级副官小原中佐
- 干事　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部员宪兵中佐金泽朝雄
- 干事　伪热河省总务科长、警务、特务、警防各科长
- 参与　伪第五军管区司令官陆军中将吴元敏
- 参与　伪热河省长马冠标，后任金铭世

附表二

西南地区军、政、警察、铁路警护队、宪兵等编成指挥系统人员表



大事资料

承德抗日斗争大事记

（1933.3～1945.10）

张丽华　编写

日军侵犯热河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从1933年2月21日开始的。日伪军10余万人，以锦州为基地分三路向热河进犯。北路由日军第六师团与伪军张海鹏、刘桂堂、程国瑞等部从通辽侵开鲁；中路由日军第八师团从义县犯朝阳；南路由日军混成第十四旅团从绥中寇凌源。日中开战不及10日，国民党10万大军仓惶败退；日伪军逼近承德。

1933年

3月3日　平泉失守，承德危急。日军第八师团挺进队由凌源乘车趋平泉途中遇万福麟部王永盛师微弱抵抗，是日占平泉，并下令向承德挺进。

3月4日　承德失陷。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于是日7时率部西逃。日军川原挺进队经六沟向承德进犯，仅在天桥山附近遇微弱抵抗，然后日军先头部队128人于午前11时50分占领承德。随后南犯长城各口。

△　义勇军第二军团李纯华部，绕道奔袭承德以东红石砬子

岭，夺回被一队日军炮兵占领的阵地，缴获山炮4门和一批枪械。

3月5日　日军高田支队进犯围场，在朝阳地被孙殿英军袭击，消灭日军一个骑兵排。日军大队来援，孙军退走，日军竟惨杀33名无辜百姓进行报复，一手制造了“津生泰惨案”。

△　日军第八师团侵犯滦平县青石梁，遭中国军队第一0七师（张政仿）第六二一团顽强抵抗，激战4日，中国军队始撤退。

3月6日　日军茂木、高田两步骑兵支队联合进攻围场，孙部与之激战半日，傍晚围场失守。

3月9日　日军第八师团侵犯古北口，中国第十七军（徐庭瑶）与之展开激战；日军混成第十四旅团侵犯喜峰口，中国第十九路军（宋哲元）与之展开激战，数次击退强敌，并给以重大杀伤，始终坚守喜峰口阵地。

3月12日　中国第二十五师（关麟徵）在热冀边界之古北口与日军激战后退守南天门，古北口失守。

△　中华民众抗日救国军黄守中部进抵热西，有骑兵2400多人，连日克复桃山、半截塔、郭家屯等镇，挺进300余里，俘伪军300余人，毙日军26人，得枪炮、马匹甚多。然后分两路向围场、隆化挺进。

3月16日～19日　日军因攻喜峰口不下，转而增兵进攻罗文峪。中国第十九路军刘汝明师严阵以待。战事自16日拂晓持续到19日天明，中国士兵奋勇杀敌，毙伤日军甚多，迫其退到半壁山一带休整。

3月21日　日军第三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占兴隆。

3月27日　日军骑兵第八联队侵入凤山，丰宁沦陷。

4月13日　中华民众抗日救国军黄守中部之北路军收复围场县城，毙敌200余，救国军亦伤亡百余，官长6名。南路军已攻至隆化西北40里之八达营子。

4月15日　日军由承德开来坦克4辆，向围场县城发动反扑，在庙宫遭救国军阻击，一辆坦克坠沟损坏。日军转攻隆化附近

的救国军南路军，激战竟日，双方伤亡具重，救国军撤退10余里择险据守。

4月19日　黄守中率救国军北路军南下，攻克隆化县之唐三营子，毙俘敌40余人，击落敌机1架。

4月27日　中国第二十六军(肖之楚)于是日将进占兴隆县的日军围困，经多次强攻，将日军压迫在县城狭小区域内，顽抗待援。

4月30日　肖之楚部在兴隆与日军激战三昼夜，日军柴河口守备队、驻承德的第十七联队第十中队、第二十五联队第二大队前来增援，肖部于是日晚撤出战斗，转移到黄崖关方向，兴隆县沦陷。

本月末　绿林好汉杨二组织300多名农民，在兴隆县挂兰峪一带起义。他带领起义农民突奔该县孤山子，收缴了自卫团的枪支，并与抢劫的日军激战1小时，全歼敌人一个排，缴获长短枪30多支。

5月15日　中华民众抗日救国军黄守中部转战热西一个月后，返回察东。

5月26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正式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郑桂林、黄守中等热河义勇军大部参加该军，继续进行抗日斗争。

5月31日　黄郛根据蒋介石、汪精卫的命令，派熊斌与日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规定冀东为非武装区，日军撤至长城一线。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

12月11日　伪承德县兴隆办事处管辖的黄花川孙杖子村农民孙永勤，在共产党员关元有等人的协助下，在黄花川率农民17人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民众军"，打起"天下第一军，均富又济贫"的大旗，没收地主张如增的财产，全部分给当地贫民。几日内，附近村庄150多名农民参加孙永勤领导的抗日队伍。

本月下旬　孙永勤起义军夜奔几十里，袭击车河口伪警察所

和汉奸岳荫臣的“大成商号”，得大枪7支。天亮前又赶至大彭杖子，攻打岳荫臣的煤矿城，与赶来增援的日伪军激战一昼夜，歼灭日伪军数人，民众军负责人赵来阵亡。

1934年

1月初 孙永勤抗日民众军两战两捷后，迅速增至500多人，在海拔1383米的五指山进行休整，并进行第一次整编，孙永勤任民众军军长，下辖3个队，关元有、王殿臣、赵四川分别担任队长，每队150余人。并成立军法处，制定了“不贪财、不扰民、不奸淫”的军纪。整编后，即转战于滦河、车河、黑河、洒河一带。

1月中旬 孙永勤率民众军由五指山向南挺进50里，袭击兴隆县半壁山警察分驻所，得大枪10余支，子弹10余箱，俘获的伪警察经教育后释放。后转战长城脚下的古刹舍身台，与赶来包围的日伪军激战一天，突围后转移到迁安县境。

2月12日 即农历腊月二十九日，一支日军乘即将过春节之机突袭民众军，孙永勤率军在车河长峪沟山区与日军激战一日，毙伤日军几十名，然后转移。

2月13日 孙永勤民众军在车河邢杖子附近被日军包围。突围时，战士陈子兴用菜刀砍伤3名日军，最后被杀害。民众军攀上海拔1475米高的五凤楼山，甩掉追敌，进行休整。

本月中旬 下板城车站工人单忠英（辽宁兴城人）联络20多名劳工，打死两名日本人，夺得1支大枪，投奔孙永勤民众军。

△ 承德县柳河川八卦岭村张福义，组织20多名农民举行抗日暴动，缴获了本村地主的枪支，后与孙永勤民众军会合。

本月 兴隆县苇子峪村自卫团总李连贵，发动十几名农民举行起义，收缴了杨树林村地主50支大枪，并在蓝旗营村一带抗击日军，后与孙永勤民众军会合。

3月初 兴隆县挂兰峪农民康永贵率百多人起义，与民众军会师。这时，民众军已发展到千余人，在五凤楼山进行第二次整编，

孙永勤继任军长，下设7个分队，赵四川、王殿臣、关元有、张福义、李连贵、年焕兴、康永贵任分队长。

3月上旬 伪兴隆县办事处处长吕俊福率500多伪军警进攻五凤楼，孙永勤率部与之激战，毙伤伪军警数十人，民众军也伤亡十余人，将敌击退。

3月15日 民众军转战到迁安滦河一带活动，并于贾家安、暖河塘附近袭击日军货船3艘，打死日军20余人，缴获大米、面粉3000余斤，衣物350多件。

3月中旬 孙永勤率500多人再次袭击兴隆县半壁山警察分驻所，得枪9支，并开仓济贫。当夜又在西大石洞附近伏击日军守备队，打死日军20多人，民众军战士牺牲30多人。

本月下旬 孙永勤率民众军500余人袭击承德县重镇下板城，并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分兵攻克武厂、黄杖子、上谷等据点，捣毁正在兴建中的锦承铁路部分设施。

本月 兴隆县蓝旗营村年焕兴，率领20多名贫苦农民举行起义，并攻打半壁山伪警察所，然后率队投奔孙永勤部。

4月上旬 孙永勤率部沿瀑河南下，攻克瀑河口，毙伪军17人。

4月中旬 民众军在舍身台与追击的伪满军遭遇，经开展政治攻势，促使伪满军300人反正起义，杀死日军长官，参加了民众军。

4月下旬 民众军进驻宽城塌山，分兵袭击烧饼铺、潘家口两据点，歼灭日伪军40多人。然后隐蔽回师黄花川，再次夜袭车河口，毙俘伪警85人，缴获大枪80支。

本月 孙永勤起义军里的共产党员关元有、刘玉堂等派共产党员刘俊岳，找到中共迁安县委书记韩东征，汇报了部队的情况，但没有成立党的组织。

5月初 孙永勤民众军已发展到5000多人，集中到五指山、双塘子一带休整。时值中共遵化县委派军事干部徐英等到五指山

与民众军内地下党员关元有接头，并与孙永勤会晤，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策略。孙永勤完全接受了中共的抗日主张。事后，民众军进行第三次整编，将“民众军”改为“抗日救国军”，由孙永勤任军长，赵四川、马宝德任副军长，王殿臣、关元有任参谋长。直辖4个总队(大队)，总队下设中队、小队和班。第一总队长张福义，第二总队长年焕兴，第三总队长关元有(兼)，第四总队长李连贵，每队1000到1200人。军直还设立了稽察处，由地下共产党员张志全负责。这次还整肃了军纪，将多次抢劫民众财物的中队长陈志处决。整编后，孙永勤率队东征。

6月20日　孙永勤、张福义率一总队袭击承德县乌龙矶警察分驻所，缴获大枪40多支。

6月22日　救国军包围宽城3天，应商民要求撤出包围。孙永勤率赵邦海中队在九虎岭与日军激战，关元有率第三总队赶来增援，日军用汽车载着许多尸体向平泉溃退。

本月底　日伪在兴隆、青龙、承德、平泉、迁安、遵化等县增兵数千，分路“合击”、“围剿”抗日救国军。在重兵压境，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孙永勤部被迫转移到迁安的潘家口、青龙的都山、遵化的洪山口和承德县的乌龙矶等地分散活动。

△　抗日救国军从宽城赴滦河途中，遇日军掳民女80人，经激战打死日军10余名，救回全部民女。

△　年焕兴、李连贵率第二、四总队攻克罗文峪、孤山子两个据点，毙俘伪军70多人，缴大枪30多支。

本年夏　孙永勤率队在黄花川，采用“瓮中捉鳖”战术，击毙日伪军百余人，上板城伪警察署长“马扒皮”亦在此役中毙命。南山子一战，打死日军一部，缴枪40余支。

7月10日　孙永勤率赵邦海中队300多人，攻打兴隆县佛爷来据点，毙日军16人，毙伤伪警50多人，缴大枪50多支、手枪3支、子弹12箱，焚毁敌营垒。

本月　孙永勤抗日救国军一部，在宽甸子与日军相遇，展开肉

搏战，打死日军80余名，击毙战马60多匹。

8月　伪热河省公署派几个汉奸扮成商人，面见孙永勤劝降。并呈上伪热河省公署委任孙永勤为热河省警察讨伐大队队长的委任状和任赵四川、关元有、张福义为警察讨伐队队长的委任状。孙永勤见后，勃然大怒，将委任状撕碎，大骂"没有血性的洋奴，再敢在这里卖国，割掉你们的舌头！"吓得几个汉奸仓皇逃窜。

9月24日　日伪军警在承德县小白旗附近5个村庄逮捕150多人，有100人被杀害。

10月28日　平泉、宽城等地1万多民众奋起反抗日伪统治，赶走了税捐局人员，捣毁税捐局，并到承德包围省公署，要求永远撤销税捐局，赔偿损失，发给请愿人员经费等。伪热河省省长张海鹏在民众的威迫下，接受了民众提出的部分要求。

12月末　孙永勤率队在黑河川三道梁伏击日伪军，歼敌60余人。

1935年

3月初　抗日救国军年焕兴、李连贵部攻打兴隆县佛爷来、药王庙伪据点，用"牛腿子"炮击毁敌炮楼。转移后在糜子地设伏，一举歼灭伪骑兵100多人，缴获枪90多支，马80多匹。

3月中旬　中共京东特委委员王平陆在遵化与孙永勤会面，介绍了全国的抗战形势和共产党"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主张。孙永勤提出一要委任，二要枪弹。会后，王平陆派遵化县孟家铺游击队送去一批枪弹。

本月末　抗日救国军何广永部在兴隆县小石门活捉伪西南国境税关总长栩藤和罗文峪税关署署长佐佐木，然后转移到寿王坟一带。

4月中旬　孙永勤率军转移到承德县老梁，遭日军第七师团一部、伪军两个团和承德、兴隆、青龙县警察讨伐队3000多人的围攻，并派飞机助战。抗日救国军利用叠峰峡谷顽强抗击一日，击毙

日军30多人，救国军战士牺牲90多人。当晚，利用夜幕转移。次日，在兴隆县王宝石与追击的日伪军激战，毙日军几十人，孙永勤腿部受重伤，后转移到五指山区隐蔽。

本月末 抗日救国军1700余人集中在兴隆县青杏沟一带，准备过长城进关，寻找红军。

5月初 日军松原师团长令山田楠二大佐讨伐孙部，松井部出洒河桥西进，石井部出古北口东进，川岸部进占罗文峪，计日军5000人，伪军1000人，合击救国军。

5月16日 孙永勤率队分两路南越长城，进入遵化县洪山口、侯家寨一带活动。

5月17日 孙永勤乘马到遵化城下，要求与县长何孝怡会面，并请求支援枪弹，遭拒绝，未能入城。当日夜，中共孟家铺区委负责人李子华等与孙永勤会面，并代发了委任孙永勤为华北抗日军第一军军长，委任王平陆为政委的委任状。

5月20日 日军山田一支队在尖山屯攻击孙军，抗日救国军且战且退。

△ 日驻华北武官高桥致函何应钦称："遵化县长等确有庇护孙永勤'股匪'的事实，关东军不得已派兵进入遵化一带，希望彻底消灭孙部。"日军先后派出山田一支队、八本原、荻原两联队越长城"扫荡"孙军。

5月21日 国民党竟同日军暗中勾结，以给救国军换发春装（当时还穿棉衣）为条件，将起义军诱骗到遵化县大茅山。汉奸殷汝耕往访日驻华北武官高桥，商定在茅山协剿孙永勤抗日救国军计划。

△ 抗日救国军开始向遵化县茅山东麓小于家沟、王家沟一带集中。

5月22日 协剿军总指挥日军少将旅团长川岸文三郎，指挥5000多日军从东、西、北三面围逼孙军，河北战区特警第一总队2400人、第二总队2600人从西南面进逼孙军。

5月23日夜 日伪协剿军开始联合围剿，孙军被压缩在大茅山、十里铺、吴家沟一带狭小地域，双方激战。

5月24日 拂晓，协剿军发动总攻，双方激战。孙永勤在头道茅山亲手枪毙了栩藤和佐佐木，然后率军大战，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给敌以杀伤。酣战至中午12时15分，孙永勤、赵四川、关元有、王殿臣等400余人战死，光荣殉国。李连贵、张福义、年焕兴、何子桥等率500多人突破重围，返回承德地区。至此，坚持一年零七个月之久，暴动怒火燃遍热河、冀东数百里，捣毁日伪据点上百座，毙伤俘日伪军5000多人的黄花川农民大暴动，终于被日伪镇压下去。

8月1日 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在宣言中，称孙永勤为"抗日民族英雄"。

1936年

2月 年焕兴、李连贵率抗日救国军余部50多人，继续在兴隆县黑鱼沟、苇子峪一带进行抗日活动，被半壁山、蓝旗营子日伪军300多人包围在苇子峪村，抗日救国军伤亡40多人，李连贵英勇牺牲，年焕兴率10余名战士突围。

本年春 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来京东巡视党的工作，于夏季前后改组了京东特委，重建了冀热边特委。京东特委书记李运昌，组织部长李一夫，宣传部长王大中；冀热边特委书记王平陆，组织部长高存，宣传部长阎达开。

7月 张福义率抗日救国军余部百余人，改为抗日保国军，在遵化县洪山口与一部日军相遇，歼敌20多人。敌军来援时，张福义率队撤往兴隆县洒河川鸠儿峪一带隐蔽。

8月 张福义率队在兴隆县洒河川击毙满洲军30余人后，率队奔向黑河川的深山区活动。

10月 兴隆县驴儿叫村共产党员窦永旺、冯胜等，与高生、高

存一起开展工作，组织农民抗日武装，在驴儿叫和獐猸山一带开展抗日活动。

12月　张福义率部队投奔兴隆县东南部活动的抗日武装杨二部。此时杨部已发展到300多人。

1937年

2月　张福义在黑河川一带活动，被500多名日伪军“围剿”。清晨一战，日伪军伤亡百余人，张部伤3人。突围后转移到榆树林、三道河一带活动。

6月　年焕兴（化名温秀和）在古冶、马兰峪一带隐蔽活动，后去保兴堂做工，与地下党员老洪接上联系，开展抗日工作。一天夜里，他二人活捉了东陵伪警1人，获大枪1支。

7月中旬　孙永勤余部在兴隆县大水泉、双庙一带活动，张福义在一次战斗中被俘，关押在兴隆县监狱，不久光荣殉国。

8月4日　洛甫、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提出“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以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胁敌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红军应给予必要的补充。”

△　朱德、周恩来等回电洛甫、毛泽东：“不反对开赴察绥，但要求给便于作战察、绥、晋三角区（争取消灭伪军与发展察、热、冀的游击战争）与便于补充联络的后方（绥远、宁夏的一部）。”

8月5日　洛甫、毛泽东再次致电朱德、周恩来，重申了向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出击的战略部署，并明确指示要“派一部远出热河”，开展冀热边区的游击战争。

8月22日～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根据毛泽东关于“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

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提议，决定在冀热边开展游击战争。

9月　李运昌改任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原冀热边特委书记王平陆改任军事部长，丁振军为巡视员。

12月30日　王平陆率第一支队夜袭青龙县青河沿日伪军据点，不幸中弹负重伤，翌日牺牲。

1938年

2月10日　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前方总部，指出：“以雾灵山为中心之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是独立作战之区域；派去部队应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党政军领导人需要有独立应付新环境之能力，出发前做好充分准备。”还指正：“应准备到适当发展时期，派高级领导人去雾灵山。”

2月30日　晋察冀军区根据毛主席指示，组成第十支队，由邓华任司令员兼政委。是日，邓华率全支队千余人从涞源出发，先行开辟平西根据地，做挺进冀热边的准备。

本月　中共冀热边特委发动第二次游击战争。彭夫、孔庆同、高存、周治国等率第一支队攻克药王庙日伪据点，全歼守敌。之后，又袭击了倒流水海关税局。

3月27日　承德至古北口铁路竣工。

4月20日　毛泽东、刘少奇电示彭真、聂荣臻：可分出一部分兵力随同邓华部队向冀东、热边发展。随后，中央将雁北宋时轮支队调往平西，与邓华支队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

5月27日　中央军委决定，宋邓两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辖第十一支队（三十一、三十三大队）、第十二支队（三十四、三十六大队）、骑兵大队和独立营，共5300余人。

6月12日　第四纵队全部进至冀热边的镇罗营、将军关一线。聂荣臻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请示四纵下步行动：“为执行创造新的根据地之任务，拟乘敌空虚迅速进往冀东，首先

袭取兴隆，以该处为中心向东南地区发展。”

6月17日　宋时轮、邓华率第四纵队三路挺进兴隆，拔除北山4个敌人炮楼，并攻入城内，毙伤敌300余人。四纵亦伤亡百余人，副大队长陈群负伤，一营长赖翰生牺牲。前孙永勤部第二总队长年焕兴，在将军关参加八路军，随队挺进兴隆，参加了攻打兴隆县城战斗。沿途有原孙永勤部散失的士兵200多人参加了第四纵队。

6月19日　日伪军惊呼：“延安触角伸进热河，全热河行政无法行使。”连日战斗，日伪仍控制兴隆南山炮楼。是日，承德日军800多人乘汽车增援兴隆，向四纵发起进攻，日机3架轮番轰炸、扫射。双方激战至中午，八路军歼敌200余人后，主动撤离县城。

6月21日　中共中央电示河北省委：四纵通过古北口、石匣一带，请速派人到冀东及冀热边动员党与群众及一切地方武装援助宋邓部队，配合作战。省委及特委立即派人到宋邓部队接头。

6月22日　聂荣臻致电宋邓，赞扬东征取得重大胜利。并指示：“你们现在既到达兴隆，应就在此地区开展根据地工作，依雾灵山向四周发展。”

6月23日　第四纵队主力由兴隆南进至将军关、靠山集、下营一线。承德、兴隆日伪军进至六道河、九神庙。晚，三十四大队的一个连奇袭九神庙，击毙日军90余人。日军在此地立“大日本帝国陆军丰田部队战死之墓”的木牌。

△　挺进大队在队长邓典龙、教导员钟辉琨率领下，前进到滦（平）昌（平）怀（柔）三角地带的头道梁、大地、秋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游击区。

△　第四纵队在雾灵山西麓马圈子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讨论建立冀热边抗日根据地问题。由于雾灵山主峰地域狭小，补给困难，乃决定兵分三路：三十一大队向东去承德县车河一带，准备向承德、平泉发展；三十三大队向东南去兴隆半壁山一带，相机进入迁安、遵化、丰润地区；三十四大队向西南去平谷县靠山集，开辟密

云、平谷、蓟县地区；独立营则留下开辟雾灵山。

7月7日 李运昌、胡锡奎率部在丰润、迁安交界处的岩口镇起义，成立抗日联军第四总队，孔庆同为总队长。以冀东为中心的冀热边抗日大暴动全面爆发。

本月上旬 第四纵队赵立业大队，继续在兴隆县雾灵山一带活动。赵立业支队长（兼政委）率队首先攻克了鹰手营子伪警察局，毙伤俘敌50余人，缴机枪1挺、大枪30多支，在雾灵山区站稳了脚跟。

7月15日 四纵三十一、三十三大队进至兴隆县寿王坟、糜子地和承德县车河铺一线。

△ 三十一大队一个营进占承德县车河口，并派孔令英连去承德，袭击了敌人飞机场。

7月19日 四纵主力奉命南进。三十六大队东渡潮河，进至兴隆雾灵山地区。

本月中旬 四纵在怀柔县头道梁子地区建立滦（平）昌（平）怀（柔）联合县政府，张书砚任县长，刘国良任地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县委书记）。

△ 四纵在兴隆县大、小黄崖及兴滦交界一带建立兴（隆）滦（平）丰（宁）联合县政府，县长杨春圃。

本月下旬 四纵在承德县车河口建立承（德）兴（隆）平（泉）联合县政府，县长王维，县委书记赵振忠。

△ 冀热边武装抗日大暴动达到高潮，22个县的20多万群众揭竿而起，捣毁伪政权，切断北宁路，与四纵一起，连续攻克兴隆、平谷、蓟县、迁安、乐亭、玉田、卢龙、宝坻等8座县城，解放数以万计的村镇，开辟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全面展开。

△ 杨二部2000余人，自编为抗日救国军第五路军，杨二任司令，在兴隆、遵化一带开展抗日活动。

△ 兴隆县宝地、大洼、驴儿叫一带的高升游击队，发展到400多人。

△　承德人民积极参加冀热边抗日大暴动，计有兴隆县高升部三、四百人；年焕兴、何子桥率领的孙永勤抗日救国军余部七八百人；兴隆、遵化边境的绿林英雄杨二建立的中国抗日救国军第五路军2000多人；青龙刘青山部900多人。

8月2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祝贺抗日的联军起义电。电称"由于冀东国共两党同志及无党派抗日志士的合作，抗日联军与八路军纵队的胜利，已给日寇以严重的打击，摧毁了冀东汉奸政权，发动了广大民众，配合了全国的抗战。"

8月6日　朱德、彭德怀电示聂荣臻转告宋时轮、邓华：宋、邓主力应以平谷、密云、蓟县、遵化、兴隆为中心，用一切努力建立根据地。

本月中旬　邓华率队进驻遵化县铁厂镇，与抗联李运昌部胜利会师，并召开铁厂会议，决定成立冀察热宁军区，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委，高志远、李运昌、洪麟阁为副司令员，李钟奇为参谋长，伍晋南为政治部主任。下设5个军分区，李运昌、洪麟阁、高志远、季广顺等分任各军区司令员。还决定成立冀察热宁边区行政委员会，刘绍襄任主任。

8月28日　杨二部团长康永贵，在攻打倒流水据点中牺牲。

本月下旬　宋时轮到达铁厂，召开四纵党委扩大会议，决定进军都山，与东北抗日联军会合，建立抗日根据地。

△　四纵三十六大队袭击承德县小白旗敌据点，击毙伪警察署长腾原（日本人）以下日伪警察20人，俘60多人，缴获机枪两挺、步枪60多支。

本月底　宋时轮率四纵三十一大队和抗联李运昌部二万人东渡滦河，进军青龙县都山地区。

9月10日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联名电示四纵和河北省委，批准铁厂会议决定。同时指示宋邓以团、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分区，与起义队伍合编，并着手组织各县区政权。

9月12日　李运昌部两万人在向都山进军途中，于申罗寨、

包各庄消灭伪满军一个营，俘营长以下 7 名军官和伪满军 200 余人，缴获迫击炮两门，轻重机枪 4 挺和其它军用物资。

△　四纵进军都山失利，宋时轮在迁安莲花院召开会议，决定率部返回蓟平密地区。

9 月 16 日　四纵党委在铁厂镇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率四纵和抗联到平西整训，宋时轮率四纵主力开始西撤。

9 月 26 日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复电聂荣臻并宋邓及冀热边特委，不同意主力西撤的计划。指出：有全国坚持抗战有利形势与华北普遍的游击战争，加以八路军远近距离的配合，有广大群众的掩护，有雾灵山、燕山、五指山东西千余里之大山脉便于回旋，冀东地方党有相当基础，根据以上各种条件，创造冀热察边区根据地，创造相当大的军队，是可能的。

本月底　邓华在迁安县新庄子召开会议，李运昌、胡锡奎等参加，决定继续贯彻铁厂会议精神，坚持冀热察边抗日游击战争。

10 月 2 日　毛泽东、朱德等致聂荣臻、宋时轮、邓华《关于创造冀察热根据地的指示》电。指出"在冀热边区创造抗日根据地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宋、邓纵队与冀热边区全体同志应为达成这个任务而坚决斗争。"

10 月 8 日　邓华主持召开九间房会议（丰润县），决定四纵和抗联各部队西撤。只留包森、陈群、单德贵 3 个支队，每支队各百余人左右，坚持冀热边游击战争。并组成 3 个支队的统一领导机关——军政委员会，由原四纵政治部副主任苏梅任书记，委员有陈群、包森、周文彬、单德贵。会后总撤退开始 。

10 月 15 日　毛泽东、朱德等致电冀热区委并告宋邓："你们应坚持冀热察边的艰苦斗争，创造根据地，培养基干队，准备持久，以最大决心克服发展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为着上述任务的完成而奋斗到底。"

10 月 17 日　刘少奇来电，批评西撤"是很不妥的计划……危险很大，"因此"不同意总撤退"。

本月中旬 5万多起义大军蜿蜒西行，沿途供给无着，又遭敌阻击，多次激战，伤亡甚重，洪麟阁、陈宇寰阵亡。结果，除先头部队高志远部和遵化、蓟县起义部队约2000人到达平西外，其余大部溃散，遭到严重损失。

△ 伪满蒙古骑兵甘珠部队一个团，进驻兴隆县佛爷来村。姚铁民、年焕兴等化装进入佛爷来据点。将10斤巴豆投入敌人饮用的水井中，并撒传单、贴标语。次日，蒙古骑兵在进行“围剿”时，多人腹泄，被游击队歼灭60多人，其余逃窜。

本月下旬 李运昌在平谷县樊各庄召开中共冀热边特委干部会议，决定停止西撤，并收容余部6000多人返回丰滦迁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10月26日 宋时轮率部返抵平西斋堂。

11月上旬 四纵西撤后，苏梅、陈群支队活动在以松山峪为中心的丰润、迁安两县山区；包森支队活动在洪山口、雾灵山地区。三十三大队的赖邦、陶永忠、王正军、姚铁民等28名干部、战士伤病员，在兴隆县驴儿叫、大洼一带隐蔽养伤。包森带队与他们会合后，在兴隆县半壁山南沟、三岔口以北与敌作战，毙俘敌50人。

△ 包森率赖邦部百多人攻克兴隆县佛爷来的伪警察署，歼敌80余名，残敌退入药王庙据点死守。包森等开仓济民，然后转移。

11月15日 中央电告宋邓：派肖克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准备再次挺进冀热边地区。

11月25日 毛泽东、王稼祥、杨尚昆致电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并转宋时轮、邓华，肯定了四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进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所取得的成绩，指出了由于西撤造成的损失。并指出冀热察地区有许多有利条件，可能坚持游击战争，创造为游击根据地。但有许多困难，要在长期艰苦斗争中才能克服。

本年冬 包森支队发展到200多人，经整编组建为两个大队，

第一大队长赖邦，第二大队长王正军。改建后，包森率第二大队百余人去遵化，一大队仍在兴隆开辟地区。

△　赖邦部在兴隆县寿王坟南沟与搜山的日伪军激战，毙敌30多人，缴机枪1挺、步枪20多支。两日后，敌人到南沟实行报复性扫荡，将房屋烧光，将老百姓强迁沟外。

1939年

2月7日　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在平西成立，肖克任司令员，并由肖克、马辉之、伍晋南、宋时轮、邓华组成冀热察军政委员会，肖克任书记，统一领导平西、冀东、平北地区的抗日武装部队。

本月　单(德贵)赵(立业)支队发展到5个大队，数百人。月初从平谷鱼子山向雾灵山转移途中，被日军包围，在南水峪、北水峪，单德贵将第四、五大队解散，带着警卫人员自寻去路。赵立业率一、二、三大队在兴隆县狗背岭与千余日伪军激战，歼敌一部，赵部亦牺牲200多人，后化整为零，在敌人包围圈里奋战45天，转赴盘山。

4月中旬　兴隆县伪警察署警务系主任市川太郎，率宪兵队和讨伐队到石栅子沟一带讨伐，烧毁民房20多间，徐子华领导的游击队与之激战半小时，掩护群众转移。

4月26日　包森支队年焕兴游击小组，在遵化县孟家院村活捉日军官赤本大佐，押过长城后，在兴隆县苇子峪村附近处决。赤本失踪后，日伪在遵化组织了"赤本营救委员会"，派人给包森送信，愿以重金赎回赤本。1944年6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在延安向中外记者介绍了这个战绩。

本月　赵立业领导的二支队又发展到5个大队和4个独立营，建立了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把兴隆、滦平、承德等县连成一片。同时还建立了盘山根据地，把蓟县、平谷、三河连成一片。

△　赵立业率领二支队连续袭击狗背岭、五道河、六道河、三

道河、猫耳洞、北双洞据点和南独乐河警察局，毙伤伪警察局长以下 400 多人，缴轻机枪 1 挺、手枪 1 支、大枪 30 多支，战马 3 匹。

5 月上旬　日伪军 2000 余人对冀热边各游击区进行围攻扫荡，利用分进合击的办法，逐步向游击区压缩。八路军 3 个支队和抗联武装进行反扫荡斗争，共与日伪军作战多次，歼灭日伪军一部。

6 月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唐县军城会议决定：八路军不再大举挺进冀东，也不再发动第二次冀东暴动。冀东的坚持和发展主要靠冀东的党和人民的艰苦奋斗，由多股小游击队发展成大股游击队，由多块小游击根据地，发展成为大块游击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冀东抗联与八路军 3 个游击支队统编为八路军第十三支队，李运昌任司令员，李楚离为政委，包森任副司令员，曾克林任参谋长，刘诚光为政治部主任，受冀热察挺进军指挥。

7 月中旬　中共冀东地方委员会改为冀热察区委员会冀东区分委，李楚离任书记，委员有李运昌、周文彬、田野（赵观民）、李子光。

△　伪兴隆县警务科长神内兼一，率警察 300 余人到狗背岭一带讨伐，被八路军包围，击毙警察多名，其余逃窜。

8 月　伪兴隆县鹰手营子警察署警尉中岛，率队到罗圈沟讨伐，被赖邦游击队包围，毙伤 10 余人，活捉警尉补于万江。

9 月初　李运昌由晋察冀返回冀东，刘诚光等一批干部也从平西到达冀东，将冀热边各抗日武装统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三支队，李运昌任司令员，包森任副司令员，李楚离任政委，曾克林任参谋长，刘诚光任政治部主任。从此，冀热边又有了统一的军事领导机关。

△　赖邦游击队发展到 200 多人，于兴隆县寿王坟奇袭正在烧杀抢掠的日伪讨伐队，毙敌 10 多人，俘敌百多人，缴步枪 50 多支、机枪两挺。

9 月中旬　游击队长沈荣久，将无恶不作的兴隆县白马川警

察分驻所警长刘贵才抓获后处决，日伪军警进行报复“扫荡”，残杀13名群众，然后强迫群众烧纸吊孝，日军双岛挖吃人心。

9月27日　周治国率一个排游击队到青龙西部黄崖子、南天门一带活动，松树沟村富户张瑞为支援抗日战争，卖掉12亩好地，为周治国游击队购买了枪支弹药。

本月下旬　在平西整训的原冀东西部起义部队，改编为冀(县)遵(化)兴(隆)游击队，由队长夏德元、政委王少奇率领返回冀东。

本月　三支队教导员李满盈，八连副连长马文率队袭击兴隆县北双洞警察分驻所，活捉警尉补梁华庭。

△　建立中共丰(润)滦(县)迁(安)联合县县委和县政府，县委书记周文彬(兼)，县长卢启明。这是大暴动后在冀热边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

△　日伪开始在兴隆县半壁山北部深山区和黑河深山区20多个村庄实行局部小“集家”，千百群众被赶进“集家”点(“人圈”)。由于游击队领导群众进行反“集家”斗争，到1940年春，“集家”群众又返回原址。

△　伪西南防卫委员会成立，由西南防卫司令官陆军少将安藤忠一郎任委员长，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植山大佐任干事长，有委员26人。主要任务是实行西南治安肃正计划，即实行集家并村。

本年秋　周家美、马骥、杨志林各率一个连战士在兴隆东部横河川、羊羔峪一带开辟地区，村村建立了办事员和武装班长等组织。

本年冬　赖邦率队攻克柳河口敌据点，次日敌人来围，八路军胡指导员和6名战士牺牲。

1940年

1月1日　冀东区党分委在遵化县阁老湾召开会议，决定进行肃匪、建政、开辟新区、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等工作。并按挺进军司令部命令，将冀热边各地部队统编为9个游击总队。

1月7日　驻抚宁义院口日伪军500多人，突然包围青龙县甸子沟，将全村男女老少100多口人赶到村外，当即枪杀9人，带走2人，后被杀害于义院口。

3月初　中共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委和县政府成立，以洪山口为中心，共辖13个区(关里3，关外10)，200余村。这是大暴动后跨长城内外的第一个县级政府。中共迁遵兴联合县县委书记王克儒，继任的有韩东征、袁界、宋诚；县长姚铁民，继任的有李春光、田塞。

△　赖邦部第三次攻打兴隆县冷嘴头敌据点，俘敌50多人，缴枪50多支。

3月25日　挺进军第十团参谋长才山、政治处主任吴涛率第三营，由平西经昌平向丰宁、滦平挺进，于月底进入丰(宁)滦(平)密(云)三角地区，发动游击战争。

4月　建立中共蓟(县)平(谷)密(云)联合县委和县政府，共辖200多个村，其中包括兴隆南部和西部。县委书记李子光(兼)，继任的有田野(兼)，县长张耀东(张润民、张翠斋)。

△　冀热察挺进军平北游击大队两个连到丰宁杨木栅子、喇叭沟门等地活动，消灭多股小股敌人，拔掉杨木栅子警察署。

本月　第三(郑紫明)游击总队攻克宽城铧尖伪矿警据点，毙俘伪警30余人。

5月20日　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团长白乙化率第一营和团直机关人员从平西挺进丰(宁)滦(平)密(云)地区，并抽调樊凌玺等20多名干部，组成地方工作团，开始建立丰(宁)滦(平)密(云)游击根据地。

5月27日　挺进军第十团(白乙化)攻占永宁，然后兵分两路：一路400余人北上独石口；一路800余人东进热河，30日进至丰宁、滦平县交界地千家店、三道口。

6月1日　白乙化团东进支队于凌晨4时30分左右袭击滦平县琉璃庙警察分驻所，俘警察42人，并将分驻所房屋烧毁。

6月初　成立丰(宁)滦(平)密(云)联合县委和县政府，以滦平县莲花瓣为中心，共辖密云北部、怀柔西部和丰宁、滦平南部的16个区。县委书记黄叶。继任的有吴涛、马力、胡毅、冯东。县长王森，继任的有沈爽、江卓、倪蔚廷、胡毅。

6月21日　日军木原部队饭田队于21时30分左右袭击兴隆靠山集八路军第十三支队杨作林部，我死伤60多人，其余500多人冲出包围。

6月27日　平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段苏权率第七团500余人，于是日跨过京包路康庄、怀来间，北上到永宁地区。7月6日进至丰(宁)滦(平)边界，打击日伪，组建政权。

本月　沈万荣游击队在兴隆天桥峪沟门设伏，击毙伪警察3名，夺回大牲畜12头，残敌逃回半壁山据点。

7月初　在丰(宁)滦(平)交界的喇叭沟门建立丰(宁)滦(平)办事处，主任王启刚。并建立一区政府(千松沟门)和6个村抗日救国会。是年9月中旬撤回北平。

7月25日　撤销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三支队番号，成立冀东军分区。李运昌任司令员，包森任副司令员，李楚离任政治委员，曾克林任参谋长，刘诚光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整编了部队，建立第十二团、第十三团。第十三团团长由包森兼任，政治处主任洪涛，总支书记娄平。

7月27日　平北军分区司令员程世才率挺进军第九团于是日在南口附近跨过京包路北上。29日，从渤海所进入滦平县境，开辟平北游击区。

本月　伪满洲国在热河北部和东部实行蒙旗制，将平泉等县

名取消，并将平泉县改称喀拉沁中旗。

8月8日 挺进军第十团东进支队连日转战白马关、虎什哈、杨木栅子、南辛营、大草坪等地，扩展游击区。

8月上旬 冀东军分区第十二、十三团连续出击，攻克许多敌人据点，冀热边区初步形成西、东两大块游击根据地。西部，东自遵化县之马兰峪附近，西至白河，长约150华里；南起蓟县、三河、北至兴隆县，宽约120华里；东部，东起滦河，西至玉田县，宽约120华里；南起北宁路，北至兴隆县，长约200余华里，建立了5个县级抗日政权，1600个村政权，人口近百万，党组织有了大的发展，全区有党员1300人。

8月14日 冀东军分区第十二团韩福泉部在宽城峪耳崖遭日军泽村部队下道队及伪军的袭击，我牺牲15人，其余冲出包围。

8月16日 挺进军第七团300多人在滦平县西喇嘛沟遭西岗讨伐队袭击，牺牲22人。

8月30日 挺进军第十团在滦平县五道营子遭日军丰田部队早田队袭击，牺牲15人。突围后与第七团会合。

9月11日 日伪集中4000多兵力，对丰滦密地区进行了78天大扫荡。16日，第十团在滦平县神洞沟门遭日军早田队袭击，牺牲28人。吴涛率十团三营坚持内线反扫荡，程世才、段苏权率十团转移外线作战。

本年秋 日伪兴隆县当局进一步试行《西南国境治安整肃政策》，开始设立讨伐大队。在冷嘴头、沙坡峪、大小黄崖、雾灵山、驴儿叫、孟大地、羊羔峪、杨树台、狗背岭等地第二次试行“集家并村”，并在“部落”内设警察分驻所。

10月25日 周治国率游击队50余人，在“内线”配合下，夜袭伪满洲国峪耳崖金矿，消灭日军21人，俘矿警30人，缴长短枪43支、弹药3箱，游击队无一伤亡。

本月 亢勋游击队在一个深夜袭击了驻兴隆县六拨子朱盛林警察讨伐队，毙特务股长川赖（日本人），毙伤敌10多人，其残部逃

回兴隆县城。

△ 将蓟平密联合县一分为二，南部建蓟（县）宝（坻）三（河）联合县，西北部建平（谷）密（云）兴（隆）联合县。平密兴联合县辖平谷、密云东北部、兴隆西南部6个区。到1943年6月，又改建为平三密联合县。平密兴联合县县委书记李子光（兼），县长李光汉。蓟宝三联合县县委书记田野，县长王少奇。

12月15日 冯家峪战斗。挺进军第十团第一营营长王亢率本部在冯家峪南湾子伏击撤出扫荡的日军，毙敌哲田中队长以下90多人。战斗后，丰滦密地区有400多青壮年参军。

本月底 丰滦密游击大队成立，师军任大队长，刘力生任教导员，辖3个中队，共350多人。

本年 据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文献记载：本年与八路军交战120次，遭袭击59次。

1941年

1月7日 驻抚宁义院口日伪军500多人，突然包围青龙县甸子沟，将全村男女老少100多口人赶到村外，当即枪杀9人，带走2人，后被杀害于义院口。

1月19日 冀东第十二团一部200多人，夜袭青龙县董家口警察分驻所，毙伤敌6人，抓获9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20支，弹药2000多发，房屋被全部烧毁。

1月29日 周治国带领60多名游击队员，攻克宽城三道关伪据点，击毙日军4人，俘伪军30多人，缴机枪、步枪一部。

本月 宽城、平泉人民在冀东区党分委和军分区统一指挥下，开展了大规模的破交战，将喜峰口至平泉、宽城至青龙等处的电话线破坏，公路挖断，平泉煤岭子大桥烧毁，使敌人的交通、通讯瘫痪。仅宽城一地，一夜就破坏公路360多华里。

2月1日 青龙县警务科长铃木纠集青龙、喜峰口等地300多名日伪军，突然包围宽城大屯，屠杀187名无辜百姓，烧毁房屋

535间，烧死牲畜480头(只)，粮食30多万斤。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屯惨案”。

2月4日　挺进军第十团在丰滦密的马营西山与伪满军王岳、刘翰警察队激战，毙伤俘敌200余。战斗中十团团长白乙化不幸中弹牺牲，王亢继任团长。

2月21日　挺进军第十团团长王亢派人与活动在丰宁县的袁水农民武装取得联系，收编伪特务大队，袁水为大队长。

△　冀东军分区第十三团在兴隆县东北沟消灭伪蒙古骑兵20多人。

△　刘继抗率八区基干队配合十三团二营活动，在跑马场、麻地召开群众大会，当场镇压了恶霸孙三(号哭三)、崔久安，群众拍手称快。

3月1日　包森率十三团一部60余人，夜袭兴隆县车道峪自卫团派出所，经一小时激战，毙敌13人，俘敌8人，缴获步枪31支。

本月　我平北部队频繁出击，3月10日袭击五道营子，11日袭击两间房，14日袭击小白旗，18日袭击于营子，31日袭击三道川，连战连捷。

本年春　丰滦密联合县十二区队与袁水特务大队合作，袭击京古路火斗山车站，生俘铁警6人，缴获步枪7支，弹药一批。

4月初　中共冀东区分委决定在热南成立青(龙)平(泉)工作团和青平游击队，周治国任团主任兼游击队指导员，周万余任游击队长。

△　冀热边游击根据地发展到150万人口，主力部队4100人，游击队3400人，武装报国队(即民兵)4万多人。

4月4日　青平游击队160余人，在青龙县骆驼坡遭日军泽村部下道队袭击，牺牲11人，其余突围。

4月26日　冀东军分区第十三团何子桥部在宽城暖河塘截击3只敌船，敌伤亡惨重。后敌人到暖河塘进行报复，将这个仅有

17户人家的小村庄的男人杀尽，成为“寡妇庄”。

本月 将迁遵兴联合县滦河以东地区划出，建立迁(安)青(龙)平(泉)工委和办事处，工委书记韩东征，办事处主任刘全民。同年12月，将工委改为县委，办事处改为县政府，辖青龙西部(今宽城)、平泉南部及承德县东南部共10个区(关内3个，关外7个)。至1944年2月，与承青遵联合县合并。

5月1日 冀东军分区一部攻克青龙县青河沿据点，俘伪军50余人。

5月11日 第十三团一部百余人袭击兴隆县南双洞警察分驻所，被讨伐队追到大麦场，双方激战，我牺牲12人，遂撤出战斗。

5月21日 日伪调集两个主力师团，连同伪军共6万余人，号称“十万精兵”，对冀热边游击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本月 遵化县游击大队改为迁遵兴联合县游击总队(代号中兴部队)，曹致福为总队长，年焕兴为副总队长，侯建华为总支书记，下辖3个大队。曹致福率80多名战士、民兵，攻克兴隆西台子伪警察分驻所，毙俘30多人，缴大枪30多支，子弹3万多发，解救了“人圈”中的群众，日伪第二次集家并村失败。

△ 周治国带部分游击队员，先后在宽城县荞麦峪、大前坡峪、椴木峪和平泉的大石湖打了4仗，击毙日伪军28名，处决了屡教不改的特务8名，缴长短枪20余支。

6月9日 平北第十团一部百余人，攻击驻守滦平县遮天沟的松崎公路建设警备队，毙伤敌一部。

6月14日 重建滦(平)昌(平)怀(柔)工委和办事处，共辖5个区，1941年冬又遭破坏。1942年再重建，直至抗战胜利。县(工)委书记先后有樊凌玺、秦城、刘作恒，县长(主任)倪蔚廷、方城、田华。

6月16日 冀东第十二团一部200余人，在兴隆县帽子山与楂松讨伐队交战，我牺牲16人。

6月25日夜 约150名日伪军突然包围了艾峪口、河西、东

沟等5个自然村，抓捕百姓18人。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将艾峪口5个自然村18至45岁的男人抓捕。210多人被处死，制造了一起令人发指的艾峪口惨案。

7月初　日本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部抽调6个伪讨伐大队1500多人进驻古北口附近，再次扫荡丰滦密中心区，受到平北八路军沉重打击，月底撤走。

7月14日　挺进军第十团团长王亢，用计将白马关日军128名诱到丰滦密的一撮毛山，除8人逃窜外，其余全部被歼。

7月22日　马兰峪、兴隆之敌600多人，从北、东、南三面包围了刘继抗基干队。刘继抗部与之激战一天，打退敌人数次冲锋，毙伤敌70多人，我伤亡10余人，副营长刘进忠负重伤，弹尽自杀，壮烈牺牲。

△　伪兴隆县刘文队到六道河子一带讨伐，冀东军分区第十三团郭子忠连在明子沟设伏，毙敌20多人，生俘敌副官赵广壁等数人。

△　青平工作团裴文合、苏百熙游击队，突到凌源县大河北、平泉县松树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在松树台击毁日伪汽车两辆，打死打伤伪警察各1人。

8月1日　中共冀东区党分委在遵化县大张屯召开第3次扩大会议。会后，成立了以高敬之和姚铁民为正副主任的长城工作团，在滦河以西长城以外的承德、兴隆等地区活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与滦东地区的青平工作团相呼应。

9月5日　古北口关东军一七四指挥部，指使于营子铃木部队上村校一中队和伪警察分驻所所长小金井英一，开始对滦平县快活峪一带“扫荡”。于本月5日、10月24日先后杀死无辜百姓45人，全村280间房屋全被烧毁，制造了一起惨无人道的“快活峪惨案”。

9月18日　蓟宝三联合县第八区队武装基干队，在当地民兵配合下，一举攻克兴隆县茅山伪警察署，击毙矿警队长日本人大越

定雄和警察署长关树春，促使100多名伪警携枪反正，加入十三团。

9月25日 挺进军第十团一部将进至滦(平)昌(平)怀(柔)联合县头道梁之日军铃木大队井首中队全歼，击毙猿狩中尉、野林高桥少尉以下51名，俘日军和翻译官各1名，缴机枪5挺、长短枪50余支。八路军伤参谋长以下53人。

本月下旬 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亲率十二团和十三团各两营及地方干部3000多人，分数路越过长城，在青平工作团和长城工作团的配合下，第一次大规模开辟热南。经过3个多月的工作，建立起都山以西，雾灵山以东，锦承路以南，长城以北约40万人口的大片抗日游击区。

本月 日本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部制订《西南地区肃正实施纲要》，承德日本宪兵司令部提出《国境地带无人区化方案》，把长城以外，热河、河北的大片土地划入"无人区"。

10月21日 日伪决定热河"扫共"作战开始，伪热河省当局陆续派程斌等8个警察讨伐大队3000余人进入兴隆县。伪兴隆县当局又成立孙德英等12个警察讨伐队，加上原来3个县属讨伐队共4000多人。从21日开始，日伪军和讨伐队共7000多人，开始联合"围剿"兴隆境内八路军。

本月中旬 日伪在兴隆县茅山村抓捕30余村民，在南土门杀害20多人，其余被投入承德、锦州监狱。

10月31日 日伪军在滦平县天桥沟"围剿"八路军游击队时抓捕32名群众，关在一间马架子窝棚里，先是用机枪扫，刺刀捅，最后放火烧尸。并烧毁全部房屋，天桥沟成了"绝户村"。

本月 日伪军在丰宁、滦平抓捕群众1500多人，处死200多人，处刑1000多人。在宽城十几个村庄抓捕300多人，在宽城南关东山坡一次杀害80多人。

△ 日独立守备队十三大队四中队等约70人，在兴隆县陡子峪、塔洼等村，逮捕矿工16人，当即全部杀害。

11月初 冀东军分区四一部队和长胜部队，在宽城塌山伏击“扫荡”尖宝山归来的日军安原中队，歼敌76人，安原受重伤。

△ 青平工作团已在青龙西部、平泉南部建立4个区，游击队发展到280余人。本月，冀东区党分委决定将青平工作团改为青平办事处，主任张真理。

本月下旬 李运昌、李楚离、周文彬等在热南王厂沟举行冀东党分委会议，讨论治安军进驻冀东基本区后的斗争形势，决定在热南活动之部队返回基本区，发动打治安军战役。

△ 八路军十三团在我内线人员郑焕清、张汉臣等配合下，促成花市警察分驻所30多名警察起义，后编为青山部队，归属十三团领导。

本月 冀东区党分委决定：在热河西南部的滦平、承德、兴隆3县边界建立承滦兴联合县工委，李建国（新中华）任工委书记，王子庸（姜天民、姜馨山）任办事处主任；将迁遵兴联合县滦河东的两个区与青平办事处辖区合并组建迁青平联合县，韩东征任工委书记，刘全民任办事处主任；将新开辟的承德、兴隆南部地区和原属遵化县的石门、堡子店地区，划归迁遵兴联合县，袁介为县委书记，李春光为县长，遵化县建制撤销。

△ 长城工作团经过几个月工作，开创了五指山、雾灵山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在兴隆境内建立200多个村级抗日民主政权。

12月21日 刘继抗率八区基干队一举攻克四拨子敌据点，缴步枪10余支，烧毁敌据点，并争取十余人参加我军，震动很大。

本年 据关东军司令部秘密档案材料记载，本年与共军作战131次，遭袭击64次。于国境地区（即所谓满洲国西南国境——编者）建立9个县级政权（第十三公署：迁遵兴、遵化、蓟宝三、平密兴；第十四公署：龙赤、昌延、丰滦密、龙延、龙崇宣）和若干区、村政权。

1 9 4 2 年

1月22日 日伪军在兴隆半壁山、兰旗营、双庙地区进行"大检举"，一次逮捕村民2000余人，400余人被就地屠杀，200多人屠杀于兴隆街南土门，其余则被押往东北当劳工。

本月 日伪推行物品"配给制"，重要生活必须品统由兴农合作社"配给"，禁止私人买卖。"集家"的地方人们每天只能吃五两粗粮。吃大米、白面视为犯法。

2月2日 晋察冀军区决定撤销冀热察挺进军番号，原冀热察地区分别成立第十一军分区(平西)、第十二军分区(平北)、第十三军分区(冀东)等3个军分区，受晋察冀军区直接领导。不久，中央冀热察区党委也宣布撤销，分别建立第十一地委(平西)、第十二地委(平北)和第十三地委(冀东)等3个地委，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直接领导。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也相继建立。

2月上旬 承德宪兵队在仅有50多户人家的承德县南双庙村，一次抓走110人次，当场杀死5人，解往承德监狱后杀害和折磨致死74人。

2月14日 除夕晚上，日军宪兵队在承德县上板城一带抓捕抗日干部、积极分子47人，全部杀害于承德市水泉沟。

2月17日 第十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及第十三团一部300多人，在遵化县野户山遭满洲军第八八一部队和闫部队攻击，我牺牲24人，包森也不幸中弹牺牲。

3月1日 迁青平联合县第六、七两区基干队，利用集日，化装奇袭，拔除青龙县伪警察分驻所，俘伪警察15人。

3月9日 青龙县派出大批日伪军警到宽城大地一带抓捕800多名无辜百姓。

本月 宽城于友三警察讨伐队连续扫荡王厂沟等地，为保护隐蔽在山洞里的伤病员，抗日干部和群众刘秀云等8名妇女，先后用奶头、衣物等堵死正在啼哭的自己的婴儿。

△ 蓟宝三联合县武装攻克兴隆县茅山警察署后，敌人进行报复，抓捕茅山附近男村民150人，其中有120人被集体屠杀在兴隆的南土门。

4月2日　八路军第十三团一营在兴隆县洒河川三道河、佛爷来与伪满军骑兵200余人激战3个小时，毙敌20余人，其中伪营长卢秉均被击毙，缴获战马14匹。

4月8日　平北军分区第十团团部和丰滦密联合县政府，在臭水坑被伪滦平县警察讨伐队包围，县长沈爽等66人牺牲，49人被俘，蒙受重大损失。

4月初　中共第十三地委组建三个远征工作队。第一远征工作队（承平宁武工队）：队长周治国，副队长李宝华，主要挺进锦承路北开辟承（德）平（泉）宁（城）地区；第二远征工作队：队长李满盈，主要开辟滦（平）隆（化）围（场）地区；第三远征工作队：队长宋国祥，主要开辟凌（源）青（龙）绥（中）地区。

本月上旬　中共第十三地委、专署、军分区领导机关，转移到热南兴隆山区。地委机关设在中田、黑河一带，专署在驴儿叫北山顶、石门台，军分区在杨树沟。

4月14日　第十三军分区司令部发布反"扫荡"作战命令：进驻热河各主力团，自本月20日起举行战役出击，分头破击锦热铁路和各县之间的主要公路，相机攻占车站、据点。

4月20日～27日　第十三军分区出动4000多人的兵力，在游击队和民兵的配合下，第二次大规模地开辟热辽地区。连续攻克兴隆北水泉（4.18）、承德县小白旗、榆树沟门、平泉县杖椤树（4.28）、宽城亮甲台（4.26）、熊虎斗、汤道河等13个据点，破坏了锦承铁路和承兴公路，使承德、兴隆、平泉、宁城、青龙、绥中等广大地区与冀东解放区联成一片。

本月　日伪在宽城地区搞"大检举"，仅艾峪口、北大岭等24个村就抓捕422人，其中有342人惨遭杀害。

5月10日～16日　从即日起到16日，第十三军分区部队在

长城南北继续出击，共作战3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00余人，缴轻机枪2挺，长短枪200多支，攻击兴隆(5.2)、宽城(5.3)、土城头(5.8)、车河口(5.14)、倒流水、(5.15)、寿王坟(5.16)等伪军据点，受到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电报勉励。

5月21日　第十二团邓文彪部150余人，在承德县长峪沟遭田自警备队袭击，我牺牲23人，撤出战斗。

5月29日　八路军第十三团二营攻克兴隆县六道河据点，击毙日伪伊腾、沙田之助等17人，俘敌34人，缴机枪2挺、长短枪30余支。我牺牲15人。

△　第十二团一部150余人，在承德县苇子沟遭刘宗警备队袭击，我牺牲20人。

本月　据关东军司令部秘密档案材料载：1942年1—6月与冀热边八路军交战203次，杀害我干部战士2403人，逮捕抗日群众1292人，也大多遭杀害或送东北当劳工。

6月初　第十三地委在宽城王厂沟召开会议，总结反四次“治强”的经验教训，决定在热河作战的主力部队返回基本区，从6月16日至7月15日，进行青纱帐战役，恢复被“蚕食”的地区。还召开了追悼包森、刘诚光烈士复仇动员大会。

6月19日　迁遵兴联合县基干队攻克马兰峪据点，缴长短枪24支。

6月20日～21日　兴隆宪兵队指挥魏德成等59人，在兴隆县窄道沟抓捕游击队战士4名，自卫团员9名，并枪杀报国会主任等15名，烧毁房屋20间。

6月26日　中共第十三地委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下设两个地分委：东部地分委由周文彬任书记，西部地分委由田野（赵观民、张健翼）任书记。

6月27日　下午，二区队三连在讨伐队副队长吕荣久（我内线人员）配合下，一举攻克七拔子据点，击毙伪中队长和分队长2人，俘伪军70多人，缴轻机枪1挺、掷弹筒2个、长短枪70多支、

手榴弹250多颗、子弹1.5万多发。

本年夏 承滦兴工委书记新中华(李建国),在兴隆县克梨木附近被刘其队包围,不幸中弹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干部赵国清等2人。

7月6日 八路军第十三团一部在兴隆沙坡峪战斗中,击毙日军一四四联队队长田浦。

△ 日伪万余人对丰滦密地区进行毁灭性大"扫荡"。同时实行大规模"集家"并村,将东起半城子,西至渤海所,南自白道峪,北到于营子,方圆120华里的区域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屠杀干部、群众431人,抓捕1100多人,烧毁房屋25500多间,并修了93个"部落",将村民驱赶到"部落"中居住。

8月27日 承滦兴联合县县大队队长刘继抗,率队于安匠附近的顺道地设伏,击毙前来搞集家并村的伪承德县副县长米泽四郎和鞍匠警察署长曹振芳等8人,俘9人,缴汽车1辆,机枪1挺、大枪10余支。

△ 周治国率武装工作队在锦承路北开辟一片新的游击区,建立四个抗日区政权。

9月19日 中共第十三地委西部地分委书记兼蓟宝三县委书记、县游击大队政委田野,在兴隆沙峪沟遭茅山日伪军袭击而牺牲。李子光继任西部地分委书记,王大中(傅希和)任蓟宝三县委书记。

9月25日 第十三军分区司令部就冀热边反"扫荡"方针与具体兵力部署电告晋察冀军区:一个连越过锦承路开辟承平宁地区;一个营进至都山以东,开辟凌青绥地区;3个连进至五龙山,向平热路活动;4个连在都山以北锦承路南;其余主力沿长城内外,打击"集家"敌军,配合基本区反"扫荡"。

本月 中共第十三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和八路军主力部队,又转移到兴隆五指山区。

△ 日伪动用3万多兵力,对兴隆山区进行"大讨伐",实行灭

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群众损失惨重，清水湖一带仅被日军杀害的幼童就有48名。

△ 冀热边机械修造厂转移到兴隆马架沟村西北峪老窝铺，厂长郭荫方。造出大批地雷和手榴弹，受到冀东军分区首长表扬。

10月上旬 承德县西大庙、南双庙等村群众，配合八路军攻克锦承路上板城车站，拆毁部分铁路设施。

本月 伪西南防卫委员会召开会议，由安藤忠一郎主持，60多人参加，主要研究部署进一步实行“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行动。

11月4日 第十三地委、行署、军分区在热南王厂沟举行军政委员会会议，发出恢复基本区反“蚕食”斗争的训令：派6个连回基本区参加反“蚕食”，4个连作为机动兵力，在热河外线活动，从15日起进行一次大出击。

11月15日 即日起至月末，为配合基本区反“蚕食”斗争，八路军各部在热河境内及长城沿线进行广泛出击。先后攻克锦承路的上谷、永和两车站，兴隆杨家岭、花市，平泉老杖子、新杖子、七沟、黄土梁子、洼子店；承德三沟、六沟、五道河、南沟、砖瓦窑等20余处据点，在黄花川、郭家杖子、四合永等地多次伏击日伪军。

本月 第十三军分区第十三团及二区队、县大队在兴隆县南水峪整训，日伪军900多人来围攻，在狗背岭、四座楼激战二日，毙伤敌近百名，后转移。不久，2000多敌军再次“扫荡”花市、狗背岭一带，小西天村共产党员范山林，掩护40多名八路军伤病员爬上峭壁“憋死猫”，安全脱险。

12月13日 清晨，迁青平联合县县长刘全民等18人，在宽城黑小沟子被300多日伪军包围。在突围中，刘全民等11人不幸牺牲。水川（安乐群）继任县长。

12月20日 驻暖儿河、车河口一带的日伪讨伐队140多人，在队长田中（日本人）率领下长途奔袭十三军分区司令部。在黄花川河口被军分区特务连、侦察连伏击，田中以下43人当场被击毙，

其余一百多伪军全部被俘，缴机枪3挺、长短枪125支。

本年冬 八路军第十一团参谋长高桥，指挥部队在天明、马架沟与刑昌讨伐队雪地作战，毙敌80多人，俘敌20多人。

1943年

1月5日 中共第十三地委和第十三军分区在兴隆河南大峪村举行会议，讨论冀东形势，总结反第五次"治强"的经验教训。确定1943年的基本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被"蚕食"的基本区，结合巩固山区和开辟新区。

1月18日 日伪军200多人包围驻兴隆县小西天八路军十三团供给处。十三团连长杨树林、指导员李光远率部掩护供给处转移，王强等3名战士英勇阻击敌人，5次冲锋，毙伤敌多人，弹尽后，3战士毁枪跳崖。

2月1日 日伪军在承德县鹰手营子等14个村，制造一起骇人听闻的"二·一"大惨案，共抓走群众1000余人，其中被送往监狱的318人，被杀害的254人，其余充为劳工。南双庙、东涝洼、鹰手营子成了"寡妇村"。

2月4日 高桥、周治国、闫汉臣带主力部队两个连、承平宁第一武装中队和部分地方干部，在承德县三沟东沟被万余日伪军包围，激战两昼夜，始冲出包围圈，毙敌80多。八路军亦牺牲70多人。承平宁游击队一中队只有政治指导员姜建舟冲出重围，队长包文胜以下40多人全部战死。

2月5日～9日 日伪在兴隆县进行"大检举"，5天内抓捕群众5000多人。大莫峪67户人家，被敌抓捕73人，遭敌杀害72人。揪木林村50多户人家，被敌杀害101人，使两个村都成了"寡妇庄"。新杖子村被敌检举116人，押往东北，大部分死在异乡。

2月9日 迁遵兴联合县县长姚铁民、县基干队队长张会等4人，在兴隆县上红石峪村被捕，后牺牲在承德监狱。李春光继任迁遵兴联合县县长。

本月上旬 兴隆县刘杖子村民兵虎山、虎义、虎明、虎春、虎文等，在黑河川五道岔子埋地雷，炸死敌特组长。两年多，炸死敌人50多名，被誉为“五虎地雷组”。

2月10日 我十一团四连在兴隆县马架沟(中原村)西北峪被日伪军包围，全连120多人，仅连长吴喜忠带20多人突出重围，其余百人均壮烈牺牲或被捕。

2月14日 日伪军血洗兴隆小水泉村(化名珍珠村)，抓捕小水泉、冷嘴头、大安口、草场等村无辜群众300多人，仅小水泉就被抓捕108人，当场杀害90多人。

2月18日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决定撤销平北地委和军分区，东部丰滦密联合县划归第十三地委领导。

2月19日 周治国等在平泉刘杖子被敌包围，战斗中通讯员马振国牺牲，其他人突出重围。

2月26日 日军在平泉县北部的光头山附近村庄进行大逮捕，共捕四、五百人，倍受摧残，死伤大半。

3月1日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城工部派王锡民到承德街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3月21日～22日 八路军各主力团在热南开展掩护群众反“围剿”、反“集家”斗争。至5月底，共与日伪军作战20余次，歼灭日伪军警500余名，缴获钢炮两门，机枪17挺、长短枪200余支，毁汽车10辆。

本月 兴隆县后申峪村5名民兵埋地雷，炸死黄土山据点的伪军30多人，该据点遂被拔除。

本年春 迁遵兴联合县第八区区长王佐民、区武装队长兴山率区游击队和上庄40多名民兵，夜袭北甸据点，砍电线杆子，割电话线8华里，割下电线800多斤，破坏了敌人通讯。

△ 刘继抗派小分队进入兴隆快活林“部落”，在当地群众配合下，将无恶不作，屡教不改的汉奸苏七和特务史广仁当众杀掉，为民除了害。

△ 宽城县王厂沟村党支部书记李西云带领20多名武工队员及80多名群众，进行大破交。一夜间，将 椤台至孟子岭15里电话线割断，毁坏重点地段和桥梁，致使敌人交通、通讯陷入瘫痪。

4月上旬 日军内田准尉指挥20名宪兵，在承德水泉沟一次屠杀被捕的抗日爱国军民45人。

4月16日 中共第十三地委和军分区负责人李运昌、李中权、彭寿生等在迁安县龙湾村举行会议，听取了杨雨民关于承平宁地区斗争形势的汇报，决定在承平宁的基本区建党建政，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本月 日伪在滦平县完成大“集家”，将43576户、245000多人赶进543个“人圈”，并划出23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占全县总面积的8.7%。

5月6日 马骥部在李杰游击队配合下，在青龙杨树窝铺与敌交战，缴获汽车3辆，机枪3挺、步枪60多支。

5月9日 临抚凌青绥五总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海瑞祥，在青龙县乱泥塘被日军包围。为掩护战友和群众突围，海瑞祥负重伤被俘，宁死不屈，壮烈牺牲。

5月12日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派到冀热边工作的朱其文、才山等170多名干部到达热南根据地王厂沟。

5月13日 李中权率军分区侦察连和第十三团特务连在热南王厂沟设伏，歼灭由宽城来犯的日本关东军春田中队百余人，仅10余人漏网，缴重机枪1挺、轻机枪2挺、掷弹筒3具、长短枪60余支。第十三团一营副营长兼特务连连长薛辉荣光荣牺牲。

5月22日 平泉县崖门子群众自发反对日伪“集家”，黄枪会老师李树常带领130多名会众，攻打七沟伪警察所，遭日伪军伏击，牺牲会众20余名，受伤40余名。

5月28日 八路军第十三团二连攻克兴隆县六道河子伪据点，毙伤日军17人，俘伪军34人，缴轻机枪两挺、长短枪30余支。

5月29日 马骥率十二团一营在青龙安子岭以东地区全歼

贾太增讨伐队200余人。

本月末 赵文进率十一团4个连，在承德县十一道河子松树梁与伪国兵一个营交战，打死伪国兵50余人，缴轻机枪两挺、大枪30余支。伪国兵营长被迫谈判，并表示再不到十一道河子“扫荡”。

△ 第十三地委决定正式成立承(德)平(泉)宁(城)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工委书记黄云(杨雨民)，主任周治国。以光头山为中心，辖承德县东部，宁城县中南部，平泉县全部。开始设6个区，后增至8个区，230个村，游击队员280余人。

△ 以第十一团四连和特务连为基础，组建第三区队，共300余人，为承平宁地区主力部队，高桥任队长，黄云兼政委。

6月初 第十三团抽出一个排和几十名地方干部，组成一个精干的武工队，王泽民任政委，郭子忠任队长，活动在雾灵山西、北、东一带，发动群众，打击日伪。在遥桥峪战斗中，政治部主任张振东等2人牺牲。

△ 曹致福率六区队，化装进入距离兴隆县城5华里的红石砬“部落”，缴获大枪20余支。

6月6日 八路军第十三团1个连在密云与兴隆县交界的墙子路公路上伏击日军汽车1辆，毙日矿警2人，俘敌2人，缴长短枪13支。

6月8日 三区队袭击承德县烟筒山银矿矿警队，缴大枪20余支。

本月中旬 日伪军到兴隆驴儿叫村“扫荡”，残杀无辜群众50多人。驴儿叫村原有400多人，3年中被敌杀害处死250多人，占总人口的63%。

6月30日 第十三团一部攻克兴隆县陡子峪据点。歼守敌110多人，缴获迫击炮2门、轻重机枪各1挺、长短枪78支。

△ 日伪制造的灭绝人性的兴隆县大“集家”基本完成。累计烧毁房屋7万多间，抢走牲畜3万多头，割毁青苗无数，将11.1万多人赶进199个“部落”(即“人圈”)，制造“无住禁作”地带1190

多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43%。但全县仍有200多个自然村的2.6万多人坚持在“无人区”里。兴隆“人圈”内经常发生伤寒等疫病，死亡约6000人。

7月14日 青平办事处主任张真理带领华尖村抗日救国会主要成员，在房前屋后设伏，一举活捉人称张万恶的张警长，并在铧尖村将他处决，除了铧尖一带一大害。

7月16日 第十三团二连在兴隆县三岔口设伏，毙伤敌30余人，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28支。

△ 驻兴隆县前苇塘刘文选讨伐队的一个小队，在曹致福部策应下，打死日本副队长增原，宣布起义。

7月28日 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决定，将中共第十三地委改建为中共冀热边特委；将第十三行政专署改建为冀热边区行政公署；军事系统仍称第十三军分区。冀热边区在承德境内或跨承德边界的有7个联合县。即：承兴密、蓟遵兴、丰滦密、承青遵、迁青平、承平宁、凌青绥。归平北区管辖的滦昌怀。

本月 承滦兴游击队长张爱国率游击队和民兵30多人，夜袭周家庄石棉矿，俘敌20多人，缴获大枪20多支。

8月20日 周治国率承平宁联合县基干队和三区队一个排，在平泉县盘道梁设伏，击毙伪喀喇沁中旗协和会事务长仁科信夫和日本宪兵分队长夏谷，俘几十名协和队员。

本月下旬 八路军第十三团第一连在承德南窄道沟口公路上伏击伪满军运输队，毙伤俘伪军100余人，缴获大车150辆及车上的物资。

本月 兴隆县朱家沟民兵杨长起、王玉祥、李同书、史永全、谢云江5人，在沟口峭壁的山洞里阻击前来“扫荡”的日军山下队300多人的进攻，坚持两天一夜，毙伤日伪军200多人，受到第十三军分区的嘉奖。这个山洞被称为“英雄洞”。

△ 据热河省警务厅警特秘第51号文件载：1943年6至8月，抓捕我抗日干部群众3053人。

△ 鹰手营子警察署田中(日本队长)率200多伪军去五凤楼围攻我十一区区委书记郭羽。八路军赖邦率队设伏，毙敌50余人，俘田中以下官兵50多人，缴机枪3挺、长短枪125支。

9月15日 高桥、杨雨民指挥三区队在平泉县平房的东大楼设伏，击毙日本守备队长山本、东山岛和20几名日军，缴获大枪19支、机枪2挺，掷弹筒2具。

9月18日 关东军3个中队1000余人及伪国兵5000余人，分10路合击青龙县靴脚沟、花厂峪，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凌青绥联合县工委书记刘光录带七区队和党政机关干部安全突围。日伪军连续围剿17昼夜，县教育科长马玉五和20多名党员、群众牺牲。

△ 七区队袭击青龙周杖子水银矿，歼灭伪矿警40多人，击毙日经理屿岛，缴长短枪40多支，机枪1挺，炸药2000余箱。

9月20日 伪满军管区司令官大调动，驻承德的第五军管区司令官为赫慕侠中将。赫的前几任是张海鹏、王静修、邢士廉、吕衡、吴元敏。

伪军第五军管区直辖4个旅12个团，第五旅旅长代元，旅部驻丰宁；第八旅旅长于泽甫，旅部驻滦平；第二十五旅旅长陈明山，旅部驻平泉；第三十三旅旅长曹瑞徽，旅部驻赤峰。

由其他军管区抽来热河增援的伪军共有14个团，其中黑龙江第四旅旅长王家善带的两个步兵团驻青龙；奉天的步兵第三团、佳木斯的步兵第二十四团以及从通化调来的王汇东警察讨伐大队驻兴隆。

本月 日伪军警在平泉等地推行两次"剔块"计划，共逮捕抗日人员和和平居民1200余人，处死30人，处刑400余人。

10月11日 冀热边特委作出《关于恢复热南地区的决定》指出：恢复、坚持与巩固热南原有阵地，并向前扩展，分散敌兵力，转移敌注意力，是我冀热边全党坚持冀热边与开辟东北的紧急任务。并决定在冬季以前，发动恢复热南地区战役行动。

10月15日　第十三军分区七区队副队长马骥在区小队配合下，埋伏在青龙县卧龙岗5里长的公路两侧，伏击移防的伪军第四十团，激战两小时，消灭伪军30余人，生俘50余人，缴获满载粮食、军火物资的马车119辆。

10月25日　承德街第一个党支部成立，王锡民为书记。

10月26日　兴隆县大石洞村民兵中队长马文喜带领民兵齐宗文、陈世才、张义瑞在要道上设伏，打死日本特务队长生驹。不料，中了敌人埋伏，4位民兵壮烈牺牲。为了表彰他们，中共承兴密联合县委、县政府授予兴隆大石洞民兵一面锦旗，上书"英勇四烈士"。

本月　承青遵县支队长张有德率队，在地下党员赵久宽和部分民兵配合下，在洒河川一举攻克佟家沟、鸠儿峪、花水、洒河南等10多个武装"人圈"，俘警察200多人，缴大枪500多支。

△　赵文进指挥第十一团两个连和县基干队一个连在寿王坟北罗圈沟伏击并全歼外出扫荡的伪国兵1个连，毙日本教官以下20余人，俘伪连长以下60余人，缴轻机枪3挺、长短枪80多支。

△　六区队连长侯建华率队，在区委书记丁春生、区长李锡铭和"内线"人员配合下，袭击了大营盘据点，俘敌30多人，缴获长短枪30多支。

11月初　八路军第十三团1个连在兴隆青灰岭设伏，击毁敌汽车一辆，毙伤敌30多人。

△　茅山日伪军出动100多人"围剿"八路军，我十三团在边墙沟设伏，毙敌40多人。

11月11日　第十三军分区五区队政委王波在丰滦密联合县的香水峪护粮战斗中牺牲。

11月23日　曹致福率队袭击了大陆金矿，战斗两小时，击毙日军20多人，伪矿警20多人，俘日伪军85人，缴重机枪1挺、轻机枪3挺、长短枪142支，子弹2万余发，金条20根，银元500块及其它物资。从此，大陆金矿瘫痪。

△　第十三军分区十三团五连连长贺明灯率全连在承德县盘道梁子设伏，歼灭日伪军一个运输队，缴食盐3万余斤、布匹几百尺、骡马40多匹。

12月4日～17日　日军集中日伪军1万余人，分六路进攻五指山抗日根据地，并进行为期14个昼夜的大"扫荡"。仅羊羔峪村(中田)就杀死无辜群众1247人，其中小天桥峪一个山洞被杀死12人，小黄木沟一个炭窑里被烧死11人。五指山根据地被冻死、烧死、狼狗咬死、刺刀挑死的群众达1000多人，造成一大惨案。

12月19日　承兴密联合县县委在大峪村召开扩大会议时，突遭千余名日伪军围攻。县公安队、义勇队英勇奋战，掩护与会人员安全转移。这次战斗，共有58名干部战士牺牲。

本月　自1943年8月以来，日伪在热河进行7次大"集家"，1943年末完成了武力"集家"的计划，仅兴隆县被检举入狱死亡群众1.2万多人，被抢杀1.4万多人。

△　伪满政府宣布完成集家并村任务。长城沿线的"无人区"约1000公里，面积约7700多平方公里，人口118万，屠杀、瘟疫、冻饿等死亡约10万人。仅在承德就修"部落"2165个。

△　日本侵略者将承德避暑山庄珠源寺之宗镜铜殿拆毁运走。此殿建于乾隆26年，共用红铜207吨。

本年　据伪军事部参谋司《情报日报》载：1943年西南地区交战186次，"扫荡"240次，其他作战53次，捣毁村庄199个，杀害我干部群众948人，抓捕549人。

1944年

1月1日　承兴密联合县武装部发动民兵大规模破交，将日伪军修筑半年的思家岭公路彻底破坏，烧毁沿途全部桥梁，砍倒电杆，使这段公路和通讯瘫痪。

本月初　中共冀热边特委、行署和军分区的领导机关，设在兴隆县五指山区楼上等村。日伪集中两万多兵力，配以飞机，围攻黑

河川。第二地委书记苏林燕和十一团团长赵文进率一个团诱敌西上，冀热边领导机关乘机东渡滦河，撤回关内。

1月3日 伪满军第二营在兴隆县驴儿叫包围我军，激战两小时，我牺牲10人，被俘5人，损失枪支一部。

1月10日 蓟遵兴联合县第十二区区委书记丁春生、区长李锡铭率区游击队，在“内线”人员配合下，一举攻克兴隆县楚榆沟据点，俘虏30多名警察，缴获大枪60多支。

1月16日 伪满军第三团在兴隆县六道河包围我军，我牺牲5人。

1月19日 我军一部80多人，在兴隆县狗背岭被刘其昌队包围，牺牲7人，被俘7人。

1月25日 滦(平)昌(平)怀(柔)顺(义)联合县委、县政府成立，县委书记刘作垣，县长田华。

△ 我基干队一部约20人，在兴隆县五凤楼山西侧，遭伪满军第二营袭击，牺牲16人。

1月27日 日军和讨伐队包围兴隆县洒河川各“人圈”，逮捕2000多人，其中集体屠杀120人，其余均送往东北充当劳工。

本月下旬 承兴密联合县车柳河区委书记郭羽，以野菜充饥，领导群众坚持“无人区”斗争，被敌人包围在寿王坟东面的前梆子沟北山，不幸牺牲。

2月上旬 在青龙西部、平泉西南部建立青(龙)平(泉)工委和办事处，辖5个区，工委书记赵祝华，主任先后有张真理、方林、苏柏熙。

3月29日 八路军第十二团在柳河被日伪军1500多人合击，毙敌80余人，我军伤亡37人。

本月 上万名日伪军在兴隆进行春季大“扫荡”，烧杀掠抢，连续半个月，仅中田村就杀197人，全县被捕3000多人。

△ 李义明率义勇队夜袭侯家营伪据点，俘虏全部警察共50多名。缴获大枪49支，子弹2000多发。

△　冀热边特委决定将迁卢抚昌联合县一分为二，滦河以东成立迁(安)卢(龙)青(龙)联合县。县委书记黄云，后为陈东、陈光，县长李焕章。

△　陶永忠率一连活动在兴隆灰窑子与100多日伪军发生战斗。打死打伤日军官兵和伪军43人，其余敌人弃尸而逃，缴获长短枪7支，望远镜1架。

4月8日　冀热边第一专署武装科长单德贵在三河县城投降日军，被委任为保安队长，曾多次带领日伪军搜剿八路军主力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29日，冀热边特委作出了《关于开除单德贵党籍的决定》。

4月18日　冀热边特委在《热南地区一年以来的敌我斗争》的总结中指出：敌"集家"政策已完成，西起丰滦密，东至山海关，南及长城，北抵锦热路，已造成大块"无人区"，今后我在热南要实行向敌后发展，坚持山沟工作和隐蔽进行"人圈"工作的三位一体的方针。

本月下旬　兴隆县半壁山42名群众，被日军用汽车载至兴隆街的南土门活埋。同一天，大灰窑群众被杀、活埋50多人。

本月　马骥率七区队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在锥子山歼敌100余人，缴迫击炮2门，重机枪两挺。

5月1日　八路军再克青龙县青河据点，伪军50人被俘，缴粮50多石。

5月初　六区队指导员侯建华，在倒流水双官铺一带加强伪军工作，有80多伪军向八路军投诚。

5月15日　冀热边特委发出《对目前冀热边伪军工作的指示》指出，"伪满军已压至我长城线，不时进口活动威胁我地区。"沿长城各县应即着手进行(伪军)工作，并要大力建立敌工组织机构，培训提高敌工干部。

5月18日　冀热边第一专署专员杨大章，在蓟遵兴联合县的窜岭庙召开县、区干部会议。因叛徒告密，遭承德、平谷、兴隆等5

县数千日伪军包围。在激战中，杨大章、蓟遵兴联合县县委书记占中(安录)等35人壮烈牺牲。第十三团副政委廖峰被俘，后牺牲于承德市水泉沟。

本月 瓦解伪军工作获成效，兴隆县分水岭警防所被瓦解；倒流水警察署的两名警长被争取过来；茅山80名伪军投诚；宽城尧甲台7名伪国兵携枪投诚。

6月上旬 第十三团第五连为配合承兴密、承平宁地区反包围斗争，在承德县盘道梁子设伏，袭击从承德开往兴隆的日军，击毁军车1辆，缴机枪2挺，俘日军15人。

本月 半壁山日伪军强迫"人圈"百姓到我根据地羊羔峪、水泉子一带割毁庄稼。我区小队和民兵奋起抵抗，杀伤敌人40多名。

△ 我十三团与二区队一部和民兵在平谷北土门、熊儿寨重创刘其昌、程斌、石振东、孙德英讨伐队，击毙400多人。其家属们带着烧纸、香烛和棺椁把他们迎进兴隆街。从此，兴隆境内的警察讨伐队气焰大挫。

△ 日伪在兴隆实行"投匪家族大检举"，凡八路军军属、干属，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抓走，全县共逮捕500余人，在兴隆刑讯后，送往东北当劳工，大多死在外地。

△ 蓟遵兴联合县刘继抗武工队，在区委书记丁春生配合下，攻克三道川据点，俘敌60多人，缴获长短枪60余支。3天后，日伪军抓捕三道川村群众73人，关押在倒流水警察署，并决定全部枪毙，蓟遵兴联合县游击总队队长曹致福给警察署长常大伦写了警告信，73名群众被释放。

7月25日 青平办事处主任张真理等在迁安县小关庄被600多日伪军包围，张真理在突围中不幸牺牲。

8月 驻兴隆半壁山日伪军又来沟门子、羊羔峪、水泉子一带第二次割庄稼、毁荞麦，被我承兴四区游击队和民兵毙伤30多人。

9月30日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根据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发布关于设置冀晋、冀察、冀中和冀热辽4个行署的命令。冀热辽

区已有25个联合县、办事处。其中跨长城8个(即承兴密、丰滦密、蓟遵兴、迁卢青4县,承兴、青平、承平宁、凌青绥4个办事处)。

本月 据曾组织指导热河特别治安法庭的长岛玉次郎供认,从1941年8月到1944年9月,在热南"无人区"抓捕10656人。

10月1日 八路军第十三团团长舒行率所部300多人,经一夜激战,攻克兴隆县前苇塘据点,全歼刘文选讨伐队一个中队百多人,日本副大队长增田茂被击毙。

11月初 北进武工队郭子忠率百多人在兴隆县青灰岭设伏,击毁敌汽车1辆,毙敌31名,缴获武器一部。次日,十三团两个连又在边墙沟设伏,击毙茅山日伪据点的日本军官9人、士兵30多人。

11月27日 密云后山铺伪警察包围在兴隆小西天坚持"无人区"斗争的群众30多人,有28人惨遭杀害。

12月下旬 晋察冀分局和军区派出张明远、詹方芳、苏林燕、杨文汉、何能彬、李雪瑞、肖全夫、李道之、黄文、林茂源、李铁亚、李振声、曾雍雅、王松耆等50余名高级干部及一般干部100余人先后到达冀热辽边区工作,并在平谷地区与李运昌会合。为掩护干部转移,十三团和二区队,在关庄与进犯之敌激战,十三团参谋长关旭,二区队政委谭志诚以下100余人伤亡。

△ 据承兴密联合县武装部统计,1944年日伪对全县"扫荡"438次,其中大"扫荡"50次,小"扫荡"388次,出动日伪军警37860人次。

1945年

1月1日 丰滦密联合县县委书记兼县长胡毅在西庄子被混入八路军干部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杀害。

1月4日 冀热辽区党委、冀热辽行署和冀热辽军区领导机关在蓟县少林口正式组成。冀热辽区党委由李运昌、李楚离、詹才芳、张明远、苏林燕、李中权、李子光组成。李运昌任书记,李楚离任

副书记，苏林燕任组织部长。冀热辽军区由6人组成。李运昌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詹才芳任副司令员，李楚离任副政委，李中权任政治部主任，彭寿生任参谋长，才山任副参谋长。张明远任行署主任，朱其文为副主任。同时，整编了部队，新编成第十四到十九等6个团，各县基干队改称支队。此时，冀热辽区共有5个军分区（即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分区），武装部队9个主力团（第十一至十九团）计19万多人。民兵28万人。

1月21日　承兴办事处干部60多人，在遵化县城东克庄被敌人包围，与敌人展开肉搏战。这次战斗，我游击队死伤严重，副队长李金生壮烈牺牲。

本月　在迁卢青联合县罗屯以西地域和原迁青平联合县辖区，恢复迁（安）青（龙）平（泉）联合县，至抗战胜利。县委书记韩东征，县长江田，继任者刘彬、甄裕如。

3月16日～18日　冀热辽区党委在遵化县铁厂和迁安县三屯营举行首届群英大会，表彰了113名英雄模范，承兴办事处主任王佐民被评为坚持“无人区”斗争的模范工作者，成功村武装中队长虎山（李青）、虎地（李常）、虎林（高凤林）、虎明（雷承顺）、虎春（傅常）被命名为“英雄五虎地雷组”，十一团三连班长王举被命名为战斗英雄，并出席了会议。

本月　承兴密联合县武工队长张爱国率100多队员，化装成日军和讨伐队，进入离兴隆县城仅8里的黄酒馆“人圈”，30多名警察和50多名“勤劳奉公队”被缴械。不久，又用同样的办法缴了后苇塘、大石洞两个“人圈”中伪部落警的械。

△　为统一开辟口外工作的领导，决定撤销凌青绥联合县工委，将原凌青绥联合县所属关外8个区，又从关内划过3个区，组成抚（宁）青（龙）联合县委和县政府，直至抗战胜利。县委书记何济民，县长张仲三。

本月　兴隆民兵广泛开展地雷战，西首村民兵布雷一次就炸死大尉吉林、上尉田野等11名日军，打的小股伪军和警察不敢进

山。

5月2日 冀热辽区党委决定，第三次大规模地开辟热辽地区，由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军分区各自组织挺进支队，并立即着手进行人员、物资的准备工作。

5月27日 冀热辽区党委下达扩军指示：每个主力团一律增加300人，每个县支队一律增加200人，每个区游击队达到30人，每个军分区于年底前增编一个主力团；各军分区自行招收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150人，组成学习队，以培养军政干部。

5月31日 晋察第十二地委成立热西地分委和办事处，书记吴涛，副书记刘述迎，办事处主任李守真，辖昌平、怀柔、丰滦密、滦平、丰宁5县。

本月 晋察第十二地委成立丰宁工委、办事处。王子明为书记，陈道明为主任。

6月20日 由第十五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和第十五地委组织部长、地分委书记宋诚率领的挺北第二支队（第十一、十七团各一部、迁青平支队和4个县的武工队），由喜峰口和马兰峪附近出关，当夜攻克大屯和大柳树据点。21日进抵宽城附近，当夜又攻克宽城南天门、九虎岭据点。同时，迁青平支队解放孟子岭"人圈"。经20多天推进，进抵凌源及平泉县南部，其中一部进抵平泉县西北的光头山区，使承平宁地区得以恢复。

6月25日 赵文进率十一团进入平泉椁椤树川，继之攻克上谷车站。

6月27日 第十四地委组织部长李越之、第十三团团长师军和政委王文率十三团两个连、3个武工队和一批地方干部组成挺北第一支队，由古北口以东10公里处司马台出关，经8天急行军，7次战斗，穿过滦平、承德集家区，于7月4日进入隆化、围场。为支援一支队北进，第十四团及第十三团留在关里的部队积极向滦平、承德、兴隆活动，先后袭击了滦平的两间房、三间房、长山峪和兴隆红梅寺据点等。7月上旬，驻半壁山一带敌人进我根据地沟门

子、羊羔峪、水泉子一带割毁庄稼。十五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亲自指挥十一团、承兴县支队、承兴二区游击队和民兵，一夜之间全歼鸠儿峪、青杏沟、古儿石、白旗营子等5个武装“部落”的敌人，缴大枪150多支，我军无一伤亡。

本月底 挺北第一支队到达围场石桌子，其中一部留在隆化，一部前出到围场坝上。伪第五军管区司令官赫慕侠和日本顾问根东大佐，亲率伪军6个讨伐大队（每队300人左右），并出动飞机，到围场“围剿”、堵击。

8月6日 迁青平支队和当地民兵在渔户寨西山和南岭设伏，当场击毙数人，缴获重机枪1挺、掷弹筒两个、轻机枪两挺、大枪数支，创冀热边抗战史上在一次小战斗中俘获日军官兵30多人的光辉战例。

8月9日 苏联向日本宣战后，百万大军数路进攻东北。进入承德的苏军共分两路：一路为达泥洛夫中将的第十七集团军，13日占林西，然后经赤峰，18日进到平泉；另一路为普利耶夫的骑兵机械化集群，主攻张家口方向，一部经多伦、围场到承德。

△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对日寇作最后一战的号召，延安总部连续发出对日大反攻命令。8月11日直接命令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配合苏军作战，收复东北失地。8月14日，冀热辽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抽调8个团1个营3个支队，4个地委书记2500名地方干部，分三路挺进东北，由李运昌亲自率领指挥挺进东北的三个中队。另外，成立中共冀热辽区党委热河分委，以李子光为书记，领导热河党政工作。

8月14日 苏蒙联军进攻古北口日本守军，日军缴械投降。

△ 中央决定派赵毅敏等一批干部赴承德，组织延安等各地干部转赴东北。

△ 晋察冀中央分局派胡锡奎、王国权、段苏权等赴热河，筹建热河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并派杨雨民带一批热河籍干部、战士回热河。

8月15日　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　到大反攻前夕，热冀边、热察边、热辽边等与承德现辖区有关的地区，共建有10个联合县、办事处。即承兴密、蓟遵兴、迁青平、迁卢青、丰滦密、滦昌怀6县及青平、承兴、丰宁、承平宁4个办事处。

△　抗战期间，热河人民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据冀热辽临时救济分会不完全统计：被杀死45300多人，伤残8100人，被俘充当劳工144300多人；被抢走羊275万多只，猪26.9万头，耕畜960万头；被烧毁、拆毁房屋382万多间；强迫劳役123万多人，造成59万多人衣食住完全无着。

8月18日　挺北第一支队师军、李越之等配合苏蒙联军一部进占丰宁凤山。不久，共产党政工人员到凤山建立丰宁(东)县领导机关，县委书记彭寿年，县长陈庆云。

8月19日　冀热辽部队分3路向热河、辽宁进军。西路由舒行、李子光率十四军分区的第十三、十六团一部和原挺北第一支队，共2000余人，经兴隆向承德方向进军。第一支队先后解放了围场、隆化，第十三团政委王文率第一支队一部在围场与苏军会师；舒行等在承德与苏军会师。

△　冀热辽军区东路军4000余人，在16军分区曾克林、唐凯率领下，从冀东抚宁出发，经长城要隘九门口，向东北挺进。

△　苏蒙联军进占承德，缴了日伪军的械，伪第五军管区中将司令官赫慕侠等17名将校军官、日本顾问根东大佐、高级参谋南清一等人被俘。在东北及热河制造"无人区"的元凶、伪热河省次长岸谷隆一举家自杀身死(岸谷及其妻、两个女儿)。

△　迁青平支队在永朝生、郝福宏带领下抵达平泉，经与苏军商洽，以县保安队名义维护平泉社会秩序。同日，张中正等接收承德县柳河口警察署，缴枪500多支。李东、李志兴等接收了承德县西大庙、上板城、下板城等警察机关。

8月21日　从承德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八路军干部，与苏军协商，组成“承德八路军临时办事处”，李清照为主任。

8月22日　承兴支队队长王好等率承兴支队、区游击队和民兵，强渡横河，一举攻克半壁山敌据点。附近村庄上千名群众自动参加战斗，伪军弃重武器，向兴隆逃窜，我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我军牺牲战士3人。

8月26日　冀热辽挺进军中路军赵文进部进至平泉，与苏军胜利会师，并分兵进击凌源等地，解放8座县城。

本月末　冀热辽区党委派出的原遵化县长郑旭等到达承德，成立热西办事处。承德八路军临时办事处并入热西办事处。

8月31日　冀热辽第十五军分区司令员舒行在兴隆县前苇塘村，与伪满西南地区防卫司令黄方刚、伪兴隆县长于佩珊谈判。黄方刚率部起义，起义和改编伪满军警2万多人，接收各种炮100多门，轻重机枪1200多挺，长短枪5万多支。冀热辽军区第十三团与起义部队合编为第二十五旅，后改为热河二旅。

△　承兴办事处主任王佐民率干部接收了伪兴隆县政权，建立兴隆县政府和政治处(即县委)，王佐民任县长，李锡铭任政治处主任，隶属冀东十五地委和十五专署领导。

9月10日　胡锡奎、段苏权、王国权等相继到达承德，开始筹备建党、建政工作。

9月中旬　李子光、杨雨民等到达承德，成立热河行政公署，李子光、杨雨民任正副主任，正式开始接收工作。

△　围场召开万人大会，公审汉奸、伪满鸦片组合董事长张树儒，立即执行枪决。

9月23日　《中苏新报》在承德市创刊，为中共冀热辽区委热河分委机关报，社长林采。

9月25日　冀热辽第十六地委派迁卢青联合县委书记陈光(许鸿翼)到青龙县接收伪满讨伐队张金祥部2000多人，其中1000多人被改编为冀热辽第三纵队，张金祥为司令员(后叛变)。

10月14日　热河省政府宣布成立。人民公举李子光为主席，杨雨民为副主席。并举行就职仪式与接收仪式。伪热河省省长、维持会会长孙柏芳交出政权。

10月30日　中共中央就热河工作重点致电热河分委。指出热河工作除建军最需用大力从事外，地方工作：第一位是古北口、密云地区；第二位是滦平、承德、平泉、凌源、朝阳一线；第三位是以北地区。指示要求热河全党全军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月底　冀热辽出关部队在一个多月的作战中，已发展到12万多人，组建了12个旅、2个支队（相当于旅）、10个独立团。在热河境内，共歼灭改编伪满军3个旅、12个讨伐队和20多个县市的伪警察队等约3万人的武装。先后接收了围场、隆化、兴隆、青龙、丰宁、承德、平泉、滦平等县城。

附　录

河北省民政厅关于将兴隆、宽城等六县(区)列为革命老区的请示

冀民农请[1994]6号

民政部：

承德市申报兴隆(含鹰手营子矿区)、宽城、滦平、承德、平泉、丰宁六县(区)为革命老区，特附调查材料上报，请予批复。

附：承德市政府及六县(区)有关材料

河北省民政厅

1994年10月24日

承德市人民政府

关于申报革命老区县(区)的请示

(承市政[1994]149号)

河北省人民政府:

由兴隆(含鹰手营子区)、宽城、滦平、承德、平泉、丰宁等6县1区人民政府申请,并经市民政、党史、老促会等部门的考察审核和研究评议,市政府认为上述6县1区符合民政部民发[1979年]30号、财政部[79]财税85号文件规定的划分革命老区的标准,特此申报革命老区县(区)。主要依据是:

一、承德党政军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早在1925年,承德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当时承德归热河省管辖。1925年初,经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组织并批准,建立了中共热河工作委员会,共产党人韩麟符(中共第一、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后脱党)、陈镜湖(中共第一、二届中央委员,1933年牺牲),曾在这一地区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开展土地斗争和武装斗争,先后活动8年之久。后因日本侵占热河,这个党组织遭破坏。1931年7月,受冀东党组织的派遣,中共迁安县委书记韩平,在宽城县北大岭村建立了党支部。从此,冀东党组织开始向承德发展。

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毛泽东主席以他那战略家的深邃目光,指出:"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聂荣臻回忆录》中册;第39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出版)。这就把承德摆到了抗日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上来。同年8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发动冀热边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次年2月,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总部:"雾灵山为中心之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干部应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

人员须有独立应付环境之能力”，“应准备在适当发展时期，派高级领导人去雾灵山”（毛泽东致前总、汉口、朱德、彭德怀电，1938年2月2日）。5月，由邓华、宋时轮两支队组成的八路军第四纵队，5000健儿浩荡东征，挺进冀热边地区，配合李运昌、李楚离等发动和领导的有30多万人参加的冀热边抗日大暴动，开辟了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当时在冀热边建立了兴（隆）滦（平）丰（宁）、承（德）兴（隆）平（泉）和滦（平）昌（平）怀（柔）3个抗日联合县工委、县政府，分别任命了工委书记和县长，并建立了一些区、村政权组织。后来，由于第四纵队西撤，抗日暴动受挫，这3个县政权只坚持了三四个月时间，就停止了活动。

从1939年冬季起，中共冀热边特委重新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由小片游击区到多块小块游击根据地，到大块游击根据地，一直发展到拥有5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21个县政权，10877个村政权，60多万人口，2万多主力军，28万多民兵的二级军区——冀热辽军区（1945年1月建），成为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之一。其中在现承德市辖区内，建立了4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第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并先后建立过15个联合县委（工委）、县政府（办事处），119个区（乡）政权和1517个村政权，占全市现有行政村60%以上。

这些党政军组织，曾经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开展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大多坚持2年以上，有的竟坚持7年之久。同时，这些基层组织，在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同日伪军的殖民统治进行残酷的、殊死的、长期的斗争中，做出了许多重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被日伪屠杀的我干部、战士、群众4.5万多人，抓“劳工”14万多人，大多惨死在异地他乡；烧拆毁房屋180多万间，抢去牲畜1261万多头（只）。承德的党政军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正是坚持了长期的抗日武装斗争，做出了重大牺牲，所以，将承德的兴隆等6县1区定为革命老区是当之无愧的，是他们应得的荣誉称号。

二、六县一区的申报依据

承德市现辖8县3区，除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隆化县和双桥区、双滦区外，其余6县1区申报革命老区县(区)主要依据分别为：

兴隆县(包括现鹰手营子矿区)：兴隆是开展革命活动较早的县之一，从1932年建立驴儿叫村党支部起，革命斗争不断发展。1938年大暴动时建立的五指山、大小黄崖(即雾灵山)、狗背岭3块抗日根据地，经过"无人区"的残酷斗争，红旗始终不倒，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先后建立承(德)兴(隆)平(泉)、兴(隆)滦(平)丰(宁)、迁(安)遵(化)兴(隆)、承(德)滦(平)兴(隆)、承(德)兴(隆)密(云)、蓟(县)遵(化)兴(隆)和承(德)兴(隆)等8个联合县(办事处)政权，19个区政权，286个村政权，占现有行政村的62.6%。鹰手营子矿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归兴隆县管辖。

宽城满族自治县：这个县开展革命活动较早，自1931年建立北大岭村党支部起，在全县范围内先后建立或隶属迁(安)遵(化)蓟(县)、迁(安)遵(化)兴(隆)、迁(安)青(龙)平(泉)、迁(安)遵(化)青(龙)、迁(安)卢(龙)青(龙)、承(德)平(泉)宁(城)等6个联合县政权，18个区(乡)政权，205个村政权，占现有行政村的92.1%。

承德县：1938年7月开始建党建政，先后建立过承(德)兴(隆)平(泉)、承(德)滦(平)兴(隆)、承(德)平(泉)宁(城)、承(德)兴(隆)密(云)、承(德)青(龙)遵(化)、承(德)兴(隆)等6个抗日联合县级政权，22个区(乡)政权和243个村政权，占现有行政村的57.7%。

平泉县：1942年开始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建立了长城外唯一的一个完整的抗日联合县——承(德)平(泉)宁(城)联合县政权，15个区(乡)政权和230个村政权，占现有行政村的69%。

丰宁满族自治县：1938年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先后建立过丰(宁)滦(平)密(云)联合县、特三区和丰宁(东)、丰宁(西)办事处等

4个县极政权，13个区(乡)政权和310个村政权(包括自然村)，约占现有行政村的50%以上。

滦平县：1938年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先后建立过丰(宁)滦(平)密(云)、承(德)滦(平)兴(隆)、滦(平)昌(平)怀(柔)等3个县级政权，33个区(乡)政权和243个村政权，占现有行政村的52%。

根据1979年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划分革命老区的标准，兴隆等6县1区申报革命老区的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符合标准。

三、为什么现在才申报革命老区县(区)

1.革命老区人民的强烈呼声。

1986年，曾划过一次革命老区，当时由于担心革命老区村划多了，县财政上减少收入，扩大支出。所以，尽量压缩革命老区范围，减少老区村数。就连兴隆县的中田(化名，原名水泉)村，曾经长期是冀东区党委、军区和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政府所在地，也没划为革命老区，群众意见甚大，多次向上级反映、呼吁。这次申报革命老区县，是老区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心愿。

2.曾经在这些县区战斗过的老同志的殷切希望。

在这些地区战斗过的李运昌(原冀热辽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顾委委员)、李楚离(原冀热辽区党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中顾委委员)、张明远(原冀热辽行署主任、国家计经委副主任)、段苏权(原热河军区司令员、国防大学党委书记)、焦若愚(原冀热辽第十三专署专员、北京市市长)等几十位革命老同志，非常关心这些县区的政治经济建设和革命老区的划定。1986年，李运昌同志曾经指示要纠正划分革命老区中的不实事求是、不合理现象，后来又曾多次提出过这一问题。今年4月，他又与原冀热辽行署主任张明远，联合写信给河北省人民政府和民政部(见附件)，要求将兴隆等6县划为革命老区。现在承德的赵锡庭(原承德专署副专员)、张福庭(原承德地区粮食局党委书记、局长)等老干部，多年来一直为此事奔走呼吁，要求给以合理解决。

3.党史、革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由于热河省建制的撤销和全国北方党史研究力量较弱，承德人民英勇悲壮的斗争史，特别是抗日斗争史还是鲜为人知的。在全国、全省都不占位置。近几年来，由于党史工作的加强，涌现出一批专攻冀东、承德党史、革命史的专家、学者，获得许多新的研究成果。陈平同志（原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与日本著名学者合著的《又一个三光作战》一书，1989年由日本青木书店出版，日、法等国新闻界都发了消息，引起世界的关注。日本友人仁木佳美子撰写的《无人区·长城线上的大屠杀——兴隆的悲剧》也在日本出版。邓一民（承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编审）主编的《热河革命史稿》、《热河革命史大事记》（1987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雾灵山子弟兵》（1995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以及王昆（原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副编审）主编的《冀东革命史》（1993年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北京军区晋察冀战史编写组编写的《晋察冀抗日战争史》（1986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等，都对承德的党史、革命斗争史，特别是抗日斗争史，有专门的、详尽的论述，为这次申报革命老区县提供了科学依据。

4.革命老区脱贫致富的需要。

这些革命老区，大多是贫困山区，交通不便，文化落后，经济发展缓慢，至今尚有不少地方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多年来，这些地方办交通、办电力、办教育，都是民办的，要群众自己掏钱；而平川（指过去的敌占区）则都是国办的，群众不拿钱。这些因素制约了老区经济的发展，老区群众很有意见。为了把中央对革命老区的政策进一步落到实处，使革命老区尽快脱贫致富，及早把革命老区界定下来，是非常必要的，也是老区人民十分迫切的愿望。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把兴隆（包括鹰手营子区）、宽城、滦平、承德、平泉、丰宁6县1区划为革命老区，特此申请，请批示。

附：李运昌、张明远给河北省人民政府和民政部的一封信。

承德市人民政府

1994年8月24日

抄报:民政部

抄送:省民政厅

河北省人民政府并民政部:

我们冀热辽地区,从1938年起就从事抗日武装斗争;开辟并最终建立起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之一的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现归承德市管辖的兴隆、丰宁、滦平、宽城、平泉、承德县是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地区。有党的组织,有革命武装,发动群众进行了减租减息,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并广泛开展武装斗争。从1941年起至日本投降止,在极其艰难、残酷的环境下,坚持达5年之久。先后建立过丰(宁)滦(平)密(云)、迁(安)遵(化)兴(隆)、迁(安)青(龙)平(泉)、承(德)滦(平)兴(隆)、承(德)平(泉)宁(城)等十几个联合县政权和一大批区、村政权。据1945年10月统计,这个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干部、战士、群众4.5万多人(其中县团级以上干部20多人),被敌烧毁房屋380多万间,被抢牲畜1260多万头(只),被抓劳工14万多人,而且大多惨死在异地他乡。因此,这些地区对抗日斗争是有巨大贡献的。

根据民政部、财政部民发[1979]30号和[79]财税85号文件规定的划分革命老区的标准,我们认为,上述6县应划为革命老区。请审批。

原冀热辽区党委书记
原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李运昌
原冀热辽行政公署主任　张明远

1994年4月20日

承德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关于全市抗日老区乡(镇)、村名册的说明

(承老促[1996]2号)

根据国院划分抗日老区标准加强老区建设,是各级领导,各个部门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为了使大家了解全市抗日老区的情况,便于从各个方面支持与帮助老区,特别是帮扶贫困的老区尽快脱贫致富。我们从1994年起根据国院划分抗日老区标准(即:曾经有党的组织、有革命武装、发动了群众,进行了减租减息运动,主要是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并进行了武装斗争,坚持一年以上时间的。)对全市抗日老区乡(镇)村进行多次调查,并与7个抗日老区县(区)反复核对,据当前乡(镇)村确定了抗日老区。现将抗日老区的乡(镇)村名册印发给各位领导和有关部门,供参考。

全市共有抗日老区乡(镇)98个,村898个(滦平、丰宁两县的抗日老区乡、村,解放后划给怀柔、密云、延庆等县一部分乡、村)。

承德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1996年6月11日

附:《花名册》

承德市抗日革命老区乡(镇)、村名单

抗日老区乡(镇):

兴隆县:兴隆镇、南天门乡、半壁山镇、孤山子乡、八卦岭乡、挂兰峪镇、茅山镇、陡子峪乡、六道河镇、上石洞乡、北水泉乡、平安堡镇、北营房镇、下台子乡、大杖子乡、蘑菇峪乡、三道河乡、兰旗营乡、安子岭乡、大水泉乡。

宽城满族自治县:东川乡、大石柱子乡、孟子岭乡、椁椤台乡、龙须门镇、亮甲台乡、汤道河镇、碾子峪乡、铧尖乡、峪耳崖镇、苇子沟乡、大地乡、大字沟乡、板城镇、化皮溜子乡、独石沟乡、宽城镇、塌山乡。

平泉县:榆树林子镇、黄土梁子镇、杨树岭镇、七沟镇、七家岱乡、平房乡、蒙和乌苏乡、茅兰沟乡、台头 山乡、许杖子乡、松树台乡、道虎沟乡、南五十家子乡、郭杖子乡、小寺沟镇、党坝镇、王土坊乡、沙坨子乡、柳溪乡、郭杖子乡。

承德县:鞍匠乡、东小白旗乡、新杖子乡、上板城镇、大营子乡、满杖子乡、八家乡、下板城镇、刘杖子乡、甲山镇、岔沟乡、五道河乡、三沟镇、和家乡、三家乡、磴上乡。

滦平县:五道营子乡、金台子乡、邓厂乡、马营子乡、巴克什营镇、两间房乡、涝洼乡。

丰宁满族自治县:西官营乡、胡麻营乡、石人沟乡、五道营乡、下庙乡、菠罗诺镇、天桥镇、北头营乡、杨木栅子乡、大阁镇、黑山嘴镇、外沟门乡、选营乡。

鹰手营子矿区:寿王坟镇、营子镇、北马圈镇、汪家庄镇。

抗日老区村:

兴隆县:

楠木沟村、大河南村、大灰窑村、黄酒馆村、南双洞村、双林村、小东区村、咋口峪村、小河南村、西八品叶村、上甸子村、北区村、长河套村、红石砬村、庙梁村、王平石村、大庙村、十四顷村、榆木林

村、杨树湾村、龙窝村、三义村；杨树岭村、分水岭村、牛圈子村、大营盘村、庙岭村、郭家庄村、南天门村、石庙子村、东八品叶村、大洼村；得山村、楸木林村、摆晏堂村、西窝铺村、半壁山村、靳杖子村、东闫杖子村、赵杖子村、小禄洞村、八仙沟村、黄门子村、松树林村、佛爷来村、驴叫村、田杖子村、大禄洞村、河沿子村、榆树沟村、车道峪村、小子庄村、伙山子村、靠山村、沙坡峪村、天高村、地厚村、大厂村、王杖子村、大佐村、孤山子村、榆木岭村；东区村、西区村、江湖峪村、三道川村、八卦岭村、草场村、珍珠村、冷嘴头村；龙洞峪村、六拨子村、双官铺村、挂兰峪村、三拨子村、四拨子村、二拨子村、二甸子村、太平村、金山子村、西安村、橡树台村；花园村、北三岔口村、雨淋沟村、杨家窝铺村、董家店村、茅山村、果园村、老营盘村、后干涧村、西湾村、西三岔口村、雨淋川村、石门台村、东峪村、快活林村、跑马场村、麻地村、蚂蚁沟村、花市村；水厂村、前干涧村、龙门村、东陡峪村、梯子峪村、沥水沟村、西陡峪村；杨家台村、五道河村、周家庄村、朱家沟村、响水湖村、赵北沟村、罗圈厂村、思家岭村、二道河村、梓椤台村、南台村、小关门村、前苇塘村、北火道村、古磬村、北砍子村、六道河村、杨树沟村、大苇塘村；营南峪村、大好地村、后申峪村、小好地村、上石洞村、山神庙村、中石洞村、栅子洞村、米铺村；翻水泉村、眼石村、西沟村、东梅寺村、人参沟村、塔前村、扁担沟村、马家庄村、陶家台村、水泉沟村、苗耳洞村、大安峪村、雾灵山村、大沟村、后季村、北双洞村、下石洞村、苗榆桶村、陈家庄村、六里碑村、三岔口村、转轴沟村、北水泉村；拨东村、八道河子村、郝家庄村、拨西村、白毛甸子村、平安堡村、克梨木村、楔榆沟村、荞麦岭村、土城头村、水泉甸子村、东南沟村、见财沟村、上窝铺村、李家庄村、姚栅子村、冰冷沟村、西道沟村、荒地沟村、四顷地村、北营房村、煤岭沟村、西湾子村；苗家营村、下台子村、凿子岭村、赵家店村、副将沟村、潘家店村、杨家庄村；姜家庄村、山村、大水沟村、西大山村、西化鱼沟村、车河梁村、南道村、乔木梁村、高杖子村、永合堂村、柳河口村、东化鱼沟村、郝家庄村、邢杖子村、石佛

村、关杖子村、小杨树沟村；三道梁村、二道岭子村、双塘子村、宋杖子村、菜园子村、城墙峪村、梓林村、曹台子村、成功村、王宝石村、孙杖子村、大西峪村、大东峪村、关门岭村、河南大峪村、张杖子村、蘑菇峪村、天明村、李杖子村、门子哨村、解放村；洒河南村、黑鱼沟村、杨树林村、常富村、大石门村、雪山村、中兴村、长沟村、灰窑村、黄土岭村、偏岭子村、鸠儿峪村、花水村、二堂村、大东沟村、开庄村、苇子峪村、马圈子村、佟家沟村、兰旗营村、古石村、青杏沟村、西台子村、蛇皮村、大山村、杨树台村、东榆树沟村、东风村、大兰口村；双炉台村、老虎沟村、羊羔峪村、马架沟村、上庄村、红石沟村、天桥峪村、高板河村、刘家庄村、安子岭村；双庙村、田家庄村、厂沟村、小水泉村、大水泉村、庆丰村、宝地村、小横河村、迷子地村、黄酒铺村、刘杖子村、黄土梁村、白马川村、东厂子村。

宽城满族自治县：

西尖山村、东尖山村、庙岭村；车道子村、篆字台村、西五沟村、东黄花川村；闫杖子村、大石柱子村、小石柱子村、绊马河村、西梨园村、东梨园村、双松汀村、二道河子村、白吉沟村、河西村、孔家沟村；王厂沟村、圪达地村、石柱子村、南天门村、下孟子岭村、大桑元村、上孟子岭村、柏木堂村；安家峪村、炮岭村、椴木峪村、白草林村、新甸子村、横城子村、西卜子村、永存村、白台子村、梓椤台村；李杖子村、孤山子村、冯杖子村、柳树底下村、大块地村、龙须门村、徐前院村、梁前院村、小龙须门村、药王庙村、骆驼厂村、王家店村、上店村、老亮子村、二道杖子村、石洞子沟村、板城沟村、金宝沟村、韩杖子村、下杖子村、广东山村、榆树沟村；北庄村、团山子村、北五沟村、半壁山村、大汉沟村；冰沟村、白庙子村、季杖子村、金杖子村、毛局子村、胡杖子村、李家窝铺村、洒金沟村、乱泥沟村、王杖子村、北庄村、汤道河村、大梨树沟村、西庄村、黄土坡村、向阳村、东汤道河村、偏崖子村；榆林村、艾峪口村、沙窝店村、观堂子村、孤山子村、榆树峪村、大板村、碾子峪村、大屯村、岭西村、桃树峪村；马尾沟村、牛心山村、沟口子村、铧尖村、东沟村、南沟门村、三道岭

村、葫芦峪村、双洞子村、西黄花川村、上院村、莲花池村、北大岭村、唐家庄村、北大杖子村、三道河子村、后庄村、前庄村、小庙沟村、大庙沟村、新甸村、将屯子村、山家湾子村、曾湾子村、龙凤沟村、龙凤沟里村、椅子圈村；木杖子村、大彭杖子村、小彭杖子村、杨家沟村、蔡家沟村、北苇子沟村、三旗杆村、南苇子沟村；见草沟村、瓦房沟村、关石村、松树沟村、木匠屯村、大地村、熊虎斗村；朝阳山村、马场村、姜杖子村、小椁椤树村、跳沟村；南沟村、土牛子村、上板城村、山西村、尖山子村、峡沟村、崖门子村、荞麦峪村、椴树沟村、东杖子村、西李杖子村、岔沟村、北沟村、西村、安达石村、双庙村、下板城村；佟杖子村、马架沟村、三家村、北杖子村、西岔沟村、化皮溜子村；贾家安村、西安峪村、兰旗地村、燕子峪村、造字岭村、小河口村、车厂沟村、唐杖子村、小前坡峪村、洪杖子村、罗家沟村、于杖子村、西梁村、大前坡峪村、霍家店村、九虎岭村、三异井村；椴村洼村、尖宝山村、北场村、西沟村、塌山村、湾子村、清河塘村、清河口村、瀑河口村。

平泉县：

果树园村、老爷庙村、半截沟村、喇嘛店村、傅家店村、南台子村、敖牛沟村、二道河子村、嘎海沟村、二道杖子村、傅家湾子村、小杖子村、房甸村、土洞子村、炉上村、扣杖子村、红石砬村、连云海村、西山村、高台子村、营子头村、小龙潭沟村、梁后村、傅家营子村、双庙村、朱家沟村、东大庙村、石门村；李家沟村、上平房村、槽碾沟村、新房子村、北杖子村、南杖子村、赵家北沟村、头杖子村；雹神庙村、徐家营村、朝阳洞村、大地村；喇嘛沟村、小沟村、化营子村、孙营子村、东樱桃沟村、石洞子村、北房身村、隔山沟村；二道营子村、南梁村、大庙村、单营子村、高家沟村；五家村、前营子村、东雹神庙村、长胜沟村、帽子山村、盘道梁村、杨家店村；塔子山村、喇嘛杖子村、烧锅杖子村、榆树沟村、东仓子村、曹家梁村、于杖子村、魏杖子村、裁缝沟村、老窝铺村；五道梁子村、杨家庄村；中心村；田杖子村、杨树底村、东窝铺村、古山子村、山西梁村、冯家店村、庙沟

村；杨树洼村、上泉子村、高创沟村、骑马沟村、双峰村；干沟门村、西大杖子村、西南沟村；东门杖子村、李家店村；茅兰沟村、白庙子村、刘杖子村；大梁底村、胡杖子村、苏子沟村、水泉村；大石湖村、四十亩地村、刘巴店村、黄木沟村、四家村、南沟门村、大东沟村、傅杖子村、大块地村、党杖子村；东北沟村、王土房村、李台子村、山湾子村、单杖子村；安杖子村、娘娘庙村、大樱桃沟村、大庙村、官坟梁村；七家村、韩杖子村、张家营子村、薛杖子村、石虎村、老杖子村、马架子村、高杖子村、大窝铺村；二道沟村、倪杖子村、北洞子村、南洞子村、八十亩地村、毛家沟村、北杖子村、郝杖子村、王杖子村。

承德县：

大铺村、岭沟村、两间房村、沟门村、大甸子村、南沟村、六道沟村、后沟村、湾子村；榆树底村、乱水河村、塘头沟村、八道沟村、顺道沟村、槽碾沟村；南台子村、苇子峪村、两益城村、涝洼村；白河南村、老爷庙村、南双庙村、大冰沟村、大房身沟村、涝泥塘村、南三道河村；大营子村、东兴村、梆子沟村、桲椤树村、北营子村、八卦岭村、王家庄村、全宝河村；料北沟村、柳树底村、满杖子村、大梁根村、徐杖子村、李杖子村、纪杖子村；深水沟村、桑园村、南杖子村、庙梁村、东窝铺村、于杖子村、桲椤台村；老梁沟门村、老梁村、小平台村、北圈村、常峪沟村、牤牛窖村、北湾子村、石湖村、大杖子村；胡营村、北台村、孟家庄村、二道营村、小西营村、窄道沟村、金厂村、南大洼村、陈家庄村；狮子沟村、石洞子村、松撓沟村；致和堂村、白庙子村、下局子村、双柳树村、下院村、老豆房村；五道河村、冷杖子村、河北村、九道河村、建厂沟村、十一道河村、十道河村、圣祖庙村、杨营村、太平村、兴旺村、致富村、新房子村；高山营村、榆树底村、松树底村、老当铺村、马场村、前营子村、北孤山村、范营村、杨树沟村；东沟门村、梁家营村、杨树底村、大西沟村、谢家营村、三道沟门村、庙沟门村、小西沟村、二道沟村、朝脑沟村、獾子沟村、乱石窖村、北陕西营村。

滦平县：

五道营子村、吕营子村、上台子村、范傻沟村、关门山村、老米沟村、孟营子村、朱营子村、砬根下村、杏树下村、大栅子村、大营子村、石坡子村、马营子村；石墙子村、官营子村、西庙沟村、南白旗村、金台子村、大西营村、杨树沟村、北狮沟门村、三岔口村、北白旗村、北拐子村；王营子村、下王营子村、高窝铺村、纪窝铺村、邓厂村、王窝铺村、杨树下村；后火岭村、黑石头村、龙潭沟村、高营子村、石门村、八亩地村、于营子村、南台子村、西沟村、大雄沟村、马营子村、南大庙村、吴营村；营盘村、后湾村、快活峪村；土城村、两间房村、火石沟村、张栅子村、大石门村、色树沟村、石峰沟村、炭厂村、后石门村、三间房村、东新房村、庙后村、叶营村、二龙村、苇塘村；涝洼村、二道沟村、大古道村、三道沟村、五道沟村、大龙潭村、三岔口村。

丰宁满族自治县：

何营村、广松沟村、庞营村、英道屯村、张太河沟村、西窝铺村；胡麻营村、李家窝铺村、姜营村、吴营村、后营村、张家窝铺村、前营子村、刘家窝铺村、小龙潭沟村、葫芦白菜村、塔沟村、大龙潭沟村、后大庙村、塔黄旗村、河东村、塔前村；石人沟村、山湾村、官木山村、亢家沟村、木营村、东山神庙村、东槽碾沟村、北沟村、东两间房村、头道营村、高营村、凌营村、汤道沟村、宽沟村；邓栅子村、南台村、长胜堡村；下庙村、龙潭村、西湾村、料坡道村、汤河村、田营村、上庙村、羊草沟门村、红石山村、中沟门村、小窝铺村、杨树沟村、上台子村、大草坪村；西沟村、老庙营村；东五道沟门村、上方营村、下房营村、红旗营村、西龙潭村；樱桃沟门村、大坝沟门村、杨树岭村、北头营村、河南营村；东沟门村、杨木栅子村、歪脖沟村、富贵山村、九宫号村、官厂沟门村、高栅子村、侯栅子村、东坡村、黑牛山村、后店村；南岗子村、林营村、南辛营村、韩村、满堂村；黑山嘴村、黄土梁村、小兰营村、季栅子村、大金营村、厢黄旗村、东沟村、小营村、西山神庙村、老米沟门村、窄岭村、西两间房村、八间房村、坝洲营村、大兰营村、平山村、三道沟门村、喇嘛栅子村、五道沟门村；外沟

门村、骡子沟村、大河西村、曹家窝铺村；杨树底下村、榆木沟村。

鹰手营子矿区：罗圈沟村、南沟村、郑庄村；老爷庙村；金扇子村；汪家庄村、涝洼滩村、姚家庄村、喇嘛沟村。

（根据承德市老区建设促进会1994年5月调查材料排印）

忘不了

劫夫 词曲

C=1 2/4

3̇ 3̇ 2̇ | 1̇ 3̇ 2̇ 7 | 6·7 6 2̇ | 5— | 1̇2̇3̇ 65 | 3̇1̇ 65 | 35 63 | 2—

滦河的 流水 流 潺 潺 流不尽的仇来 流不完的冤
忘不了 十四年前那 一 天 日本鬼子强把 热河来 占
腥风 血雨 洒在人 间 从此后 热河 没有晴 天
汗水 淋淋 浇 稻 田 糟 糠 豆饼 自 已来咽
老爷爷 冻死在 大 路 旁 半 尺的孝布也 不 能 穿
熊熊的 大火 烧 红了天 爷爷留下的庄园 化 成了烟
想不到 活人圈里没住 几 天 强 拉着 迁民 苦 难 言
打掉了 门 牙 肚 里 咽 汉 奸 特务 来 诈 钱
忘不了 水泉沟边鲜 血 红 忘不了 为国牺牲的众英 雄

2̇1̇ 2̇3̇ | 56 1̇3̇ | 2̇1̇ 61̇2̇3̇ | 565 32 353 23 | 56 1̇ | 62̇ 1̇2̇ | 1̇—

仇 恨 堆 积 如山 厚 眼 泪把 铁 石 也 滴 穿
杀 人 放 火 如虎 狼 热 河的 人 民 受 熬 煎。
人 人 都 说 地 狱 里 苦 亡国奴的 滋 味 更 凄 惨。
大 捆的棉 花 送进了火药库 老人孩子 风里雪里冷 战 战。
有 心 买 布 尽 孝 道 抓进了监牢拷 打成经 济 犯。
刺 刀 鞭 子 一 齐 落 赶 进了牢 笼 活 人 圈。
白 天做苦 工 累的我筋骨酸 夜 黑里躺在那 水 草 滩。
半 句 怨 言 一 条 命 叫你死得 尸 骨 不 周 全。
英 雄 肝 胆 照 千(古) 英 雄的 英 魂 唤 醒了我们。

(35 23 | 55 06 | 35 23 | 56 1̇3̇ | 2̇1̇ 61̇56 | 1̇—) |

(李劫夫 1946 年任冀热辽军区胜利剧社主任，作《忘不了》歌曲发表在《东北歌声》上)

责任编辑:刘清逸
书名题字:王国权
校对者:高思文　张丽华
封面设计
地图绘制者:陈秉德



